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六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1388/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六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六〇冊目次

## 史部·詔令奏議類

改亭奏草不分卷

〔明〕方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文襄公奏議八卷

〔明〕桂萼撰  
重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桂載刻本

三五

夢虹奏議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鄧顯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一九一

桂洲先生奏議二十卷外集一卷（原缺卷二）

〔明〕夏言撰  
重慶圖書館藏明忠禮書院刻本

二五〇

復套議二卷

〔明〕曾鉞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九二



改亭奏草不分卷

〔明〕方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改亭奏

草無卷數》提要

讀方侍御奏議  
余觀世之論事者大抵  
攻訐已斃之惡醜縷塵  
腐之談搜拾無禍福之  
事觀望時執以陰陽其  
說深淺其言即號為剴  
直者亦杜欽谷永流耳  
余竊鄙之厭之與遂默  
不言者同暇日得讀崑  
山方侍御奏議類皆言

人所不能言絕無附會  
套語而大禮一疏力折  
姦諛存天理正人心凜  
凜乎與日月爭光矣余  
素耻多可歎於此忻為

執鞭云

王守仁題

方侍御奏議序

當德靖間天下靡不知我郡有二方  
先生者而是時伯為時舉先生守留  
司吏部郎奉職謹亡害仲則時鳴  
先生前後歷南北臺所上封事以十  
數皆天下大計最後

天子欲追隆所生永嘉安仁二曹郎緣  
廣其意以疏請時舉聞而微許之  
時鳴時在臺再疏辯其謬會二曹郎  
之說勝亟貴顯用事內德時舉至擢  
太子庶子而時鳴出為提學僉事移  
病不赴時舉忽不自得曰我預彼



是不預彼貴也彼豈田千秋我哉亦  
遂移病歸兄弟相與讀書於王峰  
澱湖之間蓋自相師友云而時鳴先  
生尤逸宕能窮人間世之所謂樂者  
當是時天下望以為景星慶雲而獨  
絳灌之徒燒之竟不復召以玉老死

且四十年而世貞乃獲從先生之令子  
比部君盡得其奏疏若干首讀而  
歎曰鳴呼良哉亡者毛舉細故以苟塞  
責亡論已即有所欲亡而不盡盡不為  
稱言者即盡所欲言而不盡中事理  
不為稱亡者即盡之而且命中第

能中已然不能中將然不為稱亡者  
先生之不毛舉細故以苟塞責則人  
謂然乃余竊觀其詞神二語彼以重  
勝承賤較非是也然玉欲奪人主之  
而狗公論可謂能斥所欲言者矣其  
諸脩注改正大法祛積弊論糾閹宦

蠹臣不事行整令也事皆鑿中窺  
則所謂斥之之而又能斥中者也當  
王文成之滯散署與呂文莊親茶間  
之病告世因目以空文之士而先生獨推  
為正學天以濟亂歸文成其後之君子  
皆用羽翼聖道顯而文成復戢江

右之巨難胡端政之發宣庶人罪而見  
反中也先生奮然救之以胡陟伐謀而  
謂宣庶人必且行大事不三載而驗論於  
元龜此所謂能中時者也嗚呼良哉  
余竊後有感焉以先生之論建在

武廟時以不奉行整令七事疏其辭

旨之聽者恆人之所不能受者而庸人主  
寬大不甚有視之時見歷權幸其  
語雖不行而數避教起於官猶自若  
肅皇帝之初躬覽奏章揮為勵精  
先生之志止所不舒快然何玉一潁而  
不復振夫以賈太傅法宣公之累印

不敢言先生之將之其識度雖亦相背  
彼一傳罷王秩二千石一相相而後貶  
千古猶為扼腕彈指而悲其命先  
生仕不過第三品棄之於歲年以老  
死舍識之士然其命者又當何如也  
然先生之與時舉持論各守其是  
而已時舉用而處先生舍而處共以  
一處成其是若非皆善衡命者哉  
然則天下所知二方先生真兄弟也  
耶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

予告王世貞撰



改亭奏草

題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方鳳謹

為崇古學用正人以裨聖治事

臣聞為政莫急于用人用人必先于學術教學術正則其人必正而有以成格居化俗之功學術邪則其人必邪而其施之于天下非惟不能補益國是反為派毒貽禍之弊矣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士多以文藝相高而所謂正心誠意之說修己治人之通達置不

講僥倖一第尋視經傳漫為筌蹄攻詩文以矜時名專法律以求苛刻比、皆然又其每下則外竊士夫之號中藏市井之心陽為孔孟之言陰懷盜賊之計恬然不以為恥間有好古獨行之士出焉則私議而竊笑之不曰好名則曰偽學此前代之通弊而今時所不免也我

朝自

祖宗來表章文學培養士氣若薛瑄羅倫吳與弼陳憲章皆得而承

恩諭特

賜寵光所以振揚儒風增輝吾道者至矣美矣迨我皇上尊賢慕古益重益隆增科舉之額嚴考覈之典凡積學修行之士咸見錄用無庸議矣特其中雋拔度越之才可以希踪古人者未見崇獎臣不敢不為天下言之臣見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性資沉毅學識淵深忠節不愛于險夷才猷可濟乎紛亂翰林院養病修旗呂柟學行純明出處高潔養之深而有不可測之度持之固而有不可易之守兵部職方清吏司

養病郎中魏校稟賦既充學力尤邃修已有寔踐之功應物無虛餘之行之三臣者心慕古人望隆當世誠

聖代之人瑞士林之師式也使隆以館閣之任必能弼時仔肩而成正君之功使處以師儒之職必能敬敷教化而覃至治之澤其守經之仁行權之智必有異乎尋常者臣近見王守仁議論英發精力方強及聞呂柟魏校前疾痊可而乃置之散地托以病鄉揆之事體似非所宜伏望

皇上特勅吏部將三臣越次起用督責郡縣勸令就道使天下曉然知古學之可尊而詞章法律之未不足以惑其心知正人之可用而奔競干謁之風不足以移其守至于在朝諸臣亦將砥礪振策以自立于君子之途

皇上崇儒重道之德用人成治之善近可以廣祖宗教化之澤遠可以接帝王道統之傳而萬世無疆之業不出此矣

為宥愚直以全憲體事

臣聞人君以用言為要人臣以敢言為難然欲臣下之敢言又在上之人培養優涵矜其愚而不加之罪則人敢于論列物無遁情事無乖理而天下治矣我

朝兩京設六科十三道以糾正于內各省設提刑按察司以糾正于外均為

朝廷耳目之司有糾察之任奈何近年以來按察司官自以地分疎遠有所牽制雖目擊民患亦皆隱忍坐視以避出位之兼故居此職而能敢于言者尤難

也近聞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宣因陳地方利病辭意迫切誤逮

王府左右之人以致宣王妄加奏劾伏蒙

勅旨提解赴京臣竊詳

陛下聖度淵弘凡于臣下條陳時弊雖過懇直每見優容豈獨于胡世宣一人輒加詰責意者世宣所陳事欠詳審言過輕率其罪或有不容辭者

陛下以法繩之蓋所以警有臣安

宗室耳夫豈為過但原胡世宣切心因見江西時事偕逆之勢漸成禍亂之機久著狐鼠作威蛇豕橫道百姓愁怨有識寒心過聽膚訴之言恐生意外之文是以倉卒疏陳不顧忌諱其自為謀固亦疎且拙矣然其忠直一念發于天性昭然可掬惻然可憫宜惟忠于

陛下亦有補于宣王若必不顧大體以言加罪恐天下憲司望風沮沮人人自為偷安苟容之謀正臣目迷直氣漸消而天下之事難矣豈



陛下之顧哉且臣訪得胡世宣立志孤貞制行高古歷官西署持已之正素聞陞任注西弭盜之功屢著茲奮不顧身敢于糾論心專去惡志在安民誠聖世有用之才而非庸竊位者倫也伏望

陛下察其愚直特

賜優容使善人終得以保全而憲體不至于沮壞仍乞

勅諭江西撫按三司諸臣嚴加防飭消安民皆以世宣之心為心則小人懾服而

陛下可無南顧之憂矣若專于惡直甘于養奸則積薪之禍可以立待而遺他日無窮之悔不亦晚乎臣干冒

天威不勝懼切戰慄之至

為正大法以伸大寬事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勸懲不失其當而天下治然刑罰莫重于人命故辭為天子替腹殺人則竊負而逃蓋以法者人所得而私也我

祖宗參酌古今爰定律令至精至當而于人命一條尤憐、慎重若故禁故勘平人致死者亦得絞斬行之既久豪強奸宄不敢肆吞噬之虐而良善安分之民得以保全而無虞我

皇上踐祚以來剛明果斷法行自近足以振舉綱紀懾伏奸細無容議矣近者伏睹

勅諭謂刑罰不中而民冤莫所哀矜繫輿慮傷知氣多由于此問刑大小衙門毋事姑息毋避權勢毋親望以求合毋顧忌以自全凡斷決起發悉依律例定

限而行大哉

皇言即帝舜欽恤好生之心我

祖宗懲頑警惡之心也然即近日之舉凡涉權要即加寬貸似與

勅諭不相符合臣不敢不為

陛下一痛陳之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王瑞之責打、攪倉場官軍王忠鄭熙使瑞之果有罪則治以朝廷之法可也而王忠鄭熙倚恃權勢輒敢糾集多人將監臨官王瑞之當事毆辱驚駭觀聽簡文復以

鷹犬自奮將皂隸孫晟登時非法打死彼時南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蒙

欽依着南京都察院會問聞者皆曰公道明矣王忠鄭熙僅責就獄而簡文終于不出未幾太監黃偉等為伊具

奏多方回護復蒙

特旨免問以人命重事而輕于草菅恣無忌憚之意是可謂法行于簡文等乎

淮府長史莊典果有可責加以本分之罪可也而太

監黎安阿順王風旨甘肆荼毒金堂復以爪牙自逞附勢助虐儘力撥置將莊典無辜酷刑致死蒙欽差太監法司等官勘問聞者又曰公道明矣然體解

盤錯斧斤莫施未幾黎安以罪大惡極止于取回聞住而金堂終于不出未聞有究竟之者以長史藩相而命同蟻蟻畧無纖芥之禍是可謂法行于黎安金堂乎伏望

皇上按律例務求寔踐顧

勅諭不為虛文奮赫赫之怒洗幽滯之冤不奪于左

右之欺誣不事乎旦夕之姑息仍將簡文等明正其罪及降

綸音挨拿金堂同黎安等加以重刑則上可以守

祖宗之法下可以舒臣民之憤公論大明人心稱快小

懲大誠使孤鼠驚服豺狼遁逃而民生可報誠如

勅諭所期刑得其平和氣致祥矣設若養奸庇佞勸

惡懲善使無罪者甘心桎梏而卿冤于地下有罪者

依憑城社而保身于當路則刑法日紊紀綱日壞而

天下事不可測也臣待罪言官日擘冤抑切齒痛心

言過慙直觸犯權貴冒瀆

天聰死生禍福在所不計惟

陛下留神焉

為乞恩養病事

臣係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由進士任行人司行人三年考滿

欽陞今職蒙差巡按真定等府于今六月初一日到任

不意途中冒觸暑毒不思飲食日就羸瘠遂成痰火

徹夜不寐雖勉強扶病治事終無精神每遊廢兼

之近日聞宸濠之變

皇上銳意南征四府之民奔走勞瘁專候供需而太監總兵等官大牌連下聲勢動天大小所屬衙門官吏慌懼憂疑而無人色臣在見聞心痛情亂前病愈增多不能起且昨見南京差來進本官員口稱宸濠已就擒縛此皆

皇上威德所服不勞寸兵而大事自定為今日計只宜鎮之以靜頒

詔天下以明功罪一切總兵官軍書數收回則臣雖

死亦瞑目于地下矣如其不然恐有餘黨煽禍只遣

一大臣將兵數千安定地方事畢後

命亦無不可伏望

皇上勿聽左右之譏奮然獨斷

早賜回鑒以救天下倒懸之命仍乞

勅吏部臣放回原籍養病痊可之日赴部聽用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為自初不職速 賜罷黜事

臣不才忝列言官今年四月內蒙

差真定等處巡按到任兩月忽聞

聖駕南征臣力疾具本奏請

回鑒不蒙

准行于今月日奉迎駕至定州二三日之間大牌連發內臣校尉勢如狼虎稍有遲延輒將官吏打罵除事體不甚傷義害民者一一令府州縣官備辦應用外其間有不能從

明詔者七事臣謹昧死上

聞惟

陛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一

陛下取馬指揮女大牌令臣辦車二百輛馬驢五百匹

臣查真定府驛遞額設大小車不過五六十乘馬驢

不過二百匹君欲足數必索之百姓其害非小况馬

指揮見住公館其粧奩不過二十車足矣臣訪得俱

是差去太監官校夾帶私貨數多及車馬不足索要

折銀臣寔不能措辦此不敢奉

明詔者一也一大牌令臣精選寡婦四十人娼婦四

十人以供旦夕之弄臣思寡婦不祥之物號為未亡



人娼婦尤其鄙穢若屈

萬乘之尊與之遊戲自古帝王皆不屑為而

陛下獨為之臣若曲意奉承是臣道

陛下以非義也況一時亦難尋覓今各寡婦聞風轉送

不顧廉恥風俗敗壞莫此為甚此不敢奉

明詔者二也一大牌令臣選舊漢僧共二百人分東

西座中設太師位

陛下居之引領衆僧大講佛事臣思此等滅倫棄禮化

外之人其心巨測

聖體不宜與之相近以自輕褻況與之同坐共談醜惡

之甚臣見寺左即儒學何不臨幸使學官講經諸生

問難以繼漢明帝臨雍之美而乃用夷貊莫為此不

祥怪異之舉此不敢奉

明詔者三也一大牌令撫按而下皆戴大帽束鸞帶

紅一撒黃罩甲此內臣奔走下賤之服便于使令非

文臣所以彰德之具也而臣又忝居風憲按治一方

若與內臣同其服色不但臣失觀瞻而朝廷待賢士

大夫體面亦虧損多矣此不敢奉

明詔者四也一大牌令臣收買樂工朱竿鄒英等子婦共二十當為

鎮國府義男義婦各立賣身文契欲以臣為中人臣

受命而退未及上馬諸樂工樂婦奔隨號哭聞井驚

嘆臣亦惶恐悲酸

陛下必欲收養此輩乞

命江彬朱憲作中子體面甚稱臣不敢污名其中

自同牙僧有玷縉紳此不敢奉

明詔者五也一

陛下昨日彈一班鴉以毛分賜內外官員易銀不等每

一毛或五錢或一兩而臣與巡撫都御史伍府御史

孫障獨倍其數及

陛下于定州筵席退出折銀與每日中打火小飯亦要

准折臣初聞之不敢信後見大學士梁儲尚書王憲

始知果有此旨

陛下富有四海而乃較鉢兩于飲食之細竊為

陛下耻之此不敢奉

明詔者六也一江彬傳旨云方御史看送駕過臨清

不及二千里不許辭本臣聞之且喜且驚臣伏侍

陛下幸不得罪而又欲臣遠送恩至渥也但臣抱病三

月前此具奏養病已蒙

聖恩俞允因

車駕幸真定不敢偷安勉強從事切思真定等四府素  
號空虛自

陛下臨幸日費萬金民窮財盡各欲流移容臣在此畧

觀民困以防他變臣寔不能隨駕遠去此不敢奉

明詔者七也臣之愚懇犯此七罪不職可知伏望

陛下早賜黜逐以為人臣不能効勞者之戒為此激切

具本親齋奏

聞

為黜元惡究大盜以正國法事

臣惟內臣之惑上也或一言之欺蔽一事之導引皆  
惡也而非所謂元惡也必據天下之大位握天下之  
大權專天下之大利壞天下之大法若古之仇士良  
魚朝恩輩而後謂之元惡也求其人以是之太監蕭  
敬是也大臣之欺君也或一事之自利一法之自便

皆盜也而非所謂大盜也必侵上而剝下損人以利  
己竭天下之膏血喪國家之元氣若古之元載史彌  
遠輩而後謂之大盜也求其人以寔之尚書李燧是  
也蕭敬以鬼蜮之奸日培月養漸成巨猾勢在劉瑾  
則附劉瑾勢在錢寧則附錢寧勢在江彬則附江彬  
其惡浮于三逆之上而其術起于三逆之外故三逆  
以次敗殛敬獨恬然無事罪愈深位益安禍愈烈福  
益盛

陛下明聖尚為所惑況其下哉敬在

先帝時凡各處鎮守太監總兵一進一退動賄萬兩方  
得批發旨意及交錢寧謀立宸濠長子繼承

大統又得數十萬兩其心未嘗一日在

陛下也近日亳州知州顏木奏敬得受叅將石璽金銀  
萬兩蕭敬回送石璽貨物數多摺出交通書信三十  
五紙皆有寔跡則其惡不為不稔矣天下皆曰可殺  
而

陛下獨以為可用

陛下之舉措其公安在哉李燧以奴隸之才汚縉紳之

列在逆瑾時以趨諂太過公論不容累劾而去因見太監張永在彼經過遽乃蹇驢敕服跪伏道左且訴且泣感動永心曲為救拔其子李繼先星馳至京多方打點遂入要地父子謀求利孔百出父事錢寧託為城社內臣有力者欲奪官地則曲意奉承外戚有勢者欲借官銀則專心餽送凡上部數十年所積之財一旦假以修造為名外則分獻于權門內則潛入于私橐以致官庫一空公用告乏臣近日奉旨查算每件支吾莫究其是給事中儲昱劾其查算公

文洗改五十餘處侵盜官銀五十餘萬其盜不為不多矣天下皆曰可誅而

陛下獨以為可赦

陛下之賞罰其明安在哉夫蕭敬不誅則張銳等其心不甘于法曹錢寧等其目不瞑于地下而內臣之在司禮者無以懲惡而勸忠李燧不罪則貪墨者得以肆其志廉潔者無以申其情而大臣之司

國計者亦怠于奉公而守法伏望

陛下昭公明之心行正大之法將蕭敬即日拿送法司

明正典刑而李燧父子務要查算明白罄其百萬家資還充官庫然後依律處罪則人心服而

國法正矣臣每侍朝見敬在

陛下左右未嘗不心熱面赤欲借上方劍斬此佞臣以謝天下寔不欲與之同朝寔不願清平之時有此奸慝若

陛下必欲用敬乞將臣放逐以為多言者之戒干冒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為修德政以弭災變事

臣聞天變之來雖或然之數而人事之感召有必然之理故古之明王一遇災變或下罪己之詔或致省躬之誠而不敢易以處之也

陛下臨御以來方及年餘災異數見遼陽大水山東山西陝西福建廣西等處風霾星隕天鳴地震久旱疾疫死亡相繼民困已極今年南京

內府火災延燒國學號房及百餘間近于七月二十五日申酉時分忽風暴雨夜以繼日冲衝搏擊天地震撼瓦石飛走

孝陵石欄倒壞樹木傾拔一千五百餘株國子監等坊牌并城中房屋傾壓大江潮水平湧三四丈餘儀真居民漂沒數千餘家商民船隻覆溺無數浮屍填塞觸目驚心變異之大未有甚于此者臣思所以致變之由未必不因人事之感召而

陛下德政之可修者尤所當急臣敢冒死言之

經筵雖曰日講而未聞有咨詢之定甚至有愆期而不御者宰臣濫加爵賞而未聞有延納之禮甚至有累月不得見者免租之

詔方下而追徵益急是失信于窮民沙汰之法方施而傳奉繼行是縱姦于倖進信內使之言而使御史貶貴主事被執益長紹璫之勢從外戚之請而使無功受封無名賜第漸張閹閹之威欺君悞國如張銳等罪當萬死今乃止于充軍而百萬私藏仍歸舊黨黨惡害民如浦智等罪不容誅今乃止于降級而入官贓物還給本人凡此皆蠹政之大且要者其他一時之失一事之弊雖拂乎人心之公而不足以致上天之怒者臣不敢一一細陳以取煩瀆之罪伏願

陛下痛加警省勿視泛常不必遠求古之帝王但思我孝宗之所以致治者其道何先及

武宗之所以致亂者其失何在則一心之中理欲自判萬幾之際得失自明善者師之而君子必進惡者戒之而小人必斥左右之親信者必察其諛僞而不可妄以腹心臣僚之老成者必展其才猷而不當求之形迹賞罰必公毋奪于私請而至于嚴縱政令必信毋惑于群議而有所改移凡百章疏必由內閣或行或止必取

上裁而擅自批發者必加重譴使言路大開新政日益而不可安于小成以自足仍

勅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一體修省務求寔驗毋事虛又則災異可消休祥可致而天下之治其原蓋不出此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為急處獄囚以防外變事

臣見都察院見監重囚有太監張銳張忠等一十七人江西王府郡君縣君及侍從三十餘人尚書王瓊

都御史竄果等七人江彬朱孟家屬共五百餘人其餘重囚不在此數近日外議洶洶皆言張銳等十七家皆附近京師各有家奴數百欲贖數千人叔獄本院堂上官擬借錦衣校尉一千名巡邏具本奏請臣再三止之恐傷國體取笑內臣時巡風御史王琳稱病不出提牢御史王佩假稱廬溝橋小差出巡其視獄中諸囚真如狼虎畏其吞噬堂上官束手無策臣竊笑之因出任提牢而巡風竟無一人肯任臣將都察院前後地方大夫分作四班為外巡將提牢廳已

隸各選北下分為內巡仍置牌面每吏臣同獄官交換給收鈴析之聲內外相應各有節度其張銳等分置三處江彬朱孟家屬分置五處江西諸犯各自另居不許一人往來其王瓊等及各太監亦不許多帶家人一出入務要搜檢不許附帶片紙隻字亦庶乎可以無虞矣臣竊思之張銳等惡極罪大勢與上均富與

國教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伏望  
陛下早賜神斬速加誅戮暴屍市朝以顯

陛下神武之威王瓊竄果等皆附勢小人為國之蠹亦宜屏諸四夷以昭王法其餘家屬亦當依律處分臣又聞張銳等共贖銀三百萬投獻蔣皇親家假

宮闈之勢全逆之命而賊臣蕭敬又為之多方彌縫內外夾持務求全活其視

陛下蔑如也臣竊恨之伏望奮然獨斷毋惑群言使疾雷一震不及掩耳上以舒

祖宗之怒下以快臣民之心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為定國是以勸忠義事

臣聞人君之勸下也當錄其大功而不當求其小過人臣之論功也當取其大節而不當責其微跡故我朝立法凡建勲業于社稷者有

誥券之賜有議功之條其罪雖至于死猶得以宥免而況心迹之微疵可吹毛以求之乎臣聞宸濠蓄數年之謀數十萬之眾民劫于積威而畏之如雷霆兵廢于久安而用之如朽鑿重臣被戮司府拘囚虐焰障天威聲動地此時江西之民但知有宸濠而不知

有

先帝矣幸而都御史今封新建伯王守仁遷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聞變而反到吉安府該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倉卒挽留協謀舉事三臣者同心顯天慨然以討賊為已任王懋中手書檄文名其為賊號召士夫忠義激切人心感動伍文定收募壯悍旦夜勞思左顧右支非違盜止二臣之功固無與比然非王守仁統之于上則勢有所不行心有所不一雖有二臣之忠亦安所施其能哉及王守仁指揮

將士力破省城遣伍文定等分為四哨乘風擊賊一戰而勝使數十年不可測之寇一旦肅除上足以舒朝廷之憂中足以全根本之地下足以復小民之仇其功可謂偉矣今見其裨惠之易受賞之隆遂謂宜王不足擒而王守仁等之功不足錄臣未敢以為然也但為守仁者其始不露圭角有外且佯合中自相離之迹如溫嶠之處王敦其終不能含容有矜功太過防下欠嚴之訊如馬援之譖薏苡誠有如給事中毛玉御史程啟充所言者然以臣之愚見論之大功

既成小過在所當原大節既全微迹在所當畧若必欲求人于完責人于細而以周公孔子望天下臣恐後之豪傑解體萬一如宸濠者出不知誰肯如王守仁等舍九族之命為

國家出死力哉臣所以惓惓為

陛下言者非為王守仁一人惜所惜者

朝廷之大體天下之公論也伏望

陛下念全才之難得在今日貴于保全盛名之難處在清議易于指摘力排群言公定國是將王守仁特

加慰諭以為忠義者之勸臣不勝悚仄待命之至

為遵舊規以法積弊事

臣惟法度者上所以防下之具廉耻者下所以奉上之本若不畏法度不知廉耻而肆然橫行以欺上而損下瘠衆以肥己此真所謂盜臣在聖世所必誅而無赦者也近見南京龍江瓦屑二抽分廠在

太祖時差內臣看管每人于禮科關買菜果鈔三十貫



復因奏奉

太祖皇帝聖旨鈔不必關就于該抽分客商辦茶果與他喫欽此臣仰見

祖宗愛惜民財以為一人一日所食有限若關鈔三十貫傷于太多所以有客商買辦之舉復以買辦不便略折紫須以禮授受彼此無爭自成化弘治年間于正抽之外竹木隨多隨寡每商出銀三錢多不過六錢柴炭隨船大小每船出銀一二錢多不過三錢然止于抽分內臣而守備不與則所費有限商人亦勉

強隱忍至正德年間劉珝用事兩關增添內臣數多攘奪抽分之利倡為籌算之名論木論斤誅必無厭一商一船動輒數兩又勒要見面秤頭家人偏手等項使用至于把關內臣原無事例濫設二十餘員每員勒要過關銀二錢遂使商旅不行

國課虧損關場一空幸遇

明詔查革把關內臣止留三員未及一年又添至八員其勢漸與正德年間相類京師軍民貿易無計生意困之以致商人江顛富程玘等奏乞

裁革而監督御史蘇信太監戴義等各行奏請節奉欽依着南京都察院會同守備叅贊工部官從公議處本院右都御史王懋中等議得抽分內臣每員一日折銀一錢太監戴義等執以為少魏國公徐鸞舉加作二錢而戴義終不肯從弗然散去且曰此不必講只消托一有力者討一好

旨意其事定矣彼自以為得計而臣聞之深以為憂非治世所宜有也臣思昔明王之設關市譏而不征蓋謂蔡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今之關市乃征而不譏已失古人之制若又窮搜而盡剝之豈仁人所忍言哉且兩關抽分在專管則有主事在監督則有御史在巡邏則有官軍其內官內使既無書算之能又乏防閑之智今却每人坐食菜果銀一錢以一年計之則該銀一千餘兩無故剝民之膏脂委之蛇豕之口若畧知廉耻喪法度者當辭避媿罪之不暇今且公然奏討偃然會議以為當得之物勢有不行理有不順又干求名下賄漏同家蟻附蠅橫以求必勝而後已不意

聖明有此大蠹而縱奸養惡不肯剷除此臣所以不能已于言也伏望

陛下念

祖宗根本之地閭商人跋涉之艱將諸臣所議折銀酌為定制收貯在官按月給領不許以籌收取論木論斤把關內臣通行革退若有仍前故違強勒及索見而等項銀兩者許監督御史拿問奏則商旅日集則貨日通天下曉然知法度之可畏廉耻之可守而凡任事內臣皆有所警畏而不敢為矣臣自知勢遠

力微難與爭勝但職在言路不敢自阻惟陛下留神焉

為別公罪嚴賞罰以勵人心事

臣惟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蓋聖人知後世以功立國故創為從重之說以為激勸之具若謂惟輕以待罪人則為小人無知而犯法云尔而概行于敗軍之法從逆之臣則縱矣是故古之明王有功者不終朝而賞隨之而天下之忠者勸有罪者不終朝而罰隨之而天下之奸者懲宸濠之亂遠近駭然賴

祖宗在天之靈旋得平定而朝廷賞功罰罪之典皆已停安周悉無容喙矣但其間尚有一二未愜人意者臣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南京開受之時內守協則有大點黃偉外守備則有尚書喬宇二人同心協力軍民寔賴以安今賞功之典頗有異同臣竊惑之且人知指揮楊銳有功于安慶而不知用楊銳者喬宇之先見人知遂黨劉卿無能為于南都而不知制劉卿者喬宇之密謀至若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等以歸休山野之

臣猶奮急

君親之難先任御史今陞僉事楊必進已故御史蔣達以巡捕而預設江防立奇謀而默置軍器其功皆有可取今王懋中止得陞級楊必進止得賞銀似乎未稱南京禮部主事劉守緒先任奉新知縣正賊勢方張之際乃能領兵殲厥根除巢穴以絕意外之救屯兵沙井逼近省城以搖城中之心其功止下劉源清一等至君先任南京職方司郎中林達選擇將領而分布要害簡閱軍士而固守城池南京文選司郎中

先任職方司郎中方鵬聞安而兼程赴難忠節不計  
乎死生安慶知府先任南京吏部郎中胡績宗畫策  
勦中機宜膽畧不辭患難其功皆有可錄今劉守緒  
止陞一級而南京兵部諸司獨不沾優賞之惠似乎  
不均再照江西二司如布政梁宸副使李夢陽等甘  
心屈節向背自疑都指揮鄭文馬驥白昂擁數萬之  
衆遇敵而一籌莫展就執而萬歲樂呼九江衛指揮  
劉勤受專城之責始則舉家以先邀終則開門以延  
賊文臣武將職膺方面舉動如斯何以勸勵伏望

皇上再

勅廷臣會議通將各官審究功罪務求寔路使賞必  
當功而有功者不至于或遺罰必當罪而有罪者不  
得以倖免

國法昭明人心悅服中興之治寔係于此惟

皇上留意焉

為保舉總制大臣以防邊患事

臣見甘肅等處地方密邇戎虜自古為中國患必擇  
威力德望足以震攝華夏孚信遠近如宋之韓琦范

仲淹者委以心腹假以重權使得舒展運用而後有  
寒心喪膽之効若拘泥資格吝惜爵賞用非其才此  
都御史許銘所以有意外之憂也近見陝西巡按御  
史喻茂堅奏稱達賊過河入套肆行虜掠蓋因各鎮  
巡等官職任相當權勢相等株守信地不肯應援議  
欲設立大臣一員授以總制三邊之權專于固原住  
劄凡鎮巡而下俱聽節制此誠今日至重至急之務  
不宜視為泛常牽制舊規久而不决坐失事機為患  
非細即今見差總兵官李隆等束手無策太監董文

中科索多方邊牆被折則延綏都御史姚謨奏要修  
理而無預防之計軍士逃亡則宣夏都御史王時中  
奏要台募而無安養之方至于月糧每不足則紛  
然奏計

內府太僕各項銀兩不過將就捕塞虛應故事苟延  
歲月無有為

國家竭忠効力出外遠通行之計者萬一虜情巨測  
可不為寒心哉竊見致仕大學士楊一清丁憂南京  
兵部尚書王守仁稟俊偉之資而學足以充其量負

劉立之氣而德足以濟其才性年經畧戎務詳慎老成至今聽其議論尚足以感動士氣振揚

天威三邊軍民素所畏服況二臣筋力未衰志念方銳委以重寄必肯前驅不但碌碌因人成事而已伏願陛下注念邊防俯從輿論于二臣之中簡命一員

賜之手勅責令撫按催請就通使康侯昭三錫之命元戎專一面之權高官立寵異之殊祿開府倣儀同之舊制凡鎮巡等官悉聽指揮副參而下任從處置如此則體統森嚴而坐視之心自息法令歸一而應

援之勢必張邊患漸息民生永賴

陛下無西顧之憂而中國有常尊之勢矣

為公進退以服人心事

臣惟天下之治亂係君子小人之進退一君子之進若不足以為重而衆君子由之以進則天下之治成矣一小人不退若不足以為害而衆小人賴之以安則天下之事去矣古之英君所以進善必建去惡必盡而未嘗遲疑姑息于其間者職是故也臣待罪言官因見群姦當路國是日非憂憤成疾告回原籍養

病適聞

皇上龍飛應運大有作為將興堯舜之治臣復抱病而來欲罄蕭羹之言以圖犬馬之報及至中途伏讀明詔事體周悉中外權豪屏迹殆盡萬姓歡呼天下悅服臣無庸言矣但臣聞之輿論尚有未滿人意者臣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兵部左侍郎楊廷儀乃大學士廷和之弟性本險邪習成詭譎權門要賂無處不到結王瓊錢寧為其死友在工部則求兵部在兵部則求吏部始

既不得于錢寧之黃緣終欲必得于王瓊之引汲以致奸惡如瓊反指廷和為托以玷名節此固廷儀有以致之也近日領軍接

駕一路科索下及于驛遞即日署印兵部多方賄賂傳播于市朝其存心貪黷制行卑污終不足與為善者矣廷和以手足之間難言難處此舉朝之人所共知者臣意

聖明在所必斥而科道不加彈劾者特以廷和之故不忍舉其弟以傷其心耳臣獨以為不然廷和當天下

之重任當以天下之心為心豈可私于其弟而故為之掩覆以自取訊議哉伏願

皇上奮然獨斷廓然大公將楊廷儀早

賜罷斥以謝天下則一人之去可以服千萬人之心在

皇上不廢國法在廷和得全公道而臣之來也歎此遺奸則亦不為徒行矣

為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德事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于正名名分不正不足

以為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于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及治至于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智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降恩善政遍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之以克禘之道而尚有未全者況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又未知為何如主也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者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下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

官其所考定亦惟尊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一月有餘仰窺

聖心不過篤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謂希寵之臣遂立

異說以搖睿聽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克己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而當體

太祖太宗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蕭敬等曲為救拔法司未減止坐一死雖臯陶再興終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屠倫催請方纔發出而人有多官會審之旨中外聞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耶抑因其重

賄交通宮掖而欲滅之以壞

國法耶伏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決勿惑于

近侍之回護勿阻于宮戚之挽扶使將來內臣皆知

畏法罔敢作惡則大法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

御經筵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也蓋

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理雖聖如堯舜舍

此無以成治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

內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多方引誘造  
為離間之言者臣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拾過遺  
規救時弊雖治如唐虞非此無以寄耳目今

陛下比之即位之初聽信漸疎而事屬左右親信者輒  
以有旨為辭且聞有不有

內閣調停而經自批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為必當御而

內閣師臣時

賜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事體有未安者相

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不得與如此則

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法度之施自無

不宜矣以科道為必可信奏疏之繁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微心言辭之謫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右

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聰明日啟而蠹政

害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幸際

明時必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老  
衆邪正相勝不彼則此而天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  
言矣

為定大體從公議以副聖德事

臣竊見

典獻王大禮其始也

陛下

勅禮部會議據程順之說倣漢王之議乃萬世不易  
之論天下人心之公



陛下亦將俯從與論中外歡洽一無異詞未幾進士張  
璉倡說于前主事方獻夫肆辨于後而

陛下左右之人得以藉口甚至號為士夫亦從而附和  
者有之矣二臣之見未必盡非然皆一偏之論取快  
于一時不能通行于萬世者也臣以膚淺不足以議  
大禮但禮稱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  
說行之已久縱使出于漢儒之言亦人情天理所不  
可易者也故先儒斷之曰雖當專意于正統豈得盡  
絕于私恩謂之盡絕則正統之與私恩其輕重厚薄

相去已較然矣今若主二臣之說不當考

孝宗而考

興獻則是專意于私恩而盡絕于正統不但

孝宗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而

興獻王所以望于

陛下者恐亦不至此也且生我者父母生我者之兄弟

若兄弟之妻皆得稱為伯叔父母至于為之後者反  
不得有父母之稱豈人情乎今二臣之言曰

孝宗崩天之時

陛下尚未誕生

孝宗未嘗以後托也殊不知

孝宗既有

武宗焉能逆料

武宗無嗣先托

陛下以為之後乎人曰

武宗崩天之時

陛下猶在潛邸

武宗臨崩明詔天下迎

陛下入繼大統可得謂之未嘗有托乎又曰統與嗣不

同嗣必父子一體之說而姪不可以嗣伯則禮經律

法空立繼嗣之典而天下之無後者徒取兄弟之子

而終不得為父子矣可乎凡此皆二臣一時遷就之

言非灼然有據而可以服天下傳後世者也且程頤

之說固已委曲詳盡而今之大臣會議者亦皆博考

精究未必盡出二臣之下其所疏奏亦已至再至三

明白光大無可少議

陛下盡委之不信而獨注意于二臣之言適中乎左右

之計且竊疑之伏望

陛下公以存心義以制事于

孝宗正父子之名而不當有所愛于

聖考

聖母定帝后之號而不必有所加則所後之親既降于

報稱而有以慰

太祖

太宗在天之心所生之親亦極于尊崇而可以為

聖子聖孫萬世之法名分既正禮樂可興而無疆之治

端在此矣

為斷大義默浮言以定大禮事

臣惟杜恩屈而後公義申事權審而後經常濟要亦  
即諸人心之安合乎天理之正斯歷萬世而無弊也  
近者大禮之議廷臣援據禮經之說先儒之論斟酌  
考定頗為得中

陛下采而用之

詔告天下萬口一詞罔不悅服而吏部員外郎方獻未  
復爾奏據大抵擬拾張璪之言以求異于天下而沽

名子一時二臣之論非疎則諛疎可言也諛不可言  
也疎緣于學之不精識之不達見之或偏猶涉于愛  
尚可言也諛則心知非是曲學阿迎以陷

君父子過舉孟軻所謂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非人之  
人不謀何待不可言也臣請指其非是為

陛下言之其曰統與嗣不同統可父嗣不可父統得其  
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為兄弟為伯叔姪

陛下但繼

孝宗之統不必強置父子之名且推

孝宗之心欲有後者在不絕

祖宗之統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不必拘拘于父子  
之稱而後為有後似也臣按禮經喪服為人後者為  
其所後斬衰三年為其父母報夫斬衰子為父母之  
服也期年姪為叔伯之服也既為人後而服人子之  
服不以父子稱將何以稱之父母既降服而服姪之  
服復欲以父子稱安得而稱之信如所論則為人後  
者但不失祖宗之統不失其所後者之業亦不必拘  
拘于父子之服矣而儀禮乃曰為其所後斬衰三年

何也夫人之欲有子天下之同情也

孝宗之心若果不必于有子而惟欲不失

祖宗之統天下之重而已則古帝王之無子者豈患天  
位之無承而必切切于有子何也且

孝宗之心即

獻帝之心也

孝宗既有是心則

獻帝之心殆有甚焉必曰吾有  
聖子能承

祖宗之統社稷之重又以為吾兄之後顧已足矣何必

私之以為己乎今予

孝宗則曰不必有後子

獻帝則曰不可無子是何其待

孝宗不若待

獻帝哉且統與嗣原不相離必先有嗣而後有統今有

千金之家無子必立之為嗣然後與之名義既正則  
彼此乃安未有不立為嗣而輒與之者也以天下與  
人大小輕重勢雖不同而其理亦猶是也夫承祧主

祭作威作福號令百司玉帛萬國此天子之事惟  
孝宗之子得以行之非

藩王之分也今

陛下所為皆

孝宗之子之事而議者乃曰

陛下但繼

孝宗之統而不為

孝宗之子豈天理人情哉且不得其常為兄弟若僖以  
兄而繼弟是也然僖公之躋春秋所譏說者謂先桓

而後祖則固以兄弟為父子矣為叔姪若唐宣帝子  
敬文武三宗以叔繼姪是也其臣李景讓謂親事七  
廟不可以叔而拜姪欲遷穆宗以下四主以廷議不  
決而止景讓竟為時論所薄則固以叔姪當廟數而  
父子之名亦不容掩者矣然則謂兄弟叔姪之繼  
統不必一于父子之稱豈知春秋不以親、尊、卑、  
之大義哉諸臣一切付之不講而顧瑣于兒女婦  
人之仁以乞憐而希寵豈不甚可鄙哉其曰長子不  
得為人後以

陛下後

孝宗而不父

獻帝是有後者無後是也然遺書所云若無兄弟又繼

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禮所未言程頤謂可以義起

者也夫宗分大小大之重于小也明矣太宗百世不

遷小宗五世則遷太宗之重于小宗也久明矣今

武宗無嗣是繼祖之宗絕矣

獻帝正生

陛下是無兄弟也以

陛下繼

孝宗是即所謂亦當繼祖而不絕太宗之統也天理人

情于是為至今但拘禮經之文而不達遺書之旨但

知

獻帝之當念而不顧太宗之已絕其拂天理逆人情為

何如帝王統緒必先嫡長誠如所論則

陛下寔

獻帝長子假使有弟將以弟繼大統為繼祖則

陛下以長子將不得入繼大統乎此長子不為人後之

說蓋泛言人之無後擇于同宗之有子者而非兄終弟及例也此可施于常而不可施于變可施于凡民而不可施于朝廷也其曰

武宗無嗣

孝宗未嘗無嗣

陛下嗣

孝宗則孰嗣

武宗似也殊不知

陛下與

武宗昭穆既同不可折為二世故以

陛下嗣

孝宗兄終而弟及以弟而承兄主其祀服其

武宗之嗣固不待他求而已在其中矣如漢惠帝無子

文帝後高祖而不後惠帝未聞惠帝之無後也唐中

宗無子睿宗後高宗而不後中宗未聞中宗之無後

也必如所論則文帝睿宗不當立必求昭穆相當者

為之後而

陛下將不得入繼

武宗之統矣

陛下父

獻帝則不得繼

武宗繼

武宗則不得父獻帝蓋國不可有二宗祧不可有二漸

也若專意于私親盡絕于正統則

陛下子

孝宗如路人而失古人猶子之義下但

武宗無嗣而

孝宗之心亦孤而可乎若謂父子不可強為則為人後

者為之子乃用權以通交非強為也若謂父子之恩

不可絕則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乃以義而殺情未

嘗絕也諸臣未勝之心太盛故撫拾無稽之說以肆

其辨以見天下莫敢與之抗豈不甚可恠哉其曰

獻帝立廟京師四時崇祀則尤為無謂天子事七廟彼

欲以宗事

獻帝是事七廟之外又事一廟也豈先王之制乎春秋

考仲子之宮譏立廟也別立

獻帝廟于京師豈非春秋之所譏乎漢宣帝晉元帝宋

英宗皆以旁枝入繼大統當時京師不聞立廟光武

中興創業之君亦止祀四世于春陵獨哀帝逼于丁

傳立廟京師取譏後世此哀世之事而欲取以為

陛下法其所望于

陛下者亦薄矣果如所論不知

陛下為七廟之祭主乎為

獻帝之祭主乎

陛下子孫承祧于萬世者不知入

七廟乎入

獻帝之廟乎且

獻帝立廟一也立于京師則數世當毀立于藩國則百

世不遷大小久近不待辨而自知矣其曰宋仁宗育

英宗于宮中

孝宗未嘗育

陛下于宮中斯言也可駭也可惡也我

朝家法與宋不同仁宗育于宮中不止英宗一人觀

其言曰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韓琦請其名方

知有宗實遷延許時未嘗明以為皇子定則待就館之期耳君

陛下之入定奉家法天叙天秩禮之大者

陛下不得私于

獻帝而不受

獻帝亦不得私

陛下而不與比之遷延二者豈不遠甚哉釋此不論但以養言則諸藩之子皆可以入繼矣是率天下而路也其畔經背道為何如耶且

武宗賓天之時二三大臣顧命草詔及慈壽皇太后懿

旨昭赫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而謂無復恩義則其妄生離間以負

武宗而誤

陛下罪有不可言矣前日

帝后之稱若克義之盡已為一時之權而非萬世之經

乃諸臣導說不已至謂

陛下母子之間相視悲泣臣不知其為何言何心也夫

承人之重而復顧其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無改于故常不思立人以為後者又不知何如以為情也臣復聞之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然後其言為至公向使

孝宗復起

武宗無恙不知諸臣敢以斯言入陳否臣所言者雖獻帝在上固可以明自張膽而字號于

王庭者矣伏望

陛下痛默浮言早定

大禮俯從群議為

獻帝立廟安陸立

崇仁王為後世奉祀則

二宗不失其承嗣

獻帝不失其尊崇義倫序而

神靈安天理昭而人心服矣惟

陛下留神焉

為處置地方以蘇民困以足國用事

臣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蘇松等處為最然欲財賦之足又必以水利為先水利不講而專望財賦以致累歲淹沒莫肯立一法出一竒以救民患職巡撫者但遇災荒不肯奏免動以得熟地方不論多寡皆令包荒是荒者固困而熟者亦困同歸于餓餓逃竄而已自錢糧而言役之重且大者莫甚于糧長數頃之田千金之產應役不過一二年而家計已罄然矣其中產之家可以類推數年以來大家則小一家則破甚至有乞丐于道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推原其故

蓋以宦家勢族田多大戶每年拖賴錢糧而奸民又有攬納陪剋者糧長無可奈何却將小民額外多收而不才官吏又科索積出年例等項多方侵漁欲糧長之不窮小民之不困得乎以臣愚見將每區大戶通行報官大區或十戶小區或五戶編定冊籍輪流應當量其家產多寡各出田幾十畝大約轄至田五百畝可得租米五百石不分大區小區但輪該當役年分即將此田租米除納糧外盡與本人收用田隨役轉不許典賣如此則出田者其力易辦得租者其

賠不多而官戶大戶不經糧長各自覓軍職巡撫者仍嚴加禁約官吏不許科取大家不許延賴奸民不許包攬書手不許那移則錢糧易足而糧長不致破家小民不致陪納矣自水利而言太湖為受水之區如人之喉舌三江為經行之道如人之腸胃自三江以至白茆如大腸之通泄至于大海則容積之處謂之尾閘故言水利必疏三江以達白茆由白茆以赴大海而後為有序也然三江之中吳淞江最大其二已為居民侵占浸成小港惟吳淞故道雖存亦被勢

家及小民之漁利者假以佃糧為名從江中高築岸塍遍種茭蒲菱藕止留中間一線僅可通舟比之二江相去不遠是以每年春夏雨多湖水泛漲東瀉如奔而三江不派白茆不泄泛濫充溢各處圩岸又欠修築不能隄防遂致淹沒浩然巨浸動輒千里欲錢糧之取足百姓之溫飽得乎以臣愚見將白茆港先行積財以脩僱夫之費然後熟講細計務期經久之利不責目前之功吳淞江兩岸占種茭蒲兩項即令原佃人戶挑濬還官除其佃稅免其開罪然後將各



處岸塍從低修築堅寔不許仍前掩飾及將大圩有田千畝者中作界岸分為三四小圩則水患雖侵易于車救不致盡涸而置閘蓄淺置夫撈淺專設一官以至其事督水利者仍嚴加禁約私港不許湮塞圩岸不許傾缺官吏不許坐視而不循行陌大戶不許偷惰而靠損小民則水利必興而錢糧不致墮誤百姓不致流困矣然任事在乎得人則事可舉此二事者較其先後輕重尤以水利為急乞勅該部留心議處轉行巡撫都御史總管調度仍選諳曉水利

郎中或僉事一員領

勅前去協贊成功責以歲月之久委以賞罰之權則水利可保其必舉民富役輕而糧長不至甚害矣臣生長此方親見利弊不敢不言伏望

皇上俯憐赤子貧乏之苦重念江南錢穀之大特

賜明旨早為區處東南幸甚

為施寔惠以固邦本事

臣聞民者邦之本固其本則天下自安財者民之天足其天則民生自遂故古之英主未有不以養民為

急務者或發粟散財罄府庫而不吝或蠲租減稅損惟正而不惜蓋有以知民之所關者至重財之所係者至輕而因以保大業于無疆傳令名于不朽傳曰財散則民聚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有味乎其言之也

皇上聰明神聖應天御極正大有作為之時天下想望太平皆謂堯舜之治可以立致但今天下之民困于飢饉困于師旅困于賦歛困于縑投而又以

先帝巡遊之久科取之多十室幾于九空一命幾于萬

死其困苦傷殘誠可痛惜為今之計莫先于愛養莫切于散財臣聞

先帝吝惜財貨積之

內府動以數百萬計其意未必不為今

皇上施一視之仁行獨斷之勇將

先帝所積之財量取其半付之該部使供軍國之需然後頒告天下將正德十六年稅糧該起運四百萬石之內免其五分則曠蕩之

恩家賜戶益而漢文帝不得專美于前今之議者皆

曰止可免正德十五年以前殊不知十五年以前皆已輸納其遲延者非大家勢族則在官執役之人若止停免此輩則小民不沾寔惠而豪猾游食之人反得以冒濫矣惟

皇上加意至于

先帝巡幸之地若山西南北直隸山東等處受供億之苦者差的當官員查勘經歷地方許將抄沒人犯家財分路賑濟務求寔惠毋事虛名仍令有司存恤寬養以全民力以蘇民困此在事體尤所宜急臣嘗巡

按真定等處遭遇

先帝南征群奸播惡國是日非憂憤成疾茲遇

皇上維新之政正吾民更生之幾臣敢首舉此事少裨

治化臣無任願望懇切之至

為乞 恩休致事

臣原籍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由進士正德三年任行人司行人正德九年

欽陞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正德十四年丁憂起復改

除湖廣道監察御史正德十六年奏改南京浙江道

監察御史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接到吏部急字二百九十六號文憑一道

欽陞今職臣本凡庸誤蒙

甄錄歷官一十六年南北奔馳碌碌無補不加損斥寄以學憲重任正宜竭犬馬之力效涓埃之報庶可以圖後功而蓋前愆但臣素稟孱弱年及始衰血氣俱憊且鳴心悸已成痼疾其寔不能任事若貪忘祿位冒昧赴任必致債廢有孤聖恩厥罪非細伏望

皇上察臣真情憫臣微命乞

敕吏部容臣致仕以保餘生更望我

皇上勵精萬幾終始一德敬大臣則信任必專而不惑于浮議開言路則延納必廣而不責其小疵使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以成中興文明之治臣之至願也臣不勝感恩待命之至

為再乞 天恩以全殘喘事

臣由進士正德三年除受行人司行人七年而陞御

史丁憂養病十年而陞今職臣以自幼多病至今漸衰遂成痼疾已于今年五月間具本令義男方進賈捧奏乞致仕不蒙准行吏部行文本府內開臣才望清遠年力未衰促臣赴任臣感激

聖恩無由上報臣今年入夏以來耳鳴足軟不能久勞寔成痼疾不敢推托伏望

皇上再勅吏部容臣致仕倘得苟活海濱歌頌太平此皇上之賜為此迫切除將文憑繳還吏部外具本奏聞

書改亭奏草後

言路開則治塞則亂世之恒談也言官為

朝廷耳目則治為大臣爪牙則亂愚之獨見也方權奸柄用則從而附之以傷善類及其敗也則又從而攻之以滅其跡而天下事矣矣宋紹聖紹興之禍可鑒也嗚呼果皆

若人

國家何賴哉嘗讀余弟時鳴所謂改亭奏艸而有感焉臣璫方貴用事時宰自負擁立之功夫人甘為之役而時鳴乃抗章論之是豈為人爪牙者哉故善觀世道者不必問言路開不開但觀居言路者何人不必問其人敢言不敢言但觀所言

者何事則天下治忽可考矣時鳴舊稿  
凡五十餘疏今散失止存此耳然坐此得  
罪當道終身不得為美官雖有才幹而  
不施而言官亦未聞有援手者嗚呼惜  
哉

嘉靖乙未春三月五日兄矯亭鵬書

跋

讀古人書恨不獲見古人  
間遊其里居攷其流裔得  
一二手澤如握拱璧人情  
大較狀也矧夫陰聯粉拓  
執屬曾玄非若望古而遙  
者乎夏幼聞二方先生名  
知為

國朝名諫歲庚辰過崑與上  
服方子交叙泚家乘改亭

先生卽上服之高王父其  
存稿若干續稿若干疏稿  
若干向已殘闕失倫上服  
重加較輯行合梓而傳于  
後因請數語弁之簡端夏  
莊頌之餘起敬起畏至七  
不奉詔議大禮諸疏尤所  
謂文光日月氣壯山河者  
矣賈太傅陸宣公能頡頏  
爭衡耶昔王文成諸公屬

在散員先生荐剡所列勲  
名如券太史矯亭公為先  
生同氣乃春秋責備不諱  
滅親先生蓋處勢之所至  
難而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先生自視何等天下後世  
視先生又當何如也  
光廟以來兩際  
登極大宗伯彙題贈卹而易  
名之典未彰不朽亦古今

悵快事也今上服年甫弱  
冠而文章氣誼居狀烈祖  
風世德作求豈特京兆郡  
侯昆季濟美一堂耶茲且  
拭目以俟

年通家後學陳名夏題

方改亭奏草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明方鳳撰鳳字時鳴改亭其號也崑山人正德戊  
辰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僉事是編載奏議一十八  
首其兄鵬跋後云時鳴舊稿凡五十餘疏今散失  
止存此攷江南通志稱鳳當武宗時官御史屢諫  
巡幸胡世憲爲寧王宸濠所搆力辨其誣世宗初  
大禮議起尤力持正論頗著風裁然以其兄鵬附  
和張璁桂萼遂併其兄劾之又自劾以謝其兄則  
矯激已甚使其兄首倡邪說事關君父竟大義滅  
親可也考興王而伯孝宗其根柢在璁與萼其兄  
不過依阿其間破璁萼之局則鵬不攻自敗耳何  
必先操同室之戈乎卷首有王守仁題詞其詞凡  
近不類守仁他作其題名稱餘姚新建伯王守仁  
撰守仁之陋亦不應至此守仁於大禮一議不甚  
非張璁桂萼其稱大禮一疏力折姦諛尤不似守  
仁之語疑其後人假守仁之名以爲重也

文襄公奏議八卷

〔明〕桂萼撰

重慶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桂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桂文襄奏

議八卷》提要

太傅桂文襄公奏議序

項氏惠泰

古者君子之學皆務有所自循其應世之規模已定於胸中逮夫遇知於主乘際機會則出其所有舉而措之而已是故傳說以版築之夫一膺物色之訪而對揚三篇悉具謀王經國之猷管仲以檻車之吏一遇推轂之薦而問答一書已盡取威定伯之術是蓋其積之也有

素其出之也有本雖其純駁不同要皆

推其所自得者而施之於有政也自科舉之法興而辭章之習勝政學岐而爲二功利柴於其中棄珠買櫝既甘於閉門之時得娶忘媒遂果於蒞官之日乃若孔明高卧隆中而抱興衰撥亂之才希文雖在布衣而懷先憂後樂之志故感三顧草廬之勤而兩朝開濟之略傾

倒於立談之間當輒然在疚之中而區畫世務之書發奮於宰相之獻是亦學有所自得政根於所學有以庶幾於古人之爲者秦漢以來二公之外蓋未之多見也惟我先正太傅桂文襄公負豪傑出群之資應泰運而生明時易也承乏公之鄉郡嘗獲見公弟前進士子仁氏所爲公事實讀之而與聞履歷之詳公自幼學則與其兄古山先生私淑吳聘君胡敬齋之學於其門人而有見於聖學之宗旨故其爲學也以收斂身心爲主以孝弟忠信爲行以經綸康濟爲業自天文地理禮樂名物師田水利以及於醫藥耕種之書靡不悉意講求要在契勘於心推之致用而可績是以其爲邑也以人心未嘗不古而先王之政

未始不可行三仕令尹道由一轍絃歌之教不嫌於武城之小鳴琴之績已著於單父之治旣而遭際

聖主一言妙契大明父子君臣之倫蒞承股肱心膂之托自是厥後隨事納忠上而啓沃輔翼之謀中而明揚登薦之法下而軍國生民之計凡有裨於治道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綱條燦然纖悉具

備凡公所爲若此是豈姑試漫應者哉要皆以其所自得之學煥發於人文奮庸於帝載信非秦漢以來諸賢所能及也是何也公自釋褐導養時晦獨樂讀君實之書彭澤解淵明之綬爲邑未淹三祀棲衡奚啻十春其與不求聞達躬耕南陽不附時相偃蹇末僚者殆異世而同符故敢竊謂公於後世所當作配



者孔明希文二公是也然具寧靜致遠之學王政可舉而扼於群雄角立之時丁百年升平之運禮樂可興而阻於謙讓未遑之主惟公以明世之才幸逢

大聖人在上建極用中三重畢舉聖賢相契臣主同時真所謂千載之一遇又若有非二公之所能及者惜夫天不假年哲人其萎既有以軫勑遺之悲營星前

宋議序

四

隕不能不墮英雄之淚是則可慨也已孟子有言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易仕也晚間或讀公之事實因見其所以爲政于三邑者慨然有九原不可作之嘆今又適公之奏議梓行以傳於世其季左府都事伯坤謬以序屬幸獲附驥尾以托不朽因敢僭論公之奏議皆本於已

所自得者資深逢源而非姑試漫應之說也謹稽首拜手書諸首簡

嘉靖甲辰仲秋一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饒州府事永興

李易謹序

四

五

宋議序

五

文襄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請正大禮疏

請明大統以成大禮疏

朝見疏

請賜而講大禮以息妄議疏

辭免陞職疏

再辭陞職疏

謝恩疏

禮成乞休以全病軀疏

自劾不職懇乞休致疏

請罷非議以全大禮疏

請按經義息群言疏

懇乞休致以解群蔽疏

請起用大臣疏

請起用舊臣疏

奏議目錄

一

請專聖學察奸邪以降造化疏

纂修大禮全書疏

應制條陳十事疏

請倣古禮以革時弊疏

卷之二

請緝聖學以開雍蔽疏

請申嚴宗室越關禁例疏

請起用舊臣通壅蔽以安天下疏

請申明宗室妾媵疏

論世廟樂舞疏

謝賜經籍疏

論定名明倫大典疏

請謹婚禮以召和氣疏

論裕京儲安里甲五事疏

復論裕京儲安里甲等五事疏

請全恩信防姦弊以備邊安民疏

復論世廟樂舞疏

請明功罪發壅蔽疏

論選子弟疏

乞恩寬恤疏

申明官校賞格疏

謝賞賜疏

辭禮部尚書疏

論開濬河道疏

謝賜銀圖書疏

論振餘財以足國恤民疏

論寄養鰥料疏

論舉保住持疏

論收養孤老疏

奏議目錄

二

卷之三

論修明學政疏

論修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謝賜甘露疏

進尚書圖疏

論朝覲疏

修省十二事疏

論日中黃塵風霾疏

卷之四

密論四事疏

申論識造并十二事疏

請許言禮諸官認罪疏

論田寧事宜疏

論薦工部尚書疏

論王親就京職疏

請珍調攝疏	論保輔之職疏
又論珍攝疏	論灾傷除租疏
復論灾傷疏	論免租及山西賊情疏
復論山西賊情疏	請面諭群臣薦舉疏
悼靈皇后喪服五疏	請革首功疏
復論首功疏	論宣大二鎮疏
卷之五	
復論禦夷疏	論聖王心學疏
贊潤十六字箴疏	祝願多男子疏
悼靈皇后未掩玄宮論臣下服色疏	
卷之六	
講解皇極義	條對洪範占法疏
論冊立中宮疏	論復封月令二義
論優恤四鎮疏	論免朝珍攝疏
進孟子講義二章	河南大饑請免租疏
進哈密事宜疏	
卷之六	
進沿邊事宜疏	論異星疏
又論異星疏	論消變異疏
申明考察疏	論朝儀服色始末疏
論革冗官疏	論廣西峒蠻事宜疏

謝賜玉帶章服疏	辭進閣疏
論禱雨未應疏	論大同事宜疏
薦議官疏	論風霾疏
論武定侯疏	
卷之七	
進輿地圖疏	論希天之學四事疏
論四證服藥疏	答禘祫義疏
條陳郊禘義	復陳養德養身三事疏
論將官馬匹疏	患病乞休致疏
謝賜醫藥疏	謝賜猪羊等物疏
卷之八	
懇乞休致疏	請給假調理疏
罷歸陳言疏	因人言乞休疏
再懇乞休致以避人言疏	
三乞休致以息人言疏	復陳情乞休疏
謝恩兼乞假疏	謝恩兼乞假再疏
謝恩無乞假三疏	乞恩終請休致疏
切情乞休致疏	
卷之八	
因豐年請糴買事宜疏	進任民考疏
進授時考疏	

論表章女訓應行事宜疏

論表章三書疏

論奏女教詩言疏

正祀典疏

進三才日歷志疏

乞歸養病疏

謝賜贖銀幣寶鈔疏

遺疏

論正婚禮疏

復謝恩疏

賀園丘禮成疏

論恭已無爲疏

謝賜歸田疏

再謝恩疏

任成安乞休致疏

文襄公奏議目錄終

五

文襄公奏議目錄終

文襄公奏議卷之一

南京應天府通判前奉直大夫男戴校刻

請正大禮疏

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臣桂萼謹奏爲正大禮

以全

聖孝事臣聞古昔帝王莫不以孝治天下經曰事父孝

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有以非禮之禮奉

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至百神有爲於天下者也仰

惟

陛下遵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奉

武宗毅皇帝遺詔付託之重率見

九廟則

陛下爲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姪

興獻帝之子

武宗之弟倫敘當立秩然不待文飾者矣夫何即位

以來尊崇之典未正純孝之心未伸禮官失考典章

故過絕

陛下純孝之心而強附末世不同之故事納

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

武宗十有六年之統泯遺詔禪授之旨而奪

興獻帝不可奪之嫡宗且使

興國太后處

慈壽皇太后之間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故

詔行天下凡有識者莫不爲之寒心且曰

孝宗有

武宗爲之子承統父矣何爲而爲之立後乎

武宗一統神器不失尺寸以付之

宋議卷之十一

二

陛下亦何忍不繼其統乎

陛下之心必不能一日安者而左右獻納不聞有所陳

列何也蓋自進士張璠主事霍輜上議論者不察指

爲媚上千進飛語播騰足以箝達禮者之口故臣聞

有爲

陛下修書論辨於執政者矣有爲

陛下謀立論傳之後世者矣然終不敢以聞豈皆不畏

陛下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而獨畏二三執政者與

臣以此惟後世強臣乘其君之闇弱故有以黑爲首

使人莫敢議其非者今以

陛下之明聖而容有若是哉夫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

無法非孝者無親二三執政雖愚而敢犯罔上之誅

如是邪亦年老之人考於禮則昏又倉卒立論不能

無失而達禮者不欲遽論其誤遂因循至今日爾然

是失也綱常有愧於前古非笑水傳於來世誠非細

故也故臣發憤痛心不容自己切念

陛下在

興國太后之側觸事輿情慨

興獻帝弗祀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而臣子乃晏

然自以爲是豈一體之義乎臣不知三公何以論道

宋議卷之十一

三

而卿大夫百執事何以將

陛下明明德於天下也故臣願

陛下速發明詔以答天下之心必稱情立文循名考實

稱

孝宗曰皇伯考稱

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太內則所謂事天明矣正

興國太后之禮定爲

聖母之稱則所謂事地察矣稱

武宗以皇兄繼其統而不泯其傳焉則一改詔而天下

萬世之爲父子君臣者定至於前說之謬則有不足

辨者何也彼所執不過宋濮王議耳臣按宋臣范純

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為仁宗子至

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事體不同則宋

臣之論亦自有別今

陛下奉

太祖高皇帝訓入繼大統果曾親受

孝宗詔而為之子乎果曾親許為

孝宗子而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乎則

陛下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也明矣然則尊

興獻帝為天子父尊

奏議卷之一

興國太后為天子母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

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臣又欲以請近者復得見都御

史席書吏部主事方獻夫二臣之疏以為

陛下必為惕然更改有無待臣之言者既而又見報

豈

陛下未之覽耶抑二臣將上而中止耶臣故不敢愛死

再申前說切惟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

子出伏望

陛下奮然裁斷將二臣之疏付之禮官如禮官自知其

非則

陛下固當容之矣如復執前說果於遂非則當令臣等

面質臣等所論果非天理人心甘當萬死議者果出

強附則其倨傲無禮亦已甚矣豈聖世所可容耶

其二臣之疏謹復繕寫隨本開具于后封進順差百

戶張資濟捧謹具奏聞

請明大統以成大禮疏

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臣桂萼謹奏為明大統

以成大禮事臣謹推帝王之心著繼統之公辨立嗣

之私反復再為

奏議卷之一

陛下陳之夫帝王之傳統體天地之心盡君師之道以

開萬世太平非若一家一人之私者也故統為重嗣

為輕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不聞以陶唐失天子之祀

享為已憂也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不聞以有虞

氏失天子之祀享為已憂也夏后氏傳至太康則立

弟仲康至不降則立弟扃扃之子復立不降之子孔

甲商七傳三立弟河亶甲而殷道又興再傳至祖辛

數世五立弟至盤庚而殷又興盤庚以下再立弟至

小乙生武丁而殷道又復大興周六傳乃無嗣立王

叔父辟方以繼統而周德復興夷王以下衰矣又十

數世匡王無嗣立弟瑜而周復不墜夫唐虞三代豈皆無其子之班可以爲繼後圖哉重統之得人而不重已之得嗣爲天下謀而不以一人之私干之此仲尼之徒所以深鄙夫與爲人後者也後世不知公義爲人君者不計天下之安危爲人臣者不知事君之大節女后姦臣利於立昏故秦舍長子而立二世西漢舍長兄弟而立孺子嬰東漢舍長兄弟而立質帝凡若此類其間豈無賢而長者可立哉以繼嗣私情爲重而不知國無長君將宗社淪喪其何利之有我太祖高皇帝深懲其失獨取法于二帝三王以兄終弟及之文定爲祖訓故	及之文定爲祖訓故	陛下以	興獻帝嫡長聖子續	祖宗之大位事法三代義合唐虞無容議矣而執政乃無故任已私背祖訓其爲不道尚何言哉夫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今	陛下繼兄之統君臣之綱正矣執政必強	陛下棄	武宗是無君也	陛下以
---	----------	-----	----------	---	------------------	-----	--------	-----

興獻帝之嫡子入嗣大統遵祖訓而不失父子倫父子之綱正矣執政必強	陛下棄	興獻帝而冒爲人後是無父也不知君爲不臣不知父爲不子而可從乎臣又聞道路人言今執政窺伺陛下至情不已則加一皇字而已夫	陛下之孝其親不在於皇不皇在於考不考耳使陛下考	興獻帝之心可奪則	興獻帝由是雖得千百言之殊號何益於孝	陛下遂以此終其身爲無父人也此自古姦臣欲廢其君之漸也	陛下可不早辨之乎昔先王立極以祭祀敬教爲先	陛下卽位以來奉天之敬萬國咸仰惟敬天之心則必尊其祖	陛下以	祖宗則享之於廟矣	天地則視之於郊矣獨能不念其父乎此	陛下天理人心之至推之卽堯舜之察於人倫而爲人倫之至者執政獨以爲不可則又欲降
-------------------------------	-----	--	------------------------	----------	-------------------	---------------------------	----------------------	--------------------------	-----	----------	------------------	--------------------------------------

陛下至尊之分使之反不如匹夫匹婦也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大臣之謂也執政之反逆倫理如是猶可使之與斯議哉臣伏願

陛下早賜裁斷今此徒不得與議以答天下仰望治化之心則

陛下自是可以建中立極而君德始成矣

朝見疏

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行取到京臣桂夢謹奏為朝見臣前奉

聖旨行取上紫來京欽此三月十二日至滁州足有宿

奏議卷之十一

疾因感風濕而作至鳳陽地方聞命中止伏覲

勅諭禮部於

獻皇帝尊號上仍係本生字是又不過巧飾考

孝宗之初謬耳就於本月二十四日與臣張璉會奏預

登禮官執政欺蔽專差家人李景齋聞不知何以

頒詔之前未徹臣膚見四月六日復奉

聖旨還照前旨上緊取臣等來京欽此臣時伏枕半月

聞命感激以為臣言既蒙采納臣死所不當避緣不

能陸行臣張璉調理臣疾就舟偕行本月十五日至

揚州復中風寒前疾轉劇願

陛下之洪休殘喘更生至淮安地方方有知覺至東昌伏讀新詔竟遂執政禮官欺蔽之私不足以成聖孝且來衆多之口致

陛下取譏笑於天下後世者皆此詔也臣與張璉為之憤懣不平已別具情會奏不敢重煩

聖覽臣以五月二十日至通州張家灣二十一日與疾正陽門外寓居臣自恨不能奮飛以至闕庭一證

執政禮官背棄典禮欺君遂非之罪緣臣病雖痊可氣尚羸弱行必人扶不能奔趨俟足疾痊可體力稍

充即日朝見以輸血誠上不敢欺

奏議卷之十一

天子下不敢負所學臣雖不才切亦有志伏冀

陛下諒臣微忱臣無任待罪俟命之至謹具奏聞

請賜面講大禮以息妄議疏

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行取到京臣桂夢謹奏

為速賜面講大禮以息妄議事伏惟

陛下以純孝之心明綱常之典夫何禮官附和姦權失

禮於初臣非於後百計阻遏三年不成伏承

明命三至促臣等來京蓋欲令與執政禮官別同異決

是非親賜

宸斷以成一代之典以垂萬世之法者也臣等於五月



二十一日到京臣等因有足疾二十二日同臣璉具

奏二十三日臣璉鴻臚寺報名二十四日朝見尚有

權姦大臣先行風示各衙門大小官員俱不許與臣

等往來且又浮言恐赫為此計者正懼典禮講明

詔令重改欺蔽之罪將無所逃故必欲折臣等之心

奪臣等之氣使變其初說務相和同以拚已之罪也

昔曾參迷孔氏之言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今臣等所執者先王之禮也群邪所挾者奸臣之權

也奸臣之權敢以脅天子先王之禮獨不足以繩

權臣乎臣等乃不為所動則又嗾所私言官詆臣等

奏議卷之一

十

稱疾不出臣璉五日不朝有所遷延觀望臣等昔在

南京萬里關廷言猶不已今咫尺

天威心所當傾何長於群邪之多哉欲具奏請對聞臣

等因奉

聖旨著上緊調理好了朝見該衙門知道欽此不意奸

邪小人乘此相繼媒孽不情之詞以欺

陛下臣等心寔不平今臣等俱無他病足雖未愈口尚

能言伏望

陛下念綱常之重速典禮之成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

并科道等官許臣等扶持見與臣璉各執證據與

籍面折其辜詔之誤兩考之非以破奸權邪謀以

成

聖明大孝卑賜臣等選任供職實至願也且

祖宗言官之設本為天子耳目今率甘為權臣鷹犬其

可耻也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如此之徒黨比妄

議無父母者也為子不孝為臣必不忠何足與議惟

聖明垂察

辭免陞職疏

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行取到京臣桂萼謹奏

為辭免陞職事臣欽奉

奏議卷之一

十一

特旨陞臣翰林院學士者臣聞命驚惶不知所措臣初

叨賜進士三任知縣未能為朝廷宣德惠民贖官

多矣續蒙

聖恩擢臣南京刑部主事已為過分切思為人臣者外

則為下為民內則為上為德國家自

祖宗以來養士百五十餘年至

陛下入繼大統在朝議禮諸臣不知忠孝大義違

祖宗之訓拂帝王之道以傷

陛下之德臣實耻之故以短疏上聞誤蒙

陛下采納遂奉明命三至蓋欲臣等為

陛下發明忠孝大義然此實賴

聖明宸斷顧臣何人敢與於此今陛臣前職既累

聖明之治且成于進之嫌伏望收回成命容臣扶見

與臣張璠面折諸臣之非一改兩考之謬庶大禮成

於一代聖化光於萬年仍放臣還供原職臣實為

至幸

再辭陞職疏

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行取到京臣桂萼謹奏

為再辭陞職事臣欽蒙

特旨陞臣翰林院學士聞命之日具本具辭伏蒙

奏議卷之一

三

聖恩未即俞允臣自念匪才誤蒙召對未承清問

輒拜殊恩領職無能奉命益愧伏望

陛下收回新命復臣舊官務求典禮講明以杜讒邪

之口詔令重改以答

聖明之心實臣之至願也為此力疾具本令家人桂隆

抱奏再辭臣不勝懇切聽命之至

謝恩疏

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行取到京臣桂萼謹奏

為謝恩事臣本凡才伏承

明命召至京師蓋本為講明大禮非為榮臣以官也近

奉

特旨陞臣翰林院學士臣以典禮未正豈敢受官再職

固辭伏蒙

天恩隆重

聖諭丁寧許臣以忠誠責臣以議禮乃臣等所當効死

以報

陛下時也然非辭無以明人臣進退之節終辭無以副

陛下講禮之心即宜同臣璠謝恩勉強到任緣臣足

疾未愈未能趨朝為此先具本謝恩伏候勅旨

禮成乞休以全病軀疏

奏議卷之一

三

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為禮成乞休以全病軀事

臣在先朝養病致仕前後十載三為縣令再乞歸休

自愧淺鮮之才久無用世之志幸逢

聖明改臣南京刑部主事臣痛古禮既壞思

聖孝當伸擬拾古訓申疏以聞誤蒙召命之勤輒

陞臣學士之職重遠聖意不敢終辭今大禮既成

分當求退況臣自揆學不足以備講讀才不足以供

纂修又病足未及全瘳朝忝不便徒糜廩祿臣實深

耻伏乞特賜矜憫放臣歸田庶素志得明病軀幸

保臣又伏願

下自此以後任賢勿貳去邪無疑馮翼必求命世之才毋庸鄙夫備數責成必期帝王之治母以小康自安則臣沒齒林下無憾矣為此具本親齋以聞伏候 勅旨

自劾不職懇乞休致疏

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為自劾不職懇乞休致事  
臣聞上下異心則百職墮是非不分則賢人隱臣頃以力贊

聖明斷累代不決之疑成萬世不刊之典臣以為上下自此同心而職業修舉是非自此歸一而賢俊登庸

奏議卷之一

古

矣不虞內閣惡臣不肯說隨方欲中臣奇禍而無由則掣臣肘腋以舒其忿譬彼蝮蛇志在噬人而不可得則將噬草木以雪其毒者是守正必不見容臣職必不可得舉一官而天下可知矣此臣所以必請歸休也夫學士乃經筵日講之官備國史總裁之用自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今大學士某等無故陰奪臣職內行私以仇君外示權以威眾其心曰內閣翰林院禁近也吾於禁近其權猶若此况遠者乎大學士學士同官也吾與同官其權猶若此况卑者乎故作威作福乘間恣睢在臣視之彼所為固狐鼠技耳但自

昔國勢以是決興衰賢才以是審出處而况百官之君之手足也得其職則能為

陛下使令而內閣能奪之是內閣之威足以制

陛下手足也百官者君之耳目也得其職則能為

陛下視聽而內閣能奪之是內閣之威足以掩

陛下耳目也故先王盛時大臣死祖宗之典籍百司死

祖宗之事守大臣亂祖宗之典籍為不臣百司棄祖

宗之事守為不職今內閣罔上行私固不畏不臣之

誅臣等受知

陛下官列清班肯尸祿曠官以重不職之罪乎傳曰蠹

奏議卷之一

五

蠹仆棟梁故收斂權綱不可不早伏願

陛下先聲臣等不職之罪賜臣歸休以彰

陛下之無私速起賢臣而用之則君臣庶終免於異心

而咸有一德可期

聖明中興可致於大臣有保終之休於臣等全進退之

節臣不勝感 恩之至

請罷非議以全大體疏

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為乞罷非議以全大體事

伏見

陛下初因議禮格於群議之非未遂尊親之孝臣竊念

一朝典章萬代瞻仰所以不得已爲

陛下一明其是非也今大詔更頒名正言順凡有人心靡不悅服蓋決曠古不決之疑復累朝未復之典三代以還之主

陛下一人而已夫何光祿寺署丞何淵倣議禮之名懷奸邪之術不思罪死破壞典章請入

獻皇帝神主於

太廟且妄爲世室之擬臣聞仲尼有言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如何淵之說誠所謂陷君者

奏議卷之一

未

陛下肯順情而信之乎昔殷高宗祀享獨豐於禘祖已猶以爲言而況無故飾非生事請入

獻皇帝神主於

太廟紊昭穆之次亂統紀之常豈

陛下之初心哉又豈臣等之初議哉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父禮過猶不及況何淵之言實禮所無非但爲過之而已此不忠於

陛下之大者也禮官席書等責之當矣夫是禮由漢以來莫之能定賴今日獲明臣竊謂

陛下初心之堅定者實

上帝左右之也會謂能定千古之典有不能者月守之者乎會謂有自我作則復容人破壞之者乎

陛下剛明中正必無是也伏乞速

勅罷議臣不勝願望之至緣係乞罷非議以全大禮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請按經義息群言疏

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題爲按經義息群言以安聖心事茲禮部題稱

世廟與

太廟同街禮無明據宜無不可故請

奏議卷之一

七

聖裁群臣正宜同寅協恭考經據禮乃互相推托遂致陛下之心不安而紛議無已也臣等謹按禮左祖右社今端門之外左題廟街門所以識

太廟由此而入非即

太廟門也右題社街門所以識 太社由此而入非即

大社門也儀禮所謂每曲揖今廟街門即左右曲路耳廟南向門亦南向儀禮蒞于廟門其方位可考也

故承祀之時曲門不下轎至南向之門始下轎今所議是與

太廟同街統於所尊非與

太廟同門也。以爲異廟。必異路者。實初議分別之通也。若必由闕左門入。則闕左門亦當改爲廟街門。是國門左有二祖。非統於所尊之義矣。此該部所以不敢固執。誠不肯以無據之言欺。

陛下也。其曰移神宮監。折墻伐木。當質之禮事。苟得爲則。毀宗躡行古禮。未嘗無之。曾謂有驚神靈。古人爲之乎。竊慨夫斯禮也。昔爭帝而復爭。皇今爭廟而復爭。路果公平私乎。是平非乎。等職在論思義不容默伏乞。

聖明獨斷。據理由正。必於廟街是從。必於闕左門是。

奏議卷之一

二

避庶神位成尊親之統

祖禰全孝敬之心。一代典禮無遺議矣。

懇乞休致以解群蔽疏

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爲懇乞休致以解群蔽以

光

聖孝事

陛下以天縱之聖。不安非禮正名定分。播詔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仰見。

陛下之心。咸以爲是禮之成。足以經天地貫古今。正君臣親父子而言官顧指爲弊政。以仁壽宮火當之。

臣深思良由禮成之後。臣五辭乞休。

陛下慰留之勤。故致群蔽至今不解耳。夫人子不忍心忘親。所以爲孝。人臣不忍心欺君。所以爲忠。

陛下卽位三年。猶必欲大正典禮者。不忍心以忘親也。言禮之臣。雖三年猶不肯詭隨者。不忍心以欺君也。陛下於禮未成。則召其來於禮既成。則容其去。使天下皆知。

陛下召臣非有所私。臣之受命。非有所利。君臣一時同心相與樹立人極而已。故臣驚然無爲而來。復驚然無爲而去。上則君臣無私昵而。

奏議卷之一

九

聖孝益光。下則遠近絕嫌忌而治化可致。蓋群言之蔽。愚畏二者而已。愚者如目青之人。忌日光而便長夜。畏者如穿窬之徒。恐敗露而飾詐欺。

陛下聰明日開。二蔽終不足慮。但矜憫俗抑已誨人。

聖帝明王以此爲盛。故願。

陛下終賜臣歸。欲亟成此美耳。爲此謹具奏聞。

請起用大臣疏

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爲闡建蔽以起用大臣事。臣竊見。

陛下以求賢爲心。而群臣方以蔽賢爲務。頃者。

陛下特諭廷臣以內閣吏部缺人廷臣乃不分淑慝

資疏名及

陛下欲精其選而廷臣所推愈下蓋邪人之疾莊士猶

寇盜之憎主人也臣切惟內閣乃輔導之官用非其

人則機務不免叢挫吏部乃銓選之地用非其人則

賢否不免混淆

陛下所以慎之又慎不輕於付託也臣以凡才誤蒙

諭獎被命感激圖報無方謹舉所知者言之致仕

大學士謝遷先朝重臣貞德素著以復內閣必能

咸有一德成

奏議卷之一

干

陛下仁孝治功而君臣之間隔可除矣致仕南京吏部

尚書廖紀久職銓衡清介絕俗以復吏部必能慎簡

百僚副

陛下求賢至意而小人之妨賢可絕矣臣恨知人未真

接人未廣不能歷舉惟茲二臣則朝野同推又憤其

困於群蔽不得起用故不敢嘿嘿蓋自古人君莫不

有圖治之志而每患於輔導者之不忠天下賢才莫

不有用世之心而恒苦於蔽賢者之在位

陛下誠錄臣所知特務起用以處前職則賢才可無

壅蔽仲尼有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蓋必

有公天下君子將為

陛下歷舉之矣緣係關壅蔽以起用大臣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請起用舊臣疏

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題為起用舊臣以嚴修省事

昨見內閣題稱司禮監官傳示

聖意以四方災異欲撰

勅諭令上下同加修省及觀所稱獨以行政之失歸之

朝廷不復自反豈仰承

奏議卷之一

壬

德意同加修省者哉臣聞輔導之職惟大人能盡之蓋

大人已無不正故能格君非心而行政無不當矣仰

惟

陛下潛心聖學敬天勤民志期堯舜文武然而天變未

消民勞未息者實由所與圖治者非其人也仲尼云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者或忠邪不分使

陛下忠臣不必用用臣不必忠或虛實不辨使

陛下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是豈以道事君者耶及

已知

陛下之不可欺猶依附投托乞憐不去豈不可則止者

耶孟軻氏云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蓋所  
不召之臣其心樂道不貪得患失所以大有爲之君  
必求之以共治也伏願

陛下師孔氏之言以察今之大臣師孟氏之言以求

先朝去位大臣如大學士謝遷者

特勅起用則

陛下方得人自輔而天變可除民勞可休教化興禮樂  
達帝王之盛可復見矣緣係起用舊臣以嚴修省事  
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請專聖學察奸邪以隆治化謹

奏議卷之一

圭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爲乞專

聖學察奸邪以隆治化事臣切見

皇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臣始而喜中而疑終而大懼  
焉夫人主撫盈成之運處豐豫之時不留心於聲色  
則從事於游獵鮮有干詩詞之親者我

皇上乃獨垂意焉蓋溫厚和平之氣溢於言表而無聲  
色游獵之娛矣臣之始而喜者此也臣又聞人之一

身以神爲主神收則氣充氣充則體完體完則精盛  
故神農黃帝始開文明之治其道亦惟以收神攝氣  
中心無爲爲主今

皇上欲工於詩得無苦其心思而勞其精神乎且自昔  
工於詩者率多幽人閒士無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夫

以  
皇上一心實至萬國而上承

列聖之統下昌萬世之嗣有作禮樂之責焉有成中興  
之責焉則夫詩詞小技不惟不暇爲而亦不當爲矣  
此臣之所以中而疑也臣又聞宋儒真德秀有言人  
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形群小必有伺其意指者  
故雖詩賦書策亦爲小人媒進之階況他乎唯游心  
經術澹然無欲然後奸邪無得而窺信哉斯言也且

奏議卷之一

圭

今詩之爲技誇多闢靡長浮薄之風傷古雅之道使  
士習日卑殊不足爲世用故我

太祖高皇帝一切革之而不以設科取士者也今

皇上感遇之詩出於天成非由雕斲間示侍臣愛臣之  
道也輔導之臣苟愛其君者宜請

皇上以求聲律之勤而考

祖宗之典謨以事吟咏之勞而覽天下之章奏可也今  
大學士某顧乃承望意指敢自設爲體格拘以聲病  
因以來

陛下之討論竊

皇上之寵遇以駕歷朝之士以籠繫天下之人其故心不忠臣不得不為

陛下盡言之也昔田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權臣考所謂五官之計是諸侯五大夫分典之事人君勢不得日聽而數覽者也田嬰乃勸齊王日聽而數覽之然後能使王厭之必使厭之然後王始委之於嬰而權歸於嬰矣夫以五官之計尚能假術使王厭之而竊其權況某以無益之詩詞日來皇上討論蓋請

奏議卷之一

書

皇上專心致志於此然後天下萬機在

皇上所當總覽者亦必一切厭之而權歸於某矣此臣之所以終而懼也伏願

皇上察臣心之不欺因臣言垂省以聲律之束為戒而

日考

祖宗之典謨以吟咏之功為勞而覽天下之章奏其他用無益之心一切屏却澹然無欲穆然無為則奸人無間可乘而治化流行矣臣職在論思官司講學此而不官則為孤

陛下之恩遇矣

纂修大禮全書疏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為纂修大禮全書事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禮部奏奉聖旨着張璁桂萼充副總裁臣自愧菲才不勝惶怖仰惟

皇上即位之初適臣起復赴京臣兄華尚存謂臣曰皇上嗣統遵

祖訓也茲聞遽背初

詔以間里立嗣禮處之此執政之心非大愚即大奸也蓋謀同志者務期發明至京而進士張璁主事霍韜

奏議卷之一

章

者已言之矣臣時止接張璁得見奏疏二篇或問一卷簡暢詳明已無餘蘊特以乃某從中主之小大臣工噤不敢語既而附和之者遍天下矣臣問璁曰後當如何璁曰

皇上聰明天縱不問亦式聖之至者也子不見方

即位之初大臣以為當循東宮勸進之禮獨斷由大

明中門

徑極則繼統禮已成矣朝議豈終能欺乎吾與子姑待之既而臣補直隸成安知縣璁補南京刑部主事明年臣亦推陞與璁同官即得席書方獻夫未上之



疏輒出鄙見兼錄上請及

皇上召臣已卧病勉強就道再至淮陽臣病不能盡者十日力疾草疏已擬永訣賴

皇上之靈雖竟弗藥而當時道路之議論京邸之誼譚璫獨當之則事之始末莫有詳於璫者今大禮全書奉

命纂修臣竊以為此禮之成皆折衷於

皇上向之刊布集議者乃禮部一有司之事頒之四方固不可易今之定為典禮者乃

皇上明哲作則之書垂諸萬世實匪可輕顧編纂雖藉

奏議卷之一

奏

數人而體裁宜歸一手輒有一得之愚開具上請乞付內閣見禮詳明不欺

皇上如楊一清者特令相與參訂至於事之本末臣近見張璫逐一所錄要畧皆紀實也仍乞下之史館復

取各衙門事關大禮卷宗而采擇之就璫逐日所錄者因而致以成一家之言庶一代君臣行事之迹

覈而不誣

皇上折衷取舍之功詳而不失矣為此具本親齋以聞伏候

勅旨計開

一是纂起於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皇上即位止於嘉靖五年十月十九日

太后薨

廟凡有事于大禮者皆以年月日提綱事之始末必謹書之

一是書之成以

太祖有定訓

皇上有定見故不許諸臣就文華殿上箋勸進乃帝王繼統之禮已壞復正之由必謹書之

一是禮之爭以執政欲擅援立之功遽改迎立之詔

奏議卷之一

書

此百官聚訟之由關係非細必謹書之

一禮部刊布奏議原用行移體式欲人易曉今

皇上命官編纂載一代君臣之行遺萬世繼統之典其具儀節當如儀禮體紀事實當如史鑑體凡行移字

樣一切除之

一議禮乃帝王三重之一議不厭多詔不吝改所

以志

皇上舍己從人之實故三改詔必備書之

一是禮之成中間大臣進退百官謫謫必詳其始末者一以見

皇上之明斷一以昭萬世之公論諸臣之議是非得失

當據事直書不事褒貶

應制條陳十事疏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為應制陳

言事本年正月初五日禮部傳奉

聖旨民間疾苦情狀甚多一時所開或有未盡則匹夫

匹婦猶有不披其澤者可令諸司各將利民事宜具

本條陳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來者大哉

皇言真古帝王敬天恤民之實心也切念臣職翰林於

國家機務雖無關涉而民事緩急亦與討論况臣世

奏議卷之一

奏

出農家幼承父訓習聞勤儉服役孝友力田之事比

長忝與甲科三仕縣令又嘗親歷田野督率子弟力

耕桑以養父母者有年於茲矣故邇者孝弟之議用

能偶合

皇心而於閭里小民亦甚知其疾苦又賦性至愚一切

世味都不通曉惟軍國之務則不厭講求茲敢以

聖諭所及謹條十事其八事皆查復

祖宗成法以寬恤小民其二事則推明

皇上孝敬以風化天下各為或人問答之說以盡其愚

蓋一時之急此其大者若夫法窮而當變變而後可

通者其說甚長非一疏所能盡也倘蒙

聖明矜其愚忠於此數事先賜采納其他未盡更請大

第陳之此實臣平生願効之心所不敢欺隱者也為

此具本親齎以

聞伏候

勅旨 計開

一恤逋逃臣按天下小民歷年拖欠錢糧已經蠲免

而又重追者因州縣有司畏忌稽緩之罪先期虛報

完數所誤故又行查追謂之通租宜一切蠲免其已

納收頭捏作未徵者許小民首出糧坐原收之人追

奏議卷之一

奏

補小民下年該納之數若有納過而產已變賣者亦

隨產追給又按天下小民為正德以來糧差重大因

避里甲拋棄妻子荒蕪田土者謂之逃民必勸之歸

農宜預為量免六年分錢糧則小民始沾實惠矣或

曰蠲通租固足以寬恤小民矣兵糧不足奈何不慮

乎臣曰是在省無用之有餘補有用之不足而已今

天下州縣民壯

祖宗所設其供給不可少其額不可廢也但在承平之

際徒為冗食而已為今之宜衛所告乏則折其費以

資衛所衛所不乏則役其人以蘇民因此乃轉無用

為有用兵農相資之道也。臣於治縣之時嘗一行之民皆稱便舉而措之天下無二理也是何兵糧不足之憂而通租之不可免乎或曰免六年之租則逃民來歸固足以勸農矣然國必有數年之蓄備不虞也奈何不慮乎。臣曰田租免而逃民歸則編戶充而里甲衆此尤得筭之多者也。昔漢文帝唐太宗方草創之初每預免民租卒以收富強之効今仍於會計之前不肯預免會計之後秦荒者至又不得不為免之因之以賑濟重之以盜賊是所以招不虞也惡在為備不虞乎或曰不識預免之法可常繼乎。臣曰災而

奏議卷之一

幸

其不可也。今淮安聽撥餘米之數若量發附近倉有缺官支候及各關抽分等銀歲就淮安收買糧料以補充正運將沛然有餘何患其不繼乎

一除欺蔽。臣按今天下百司多守正德拾陸年詔書

以為能革冗食遂致軍民搔擾有司掣肘

皇上雖有寬恤之心盡為所梗合乞俱聽奏改其改不能盡者亦許被害之人奏辨然後赦嚴釋而寬恤之實心始行矣或曰十六年登極之詔庸可改乎。臣

曰此詔非我

皇上所定也乃某專權協衆而為之也其弊之甚者不

聽其辯而改之雖欲寬恤而可得乎。今且以革冗食一事言之其大害有四。馬正德十六年以前邊軍在內耗錢行粮乃冗食也。今既還邊則軍士冗食已革矣。乃其又將營伍之軍與厨役之人數不可免者多方竒察將空管役而革之亟奪貧人之衣食而京城小民為之騷然矣。夫營伍之軍厨役之人隨缺收補苟得其良又經保勘因而用之在原籍者無起解之苦在京師者有衣食之資外安里甲內集精強民甚稱便恨不能使天下衛所皆然者也。而乃一旦以查革之故追呼天下之里甲而解補焉。州縣小民又為

奏議卷之一

幸

之騷然矣。當時兵部知清軍之弊將衛所在伍有丁而妄行冊勾者治罪時衛所有司不敢捏逃發冊遂罷遣清軍御史矣。正德年間此政最善閭里之民至今追想今乃以營伍空虛之故復遣清軍御史於天下而州縣有司又為之騷然矣。近者兵部尚書李戴以軍伍乏人點集舍餘以補之是使世祿之家又騷然矣。至如先年寫亦虎仙被守臣誣其謀叛已經朝審釋放夷情帖然乃矯而殺之顧一旦盡用其誤事之人致三年五月廢決各夷火者而八月土魯番果以殺降為詞深入甘肅沿邊官民又騷然矣。其他如

官店之賦江彬之當納其賄而矯詔不違其  
使天下待罪之人又駭然訟不平者至今未已凡此  
之類欺蔽

皇上五年于茲而尚可以不改乎

一嚴鼓禁臣按登聞鼓投詞即古設肺石以達窮民  
之制其司鼓官即古之朝士職主通壅蔽而已今乃  
不然合乞嚴為禁約不許聽三法司原問官囑託立  
案則冤抑之民受寬恤之恩矣或曰嚴司鼓之禁有  
說乎臣曰國朝設登聞鼓令匹夫匹婦皆得自盡  
原問官不敢偏私三法司不敢扶同所以通壅蔽也

奏議卷之一

奎

近者軍民有犯原問官恐其執辨則預囑司鼓官為  
之立案是登聞鼓之設本為通壅蔽今反為壅蔽之  
所矣軍民冤抑無聊有犯關自刎以致

皇上震驚司鼓官乃不自反顧請

皇上嚴門禁拒告訴是杜冤抑之口積怨憤之氣使匹  
夫匹婦叫苦呪咀聲聞于天以致凄風苦雨水旱災  
傷之變此固其大者也今欲禁之無他焉在我

皇上特勅嚴衛分枝緝訪密記起數逐日面奏禁約司  
鼓官再如前扶同立案不行者治如邀截實封者律  
則

太祖之法復行何壅蔽之足患乎

一復邊糧臣按鹽商之納邊糧自弘治以後多准赴  
運司納銀遂致邊地不耕廢倉盡廢軍士被剝削之  
苦商人被加價之累灶戶受抑勒之冤其苦萬狀六  
年以後合乞查復

祖宗舊制則沿邊戍役之士與上糧納鹽之人均受寬  
恤之恩矣或曰今各邊有鹽運司年例之銀豈必就  
邊勸農而後足國乎臣曰國家大計不患無銀患  
無糧料耳况邊方地遠輶輳不及尤當勸農者也始  
為年例之銀者其無後乎按漢法輸粟於邊者得以

奏議卷之二

五

贖罪拜官豈中國之民能盡輓至邊哉特以邊方買  
粟者衆故農夫就邊耕種者亦衆耳此邊方勸農之  
始國家令商人就邊上糧其意正以此也我朝  
自成化以前未聞有解運司年例之銀也是時商人  
歲後一歲相繼在邊買上糧料以致耕者趨利邊地  
盡墾上納者不敢有折色之請收散者無以施剝削  
之奸城堡倉廩增至數萬弘治初戶部尚書某因與  
鹽商親識遂建議以為就邊上料價少而商人有遠  
涉之虞不若就運司納銀價多而商人得易辦之便  
朝廷誤從遂更舊法一時運司年例之銀充滿大倉銀

庫舉朝皆以爲利不知坐是而少耕種之人道路無  
買賣之積城堡爲之不守厥倉爲之日傾其年例之  
銀經歷衙門以至散及軍士剝削十已六七而糧料  
之貴數倍於舊困苦邊士四十年矣而猶曰年例  
銀乎或曰何以久而不革也臣曰邊將利於侵漁運  
司利於賣引中外利於通賄故互相隱諱耳或曰如  
此則鹽法亦爲之壞乎臣曰奚而不壞也夫鹽引在  
戶部則價有定規鹽引在運司則價無常數今運司  
之增引價也非爲廣儲蓄也假其名以自爲利耳或  
曰商人何以樂增引價而不辭也臣曰灶戶有以價  
之也運司之鹽一引爲一包價如平數則包小而輕  
價如增數則包大而重近者巡鹽官及運司既報餘  
銀又報餘鹽將使商人改業灶戶逃移而鹽法盡壞  
矣或曰何也臣曰商人增引價利鹽重也今復割之  
以爲餘鹽灶戶重包鹽已甚苦矣今所割之鹽又不  
還灶戶邊事廢鹽場壞可計日者也或曰如子言決  
不可不革矣然革之有漸乎可即革乎臣曰亦即革  
耳夫邊糧日前之急既移民壯之資助之矣但勅  
戶部令六年以後商人必上本色邊糧實收到部方  
付鹽引則亦不出三年兵食舉足灶戶商人均受其

奏議卷之一

書

惠豈但邊方之利而已乎或曰一時逆地猶未墾耕  
者猶未多商人轉輸糧料得無遠涉境外有盜賊之  
虞乎臣曰邊方轉輸之遠莫如甘肅甘肅糧料多由  
臨鞏自臨鞏至甘肅所在有兵所宿有堡嚴戒衛所  
爲之輔送何遠涉盜賊之有

一革奸徒臣按京城天下養濟院近所收養者多有  
光棍在院把持合收養者被其阻絕無路已死亡者  
被其冒名頂支合乞通行查革以著實老幼殘疾之  
人補之則天下無告之民永受寬恤之恩矣或曰京  
幾流革滿途朝廷之澤不能下究何也臣曰聞之

奏議卷之一

書

京城父老云

皇上之惠若均及老幼殘疾宜無不足第收養者多有  
奸徒收養目婦女能彈唱占卜者出入勢家投作恩  
至其權勢大臣亦利其通情納賄非有司所能禁治  
夫收養者月有米歲有布及應領之期已死者當不  
下百數奸徒率不除其名而冒領之有司清查則勢  
家爲作張至故惠不均而收養不遍耳臣曰有是乎  
皇上方勤求民隱風憲官不以告乎蓋未之知耳如使  
在京養濟院每遇給散米布必令科道官各一員監  
之及嚴嚴緝訪奸冒及張主之家其在外者亦申

今有司查革則豈不能禁治而豈有殘廢之人獨不得收養者乎

一開墾地臣按京城及天下府州縣墾地荒蕪不種深為可惜合乞立法收遊手丁壯優養而開種之則天下遊手乞食者永受寬恤之恩矣或曰殘疾老幼固宜收養壯年游手不務生業者可盡收之不治以法乎臣曰天下有游手之民則亦有不耕之地如京城之下御河之內及天下府州縣沿城隙地古所謂墾地也棄而不種地有遺利以是收游手之民令土著者給養而督率之授以耒耜畚鍤因責之以除糞

奏議卷之一

三

穢潔街衢聚土塗治潦水埋棄屍掩流鬻墾地所收秸稿作食穀粟歸民古人生財之道此固其一事也漢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武帝罷兵息民開種墾地不出期月國復富強況今天下府州縣方晏安無事皇上若遣五城御史刻日行之始於京師達之天下將使海內無游手饑凍之人初無難者而可束手聽其游惰不治以法乎

一謹曠官臣按今州縣有司能不擾民蠹政者三年六年合乞免其赴部考滿准令造冊差吏至京考覈黜陟則庶乎官職不曠而寬恤之政可以責其成功

矣或曰今日選用廉官期于修政之事而已今為郡縣者即皆九年而朝覲之外又有考滿是將六載曠官矣欲行其志以收實效不亦難乎臣曰三載考績古法也解官赴部啓奔覲之俗開賄賂之門豈古法乎必革此弊使在任不曠其官在部實考其冊無察監臨巡按等官善無實跡則虛薦者連坐惡無實跡則誣劾者反辜及行黜陟必魚貫而進黜陟與舉劾者進退相關務昭至公之道去任與補任者文憑同案必致交代之嚴代者不至陞者不得行以致錢糧訟獄陞者不明則補者不受也官室器用補者之所

奏議卷之一

三

受即陞者之所遺也如此則官無曠財無費可以永絕苟且之風坐致精明之治何患政不修事不立乎一嚴窮吏臣按吏部因襲之弊如吏役到部罰班四月其吏役冊未到收聽行查貧吏為之甚苦合乞盡革此例凡吏役到部免其罰班吏役冊未到亦准暫撥其跟官辦事再免半年當該俸糧亦免六月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或曰今在京吏役或父辦事而子為傭工或夫辦事而妻為乞丐實多有之亦可謂傷天地之和氣矣何以寬恤之乎臣曰天下之人獎之得所則為善抑之失所則為奸如使吏部於吏役到

日卽撥辦行查至日如有過犯大則收治小則斥去及辦事之時更免半年容令十有八月卽得當該其當該之時亦革半年月俸仍滿三十六月始得冠帶冠帶之後按季撥放如此則官省六月之糧而國用有餘吏省歲餘之苦而人皆自重一令之出衆美具焉何爲其不可處乎

一申 聖敬臣按於今天下有司多煩苛之政無寬恤之心以致下生民怨上千天和合乞申令天下百官務要自此以後將

皇上常存敬畏四字懸掛治所朝夕警戒此率百官盡

奏議卷之一

五

修省之實也或曰

皇上言格天感神只在常存敬畏祭告可不必行果通論乎臣曰此

皇上欲天下有司修應天之實也夫祭告者祝史之事也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祝簡曰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此皆言祭告之不如實政也今天下有司不修實政肆陪尅尚苛急匹夫匹婦怨謗呪咀以干神怨以生災變者非一日矣雖更有牲脔肥腍以祭告焉彼其至公至平之神豈利此盤食而釋怒乎然則遇災祭告者古今之通禮也心存敬

畏者

皇上修省之至言也

一廣 聖孝臣按今天下之民不務農業而從事淫僻不孝父母而誚瀆鬼神以致形神乖陰陽亂災變所由生也合乞令天下有司務要著實率民力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法象

皇上聖孝此又率萬民盡修省之實也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亦皆有脩省之責乎臣曰有之

皇上以孝治天下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特有司不之察耳夫人之生皆本於父母

奏議卷之一

五

其形體作於旦晝者皆父母是事其精誠通于神明者皆祖考是依故我

皇上兢兢致孝幽則隆敬天法祖之精誠明則脩敬天法祖之實政但天下臣民尚不知法象故不務民義而惰其四肢者有焉不敬祖考而誚瀆鬼神者有焉以致閭里之間骨肉之愛衰親睦之情薄陰陽錯而鬼神亂恍惚作而形體恠理固然耳臣治縣時實加意於此閭里爲之日相親睦無復崇信淫祠而各知重其家祭矣今誠使郡縣有司皆體

皇上此心各以身率其民專務民義而致孝祖考則天



下含靈之類莫不和親所謂輔相調變固有不獨在於朝廷者而可以不求乎

請倣古禮以革時弊疏

禮部右侍郎臣桂萼謹題為倣古禮以革時弊事臣備員春曹職佐邦禮拜命之日切見本部節奉

欽依選用子弟係是朝廷重事你部裏便行與五城兵馬將各該地方文武官員軍民之家年貌相應子弟用心訪報必須身家無礙門戶清白父母俱全不係賤役疾病再醮等項及行北直隸各府一體選擇刻期會選承委官員不得仍前怠慢誤事欽此欽遵

奏議卷之一

四

又連奉催促本部及該司不勝匆遽莫知所從蓋恐責之旦暮不免過疎又畏遲之旬時必遭重譴臣切以為八府地方公文之去子弟之來必須一月有餘方可盡到合無前日充選子弟其未經去衣詳看者或一時看未周悉不無遺漏及各處官員名家寄住京師者但有堪選子弟俱合通聽赴部以憑精擇蓋此事太緩固生奸欲速亦不達乞容本部先將報到子弟既查無違碍又當論其形狀之後異察其稟氣之厚薄占其享年之久遠必皆合選者十數人然後請命會選則選者不能容私矣會選已中仍乞

皇上親自裁定取其人品相應者五六人請於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自裁定又於五六人中取其人品相應者三人以告於

世廟即如儀禮之制茲於

世廟之門吉者從之禮遺于禰廟示無所專故易泰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蓋古之禮也則是既命于

恭穆獻皇帝而又決之泰筮所謂慎之又慎之道也洪範有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奏議卷之一

五

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今卜法雖失筮法尚存正今日之疑所必賴以決焉者也蓋此事雖極其精詳亦不出三四月餘未為太速伏望

皇上斷之於心俯從所請一以倣古禮彰一代儀文之盛一以革時弊息群小覬覦之私實為今日婚禮之急務也

文襄公奏議卷之一終



文獻公奏議卷之二

南京應天府通判前奉直大夫男戴拱刻

請緝聖學以開聖蔽疏

禮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臣桂萼謹題爲緝

聖學以開聖蔽事近伏聞

聖諭內閣令講官及翰林官日輪一員將經史有關君

德政事者直書其義以備

聖覽是欲有疑則問使天下利病得以上達以防聖蔽

之患大哉

皇言乎至哉 皇心乎此卽堯舜之清問好問我

奏議卷之二

國朝以來至

宣宗

英宗朝俱嘗舉行者也又聞改爲三八之日每月六日

每日二人此皆有慮

聖心過勞而一人難於直講者也夫經筵日講已有定

規寒暑暫停亦仍舊例但君臣上下勢分懸絕堂陛

九重咫尺千里雖有善言亦安能日進以聞哉茲者

伏遇

皇上當脩省之餘動咨訪之念欲令儒臣日直

皇上之心必非徒令誦說而已將以備顧問求民隱此

實爲開聖蔽而獨攬乾綱之第一事也故中外傳聞

莫不相慶以爲太平之基端在是矣昔人有三見齊

王而不言者知王之意有未也在也故人臣當候君不

時之召不當預爲限以強聒也今

皇上令每日一人直講則凡 聖念留神之餘皆

聖學緝熙之地矣至於召問惟 聖意所到則必有超

然之思視預爲之限專爲講說者其裨益相去萬萬

矣又昔人有對衛君謂見人主者夢日而今夢龜夫

日蕪燭天下人不可蔽竈之光一人場焉可蔽也非

見君之象也今必以內閣領二人同直但爲誦說可

奏議卷之二

也有問必相顧忌而不敢正對每日一人輪直則凡

講官與在翰林者各得以次盡言

皇上兼納而垂察之則忠邪自辯而天下利病皆上聞

矣此臣等切謂五日輪二人者終不及

聖諭日輪一人爲足以攬乾綱通聖蔽也茲備官日講

竊有所見不敢不言惟

聖明擇焉

請起用舊臣通聖蔽以安天下疏

禮部右侍郎臣桂萼謹奏爲起用舊臣通聖蔽以安

天下事臣竊觀今天下之勢西北之邊事戒嚴東南

之蠻夷猾夏皆以上下壅蔽所致故兵不可息兵不可息則供億不可無供億不可無則農事又重廢矣況四方連遭水旱旦夕之虞所不可免孔子云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正不可不慮也而司國計者方務歛財而不知施處本兵者方欲耀武而不知戢譬如血氣俱瘁之人本固虛羸而致疽癰故下刮殺之藥以求其安初不慮元氣之漸盡也豈深知標本之宜緩急之勢者乎臣以為今東南如岑猛之亂但當申令各郡撫輯其民人保固其封守彼土之民居則被虐于所轄之酋長出則不能為寇于

奏議卷之二

三

中州不出數年不爭先奔命必前徒倒戈何用輟調不戢之兵枉殘赤子之命乎此則其啓釁貪功廣之撫按等官承其風旨而為之也今聞巡按御史某發其誤事之端此正當責令承誤踵訛之人如姚鏌者解官迴避更令舊有聲望如王守仁者深入其地以勘問之則情不壅蔽而東南之地不足憂也西北戎夷之患則勢頗猖獗志甚不小故城堡之修軍士之飭尤不可不加意早處然所乏錢糧方議設法以取於民甚非計之得也夫兵部於天下缺官支俸有收而無查太僕寺於天下備用馬價多入而少出今日

正當大發以收各邊之勇士整各邊之城堡免征求於民間使沿邊軍士因招兵而益廣衣食之資沿邊工匠因修城而益優餼廩之養易怨謗為謳歌化疑梗為訢合將如古王者之師使居市者不止耕者不變此其時也而謀國者多不及此則有故焉夫始開哈密之釁者某也成某之誤而求傾陷王瓊者某也失處事之宜而致邊令不行鹽法盡廢者某也而曲為某遮蔽者某所樹之人也其掩覆之術如環索端以致邊方之實事竟不可知而邊方之所知竟不得實豈可又令行勘竟墮其術中乎臣以為此直宜起

奏議卷之二

四

用王瓊以總制三邊則三邊壅蔽盡辟而西北之患亦不足憂也但王瓊才高意廣遠謗招尤王守仁矜飭軍功喜談新學士論所以多沮之者然方聖明銳志中興天下正在多事豈可置此具經濟大略之人於無用地乎伏乞

聖明申勅兵部盡發所藏以權救一時邊事之急先使民情按堵卽特遣使臣起取王瓊王守仁而任用之臣知命下之日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歡呼者矣此臣區區為天下一得之愚也然如臣之請必大發帑藏以招士雖若甚費而其效使天下士農工商莫

不競勸異日無窮之利可計日而待不如臣請則必大括民財以供軍雖若不費而其效使天下士農工商莫不解體異日不測之變不旋踵而致也惟聖明深察焉

請申嚴宗室越關禁例疏

禮部謹題為申嚴宗室越關禁例事儀制清吏司案呈本部節奉

欽依各郡王將軍人等各王務要嚴加鈐束并題准近年事例擅自越關來京奏詞立案不行發鳳陽高牆居住欽此已節經通行欽遵去後今照本年肆月內

奏議卷之二

五

節有代府聰渭秦府秉幹二人仍復故違越關奏擾蓋倚恃

皇上至仁必從輕貸是以動輒效尤事無紀極若不及今速行嚴禁將至庶司不息遺官萬姓不堪迎送怨謗載塗汙濁史傳欲益反損虛愛實傷合候

命下之日即時欽遵出榜令沿途官司關津張掛但有宗室人等出郭百里之外許所在官司壹面啓王知會壹面拘留遣官押護還府奏知送發鳳陽高牆居住該府輔導官員從重治罪發落通行天下各王府長史教授各啓王欽遵未為定例如此庶國法嚴明

皇上尊祖敬宗之意益篤而親睦九族之仁可全矣

請申明宗室妾媵疏

禮部題為申明宗室妾媵事節奉

聖旨今後各處王府郡王將軍中尉收用妾媵生有子女都要每年一次造冊繳部查對再有例外濫收的該府輔導等官指名舉奏照例降調遠方不許容縱欽此各經通行欽遵外今查得周府遂平王安洛妾七人庶生四子一十七女汝陽王府鎮國將軍同鎮妾八人庶生一十三子一十七女鎮平王府輔國將軍同鎮妾九人庶生一十五子八女輔國將軍同鎮

奏議卷之二

六

妾六人庶生一十子一十四女其餘王府濫收過多難以枚舉相應議處案呈到部看得各王府郡王將軍中尉妾媵多寡隆殺既有定分且自弘治正德迄今二十載間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申明禁約至再至三不為不嚴而遂平王安洛鎮國將軍同鎮等猶乃越制濫收肆無紀極推原其故大率咎在前此立法徒禁制於居室生子之後而濫略於卜姓取女之時本原一差末流難救以此妾復一妾子復一子縱欲敗度啓寵作非禁令雖煩淫風未殄為今之計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再行有王府去處鎮巡等官轉行各長史教授啓王知會自今郡王將軍中尉選取妾媵務從所在府州縣官里老隣佑親戚保勘明白果係例內應娶之數先行奏報本部知會方許禮娶入府若不係例內所司扶同保勘奏報或雖係例內故不經官保勘奏報徑自收留入府者必是樂女娼婦並許輔導等官舉奏如輔導等官徇情隱匿許鎮巡指名舉奏查照節年題准事例減革祿米其所生子女卽同花生子事例不許請名請封輔導保勘等官罷黜其已收在府妾媵長史司作急查明備開某

奏議卷之三

府郡王或將軍中尉位下妾幾人某氏係例內某年月日娶到某處某人女生某幾子女某氏係例外某年月日娶到某處某人女生某幾子女造冊限文書到彼一月以稟奏報本部查照施行庶幾按本塞源禮達分定嫌疑以遠而怨曠之風亦少息矣

論世廟樂舞疏

禮部右侍郎臣桂萼謹題爲世廟樂舞事臣聞天子之禮莫重於祀享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至於筍簋雕琢雖小蟲之屬一簌不舉以爲不足以備禮也承事之際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飭以

羽旄從以簫管所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故八音協律同之奏兩階列文武之容一物不全非所以備樂也況文事武備達於士大夫而天子之禮獨可以無據臆說故缺之乎今

恭穆獻皇帝廟樂不設武舞誠非制也創爲是說者大學士某也臣方期大正其謬及

命下纂修大禮全書以爲可以正於書也及臣備員禮部侍郎節有上林苑監右監丞何淵之奏內稱

世廟樂舞但有文八佾無武八佾夫各王府廟樂皆得備文武之舞今

奏議卷之三

世廟祭祀舉於

天子乃反不得如王禮乎若照文廟之祭止用文舞夫文廟乃象文德武臣所以不與祭也

世廟之祭列文武之官而樂舞獨不用武豈通論乎臣卽與左侍郎劉龍曰此禮當請於內閣令速增定及至內閣言之大學士楊一清初欲兩請賈誼曰加武

舞

聖意實厭之但當參駁此輩豈可爲其覆瓿臣知其不可強矣隨有錦衣衛試百戶隨全奏爲補缺典以全大禮事亦復論奏與淵議同方圖採擇其言付之史

館以待書成改正昨忽讀中報有隨全奏發內閣奉御札全所奏如可禮部會張璠便著議處如朕諭之不用武功之舞所以尊讓

太廟不為缺典不意內閣不復詳考遂承訛踵謬竟成前日某之臆說誤蒙俞允夫

皇上作樂以享

皇考主於備天子之制而已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翟為樂史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威然則去武舞者去樂舞所貴者也況夫驗治民之勞逸為行綴之遠短乃天子賞諸侯之樂之說也

奏議卷之三

九

皇上享我

皇考恭穆獻皇帝可以賞諸侯之禮行乎伏乞斷以先王之制早賜增定則後世無議矣

謝賜經籍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上言竊念臣愚且賤幸早有聞於父兄師友而善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心並不敢以自欺者三仕時為縣令四遷日近清光豈執禮據經果有裨於聖哲賴達聰明目謙不棄於芻蕘茲當典禮之成再叨經籍之賜方深恐懼願承

天語之殷勤自規箴庸敢觀

帝心之嘉悅受恩入骨圖報忘身每求進於古人吳惓惓于群小夫堯舜之道以孝弟為先

帝王之治以敦厚為本伏願

聖心精一以上契執中之傳

聖政緝熙而下推絜矩之道君臣交飭吳超一代之隆

熙洽相承共冀萬年之盛臣無任感恩激切之至為此具謝以聞

論定名明倫大典疏

奏議卷之三

十

史館副總裁官臣桂萼等謹題本月二十九日伏承聖諭內閣昨日副總裁官張璠等進大禮全書稿六冊待朕留覽數日朕復思斯禮也不但行於今日實係乎萬世法欲使明人倫正綱紀所關匪輕若以大禮全書四字題之似為未善朕欲名之曰明倫大典未知可否卿等便會璠等與議可否停當來聞欽此臣等稽首拜手慶言曰大哉

皇言乎至哉皇心乎昔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孔子謂父子君臣天下之達道也孟軻氏謂三代之教皆所以明人倫也

太祖高皇帝設學校以教天下太學堂名彞倫府州縣學堂名明倫此正祖述堯舜之大者而國家之才胥此出焉

皇上中天地而立為三綱五常之主典禮斷自

聖裁命臣等纂修為書定名曰明倫大典提挈綱常開示頑悖誠可為萬世法也夫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堯舜之主其復見於今日矣臣等職効編摩才非典則仍望

皇上將先脫書稿留神省覽昭示可否臣等不勝聽命之至謹題請 旨

奏議卷之十

十一

請謹婚禮以召和氣疏

禮部為謹婚禮以召和氣事節奉

欽依曉諭官民人等不許濫用五彩繡花僭服違禁顏色亦不許私自織造及將蟒龍造為女衣欽此臣等思風俗僭分由婚禮之侈而起男女怨曠亦由過侈之故而成與其禁於已然不若救於未然之為易也近日天下養女者必積貨資以為嫁儀嫁儀不極厚女有三十年不得嫁者娶妻者必豐儀物以招贅客儀物不能備男有三十年不得娶者以致怨女曠夫壞倫傷俗往往終身無配而死於非命者干天地之

和召水旱之災莫此為甚合候

命下之日通行天下有司大刻板榜嚴加禁限民間男女已許聘而年至十八歲以捐勒財禮致誤婚配四鄰親族不舉首者一體治罪其原主婚及媒妁之人枷號示眾其割衿指腹為婚及男女妄冒等事俱聽遵照 大明律令及期當官告改又照各郡王將軍以下近亦有以地太遠奏請不及其親王或以瞥見之儀不厚不為類奏如近年宸濠之所為者以至宗室男女年三十而不得婚配者尤多此近日所以累有乞 恩認罪不合私自成婚法雖難宥而其情則

奏議卷之十

十一

固有可原者也仍合候

命下之日行各郡王將軍以下知會但有子女年已長即行所在州縣有司擇取良家子女有司先以選定日期徑自奏請該府依期行禮一面啓王類奏一面聽以合得冠服於

命下之日入府自行完娶聽其成親三年之後過京謝恩則宗室自是無怨曠之憂工部自是省行造之費皇上親睦之道由近及遠無所不至矣其於感召和氣尤至大至重者也

論裕京儲安里甲五事疏

禮部謹奏爲裕京儲安里甲順孝情革奸獎以裨

聖明修省事臣奉 勅修省仰求可以少舒

皇上憂民之心者得五事焉其一民壯之額可度其不必常設地方權折身錢仍量減三分之一聽爲附近災傷地方頂補里甲官銀類解各部其一則官厨之後有缺隨於本部收補免行天下清解但欲保勘得人則可以內全京師無衣食之良民外免里甲被迫費之苦楚臣嘗言之方

皇上下詔不暇詳及故各部尚未舉行茲者伏念

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下父老猶未有被其澤者竊以

奏議卷之二

十一

爲天下子弟入監讀書有祖父母父母年老及本身

年老而有弱子欲歸省者願推我

皇上慈孝之心以及之許其俱得給假回籍一年准其

半年實在則天下監生之父老子弟咸悅又 御前

上直將軍其在近地有年老父母祖父母欲告歸省

者以一千五百之衆分番放省其不歸者聽將給假

者亦月不下百餘人則南北監并各倉上直之糧亦

可以會計以准常運之數矣又訪得直隸蘇州府知

府胡纘宗清查正德年間加徵欺隱錢糧姦弊云其

數不下十萬以上合行直隸巡按御史舉奏其法通

行天下各布政司行之既清之後卽存本處以救災

傷昔宋高宗謂既是民間物還與民間用者此類是

也臣此數事倘蒙採納則京儲不失舊額而災糧可

以除豁臣不勝拳拳爲 國至計

論裕京儲安里甲等五事復疏

禮部爲裕京儲安里甲順孝情革奸獎以裨

聖明修省事臣奉 勅修省仰求可以少舒

皇上憂民之心者得五事焉內開茲者伏念

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下父老猶未有被其澤者竊以

爲天下子弟入監讀書有祖父母父母年老及本身

奏議卷之二

十四

年老而有弱子欲歸省者願推我

皇上慈孝之心以及之許其俱得給假回籍一年准其

半年實在則天下監生之父老子弟咸悅其不歸者

聽南北二監之糧亦可以會計以准常運之數矣等

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爲照國學養士貴

修實行而孝友忠順之行莫先於家今天下之士肄

業國學者幾二千人群居終日業求其精也難矣且

在家有親老子幼者睽離越歲莫於一見而不可得

甚至思念成疾銜恨終天者亦或有之如是而望其



實行之修也得乎令侍郎桂以之爲首蓋先實行而後文藝之意但思家戀土人情之常尤恐此例一行將空監而去合無候

命下之日行令南北二監將在監監生到監半年之上者量其情之緩急爲先後之次地之遠近爲久速之期千里之內者准放六月二千里之內者准放八月餘皆一年各准其半以爲實在分爲四班按季給假每假放不出五十人必取鄉里互相保勘果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更無以次人丁及本身年老止有一子幼弱無人撫養欲行歸省者遠者一分近者二分次第放之其復監違限一月以上雖有憑帖即通不作實在之數則私情既申公法亦舉後者方放前者已來撥歷者不致乏人坐監者易於檢束實亦良便之法也

請全恩信防姦弊以備邊安民疏

禮部先爲應詔陳言以禪 聖政以回天變事准工

部咨內查條關度僧道嘉靖四年八月十八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行各布政司招納移咨到部本年

九月二十二日又奉

聖旨僧道不必度欽此欽遵復行停止至嘉靖六年月

日臣等役准兩廣巡撫都御史姚鏌稱平樂等府實縣等縣申送僧道行童普光等各照例納銀捌兩收庫聽降發度牒已先給與該布政司割付執照訖續又准福建布政司稱查得福興泉延邵等府福寧等州寧德等縣已奉例准所屬寺觀菴院行童龍滿林正玄等共一千餘名例銀陸續收納在庫各到部聽給度牒蓋彼中開度之時委奉先次

聖旨業已舉行勢不可止故各咨俱稱已收銀兩又有給與該布政司印信割付今又行令各省給還僧道行童自布政司發還各府自各府發還各州縣自各

奏議卷之二

六

州縣發還各寺觀發還各行童收散侵漁之弊關領留難之苦其弊百端有名而未有實所得不補所亡徒傷大恩無救時誤合候

命下之日即行各該布政司自續奉

欽依停止到日爲始再不許度其已納過者俱許各布政司申送行童名字到部准照給與度牒其所納銀兩或給發附近用兵地方以安撫小民修立城堡或轉解三邊地方以充糧草是一舉而恩信全姦弊息其於備邊安民亦未必非一道也

復論世廟樂舞疏



臣考於古樂舞雖有異名而天子諸侯有一定之俗數東階西階有一定之舞位以諸侯而少僭則為陵以天子而少降則為替惟春秋時魯考仲子之宮為其為國君妾母故特去武舞而獻六羽所以孔子特言之也豈前日言官請於

世廟樂舞不用武舞者其將欲寓春秋之意乎臣知其雖甚悖妄不敢如是特畏奸臣之權故先徇其前說之差後巧作遂非之計

聖明有不覺耳所據武舞必當增定為此謹將本部先今案卷再請

奏議卷之二

七

聖斷

請明功罪發壅蔽疏

臣桂萼謹奏為明功罪發壅蔽事臣見嘉靖三年五月陝西以處決各夷火者八月遂有甘肅之變當時哈密深入以殺降為詞實為訴冤之舉故初不標掠而誤事之人陳某等謬云志不在小以欺

皇上

皇上為之震驚當時大臣反議大發師旅以驅之令不得訟其冤遂使西北一邊生靈塗炭天下五尺童子所共知也科道曾無一人為

皇上言者臣因歷訪於人乃知以楊某欲成王瓊之罪所致故科道官共掩耳臣恨不能即時發明近賴皇上廢察處遣勘問而委官反覆互相推托久不以報故請

皇上特起王瓊以絕此弊耳臣初上此奏即謀於大學士楊一清曰今日之急一時六部及在外耆舊無可比王瓊者一清曰論其才一時六部九卿誠不能及但其人心術衆不肯信臣曰馭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役使況今

聖天子在上用之於久廢之餘必當深思所以報

奏議卷之二

八

皇上者一清曰雖然子姑存此義在天下可也夫臣何私之有今科道官忽復攻擊以為臣不能安靜天心不度事之可否口不言人之是非媚世取容雖極陋劣皆足以積歲月取大官臣豈不知特以食君之祿而不分君之憂圖一身之安而不慮天下之危狗彘之流耳所以憤世疾邪不敢自愛昔朱熹有言天下士皆有本領居官以出頭幹事為本領今科道乃曰乞申勅戒諭令各務安靜是其設心以緘默為本領也且誣瓊曰宸濠之反王瓊實受其賄今考當時舉朝大臣各懷二心不肯動兵而倡言兵討者

獨一瓊耳言官反誣瓊爲受賄不已究乎卽如今大學士楊一清方

皇上起用之初人言亦何所不至今既立朝當時言者亦復紛然否乎此

皇上所親見也臣故不能終嘿唯留神裁察使應蔽大辟功罪大明將威明著於四夷誠不特爲瓊一人承一時之乏而已臣不勝拳拳爲國之至

### 論選子弟疏

禮部論選子弟奏爲廣地方寬期限精選擇以重婚禮事本部先爲前事該臣節奉欽依行去北直隸

奏議卷之三

九

山東河南南直隸淮揚等地方選取去後卽今陸續送到緣各子弟既已遠涉程途未免形容塵垢及各處到未齊備遽爾送選恐失其真合乞少候送到人多聽其休息數日自七月初十日爲始至二十日止就中公同比度年同論其形相同論其才行才同論其家世家世同又協諸術者然後公同會選則不致前以過精而失人後以期逼而姑取臣所謂倣古禮以革時弊者正謂此也

### 乞恩寬恤疏

刑部署掌部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桂寧謹

題爲乞恩寬恤事臣承乏署事本部見浙江等清吏司見監年久犯人何雄等案卷推詳或事之干證歸結無期或家產已無朝夕不給或首惡逃故脅從拘囚或父兄有罪而已亡子弟無辜而逮繫其間甚有不稱

皇上與民更始之心者臣前在禮部每見災異之報詢之人人咸謂冤獄太多所致今歷法曹果驗其說隨今本部浙江等司除舊發五城兵馬司監禁者量情釋放外其迹甚可惡而事頗類冤者通查得各司犯人何雄等五十一一起共九十名口委江西清吏司

奏議卷之三

三

主事李順孫令其詳覆各犯招由并奏訴詞狀及恩宥條例據本官查得嘉靖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內外衙門今後務要遵照律例其追贓勒無家產的或招保營辦或奏請定奪俱不許久淹以致累死人命欽此又查得見行事例一款若軍官但有監追入官還官給主贓物值銀八九兩以下一年之上不行完納者將犯人暫發立功納鈔等項各完滿日還職仍將各人俸糧月糧照數扣除入官給主遵照明旨及前項事例議處久監各犯侵盜入官等項贓物延久不完情實可惡但死罪重囚情或可矜尚蒙

恩例寬宥而各犯監禁多年勘無家產若仍舊監追不過死於獄底亦無完贓之日矣今查各司監追年久未完還官等項銀兩等件勘無家產犯人何雄等十三名口監追年久未完入官等項金銀等件勘無家產犯人李秀等五名追賊軍職年久不完比例扣俸犯人張鍾等八名外郡犯人追賊未完轉發附近監追盧偉等六名監禁年久事無干證趙釜等八名監追日淺未完還官入官等項金銀等贓未勘家產犯人徐子清等五十名今將各犯略節招情并贓數多寡年月久近等項緣由陳請

奏議卷之三

主

申明官校賞格疏

刑部題為申明緝事衙門陞賞事例以廣

聖恩事我

祖宗設立嚴衛緝訪事欲其詰姦發伏肅清輦轂之治不獨為捕盜一事而已故付之機密以重其任懸之陞賞以酬其勞但困於因仍舍難從易緝事官校止以捕盜詰姦細為急而不以察冤濫去貪暴為心顧所捕之盜乃或有被讎誣指雖官校不得遽知者至請 旨考問下之法司則又以係奉 欽依人犯往往論之未盡其詞而已死於非命矣合無今後緝

事人員訪強竊盜賊但事有可疑者俱許擒拿周禮所謂相翔者夜遊者橫行徑踰者正其事也真虛俱許捉獲起數及下法司仍許其訪察法司有無故入故縱至於獄情冤誣官員貪酷尤宜申令不許回護避難但得其的切事情俱付推問轉行法司詳允定罪去一貪酷解一冤濫視捕盜事件其功不翅百倍宜一起准擬數起一名准擬數名定為賞格以次叙用如此則有賊官吏不敢憑陵而無罪小民不致冤抑既足以廣

奏議卷之三

主

皇上好生之德又足以嚴庶官守法之心誠今日救時之急務也

謝賞賜疏

署掌刑部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上言臣猥蒙

聖慈特降綸音 褒褒赫奕 宸錫便蕃束帶立朝既拜九環之重衣裳在笥許曳八座之華幣值兼金誥封三代重宣講下備承面諭之丁寧專對 御前莫既血誠之懇款自媿無功蒙賞罔知有 詔勿辭顧惟碌碌者臣空抱區區此志生平古人自許雖去就取舍粗明動輒剛介時違乃毀譽是非相半向緣一

第偶竊小官學道愛人昔者聞諸夫子引經斷獄竟  
奚類於漢儒徒以父祖教嚴早嘗誦詩書而說禮樂  
君臣道合迄乃渙大號以正微稱簡在

天心頓增地望一人數事出入戴星以爲常六館三曹  
疲勞終日而無補頃大獄之初起屬衆志之未諧所  
貴于將莫邪立能剖決惟是朽株枯木並見甄收俾  
越俎以充庖故操刀而代割奉行寬大夫何敢倚勢  
作威恪守憲章殆不過因人成事幸留 平聽允協  
下情蓋天下有公是非稍久自定而王者無私好惡  
惟斷乃成虞舜聰明始恤刑而臨下漢高豁達宜約

奏議卷之三

奎

法以得民是在

帝德罔愆實於臣勞何有歷考明良之遇更思禮數之  
隆命錫高宗曾微大賚衣頒唐帝何有追崇是千載  
一時之逢比三王二帝之盛臣敢不信道益薦秉公  
不回雲漢爲章願弼成經天緯地之化永垂帝範皇  
極其訓敢書此盡忠竭誠之言自作官箴臣無任感  
恩激切之至謹稱謝以聞

辭禮部尚書疏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爲辭免性

職事臣學未聞道才不逮人特以申論大倫誤蒙

寵任將欲四載已歷三曹奉 命不堪速官謗之爲懼  
持身無狀方自媿之不寧茲會宗伯乏人復以愚臣  
備數竊謂宗伯之職明禮樂而幽鬼神外四夷而內  
九族有學校之責爲風化所關苟匪其人寧虛其位  
願臣何以而敢當之伏願

皇上收回 成命容臣姑守舊官慎簡乃僚必賢以畀  
重任則朝無倖位而輿情允協臣無任戰慄待罪之  
至

論開濬河道疏

奏議卷之三

奎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題爲開濬河道  
事近

皇上遣戶工二部漕運等官相視地方欲自大通橋直  
達通州將及月餘言人人殊臣竊以爲營度者未得  
其詳不敢不再請

皇上擇之臣聞大通橋河源出自昌平州神山泉南會  
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復匯七里灤卽今之西湖  
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澤卽今之海子又東至月  
橋入內府南出都城東水門過大通橋又東五十餘  
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

自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由皇城東出每當山水泛漲由此而泄引之入白河以濟漕運故置閘以時啓閉初非爲行舟設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不察其故建言修復

憲宗皇帝命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濬仍濬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既而水急岸狹船不可泊未幾卽耗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德七八年亦嘗挑濬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瓴而強爲之且未免有害非徒無益而已惟正陽門

奏議卷之三

三

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菴至今基下俱有泉脉由三里河繞出慈源寺八里莊五箕花園一帶直抵張家灣烟墩港地勢低下故道俱存冬夏水脉不竭見今天壇北蘆葦園草場九條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卽舊馬頭明白易見不假經畫稍加修治卽可復也但附近勢家莊園故成化六年茂雖嘗建議而不敢盡言但請置壩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亦踏勘而勢家買通欽天監以爲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爲說不知三里河乃在都城巽巳實非子午方也今若誠按此修濬則公

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般剝而已臣又竊以爲運河之濬有緩有急方今所急沛河爲最白河次之三里又次之合無先急沛河之工次開白河之淺以次及三里河以直達之京師尤爲得緩急之宜者乞下臣議令戶工二部再求深識故典者熟計之

謝賜銀圖書疏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上言本月十五日伏蒙

聖恩遣文書官劉鎮齋捧勅書一道到臣宅賜臣銀

圖書二枚許臣密疏奏事用以印封以防出入者臣

奏議卷之三

三

惶愧惶愧頓首頓首伏以內外交修心學必期於純正君臣相遇事幾宜應於疏屢易有不出戶庭之規詩致詢及芻蕘之訓蓋德愈全則責愈備事愈密而功愈深也事理必然時君罕及惟我

仁廟以軍國之務方殷慮有缺失

祖宗之寄甚重期以不輸乃命少傅蹇義大學士楊士奇等密陳事宜賜以銀圖書封識其數惟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固已見圖治之盛心謹密之至意前所未有也惟我

皇上孝崇繼述志切追來願治之誠視

皇祖為益至知人之哲在堯舜為有光乃命大學士楊  
一清張璠學士翟鑾等密陳事宜亦賜以銀圖書封  
識其數有二其文有八隨人品題隨事責效求言過  
廣誤及微臣此曠古所無之典於今再見者也頒  
賜甫及朝野交歡他人得之誠以為榮臣愚得之乃切  
為懼蓋臣凡庸陋劣朴樸寡聞何以答  
聖意之勤倦副

聖明之知遇故臣伏讀 勅諭稱臣以俊彥許臣以宿  
學又讀賜臣圖書之文一曰忠誠靜慎責臣以為學  
為政之資一曰繩愆匡違望臣有為德為民之益雖

奏議卷之二

走

出獎借實切歲規臣竊思之忠惟克殫厥心誠必有  
乎在道靜者無欲之故慎者小心之稱惟  
聖德為克諸豈愚臣所能及至於 法祖不忒正繩曷  
施 先天不違拂士何賴蓋以

皇上望道而未見莫知臣下寡過而未能也臣竊自念  
邦禮斯存殆弗勝於委任聖謨作則敢不奉以周旋  
是以目觀龍章心思驚策從三臣之後竭一得之愚  
益勵不欺恪脩匪懈上酬知遇之恩下免曠鯨之  
責而已臣又聞之飛龍在天者雲之力而嘯氣成雲  
者龍之功故乾有全能坤無純德伏惟

皇上法天運之不息熙帝德以重華大孝得人虛懷納  
諫取人為善所以與善於人因事納忠將以勸忠於  
世言無微而不察事無隱而弗知萬善舉集於一人  
大德廣運於四海舜有典禹有謨道全今日河出圖  
洛出書天錫

聖人未見萬邦之作乎匪直四臣之為助而已也臣無  
任激切懇款之至稱謝以聞

論振餘財以足國恤民疏

禮部題為振餘財以足國恤民事臣聞孟軻氏曰無  
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各馬牛羊等房倉場草料歲縮

奏議卷之三

宋

不會耗費拮据難謂有政事矣臣嘗聞公卿耆舊人  
人言同途以書問管倉高書李璿璿告曰馬牛羊歲  
雖有增亦有死損若加查究所增固不能補所損也  
顧今遣官查點止空受一總數本本更不復究實數  
增者日滋損者不減前後相襲關給草料遂至不可  
勝計復據璿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曾着  
實查過一番豆料頓減一十八萬七百三十石四斗  
四升草束頓減三百四十七萬九千九百七十束自  
弘治十七年迄今又二十餘年若科道官親詣各房  
清查但照見在馬牛羊數目關給草料其已死者即

爲開除則一年山東河南北直隸百姓可省數千  
萬之費惟貯在官即可轉買水次支運之米若下年  
免派即可救各省災傷之民是乃推養馬牛之餘以  
濟百姓取虛數以爲實用足國恤民並行不悖之道  
也奉

聖諭責臣以大臣體國有聞必 獻故不敢不言伏乞  
勅下該部查弘治十七年例差官着實施行今不得止  
受總數手本如常虛應故事則爲益不少矣

論寄養鵝料疏

禮部題爲陳情再乞

奏議卷之二

先

天恩憐憫小民艱苦照舊關領寄養鵝料以甦民困事  
舊育署寄養鵝隻先因光祿寺收到各處本色民鵝  
及本監孳生鵝隻多有瘦小不堪供應成化年間始  
創此法每鵝一隻日給料穀六合發與該署寄養肥  
壯交納向後發養鵝隻過多該寺不及依期取用牲  
戶利於多關料食不肯依期上納至有一鵝料食之  
費可以買鵝三四隻者嘉靖三年本寺卿崔傑目擊  
前弊已行題准自嘉靖三年以後寄養鵝隻止給與  
一月料食責令依期上鵝但該寺嘉靖三年四年二  
次發去寄養鵝二千三百隻牲戶因減去料食不肯

依例關領該寺因循寄養又不依期取用致使小民  
得以爲詞節行援例奏擾今若先年按月給領料食  
則牲戶得遂姦計未免虧官如照該寺所議止與一  
月料食責令終年寄養未免累民應合議處候

奏議卷之三

羊

命下之日除嘉靖三年四年寄養鵝二千三百隻本部  
量行議添每鵝給與料食二月責令牲戶前來關領  
鵝隻責限完納外自嘉靖六年以後凡舊育署納到  
孳生鵝隻俱要肥壯者方准收納瘦小發回再養不  
與料食其各處本色鵝隻既是寄養不便合無比照  
浙江等處折色事例每鵝一隻折銀三錢聽該寺隨  
時收買供應若慮恐一時鵝價踴貴收買不及每鵝  
量加二分貯寺以備不足却將該寺每年會計料糧  
食除虫蟻房各處應用外其餘轉行戶部免其徵派  
如此則該寺無料食之費而鵝自足用牲戶免寄養  
之累困亦少蘇料食既不加徵小民得以寬一分之  
賜矣

論舉保住持疏

禮部題爲保舉住持事本部祠祭清吏司准後軍都  
府帶俸英國公張帖稱教忠坊崇德寺原係先祖太  
師英國公蓋造香火祝延



聖壽處所原奉

欽賜大藏尊經并護勅二道本寺住持尼僧廣寧病故伊徒悟深素有戒行持守清規堪補住持欲與換給割付備由到部臣聞宋儒朱熹勸女道還俗榜文內云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姁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修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倡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累世之

奏議卷之二

李

人盡從其說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紀綱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彙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感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盛情實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繩之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為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合行請

旨申明禁約臣觀熹言深中時弊切見尼僧道姑本以女流托名戒行官司每略之而不齒遊民實利之以為奸故畫開外門夜開內戶地方莫可誰何惡少規以出入為盜竊淵藪使男女群房其為風俗之害治道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欲候

命下之日通行各城備查各該庵寺共若干所通將見在尼僧道姑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其年老不能改嫁者將寺內一應財物給付依親養贍以終其身其菴寺房屋地土聽戶工二部變賣公用其有勅賜尊經及護勅等項盡行追奪仍乞

奏議卷之二

李

勅旨戒諭勸戒之家今後再不許聽信異術私自創度有乖清化違者聽本部及科道官指實奏究本部仍備云宋儒朱熹榜文行五城出榜曉諭禁約如此則風俗正而治道可興矣

論收養孤老疏

禮部題為孤老事臣伏見在京孤老屬有司者有養濟院收養所屬軍衛井流來者有旂竿蠟燭二寺捨飯

祖宗加意窮民其良法美意誠為周至但法久易壞無稽考遂致啼號遍市餓殍盈溝



祖宗之成規蕩然盡廢矣今據旌竿蠟燭二寺開稱每寺每日煮飯米三石二處共六石使着實舉行所濟必衆古人以三合米爲通腸米言得是則饑者卽得不死過之則饑者反有驟飽之害耳故宋儒程頤有言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不如止與素飯不得加鹽醬滋味則饑者而饑民免疾病矣又煮飯一事黃米飯或雜以黃土則食者多填實腸胃而死白米飯雜以石灰則食者多泄瀉翻胃而死苟非其人事必有弊合無通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巡視五城監察御史

奏議卷之二

三

行令各城掌印兵馬指揮將各管地方老幼殘疾貧民在街啼號乞丐者通行逐一查審屬民籍者送順天府轉發養濟院收養屬軍衛者送二寺給養其餘係外衛有司流來在三百里之內者驗發本貫官司收養如果家在三百里之外及老幼不能行走者一體送二寺給濟各城每季輪差兵馬副指揮一員前去東西二寺逐日驗過飯食有無前項弊端隨同內官給散隨開計給散過人數支用過米數十日一次備開手本并連不致遺漏貧民在街啼號結狀送巡視該城御史處查考季終通將給散支用過數目領

造連七紙印信手本三本一本送本部一本送光祿寺一本送該城御史處稽考有無侵欺遺漏情弊以憑應否參究庶稽察有常而

恩典不致於虛設區處得宜而貧民得以並生矣仍出榜曉諭申戒并行南京禮部轉行各衙門查照一體施行再照奸僧之念佛提鈴暴殄五穀惡少之開場賭博導人好閑此尤致民流冗之源仍乞特勅該城地方并巡捕都督等官嚴加禁緝則收養餓莩本末兼舉尤萬全經久之道也

奏議卷之二

三

文襄公奏議卷之二終

文襄公奏議卷之三

項氏書

南京應天府通判前奉直太監馬義德

論修明學政疏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與其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昔先儒張載有志復古而不遇其君故其言曰縱不能施之天下猶可驗之一方臣竊抱此志久矣於治縣時已將平日所學節為事宜見諸行事頗覺當時士民無不信悅真可見人心未嘗不古也遭逢聖明邁師古道臣又職司邦禮則學校之政實與開焉

奏議卷之三

一

過不自量謹用斟酌逐一開坐以備裁擇計開  
一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以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行不出桑倫之外士不出畎畝之間是以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焉蓋未有不重農敦本而能養士以成俗也漢書曰餘子遺入序室所謂餘子者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尤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也後世教養之政岐而二之故教者不知養養者不

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

分司徒以屬之冬官故一登講堂水耻民事有父兄

荷簪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雖惡人必竦然

起敬見胥手胥足雖至親而赧然媿之者是雖冠服

如士人言論則道法其孝友之實曾不如塗之人矣

合無 勅諭提督學校之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

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

弟實行者取之又每於考較諸生之後仍查篤實父

老以耕讀為事者量加賞犒以廣子弟孝友務本之

心至於興修水利以便農民招徠通民以辟土地責

奏議卷之三

二

令該有司官着實舉行如有司有不盡心本農敦風

俗者聽其糾舉如此則庶幾不出畎畝之中而成孝

友之俗學校之政將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

一府州縣提調官設稽考鄉行簿付之里老春夏秋

冬循環開報於各生員名下書某人孝某人弟某人

睦某人婣某人反是凡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有一於

身者明白開具事件朔望日送提調官稽考其鄉行

有缺者官員不許起文赴選七人不許起文應選欽

降三等簿用此填註

一府州縣教官為諸生立會友簿令其同志者每會

七八人或五六人五日一會每日先將所欲講求經傳隨意手錄錄畢即將本文諸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通章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意思逐項錄于所抄冊子之端其作字俱要齊整每日務滿字八百以上此致知工夫也次將本身所處倫理上體認擬議自家行之父子兄弟朋友宗族有何事未盡分處或欲行己之道而所遭人倫有不可通者何以處之此是力行工夫也逐日抄記至五日一會友之期除將所錄看文字會後就將所處倫理與同志者盡心商略朔望日提調官至堂查勘以驗勤

朱熹朱文公

三

脩申稟施行即此可驗課做其三場文字諸士子所賴以出身者正不待督責而自勸者也  
一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人之至者也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至於失之久而不復則名雖為人其去人之道遠矣士之有志於學者存諸此而已何以存之曰敬何以入敬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聖人所以純亦不已與天無間者不出一敬但無所存而自存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由此觀之雖文王之聖未嘗不畏故學者求入乎是惟畏為近之曾子曰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法也惟畏而敬敬而後心存心存而後可以窮天下之變辯天下之事雖接之膠膠擾擾而能不失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蓋其見之明而力之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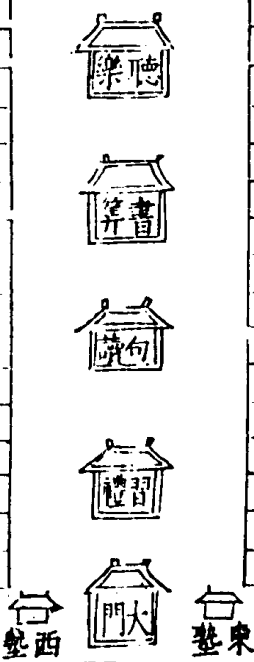
一小學之教乃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調攝童子之心志使之不放動盡童子之血脉使之不滯養之於蒙昧之時所以責其大成於成人之後也今宗伯禮樂之教雖缺而因朱喜所集小學亦可沿流溯源始學其可廢乎合行戒令天下提學官多以科舉自限其生員或失詳於先宜即收拾

朱熹朱文公

四

他書一意以此熟讀精講庶幾不為屋厚基薄而其人品始可觀矣其小學即今社學當修明其制巨嘗做古小學之制為圖謹列左方

小學圖式



右圖乃古小學變制也傳曰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

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有所持令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蓋古人率民以行不外乎出入息之期而養之鄉井村落之內至於冬月則餘子畢入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以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視今之教者或嚴立課程急其記誦以傷其魄強所不

今奏議卷之三

五

能令其思索以損其魂甚至父子相夷以傷天性師生較利以爲勤惰此小學弟子所以同歸於無成而間里風化所以卒至於澆漓也爲此臣嘗治縣時闢存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等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各采色煇煌令可娛目以一師長之諸童子進學卽率見先生習升降

拜揖坐立之後卽授一圖指視點畫令其通曉卽此可以見禮器卽此可以辯雜服矣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子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刊誤教以句讀令其粗熟卽已必令無苦乃善仍講朱熹小學數條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卽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數授之亦不宜多令其意通暢而已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磬笙瑟投壺詩章射禮樂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日講一事則所以養其德性

今奏議卷之三

六

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者無所不有而非僻之技亦無自而至矣以上四堂一遍則日晡矣復自書算堂一名名畧復舊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而一日之事畢復於門塾左右序出如此則人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免笈負之苦雖古禮崩亡亦未必無補於萬一也由是選入儒學而舉以科目則真才出矣一諸生業舉子志在仕進經書粗解章句便擬題目作文字競爲浮華放誕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至破裂經傳不特買櫝還珠而已若此之類雖名曰士人其設心與龍斷之徒何異故近代作爲科舉活套亦

自稱絕江網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爲耻也  
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  
哉合申戒天下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  
肅使方寸常惺惺地然後取諸儒讀書法近思錄諸  
書體認一過則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  
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  
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間豈至既讀書後  
與未讀書前只是一樣人物張橫渠云及讀書後自  
家又見得別求今生徒知此言有味者寡矣近議者  
又紛紛以爲讀書無益於學問至以傳註爲贅者正

奏議卷之三

七

緣其始未知讀之之法後有所得而懲之太過耳不  
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輩誓一世使  
天下賢買焉無所執持而後已故必申令提學官講  
之於初如讀易漢藝文志作易十二篇及東漢末世  
尚圖讖士罕習易獨費直以易教授鄉里取象象諸  
文置之每卦每爻之左以便講證然乾坤二卦尚依  
舊云其後孔賈顏王之徒皆因以作註疏音釋正義  
略例遂不復古十二篇之舊矣程頤傳卽因此易其  
後嵩山晁氏獨覺其誤至朱熹呂祖謙乃釐正復古  
十二篇朱熹與其徒蔡元定玩邵雍先天之易及參

同契諸書得易卦作處乃就改定古易因程傳而作  
本義是時程傳本義各爲一書至元時儒者乃始刊  
定以本義繫程傳之後程傳歸古易十二篇之舊臣  
亦嘗欲以程頤卦下之傳列序卦下方未之及也今  
讀者皆當依此讀之則由隱之顯循循有序讀一過  
而尋溫十一過矣讀此書者又當先將啓蒙精義體  
認此乃朱熹蔡元定喫緊爲讀易者作不讀乎此與  
未讀本義一般如書典謨註雖經朱熹改定尚有冗  
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亦多贅繁務在反之於心  
從吾心所安而已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如詩朱熹

奏議卷之三

八

傳註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註疏無由而知當  
時朱熹傳經一本註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  
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  
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註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  
事就緒朱熹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  
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註下方不知本周禮  
三農生九穀註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耳又如  
閟宮篇註中龔密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  
豈不甚爲可笑也夫觀詩求作者之志大抵於其辭  
有剛柔而得男女抑揚而得上下君臣有規諷之義

父子有慈慕之情朋友切責兄弟相須以是定之無有失也若夫大義雖經孔子刪定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然亦或譏評論刺之不可準者是存讀詩之人蓋亦孔子春秋之意也至其置辭命意淺深婉直亦因其人求之斯得之矣聖人制禮甚嚴制樂甚和順民之情也求詩太深不知樂者也諷詠而得者詩之本意也如儀禮今存者僅十七篇於士冠婚士相見之禮喪祭聘覲之儀亦畧可見矣一禮一樂有本有文經緯乎天地品節乎人情莫不得義理之安文質之中郁郁乎無以加焉故孔子告顏淵為邦之間至

秦議卷之三

九

於禮樂所欲增損者蓋寡故曰二代之禮不足徵也吾從周是經朱熹考證已定揚復一圖尤為明備其文雖甚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合令諸生有志者相率於清暇之日不擾之地畫圖周旋其間亦可以親見當時郁郁之盛不但讀其書而已我國家有大制作必將求其人可不講乎如周禮孔子曰為國以禮古之王天下者於議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故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者也正月始和必布法於天下下自閭里上至朝廷無異道治也教也政

也禮也刑也事也相資以成治化故一貫而無舛夏曰夏禮殷曰殷禮周曰周禮天下世守之曰守先王之典籍名之曰禮禮者品節之義也人之生也因乎天地之性固無不善然天地之生久矣氣化不齊賦性斯異不無厚薄清濁故王者繼天立極凡所以修道立教者蓋品節限制之使用其中所以統而言之不過曰禮而已蓋當是時四輔三公日夕相與論而守之惟謹詩曰維清維熙文王之典是也而分之以六官其經制規為聯屬不悖乃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制故其勢合其事一可以久而無弊也後世事不師

秦議卷之三

十

古或師之不能純用其意於是相成之美反病其矛盾而不能成天下之故不達則又猥以為古之聖人於是乎有相制之術焉故自漢以來其禮率以刑法相制以是把持天下於是刑名法律之說滋蔓而禮於是乎湮嗚呼以此罔民雖欲使民免而無耻且不可得況望其治乎合申令天下諸生皆當講求以成用世之學但二經廢之已久此典禮所以不修也合無先令國子監及各處提學揀選賦質通敏年力精壯者令其著功習學不拘年分但能講解溫習者即與起送吏部選用各學教職其舉人能述通是經即

補兩京國子監等官則不出二三年而三禮之學大行矣如春秋先儒論春秋當以左氏考經之事以經證左氏之謬今諸生專事胡傳而程傳公穀左氏或漫不知省夫豈可哉合令諸生通看各傳其提學者課當無論得失以觀其識則庶乎不為奴學矣如小戴記以註疏為主此

太祖高皇帝之舊規也近時一用陳澧註夫澧註率出意見殊未有稽使漢儒之意亦不能白合令天下諸生先考禮經其朱熹經傳通解亦畧可考二陳禮樂書尤博洽於三禮講求之功最為可觀合令提學考

今奏議卷之三

十二

課諸生之時一以三禮為主其三禮所無則求善心所安而已陳澧之註今修正改定者數種惟大學士張璠註有章句近是亦嘗與討論而璠之所註多不可改合令進呈刊行

一鄉射禮所用以觀德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所以考見子弟德行者率於文字問求之於是去古益遠矣今三代之法尚可考求以觀人者莫如射令提學於考校之後每春秋各一月如周制於春正月冬十月奉行鄉飲之餘率諸生一肄習之容體必比於禮音節必比於樂以求循聲而入之規則諸生氣

與之偏學問之疵皆可以具見矣其儀備於儀禮不當復贅

請修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題為修復舊制以足國安民事臣惟古之聖王井地授民而取之有制後世井地不行但能因時立法以均取民之制而已然亦非有仁愛之實心而身親民事之艱難者莫之能為也我

太祖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以版圖理之以政事至纖至悉無遺憾矣然法久廢墜人莫皆知遂至經理失

今奏議卷之三

十三

宜賦稅偏重而天下始困乃者天啓

皇上憂勞小民不遑暇食方欲斟酌時宜以振舉舊典正臣下所當竭力贊襄者也臣自筮仕以來周游三縣與百姓同艱難者有年矣每憤井地不行民已無賴而取民之制并不復修以致貧富懸絕將何以爲民父母也切嘗考求其法獨行於所治之縣實得二三遠近之民至今懷之蓋舉綱張目雖以之經理天下實不外此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臣非敢鑒空言之也惟

聖明擇焉一曰分豁災傷田租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



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爲之分豁也但爲國計者常憂國用不足故

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所收入多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就厥支運以補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逐年所收并各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爲開豁天下災傷之數

英宗皇帝以前此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爲災不及分數例不奏免臣通融於丹

奏議表之三

十三

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糧足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該管上司莫不驚惟蓋此法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各關所收鈔錢并南方各省所餘缺官支俟之銀或別作區處如

英宗初年行勸分之例發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德州滄州但便水次有廢去處趁熟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兩得也今不知出此臣見有司督通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

有力者爲盜無力者流移歲歲征討年年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國用而公帑之費動經百萬且兩失之矣此分豁田租所以不可不急講求者也一曰分豁里甲官銀臣按戶部正賦之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科派者雖甚艱難尚有所擬如江西湖廣等處止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戶類有役占反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或空故臣治丹徒時嘗爲之區畫凡官中無碍餘銀悉以起解而不肯科派於民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出舊矣子何苦如此臣曰

奏議表之三

十四

子爲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優免人戶所以充補優免者率顛連無告之窮民耳故非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分豁該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治武康五月亦處置官銀七百餘兩後治成安里甲官銀盡爲除豁致逃民歸農不下數千即間里漸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此則非畫爲定法不可守也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充補優免人戶之



累今若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建言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貪官之贓物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為救時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樂歸原籍而勸趨農桑之事矣此分豁官銀不可不急講求者也夫二者既為除豁則天下之民皆力本農而不患於食不足矣民食足則不患於兵不强矣兵既強則不患於邊境不靜矣此自本而末一以貫之道也若不達乎此則支東傾西終未有善治之期也此外則除治南北田土錢糧不均之患又有不可以不講者如北

奏議卷之三

五

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異今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分里甲猶江西湖廣等處州縣以村分里甲也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還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新地頃畝甚狹社民舊地傾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方之糧有輕則重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革事體不同故田土雖同而科則甚異又以天下各州縣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收抄沒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客作田租為糧謂之官糧及轉賣多年無

復辨驗致重糧人戶盡逃獨累里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此則在大臣各平其心一會議之

皇上黎矩之道遠於天下矣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節該奉行田糧事例官為一則民為一則申府已而該府七州縣已行屢年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該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

奏議卷之三

十

取法於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北各郡皆有官豪之家阻之故也所以阻之者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為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出輕則之田糧不肯為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志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即上下賄緣多方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臣故曰必大臣平心以會議之可也以臣觀之大臣固當熟議尤在

皇上獨斷而已昔禹思天下有溺者若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餓者若已餓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不獲其

所者已推而納之溝中此自古聖君賢臣憂道愛民之心也三代以降此道不復聞矣臣乃今身親見之而不能出一謀發一慮以備采擇實爲有負此臣所以夙夜不能自安者也過不自量累述以所嘗試於民者如此至於備考古今會計之法以經理國用斟酌近世常平之制以給足農民及求所以復

太祖之法以親宗族定戶籍之制以正版圖尚當次第陳之

謝賜甘露疏

臣桂萼謹奏昨承賜臣甘露戒臣不必稱謝者臣聞

奏議卷之三

七

在昔大猷之世道治政治澤潤生民至和與天地同流而休徵嘉瑞以時順應乃理之常無足疑者今

大聖人在上對時育物之誠則殷而臣等將命於下者

正懼未之能行顧旬月之間黃河清甘露降難致之

祥一時並集蓋天心仁愛人君猶父母仁愛其子故

親有懽心必其子有深愛而下有和德必致上有殊

祥無一息不相通者

皇上方且謙虛自居敬畏不怠真親民如傷望道如未

見之心也向使臣等俱能仰承

皇上此心各竭誠以體國則自朝廷以致萬方將遠

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罔有邪氣干於其間行當家給年豐匪且有且而和風甘雨匪今斯今矣程頤有言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臣愚實有望於今日矣敢因陳謝報布以聞

進禹貢圖疏

臣聞古人之學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不傳矣非有大聖人好學稽古寧復考求之乎臣頃在禮部公暇見本部左侍郎劉龍右侍郎徐縉奉命撰補禹貢直解以供

奏議卷之三

八

聖覽用意勤矣臣則曰分章點句按字求義凡學者之事耳

皇上聖明宜無藉此若禹貢者其大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山川緒數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敘千後則列山川敘源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先後經理之本末也

皇上方蓋繁矩之道於天下蓋將因禹貢以考地理之遠近見貢賦之難易爲施教之次第而求所以祇台德先者非若經生學士爲考索記聞謀也輒與臣龍

臣縉節取前代方輿形制以合

皇明一統地圖重為四幅其一別禹九州之限而禹貢導山導水之畧書于其上其一系列山川源委而禹貢田制貢賦之畧書于其上其一載禹九州之域其一列禹五服之制經理分明本末備具

皇上於清閑之燕一展玩之則不煩訓詁而所以法象禹貢之意者舉在目前矣况由是凡講求先王典禮必令列圖與古今書史並置左右則夫因象得意且將有千萬言不能盡之妙論而可以一目俱了者不特禹貢一書為然也為此謹將畫過前圖四幅隨本

奏議卷之三

十九

封進謹奏以聞

論朝覲疏

吏部題為朝覲事據提督雲南貴州四川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伍文定咨稱查得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今陞左布政使徐瓚官係近陞事原推委及查曲靖之去鎮雄地方既近知府俞文曦才復堪委並可濟地方之急而紓

主上南顧之懷其司府朝覲就該以次職官等因到部為照四川統理之地南至敘州之南又四百七十餘里始涉芒部為鳥蠻之裔山川險阨道路崎嶇夷語

弗通教令難馴國朝因其民情以撫治之不過為定其襲替之序而通其朝貢之誠而已乃者彼中酋長因絕爭立為巡撫者正當宣布威德聽其自保應襲之人為之興滅繼絕乃我

祖宗柔遠之道奈何守土之官輕有好功之心遂起搆兵之患邇者朝廷未得其情故令該職相機勦撫近該巡按御史戴金奏來則川貴災傷之餘方懼分崩離析而芒部觀望之虜亦冀定分正名已少安矣况節奉欽依伍文定行取回京則朝廷罷兵息民之議在所當申而川貴督兵齎糧之官宜速罷遣

奏議卷之三

三十

所奏司府朝覲宜如常規再難聚免者也

修省十二事疏

臣桂萼謹題為修省事本月初九日節奉

勅諭比年災異屢見欲求弭除之方欽此欽遵臣連日

會議竊惟天地以生物為心

皇上繼統中興懇懇以愛民為務

皇上一心益與天地無間矣第

恩詔每下有司不肯將行在內或壅蔽不以上

聞在外或廢格不以下布是徒有

堯舜之君在上而百官不以

堯舜之心爲心也茲者天下州縣逃亡載路盜賊滿山夷狄憑陵儲蓄罄竭臣等瘼癘罪無所逃此上天所以爲震怒而災變所以屢作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天下之民凡有赴訴於臣等必曰何不體我

皇上之心是

皇上之心卽

上帝之心無疑矣然則今日欲修省以回天意豈待外求亦惟體

皇上此心施之政事而已昔宋熒惑守心其君患之而

奏議卷之三

三

有君人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夫宋君徒言耳猶能

格天況我

皇上之心與天爲一者哉今將各衙門會議條件開列

事理是非時勢緩急明白上請伏乞

聖裁

一大工雜役臣等會議得自昔中興之君承天下疲

敝之後必有大省興作而後小民始安茲繼修理

乾清宮之後又有

仁壽宮之建小民勞困甚矣然業已舉行但任事之人

會計無藝不可不察聞見今採木已到水次者云已

足用合無聽派木商沿途順帶免其抽稅而盡放天下運木丁夫歸農見今措辦夫價卽准轉作各該州縣里甲官銀其又科辦大木價銀皆數倍之外取於民者卽可特勅免徵已收到銀亦要清查實數收部以備買辦凡百物顏料差官造辦者俱各遣還與民休息待三號等項木植到齊一切物料俱就京招商和買計料完足而後爲之所以大蘇民困以爲

昭聖皇太后祈天永命於萬萬年者也至於

顯陵之造誠不可緩其任事之臣會計無藝亦不可不

察蓋木料已經題准截留見採過上中二號等木其

奏議卷之三

三

餘應買不過碑石顏料等類所用止須十餘萬足矣

而云六十萬兩則所費不盡歸於修陵可知矣武漢

黃德荆岳等府所轄州縣不下五十餘處每州派夫

一千者有之五六百者有之合力併興亦至三萬有

餘矣安陸一州監修官之所居供億之所出夫役之

所聚柴米騰貴必不可言而不見侵恤訪得亦派夫

一千有零可無念乎且炎暑時月萬夫並集涼樓水

飲亦宜更休合無於別部選一善於會計主事齋

勅前往會同督工官估計議處其舊奏帶除陽家人有

誣捏生事者不得留用則大工易集而所以省費安

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其他如王府儀仗原無修補之例正德年間各府承奉等官擬置親王非法奏准以致科擾軍民天下咸怨相應禁止又如江西修蓋真人府第該差太監等官合無行取回京又如教坊司之樂器承應之冠服或並為停免或差官一員之法清查使不得浪費則歲省料價亦不貲矣及通行天下府州縣一切無用之費痛行減免不急之物速為停止其供應必不可缺量去其半要見減除何物停止何工開辦各撫按官查考節流衍源賴上益下此今日之急務也

奏議卷之三

三

一邊牆運河臣會議得近該大臣言官因河運淺塞邊報緊急議道大臣提督改造興修皆為國遠謀甚盛舉也但當時議擬未及會計所費及今行之頗覺煩勞山東河南陝西之民有不堪命合無先

勅兵部取回見差勘處行遣左侍郎王廷相將應議事宜轉奏該處守巡等官勘計奏請待年豐時暇次第行之運河一事則

祖宗計處行之已久累遭決塞不過仍舊修築未聞遠至誤事今聞所濬之地舊日積沙已為泉水衝去而黃河泥淤亦已支流減殺運河已大通矣合無行令

見差管河都御史盛應期且將壞河堤加築堅實新般泥土量移遠地而黃河支流如孫家渡等處亦令河南守巡等官仍舊加功則所省百倍而成功尤速矣即今盛應期亦言舊河已通此可以驗其實矣然兩省之夫當盡散歸農不令有妨穡事乃可臣等又議得河南山東四都司春秋二季京操官兵共將及四五萬人合無審非灾傷地方不免京操者暫借一季免其來京就令各營管操人員押送二處悉付二省都御史分遣修築仍將見在官錢量給工價則公家於河道易通軍士於荒歲易度而兩省小民一旦

奏議卷之三

三

按堵矣

一順夷情臣會議得邇者廣西有田州之征川貴有芒部之役老師費財生民已不勝苦今四川又有播凱之事鎮巡累次勘處分撥分隸之議實土人彼此情願雲南安銓之變由流官之激鳳朝文之變由襲替之爭而畢節各處亦相繼以變告矣大畧雲貴川廣夷人互相觀望

朝廷舉動當否係數省之安危可不慎乎若因其勢收其心而能中彼背禁則地方自可不煩兵而定者必欲力以勝之竊恐民困征求必將展轉無聊或見今

之惡未除而意外之虞又作在唐田俊朱滔之後足  
爲明鑒合無仰推

皇上視華夷一體之心惟法治古之修德深懲末世之  
窮兵不必專主一說在兩廣者委任新建伯王守仁  
使之開誠心號召土民而親詢其所願若用流官不  
必拘資格但務擇人而重委任之若用土官或因功  
大小分爲數州或全付一人仍府之舊但期常安妥  
寧夷夏兩便其在四川播凱者催促鎮巡作速果斷  
衆說紛紜不一但當求人情之同然如見今兩廣之  
處在雲南則安銓鳳朝文罪惡已深決難輕貸然以

奏議卷之三

重

夷攻夷昔稱良法宜令尚書伍文定明白示諭有能  
除安銓鳳朝文一起兇惡渠魁而以一府歸順者即  
以一府畀之有能除一村之害而以一州來降者即  
以一州授之有能除一村之害而以一村來降者即  
以一村與之小者授長官等號大者授知州等職使  
世守其地各該提督等官俱要盡心體

朝廷好生之德懇切布告使彼知

朝廷所以不宥岑猛安銓鳳朝文者以其貪淫暴虐賊

殺爾土人搶劫爾鄰封

朝廷爲天地夷夏之主不得已而興師動衆止是爲土

人雪讎然土人近亦拒敵天兵者實畏彼兇威事  
得已非爾罪也首惡既誅之後必使爾等各得所安  
一應事務俱順爾夷人之心寸土尺帛

朝廷無所利焉如此而天不助順夷不歸心無是理也  
但慮爲將領者或意在貪功或有所畏忌心不誠令  
不信則不足以感人心而安地方也

皇上稽古勤學以二帝三王爲法者也夫帝王之道修  
德以來遠故舜干格苗萬世稱聖而窮兵黷武王者  
弗取也又照浙江先年倭夷之變由寧波人宋素卿  
與夷使構隙相殺所致今宋素卿及經該地方官各

奏議卷之三

重

治罪有差但彼時指揮朱璉等被夷人虜去彼國遺  
下夷人百餘名亦見在紹興府各處羈住支費日繁  
民力不堪夷貨若干見貯官庫近雖准行文彼國問  
罪處置并行浙江鎮巡將夷貨違禁者解京其餘變  
賣及造船送前項夷人還國至今未見下落況前項  
夷貨未貢即有變故若即解京變賣恐於國體未宜  
合無行令浙江鎮巡官作急造船將見在夷貨照舊  
貯庫盡行開具數目公文付與應還夷人仍與勾通  
海販米等項令見在京琉球夷人帶回本國仍查照  
原奏行文順賞國王將前項惡逆之人盡行處置前

項貨物何項人貢係解京之數何項貿易係應還之數并送回指揮索璉令彼將前項緣由一一明白照數開報文移以憑施行待有差來謝罪或進貢之人方將夷貨入貢者解京貿易者給還仍行該衙門着令琉球夷使用心順帶并琉球國王知會差人轉送毋令失所乃重國體而信遠夷之一道也

一通鹽法臣會議得淮鹽二三歲來日益湧貴議者多曰官鹽阻滯私鹽盛行夫官鹽果阻滯歟宜鹽引不行而嘉靖六年以前何無引不盡而買窩者肯增價乎私鹽果盛行歟宜鹽之賤也何去冬鹽一斤至

奏議卷之三

主

值銀六七分乎臣等實考而知其源矣蓋淮鹽每歲以七十二萬引為額而水鄉免徵在焉數省生民日繁宜不足用先年藩國請求勢豪夾帶歲不知幾百萬雖

孝廟未免也至正德而濫極矣我

皇上中興法令嚴明請求夾帶之私已絕雖客商私鹽不能盡斷數亦不多宜乎鹽價之日貴也竈戶餘力煎出餘鹽亦置之無用深為可惜合無請

命漕運大臣無理鹽政竈戶正額之外煎有餘鹽聽令報官變賣量徵十之二三一可以救貧竈一可以平

鹽價其餘鹽所賣之價分解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德滄天津等處有收之年糴買雜糧收貯官倉若江南荒歉米貴量收折銀却將各倉所貯之糧轉般入京以足四百萬之數各處折銀通解漕運大臣分發各處以為糴本收成之處歲歲和買荒歉之處時時折銀輕重相權遠近相濟本末無資通融會計不泥陳跡不三五年國賦必多而漕運之困亦甦鹽法大通而賣窩之弊永絕矣

一免解瓶酒以省煩勞臣會議得南京歲造瓶酒雖係舊規但法久弊生虛費錢糧無補國用兼以水

奏議卷之三

主

陸運載附搭私貨動擾軍民殊不堪命節經官及大臣定議改造未蒙俞允者重更張也即今地方灾傷漕河阻塞勞費尤倍合無准改光祿寺依法辦造則歲額不虧而快船夫甲行糧及沿途往來夫役廩稍俱得省免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

一均寄養馬以優畿甸臣會議得順天保定河間三府寄養馬匹以備緩急近年以來地方灾傷民受養馬之累十分不堪蓋所屬州縣地多者莫不託為優免人戶以逃避也夫人不偏優則戶不偏累况

國家優免之制止是雜差凡寄養馬者地上糧差已免



其半而不養焉可復不徵其稅乎此誠不通之論不  
平之政也查得嘉靖五年以前此法尚未輕變至六  
年各縣逃差姦民捏奏

命下該部知道即用強不由官司張主盡推養馬於無  
力不肯投托勢要之家者而寄養之法大壞矣當時  
昌平知州固執不從輒假他事凌辱州縣遂莫敢誰  
何而畿甸之民騷然矣合無特

勅改正惟不堪充軍之馬准歲一採賣以休息之

一收淨身以恤無告臣會議得各處淨身男子節犯  
明禁本當重譴但干碍人衆先曾遇革量應處置合

奏議卷之三

手

行各該有司督令里老人等開報年甲籍貫一月以  
裏送官查審老壯分爲兩項備申該部將年力尚壯  
者酌量派發各王府自親王以至將軍中尉郡縣主  
郡縣鄉君及凡勲戚之家供役各該有司聽候本部  
公文徑自起送取收管繳不必令其赴部私自逃回  
者問發邊衛充軍其老弱病廢者聽就本家養贍若  
已無倚靠查發養濟院照例收贍今後再有私自淨  
身者本家發邊衛充軍兩隣不舉一體重治

一收壯勇以廣將才臣會議得先王之盛以聘射之  
禮收天下之勇敢有力者故用於禮文則禮盛而不

疲用於戰勝則功成而不競勇敢強有力之人貴於

天下如此近世考較文藝之外更無別途此民間豪  
傑所以間起非惟不得其用而往往爲害者有之臣

等以爲莫若即此收之既獲將材又足弭盜策之上  
也合無 勅下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

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  
以爲民壯其良民不願者不強既選在官軍則任以  
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名量加優異使之  
自重凡拿賊積勞量授職事以旌賞他日大將亦從  
此出如或犯罪即發遣邊衛以立功不過因民壯之

奏議卷之三

手

工食易濫官之管事即足以養此輩而榮其身矣在  
京者補伍團操一體提督在外則着各州縣選委佐  
二一員提督所部分巡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監臨  
之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爲

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一矜恤高牆庶人臣會議得鳳陽高牆庶人有祖父  
得罪於數十年之前而子孫至今淹禁或夫男已死  
而妻妾未蒙釋放者恐非罪人不孥之意先年寬詔  
欲行查放彼時撫按等官不能奉行以原犯卷案不  
在本處爲詞其事遂寢合無 勅下該部行令撫按



將高牆見監男婦盡數查出仍吊各犯原卷案分別輕重等第但有前項情可釋放者具由奏請發還各該府收管既免其淹禁之苦以仁族亦減其供給之半以恤民於感召和氣實一道也

一蠲免帶徵錢糧臣諭議得近年地方災傷累奉明詔量與蠲免租稅候年豐帶徵竊謂古之取於民者凶年可減豐年不可加若暫免於前而併徵於後則其害尤有盛於不蠲矣合無勅下有司凡係災傷蠲免地方除已徵在官而糧長侵欺者不免外其餘悉免帶徵亦所謂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賜矣

奏議卷之三

三

一謹巡捕之職重賊官之法臣會議得捕盜一事

國家甚重設民職於各府州縣者所賴以聯屬保甲以安輯地方設軍職於京城及在外各衛所者所賴以追勦捕捉以防衛地方近民官多羅織平民以獲盜計功軍職多妄報首級以殺掠為尚本以化盜從良者今反以激良為盜殊乖國家建官之意合無通行撫按衙門嚴加究治領兵官須約已率下申嚴紀律所過之處不得秋毫有犯擒斬有名劇賊衆證明白方許報功違者以故殺抵命其民職有縱容積年捕人公行羅織以疑似執民不肯開豁者軍同革職

致死者以故殺罪之如原報賊情有虧枉者就與分豁如此則地方得以寧謐而不致激民為盜矣又照內外犯賊官員所以累經罷黜而不畏者以所犯非枉法賊雖盜千百貫而罪止充徒故也夫犯重罪枉法減輕賊僅滿貫即得充軍其各司及府州縣官於所治之民或為人誣告人命或為人誣舉為盜明知其冤乃加嚴刑逼取財物方免以致賣人妻孥破人庄產而不顧其視強盜以兵刃劫人而取財者實異事同情也顧罪止充徒人豈畏之哉合無定為事例凡各司府州縣官有犯前項強索無罪人財物至值

奏議卷之三

三

銀伍十兩以上者問發遠充軍如詹事府少詹事霍韜之論則法行而貪官始畏矣

一重守令之選去媚嫉之人臣會議得天下州縣正官於民最親今選途大隘各處有缺率多揆資除補此所以不得實才而小民之困不可救也合無今後吏部凡遇州縣正官有缺許不拘資次但聽選者俱得從公揀用庶守令得慎簡而小民始可安矣又照六部九卿衙門及在外布按二司各建長以統治該屬以分理屬官雖卑事得專達者所以通壅蔽總群謀也乃者各衙門屬吏或不關白長官有所論列為

之長者輒加意裁抑必使之垂頭喪氣不復敢建事而後已又有一等巡按御史於親民正官責其過州縣相見及經年累月供其差委或自欲立事以至少拂其意則凌辱加之前後相承以為綱紀蓋不惟不耻已不若人而又媚嫉人之勝已此平天下者所不欲與同中國泰誓所謂邦之抗隄由一人者也合無自今禁革六部九卿各衙門有妬忌屬官修舉政事者及兩京各布按司上司官有將隔別詞訟差委州縣正官致曠本地方職事及該管本府以時節小事責州縣正官不叅謁亦因而媚嫉之者 勅吏部

奏議卷之三

科道等官專一查訪指劾重譴則正官不致曠職蔽賢者無所容人人思為 朝廷立事矣

論日中黃塵風霾疏

太子太保臣桂夢謹奏昨日中黃塵四塞風霾拍天蓋必有盜賊之虞臣切念

皇上敬天勤民其何以為情也臣又思此無足為皇上慮者蓋大臣之咎天意自有在也臣讀皇極經世書見祝秘論唐虞之際四凶在位洪水為災以為當第六會之交元經會之運卦在同人上爻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故四凶非細故洪水非小珍惟堯舜

能平定之臣考當時堯舜盡孝弟之道無為於上而海內卒致時雍者下有皐皞稷契為之輔相而八元八愷九官十二牧各得以行其志而已今凶人雖去而在位尚多有愧稷契此天所以示警戒也正德以來積十有六年災政民之財力竭矣蓋當正德六年以前天下雖貧生民猶有固志及

乾清宮災後十餘年間窮天下之力以修之天下始多事矣此

皇上所親見也邇者又有

仁壽宮之災

奏議卷之三

皇上初心即惻然憫念欲暫停工作此順天應人之大機也臣即力言於某等令仰成聖意以安元元而當時臣工力阻臣以為

仁壽宮所以奉

昭聖皇太后者今

皇上於

世廟則急於成功而獨緩於奉

昭聖之宮人得無議乎臣曰

世廟所以奉神君子將管官室宗廟為先理固然也況此工之停所以成

昭聖之儉德以結萬姓之懽心正為

昭聖皇太后祈天永命之道也人誰得而議之既而臣之言不得行不及二年中外復焦然不寧而人莫敢以為

皇上言者即如臣原籍地方有一上清宮之後而小民之逃口不可止夫民逃無聊何所不至盜賊所以興也由是言之所以致今日之多事者豈非大臣之咎乎臣誠知

皇上有堯舜之德而天變如此正唐虞盛時所遭之事也但今日大臣多不恤小民艱難逆天拂民之事實

奏議卷之三

三

多有之待臣會同六卿議定之後必將得其端緒惟

聖明收神自愛臣不勝懇切謹具奏

聞

文襄公奏議卷之三終

文襄公奏議卷之四

南京應天府通判前奉直大夫男戴校刻  
密論四事疏

太子太保臣桂萼謹奏臣已會六部九卿議擬民便事理於本月二十四日具題外但中間頗有事屬忌諱多官每嚮不肯明言者臣察知之即不究竟其說謹列為四事密奏伏乞

皇上採擇特勅內閣示以此四事必非外臣所能言特令傳示施行務見出自

聖衷則上下交應而天人協和剋刻可致矣謹具奏

奏議卷之四

一

聞計開

一放宮人臣聞漢人有言宋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失陰陽否隔嘉氣不興其驗有如此者今

皇上齊聖清明聲色不邇而後宮女御方諸古制猶為太盛願擇賢者勅留數十人餘悉出之使各有歸則內外無怨曠而天地之和應矣

一止織造臣聞堯舜繪衣綉裳以治天下故三辰旂旗以昭其明火龍黼黻以昭其文所以嚴等威象有德往者

皇上臨御之初章服未備遣官織造固以致辨名物共  
用事祖述堯舜而已一時大臣矯抗自便顧欲中止  
其不知禮亦其矣今乘輿服御略已盡制斯役罷止  
諒惟厥時伏願特 命輔臣準古者大裁損服之典  
不待工部復題科道之言而先行之則出於常情萬  
萬矣

一罷鎮守臣聞唐虞三代之制四海九州建牧置監  
而已今天下各省撫按之外遣內臣鎮守事權渙散  
政出多門剝民爲害不可勝計雖其間時有安靜賢  
者而附勢聚歛亦繁有徒終不若無之爲愈伏望

奏議卷之四

二

皇上斷然復

太祖舊制除百數十年弊習罷還鎮守不更差遣使天  
下黎元咸得樂業則雖有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實爲  
慶幸

一却祥瑞臣聞和氣致祥華氣致異今休異並臻臣  
固以爲祥應 聖德而咎在臣等矣

皇上謙恭自居乃不以祥瑞爲喜顧以災異爲憂臣謂  
此卽春秋書異不書祥之盛意也願更推明 德音  
布詔天下自今雖有嘉祥毋得上獻惟一切災  
祲許直言以聞則讒諂面諛之人不至而謬評輒爲

之詞無自而生矣其某本部已發遠方外任覆本中  
但言

皇上不輕棄人其有故去官者

皇上未嘗不從本部量才叙用初不見

皇上抑詐僥不信之意則 聖德如天而人莫窺其際  
矣

申論織造并十二事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今  
日承遣官示

聖諭云所來之議未免偏滯之事

奏議卷之四

三

大聖人神明一見決矣誠非常情所能及也昨言織造

臣實知之邇者在外管織造官於 御用諸服色殊  
不着意多以濫惡者上進臣聞

孝廟嘗於朝覲時令內官率天下方面官以其所造之

濫惡者示之天下方面官莫不震恐士大夫乃始竊

嘆人言

天子至尊不知其所服乃如此至正德以來凡天下解

進段疋收管者又止索要使用而管造解官亦止以

進納使用爲重故 御用及賞賜以下段疋濫惡極

矣比照常例差官實

皇上至明至恕之心也臣所以不欲會議輒因人情密請每曰

皇上必自有處其前所論各布政司管織造之不職臣亦屢對百官盡言之矣

聖諭又云具人府一事只是差去官所擾害耳論其費不多臣等前後議亦皆謂取回差人非盡以所費言也其他如工役之估計過多所當覈實與邊牆運河之相度時宜順夷情所以安偏方通鹽法所以救凶歲瓶酒之改造所以安南畿之民養馬之均寄所以安畿內之民矜庶人乃睦九族之一事免帶徵乃安

奏議卷之四

四

萬姓之一事巡捕賊官之禁淨身壯勇之收亦皆所以弭亂於未然至於去娼嫉重守令之選尤所以安萬國安庶官之要蓋臣與李永勛胡世寧等三數人經歷外官之父老之見以此為至不能復有他說也其平生迂闊

會題本昨日日中已告於各官進呈訖不復更進以重煩瀆也

請許言禮諸官認罪疏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桂萼謹奏昨見吏科抄出主事陸澄悔過之奏可以驗前者典禮之議人心初未嘗死特以一時智巧之士操兩

可之詞不肯實言是非故群迷牢不可破而設計搆陷之鋒其可畏有如此者臣所以於

皇上手勅欲乞通許認罪以歸結此兩可之論也今謹就澄本題復仍乞通行內外各衙門知會凡議禮妄言之人有能知非悔過如陸澄者俱許披露肝膈自陳其逼脅誣誤之由具本認罪量情輕重特旨減末此實補前日手勅之所不足而絕兩可之原者也蓋減末量情則斟酌可否必出聖裁人固不得而用其奸者伏乞

皇上特勅內閣行之使不為不同志者所阻則於萬世

奏議卷之四

五

公案有助多矣

論田寧事宜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昨於推補田寧府知府之後復詳兵部咨文見新建伯王守仁處置田州事宜內稱已委化州知州林寬在於地方經理府治若即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忻然過望必且樂為不倦有益地方決知不少蓋土目之與林寬既已相安此時必日夜望有成命也及請命於朝乃更選新官不用王守仁所議是王守仁以輕

易請而朝廷反以重且難者應之大失守仁處此之深意矣臣昨即謀於內閣以爲守仁處此於林寬之爲知府岑邦祐之爲知州土目之爲巡檢皆先輕易視之而姑試之吏目試之以試巡檢內嚴

朝廷尊大之勢外繫土人求望之心馴之使不驚乃所以見今日知府之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者也合具題請再下本部暫依守仁所議卽陞知州林寬爲田寧府同知署掌本府印信三年之後果實心効勞地方寧靖卽將林寬陞授知府責之久任則事體歸一旦異日萬一復有難處之事亦易於更改而守仁不能追其責矣內閣咸有難色止曰成命已下幸勿再勞

聖聽臣亦誠恐

皇上實厭更改故不敢執奏但預救此誤不可不以聞也夫王守仁在兩廣所處事宜一用臣請起用之跡撫輯人民保固封守而已蓋此法誠心行之必取實効但一過而去則是守仁或以詐撫土夷或以詐聽亦自懼其不能持久此又不可以不察也今又聞御史馬津亦復論薦是皆急於守仁去任計也伏乞皇上特令內閣弗許守仁離任責以撫處三年則兩廣

奏議卷之四

六

之事大定而所設之官可以一聽其自爲此委任責成自古任用才人使不得爲欺罔之道也

論薦工部尚書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茲工部缺尚書群議咸謂工部錢糧費出無經收買百物價之豐約隨時高下尚書非其人卽隨物科買高價花銷又倚公派辦上虧公帑之藏下破農夫之產所以水利爲之不修而凶荒相仍小民爲之逃移村落蕪穢者數十年矣今既推用必求歷任外官深知民隱而廉謹小心有智計能會笑入不敢欺者而後可衆謂惟刑部侍郎劉麟乃可

奏議卷之四

七

堪任臣謹用衆論以麟推用而以南京工部侍郎何瑋陪之瑋清謹雅望近似劉麟而才則不足故以爲陪耳謹具奏聞

論王親就京職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今日早少傳張璉問臣曰詔中先有一條言王親許就京職事乃少師楊一清主也璉請除去聞少師舊在吏部時曾以私用王親史魯爲給事中有人劾之子知之否臣曰祖宗不以王親爲京職所以保王親也弘治九年寧王之甥王春親弟朝卿中二甲進士寧王百計爲之營

求京職當時大臣皆不敢止得外省知州故近有吏  
魯事天下共駭揚少師為之去官今為執政又敗公  
然開 詔條于魏曰吾已言但

皇上未得親見

武宗當時為此甚怒處于當盡心發明臣於朝罷時謹  
即抄本部題稿一通隨此座 覽

請珍調攝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初二日至今日免朝臣無任  
瞻戀已聞

聖體復常臣無任喜躍伏惟

奏議卷之四

八

皇上至性澹然無所嗜好宜六氣不干而亦時或有不  
免者百官咸謂

皇上耽玩經史而又有政事之勞則醫家所為勞倦因  
致外感理固有之者也臣竊以為人心之用記憶思

慮二者而已思屬魂記屬魄苦思強記魂魄斯勞此  
先儒所深戒於後人者也伏願我

皇上於經史之言從容玩適不留神強記不着意鑽研  
則義理自得而可以養心於政事之接從容聽斷廓  
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則物各付物而自可以成化  
如此何至有勞倦之患自古帝王所以心常清靜常

秦書考且寧以保我後生者也臣至愚不勝過慮伏  
惟

皇上垂察

論保輔之職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暫免視朝二十二日視朝經

筵欽此切思臣之職與保

聖躬每欲追述舊聞以上助珍攝萬一緣在免朝之日

致齋之期不敢以進今於聽治賜講之暇願少陳焉

臣聞黃帝岐伯之說曰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

奏議卷之四

九

之理適嗜慾之節無恚嗔之心外不勞形於事內無  
思想之患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故形體不疲精

神不散可以百數十年而無患也臣謹括其意義為  
今日起居飲食衣服氣味之宜為二條以進 計開

一臣聞天有晝夜人有起居春三月天地俱生萬物  
以榮則當夜卧早起以使志生此春氣之應養生之

道也逆之則傷肝言肝屬木春之主藏也夏三月天地氣交萬

物華實則當夜卧早起使志無怒此夏氣之應養生

之道也逆之則傷心言心屬火夏之主藏也逆秋氣則太陰不

收肺氣焦滿言肺氣逆而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



濁沉沉不能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浮沉於生長之門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也

### 右起居之宜

一臣聞一日之間人有喜怒一歲之間天有寒暑經曰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夫居處游適自有動作惟古之至人形體小勞而不疲思慮小勞而不傷省言語以養氣定心志以安神其衣服也欲涼則清不

### 冬藏卷之四

致冷欲煖則溫不致熱凡香氣輕清達上竅而鼻受之太多則陽氣一於上升而不能降滋味重濁達下竅而口受之太厚則陰氣一於下瀉而不能升故古之至人衣服居室貴潔淨而不貴馨香飲食滋味貴烹飪而不貴燔炙以爲燔炙者不能潤澤味以養陰反得燥烈以銷燦之人之陰血豈不日敗而致精少乎此飲食之大忌也馨香者不能集飲氣以養陽反令飛揚而飄散之人之陽氣豈不日耗而致傷神乎此氣息之大忌也伏乞

皇上於衣服居室少減馨香但取清潔以安養一身之

陽於飲食滋味以屏除燔炙但取調和以安養一身之陰而後如前所論而行之則陰陽日滋血氣日壯矣

### 右衣服居室飲食氣味之宜

以上皆就日用所急者述其大畧如此其他如周禮本草服食法與史傳中所載子產孫思邈等之論皆有益於攝生之大者臣竊以煩瀆爲懼或

皇上有取焉尚當次第以聞

### 又論珍攝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八月二十三日奉

### 冬藏卷之四

上

聖諭卿備陳以時攝養之方足見忠愛朕當朝夕觀覽以爲調理次第之陳朕願聞之用茲以復欽此切念臣氣質凡庸聞見陋狹何以備

皇上顧問特一念奉舉自不能已茲謹先開列子產孫思邈之關於攝養其切者竊附古註及臣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以釋其後其素問本草諸說尚欲隨時令列圖以進然未能急遽成也計開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四時并日分於四時非盲春夏秋冬也古註云凡人形神有限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



不用則昏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當勞逸更遞  
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  
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  
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政前使形神更新  
卽下文所謂節散其氣之道也於是乎節宜其氣勿  
使有所壅閉淤底以露其體節品節限制使不過也  
宜散也淤集也底滯也露體露骨也言人形神專於  
一事則血氣集滯而體疲骨露壅滯謂障而不使行若  
土壅水也閉謂塞而不得出若閉門戶也淤謂氣聚  
底謂氣止四者皆是不散之意也氣不散則食不消

素養卷之四

主

食不消則食少食少則肌膚瘦肌膚瘦則骸骨露也  
言人之養身當須節制過勞而又宜散其氣勿使氣  
有壅閉集滯以露其形骨也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形之與神相隨而有形以神爲主神  
以形爲宅也形強則神強形弱則神弱神常隨形而  
盛衰也既露其體骨則神識亦弱故使此心不明以  
致照察失宜而昏亂百事之節度也今無乃一之則  
生疾矣一之謂專一不遷易則形神偏用以致獨勞  
而生疾也 真德秀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  
之也夕無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

逸之也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  
則夜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其可惑溺無節乎子產  
此論尤人君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 孫思邈曰體  
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心爲之君心欲小膽欲  
大仁欲圓知欲方 臣按思邈之意以爲人身視天地  
攝養人身與變理陰陽只是一理故體無不可愈之  
疾天無不可振之灾以心爲之君而已矣君尚恭故  
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言人能小  
其心使恭謹有如此者則形神何敢有過用乎膽爲  
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

素養卷之四

主

大之謂也言人心雖欲小然以膽爲將膽既爲將則  
果斷有如此者又豈復爲情欲有所留戀乎仁者靜  
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改方之謂也  
言人能使其心定靜如此則天下何事可以移易之  
乎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圓之謂也  
言人又能使其心動活如此則天下何事可以羈縻  
之乎又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  
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  
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  
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勦不

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此又極言畏懼之道其大如此然思邈此言爲衆人發耳

皇上嚴恭寅畏至性天成而剛明果斷無所繫累定靜有常圓融無滯大小方圓之理備矣伏乞 時覽之以自考焉實治身治天下之道

### 論災傷除租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今陝西四川山東河南及蘇州松

奏議卷之四

古

江常州鎮江湖廣廣東等處亢旱踰時山枯川涸饑饉存臻餓殍填野而外則川南之征討甚急內則有司之催科日嚴愚竊甚憂之夫民窮則盜起盜起則兵興兵興則賦急賦急轉隱禍亂轉劇理勢必至况川陝河南遼東湖廣兩廣當帶夷之衝而蘇松常鎮又財賦所自出矣今不啻後悔無及臣查得京通二倉見在銀米尚有五年之蓄雖未敢比隆

祖宗盛時視正德年間所積固已倍矣

皇上又制節謹度恭儉敦朴以爲天下率先軍國之需宜可常足欲乞

聖慈憐憫前項地方軍民遭此旱毒凜然日有溝壑之

憂特 勅戶部查照災傷分數將該年稅糧不分起運存留全災者即與全免九分者免九分八分七分者免七分其河南等八布政司王府祿米又缺公私俱竭卒難處補乞截留本處起運存留錢糧以原欠十分爲率先補五分以紓困乏行取都御史

回還以絕生事擾害之端而四川貴州一切可以暫停之征討申令各守地方待其自定庶幾親親仁民賑災止亂一舉兼得較諸區區保倉廩之歲而聽其紅腐起殺戮之慘大傷天和而百姓艱難一切不顧

奏議卷之四

圭

至於事已危迫則又加兵四出賑濟多方旋爲之圖緩不克濟者爲謀遠矣臣之職與制國用近又見各處進奉官員每言必泣故不覺深憂過計如此又竊惟賞慶刑威天子所獨馭故天下德位名壽莫不歸焉人臣不當與有者也古之事君者嘉謀嘉猷入則以告於君出則曰斯謀斯猷皆我后之德是以功成而天下無妬忌之心也臣前此諸凡節省有足以安輯天下之政者所以必 請由中出後

皇上令臣自陳一二事則人人懷爭競之心既已潰勞聖慮實人臣之大罪也易曰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

人臣之道自當如此今茲除免糧賦又係曠蕩殊

恩必須制由中出使天下皆知恩之所自上足以

成君惠下足以和百官而德之流行速於置郵傳命

矣臣連日與都御史李承勛商畧相同昨又與楊一

清細講因期與一清同心行之一清亦謂此事極好

但要查得京通銀米有餘實數除足穀今年之給再

可穀支五年即可行也臣已就太倉尚書李瓚取有

實數云足穀五年六箇月零十日支給臣又因極言

皇上愛敬老臣之意勸之除舊更新一切以至誠仰答

似彼亦有惕然感悟之意雖未知其終當如何但臣

奏議卷之四

末

不即去猶能隨事為

皇上言也

復論災傷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以四方災傷念

皇上憂勞萬民戶部職司民命者方若罔聞臣用是痛心為之密切體訪得知京通倉庫錢糧實數亦既可

穀五年陸續月有零遂連日與少師楊一清商之以

為可諸

皇上廣沛恩澤救此大災一清亦為感動奮發已於本

月初二日奏上而未蒙批答豈是日以同關防二

到連進而

皇上偶未盡覽乎臣實用恐懼蓋本部欲奏事件尚不止此特以今日切務莫有急於此者而不蒙批答

則他事豈復有當言者哉一清昨日又謂臣當再密

以請故不敢以煩為嫌也

論免租及山西賊情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初七日伏承

聖諭免賦稅以寬天下事待禮部年例類奏災異章上

議下施行

聖明之見出於尋常萬萬矣臣今日見各官亦皆以災

奏議卷之四

主

傷重大欲禮部及早奏請下會議臣謂方獻夫曰

皇上憂勞小民旦夕甚切今徵收田租法以十月開倉

倘

皇上有浩蕩之恩宜及九月十五日以前則民受實

惠少遲之即成虛應故事所謂黃紙雖蠲而白紙已

先催者也伏願

皇上於禮部奏上之日即時特諭內閣令戶部責

令管倉尚書即時報見在京通倉庫米銀除穀嘉靖

八年支給之外還盤若干年分即以其餘斟酌行之

以為蠲免起運分數其不免之數俱暫准各處一年

存留以少助各王府之祿木各軍士之月糧則不測之恩一旦從天而降四海歡聲為之動地矣但此事係

皇上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必一一出於特旨然後可以收福威之權故我

太祖高皇帝所以叮嚀於祖訓以速行為主大臣不得一毫干與以分其權者也

聖諭又云山西賊情當作何處臣已備訪其初止陳卿父子二人畏罪不出宜令該州知州緝而捕之者知州不職以推二司二司不職以推巡撫巡撫都御史

奏議卷之四

七

不學無識輕躁妄動遂請用兵而本兵者又不知事體遂請命將出征廣召客兵大費糧餉大殘生靈而不顧恤此所以議論不一而平定無期也臣以為雖有成命令其進兵然任人不專為謀未定且州郡有司既先失事而巡撫布按又各不同心況四散之兵消息不通先聲大揚脅從益固適所以與之以必死之形勢此自古兵家之大忌者也合無待兵部復給事中周祚等本到即特旨云師克在和都御史已與守巡官各不同心而該州知州等官又已累失事機還着吏部即推深知山西事情慎密能斷

者一人量需憲職以代之別擇有才力知州更換其任澤潞二州之官罷遣客兵以節財費以安被害地方之民聽其調用鄉兵漸逼巢穴仍暫許便宜行事不得過制則地方平定有期而意外之虞可免若不

出此費財傷民將有言之可為痛心者臣實不敢隱忍不預言也

皇上若以臣言可采更乞特傳

聖意戒令今後腹裏地方一切盜賊再不許輕擾動調官兵開報首級止行有司緝捕一一復

祖宗舊制并申令巡撫衙門戒其只一意以存恤被害

奏議卷之四

七

地方為務各守封疆以安閭里不得生事貪功今見在兩廣新建伯王守仁可特勅獎勵就令以本爵鎮守兩廣差去雲貴都御史伍文定便可取回別用臣於議擬改用事理具在別封隨

祖訓一條別錄上呈

復論山西賊情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今日兵部咨到本部為山西賊情節奉

聖旨其勦無成功吏兵二部即日會推相應官員星馳前去交代畢日回京該州知州另擇才能濟事的調

用欽此臣聞山西原任布政楊維康見在部聽選河南附近地方安陽縣主簿在京運糧隔別召來審問咸云山西陳卿家富而所居在山險處頗窩四外強賊有賊人袁姓者與陳卿父子世讎將陳卿窩賊事情首發本該責令有司緝拿而某輕率請兵以致悞事又行招撫及

聖旨聽其撫安而某又執投降之人下監此所以勦撫兩失也為今之計但得一人以換某則功成而少殺戮之慘矣臣既得其說又思差人既定合乞

勅中明言某任情舉兵撫勦反復民疑生變法所不容

奏議卷之四

三

已着令回京但今徵兵四集業已臨境一鼓攻圍勢必殄滅猶念爾潞州土地在疆理之內最為密邇而縱兵誅鋤奏報首級殊非

祖宗之制特命爾速往宣布威德務要先盡其情而後進勦外不可失體統之嚴內不可傷好生之德則兵雖集而進止隨宜威既揚而恩意不失山西之民莫不感泣而思奮矣所推都御史甚難其人惟見在保定地方巡撫王應鵬仁愛有謀庶可以將順皇上之德意著其他人不能及也謹先具奏聞

請面諭群臣薦舉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任吏部將及一年茲朝覲考察在邇夙夜憂思恐負

皇上求賢立政之意但人材難知必賴詢訪節該題奉欽依通行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公薦舉以備推用至今未見舉奏蓋緣此例累年有行人多視為虛文莫肯體悉臣聞

太祖高皇帝嘗面諭群臣各舉所知

仁宗皇帝亦嘗令群臣薦舉當時訪詢遍及下僚既博

且嚴是以內外諸司往往得人寔皆薦舉之効今此意廢失既久必非尋常文移所能復舉臣展轉思惟

奏議卷之四

三

竊有一策請乞

上裁如蒙 采用宜及今天氣未寒於朝禮畢少假片時面諭群臣人給揭帖一紙就於御前各疏所知則廷臣自不容於推避而莫敢不盡其心况事出俄頃人之私意未萌所舉必公即其所舉又可驗其為

人中外賢才可以盡知皇上置籍禁中從而加察 勅下吏部遇有員缺將異材者不次推擢其餘量資推用

皇上於推舉之際一檢閱間知人官人之道得矣是爵祿予奪之柄一歸于上革大臣市恩之弊塞小人倖

進之門遠者必達屈者必伸是小勞不過片時而大明照于天下雖舜之開四門不是過也臣不敢顯然論列輒以密疏上聞者蓋百年曠典必須斷自

聖心一朝舉行俾出常情意料之所不及乃足以風勵百僚鼓動四方使之傾心嚮慕以成政治竊自以為宇宙間光大感動一大事幾也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其延訪事節并具于后計開

一豫備合用物件及戒令百官查究門籍先期一日令光祿寺陳棹數百張于左右順門廊下司禮監書堂備筆硯硯水筒數百于奉天門西房該監具白紙

奏議卷之四

圭

揭帖六七百聯簿十本每本約紙百餘葉刊字板數十條刊字刷印人匠及合用物件俱各整備候候至巳時分

上宣司禮監官發下舉薦人材事因令逐行刊刻如試場刊題目樣子摺成一版長大與揭帖同即便刷印各揭帖之首仍編號用司禮監印記鈐蓋俱令謹密內官監視收候次日捧侍就傳令錦衣衛鴻臚寺次日點門籍

一擬延訪議註

上草朝預戒鴻臚寺官員於門東立司禮監官之後奏

事鳴鞭畢司禮監官出傳帖授鴻臚寺官鴻臚官受帖御前跪奏云有旨與退立寶座東少前宣云內閣吏部堂上官東閣伺候各衙門凡進士舉人儒士秀才出身七品以上官并行人等官俱原班伺候各承旨畢鴻臚寺官又宣旨云衆官人仔細看揭帖上舉薦人材事目不許錯誤錦衣衛看者宣諭畢

上還官錦衣衛着校尉人等擡卓重行擺列御路兩傍六部并各屬序立于左九卿并各屬序立于右侍班內官取筆硯硯水筒盛水各官以次就卓近侍內官將

奏議卷之四

圭

所捧揭帖下階人授一帖寫訖司禮監官收送東閣內閣吏部堂上官看驗畢吏部該司官一員監同內閣書辦官照揭帖騰寫上冊所薦某官姓名大書標出分註某官姓名薦辭雖十人二十人皆薦亦一一分註其下更不重標候通寫畢逐一對過無差將揭帖連冊一本繳進御前備照一本發吏部堂上官再加嚴訪如有不同備細開註通行照依所薦官員內外衙門品級另造冊二本一本存部一本繳進御前以便觀覽

一擬舉薦人材事自刊印於揭帖之首凡十條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十三年夏四月諭群臣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陂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我仁宗皇帝於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諭廷臣亦曰君以求賢爲務臣以薦賢爲忠爾等爲朝臣宜體朕此意悉心訪求勿苟徇私情不顧公義古人云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亦以此觀爾今

奏議卷之四

五

謹法 祖奉 天開列延訪事宜于后

一今日薦舉人材關係重大各官宜熟看事目深思所薦人材備細開寫務要得真以免輕濫貽累之悔毋得相顧交接失儀取究

一各就揭帖面上自書某衙門某官姓名

一每人舉薦人數不拘多少雖少亦不許下十人

一不拘見任在京堂上官科道司屬等官及在外方面官府州縣正佐官儒學官及養病養親官但有所知並許薦舉

一致仕考察緣事罷閑官果有德行才識卓異過人

先年委係被枉可以相信者一體薦舉其材非出衆者不許妄薦

一未仕人如舉人生員儒士人等果有才德過人者並許推薦

一所薦不拘鄉里親故但係所知不得避嫌隱蔽

一曾經附送及干碍行止德行素虧者雖有美材不許一槩混薦

一開寫所薦姓名亦要略具籍貫出身緣由備述材性行檢實事及宜於何等任用如堪大用堪巡撫堪翰林堪京堂堪方面堪知府堪繁難州縣正官之數

奏議卷之四

五

並要明白開寫

一各官書寫或至移時量給茶餅其膳寫官或一日登冊未畢許吏部該司官監同封收次日再寫其量給飲食皆出特恩不敢擅擬

悼靈皇后喪服五疏

其一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聞記者言天子之與后猶目之與月故臣民之服即無不同是爲臣民說非爲尊者言也臣竊以爲天子爲天下君自后以下皆臣也昔先王之制君於臣父於子夫於妻雖皆有服而等威



之辨甚嚴故記喪服自期以下天子諸侯絕大夫降  
惟正統之親則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一也所謂正  
統者祖而父父而子子而孫一脉相承之親也若夫  
於妻則夫者妻之綱君者臣之綱父者子之綱謂之  
綱則所統者皆有臣義故我 國朝不制皇后喪禮  
之儀蓋禮制實有所不得遂者也今日以

皇上主 中官之喪如君主臣父王子其分自不得遂  
又况

兩官在上尤有避嫌之禮所當講者乎若

皇上爲十二日服則是君之喪達於大夫者大夫之禮

表議卷之四

三

不得擬天子宋儒朱某已於中庸十八章註中甚明  
蓋以左傳正義諸說爲不足用矣小說所謂妻之喪  
有三年之義者亦止謂妻之有子者則三年不娶以  
通其子之志耳非謂服也昨百官奉慰遽見

皇上純素各有不安之色而未敢言伏乞

皇上特諭內閣曰禮家以天子諸侯絕君喪而言期年  
之喪達乎大夫其云妻與子有三年之義者乃左氏  
正義諸說非出儀禮經文於人情所不安考於中庸  
十八章朱某註止從經文而斷於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爲申說達乎天子之意一切削去舊註所引左

氏正義論妻子服制之說於情乃安且記又言父母  
在冠水不純素令

兩官萬壽就使我得以略如大夫之禮能無純素之嫌  
乎若彼實無所考而謾爲此制則當但爲五日純素  
或九日純素以殺之其 御門素飾即皆撤去可也  
又聞前日官中爲

先帝神主題尊碑字亦未有據蓋婦於大臣於君卒於  
父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得稱先君者而爲

皇上議禮者獨不考焉甚奇慨也詩曰先君之思以勗  
寡人此婦得稱夫爲先君之明驗也凡此臣聞人言

表議卷之四

三

心切有不安者故不敢不告

其二

少保臣桂萼謹奏

聖諭知

皇上初心已甚合於人情矣今日百官仰見

皇上易冠帶御角門莫不舉手加額交相語曰

皇上性與天合此禮之儀今日便使人帖然真聖人也

臣又竊思天子既無期年之喪則大功小功以下皆  
不可有天子至尊旁親之喪自某以下自不得行中  
庸十八章大全註中可考若禮經所載亦止於大夫



適子以下始於妻子之喪有杖期之服令若十二日而除實期年矣九日而除則應大功五日而除則應小功合乞卽日除之姑再免二日御門以伸臣民事 中官如母之儀於三日哭臨之後卽特諭禮官曰昨你部裏議百官欲倣先朝皇后喪盡二十七日以申臣子之義朕惟先朝皇后皆有東宮臣子一道故百官不當自異於東宮非今比也朕心已有未安但念爾等臣子至情姑從之今思子之於母若有所壓則爲齊衰期年乃合古制其令中外百官咸聽今命各止十二日除服如此則前日之從者順

奏議卷之四

元

人臣之情也今日之止者申名分以禮制情也始從之終不從禮之漸也豈不傳法萬邦作則萬世無間言哉夫禮樂自天子出况考之古禮已合驗之人心已同者乎

其三

少保臣桂萼謹奏伏蒙

聖諭

皇上定爲素服十日以避期喪之嫌則

兩宮亦當不過十日蓋天子無期喪則尊於天子者固可知也其十日素服之期亦當先諭禮部申明人子

於母之喪苟有所壓則降而爲期古之制也特令臣民之服已有

先朝之制故從爾等至情惟朝祭一時宜易淺淡服色不可以素服朝有所壓也退朝聽服素服視事以終二十七日則儀節始詳明矣

其四

少保臣桂萼謹奏昨內閣與禮官云此禮儀禮無明據而我

太宗皇帝爲

文皇后之服亦未有考只以左傳註文爲主似爲可行

奏議卷之四

元

強臣同之臣云

聖明自有定見吾不敢欺也至晚間禮官已從內閣具題臣敢再述所聞聞具于後其按據三書隨此封進計開

一按儀禮於斬衰經文曰父曰君又曰諸侯爲天子未嘗不詳於齊衰杖林經文但言夫爲妻於不杖期經文則言大夫適子爲妻亦未嘗不詳而天子后獨不言之可見天子絕妻蓋服有報義天下臣民無爲天子服基年者此天子所以決無期年之喪也是考之儀禮未嘗無明據也

一按荀子君子篇言天子無妻者告人無匹也臣按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謂庶人匹夫匹婦相與齊體也天子則至尊四海之人皆莫與匹故荀子言天子無妻今議禮者乃必欲以夫為妻擬天子何也

一左氏今內閣禮官欲引為據者也臣按赦向之言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叔向謂周天子一歲之中失一后一太子是有三年喪事之憂戚二也凡禮家言方喪心喪有朋友之喪之類皆指情言非謂服也若以服言則當曰王一歲而有齊衰之喪二矣

奏議卷之四

三

作註疏者既知天子絕基求其說而不得即妄以儀禮夫為妻期之文強附於天子而云天子雖為后基通謂之三年喪是不知文義甚矣顧一倡百和遂致論議紛紛以起此宋儒朱熹所以於中庸十八章註中一切削去以破此疑不謂今日新學小生乃尚迷而不悟叛之不從也臣以此反復思之

皇上處此無間然矣

其五

少保臣桂萼謹奏昨詹事霍輅謂禮官曰

太行皇后崩

至尊為

兩宮不忍遂其私情仁之至義之盡也而內閣禮官固執所見不肯將順不幾於不論是非而譁然乎已具一疏禮部沮之而內閣又強臣沮之臣則不敢其言陛下二十七日俱御角門則混而無別臣下素服朝於中門則瀆而不敬欲請

皇上十日除服之後即御中門百官朝參服從

皇上退朝乃更素服取父在為母杖不上於堂之義所處甚當

皇上允而行之尤快人心傳世世無一毫遺憾矣奏上

奏議卷之四

三

似當采用臣又思古禮卒哭而耐若妻則當耐于祖姑今中官三月卒哭在通耐廟之禮即在所講臣恐內閣禮官又只率意不求證據又起紛紛之議臣謹按朱熹萬正淳論喪服小記一條云若祖姑有三人焉則耐於親者今日中官

壽安太皇太后其親者也據朱熹申明喪服小記之說則當耐於

壽安太皇太后無疑所謂捨此就彼不得也臣謹將朱熹大全隨此封進以備采擇

請革首功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周遊都邑間關離亂之鄉歷歷戰功了無實事始信孟軻氏之說當為萬世武經而孫吳之談不足錄也茲謹以今日論首級一事當最先改正者為

皇上盡言之夫古者命將討不庭師還奏凱取其魁首以為大戮而已自秦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歷代相承以為故事而民用死於非命數千年矣我

祖宗酌用古制惟北虜女直倭寇南蠻得論首級內地則功重賞輕以為中國平民難辨真偽所以特慎之也至正德年間流賊四起大臣不知民情乃引不常

奏議卷之四

三

事例請以首功行之內地於是殘忍將卒得以大殺平民遂致賊黨易成脅從難散兵連禍結而無解脫之期天下仁人君子深切恨之二十有餘年矣兵以止殺非以殺人為事也故周書稱武王伐商兩徒倒戈血流漂杵孟軻氏謂不足信而直抵善戰者服上刑以不嗜殺人者為可王今立法凡斬首若干賞若干陞若干是止殺之兵皆無所用而所用盡殺人以逞者也且首功之令果何用哉苟得勇敢有力者用之雖徒手可斃數人為不記類級故也若驗類級則一人右執戟左提敵首不過一伐再伐不得不止

耳况戰勝之後強者奪功富者買級又有爭功之訟乎臣願

皇上原武之義廣仁之術明詔本兵自今以後率由祖宗舊制之常除蠻夷內侵種類別而首級易辨者姑不必更張外其餘征討內地流賊則當一切罷紀首級之官而特專闔帥之任仍勅諸將自今奉辭致討有成陣而降不殺一人者論功行賞待以不次克敵殺人不濫者賞之克敵殺人濫者有賞有罰則雖未敢遽語仁義之兵而老成持重先計後戰如古吳荀趙克國曹彬其人者不可謂不復出而上古帝王

奏議卷之四

四

神武不殺之道不可謂不由今日而復見也惟

聖明留神采納

復論首功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仰見

皇上修德凝道孳孳不倦孟軻氏所謂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臣遭帝舜在上又辱知遇雖甚庸下能不思所以殺身為報乎臣聞帝王之道文武並用如人有左右手缺一不可然文有本在純一不已而不在言語武有本在安民和衆而不在技擊尚言語則必貴詞章尚技擊則必論首級此文武之道所

以未不能復古也竊見二三大臣不能為

皇上慮及於此臣雖懇切縷縷甚久而莫可告者實以為位望親近出臣右者尚有二三人所以輒敢密

請

皇上以時出之欲使大臣自消其忌嫉之心也夫文之所以為文武之所以為武其道一而已矣昨

聖諭論及首功不可著臣明疏臣偶思及此乃欲奏且止伏乞

皇上俯從臣之前言不必謀於內閣但特諭之曰昔齊桓公以一國之君止用霸術尚能九合諸侯不以兵

奏議卷之四

書

車之力今天下一統子大夫在經筵申日以帝王之道為言而近日每聞報捷本中多計首級之功深所

不取可令吏部等衙門會本議擬自今內地擒賊不許再報首功以起妄殺之端通行知會天下軍衛有

司一體遵行則不惟萬方一時仰

皇上之明德而萬世無窮蒙

皇上之餘澤矣其文武實務臣敢次第具別帖以備

聖明採擇

論宣大二鎮疏

少保三少保謹奏臣聞忠智之士防未然之患於數

十年前非假術數小技在審勢見機而已今天下未

形之禍在宣大二鎮蓋二鎮去京師不數百里地據

要害兵號精強所賴以振北虜之吭者也數十年來

邊廩不收五穀而收折銀半為債帥之侵漁半係凶

年之減價軍士所得已不足供給甚或會計不周并

所謂折銀者亦不能給軍士傷心久矣而正德間中

原盜起又賴此輩入而平之使得縱橫河南北山東

西又留京邑出入禁闥有年則見中土之富貴安佚

不啻數百倍而又習知中土武備廢弛人民脆弱則

以積怨之人據要害之處能保其不生事乎禍之將

奏議卷之四

臺

萌機必先露如五藏受病症必外見故江彬方動反

謀於三年之前而大同即戕撫臣於三年之後既又

以李某往而驕之胡某往而激之撫勦兩乖威德並

失乃近日滴水崖馬營又告變矣如此而不早圖可

言智乎臣以為今日之計有二當不俟終日而即行

者也一曰足邊儲以收未叛之心二曰審地形以調

輕重之勢所謂足邊儲者先行兩地巡撫會計二鎮

兵馬歲用實費若干半歲本色其數若干半歲折銀

其數若干及查各處解到之數若干尚欠若干行戶

部補足然年有豐歉價有低昂則各處解到之數可

常而戶部補足之數不可盡一凡此又當通融而  
必足以備主兵一歲之用而後可也此外又當發銀  
每鎮各二十萬兩趁熟糴買糧料草束專備客兵之  
用每用過五萬兩以上卽如數解補必使毋虧二十  
萬之額可也今之弊戶部解銀各邊歲有定數謂之  
年例而主兵之足否不問也值本地有年可以糴糧  
則苦於無銀及本地有事雖不吝高價又無糧可糴  
每損三倍之利不得一倍實用甚則行它運之下策  
費數石運一石而不暇恤是三邊士卒日枵腹以防  
不虞何以收其叛渙之心乎所謂審地形者大同之

奏議卷之四

五

左則榆林榆林之邊儲既足而軍威振則大同知所  
畏矣宣府之右則遼東遼東之邊儲足而軍威振則  
宣府知所畏矣此犄角之勢以不治治之之法也此  
四鎮者京師之羽翼爪牙外可以捍夷狄內可以威  
姦宄四鎮忠順則京師安而天下安矣然制禦在得  
筭而握筭在得人今榆林遼東宣府之巡撫似得人  
矣惟大同蔡某才力已深勢當更易但某入鎮之時  
正值危疑之際既寬大以安衆心則姑息有餘風  
力不足一旦易寬以猛處之實難似當待經畫既定  
之後特遣深謀有定力如李承勛者特往巡視先補

其糧餉以施恩後振其綱紀以示威自巡撫以下聽  
其易置之權而蔡某因以更動則四鎮主將一新而  
隱然長城不在山川甲兵而在

皇上之掌握中矣夫儒者論兵必本仁信而貴先謀伏  
乞深信而必行之但凡此皆當出自  
皇上特旨者忌言語泄也爲着實事功之累耳

文襄公奏議卷之四終

奏議卷之四

五

文襄公奏議卷之五

南京應天府通判前奉直大夫男戴校刻  
復論樂夷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既敘今日團營之務與四鎮所當備禦者以請。又思宋臣有言。為人臣計。與爲全計不同。人臣非効首虜。無以立功。爲人主計。則惟安天下固社稷而已。夫安天下固社稷。在重信義廣德澤。而近日人臣深昧帝王之畧。言及首級。則稱頌不已。蓋自正德以來。士大夫抱此疾非類。

皇上至德堅定。而此輩樂間投之。則必不出乎此。鄙人

奏議卷之五

十

乎彼矣。臣所以於某之請兵某之報捷。不能不深慮焉。乃敢考漢以下事跡。議論過某某二臣之事。與唐宰相陸贄之疏。可以鑒戒者。開列于後。以供省覽。誠知煩瀆。但區區愚忠。自不能已焉者也。計開

一漢靈帝建寧二年。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拔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西三郡。東羌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司馬光論曰。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

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而悉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以上一事。逼真近日捷音之報。

一漢靈帝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蔡邕諫曰。邊陲之患。手足之所接。中國之困。膏肓之療。疴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服乎。天設山以別內外。苟無威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豸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

奏議卷之五

三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以上一事。逼真近日請兵之謀。一唐宰相陸贄言于德宗曰。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無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常易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疆疆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繼也。

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不賓則致討不克則議刑是使負累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縶咤困而思變士卒憚以念歸萬情相攻普天致擾兵連禍結變起百端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也以上陸贄奏誠萬世人君致治龜鑑惟

皇上懲彼之失取此之得詳擇而慎處之臣不勝大願

### 論聖王心學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久矣近

奏議卷之五

三

皇上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慶幸然方二三大臣爭爲稱頌之詞臣以爲文字太多或反爲聖學之累今則少息矣輒敢更提揭要義以効區區惟

聖明察焉夫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箇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技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職稟命豈能病心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作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將何處下手莫若收攝用功並警省此心來做主宰使件

件俱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云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一件工夫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敬然人之持敬若從外把捉則方寸愈不定學若裏面纔知道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來管此心當知此心是吾心主宰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常常有一畏底意思則一言一事自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只是這箇心法所以古人於恭曰篤恭敬曰篤敬沈潛繹貫只在心內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上以爲必如此乃厚而有力爾爾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通也

奏議卷之五

四

### 伏乞

皇上體而行之臣又見朱熹門人黃幹之言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又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却全不理會爲之惕然昨又見內閣翟鑒誦皇上十六字箴臣再三莊誦見得真可配大舜人心道心十六字之傳授而內閣不知請事斯語顧競爲文字交相稱道而所謂勗哉勿僞者蓋邈然無所動于



其中豈不深有孤我

皇上之志此所以論文論武雖然無定乃天下多事之端臣之所深懼也夫文武之實本無二道亦驗吾道心之所安而已奈何求諸此心者之不可得乎

替潤十六字歲疏

少保臣桂華謹奏本月十三日蒙

賜思企顏曾十六字歲

命臣思所以贊潤者臣於十九日致齊今夕謹以顏曾

二字之說考於平日父兄師友之教者推明

聖製萬一開坐于後計開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

奏議卷之五

五

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學聖人第一先要立志顏子纔學便要做聖人想像聖道甚易及做來做去始覺其難仰之彌高者進得一級又有一級鑽之彌堅者透得一重又有一重瞻之在前者功夫慢些兒又趕不上忽焉在後者功夫緊些兒又反失之顏子真要做到聖人地位見其不可及而急急求之如此伏願

皇上立志斷斷要學古先聖王念茲在茲真箇去做但覺得這事也不及古先聖王那事也不及古先聖王如此方是顏子仰鑽瞻忽時也若空在言語文字上

求不見得聖王難及處却是虛誇驕盈意氣不得謂之志矣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志既定第二便要求作聖親切功夫顏子初用功夫不免高遠夫子教以博文約禮就日用平實處用功臣願

皇上立志如天之高循厚用功又只如地之實一守夫子之教纔得功夫不差博文是要開明此心若徒尋章摘句未免支離破碎反自窒塞故凡講官解說只是訓詁天下道理要見得親切還是就自己身上體貼玩味務要依他踐行聽覽臣書亦惟於治亂興

奏議卷之五

六

亡大處留意不宜多記損心有得有疑面召輔臣講官從容顧問大臣有事必令稱說古先王所行以為準則他日將盡舉海內賢者于朝與之相講明聖學久之會中豁然約禮是要防制此心天子居崇高富貴之極可欲者滿前故此心易得放肆臣願

皇上以禮制心恭敬撝節退讓毋敢或矜視聽言動都就規矩準繩上行凡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與夫親近之人都立有品節限制少有過差大臣得以匡拂言官得以收正不憚遠改初雖矯揉久漸純熟矣周禮天官一篇懋懋在此後世人主見得不便已私意皆



莫能行實千百卒有待於

皇上者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作聖功夫第一怕差既已不差又怕間斷顏子深悅聖道盡心力而求之自不容於間斷舊時想像聖道無處捉摸今分明着實昭昭就在眼前又無可容力只待涵養純熟自到聖人地位使道理自與我爲一而已夫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願

皇上優游厭飫以禮義養心篤信之深必能篤好篤好之深必能篤行功夫斷斷乎能常接續而不間斷矣

朱熹卷之五

七

右卓爾之見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事事要學聖人見得聖人事事俱好不知都從心上發來夫子恐其功夫太繁因示以總要處言吾心渾然一理是箇事物宗統日用萬事都從此流出譬諸樹木千枝萬葉總是根上一箇生意貫通曾子平日篤實用功言入于耳卽悟于心不覺其唯然應諸口也若使素無積累功夫雖聞夫子此言亦只作一場話說而已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門人見聖人有許多道理今却說一以貫之疑而未信曾子因門人未曾用功不可語

以上達道理因舉下學功夫告之蓋忠恕是一貫下學的功夫一貫是忠恕上達的道理原無二致聖人之心天理流行學者之心不免被人欲隔住必須用一箇惺篤實心就逐事上推去不令私意得以間隔使道理常時流通及到純熟便是一以貫之也臣惟乾坤之道易簡而已矣夫子一以貫之乃乾坤易簡之理曾子忠恕便是易簡功夫

皇上一日萬機若只於零碎上用功夫而不知有總會的道理殆不勝其難且繁而與造化聖人不相似矣伏願

朱熹卷之五

八

皇上存一箇實心推之于般萬般政事都要以公滅私且如愛已則易愛人則難此是間隔必須推那愛已的心去愛他人必不肯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矣責人則明責已則昏此是私意間隔必須反那責人的心來責自己必能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矣此乃聖人仁術也

右一貫之唯臣嘗論之孔子萬世帝王宗師顏曾二子親學聖人而得其宗者也其功夫皆同曰誠而已矣

皇上所謂勗哉勿偽可謂深契顏曾之心夫於穆不已

者天也至誠無妄者聖也誠信不欺者賢也故賢希聖聖希天若何謂之無偽但求實踐不務空言其必為善也如渴之思飲如饑之思食其必不為惡也如寒之畏冰熱之畏湯此之謂無偽若何謂之有偽口說之身不行之在明處為善惟恐人不知在暗處為不善惟恐人知如鍍銅作金如磨鐵作銀此之謂有偽

皇上中心不欺君德修矣更須鑒別群臣辨其孰誠孰偽以此而示好惡以此而定取舍則臣德亦修矣伊尹所謂咸有一德者惟此可以致之也夫百官亦衆矣

奏議卷之五

九

皇上豈能人人察之宜法乾坤易簡之理首鑒別三四輔臣又與輔臣鑒別六七大臣使大臣各鑒別其僚屬責以訪求海內人才引進忠良拔去佞邪進賢者受上賞蔽賢者蒙顯戮於是君臣可以體天地交泰之道尊禮輔臣置諸左右朝夕納誨宣召大臣訪以政事盡復

祖宗舊制特許大臣有事請見請左順門報名召入便殿從容面相可否則大臣進見無時爾得相親矣次及侍從量諫外監司郡中或不時皆可召對不惟

可以親見臣下忠邪亦得以周知天下之故矣我

太祖聖訓所謂君臣同遊堯舜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之道也臣愚仰思所以贊潤之說惓惓不出聖賢心法伏願

聖明采納而見諸躬行天下幸甚

右希聖君子最哉勿偽

祝頌多男子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昔華封人祝堯以多男子仰惟

皇上當此盛年臣實懷懼有不能一時忘此祝願於

皇上者臣聞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

奏議卷之五

一

化生男精陽也陽道主實

經曰丈夫二八腎氣盛天

能有子至三八四八皆生

子之期失此則過期矣然

腎主水交五藏六腑之精而

藏之者必五藏盛乃能

主實女精陰也陰道主虛

經曰女子二七天癸至王

四七皆有子之期失此則過

期矣然月事有過期者

則新血迎陽而長實則閉折

不受故主虛

是故陽以滿施陰以虛受以

實接實是謂不時以虛

技虛是謂無度何謂滿施人

之腎臟者精不多易虧

難盈保愛之則充滿故精溫

而厚以乘氣機無不生

者斷喪之則虧損致精寒而

薄况強為之豈有生理

何謂虛受陰血月一虧盈女

子經行二三日後陳血

既淨新血初生惟此時為虛

而陽乘盛氣以感之勃

然生矣過此即彼之血已盈將閉拒不受雖感之不生也徒自傷耳臣又聞之陽以博施為德是故不可有偏愛也陰以順受為德是故不可有專妬也但陰性多吝鮮不妬忌乘御之道惟在陽剛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后妃之德也詩云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言后妃能逮下而子孫衆多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后妃之賢由文王之化也以

皇上聖明既無偏寵自無專妬伏願一以寡慾為主持滿待虛妃匹之外更選豐厚有至性知羞耻官女數

奏議卷之五

二

人候其月水淨後而問御之博施而不妄取法乎天地自然之合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夫天地始合璧一度雖自然之運然而日月之交必積三十日也日會于數極實之至也可見天地自然之合處則子孫千億實肇于此萬壽無疆亦在於此蓋

皇上慈寡則心常清明胷中浩然剛大與天同體又擇女德寬裕慈惠貞靜純厚者而與之交則陰陽和德造化在我生子必多賢慧福壽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也臣又聞之天地太和之氣滿于六虛溫醇為和則生物燥亢為浮則不生物雖倘有生者亦泛浮不能長久故曰人者天地之委和也血陰氣陽令

流動充滿不寒涼不燥亢然後和蓋血大寒則凝滯不和世人無子多信方士切以熱藥至投之丹石以禍其身故生育天札而身嬰奇疾歷代服丹石而受禍害者一一可數也其形證必先作燥渴繼之以喜怒失常日積月累能使本心一旦失其清明志氣本以延生求嗣而反害豈不深可畏哉以

皇上聖明凡方士邪說豈為所惑但左右之人或以種子之說欺誑希寵則不能無之故敢先事為誡又方士中亦有不用丹石而以意行氣謂之運氣者夫人身以血為榮以氣為衛其自然之運與天同體有非

奏議卷之五

三

人所能知或一息錯誤不免拂亂況繼以日月其為患害可勝言哉然運氣之說近理而人易信尤願加意遠之臣又惟宮中之美肅肅雍雍故先王之盛禮必有樂能使宮中女官百執事莫不歡忻鼓舞所以雖小不遂意而忘怨曠之思惟俗樂則導欲增悲不可少近然先王宮中之樂失傳久矣嘗與海內同志者求之有年訪有其人將次第以請實聖子神孫繩繩繼繼之道也

悼靈皇后未掩玄宮論臣下服色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今日早朝禮官方獻夫對百官言

悼靈皇后未掩玄宮臣子尚未行奉慰之禮於今早恭請乞凡非經筵并一切吉事皆容臣下淺淡服色俟行慰禮之後復常儀百官咸曰

皇上於

悼靈梓宮已行大日御經筵因令臣子亦得各服采色衣服禮也臣子請於

皇上欲容少伸未盡之情亦禮也此論甚當蓋已盡吉服獨於掩玄宮之後忽又淺淡服色行奉慰之禮是無節文矣禮部此奏似當俯從

講解皇極義

奏議卷之五

五

少保臣桂萼謹奏近見大臣講解皇極之義互有未當輒敢於部事之暇據拾所聞於師友間者為皇極直解分為九段以獻計開

一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洛書九數五居中央參天兩地而成五數之統會也人心亦居中央禹陳九疇以皇極居五道之統會也天下惟君最尊惟道理最大人君不能盡這道理天下何所宗名雖至尊實與凡庶何異故周公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必須君心畧無偏邪行出來的事事盡善大中至正更無以加與

天下做箇樣子易所謂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語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也一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天道所以佑善也人君所行不善天弗降福於其身安能福及天下皇極之君克享天心一身全備五福推以福及天下體天行道善則以福錫之勸民為善惟時厥庶民都趨向這道理又與君保守這道理皇極之君德尊位隆又有福善大權故能鼓舞天下無一人不為善則無一人不受福易所謂下觀而化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奏議卷之五

五

一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庶民在下無位者人在上有位者淫朋比德皆是私意偏見道本天下公理人惟各有私心相與阿其所好結成朋黨自昔人君深患朋黨而欲去之忿疾愈甚矣結愈深雖震以雷霆之威而不能去今能使庶民無有淫朋群臣無有比德朋黨不待禁而自消惟在人君建立大中至正之道有以深服人心易所謂渙其群禮所謂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君心若有偏邪身先自陷於黨邪人迎合附和真為朋黨者不能覺悟反猜疑正人以為朋黨亂亡所以相尋也

一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罹于極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人君建極于上只是一箇道  
理下觀而化其資稟却不能齊人君必須以天爲度  
無所不包方能曲成萬物庶民之中有謀有爲有守  
此中人以上之資人君固當常念在心不合于極亦  
不陷咎此乃中人之資人君亦當愛之而不可棄諸  
度外棄之則流於惡矣人才造就得成見於面而有  
安和之色發於言而有好德之誠汝那時錫之以福  
則人歸于皇極其速矣

卷之五

五

一無虐執獨而畏高明執獨庶民之至微者未必無  
一長可取不可慢而虐之伊尹所謂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也高明大臣之有才望者亦  
安能每事盡善不可畏而不知戒春秋責備賢者之  
義也人君之心當如平秤不得偏有輕重  
一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弗能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國家所賴惟在人才  
群臣之中有能有爲者人君必須鼓舞作興使進其  
行人才衆多國家自然隆盛也人君代天養民凡厥

治事之臣皆代養民必須厚養以祿保全其屬取  
義之心方可責其爲善若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  
以養妻子饑寒切身如詩所謂室人交徧摧我則惟  
賢者爲能至死不變中人而下必將喪其所守而陷  
于罪戾矣士風既壞嗜利無耻不復知德之可好于  
此輩無好德之人而錫之以福使其在位則必貽禍  
于民是乃人君自用咎惡之人不得辭其過矣人君  
不能體恤愛養群臣其流弊必至於此

卷之五

六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人君建  
極于上以身帥天下又敷衍成文以風動天下之民  
使興起于善而不容已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  
惡有意而爲之不能循其自然之理也黨不公也反  
背常也側不正也是皆出於人之私心王義王道王  
路王極所當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本然之體是  
乃所謂公理也皇極是箇公平廣大底道理天下共  
由故反復歎咏人當去其私心務要合乎皇極當行  
之道已私既去則皇極公平廣大之體本來如是人  
皆有之不待外求會其有極者收攝天下之人于極

也歸其有極者盡納天下之人于極也至是則天下之人皆在道理中央

一曰皇極之教言是彙是訓于帝其訓此上大禹所傳而其子述之此又箕子更端贊說皇極之教言是乃蒸民常理是乃垂世大訓非君之訓乃上帝之訓也蓋道理本出于天人君之心純是道理與天同德則口裏說出話來便是代天說話可見人君一身終日是代上帝事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賞是天命罰是天討敢有一毫私意于其間

一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

卷之五

七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主庶民于君聖凡雖極難絕道理本同皇極之君其德光被天下庶民因極之教言是訓常誦于口是行實踐于身亦得明其明德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故皆感戴君父成就之大恩不覺贊歎極其尊親之辭親之則曰父母尊之則曰天下王王也者言為天下所歸往也大抵皇極之端不建君心有天理人欲也皇極之行不行世道有君子小人也極之建者君之道心定也極之不建者君之人心動也極之行者君子道長也不行者小人道長也此是總要處不必於煩碎上用功只要就此辯

別得明執持得定常存天理為主隨事克去人欲之私使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天下太平矣自古皇極之君惟有堯舜禹湯文武人生其時幸而得為皇極之民下此雖英雄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自不免慙德豈能求正萬邦今

上天錫聰明尊為天子更願德為聖人布昭大中至正之道使泰和元氣充滿宇宙間上下並受其福率土之民何幸躬逢其盛

條對洪範占法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二十七日伏奉

卷之五

八

聖諭論洪範蔡傳以驛為金兆克為土兆似有未安問臣者臣竊以大義推之先王每事務合造化大造化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筮法貞悔既分屬陰陽則卜法兩繫蒙驛克分屬五行可知周禮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悉從陰陽變化出來經兆百有三十其頌千有二百悉從五行變化出來故龜之經兆雖百二十每兆皆有兩繫蒙驛克易之經卦雖六十有四每卦皆有貞悔是龜折之兆每兆必占五行猶兩體之卦每卦必占二體也但不知五行作何分屬漢去古未遠亦不敢質言故註疏止說今之用龜橫者為

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斜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亦不敢遽以此正解兩霽蒙驛克也蔡氏不肯闕疑即以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次類之不自知其穿鑿牽強反致可疑也夫義理有當汲汲講求者亦有當闕疑而不可強為之說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古昔聖人所以重闕疑者忠厚謹慎之至不肯以牽強之說自汨亂吾之虛靈以防作聖之功也我

皇上方求聖王心學則終日對越上帝書所謂稽謀自

表議卷之五

五

天易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即此是也然或猶有所疑則卜法不傳即闕之不用止以筮法凜若親聽天命亦可以定此心之疑惑矣故惟皇建其有極乃皇上所當念茲在茲者也彼稽疑文義有司之事周官掌之宗伯之小史者豈可以上煩

聖心乎臣見近時儒臣學本無得輒敢夸誕非詆先儒為能所事不肯闕疑往往欲出意見裁定此風俗浮薄之大者也伏乞皇上因此邁自謙抑仍令講官之論經傳者自後必博觀舊註凡儀文制數有不通者即闕之不許牽強實

言凡事必稱古聖必稱先王以為證如聖者之用藥必有經驗方書而後從之則

皇上言出而人心浮薄者一旦知警懼矣實為世道裨益不小

論冊立中官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二十八日少師楊一清訪于

臣曰

上當冊立中官議者以為太早何如臣曰何以為太早也夫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中官者

皇上所與同奉神靈之統者今天地社稷

表議卷之五

五

太廟

世廟聞中官之虛久矣先生為內閣首臣宜亟請耳禮官未知大義先生當明言之但曰郊社之禮在郎夫禮在大夫士猶曰雖七十無無婦宗子况

至尊乎蓋謂不備內外之官無以成祭祀之禮古昔聖王未嘗不以為急如此臣切以為宜及今禘祭之前行之不可少緩者也

聖諭云君子所配必賴淑女是則在

皇上所自知左右之人所不當與聞者也

論復卦月令二義



以保日桂事謹奏

聖心澹然無然可以對越天地更顯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為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為復皆從靜中生出動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尚微潛藏地中未動先王順之是日上

奏議卷之五

主

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禮記月令曰是月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聲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出機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冒觸盤經所謂君子固密不傷於寒也身欲寧者盤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于物引動其心而不得靜也禁嗜欲者盤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故遠絕女色甚嚴也安形性者外靜其身內靜其

心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臣惟天下生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意融融生意盎然獨盛管體驗之分明吾心一箇仁底意思

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冒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于春而始于冬隆冬閉藏極于嚴密雖一陽萌動微露端倪而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蓄熟既久生意充周雖陰寒未合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主

奏議卷之五

主

乎靜伏願

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沉潛蘊蓄不輕發泄于言語文字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處擴而充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在吾

皇上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稽首先獻至於今日冊立中官奮揚四鎮尤當定預計者然事在有司

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上勤聖心也伏乞俯賜批答請次第陳上



論優恤四鎮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軍士饑寒宜府大同榆林遼東尤甚但視京營為遠故其愁苦不得上聞耳今

皇上再三憫念京營之差者而四鎮久未奉有傳帖示側念之意臣前所論已詳具在閏十月初九日秉字七十四號奏中昨所謂奮揚四鎮即此事也伏乞早賜施行若待再有變動致有司奏請則兵士日驕而威惠無失矣今早傳帖之下溥遍周悉百官感動改容而戶兵二部惶愧失色莫不仰首呼萬歲矣四鎮事尤宜加意者臣查得任科道官其舊任外官深知

奏議卷之五

五

民情者若戶科都給事中蔡經可差遼東吏科給事中田秋可差榆林其大同宣府人情反側若用二人又恐事分彼此尤須得深知時務而善變者如河南道御史敖鈺一人亦可也蓋今年山東山西陝西等處起運各鎮稅糧免既多則八年分主兵糧料必不能敷足而戶部恬不為意此所以獨勞

聖心也宜先將各鎮該年分主兵糧草通查已完若干其各省欠少并續報無徵之數若干先行馬上差人取數回報戶部一一照數通融將在部銀兩起解付前擬科道官領

勅前去四鎮地方照依見在收成時價收買以足八年

分糧草其各鎮預備客兵糧草亦令戶部每鎮約與銀二十萬兩及今有收之期如前赴熟收買備用則四鎮士卒歡呼動地畏威懷德不敢不用命矣其他各邊但分勅各該巡按照此提督亦皆足以深感其心矣及差去科道官復命之後

皇上復發傳帖令選委一風憲大臣前去經畧四鎮而振揚其紀綱易置其守臣以一新之則都御史李如圭已可用其李承勛即可不必遣也

請免朝珍攝疏

奏議卷之五

五

少保臣桂萼謹奏數日天氣甚寒

皇上視朝太早臣於冬至後二日謹以先王至日閉關為

皇上言之矣茲免朝三日百官咸以

皇上肯為嚴寒過自保愛為喜伏乞更免數日朝參御密室調氣息定心志每朝必見日色而後出官一依黃帝內經起居早晚之節行之天下臣民不勝至願

進孟子講議二章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思

皇上近御經筵講孟子四端於知皆擴而充之英文義

甚覺浮泛不知孟子之學全在察識得四端發見處隨時擴充故真見得此端決然可以保四海所以說得親切有味若只如講官之說於聖學何益敢於部事之暇補講孟子一篇復思孟子與宋程所論仁義與利之說尤切於近日大臣論事專計利害之病亦備一說開列于後進呈伏乞

睿覽 計開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真見人性皆善故其爲學必求諸心乃於

奏議卷之五

聖

人心上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道理發見端緒教人以察識擴充功夫盖凡有四端於我者本與聖人同其不能作聖者只爲不能察識雖有發見連自家也不知隨發隨蔽若能隨其發見即察識得這是原來本性善端就這一念擴而充之便可充滿全體人人可以作聖矣正如火之始燃雖未燎原已有燎原之勢泉之始達雖未赴海已有赴海之勢但要常常接續無間於人知人不知處苟能即此着實用力充之則吾心道理通達流行四海亦無難保苟不能即此着實用力充之則四端雖以時發見不過乍明

於頃刻間依舊爲情欲習俗所窒塞阻礙將至父母之至親而情自不能已者亦不能事矣臣惟孟子學已到聖人處全在察識擴充上用功三代以下往往做不到聖人者正因將這道理只在紙上講求不在心上體驗所以到自家四端發見處都汨沒了却把情欲所驅處認做事勢不可已把俗習至陋處認做事務不可違一切將這可以保四海之善端都攔阻了如何濟得天下蒼生今四海困窮極矣天生

皇上爲救斯民願我

皇上勿牽滯於文義將聖賢說的就見諸行事通學問

奏議卷之五

聖

政事而爲一先王惻隱之心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功德覆育萬世

皇上一念親親昔者蔽於群議讐過幾數年既能擴是心也事事若此則四海何難保哉願因親親之心推之仁民今天下小民困於賦役窮亦甚矣而大臣多務因循小臣專事奉承莫肯爲國實愛民者况生民之膏血日削而國家之用度日增

皇上雖有愛民之心事事阻礙小民亦不被其澤必須擴充仁心以行仁政痛節用度廣求賢才俾天下得大甦息乃可以望太平也先王蓋惡之心匪以爲名

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若撻于市思天下之民有不  
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彼為人臣尚爾况  
皇上為人君者哉其發憤又當何如也先王辭讓之心  
德盛而愈恭位尊而益謙願

皇上從不敢自足之心而擴之屈已以下賢虛懷以納  
諫好問不自用舍已以從人群臣有稱美者明以  
謙抑至情使進忠直謹言以匡不逮則禮讓行而風  
俗美矣先王是非之心昭若日月願我

皇上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常於正大處推廣而毋察細  
微常在道理上推廣而無任術數凡用一人必先辯

願者當先之五

主

其入之心術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行一政必先究  
其事之利弊如何慎重而勿輕改延訪群臣使之極  
言

聖躬過誤朝政闕遺生民休戚咸得上 聞覽觀前代  
治亂興亡因考今日所行得失久之

聖心豁然大明矣臣惟孟子之學堯舜以來相傳之學  
也仰惟

皇上卓然兼綏之資而群臣多寡向背生莫能以堯舜  
之學格沃

皇上者臣愚不勝慙慙敢請所聞以獻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  
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  
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  
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  
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戰國之時宋牼將說秦楚之君

秦議卷之五

天

以罷兵息民言二國用兵為不利而孟子即斥其不  
可如此蓋孟子公司學洞察天理人欲之幾微故隨事  
剖判天理在一邊人欲在一邊以決取舍同一罷兵  
息民也人臣以利開導君心從人欲那邊則其効至  
於喪邦人臣以仁義開導君心從天理這邊則其効  
至於興邦句句皆是實事非空言也後世讀之者乃  
只作一場話說在紙上講求皆知重仁義而輕利及  
到事上計較却顧利而不顧仁義臣嘗謂三代而上  
是天理世界三代而下是人欲世界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間一為利害所昏則背棄其天性舉消

滔也自非聰明睿知如我

皇上之達天德安能救此陷溺之人心哉何以知

皇上之達天德也臣因明倫一事而知之昔我

皇上入繼大統群臣咸請不得復顧私親是天下為重

天性為輕也是去仁義懷利以事親也

聖心不安至欲歸藩以養

聖母是誠何心也大舜惟欲順父母視棄天下若敝屣

之心也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故萬世綱常卒賴

皇上而大定昔之議禮者亦皆悔悟歎服而望

皇上與之更始矣一事若此推之事事皆然都要辨別

奏議卷之五

五

箇天理人欲去利而惟仁義是從則何三代之不可

復也惜乎有君無臣每議一事輒懷顧忌利害之私

而反以仁義為迂濶使我

皇上天德弗克施於政事之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

以扶持宇宙者在是利人之私也人各私其私中國

所以為夷狄人類所以為禽獸也惟願

皇上為世道作主更博求同心同德之人光輔太平但

今專以科舉取士資格用人多是貪爵祿口談仁義

實則利害根着於心必須多方訪求不次拔擢乃可

以得賢才也先儒曰有天德便可以語王道其要只

在謹獨更願

皇上心術之微一念動處察其公於天下邪私於一身

邪公於天下者此天理也順而充之私於一身者此

人欲也逆而遏之復察群臣之心術觀其發言行事

志在天下國家或專為身謀或志在天下國家者

君子也任之勿貶專為身謀者小人也去之勿疑又

有託為高名而實則懷利者小人之尤也則尤不可

不辨而去之者也但願

皇上之心常與

上帝合群臣之心咸與

奏議卷之五

五

皇上合則於王道也何有

河南大饑請免租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今河南陝州等地方五百餘里人

饑相食該地方官吏徐鎧等十有七人徧告乞

恩賑濟而戶部既不肯聽該撫巡官復奏又加徵秋稅

二分乞 命內閣訪得河南陝州等處地方饑荒人

相食數告賑濟而戶部不與免糧可速令都察院查

寃來 聞

進哈密事宜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近朝議哈密事紛紛不一志事功

者主於興復憫民命者頗議棄絕此村不通時勢而膠於一偏之見者也臣因以平日所聞參互考證而得其說數以質之前在陝西實心經理其事者莫不以爲所訪其中事情并處置之宜欸欸切實今輒開列如類備照冊子式樣隨此進呈以備

聖覽蓋恐兵部復本與百官建議之言多失事實并繁文太多其番語又不易通曉故敢不憚塵瀆

計開 吐魯番夷情

一回夷疆土東至哈密界六百里西至曲先有七百里南北相去約有百里北山後爲瓦刺達子南山後

奏議卷之五

三

爲番子大小城堡共有十五六座每堡一頭目掌之速檀滿速兒居一土城週圍約有二百里南北土門二座城北牆有高土臺一箇闊數丈名曰土刺速檀王子居於其上臺上有吊橋夜則懸之城郭內外俱有居人烟火林木宛如中國

一回夷部落共部下男女約有一萬餘人除老弱其餘可以上馬挽弓者止有六七千人秋冬居城堡春夏隨水草犂牧或各山川種田或打圍射獵速檀亦不時出獵其妻皆隨之

一回夷兵馬其將侵犯中國預先糾集人馬差頭目

數人分投於各族抽取如父子兄弟有十餘人者抽取四五丁有六七人者抽取三四丁有三五人者抽取一二丁各夷亦有生理戀妻子不肯隨之強逼然後肯行每一興兵必得四五箇月然後人馬得齊雖催促至緊亦得兩三箇月速檀王子賞以布帛粟米殺牛羊犒勞然後齊心而來

一回夷謀畧其將欲發兵之時先聚集各頭目到於速檀王子宅上有小房一座上席鋪紅氍毹傍鋪白氍毹王子坐於上諸頭目傍坐凡小頭目有識見者亦許下坐互相辨難王子曰假如漢人這等擺陣這等

奏議卷之五

三

行兵却如何禦他衆論紛紛取其長者用之凡事皆有成算然後行謀定之後斷然行之至死亦不改易一回夷戰陣凡回夷將戰之時有金鼓旗幟行列部伍其陣森嚴整齊穿長甲至膝左手懸鐵牌一面下馬步戰能用弓刀自朝至夕直戰一日不退非如北虜三兩衝即退也

一回夷羽翼其山北爲瓦刺達子部落約有十萬其性比宣大達子稍和緩自來與中國不通貢亦不犯邊近來貧困亦稍有入侵意而吐魯欲犯順轍便糾合以助聲勢瓦刺之貧窮無賴多隨之輪擄人口財

物瓦刺得者屬瓦刺回子得者屬回子及驅沙瓜州  
屬番爲前鋒是以一舉動便有萬人其實皆烏合之  
衆

一回夷情狀夷性最淫最貪凡入貢或作買賣專爲  
得利行動必帶妻子其入貢妻子俱寄放肅州其言  
多變詐十句無一二句可信者其需於中國者曰茶  
曰大黃曰麝香此三物吐魯番用之不甚急但以西  
番諸國非麝無以鑿毒蛇非大黃則人馬大便不通  
非茶則饑悶不鮮吐魯番得此欲轉貨各國以取重  
利諸國欲通貢其所需亦在此也吐魯番當諸夷之

卷之三

五

要衝諸夷欲入貢作買賣者必假道於此別無道路  
而諸國亦畏吐魯之強

一回夷風俗有爲盜一次責令陪償二次割手一隻  
三次打死有打死人者如苦主強盛則將究犯竟自  
拿獲打死抵命如力不能勝則告王子處差頭目拿  
來打死其爭鬪及犯姦者告滿刺處責治凡婚姻父  
母令女出外自擇其所欲者納之夫婦不相得女得  
以休男男不得以休妻亦有五穀蔬菜果品但味不  
如中國嘉耳凡女子十一二歲者皆從滿刺讀書爲  
夷字只禮拜天地不信佛教

一回夷威屬遠檀王子有三妻室之三處每妻有二  
使女爲妻每妻處住三日周而復始如在此處則飲  
食衣服俱在此處管待有兄弟五人同母弟名巴巴  
又異母弟一名真帖木兒一名忍帖木兒二人俱不  
得所僅能度日惟巴巴又強盛居又力失城在吐魯  
城之西約有四五百里其部下約有一二千人與速  
檀王子不和時常領人馬來擾害王子無奈曲意忍  
之往往厚贈而去王子有子尚幼如王子故則巴巴  
又必圖爲王

卷之三

五

一哈密國王興廢始末永樂年封元之遺孽爲忠順  
王居哈密爲中國藩籬使凡諸進貢者皆由哈密通  
進後故其子孛羅帖木兒復立後絕嗣乃立孛羅之  
甥罕慎爲王回夷以爲非貴族何以爲王誘而殺之  
又有安定王與忠順王同宗封曲先衛爲王其子孫  
陝巴公直有力量又係貴族取立爲王後故立其子  
速檀擺牙郎其人淫亂無度衆心不服今被吐魯番  
搶去再無可立爲王者如立一別類則衆心以爲非  
貴族斷不附之安定之後雖有一孫名汪占尔加其  
人甚懦弱無知部下尚有番子五六百人亦不能約  
束每向部下諸番乞食其狼狽至此

一哈密羽翼輔佐忠順王有三種夷人一種回回元  
係吐魯番族類名爲佐忠順王其實與吐魯同心一  
種畏兀一種哈刺灰俱係番達前時部落繁盛有一  
二千人自擺牙郎爲國之後回回遂與吐魯合謀戰  
據哈密城畏兀哈刺灰二種俱逃來肅州見在東關  
廟及各山散住部落十散七八止有五六百人且貧  
弱不勇罕東赤斤等衛番達各住居沙州瓜州苦谷  
扇馬城回回墓等地方前時甚富庶賴爲中國藩離  
近因吐魯劫殺搶掠部落亦各散亡貧困不能自存  
每吐魯入犯驅之爲先鋒彼其實不忍負中國也近

奏議卷之五

謹

日吐魯消息亦多賴其傳報

一閉關絕貢利害所謂閉關絕貢者是因回夷之犯  
順而吾以威攝之也必須修我之邊備使倉廩充實  
士馬精強城堡完固而將士日夜淬礪以待之如回  
夷果能悔過輸誠而求貢然後容其入關如其舊勢  
侵犯則仗義征勦使之痛遭挫衄而歸如此則閉關  
彼以爲威開關彼以爲恩而後邊境寧謐今日之事  
一閉關絕貢之後邊備之事置之不問今閉關絕貢  
已數年矣倉廩空虛猶昔也士馬寡弱猶昔也城堡  
頽壞猶昔也內治狼狽如此故回夷之求和未必誠

也而鎮巡不敢深拒恐其侵掠地方稍不得利卽率  
烏合之衆長驅深入如蹈無人之境必獲大利而歸  
昔年之事可鑒也蓋由我邊備不修閉關彼不以爲  
威而開關彼亦不以爲惠故今日之事不在於關門  
之閉與不閉惟在於內治之修與不修也

一哈密之取舍緩急今哈密之地必欲興復其勢有  
五不可減也頽壞地土荒蕪農器子種不備難修  
理一不可也忠順安定二王之後俱無可立之人欲  
立他族則衆心不服罕慎之事可鑒二不可也三種  
夷人回回不與我同心畏兀哈刺灰又微弱不可恃

奏議卷之五

奏

况住居肅州日久有戀土之意必欲驅之復入哈密  
是置之必死之地且失其心三不可也甘肅之地已  
爲窮遠近來又荒歉在官倉廩空虛在民十室九空  
甘肅西路雖新設遊擊三千人馬號爲三千其實不  
滿二千俱各衛新選之人其勢不足以懾吐魯而護  
庇哈密四不可也縱使強勉興復隨復隨敗徒勞中  
國且傷國威益資吐魯之利五不可也勢雖不可興  
復亦不可廢棄一則

祖宗所立之疆土不當棄一則指以恢復爲名以蠲  
夷心彼以爲漢人必不舍此地常以爲奇貨誘我如



棄而不講彼以爲我不以哈密爲輕重必啓其侵覬肅州之心大爲不可故哈密之地不可恢復而亦不可棄也 甘肅邊事

一地方疲敝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爲孤懸自蘭州過河至肅州有一千四五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達子南爲番子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棄之恐達子卒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不能濟事其地專靠水利近來水利甚微不能澆溉說者以爲勢豪占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

秦議卷之五

壬

於此也自正德初年至今雨暘不調通不收成十室九空人人饑色又加以西夷北虜劫殺數次客兵至兵不時住劄此地方所以日削月弱以至今日也一糧儲空虛邊軍全賴屯田子粒近因地土無收拖欠甚多又陝西民運之糧改爲輕齎銀兩而主客官軍不時費用以致倉廩空虛各衛官軍每一年之間名爲月米十二石止得實米五六石其餘每月支銀朱錢且如肅州一錢白銀止買米三升支銀朱錢僅買米二斗一升耳軍士烏得不貧

一兵馬寡弱各衛人馬以貧困之故身無完衣腹無

飽食馬匹瘦損不堪馳逐器械朽鈍不堪擊刺近年以來彼夷虜劫殺及逃亡事故名爲一萬者不滿三五千名爲三千者不滿一二千其各墩臺哨守之人有經年不得更換者有一身應二三役者有三三歲小兒報名納糧者軍士烏得而不寡弱

一興修先務臣竊考之昔漢趙充國論備邊首稱屯田積穀誠萬世之至言也故爲今日計惟在安靜以養兵民羈縻以緩他變則興復之道耳若閉關絕之則急逼無漸其勢必合力以爲害若出兵加之則輕率損威彼必驅我瓜沙之民以爲前鋒使我自殺其

秦議卷之五

壬

歸附之夷以報捷是求之益急而自傷益多竭國以奉軍餉中以資外乃不識時宜書生無深謀遠慮者之談也故近日霍韜所論惟言邊鹽當復舊法一節則是實事臣嘗考之宣德正統間天下鹽商盡在三邊輸納本色草料米粟其價甚輕而戶部並無收銀轉解之法此所以邊粟益多邊農益增而天下鹽價亦賤中外咸受其利所以三邊安固而居民充實自弘治初徐溥在內閣葉淇爲戶部尚書因與揚州鹽商至親遂改此法以致中國鹽貴而年利之銀盡歸邊官其三邊屯糧糧料爲之大耗臣嘗建言於災異



本中而輜之所訪則與臣合爲得其實今日所欲議擬興修莫有大於此者而復之亦有漸則在戶部得入計處而已

文襄公奏議卷之五終

奏議卷之五

堯

文襄公奏議卷之六

南京應天府通判前奉直大夫男戴欽刻

進沿邊事宜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切見今邊事獨勞

聖慮本兵効職之人承部事廢弛之後百責填委一時管照不及如整理四鎮之規與區處糧料之法尚不得講求臣切憂之爲之夜不安寢連日撥冗於部事之暇反覆討論而後得其說乃將四鎮事宜列爲七條甘肅事宜亦列爲五條如前備照式樣進呈以便聖覽計開

聖覽計開

奏議卷之六

一

一宣府滴水涯軍士旣聞

皇上憫其饑寒卽大服其心矣不逞之徒已不敢放肆蓋雖欲放肆而號召人不動也昨都御史劉源清奏請處治似當一聽都察院所擬蓋操縱寬猛之道自當如此

一榆林自米脂以西涉沙而行車不可進驢騾負載三日而後至鎮城東西邊堡遠者又十餘日驢騾自負草糧已重其負官糧不能數斗惟延慶二府差近今年幸得頗有收成不可不預先多糴以備轉運也不然西安鳳翔各府雖積穀如山誰能致之

一寧夏地宜五穀又有魚蒲之利人言黃河在天下俱爲害獨此處爲利偏關軍馬不多供給在本省易催二鎮本色頗不難得而所患在歲支不敷不可不及時接濟也

一遼東錢糧土廣人稀最宜行營田之法副參以下軍馬不必屯聚城中以資私役宜令各擇肥美地據形勝立軍營就將所領各馬常川駐劄分地而耕有警則聽調截殺閑暇則就近耕作兼便牧馬所開地土永不起科不知兵者必以守城爲言譬之人家鎮城寢室也各管基布門戶與通行之路也不守外而

奏議卷之六

二

惟寢室是守不亦拙乎聞李承勛先年至遼之初寧前地方每報達賊直犯官路搶擄人畜因行邊至興水故縣見地皆肥美乃擇黑莊窠等處立三大營調防路之兵以居令其儘力開耕一年之役三營之軍遂富而大路之寇亦絕又瀋陽十方寺地尤美而臨邊有山達賊每登高以望而捕我農人遂以墻包山山頂立一大臺守之瀋陽米價至今爲之賤管田之法兼耕與守比之屯田尤便於軍小試則小效大用則人效竊恐宣大寧夏或皆可行之也

一宣大二鎮地方事體大略相同有收則米賤難賣

而病農無收則米價湧貴而病官又有世家豪商乘青黃不接之時低價撤放於農而秋成倍收厚利低價預買俸糧而臨倉頂名冒支官軍窮困之根實在於此若官庫有銀赴就糴買則小民無求於彼而撤放之弊可清官倉有糧按月支放則窮軍無求於彼而預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

一諸鎮土俗雖不同總而論之必須預先會計每鎮一年定倉糧料草束實屬總數大約若干歲入之數較與不較又計歲歲添若干以備客兵之用又計歲歲裁若干以備三軍之用

奏議卷之六

三

聖慮方可少寬又續嘉如弘治年間每鎮積糧至一二百萬草料倍之馴至有九年之積則太平萬萬年之基業也

一蔡天佑在大同其得軍心亦素有謀略但歲久必須更替宜優遷之以答其累歲之勤勞瀕死之苦其代之者聞衆議馬卿先在雲南經過戰陳頗有氣節亦善謀略且水土所宜似可用也

右四鎮事宜

一今日士大夫忠於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吐番內侮爲慮寔其爲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

屏是非今日所能遽舉也其曰但宜填實肅州以漸料理則爲一時不易之定論然經理甘肅當自蘭州始其詳見後項各條中

一甘肅糧儲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劄蘭州專理其事催督民運區處鹽糧召商糴買之類奉聖書而行責任頗重昨總制衙門自悔不當奏革以爲邊糧重計廢專官之官令分巡攝之則督催將不能如向之嚴規畫將不能如向之密稽考出入將不能如向之備設使專坐蘭州則有妨巡歷公務不廢巡歷則糧納之人沿途跟隨一不便也蘭州守候三不便也平

奏議卷之六

四

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猝檄交馳巡歷督餉二事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經畧甘肅必復此官而妙選其人可也

一河西一線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間西安鳳翔各府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往往至於破家後遂改爲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石彼處俱是軍衛管糧等官將銀給散軍舍人等令其趁熟買糧上倉領銀則有侵扣抵換之奸輸納復有守候加耗之苦况銀入貧軍之手收買難過僅微有期少加督責多逃避是所以養軍者反爲累軍

者也此舊日和買之爲害也

一目前軍餉全賴前項和買難以一旦遽革必須漸之以漸合自嘉靖八年爲始每歲戶部於歲外發銀二十萬兩行令管糧郎中於蘭州召商糴買每銀一兩糴米一石時價縱賤官價不減但因時高下折耗以取常平每石亦不得過四斗蘭州地方商賈輻輳開價既高糧必重集蘭州之積既多以漸及莊浪涼甘二三年後將見肅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強勒軍買之弊政可除矣

奏議卷之六

五

一和買既免自後每糧一石值銀一兩一二錢以下則放折銀每石值銀一兩四五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如近日斗米值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三法軍士在西者令挨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支給本色是移軍以次而就食於東也軍士在東者令轉搬蘭州之積以救甘肅之荒是移粟以次而漸入於西也轉運之法或借借閑運運之閑軍則官給之口食或雇甘肅之車脚則官酬其脚價是又於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

右整理蘭州以實甘肅事宜以上各項事宜乞傳下戶兵等部云昨邊境錢糧雖着戶部補給似當令吏

部選委一二人前去經略乃見實事其甘肅哈密事體看來只當以積糧為主但中間用人舉法事貴會處你戶兵二部還可會同吏部都察院議擬來說此實安邊至急之務不可緩者蓋我朝官制分屬各部每事互相牽制往往為之掣肘失事所以必得聖明獨攬其綱於上然後事事可振舉也

右邊備事宜共十二條

一附奏今年之災臣於夏初即已知其必至於是故會百官乞

皇上休工役息兵事與凡一切嚴實節省無不密奏

奏議卷之六

六

皇上而二三輔臣切齒恨臣猶得楊一清參知外事乃有一二行者而中外遂安且如運河一事即今何嘗有誤國計當時若內閣黨附某之術得行則運三五日山東河南江北直隸之變又不知如何也凡此皆易見之事六部非無一二人深知之者但畏內閣之忌嫉故欲言輒止殊不知為

皇上擴充愛民之心行之政事之間隨發而隨驗者今日太平之基正在於此

皇上若少為所惑即書所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者也但今年十二月至八年三月以前民甚難過

皇上且當隨事安之其振濟之說有名無實惟區區蠶糧第一要緊若戶工二部會處必得其當

皇上可以無慮也八年四月以後蠶事已熟某策又收至五月則二麥收矣惟能事事休息之則民間自易過也伏願

皇上守此堅定則民心感悅天意和暢五穀豐登家給人足將千倉萬箱可以坐待者也傳曰肉食者鄙今之為

皇上坐而論道者不殆於肉食者乎故周公作無逸

一則曰小民之依二則曰小民之依一則曰稼穡之

奏議卷之六

七

艱難二則曰稼穡之艱難古之君相其所重可知矣惟

皇上加意焉

論異星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今日早朝禮部官與臣論連夜有異星說者以陝西河南兵荒之應臣又訪之在外來京之人咸謂陝西河南山東山西之災數十年所無乃會於一歲故地方欲變又矣獨賴我

皇上屢下求賢之詔用少停大工罷省不急之後息兵休農蠲天下之租以致深山窮谷之中黃童白叟

雖寒饑垂絕莫不舉手加額咸相戒曰有

聖天子君臨天下一時之灾吾忍死而已何敢爲亂此可見天下人心莫不傾向我

皇上矣而諸大臣不知民情者又洵洵復欲講求動兵徵糧之事臣曰國家元氣在人心人心聚散在勞佚民之所以將變者正以有司不肯休息吾民也今憂其將變而又重誅求以激之唐陸贄所謂救之所爲乃禍之所由起者也伏乞

皇上預定民志無使天下人心方歸依而遽離散以獨利此貪功謀利之邪臣因變此散財得民之善政也

奏議卷之六

八

臣因密查得太僕寺所收馬價銀比嘉靖三年以前出有一百八十餘萬兩而天下缺官柴薪銀兩到太僕寺者亦約及十有餘萬兩御馬監所收馬場子粒銀歷年積餘僅一查究亦當不下百餘萬則一時之急雖暫一毫不取於民亦且足以全我

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情者也但乞特

勅戶工二部令今年各色工作急聽工部節省以務免八年天下之派辦今年各部錢糧悉聽戶部通融以務救八年天下之饑荒命下之後各部再不得移易以致失信於人詩所謂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倉卒之變能忽然不覺其難者其道有如此也昔漢

大臣董仲舒以爲天示變異所以仁愛人君臣聞之

臣兄華曰天以天下付之人君譬如父以家事付之

長子故天下之大君曰天子人家子賢則父見其子

可托矣故凡事必示以喜怒知其能行其志也若子

不賢則父知其子不可托矣雖有喜怒將何告語亦

不過悶然而已則今日

上天所以數見變異以示

皇上者其意端在是矣詩曰毋貳毋虞上帝臨女惟

皇上垂察臣近日有聞所當奏知者尚多第以大臣中

奏議卷之六

九

方有造爲譏間之者故臣遂少緩然臣豈終默而已

乎尚容隨事言之

又論異星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聞明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

危之幾於天時人事之變虛以待之順以應之故心

常靜體常泰姦利之臣不得肆其無稽之說天下

頑民不得以鼓其不逞之徒田野元元雖遭重災莫

不按堵也昔堯做九年之水湯畏七年之旱其兢兢

自責只在執中懋德知人安民而已

皇上追思隆古獨求諸心卽此道也臣昨因大臣論星

變一事部議旨出恐其有誤觀聽以應變之說全平  
數陳言恐未備敢請再為

皇上中之說者曰此星變至兵當預集兵馬以備征討  
臣曰地方災傷人民不安兵所由起故天垂象以示  
之若天下有司皆仰承 德意散利除盜加惠百姓  
以待不虞即兵無自起所以消之也豈可無故令天  
下有司黠集兵馬為必討之計以速其變乎說者又  
曰兵則然矣或又云星變有掃除府庫之象歛財之  
法不可急講乎臣曰地方災傷民將為變則當傾府  
庫之藏以救之我

奏議卷之六

十一

皇上屢令戶部發內帑賑濟賜民田租正大學所謂財  
散民聚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者所以消之也年  
方饑饉斯民救死不贍又豈忍令有司設法取之使  
不得安業以速其變乎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凡此皆致天下順之之道居安防危莫  
大於此惟

聖明虛心定志於一切浮言陋說皆屏勿用前奉

聖諭所云四鎮及甘肅事宜臣已籌度編纂各具條款

三二日奏以備采擇餘俟

批答之後尚敢隨事次第以 獻

論消變異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二十四日奉

聖諭知

皇上於消變之道有定志矣誠

宗社生民千萬世無窮之幸也

聖諭又云弭患之策卿早陳來欽此臣至愚何以仰副  
清問特以懇誠激衷自不能已竊自反覆思惟所以  
安天下之民使有司即有下手拯救之處無以加於  
本月二十一日臣所上秉字一百號奏中特 勅戶  
工二部之令蓋此令一出天下之民風聲所至即莫

奏議卷之六

十二

不感思入骨髓矣其邊備事宜已編纂者亦擬下戶  
兵二部傳帖于後又附錄所論未盡事情共為一帙  
隨此封進惟

皇上采取將二傳帖同日行之則六部即不敢自分彼  
此萬國生民頓解倒懸矣但二三輔臣未歷郡縣不  
知田野農夫安危治亂之機惟在

聖明獨斷而已

申明考察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查得舊例三年考察該吏部會  
同都察院審擬天下來朝官及撫按合干賢否揭帖

其奸惡有力賞錄者本部又行訪於六部九卿等衙門所聞分別等第奏請黜陟命下之後科道官仍查應黜未盡者會本彈劾吏部斟酌去留取自上裁名曰拾遺然已退人員卽不復用正德年間權奸用事有等不才官員往往預投內閣每遇考察章上輒假以人才難得爲詞坐名批着留用以致舉措乖張人心不服遂有三年考察不過爲吏部欵怨爲內閣收恩之議臣惟此弊雖緣輔臣不法亦是舊例未備之失誤留者獨喜拾遺誤退者不與辨復豈不失之偏重乎臣乃於去年正月初九日題申明禁約

奏議卷之六  
三

內開沙汰或有遺漏如先年之大疎既許科道卽時劾奏議擬或有註誤如先年之多枉亦許科道卽時辯明則自今以後立法公平可行久遠已奉

皇上明旨臣民通知左右輔臣宜無有敢蹈舊習招權納賄如前者之弊但近日大臣之門亦已聞有浙江按察司某自知公論不容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又昏夜微服叩首乞憐矣某之外其人尚多萬一其計得倖倖苟免長士人奔競之風壞

祖宗黜陟之典肅治召奸爲害不細本部考察題本以郊祀畢日封進故不敢不預言也

論朝儀服色始末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今日奉

聖諭示及昨日朝儀服色始末臣始知其當時之誤實出有意

聖諭以孝思惟修身進德不專在服色孝子有終身之喪惟在存心等語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

聖諭又謂忌祭用冕非也因易服布袍而視事之服或不必要更則

皇上於此固精思審處極乎人情矣臣之心又竊擬皇上必謂

奏議卷之六  
三

孝廟前所通行不欲遽更乃孝思之獨至處所以不敢固執言之然

皇上望道未見之心復諭臣以未知果何爲可則臣苟有所聞自不敢不盡

皇上以天子九廟非四親廟可盡臣以禮官等蓋謂古之服制由本身等而上之至高祖而盡等而下之至玄孫而盡故雖天子之制於九廟之中獨有四親廟之稱況忌日素服本以服起則孝思自可上及曾祖耳惟祭祀乃吉禮大者必致思專一始不得以私親間之所以雖天子情有不得伸者若上元節儼等儀

自無妨也

皇上若度節儉等儀果輕於祭祀遂傳令改之雖非

孝廟以前通行者亦自不犯三年無改之條矣但

皇上謂不專在服色乃探本之論則此等小節雖不改

之固無不可臣又思古之聖人必矜細行則即此小

節自不放過正足以見大聖人樂取於人以為善之

心者臣所以不敢忽焉者也

論革冗官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諭云生財之道以生之者衆食之者寡今天下諸司

奏議卷之六

古

官員比舊過多我

太祖初無許多後來增添冗濫宜致百姓艱窘日甚一

日朕欲命卿會官查議裁革卿可盡誠布公為

國思之特預諭卿知可先說說欽此臣聞在昔聖帝明

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凡以代天

理物為民立極不徒設也今 國家政令出自

朝廷五府六部則分職率屬而倡行之其在南京吏部

不典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欽散之責兵部無

調遣之行近者大臣率以無用老疾之人聽其在彼

養老虐廢廉祿甚非我

太祖之意故我

太宗文皇帝初遷北京亦止權置二三行在府部官不

全設也伊考諸古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洛邑惟

命留後漢唐舊邦止設京尹蓋從古已然今實所當

釐正與凡在內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常糧管馬

等官及王府空閑官僚因而省之以補軍衛多餘首

領及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司下已置丞

小郡添判如斯之類不可勝數歲所費不下十餘萬

宗室祿糧軍士月米為益多矣故自來有識之士莫

不建議裁減獨以上下議擬不同或弱於聞見不覺

奏議卷之六

主一

隨事徇非或畏難苟安不能相時裁度惟是生民重

困冗食日滋因循百年迄未有改自非我

大聖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獨思及此而力行

之乎伏願

皇上即以

聖意明詔有司會官廷議各各備開建置來歷分別應

否存留裁革省併奏

請定奪則官簡而費易供選清而俗亦靜所謂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者正在是矣天下萬世不勝幸

甚



論廣西峒蠻事宜疏

少保臣桂寧謹奏前者奉

聖諭及廣西事臣以平日所聞復參衆論而得其說請具陳之夫廣西之蠻種類不一深入谿峒與土官連結依附郡邑則皆良民地甚沃饒民亦淳厚洪武永樂間總兵官山雲韓觀相繼為治威信既孚地方以寧正統以來蠻賊紛起或數十人或百餘人竊伏道路攔截江船掩劫村堡殺奪擄掠以為常事至攻掠城邑亦不多見况蠻賊時相仇殺自傷亦多是當時為蠻夷者亦未甚得利苟得安靜愛民之官重信義

奏議卷之六

十六

輕功利以固守之則民有生計蠻夷兵將化為良民矣奈何當事之人既不求自強之道又一切取辦目前無志者招蠻賊以施犒勞之恩有志者藉土兵以為剿捕之計徵調頻繁糜費無已土官自是玩視軍威驕縱難制往往治兵相攻或潛通蠻賊出沒為患甚則陷城奪印無異古之戰國繼之以屢次大征民困勢危十倍於前故為今之計只當申諭總督大臣聽其就近自擇守令而重其任責以省刑薄歛減徭後勸農桑以厚生練民兵固村寨時瞭望以相守以餉兵犒賊之費為設險習武之資賊來互相援救賊

去不必窮追而又簡任參將守備等官責其巡哨往來以通客商沿江伐木以去險蔽至於商舟犒軍之費往年已有常規不必禁革惟戒其怠惰與夫剝削而已其或與賊相遇小小勝敗不當深究一以付之總督官而不從中制則土兵不必頻調賊計無所復施不出二三年間吾民有安居之樂有能戰之勇自足以動蠻夷歆慕之心折土官強梗之勢然後正法令以治土官布誠信以來徭戢如是而猶有未服乃擇其一二稔惡者提兵取之以令其餘感德並行誰敢不服由是而興教化正風俗視中外以治廣西豈

奏議卷之六

十七

有不平哉但總兵大臣自擇守令一時未遽行臣懇一法似為可處惟

皇上以此下之內閣作一旨令吏部行之即沛然矣臣聞廣東與南贛郴州等處於廣西水土相宜地方附近故於各處蠻洞事宜習相聞見若就各處舉人監生中選其年力精敏節行可觀者州縣舉之巡守巡守舉之撫按即會總督大臣按地方官員之缺量其才力所宜奏請於朝下之吏部聽其割付就彼給與冠帶分布各州縣或掌印或署事量更分例口糧而不給俸試之三年已有成效然後陸續起送赴部

而實授知縣判官縣丞主簿吏目等官其不堪者罷之則吏部聽選之官無不服水土之憂遠方不缺之員無經年曠職之累凡修舉一切事宜可以朝出令而夕及於民矣唯

聖明裁之

謝賜王帶章服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二十四日伏蒙特

勅諭臣申以王帶章服命司禮監官齎捧就臣私第賜臣者臣聞戒用休予馭幸禮也

陛下以臣論經應

奏議卷之六

六

旨賜之 綸詔寵詞章服王帶臣愚懼不稱典又慮四方之臣不悟

陛下所以嘉賞臣之理與臣承

詔弗辭之心臣敢不對揚

天子之休命臣聞堯舜盛矣當勵翼之朝猶乃稽于衆

好察邇言堯舜之大也今

聖德清明賢儒碩輔布列左右發言中綸造理入妙論

思數奏動當天心臣誠迂訥雅不良于言願得首蒙

眷慈荐錫異數臣固知

陛下之心與堯舜同大無間夫臣且受賞賢於臣者其

可知矣古人有云請自隴始惟是實臣固不敢不奉詔臣聞昔者高宗求言於傳說說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今

陛下勅臣曰似少有得深造自得之意也曰患不勉力兢兢業業之心也曰念惟弗已純亦不已之始也曰來告願聞汝亦昌言之懷也

陛下之於道可謂知至矣

陛下迪知忱恂居之無倦將不止有如高宗克邁乃訓者惟是賞臣敢不奉

詔臣聞今出惟行服思其稱

奏議卷之六

九

陛下修身踐言令而不違乃惟行臣有犯無隱恭而不

二乃惟稱書曰惟幾惟康其邦直臣敢為今日

獻又曰予思日孜孜祇承千帝臣敢不夙夜匪懈以答

殊遇為此具奏稱 謝以

聞  
辭進閣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為辭免重任事本月初六日

手勅以臣兼武英殿大學士在內閣與少師楊一清每

辦事者臣聞

命不勝戰懼竊念殿學崇階內閣重地擬承輔弼重任

匪輕自肯成康繼明周召接武猶且其難其慎官不  
必備如臣卑陋豈其人哉且度德定位位未稱德則  
君舉而進之古之制也今臣濫竽銓曹素職無狀不  
能為

陛下需才授任以致庶官失德屢干天和上動宵旰之  
憂臣實不稱分宜罷斥豈敢荐當殊擢以處非據負  
陛下知人之明伏乞收回

成命速賜罷休應前代遇災策免之義臣不勝惶恐待  
罪之至

論禱雨未應疏

奏議卷之六

干

輔臣臣桂萼謹奏今日

皇上為禱雨未應引咎自省因諭內閣臣已同臣一清  
等具奏矣臣又思

皇上今日事天直天舜之事父母也

聖德之盛端自此始矣臣聞父師言舜之事父母也只  
知已之子道未盡所以父母終見豫悅蓋人之苦節  
毋生於所遭之艱難也仰惟

皇上好生之德自邇以來凡天下深林窮谷三尺童子  
莫不感入骨髓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應  
則

上帝之心已可知矣臣所以每以毋貳毋虞上帝臨汝  
告我

皇上也特臣之無狀無以為

皇上將此好生之德為懼耳臣又切思連日雲氣每升  
已象我

皇上一念好生求之即應毋為猛風起而散之則是為  
皇上施恩澤者有違

聖志之微也伏願

皇上始終此好生之念兼收人言隱惡揚善使下情必  
得上聞則上下和洽興雲致雨有必然矣然此皆

奏議卷之六

主

皇上所有但臣下又多好佞之徒不肯反已自責所以  
無和風以致甘雨耳尤願

皇上願神自適毋致過憂蓋修職在大臣乃是實事  
皇上只是一意聽之而已不在過憂也臣不勝恐懼之  
至

論大同事宜疏

輔臣臣桂萼謹奏臣在吏部數月詢訪民情尤以大  
同邊事為急說者人人不同蓋人情各異身家利害  
所以都不肯將鎮巡總兵等官真情說破及訪過數  
十餘人始得其說大同軍士不靖特以貪官欲利身

家食將欲便侵尅故不肯加意一整理耳所謂貪官欲利身家者兵備等官不肯隨軍紀功止是大家聚在大同城中住過但遇緊急聲息只寫着數角文書調遣一番人馬各城堡受禍都不計較只要不損所發軍馬則自喜以爲幸不失事免參提而已所謂貪將欲便侵尅者總兵等官不肯休兵養銳止以調集各城堡人馬攢操爲名每於無事之時只以按伏預備爲詞侵尅糧料爲計各城堡良民騷擾都不計較只要每月扣得數萬軍馬行糧則喜以爲穀我侵尅可還債買官而已爲今之計只在用人舉法計之當

奏議卷之六

三

甚密行之當甚速令大同城中總兵參將遊擊各部下但係原調攢操各城人馬俱令照數發回就着各該城守備編入行伍自統領之遇有小警卽公同紀功官員親行督戰不許在城坐視賊來勢盛則堅壁清野俟其散掠而截殺之平居禁戢軍士不得騷擾苟非臨鎮請兵不許擅自調集如此則守備不致虛設百姓不致怨嗟地方保無他變矣又大同止以攢操招各城堡卽因攢操調散以惹各達賊乘虛而入人皆知之所以隱忍不敢以告者一則畏總兵官失花銷錢糧之利一則拂守備官安樂妻子之心致其

恠恨以生不測之禍也但一旦散攢操之卒又當爲處賣房屋使之莫不得所則見在亂卒盡失所援然後假沙汰老弱之故時簡閱之不出三月而大同一遑帖然於法度中矣臣以此說問李承勛承勛謂其平日所聞正是如此

薦講官疏

輔臣臣桂萼謹奏臣連日看詳諸講官直解平願爲改正然不能徧改者甚多蓋自弘治以來天下士大夫率多詞章是務於聖賢身心之學皆未有聞至館閣之臣愈陋矣臣聞之華兄云講解經傳須要字字

奏議卷之六

三

句句說到心上方能使人知得行得蓋說道理親切則文詞不能遮隔故也昔人不知天上何者是月問於人曰天上光處何物是月其人以手指之問者就認手指作月蓋譏講經傳而不知求諸心者其差如此臣切謂

皇上日御講席可謂勤矣而進講之官乃得此認指作月之徒臣乃遍觀見在九卿中講論經傳有臣兄之風者惟大理寺少卿魏校而已但校獨立不群無所私交而人不肯舉之臣前年卽擬薦入翰林以充講學之任而竟未能行今思此人端謹整肅已擬乞用

於都察院以佐能決者伏望

皇上遇有論內閣帖子即因一言責臣近在吏部知人必多可特於九卿中推一堪爲日講官者說來不必拘定何衙門然後忌嫉者無所投其間

皇上試聽其講論然後知臣言不欺而從前講官不足言矣臣懷此甚久無由而發今則徧觀講官之論無人可及校者故不敢不言也

### 論風霾疏

輔臣臣桂夢謹奏臣惟風霾者陰邪蔽遮太陽下土不得仰其照臨象君心至明而不能去其蒙蔽者也

奏議卷之六

五

似雲非雲弗能爲霖雨以澤下土象人君有德惠阻而弗行也天氣高亢而不下交地氣隔絕不得上達則變而爲風霾則今日當務之急宜莫有如孟軻氏所謂急親賢者然非公別人品又莫知其孰爲賢者而親之矣夫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使君子小人雜然並進萬一失所交焉又豈能成此美乎茲臣在內閣日見人臣所議多以窺測上意爲主至於人之邪正不惟不聞有所商議且不復敢發一語一一付之吏部吏部亦多以回護曲庇爲忠厚不復果於分別以致賢否不免混爲一途此風霾黃濁逼真之

應驗也臣去年九月中請

皇上御門特賜宣諭令郡臣各舉所知以備任使正爲此耳臣愚終乞

皇上於廷試之後將臣前所請詳定儀註卒然一旦行之又令都察院會同吏部率御史二人給事中二人監同文選考功司官將歷年薦舉糾劾詞語填附今次所舉姓名之下其今次舉薦未及者自輔臣以下至巡撫大臣俱要逐一通查歷年被入糾劾之語備造于冊先令戶禮等五部及院寺等大臣公同看詳驗其有無隱諱另造二冊一付六科一付十三道聽其覈實有無扶同隱匿等情方連名署于其後即以之造定黃冊一本送供

奏議卷之六

五

御覽青冊四本一送內閣以備參詳一送吏部以憑舉措一送都察院一送六科以憑糾劾如是而猶有遺失該部之罪不能辭矣且使在朝之人可以自擇進退將一洗邪正並進之弊且渾然不見過激遂署爲冷必三年一次行之實中興應天之善制也若夫我皇上今日之學要只在於希天而已其功夫次第臣尚冀少遲數日詳切披陳

論武定侯疏

少保臣桂華謹奏臣宿部考察不朝參者五日始聞太監張永於十二月三十日無疾忽血從五孔崩流而絕中外洶洶疑中毒所致且言武定侯郭勛方專橫賴永有以制之今永忽暴死而

皇上方且聽助手握重兵提督如故此固

大聖人誠信不疑之道然於消患未萌之過計或失之疎也夫士嘗學問識義理一不得意猶悻悻不自顧至有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況此不學凶徒久處非分乎據去年十二月中楊一清與臣言郭勛近日大橫子知之乎

奏議卷七六

五

悼靈皇后之喪百官哭臨我聞有大哭聲者意必爲陳萬言也既而問之乃勛耳又聞勛自

悼靈皇后崩後往往有怨望語臣時以勛雖素橫

皇上方出之萬死中彼必不敢還負未之盡信今者張永之死甚駭群聽臣想一清當不畏利害當以此事可疑備告

皇上矣臣可以不必言也今日復思郊祀在即

聖駕出入左右防護必不可託諸可疑之人而不見有所虞者恐一清亦受制於同官故臣不得不急急一言也

皇上試密問一清令傳出云郭勛屢辭參贊軍士之心已離可即從他此退大臣以禮而又保全之道也祖訓云凡帝王居安嘗懷警備日則觀人舉動夜則巡禁嚴密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於心又云凡人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歷代多用姑息以致奸人或侮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此

聖祖切要之訓正

奏議卷七六

五

皇上所當深省者也臣又聞後府管收天下府州縣城池葺價以供後宮柴炭之用歲所入銀不下十餘萬兩然實用柴炭歲所費不能萬餘而已其下餘萬兩之數盡聽後府花消者也蓋我

朝獨此一項錢糧不屬科道清查故也所以從來公侯家子弟皆後府其財賄遂足以徧結舉朝大臣且可以招收天下無賴藝術之士但勛實庸下道者尚不肯出其門耳臣又聞去年張永知其團營子拉銀九千餘兩抵充後府柴價未請

皇上清查內閣爲之營救

皇上不察誤從免追然自七年以後不得復使用此一項銀兩而郭勛恨永深入骨髓矣此亦

皇上不可不知者也

聖諭云但時無才者代之此實

皇上深長之慮臣亦又思及矣臣自被召以來親接諸

公侯聞咸寧侯仇鸞能愛士卒有祖父風人皆稱之

隆平侯張偉年少有美質而讀書謹飭不敢苟同流

俗俱爲後輩所推其他則皆未聞

皇上試多方訪之必可知也謹具奏

聞

大寢公奏稿卷之六

奏議卷之七

南京應天府通判前奉旨

進輿地圖疏

少保無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芳

謹奏臣惟隆古帝王講求政務親與其臣面相可不

猶懼其未也乃陳地圖焉於是乎九州地域廣輪之

數民情土俗之宜如指諸掌而後行之是故一時允

賴我

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僞實備嘗之地之險易

實備歷之

奏議卷之七

太宗文皇帝亦與有間關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

其胷中之實見所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百六十年

未易改也自時厥後

列聖相承雖莫不具上聖之資而視

祖宗之實嘗周游民間者有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

或輟

孝宗皇帝嘗銳意行之終以不能徧知人情土俗而止

正德以來積十有六年上下之情必是大隔而欺蔽

遂有不可止者則所當脩復

臣等上下各得自盡正在今日臣待罪輔臣

神祇乃者備員吏部凡遇考績朝覲官員察訪  
問於地方之民情土俗亦各得其一二除摘其論列  
之近似者裝成三冊上請施行外敢復即天下  
土地分爲十有七圖各具叙紀又裝成一冊上  
獻伏惟

皇上清閒之燕復披此圖必如我

祖宗之親歷地方者然則延訪之際皆有實據人豈能  
欺之哉孔子稱舜用中於民孟軻氏謂其自耕稼陶  
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蓋其廣大寬平能使人  
人得輸其情此舜之所以不可及也萬世而下臣得

奏議卷之七

二

不獨有望於

皇上乎若近代人君綜覈名實以察察爲明者由

皇上視之天地懸隔矣謹具奏聞計開

大明輿地圖敘

右

今日輿圖全盛如此臣聞古二帝三王統壹區宇血氣  
之屬莫不尊親凡以功德並隆而仁澤廣被之效也  
後有作者靡不威加海內功成混一然而尊親之意  
微矣惟我

皇上高皇帝用夏變夷思與天下更始非有利其土地

八民之心是以中外華夷莫不嚮風及今百六十餘  
年而有司失此意矣土著之民困於徵求邊疆之士  
苦於戰鬪故國或異政家或殊俗於是有一統之名  
而迄不見一統之盛治孟軻氏所謂盍反其本者其  
不在今日乎臣謹法周禮職方氏取兩京十三省  
四夷約而爲圖者十六稍加敘次義無詳略而冠以  
是圖要以見別五服等華夷審方官人任土作貢戢  
農兵謹封守興地利飭八材糾違逆弼教化協風土  
時勢之宜享柔遠能邇之治皆不出此道又將以明我  
皇上所以光昭丕業克應

奏議卷之七

三

天心者惟是好生一念廢天下百司於道知所嚮而不  
虛役其志云

北直隸圖敘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燕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

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關喜峰

口古北口在順險扼尤著故薊州府屬保定

重兵屯焉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今三衛是則屬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

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

惟蘇州運道猶通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場其人生

獮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姦

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

多姦人每窺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

畿甸同風而順天馬政府屬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南直隸圖敘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

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特為天險江北

則徐賴二州府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

奏議卷之七

淮安特建兵府漕運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

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

江西湖廣俱楚地為江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

常熟俱蘇州府屬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

肆行剽劫者不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

廬州則民習游惰地不盡利風陽習俗本同加以萬

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廬州松滋則田賦不

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府屬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鼈

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于斯者也徽州多

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游軍民統

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

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白民勞甚矣

山東圖敘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

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

境為餽運通衢南盡徐北沂天津歲有河

運患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宛

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甚焉矧

京儲邊餉之外

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州濟南之間號多

奏議卷之七

鎮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遼東自為區域

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

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州萊州

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咸山沙門一帶多海稽之

往蹟則平度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

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

至萊之海舍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

元時所濬以避進東蓋營治開海潮所通自此至海

止八以達萊州東南境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山西圖敘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沙漠表裏河山蓋有俯挹

中州之勢局二州俱太以北海數內侵故大同

特設征鎮與延綏在大同互為聲援焉

偏朔重武三關俱在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

套河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俱太原府屬之關與廣

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敵矣若蔚州同大

府之鎮徒屬平陽府之屯卒屬潞城屬縣之通

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

餉既廣

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

二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流

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陝西圖敘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

原平涼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聖

昌鳳翔之墟若延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

夏則跨有寶蘭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為備差易蓋

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雪鎮三受父棄不

守自移鎮榆林延綏河套延安北盡為虜有烽火遂

達於內郡矣甘肅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而肅州

尤孤故肅州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為河西憂患

西寧則地西荒西寧與四川同患苦且北

以殘孽窟居西寧番漸以南徙今松潘

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而通寇生日繁

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雲南之祿喉巴蜀安

輔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力以供邊奉

宗室而平涼尤甚間閭愁苦又何加焉

河南圖敘

河南古豫州地閩閩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

北今北直以衛以衛山南今陝西南陽今直隸

汴衛河可以滑山東沿河可以滑淮故言形勝者

次關陝焉然分建

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甚且

歸陳州封府開一帶地蕪數省統轄非一秦

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

趙西魏北直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歛跡而牽制之

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

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

間則河洛河南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謀宸宣

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剽奪之禍歲不免矣

浙江圖敘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興湖州與

江淮相表裏嘉興湖州以徽直隸徽州府江西饒為郭

郭左信郡江西廣右閩關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

淮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州長

與縣俱嘉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州直隸州之間上

無蕪輅之司訟計繁興頗號難治嘉興湖州寧紹四

郡則震澤湖是太東海之所經也湖衝淤壅大遺三裏

之害而鹽徒嘉湖易通舟楫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

依山盜鎮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處州

松溪處州建屬縣與一帶歲被侵暴溫州台州並海而

南信宿再達于福寧福建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

他寇也若倭夷奉珎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

來點詐巨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夷舟所從入乎

江西圖敘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南直楚廣閩建粵廣之交險阻

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

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瀕臨巨

湖鄱陽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安贛州之間則汀漳

汀州漳州興建南南南諸山會馬連州跨境

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

以臨之袁州地道長沙湖廣通民客戶頗難籌察而

南昌建昌敘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江信信撫諸郡

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野儉苦有憂勤之思弘

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

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湖廣圖敘

湖廣古荊州地襄陽今河南鄧州抗其頭顧黃

府屬黃到其肘腋江陵制其腰腹伸膝南向亦

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陝西河南鄧州

桂陽本州桂之跨閩建粵廣州辰辰辰之捍蔽雲

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外錯荆楚阮塞斯其備

焉蓋二儀交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

潛邸然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

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

宗藩基布歲賦寔繁楚俗慄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

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散苗子偷窳而難

治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是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

性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  
奸謀徧構驕橫滋萌

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生困且久而玩敵將  
貽異日之憂請宜定令毋輕發斯則善矣

### 四川圖敘

四川古梁州地劍閣即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樓之固羅塘

峽名在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西阻以蠻部烏蒙

部是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姦雄割據則盜兵不

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姦穴內作縣車東馬勢  
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況上列

### 秦漢表之七

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

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爲番蠻

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焉撒芒部雄府諸夷四軍

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營兵彙且於

綏徽盧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撫其私黨而

已乃若洞門地名天全六番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

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俱鄰殆與蜀相爲盛衰者焉

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與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 福建圖敘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福州府信江西廣信府

爲北藩建昌南建昌俱江西南安府爲右壁建昌府

秀美民用以和然屬府爲外戶屬府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

壽寧屬府之境大爲患害吉田屬府福寧屬府一帶

本竊魚鹽之利山谷深邃逋寇每憑之而嘯聚但不

常出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

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萃興通番海賊則漳浦龍

溪之民居多且汀州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

閩州屬府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

溪屬府沙縣屬府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

地方山蓋蘭僻莫如武器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

耕稼自給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廣東圖敘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由雄南連

府屬廣州可以向荆吳湖廣江由惠州潮州可以制閩越

是福建由高州廉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西而形勝亦寓

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沒要志在

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

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舶記名通番因行劫海上無事則挺

身爲盜梓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

破則泗州猶嬰焚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

可不慎也

貴州圖敘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里蠻夷並同滇境

而山菁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其焉故

廣西土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

府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軍節若思南石

仁數郡界在鎮遠長官司司隸湖廣西陽宣撫司

俱隸夷峒之間鴟張豕突諸夷常出貽患寔深况

地雜東川烏蒙諸部軍民府師旅繹騷每與川湖

廣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

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

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

之資不忘格鬪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

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

四夷圖敘

今之四夷北虜為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

其地繞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

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

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在延安府近受降城即其

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

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

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

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

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

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

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本為

連所領各堡地方今有統屬而敵今凡各堡精壯士

卒盡聚鎮城名曰調操以習攻擊實乃自為備禦之

計遂致各堡地方徒以老弱疾苦者乃自為備禦之

守之虜寇縱橫無復能為耕牧者矣將帥假按伏以

為奸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而堡中老弱反受

供億騷擾之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刻減行糧為務地方屢失糧餉屢

乏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土魯番之拒命則由

近日文臣貪功置制失宜失中國之信不足為慮大

虜自套來者則亦不刺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方屢

延至於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

直抵岷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可慮者今惟有痛革

調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

無徇近利乃可為也其治南蠻之道則在率土著良

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為之連屬附近地方策

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置之不復徵調民

足相死兵不毒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亦不數年而晏然矣

右以上論調操按伏乃今日之弊耳臣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扶也故擇要害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算不爲不是但今邊將多不知兵所爲俱被賊誘而復之故將不得人不可言調操也

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

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堡屯處處有兵而不

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

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擡管往救賊反得以

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彼常以精卒數千糾我於外即堡寨之內盡爲蹂躪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

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

近邊即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每墩止留善走

者一人舉煙放炮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

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

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被

木石擊傷而墜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

即莫測孰爲有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

佚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

須先遠探俟賊往之處我乃提兵問道而往伏

於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

分奇正一舉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

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爲邊防弊政

故不得不痛革者况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

在所不講者也

### 論希天之學四事疏

輔臣臣桂萼謹奏臣聞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我

皇上天下之大聖人也以上帝之元子開中興之景運

其與上帝信無一息不相通者然而天變每動於上

者臣反復思之良由人事未得一出於正而臣鄰中

尚有未純者以汨之也故臣於

皇上風霾之間已略陳之臣又切見近日



皇上揭示君心之說與自登之言更深思之知

聖明之學已進於希天矣敢再披狂愚以助萬一分爲  
條款開列于後 計開

一帝王之學終日對越在天以其迪知天命也今夫  
人君郊見上帝其心肅恭焉敢萌一邪念以上帝降  
臨之也及居深宮臨近御則或不免情慢豈知上帝  
何時不臨人君何時而不對越纔有惰慢便是褻天  
吁可畏也人君以蒼蒼爲天故相隔遠不知吾心中  
有天子日監在茲是故一念善則上帝用休一念惡則  
上帝震怒不可欺也乃若一毫有所爲而爲善卽弗  
出於誠未免以天爲可欺矣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  
心書曰先王赫敬厥德克配上帝願我

皇上請事斯語

一帝王之量必與天同大無所不包乃克肖天纔狹  
隘急迫便與天不相似如何而能與天同大亦惟廓  
然大公曾中空洞無物事來順理以應事已往則釋  
然不復留滯於心譬如天體太虛時作雲雨既散則  
太虛復如初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言與天同也若私有作好私有作惡查滓  
宿留胃中阻隔凝滯殆不勝其小矣孔子曰惟天爲

大惟克則之願我

皇上如堯法天則帝德廣運如堯矣

一古之帝王恭己南面如天運於上而無爲惟擇人  
以任衆職責成而已我

皇上勞心焦思以憂萬姓而膏澤不下及民由未嘗擇  
人所以委任責成之道未至也是故古者君逸臣勞  
今者君勞臣逸願我

皇上執要御煩日召三四輔臣暨六七大臣面議政事

察其某也賢某也不賢賢則任而勿疑不賢亟去之  
更求賢者然後使分擇天下人材各舉其職則天下

之治恢恢乎有餘地矣帝王之治莫急於求賢大臣

事君莫大於薦賢報國

皇上面勅大臣各舉所知召而察之參以臺諫之公議  
審以輔弼之平章則賢才彬彬而出矣

一天道下濟而光明

皇上不接群臣則其人之賢不肖皆無由而知若親接  
群臣則可以辨別其賢不肖詢訪既多亦得以明習  
天下之故矣伏乞

皇上先親輔臣次大臣以漸及群臣其親輔臣也每朝  
日講畢留與論道面將所得所疑每日調 旨畢進



呈後召見面相可否或不時召見或獨召或總召見大臣謝以有事許不時請見面議仍以時宣召如吏部問以若何用人戶部問以若何理財亦或獨召或與侍郎同召亦皆弗拘講官日輪一人以備顧問群臣之中大臣有薦其賢者必召見訪以政事因察其人甚諫有大事亦得召見詢訪既博聖蔽自通今日感召和氣鼓動人心莫急於此願我

皇上速為施行

一以上四條皆所以廣我

皇上希天之功蓋古先王之學只在行上做工夫非

奏議卷之七

十

於行事之外別以討論經史作閑雜語言為事也

論四証服藥疏

輔臣臣桂萼謹奏臣昨侍講筵聞

皇上時有小嗽思之竟日恐用心過勞所致今天下事亦平定伏乞怡神去思為

宗社生民保愛臣少時嗽唾最甚但臣少思鑒者每以時令藥投之即愈後臣讀書山間頗用心思索即時作咳嗽遂有四証方春夏之交感冒寒氣或身體作痛肌膚即不清爽則劑丸味差活湯或時胃膈紫急咳嗽不出則時用三拗湯之類但其中麻黃必用白

沸湯炮不計過數令香氣白沫去盡然後用之或又咳而心中錯雜似痛非痛欲食而不能則驗夜卧如何若欲卧而不得卧情思忽忽不安是過思心虛之証也時技以茯苓補心湯則愈若夜得卧不咳惟日中咳而手足心鼻氣比之肌膚獨熱為內傷時用補中益氣湯而愈過二十五歲以後臣之兄令臣靜坐定息叩齒以絕思念言人心有所思不化惟急叩齒即散道家所謂集神法也每覺背畏寒則時服養胃湯如是者一年餘飲食大進今三十餘年臣雖有足疾或時舉發然實耐寒暑蓋平日以養胃為主故因

奏議卷之七

三

養胃以化痰最為平穩伏乞

皇上靜坐體察於臣少時所犯四証何者相類批示

臣知令臣亦得細論以少效其愚今太醫院官不知脉理况

至尊之前又不能詳問以其齒養粗工任意制劑恐

未必盡當

答稀裕義疏

輔臣臣桂萼謹奏伏承問及稀裕之旨臣愚何足以知仰惟

皇上聖孝達天德固已默契古聖人制禮之原復欲講

求其名義此堯舜好問好察之盛心也。敢稽合經傳異同擇其可徵者以對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群廟之主不敢褻也。臣惟太廟祭始祖子孫千百世不忘孝心固得伸矣但祭不及始祖而上則孝心伸有不盡故又推廣始祖孝心追其所自出其義至為深遠人之祭祖考也聲容相接則其情易通今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世代遼隔邈不相親自非仁孝誠敬到

卷之七

主

那極處何由感通然則如之何願我

皇上常齋厥心致其精誠之極

右論禘禮春秋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臣按禘有二有大禘有時禘天子七廟太祖百世不遷自太祖而下親盡則祧祧則不祭故時禘惟迎六廟之主于太廟至於太禘則凡已毀廟未毀廟之主咸在而合食焉蓋子孫之于遠祖恩雖無窮義則有限故親盡則不免祧然其思終有不能忘者故又制為大禘之禮而後可以伸其孝心也。臣願

皇上常念

祖宗一脉相傳以至於今則報本追遠之誠自篤矣右論禘禮臣按禘禘之禮不明也久矣古者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周衰諸侯祫祭其祖而禘王者禘禮行之是故禘禘之禮始混後人從簡附會之曰禘者諦也審禘昭穆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云禴禴烝嘗此四時祭名也記禮者誤以禴為禘後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此夏殷禮也是又誤而生誤矣衆言淆亂折諸聖臣嘗考訂周禮而著其說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

卷之七

主

肆獻裸享先王也禘莫重於裸孔子嘗歎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禘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饋食享先王也祫莫重於食故春秋傳曰升合食於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同祀三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享先王也四曰禴夏祭也周禮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烝冬祭也周禮所謂以烝冬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常祀四時惟春特祠各行禮于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禘右通論舊說

條陳郊禘義

輔臣臣桂萼謹奏奉

皇上問郊禘之義在誦再四我

皇上真大聖人也夫郊禘之禮不明也久矣自昔章句

俗儒終身學之往往牽制於文義而不能曉今我

皇上聞言卽渙然不逆於心纔一二便了大義自非聰

明睿知超越古今曷克臻此恨無實學名儒左右備

顧問朝夕啓沃明乾坤簡易之理發聖賢心學之要

述生民困苦之因陳帝王經世之畧以大快

聖心使天下之事如指諸掌遂從頭一一整頓耳今且

奏議卷之二

五

以

聖諭所及條答如左 計開

一禘固王者大祭乃守成之君推隆創業之祖特制

此禮在創業之初却無緣制此禮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止立廟追帝四世祖考所謂禮時爲大也

古之行禘禮者唐虞不聞其詳前三代若夏商周皆

嘗行之而商周之禮不可通於今後三代若漢唐宋

漢則未嘗行此禮唐宋雖行之而又未盡合於古所

以諸儒論議紛紛也

右後世禘禮不行之故

一按虞書肆類于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其言明而有徵孝經乃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明堂以配上帝所以朱熹刊誤極言止是贊揚孝道之大而辨其非

聖諭謂上帝卽天之主宰一言盡之矣天久卽一理上帝神明正如人身混合中間一點靈處豈可分爲二也

右祀天祀上帝之辯

一禮家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然考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

奏議卷之二

五

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故宋儒胡宏考

定古禮止於先王祭天於郊祭后土於社而已人與

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身

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有一箇主宰

獨運豈有兩箇主宰並持故知分祭天地之說非也

乃若云天地合祭比於夫婦同牢之禮則又王莽不

經之言後世因而未改之弊耳

右天地分祭合祭之辯臣幼兄華聞其與同志者講

求古禮其說如此至今思之恐終不出此說也臣聞

大聖人御世功成然後制禮治定然後作樂今四海之

內所在困窮一旦議此恐不知者指以為

大聖人在上亦為此以潤色太平之事矣顧我

皇上先恢廓大度收天下豪傑共圖太平乃今日急務

制度文為若在所緩況今學士大夫知禮者甚少知

樂者又絕少我

皇上雖勞心焦思誰與討論哉宜勅禮部博求能知

禮樂者薦之來京以處本部并太常國子監等官使

之考求先王遺法以備任使

皇上欽明仁孝實天縱之然

聖體清臞尤宜保護切惟

奏議卷之二

三

皇上思慮太多勵精太急或於無益文義亦不免留神

恐非養德養身之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

下之理得矣臣敢再拜稽首以獻

復陳養德養身二事疏

輔臣臣桂萼謹奏奉

聖諭令臣明白宣指思慮太多勵精太急無益文義不

免留神處仰見我

皇上冒暑廓然無我渴於聞善勇於從義真堯舜禹湯

之用心也臣敢不昧死餘陳以復萬一計開

一臣聞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帝王心學全在於思然

人多茫然致思不知從何下手故孟子論心之官則

思思則得之而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也蓋天下萬事其主宰全在此心是箇根本歸一

處此心有箇主宰則當思而思不當思而不思便有

箇綱領可準每思一事又更勿以他事來之便有端

緒可尋此乾以易知之理千聖相傳之心法也何謂

先立乎其大者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是箇極大

的却是當思而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然甚平

易豈必終日營營以損其心脾至飲食亦不知味睡

卧亦不能寧乎惟世之人有一病不除所以反因這

奏議卷之二

三

思為心之害如他日之成敗利鈍與凡事之求必勝

於人必異於衆是箇不當思而思者乃人心之惟危

者也豈

皇上亦不免有此乎臣竊窺

聖容似乎血不榮色乃心脾二經為思慮所傷之驗也

故臣不敢不言

一今天下萬事不理其大勢如人身四肢百骸筋脉

皆緩弛而不舉此其致病必有本原故治病當有漸

次若不詳察而一旦遽求速效一肢一節上整頓便

欲如無病人非徒無益且大傷元氣故書稱明作有

功必曰博大成裕易稱用馮河必曰包荒願我

皇上恢弘聖度包羅天下於留中講求得一箇規模次第將天下運量得轉親接群臣日倡率之使各修舉其職則可以恭已無爲而待物之自爲矣虞書有云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帝王之德與天同度者也然則勵精太急今日或少似焉故臣不敢不言

一臣謂我

皇上於無益文義亦或留神者人心本靈人性本善只因有蒙蔽聖賢爲之指示出來字字句句都是說我自家身上道理自聖學之不傳有等腐儒不知切已

奏議卷之二

主

體驗及沒溺於文義間或尋章摘句將聖賢言語解釋一番是謂訓詁之學或掇拾語言將聖賢言語綴緝一番是謂辭章之學臣一言以蔽之總是放其心而不知求者也今我

皇上日御講筵講官所說恐多是經繞文義其於帝王經世大略聖賢立教宗旨罕所發明

皇上時或親灑

宸翰恐亦未免有意於文辭其於帝王經天緯地之文殆未可同日語也臣嘗自嘆又復自慶曰聖王之不作二千餘年矣今我

皇上天挺英哲卓然古聖王之資惜乎群臣未有以古聖王之學啓沃我

皇上者臣蒙厚恩嘗竊私恨雖然自古未聞借才異代以四海之廣豈無一二人潛心聖賢之實學可以啓沃

上心者乎但患求之道不至耳伏乞 俯察臣言凡非聖人作用處一切罷之以終紹堯舜道統之傳天下萬世不勝幸甚

論將官馬匹疏

輔臣臣桂萼謹奏今日發下兵科二本其一言兵部

奏議卷之二

主

當令該司備寫軍職履歷賢否送科奏進及存一本在科備照實足以革該部循私之弊而該部忌之者也其一言即今收放馬匹之誤實救時急務而戶兵二部又一時議擬委失之疎者也止該

聖斷一一從之則部中科中奏擾自息不意內閣諸臣堅執一一付之該部則是該部之差不可復救矣臣再三言之不從豈該科之人素不肯附內閣而內閣忌之如是耶臣思此事一推調問即大小臣工自是不協而將官之賢否亦不得明馬匹之取用必致誤事臣故不敢不言

患病乞休致疏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萼謹奏為患病不堪供職乞

恩休致事臣於六月二十三日夜半咽喉腫痛至本月

二十六日稍間二十七日即力疾趨朝赴閣辦事不

虞草感音臣是宿疾一時舉發苦不可禁當即出

閣到家俾臣兩足倒懸疼痛稍寬隨取御醫臣夢鶴

針刺七處病勢竟不少減隨註門籍在家調理經今

五日矣臣自念此疾二十歲後因勞苦濕熱得之竟

成痼疾當時初發刺之即愈至三十歲後疾復發必

奏議卷之七

三

針藥並攻二月三月而愈至四十歲後疾每發必針

藥並用七八月而後愈如嘉靖二年四月赴召臣正

足疾實自二年九月已發至平復趨朝將及十月矣

夫病與年加至今又發必非旬日可愈也內閣重地

豈宜以久病廢職方具本陳乞休致調理而同官張

璉抄發言官論楊一清及臣等奏疏其論臣情性乖

方過惡不一臣且喜且懼所以喜者得聞其過所以

懼者負

陛下之簡任也臣性疎愚才不逮志每蒙寵用臣屢以

不堪供職為辭夫才不堪供職是以防範疎虞臣思

開略況承

陛下諭以大臣體國當知無不言又責臣不可以煩瀆

為憚故於民間利病每直任不疑至於舉用人才會

議政事遂無復顧忌不來時名無禮徑情人心大掬

則諸過惡誠必有之故臣每見科道官必告曰爾乃

朝廷耳目之寄

主上聖明無間可言矣但有君無臣吾所深耻爾等於

大臣得失不可放過不言我之迂愚無能過惡尤多

爾尤不可姑息言官今乃能相信如此是臣之幸也

臣正力疾自陳聞而言官之奏已蒙寬假不即賜斥

奏議卷之二

三

罷亦與勉留且教臣以洗心滌慮責臣以保全始終

戒飭諄諄於臣獨切天地之恩雖捐軀殞命無以為

報也但臣今次疾發比前加重非順風土之宜積以

歲月未易調理伏望

聖慈大賜矜恤放臣殘軀得還田里以遂首丘之願則

陛下保愛臣下之德真千古僅見也臣無任恐懼待

命之至

謝賜醫藥疏

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萼謹奏為謝

恩事本月初四日伏蒙

聖恩特遣太醫院右通政楊立院使鄭琇調理臣病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切念臣保身無術宿疾弗瘳仰荷

聖慈特賜醫藥風寒暑濕診視不訛佐使君臣增損有法一身少覺安泰兩足漸能動移是知

聖恩之所布實與化機而同神者也臣不勝勤懃感戴之至

謝賜猪羊等物疏

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萼謹奏為謝

恩事本月初四日伏蒙

奏議卷之二

聖恩遣醫調治臣疾已具本謝

恩外初六日復蒙

聖恩遣御用監左少監張昇齋到猪羊酒米鹽醬瓜菜

欽賜臣者臣伏念施之神劑調以滑甘病邪有賴於政

治正氣漸全於滋補物隨

恩至懼與榮并遂令陳人頓回春意顧惟生身之至德

雖曰殺身而莫酬入骨慚惶伏枕感泣切願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懷保惠鮮察篤幽隱將俾兆姓

極四海同仁非直臣區區殘喘而已臣不勝感

恩之至

懇乞休致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為懇乞休致以全

天恩事本月初二日臣奏患病不堪供職乞

恩休致奉

聖旨卿病任寬迂因致物論今後宜加修飭以副朕眷

任至意豈可因人言求退有疾善加調理稍可即出

赴闕照舊辦事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本月初七

日准吏部移咨到臣切念犬馬猶知戀主况臣受

主上知遇之

恩分則君臣情同父子豈肯以一人之言遽浩然有歸

奏議卷之三

志哉第臣之情有不能自己者勢則然也臣賦性寬

謬見事迂闊本以退遜自居志在犯而不較舉朝臣

僚莫不共知其為愚人已獨

陛下不察臣之不才任之以股肱寄之以心膂責以知

無不言戒令勿得畏忌臣感

陛下大恩畫地指天誓持赤心報主更無別腸惟知

陛下之不可欺不顧人情之不可拂惟知安社稷以為

悅不顧其身之孤危為當憂故凡舉劾大臣承襲封

爵若罷兵息民去汰去甚一切大政人所深避而不

敢言却顧而不敢任者莫不詳論極辯誠不知為

身家計者也若夫意見之偏論議之謬難保必無至  
於徇私黷貨背公樹黨之事此以上負

陛下奉天安民任賢國治之盛心則臣實諸皇天后土  
自謂無其愧焉但臣愚於天下之事所以入告

陛下者一主休養生息則其間不合同列之議者多矣  
而

陛下輒賜采納此人心所深忘臣所以屢請遜避

陛下所知也至於進退人才則或質以平日見聞東來  
之中外舉劾公從衆是乃敢上

聞且屢請

奏議卷之七

五

陛下務使爵祿予奪之柄一歸於上革大臣市恩之弊  
塞小人倖進之門又嘗請於

陛下法乾坤簡易之理鑒別大臣使大臣各鑒別其僚  
屬貴以訪求海內人才引進忠良拔去邪佞體天統

文奉之道尊禮輔臣置諸左右朝夕納誨宣召大臣  
訪以政事盡復

祖宗舊制以發明

太祖之所謂君臣同游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之道又  
嘗申論無有淫朋之義蓋不下千數百言惓惓爲

陛下闢耳目之壅蔽杜人臣之作奸皆

陛下所親覽而賜之批答者也臣入閣之初楊一清  
卽謂臣曰子之志只在休養生息此大臣謀

國之要但不可過耳夫以臣迂愚之見每每若此則是  
臣之志惟在安靜寬平而非敢於變法生事亦一清

等所知也臣又切思

陛下充舜之主赫然大有所爲方將通融節省民之財

力以子惠困窮故百官有司爭欲自效卽今有百餘  
年宿弊一旦悉請釐革之者則又皆廷臣建白該部

議擬

陛下裁斷臣亦何力之有而弗使者乃側目切齒於臣

奏議卷之七

五

方陰嗾於衆曰某事某建明也某人某擯斥也搖動

群情交構飛語況又文致以近似之迹傳會以曖昧  
之言加以臣拙於謀身不知有形跡之可避陳於接

物不知有背面之不同疾惡太甚衆皆與之爲敵揚  
善太過人反因之中傷禍機伏藏待時而發臣猶抗

直任愚魯不覺悟今言者果以輔臣專恣獨歸臣身  
以此爲罪臣復何辭至謂臣能使天下敢怒而不敢

言則臣實恐懼修省晝夜以思莫知其何所指也夫  
哆侈可以成南箕箕叟可以成貝錦聚蚊成雷叢輕

折軸非仰賴



皇上旁施燭照曲賜保全則臣之狼狽不忍言矣臣草茅微軀何足過惜獨累

陛下知人之明任人之專傷國大體臣即萬死有餘辜也况臣抱此宿疾雖有小間終當復發夫以內閣重地客此庸劣鄙夫力疾扶衰以虛負心背股肱之託豈

朝廷之體伏望

聖慈早賜

俞允使臣引身退避生免顯戮死得令終存大臣進退之義

奏議卷之二

三

陛下高天厚地之

恩出於非常分外之望者臣冒昧陳瀆忘其罪死惟

陛下矜憫而曲全之臣不勝恐懼待

命之至

請給假調理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為乞

恩給假調理病軀事本月十一日夜臣驟感風寒喘咳不能呼吸蓋新病之後未及調養是以風邪易乘除請醫診視外合乞容臣給假調理庶病軀始得復舊為此具奏聞伏候 勅旨

罷歸陳言疏

致仕吏部尚書臣桂萼謹奏為冒罪捐生以效忠愛事臣仰見

陛下惟日孜孜以知人安民為急過不自量思所以贊襄之者誠夜以繼日不計其身之安若危也顧非其人所以求知人而知人之道愈踈求安民而安民之術愈拙用是有孤委任自取罪累理固然也八月十七日臣

陛辭就道行至東昌府地方思不覩我

陛下聖容者將一月矣念

奏議卷之二

三

聖心以臣等之故不免過勞欲為開慰之言無由以進然臣之分雖伏質橫分不當便已也臣不敢遠引帝王為諭姑即漢以下有志君相言之其間或肇造區夏或勵志中興皆非能速得志於天下者也惟其一時君相能虛懷無我度外用人克已行政漸治以至大通耳何謂度外用人如有德者多不急於事為人慮其非建功立業之資似無所用也則必用之而禮貌必隆有才者多不矜於細行人慮其非化民成俗之資似不當用也則必用之而制御有道其待之也有等其報之各以其類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如此

而猶徐以待之故德者日成正君之功才者日修治民之策雖不能見効於旦暮然賴以安靜不勞實不出此道也何謂克已行政

陛下卽位以來凡損上裕下不近聲色貨利之事皆是也近代人君或偶行一二事猶能動人

陛下無而有之自六年以來天下老稚固已感入骨髓矣猶不自足乃復昭示不私於天下以警勸人心三代以後之主其誰能及之伏願

陛下於宴安之職少收神定志完養思慮念

陛下此身

先皇帝遺體

祖宗神靈之所託不可過勞也

陛下此心四海之主萬化之源不可徒用也於臣下曾効一日之勞者無憑於怒無溺於愛靜以思之若其人實非其言猶是則但當去其人不當更改其已行之說其言實非而其人則是則但當留其人而亦不當必行其說惟誠破僞惟靜制動惟簡御煩古聖人所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衆言喧沓不能亂也夫以臣之庸愚傷

陛下知人之明妨

陛下安民之政既暴白於天下矣然

陛下猶緣情屈法以禮遣之仁之至義之盡也但臣事陛下其分視諸臣實有萬不同者何也傳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凡爲人臣事君之通義也若臣若大學士張某若吏部尚書方某若詹事府詹事霍某雖逆之四夷能一息忘

陛下乎故臣今日固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豈敢復肆煩瀆第念

聖心不安於上於臣之心若灼烈火若嬰鋸刃則欲進其愚死不能已且恐以臣之故并累某等使其情亦

無因以自通也夫臣與三臣論事無所不及惟其受恩之深終日言未嘗一事肯苟同者譬之同舟之人一日張之一曰翕之或不免惡聲隨其後要其志求以共濟而不敢自爲黨也明其伏乞繼自今

陛下於三臣者察其不敢畏死苟同之故實以於

陛下休戚無一息不相通者少垂聽焉則必知凝神節勞爲

宗社生靈長久自愛是臣去之後一念之忠猶在庶幾死之日尚得效此以慰我

先皇帝於漠漠中也下情激中不避忌諱謹具奏

聞

因人言乞休疏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臣桂寧謹奏臣近者以奉職不  
度放歸田里蒙

皇上察臣無他未幾特

勅起臣前來供職臣感奮流涕力疾趨

命誠欲竭力致死以效區區今早乃復有羽林前衛親  
軍指揮使司見任指揮使劉永昌奏稱都督桂勇兵  
柄太重又與臣同族一家欲乞

皇上戒令不許與臣來往夫臣與桂勇生不同鄉姓不

奏議卷之七

甲

同族自嘉靖三年至京始通名姓本無干涉永昌益  
以爲國圖謀不可不達誠宜早見而預辯之也伏  
望

皇上深察之俯從之容臣退還草莽臣一家生死小大  
俱蒙

皇上再造之恩也切念臣平生盡忠報國之心一旦荒  
矣猶冀尚未即死

皇上終察臣心則圖報固當有日言之至此毛骨寒慄  
涕零如雨莫知所云臣無任恐懼待

命之至

再懇乞休致以避人言疏

臣昨以指揮劉永昌奏稱臣與桂勇同族一家臣謹  
具疏辭避奉

聖旨卿於桂勇如不相知恐爲人疑之耳如果相知便  
自今日拒絕之可安心卽出辦事勿得再辭欽此臣  
仰見

皇上知人之明智燭物表待臣之厚仁溢淵衷臣之感  
激已倍尋常萬萬矣又詔臣審於接物以避嫌疑是  
皇上之於臣也不啻父於其子生之養之又從而撫摩  
之訓之誨之又從而勸勵之臣受

奏議卷之七

甲

皇上仁恩之厚如此自今雖摩頂放踵鞠爲齏粉亦何  
以爲報故亦不敢再辭惟臣竊自省念凡人臣欲効  
忠於君必先自誠其身凡欲善保其終必先自謹其  
始其身不誠顧曰吾願納忠於君古今未之有也其  
始不謹顧曰吾將善保其終古今亦未之有也臣向  
以疎遠之臣蒙

陛下授以股肱之任天下之人駭異觀聽謂

陛下實以官爵待厚於臣實竊寵於

陛下此臣之素行不足以取信于天下者一也臣復奉  
職不度致塵公議

陛下屈法伸恩容臣致仕素不悅於臣者翕然稱快謂臣真宜黜也又臣之素行不足取信于天下者二也伏蒙

寵恩召臣復供舊職臣實足疾未及起程人之毀臣者則曰桂某詐疾內懷怨恨不肯趨君命也臣聞之惶懼特其即日治裝扶疾啓行人及改回桂某苟貪官爵倉皇就道也臣於進退遲速極其狼狽皆臣不肖自招物議故也又臣素行不足取信于天下者三也臣有三失不能取信於人是臣於誠身之道未盡也臣身不誠未有能効忠於

宋書卷之七

忠

陛下者也是臣所不得不辭也去年言官論臣脏污已蒙

陛下辯白矣今劉永昌論臣與桂勇同族一家是中臣以危疑之跡也雖然其言特爲桂勇發耳中臣之禍今日尚淺也夫桂勇賢否臣實不知儻桂勇不免爲人所構則臣將根株連及禍且不可解耳與其不自審察受禍於終孰若早自引退乞

恩於

明主之前也此臣所宜謹始者一也臣江西人也桂勇直隸人也生不同省臣可無嫌也先年會勘邵杰襲

爵事情刑部尚書某專主桂勇勘案臣極言桂勇勘事之誤臣役足疾凡武臣中來往絕少於桂勇踪跡尤踈臣尤可無嫌也桂勇陞官掌事屢受

恩命皆臣去位之後臣絕不與聞兵部官可考問也臣尤可無嫌也極明之事人猶借以汚臣則踪跡暗昧之中或有交構飛語使人不能察者誰肯爲臣辯明乎與其不自審察受禍於終孰若早自引退乞

恩於

明主之前也此臣所宜謹始者二也劉永昌所論桂勇之事則宋人排狄青故智也亦宋人排王德用故智

宋書卷之七

忠

也其謂臣與桂勇同族則秦檜陷飛故智也先使其黨互相攻發乃及岳飛是致高宗不疑而岳飛充以入獄也其論張某詩字可罪即宋人陷蘇軾故智也宋人欲陷蘇軾無君之罪摘其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蜃龍知從而劾軾曰陛下飛龍在天彼乃求之地下之蜃龍非不臣而今劉永昌摘張某詩辭亦此意也劉永昌武臣也所用之術所引之文則又臣中有學者或未之知也如果出自劉永昌中心之發也則其心術雖踵宋人之誤猶可云納忠也萬一出於他人指使或出於他人代筆則凡大

臣取怨於天下取禍於後日人人能為之將不可勝救矣與其禍發潛伏至不可救孰若早自引退乞

恩於

明主之前也臣有三者可虞之釁是臣於謹始之道未盡也始不能謹謂臣有善終之期臣不敢保也又臣所不得不辭也伏望

陛下察臣危迫之情諒臣願忠不能之實赦臣罪戾放

臣回籍保全始終不勝乞哀懇切之至

三乞休致以息人言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為不避煩瀆再乞

奏議卷之七

聖

天恩容令休致以息人言事臣昨者恭承

召命即自誓於心曰臣一介微劣受

聖恩深重如此不知何以圖報故於小小嫌疑之跡進

退之節皆不敢自顧惟知奔走就職仰酬知遇而已

茲則指揮劉永昌奏臣與桂勇同族一家臣因處此

危疑之中心志惶惑冲冲然莫知所之愈思愈危乃

敢再陳乞休伏奉

聖旨覽卿奏具悉誠懇卿之召用出自朕心急趨君命

乃臣子之禮當然豈可因人言輒為避忌宜即出赴

閣安心辦事以副朕懷欽此臣恐懼之餘感激流涕

切謂臣於

陛下受知獨深感恩獨厚乃不能據誠布悃為人所

議重貽

陛下之憂此臣莫大之罪也

陛下猶不加譴

恩命愈渥非木石豈不感奮策勵思効役勞是以連

日審思不敢輒復贊辭但臣竊自省念凡人自立以

忠信為本況居大臣之位忠信之德不孚於天下欲

其有所樹立以無忝古人建之功業足以有益

國家而名後世古今未之有也臣誤蒙委任有年矣乃

奏議卷之七

聖

一武臣尚未孚信則天下賢傑可知也夫臣德既不

足以感人誠不能以動物雖勉強効勞僕僕僂僂以

保祿位而群情衆毀將交至查來臣且自救之不暇

又何能展盡愚悃力竭股肱以仰贊

聖主正大光明之業乎臣事

陛下凡於事有所建白或承問有所敷陳未嘗不盡其

愚仰仗

聖明天日照臨前後奏稿俱存篋笥鬼神可質也惟才

短而見或偏身勤而事或左以不協於群情則誠有

之矣故人之欲生事疑臣者不獨桂勇同姓一事大

下之欲生事毀<sub>臣</sub>者不獨劉永昌一人而已豈<sub>臣</sub>果皆是人果皆非邪<sub>臣</sub>上年<sub>臣</sub>守職無狀蒙

陛下委曲保全<sub>臣</sub>旋命

闕庭未及數日復有永昌此奏則<sub>臣</sub>之實德決不足以取信於人至明也<sub>臣</sub>自揣如此乃欲強顏就列不亦難乎雖然劉永昌之言特為桂勇發耳禍機中<sub>臣</sub>尚淺也積日久則毀日深毀益深則禍益隱其發必驟而不可救斯時也

陛下雖廓曠蕩之

恩為<sub>臣</sub>保全勢亦不能矣是<sub>臣</sub>今日報主之恩反為他

奏議卷之七

四六

日誤國之累也為此傍徨局蹐不避煩猥再求休

致伏惟

陛下諒<sub>臣</sub>奔走恭

命之情察<sub>臣</sub>雖願効忠勢有不能之實故<sub>臣</sub>回籍<sub>臣</sub>荷

聖明厚恩無以報答於山林之下尚有見聞可裨

國是而澤生民者猶次第上陳以報今日非常之知遇

不敢默默而已<sub>臣</sub>無任懇迫惶懼之至為此具本親

齋奏聞

復陳情乞休疏

少保<sub>臣</sub>桂萼謹奏<sub>臣</sub>奉

聖恩再召赴閣辦事屢以人言懇乞休致不蒙

俞允切念<sub>臣</sub>心疾內作人言外攻其情誠有不可已者

蓋<sub>臣</sub>素性迂僻世所共棄獨蒙

陛下眷注委任者已及五年<sub>臣</sub>不跡平生以白于

陛下固無以深知<sub>臣</sub>心而信之<sub>臣</sub>少日從兄華受恩于

吳與弼之門人與弼每以人心未嘗不古先王之道

未始不可行于今最諸學者<sub>臣</sub>兄弟佩服而尊信之

始之行于鄉里得姍笑繼又得排毀卒不變而鄉里

亦信而安之及<sub>臣</sub>舉于有司將出治民<sub>臣</sub>兄華曰吾

斯之未能信可遽出乎乃令<sub>臣</sub>歸日相與講求其不

奏議卷之七

四七

失先王之意而可行於今日者以孽孽焉又六年始

治丹徒歷武康成安復九閱歲夷考<sub>臣</sub>所得於父師

者徵之民譬響隨聲自謂於所治之內雖匹夫匹婦

罔或不得其情者但世俗之所尚伺候人之顏色

納交要譽之資則<sub>臣</sub>切耻之故凡<sub>臣</sub>之所為本非特

立獨行而衆訕之來則實有由耳及

陛下召用之後<sub>臣</sub>日見

陛下諄然有闢離騰趾之意每念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苟欲行之非我

陛下必不能也於是<sub>臣</sub>之心始戚戚焉故<sub>臣</sub>之立朝三

二年間凡所以明倫理修學政息邪說闢異端莫不懇懇焉

陛下陳之雖犯天下之重怒而不顧也至於小民之勞苦稼穡之艱難急本緩末革弊除奸內安外攘之序實務虛文之判荀前古人君之所不堪聞者

陛下莫不容而納之臣竊自喜先師所謂人心未嘗不古先王之道未始不可行于今者誠不可誣也然古道可行固可驗於今日矣而世俗之可畏亦於今日可以驗之故臣之學似由此而可行而臣之身則由此而危矣然非

奏議卷之七

四

陛下之果於不用而置臣於危地也亦非夫人之果於不能容臣也臣無真德實行不能調於衆口實為有負於

陛下耳然臣又思古之人坐守先王之道而與世俗乖反者往往始疑終信臣受

陛下知遇固當徐以待之所以臣戀戀不能去也今則致人張羅伏機騰謗飛訕以待臣矣如云密疏訐黃秉以潛至京師又密疏勸

陛下以預立留後皆凶人所不為者故人有敢怒而不敢言之議臣以為臣之密疏無一言及此

主上所自知不足辯也及臣去八閱月而謗言遂咸卒

致牢不可破以臣之愚如彼何哉倘一旦由此遂得大戮則天下守道之士不知臣學古之道而不知變者也乃反以為彼學古之道乃得禍之慘如此則凡隳方破敝盡棄所學以取容於世者必由臣階之則臣未為名教中罪人矣臣又聞君人者之御臣下如御者之使馬使衡軔之下着一駑鈍則雖有王良造父能不為之累乎以是言之臣之累我

陛下也又矣

陛下之於臣何所取焉而濫收之雖然臣之心豈能一

奏議卷之七

四

息忘

陛下而必求

陛下之棄臣哉先正有言君子取人以漸臣以一主事不數年而驟列保傅之班非漸之道

陛下幸賜臣歸倘天未遽奪臣年及

陛下視臣之所以觀臣之所由察臣之所安知其無飽又有以驗其迂愚之拔果未可以盡棄然後用之固古之聖人取人以漸之道也其在今日則決不敢上累

陛下以大有為之志下甘自棄於大無恥之徒者也臣

之迫切至情其不容已如此伏惟俯

賜矜憫

謝恩兼乞假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為謝

恩事臣以人言不息自揣淺誠難感庶僚薄德不宜厚

祿陳乞休致以謹避之自謂語少和平當得譴斥乃

蒙

溫旨再三慰留臣仰感

渥恩俯切慚悚宜即鞠躬就列敢復愛身圖存惟臣稟

氣素偏賦質復薄脚病跛痠動履艱難心神怔忡思

奏議卷之七

五

慮倒錯蓋經數月水陸濕熱之故即今肌體汗流外

澤中虛耳鳴目眩考之鑒經病名解作實難策勉就

班仰酬

聖養者也伏乞容臣調理寬限期如病勢少痊即出

供職才力可強尚圖後勞萬一福已窮厚祿不再

病勢愈劇神思愈昏則上不免孤

大造生生之恩下不能遂愚臣塞塞之素然後再疏乞

骸還歸田里伏望

聖明憫庸愚俯垂矜宥臣不勝感激恐懼之至為此

具本奏聞伏候

初旨

謝恩兼乞假再疏

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萼謹奏為謝

恩事伏蒙

聖恩遣鴻臚寺卿魏璉宣臣供職臣屢承

渥恩已感激思報矣況臣自繆承委在雖疎淺之謀亦

蒙采納則臣受知於

陛下尤古今稀有也臣敢不捐身致命以仰答

洪造惟臣命窮福淺寵過災生心因事變以多驚氣因

心動而多餒志昏神耗外汗中虛恐遂轉成廢疾上

奏議卷之二

五

孤

陛下之任使也況讒口交構雖仗

聖明之獨知然積毀繼來尚有無端之隱禍臣恐今日

誓身圖報之愚釀成他日殞身誤主之罪也又臣所

大懼也為此謹先陳情謝恩伏乞

聖明寬限期容臣調理倩醫服藥補養心氣儻少痊

愈即出供職以仰答

明主千萬世一遇之奇也此臣之心也亦臣之分也臣

不勝拳拳惶懼瞻戀之至

謝恩兼乞假三疏



大學士臣桂萼謹奏為謝

恩事本月十七日早蒙遣掌鴻臚寺事太常寺卿魏琬

臨臣病所催臣赴閣辦事臣聞

命戰兢不知所措竊念臣待罪輔臣卧病數月晏勤

諭慰再感

特宣犬馬冥頑亦當期死敢復盤桓有所希冀但臣灼

艾之後適滿一月血氣尚羸舉動未便為此干冒

天威伏乞少緩期日敢先此陳謝以

聞伏候

勅旨

奉議奏上

王

乞恩終請休致疏

大學士臣桂萼謹奏為乞

恩終請休致事臣病自灼艾之後血氣益虛日覺接人

論議首尾不續氣常短促足常戰掉實成痼疾度不

能供職矣然日見

陛下宵衣旰食勞於聚務實不能安已每日於少間攝

思所以為

陛下分勞及先年奉

陛下命臣所當次第具陳者求力疾一一條奏然每舉

筆即覺神志慌慌不能數行輒已暨經所謂情憤乎

若壞都汨汨乎其不可止者臣之謂也已擬終乞休

致未及陳奏間本月十七日再奉

特宣臣猶冀勉強力疾祈畢前志輒取具本謝

恩乞寬限期奉

聖旨覽奏知道臣痊可着即出供職欽此但臣犬馬戀

主之私與勉強効勞之志一併攻心時覺昏暈是

區區感 恩之誠徒切而勢將終不能行矣伏乞特

加

矜憫早 賜罷休臣無任乞哀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奉議奏上

王

勅旨

切情乞休致疏

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萼謹奏為切情乞

恩休致事臣蒙

聖恩再召赴閣辦事屢以人言懇乞休致不蒙

俞允蓋

聖心至仁不自知其過於愛也竊念臣與輔臣之末非

祿仕之官心涉危疑事難展布其至情有不容已者

四事實皆有關於

聖治之得失非為臣一人之私者也臣見

陛下聖德天經志紹堯舜道統之傳繼統以來凡經綸天下之大經皆神明獨運蓋真元會合之期挺生聖人迪知天命所以無貳無虞屢能坐濟天下之艱厄究觀往古惟殷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為太子時能知民所好惡修其德達于神明者庶幾同符也臣際此昌期身為

陛下心膂之臣乃不能發明蘊奧提挈綱維致

陛下未免有任事之勞而未造夫恭已無為之盛是臣負恩不報死有餘辜矣此臣之不當備位輔臣者一也且臣不學無術當感恩思奮之時昧於所擇

奏議卷之七

五

凡天下事一意擔荷更不顧毀譽利害所謂前有礙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三二年為人中傷雖殺身滅族可不旋踵而致賴

聖明曲意優容然以臣之愚慙不以時求去豈終能全

我

陛下進退大臣之道此臣之不當備位於輔臣者二也

傳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臣自入仕以來守父兄之

訓戰戰兢兢有如一自律身清苦自謂可以質之鬼神又以為君子立身此其細行不敢自炫以求聞於

陛下者顧致謗讟紛紛為辱不已臣又將何顏立于經

紳之間況密邇左右乎此臣之不當備位輔臣者三也竊見內閣重地論思啓沃朝夕不遑臣近者心悸傷脾足跛成痠每於少間以賈誼容經操習坐立之節不及移時旋欲顛仆迺又力疾考求授時任民之說以効微勞即今每早趨朝櫛盥甫已必暈眩數刻乃定殆將為終身痼疾鯁官尸祿以玷

清朝將貽萬世口實為罪大矣此臣之不當備位輔臣者四也有此四者上不以勞

聖心下無所損於

聖治臣雖萬辱敢不勉強以副

奏議卷之七

五

聖心乎惟動輒以為一代清朝之累此臣所謂進有錯節退有利鐸者故不能湏臾以寧也伏乞特賜矜憫放臣早歸臣此心耿耿一息尚存猶當隨事

獻納豈肯但已臣犬馬之誠固不以去留而少間也

惟

陛下以義裁之臣不勝昧死乞哀之至

文襄公奏議卷之七終

文襄公奏議卷之八

南京應天府通判前奉直大夫男戴校刻

因豐年請糴買事宜疏

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萼謹奏臣聞水旱之災雖唐虞三代或不免焉然不致大害者能預備故也所謂預備者通融有無而已今者

聖明御極凡遇災傷極其憂懼去年躬親禱雨又

躬祈雪又躬耕於南郊以先天下所以祈天保民之

意無所不用其極乃今雨雪應期凡在萬邦已極歡

慶今山東西河之南北內外數千里麥豆大熟瑞麥

奏議卷之八

嘉禾又復迭出王畿則

皇天孚祐國家感答

聖德百數年未僅一見而已蓋我

皇上之德超邁百王故

天心之應獨異千古臣工舞蹈稱慶臣獨抱疾不得走

與班行實切慄慄然臣切惟天心所以仁愛

皇上者已極切至則

皇上所以仰答

天眷諒亦曲盡無餘矣臣復何言惟願

皇上益隆天眷益享天心益弘贊化之謀益圖補

助之政因今豐稔之候預策將來之防隨變通宜民之方修預備禦災之策使粟有預蓄民有預養則偶雨天災可以無患萬年天歷可以長延是臣所以祝願

陛下而補班行趨慶之一端也臣思頃者陝西四川山

西河南北直隸山東之荒至有人相食者朝廷大

發帑藏率費數十萬金而不能致數萬之粟以不預

備故也傳曰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其禍福相絕如

此今又不肯及時計之可謂知乎臣當時亦既言之

皇上親諭臣曰若使雨暘時若自然有收恐斯無可處

奏議卷之八

者臣仰見

皇上既嘗淵然而深思之矣茲臣病廢於家輒復憶及

今歲以上舊被災傷地方賴

皇上之仁大獲麥秋似為可喜但閭里小民災傷多年

連負疊累則官家之帶徵民間之私債一併取索故

今日欲講治古懋遷有無以補助農事為他日預備

之計誠非朝廷有以處之必不能也然規模淺陋

者常滯於一隅必不得古人懋遷之意而坐致無救

於事者也伏乞

皇上特降德音令戶部查出現在官銀數千萬兩就河

南之三門地方山西之榆林大同地方陝西三邊之附近地方川陝之間如荆襄漢中地方山東則遼東地方北直隸則宣府地方各起熟收買大麥及豆料等項各有數萬之蓄申 勅河南陝西山西山東湖廣等巡撫巡按官着意行之其糴買之法必在視該處時估每豆麥一斗必比民買添錢七八九文夫數年之民受非常之災則今日固當降非常之恩澤將使閭閻之下積困於數歲之凶荒者一旦得以所易得之豆麥換所難得之銀錢倒死之牛馬於是可置也破壞之農具於是可修也損折之墻垣於是可補

不奏議卷之八

三

也未嫁娶之男女於是可完也夫以方得脫流轉死亡之禍又聞 朝廷有此措置其為感激能有窮乎如此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且非特一時天人協和而已及秋成之後亦如前法行之則他日水旱自是永為有備其為固本安民豈非莫大之善經乎 臣當

皇上勵精之日又及此有收之時不體

皇上之意而深思之得無有隱乎

皇上者乎為此具本盡言以備采擇其有合行事宜開

具于後 計開

一查放米粟 臣按隋文帝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今天下義倉積久不發多有化為埃塵者合令天下府州縣官各據見在之數查其積久粟藏及九年五年米藏及五年三年者通令平糶候收成之日易之以新則天下有司吝惜那移之弊絕而紅腐暴殄之患除矣 臣又聞大麥諸豆價賤而可久留者其藏蓄年分可如穀粟者也

不奏議卷之八

四

一因地置倉 臣聞河南之洛口設版屯粟可以備山西陝西之急成化間戶部尚書楊鼎有行未就所當查舉遼東之蓋州有厥萊州之海倉有厥所以通海商收糧料所當查舉其他如荆襄有備可以救四川漢中有備可以救岷洮皆當查議蓋邇河一路止是直達京師而四方血脉使皆流通以永保民命則尤在前項地方之有儲蓄也

一無收雜斛 臣按今天下北方有司當收成之時止知買粟南方有司當收成之時止知買稻及米不知二麥諸豆賤而可收及時收買省費數倍故古人儲備名為雜斛尤為民便者也合令聽其兼收蓋豐熟之年此等多積而不售因而加價買之尤為勸農之

令典也

一通融本折<sub>且</sub>往年請命戶部於徐淮臨德地方各以鹽銀收買糧料正以資助南方飛輓之不足使得南北各省皆可通融本折蓋南方有收則本色必足而多聽北方之折色北方有收則就近收買而多聽南方之折色實

祖宗之制經久可行之道也

進任民考疏

武英殿大學士<sub>臣</sub>桂萼謹奏<sub>臣</sub>聞仁政必自經界始今之經界存乎版圖自正統末天下史書塗壞版圖

奏議卷之八

五

諸色田土散漫錯雜以檢討茲民猾吏並緣為奸實佃者或申逃亡無田者反遭包補始一家或止一人二人一里或止一戶二戶畏無業有稅之苦而逃亡飛詭及今五十餘年則積一人至累一戶積一戶至累一里者往往如是所謂積失人心歲引月長其不淪於土崩者幾希頃者

皇上勅諭六部九卿及臺諫百執事深求民隱其間有志者類能言之然舉綱挈領由略致詳終未大明宜其甲可乙否莫之定也<sub>臣</sub>抱病三月感

聖心之屬精實不能安因力疾考先儒論議就當時事

宜以深體

祖宗之意所以授田任民實有不愧於三代者而由今復古施為之漸次安當恤窮畫一之成規不計淺陋開立條款一一為

皇上陳之名之曰任民考擬周官九職任民義也惟皇上頒之百司令其加意討論必令精熟以及閭里細民莫不家喻戶曉則辨之必精矣辨之精則信之必篤矣信之篤則行之必果矣於定經界也何有然耕當問奴隸當問婢若又使一人得以獨出意見裁之則百執事將朋比成風此自昔國家以因循而致

奏議卷之八

木

基本積壞之故也惟

聖明留意

進授時考疏

武英殿大學士<sub>臣</sub>桂萼謹奏<sub>臣</sub>聞明王奉若天道內以順時節宣外以對時育物凡所以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鑿鑿可行不為徒善徒法者惟頒曆授時之制是也我

祖宗朝法制粗立未及致詳凡測孤虛旺相之說示民以趨避之宜者不必詳而過詳因生長收藏之候而教民以封植耕耘之節者所當詳而反略至於順時

節宣所以保養萬衆之主以仁壽天下之民則選如也豈足以盡古先帝王奉若天道教授民時之意哉

臣抱病三月念我

皇上先年因臣奏上順時攝養事宜命臣次第具陳臣

又見

皇上法天稽古方大推廣

祖宗之志輒力疾搜閱凡所謂黃帝岐伯之說有關於順時攝養之宜及所謂農家利用等書具耕耘種蒔之法月冠以月令以類編次名曰授時考以爲可擬以附臺曆之後忘其僭妄謹精繕寫進呈以備采擇

奏議卷之八

論表章女訓應行事宜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昨蒙發示

聖母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冊臣拜觀詳味有以知天啓中興將再造宇宙使賢聖繼出實胚胎于此矣臣聞之古者天子立六官率百司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男教后立六官率九嬪御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治理此之謂盛德是故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今治曆之官亦推步天度預逆日月之食請令天下

有司咸救護之然所謂蕩天下之陽事蕩天下之陰

事者曾不知爲何物蓋青史氏之記不行者數千百

祀此賢人君子所以方之治古終不遠也臣嘗深抱

此憾然不敢輕易談及恐人詆臣爲迂徒成一擾攘

耳夫事有緩而實切言有要而近迂者王后脩陰教

以啓天下之賢聖是也故此一舉實在

陛下力行之務以未章我

聖母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爲事可也其推行之

序臣竊以爲當自 中宮始以達之天下其修之

奏議卷之八

中宮者三事一曰胎教之儀二曰擇諸母三曰慎子師

行之天下者三事一曰女訓之學二曰教瞽瞍三曰

正媒氏謹次第開列于后蓋行曠古稀闕之事尤在

陛下深信臣之愚慮遂段省覽果見其不勞民不傷財

有以坐致風移俗易之實則於禮部刊成女訓之後

渙發大號而施行實

陛下聖子神孫以聖配聖億萬世繼繼繩繩弗替引之

之道也其考証古典謹以舊本裝成一卷同此封進

伏乞特 賜留中以備采擇

計開

一胎教之儀臣按大戴記載育史氏之記其說已詳而烈女傳又有所謂夜則令聲誦詩道正事之語蓋婦人妊子及月辰則當居側室側者儀禮註訓側為特蓋特為一室處之當夜之時靜寂之極易於興思故又有瞽矇之謦當及今即令東官官屬將二南諸古詩演法歌將歷代女德興廢之事簡明編次作說詞選收暇時婦女得十餘人以備輪值如外廷設講官然可也又傳曰妊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於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凡中官園囿花草禽鳥一切寓目之物尤當一一揀擇者也

奏議卷之八

九

一擇諸母諸母者慈母保母乳母也慈者知其嗜欲者也保者安其居處者也乳者以乳食子者也然必與其可者必其氣體獨與所生者事事相宜又質清性美體不穢身無疥者也故皆令居子官然又大段不許習與相親恐子情亦因之有所偏昵也

一慎子師子師者於慈保乳諸母之中尤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蓋當子既寢而興抱之以坐適子既飽而飲抱之以行遊則動靜語默師法係焉所以尤當加意慎擇者也

一女訓之學禮部刊刻既成之後即當勅令天下

兩京各布政司府州縣各修官女學擇清淨官地一所蓋覆於所在有司城中四圍峻垣重門設棘後有廟奉先代女師之神傍有廊為習女工之所中一堂為聽教之堂有司官選有行義父老掌其公廨每歲十月開學十二月中止其大家有宗子之官者其教法亦如之

一教瞽矇臣按瞽矇之人善聽審音又其人心不外慕善記善誦當以女訓一書教今講解背誦亦令熟誦古詩及通古今典故分立課程每日巳時入學誦誦至申而畢其供養瞽矇亦量與俸給提學官歲考

奏議卷之八

十

閱之

一正媒氏臣按周禮有媒氏掌萬民之判合者其責甚重今流俗率以民間無行之人為之又有官媒婆之名法制為之大敗矣合行勅令天下兩京及在外各布政司府州縣痛加禁治特選貴家大族有家法之人克之凡女七歲以上入學習女訓者皆書其年月日名年籍付之收掌謂之媒氏然後媒氏始正國有大嘉禮即按而取之縣以申府府以申司司以達於朝廷此所以為蕩天下之陰事成天下之美俗至大至精至切者也自是十有餘年上自萬乘之

主下達於士大夫之家皆有可擇之配則 太子

必得天下之聖女以爲之配諸王以下及士大夫之

家亦必皆有士行之女爲配矣蓋不惟天命我

國家之末自是與天無極而我

先皇帝及我

章聖皇太后之名自是使萬萬世士女稱之亦如天下

士大夫之稱堯舜孔子矣

陛下聖孝孰大於是臣又按朱熹云人君號令出於君

之中心而後決於四方然則此等神聖之政必 制

由中出而後可也

奏議卷之八

士

論奏表章三書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昨日伏蒙

聖諭臣卽以 欽降

二聖母本傳內訓二書授少傳某讀之及言所當立學

以詔天下後世之意臣某云此一代之制高出象古

不容言者可卽說與李時晚時方自郊回造臣宅得

聞所以歡慶欣躍曰此真

大聖人之見所以超越千古者也其發付禮部同刊已

同璫等奏 聞外

聖諭所云近始次序至當不可易矣其胎教之禮降殺

之節待傳帖下日禮部一一擬定 請而行之蓋

至尊總其綱而有司詳其目禮當然也謹具奏 聞

論正婚禮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按周禮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

蓋古者男冠而後成人始責成人之道女笄而後事

人始責事人之道故必男及冠女及笄而後媒氏始

行禮焉我

太祖令男必十五以上女必十四以上而後行禮嚴禁

指腹結褵以復古制其意至深遠也近者士大夫之

族鮮則古禮亦不復講求

奏議卷之八

三

祖宗之意雖不敢指腹結褵而男子方在襁褓悉聽其

苟且循情先行聘禮後遂謬謂婚姻以一絲爲定而

不知深原天地判合之情慎重綱紀人倫之首卒至

成婚之後多以匹配不宜致有夫婦自相戕賊或中

途相棄或親戚爲讎雖父子天性亦因以相夷而怨

戾之氣充積宇宙矣合無申明

太祖之令 勅天下自後男不及十四五以上女不及

十三四以上再不許允期過聘有不遵者媒氏及主

婚之人以違 制論若婚姻尚未完娶有果係匹配

不宜者准其告官改聘則陰陽鬱抑爲之大暢達矣



此為蕩天下之陰事速於置郵而傳命者也前者臣奏正媒氏條下猶未詳及倘蒙采臣所奏事宜下之禮部議擬伏乞一併及之

論奏女教詩言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二十二日節奉

聖諭令臣等三人并獻夫時玘縉俱當撰進

高太后

文皇后及我

聖母所教詩言者臣當日即以徧示諸臣訖昨日伏蒙

發下禮部所復本其他條款皆

奏議卷之八

主

皇上所定而申明之者惟中宮朝見

聖母受書之儀似乎太繁恐不可繼蓋

聖母親授書於中宮乃行陰禮之始儀節繁重固不

為過然亦只當一次行之而已豈敢數以瀆勞

聖母哉臣竊以為三書進講必用能曉文義之人或者

今古異宜矇瞽之婦不可以進大內則擇女官為之

章句之程限日期之踈數請於

聖母裁定一一遵守之耳似非外廷所得而詳議之者

也李時又云本部堂上各官感

聖心之勤自慶逢逢與此曠古盛典不能無言意欲將

歷代賢后言行取其最粹者以次編類每以內訓女訓之言結之以發明蘊奧感動人心如韓詩外傳體製用見從古帝后之賢止善其身及今日

二聖母聖訓之出方始風行天下之意要可以授之女

官進講其法甚善他日撰進似為可采十月六日

上頒女教於天下先行之中宮命詞臣撰詩言以備

瞽矇誦咏臣桂萼拜手稽首颺言曰天挺聖人作我

明辟功出兩儀道宗太極

太祖

文宗鼎位凝命曰握乾之軸

奏議卷之八

十四

高后

文母蘭臺降芬曰闔陰之職二氣融和天地合一著為

冊書流縑椒掖肆

本皇繼統

聖母懿哲和敬仁慈貞靜有翼言祖經墳理洞儒集始

佐

獻皇執養昕夕德容助讚端莊維栗迺姪

聖子承天應曆明目達聰萬機惟一渾涵潄發厥源湜

湜迺教中壺六官承式敷訓洋洋光映前楹肅雍坤

道翊我社稷上配

高文下垂昆嬪姜嫄太姒聯裾竝歸

皇帝聖孝齊爾臣弼曰惟母訓頒垂千億臣拜稽首載

歌載什用詔警史未言配德

我思古今有救處女曷為其淑兮譬諸開雕肇而有  
別兮異彼凡姝窈窕幽閑兮燕私是除內則之助兮  
王業允須以聖配聖兮德焉與俱展轉寤寐兮而豈  
徒吁

右女德十四句

葛之覃兮為絺為綺言采其桑兮春日遲遲曰妃與  
媵兮織紵是宜服之無斁兮王風可思休其蚤繹兮

奏議卷之八

三

周道已而

右女工十句

肅肅宵征兮小星在東抱衾與調兮夙夜在公九嬪  
竝御兮螽斯乃隆胡不逮下兮聿思厥宗則百斯男  
兮徽音是同

右逮下十句

吁嗟麟趾兮公子振振母氏恭聖兮厥胤乃仁太妊  
遺教兮端莊在嫺爰立保傳兮警史以陳內則之懿  
兮肇始人倫至哉坤元兮篤生聖神

右教子十二句

鷦之鳴兮曰朝既為勝譽未巷兮載饗載與自昔淑  
嫺兮維德相成必敬必戒兮曷昵于情

右敬夫八句

有婦孔姑兮何以報婦長孫曲意兮乃豫淵母孝通  
神明兮家國殷富幸往古兮寔昌厥祚

右孝行八句

衣之澣兮爰汚我私未大練兮而豈徒為儉德之共  
兮惟懷永圖暴殄天物兮逝將淪胥無華爾躬兮無  
侈爾居

右節儉十句

奏議卷之八

十

復謝恩疏

武英殿大學士臣桂華謹奏為謝恩事臣昨以切  
情乞恩休致奉

聖旨卿近以疾可出辦事方二三日間如何又這等來  
奏恐君臣之際弗宜用此為其二考事宜已令該部  
看議所辭不准該部知道欽此祇奉

聖諭感激流涕仰見

聖心於臣已無間然矣臣近日力疾所上二事乃証據  
古今非敢以一毫意見杜撰然又豈能必其一一合  
於人心哉蒙

陛下下之該部看說卽一言無可采用亦足以少發臣  
之平生所願効於

陛下者矣豈敢沒恒自速誅戮昨臣兩足灸瘡因爲裏  
太急致少破裂謹以二十六日卽出辦事先此奏知  
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 正祀典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近日少傅璉與臣論先師孔子祀  
典之未正起於謚號之未當也臣答曰聞之先臣皞  
云古者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不聞加封之典以  
爲聖人之德本乎天非人爵所能加也况謂之師則

### 奏議卷之六

十七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北面而事之後世之報德報  
功惟利而已於是始有加封之令實非祀典也臣遂  
以臣兄華請祀宋儒蔡元定之議并付於璉附奏矣  
今日欽奉

明旨孔子祀典未正久關朕心將欲命議覽卿此奏考  
論精詳覈實名分崇師導道足見至意禮部便會同  
翰林詹事春坊并國子監禮科議擬來說查照朕

皇祖原定禮并此奏內事宜一體更正欽此臣伏讀數  
過仰見聖明之見真足以洗千古之陋習矣臣聞  
聖人卽天也故聖明之心有所未安卽天心之所

未安者臣之父事受是說於鄉先正吳與弼胡居仁  
而臣之兄又盡得其說於二先正之門人其議無所  
不同者也臣等議得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蓋古者帝王繼天立極而君師之道一故人皆以君  
爲師所以治教休明道德一而風俗同也世至春秋  
聖王不作教化陵夷孔子推明王道以身設教爲天  
下人宗師故門人有品其事功以爲賢於堯舜道統  
之傳於是乎在矣自是以後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苟志於道莫不尊孔氏爲先師蓋心悅誠服如七十  
子者歷千百年如一日也自漢以來功利益熾老佛

### 奏議卷之六

十六

徒出雖世不乏明道之儒又往往不遇  
聖明至張斯教以一道德同風俗至於開元之際一時  
君臣不知道爲何物且不知孔子先師之名之爲重  
乃以王爵封之以爲尊孔子而先師之名遂泯是雖  
欲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孔子也乃使帝王所謂  
能自得師者王遂賈賈焉莫之或知而師道遂廢仰  
惟

皇上繼天德立人極首正君臣親父子明大倫於天下  
又惟孔子祀典未正實大倫所繫於是乃深體孔子  
之心御製正祀典說并申記其所以正名分申明

君師之道以淑人心至矣備矣且并下輔臣所集今昔儒臣之議令廷臣集議臣等仰惟

聖明至見真可謂侯百世聖人而不惑而一洗千古之陋者也其以孔子之道尊孔子孰有大於是乎臣等謹遵奉遂一開具議擬以聞計開

一謚號前件議得中古以來謚以尊名節以一惠以爲世無全人故節其善行以爲名在天下至聖如孔子則備道全美直宜謂之至聖而已謚法不足擬也列爵惟五謂之貴貴聖王不作孔子推明王道則世濟其德三代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宗師之直宜

奏議卷之八

五

謂之先師而已爵號不足言也合候命下之日通行天下特尊爲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其四配則於孔子之教獨得其宗宜稱復聖衍聖宗聖亞聖其他或見而知之者若十哲皆當謂之先賢後世聞而知之者若左丘明以下皆當謂之先儒一切不以後世爵命加之乃太上貴德尊師之道萬世不易之定論也一章服前件議得古者祭祀之禮必設裳衣爲授尸也三代以後祭不設尸則章服之制已不必講況以追贈之服效法浮屠氏託之土木偶人淫褻鄙賤神所惡接合候命下之日一遵

皇祖之制盡去土木不肖之像改造先聖先賢先儒木主務使先聖先賢先儒之神不混於土木之妖異廢祭祀之禮清淨而敬至矣

一遠豆樂舞前件議得祭祀之禮以氣報魂以體報魄立兩端以聚精誠而思其志意之所安定名分等器數歌動其聲舞動其容此肅肅維維之道也然隆古禮樂因時不同合無遵奉

聖祖之制兩京國子監器用十遠豆舞用八佾等制府州縣學器用八遠豆舞用六佾蓋釋奠之儀異於帝郊帝廟理當然也方今

奏議卷之八

三

聖天子將建中和之極大樂大禮追隆前古必日新月盛茲當反本修古之初固不當先失義而陳數也

賀園丘禮成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臣恭遇

皇上舉園丘大報之禮濫與駿奔之末仰思

聖心淵懿禮文周悉自慚愚陋無能對揚茲禮禮成

臣又素乏文字之才加以喘呼之疾不能有所撰述與諸英才碩輔鋪張對天之闕休臣誠惶誠懼殫越無任敬惟

陛下所以昭格天心之道誕告臣工以盡臣愚慮之萬

一臣竊觀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陛下聖敬由來如天體之運如日月之行不因事而有不去事而忘信斯至矣導道而行率履不越順孰大焉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

陛下格于皇天之本也臣又伏觀詔旨之頒奉奉以損上益下為務而親親仁民振災養老之意洋溢流布至於簡用仁賢賞亮天工尤丁寧切斷自

聖心上順天命下應人情天心永格之道端在是矣夫

奏議卷之六

三

至德無名至敬無文

陛下齊戒神明洗心以退藏於密敬天之實達諸百為

德無五帝功倍三王巍巍蕩蕩將莫之能名臣敢以

不文為敬竊比於出作入息不識不知者爾尤願大

小有位仰體

聖意一德一心共贊至德之治以無負堯舜之主臣之

愚也敢因人心之懽少致祝願之意如此謹稽首頓

首具本稱賀以聞

進三十日歷志疏

少保臣桂芳謹奏聞人君以一身為天下神民主

其政事之施達于內外蓋自其大而言之有極天下之聰明而不能徧者然循其本則雖天下之大其間至纖至悉皆不外乎一心故堯舜以來只是允執厥中一言相授受而已三代以後為治者多不反身求之所以愈勞愈遠以致斯民不蒙至治之澤者千數百年矣惟我

皇上早聞至道即位以來恒以敬一為務朝夕不輟其功蓋實能獨紹帝王心學之傳者也然臣以敬一之功只在存心蓋所操者其約所謂至簡至易而成天下亶亶者也臣聞古人之訓每言人之為學須要立

奏議卷之六

三

一日歷逐念日記以考得失則德可久業可大臣不能遵行虛度歲月于今五十三年乃幸親見我

皇上惟日兢兢反身著已克自抑畏則自修功程必日

有可錄十一月中臣奉聖駕瞻視園丘宿齋之夕

輒敢推平日所聞為三才日歷志方欲詳加討論而

脾虛氣逆之疾作又念歲事在即更少遲之則不及

矣率爾力疾裝成二部隨此進呈

皇上僅有取焉實慎厥身脩思求邇可遠之一助也其考驗之法詳于本部凡例中茲不重贅也

論恭已無為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本月二十一日伏奉

聖諭命臣等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既讀解之尤要啓沃之實交修之誠切于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爲目前緊要者來陳勿用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焉欽此臣聞宗儒程灝有言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情者不後情於事爲之謂也惟不後情於事爲也故此心湛然既定而靜既靜而安是故殊途百慮莫非自然如日月無雲四海之內大而山川小而溝澗以至閭閻之下盆盎盆盎凡容光之隙莫不落碧焉古之帝王所以必

奏議卷之六

三

收歛其心使不容一物者也仰惟

陛下之存心惟敬惟一可謂不容一物矣然近方憂勞太深雖儀文制數之末亦不免往來於心是將後於物矣然則

陛下敬一之功方致此心之湛然者不知一日之內能幾何時而不繼之以焦然不寧者乎伏願

陛下聽政之暇日加察焉則於帝王之道思過半矣臣之職與保

聖躬每終夜以思欲乞

陛下以省事欺則

陛下誠見萬事之廢弛事固不見其有可省者矣欲乞陛下以少思欺則

陛下誠見生民之疾苦惻隱切身思固不見其有可少者矣臣於是輒以法天體道之意推廣

祖宗之制所以上律天時下繫水土爲授時任民二者蓋以廣

陛下敬天之條目又爲三才日歷一志以記簡要之功程蓋帝王知人安民之大務實亦無一毫能出是者

請

陛下下一採擇之庶幾爲訂謨定命以下之百執事使不

奏議卷之六

四

得以分

陛下昭事上帝之誠此卽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順萬事而無情之道也是道也關係

聖心萬象之模則者豈臣所能發明又豈臣所能上干陛下之信從哉但念人臣事多求以希

至上之知遇者其至情實一而已惟

陛下深思之務見人情所向庶知所擇而不悞耳在易中孚之初九虞吉有他不燕其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蓋當志未變之時此心湛然虛明未有一事偏係其心既定既靜既安矣而後能有所廣度卽不億

不逆自然先覺豈致有他而不燕哉此臣於

下應務之勞所以不能不深慮也然非臣一人之私

慮也天下學士大夫有志於聖賢之學者莫不以

陛下留情於事為恐不能不傷天道無為之體有志於

雍熙之治者莫不以

陛下留情於事為恐不能不蔽至明兼照之公有志於

為

陛下棲心化源以愛養 聖躬者莫不以

陛下留情於事為恐不能不致有精力之勞蓋應事留

情則情逐事去將至喜怒憂思執而不化而虛靈應

物之體自不免於少偏矣此萬情之所同憂臣故不

得不昧死以為言也然

陛下又豈能遽信臣之用情果出於忠耶抑或不免於

佞耶願

陛下試以驗之人情上自

皇太后以下及於左右百執事之果有深愛者即得之

矣但一時中外近遠洎大小臣工畏違逆而莫敢言

耳不然則是不以

陛下勞逸為念而必使

陛下終日焦然而後為快者也豈不大可畏乎臣近以

脾虛氣逆兩足浮腫夜不能卧者數日二十日於第

海灼艾終夜呻吟恐卒不可起獨念臣報主之心大

與人異已又知無用於世顧蒙

陛下不刃棄臣勉留再四臣待罪感激恨不即死以明

此志於是自決於心以為雖又生於世上不能有以

慰

聖母皇太后之心即死於地下亦無以見我

先皇帝而慰其在天之靈矣

陛下留此病廢之人果何益哉故臣誠知言之將不免

以罪死不言之亦終當以憂死耳故又敢承

諭旨具疏以 請若

陛下欲見臣果有一毫出於邪佞之私即以臣之罪無

請市朝臣甘受伏質積分之誅而已或萬世之下有

人曰

大聖人治世臣下有不肯隨眾希寵而甘死以自効者

是

陛下適賜臣以萬世之榮名也臣復何恨哉臣復何恨

哉況

陛下方隆開雕麟趾之化則肅雍和平之意必在融液

周遍然非十分收攝性情愛養形體即終不免間斷

所以宋臣范太史必深陳人君不可不遵之道以告君而臣爲學士時亦惓惓以齊臣田嬰誤君之事上言於

陛下當時某固嘗與臣同憂豈今日某偶忘之哉今將真德秀讀書記中所載范太史等講說并臣前所引田嬰誤主之事見於綱目中者輒用圈點帖出隨本封進以備省覽臣不勝恐懼之至

乞賜養病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爲乞 恩養病以圖補報事臣自嘉靖九年脾虛之疾集於四季當時感 恩深厚忘

奏議卷之八

辛

其駑駘龜勉從事輒復賴小卧病既久心不自安亦屢稱思求効一二而氣不能發其志神不能達其辭記憶過疲掛一漏萬在再支持至十二月間肺不收氣喘而上奔脾不化氣瀝而爲水自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寢不成寐怔忡大作正月以來則坐立皆賴人扶兩足浮腫不舉每日鐘鼓入耳即魂魄飛揚如野馬網縕此精神遊散之漸也醫者每教臣急宜集神却思然 天威咫尺鯨鱗之罪恐懼之心雖欲強排遣之而愈不能也臣再三思惟臣有身斯有報主之日萬一一旦淹先朝露是臣抱孤 恩之恨於終天

也伏乞

聖慈曲賜矜憐放臣回籍療思慮得閑血少脾脰尚氣體復常即日就道以畢餘忠臣之至願一息尚存所不能忘也今臣疾疴羸已甚見者不忍正視少傳張璁大學士翟鑾禮部尚書李時并往視臣疾者莫不爲臣憫恤

陛下可審而知之也臣不勝恐懼伏枕俟 命之至

謝賜歸田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爲謝 恩事臣病勢危迫乞 恩回籍調理伏蒙

奏議卷之八

壬

恩特賜 俞允臣感 恩深重再召以來不能効一日犬馬之勞

皇上調養臣疾者再四生死肉骨昊天罔極尚冀痊可之期殺身以報茲者

天顏咫尺暫離之日乃不得

陛謁叩頭伏枕流涕下情無任瞻戀懇切之至

謝賜贍銀幣寶鈔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爲謝 恩事本月二十四日伏蒙聖恩遣文書房官送寶鈔賜臣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新鈔三千貫者臣感慶流涕未能趨朝



陞謝伏枕叩頭不勝殫越恐懼之至謹具稱謝以聞

再謝恩疏

少保臣桂萼謹表

皇上隆天厚地之恩察臣疾甚賜以還鄉便醫調治臣

無任感泣謹以本月日與疾就道仰望

九重寬切瞻慕伏乞

皇上順時節宣以迓天休維日勵精以登

聖治以慰天下之望臣情溢衷衷言輒殫涕不勝徘徊

戀闕之至謹具奏聞

遺疏

少保臣桂萼謹奏為疾革陳情感謝

聖恩事臣於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伏蒙

聖旨卿以疾陳奏情實辭懇暫准回籍調理痊可之日

有司即便奏來起用欽此臣於今年四月初五日抵

家即欲具本陳謝奈喘滿實中語不能次遂今三月

疾勢彌棘蓋棺在即面闕無期敢不忍須臾之死

以罄犬馬之私哉臣聞受命于天壽夭難逃定數運

知于主存亡最易於心顧茲未隔之期益切啣思

之感伏念臣家世田農性資木野少無適俗之韻長

乏趨時之志惟知守父兄之規期不負聖賢之聖愛

自釋褐逮為縣司公病六年致政三載直以廢棄自  
分曾無收用之心幸逢

聖作物觀之後世禮考文之會痛國是未定懼

義倫將乖且學為資父事君故志願奮忠忘死遂以

為竟之見誤辱兼收乃承鼎鉉之求荐膺重寄三命

並隆祖父五福用錫妻孥布衣之榮於臣極矣生平

之願寧及此乎是蓋

夙成本諸天縱臣愚竊幸乃與廟謨用是感激

恩但知竭誠報主直行已志奚恤獲罪群言每

為罪待死之後世荷曲宥保全之賜涕泣自昔

今後世時欽泣揣心誓必捐軀

以湔徒竭無補海嶽之崇深形神雖存已伏膏肓

之痛復蒙恩詔賜歸幸遂首丘之願單車就道

益增戀懼之私似此生死肉骨之恩類皆厚地高天

之造是以強親於醫藥冀獲再効於明時詎意龍蹕

災生恩深福薄大命至此展路無由伏願

陛下清心寡慾法天德以無為致敬存誠體乾剛之不

息虛懷納後世人益宏寬裕溫柔惟在生養休

息順神於靜斯為後世之無疆保精於動則百男之有

慶將臣後世所論後世備清燕之觀則臣身雖沒而猶

聖天子受命興一自司敷求俊乂臣不才願乃以

蘇軾病軀

曠職為罪大矣乞

勅吏部准臣

家存殘幸甚

蘇軾病軀

奉

桂文襄奏議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桂萼撰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  
初以議禮驟貴官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諡  
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冠以大禮疏按其初  
議但稱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未及入  
廟稱宗如末流之甚其後何淵希旨遂請入興獻  
帝神主於太廟萼上請罷非議以全大禮疏斥為  
破壞典章姦邪陷君云云則初意亦未甚決裂厥  
後希旨固寵循聲附和遂以數載之榮華博千秋  
之詬厲凡所建白均為讀史者所厭觀矣衡以彰  
瘴之公此集固在所必斥也

夢虹奏議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鄧顯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夢虹奏議二卷》提要

明御史夢虹鄧公奏議序

有明洪武六年命御史巡按有司  
十年七月始命御史巡按州縣一  
奉皇明憲綱所載禮待薦舉戒飭  
糾劾四條爲整肅官方之本凡黜  
陟勸懲詳具奏議得專差齎請刻  
奉施行是御史爲朝廷喉舌而  
奏議卽御史之經濟所持以報主  
知勵風俗者也余奉  
命宰奉新得讀明巡按御史夢虹鄧

夢虹奏議

余序

公奏議不禁喟然曰公之經濟於  
奏議見之矣公登正德九年進士  
至十四年官行人司行人是時帝  
自太原還宣府獵於南海自加太  
師鎮國公詔諭禮部將巡兩畿山

夢虹奏議

余序

東祀神祈福大學士毛紀閣臣楊  
廷和漫無可否公挺然繼修撰舒  
芬等郎中黃輦等抗章再諫受廷  
杖而不顧迄今讀十不可之疏幾  
不知痛哭者若何流涕者若何也

嘉靖元年起復原職二年陞浙江  
道御史四年欽差巡按湖廣主眷  
日深奏議疊陳夫明自正統以來  
國家元氣寢以衰微莊浪密雲頻  
年入寇蝗虫冰雹凶饉薦臻公念

夢虹奏議

余序

三

嘉靖初基苟能力振中興庶幾國  
脈可延故所奏講聖學與畏天恤  
民十事以培本也進征大同閱將  
練兵不僅爲延綏雁門一方敵愾  
計也議處賑恤慎調土兵不僅爲

荆襄數千里請命也老成籌策遠  
慮深謀公之經濟誠有綜乎其大  
者也余嘗慨嘉靖六年後興獻議  
禮大獄尋興崇尙道教營建無已  
時令公猶及見此必有匡勦補救

夢虹奏議

余序

四

極力陳疏以彌縫其闕奈何弼亮  
兩朝居官僅一十二載巡按未週  
竟齎志以歿也公卒後二十七年  
督學篁溪鄭公列公崇祀鄉賢併  
愬憑公男廉甫寬甫等梓公奏議

蓋表公之忠貞以法天下而傳後

世也今距公一百九十餘年矣公

之裔孫鄧繡砥躬勵行紹衣念切

欲重梓之索序於余予旣久誦遺

編謂詳明剴切不朽之精神當與

夢虹奏議

余序

五

新吳竝壽固樂爲序以寄予景慕

之至意云

昔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仲春月上

澣之吉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奉新縣事庚  
午科江西同考試官楚攸余潮瀚  
三氏書於邑署之觀我堂



臺中夢虹鄧先生奏議序

豫章昔稱人文之藪余自戊辰歲  
奉

命來江右歷泰和樂平諸邑見其人  
文之盛因考前代先賢聲名節概

炳炳烺烺可傳於後世者不少往  
往於舟車所至覽其山高水長不  
禁悠然有遐思焉辛未桂月又以  
代庖至新吳覩溪峰之環繞遠秀  
之綿亘意者必有魁竒特達之士

產於其間越數旬適社士鄧繡持  
其先世鄧夢虹先生奏議請謁攷  
先生爲明正德時進士巡按湖廣  
直隸山東河南歷官正嘉兩朝暨  
議建言秉正不阿真有能人所不

能者盥誦之餘其剛正剴切勃然  
紙上有以一言而編氓陰受其福  
者有以累簡而忠藎藉以不磨者  
皆足以勸當時而風來世古人云  
沒而可祭於社者舍斯人吾誰與

歸宜乎望溪鄭公請祀於鄉而享  
俎豆于千秋也夫是爲序

岢

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仲秋上澣  
賜進士第文林郎前陝西直隸秦州

知州壬子科同考試官知奉新縣  
事三晉楊國瓚謹序



原序

夢虹鄧公之卒於是二十又七年矣公之男伯也廉甫仲也寬甫偕嗣孫天錫取其奏議彙次成帙分爲上下卷屬予爲序顧予何人足以序公之奏公之子廉辱不吝棄昔有一日之雅聞公節義文章舊矣予嘗慨其久淹而莫爲之表揚旣而篁溪鄭公督學江右舉公以祀於鄉賢亦以見公論之在人心未泯也今又刻公奏議序豈終辭耶夫公忠諫名臣也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朝廷惠澤在天下夫人皆

奏議序

原序

一

知之至其忠言讜論佳政偉績貫金石烈秋霜非稽之奏議則或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公去旣久而奏議始行於世是固有待於後之賢子孫也初公筮仕行人會武廟南巡諫者或降或竄以旣時方以言爲諱公曰於此不言復何待乎迺帥同列上陳十不可之疏忤旨下杖公以草奏覆杖公幾蒙顯禍而天下陰受其福謫爲國子學正肆今皇上御極尋復舊職陞監察御史值逆濠之變後先死者四人事聞詔同祀之公以黃馬之死視孫許之精忠大節不侔

奏議序

原序

二

疏請釐正之上可其奏詔求直言公以光聖學之疏進邊陲有警公以弭禍變之疏進公代狩湖藩時四方災異迭見公勸以節財力併驛傳省徭直黜貪黷陳畏天恤民之時務十事時議優之公之條奏多所補益若糾儀之辯徵調之策科舉之五目救災之十三事後先論列弗克悉舉要其所陳動關國體古人謂學宏正行事自別於公足徵矣公竭誠報國隨事盡力雖近且小必欲爲百年之計若夫身之利害禍福非所恤也時方倚公大任惜公不壽而齎志以歿

可慨也已然而諫南巡光聖學功在朝廷正祀典糾儀禮功在名教條科舉議徵調功在士民預防弭變功在邊陲禦災捍寇功在生靈從事史館者當必大書特書之矣用雖未竟其學而名與天地相悠久焉予生也晚而未識公但因奏以考其行因言以求其志槩乎未之有得論世尙友楨竊願學焉姑述此以引諸晉用誌其企慕之意云

皇明嘉靖三十三年龍集甲寅歲仲秋月旣望

巡按河南山西道監察御史新昌台山李楨謹序



南植印

山台

內臺  
藏

夢虹奏議

卷首 像

三



夢虹鄧先生像贊

先生秉天地之正氣備聖賢之道範當其擢高科官  
輜軒而諫止南巡也觸堦流血類乎朱雲之折檻迨  
乎遷西臺服獬豸而巡行江漢也發粟賑饑似乎矯  
詔之汲黯既而率勁旅討平彭思昶諸賊也又似乎  
胸中有數萬甲兵之小范卓哉先生蓋得力於正心  
誠意之實學故其事君也始終勿欺而有犯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經筵講官兼翰林院大學士  
欽差順天已卯科鄉試大主考四明豐熙謹撰

夢虹奏議

卷首 像贊

一

豐熙

明

夢虹先生傳 一統志原本

鄧顯麒字文瑞號夢虹奉新人幼隨父九思任泉州受學於蔡虛齋清之門正德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司副武宗再議南巡率同官余廷瓚等抗疏力諫予廷杖時上閱疏怒甚詰屬艸者以顯麒對命再杖之謫國子學正己卯分校北闈拔楊維聰後果廷試第一士服

夢虹本傳

卷首傳

一

其知人擢浙江道御史上疏請講明聖賢有用之學以圖嘉靖中興之治又疏言戚畹陳萬言治第撥官軍及差官往蔚州買木俱宜停免皆從之丙戌奉命巡按湖廣劇賊彭思昶等爲亂顯麒與巡撫黃衷討平之事聞賜金幣有差任滿卒有夢虹奏議二卷周易口義六卷詩文等集

重訂先大夫奏議凡例六則

一是書始刻於夷惠二公迄於今歷有年數梨棗漸已剝蝕不及此新之先大夫手澤將恐等於飄風爰是重刻

一編次視諸原刻微有異同緣事有大小時有後先故敢爲裁定

一批評舊本未刻茲照家藏原稿一一載入以補遺漏

夢虹奏議

卷首凡例

一

一本傳自家宰見麓蔡公而下作者不下十家聊梓一篇以存梗概

一小照原刻所無茲從敷奏遺像描入俾其言者並睹其道貌

一著作奏議外尚有周易口義夢虹文集湖湘宦稿及諫垣草等編嗣刊行世

裔孫繡漢英謹識



夢虹奏議目錄

孫天錫右卿同輯

奉新鄧顯麒文瑞父著

男

廉甫希夷

編輯

寬甫希惠

裔孫 繡漢英重訂

楚攸後學余

潮潮三甫評閱

卷上

上世宗皇帝講學疏

嘉靖二年

釐正祀典疏

夢虹奏議

卷首

目錄

一

糾儀疏

再上糾儀疏

諫武宗皇帝南巡疏

正德十四年

薦舉方面官員疏

請給勅命疏

節財力疏

薦舉賢能疏

保留學政疏

慎選擢疏

懇宥狂直疏

處置官員疏

請併驛傳疏

乞矜小過疏

卷下

條陳科舉疏

畏天恤民疏

思患預防疏

嚴考課疏

夢虹奏議

卷首

目錄

二

彌禍變疏

議賑疏

公舉劾疏

議徵調疏

處決重囚疏

糾劾庶職疏

裁改職員疏

晉繳勅諭疏

舉孝行疏

懸假調治疏

擒彭思昶謝賞表

擒獲岑猛謝賞表

夢虹奏議目錄

夢虹奏議

卷首

目錄

三

夢虹奏議 卷上

孫天錫右卿同輯

奉新鄧顯麒文瑞父著

男

廉甫希夷

寬甫希惠

編輯

裔孫 繡漢英重訂

楚攸後學余 潮湖三甫評閱

上世宗皇帝講學疏

嘉靖二年

臣旬日以來兩讀邸報仰見聖諭猷內閣備撤諸書政要撰作講解文詞以成一代美事一則曰朕思祖

夢虹奏議

卷上

講學

一

宗肇造艱難後世子孫當求學治卿等當在意輔導二則曰朕惟圖勤政務學以成嘉靖之治大哉王言一哉王心中興之運社稷之福也臣惟自漢以來往往君有太平之志而臣不能輔導之臣有格心之志而君不能信任之所以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唐虞事業後世罕見今陛下銳意中興之治發憤聖賢之學此不世之奇逢曠古之殊遇也輔導諸臣敢不精白一心將順盛美以赴功名之會以際希闕之遇哉然臣惟庶人之學必隆師親友以傳道授業若天子之

學苟不尊師重傳於何考德而問業哉我祖宗稽古建官法良意美在天子有天子之師在太子有太子之師循其名可以責其實名為師焉師以導其教訓名為傳焉傳以輔其德義名為保焉保以保其身體如聖諭所云在意輔導者固已超然獨見矣若陛下求古今之書之文以為朝夕寫翫之資則撰次成書裝潢上進亦云足矣必欲講明聖賢有用之學以圖嘉靖中興之治則陛下固曰卿等當在意輔導臣亦曰陛下當在意信任伏望退朝之暇宜如祖宗之於

夢虹奏議

卷上

講學

上

大學士楊士奇等故事或召之便殿或幸其館閣或賜之坐或同之遊以所觀書恣意討論陛下問焉諸臣答焉諸臣言焉陛下聽焉畧崇高之勢而為魚水之歡解堂陛之嚴而為地天之泰是非利害之著必相與剖析其幾微善惡邪正之歸必相與明辯其本始如某事也古人胡為治胡為安胡為興胡為壽必反覆辯論務使洞然於聖心如某事也古人奚為亂奚為亡奚為危奚為天必更相儆戒務使惕然於宸慮聞於耳者必求有得於其心聽於人者必求踐行

於其身不徒講誦於殿廷顯明之所而卽遺忘於宮闈深嚴之地不徒銳意於一念發憤之初而或弛志於時移事改之後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用必正人如是而陛下不商宗不堯舜治道不嘉靖不唐虞則輔導受尸素之責臣請伏妄言之誅臣不勝惓惓屬望之至奉聖旨是

隨機納誨言言懇篤有伊周氣象

能決

議論平實正恐講學無此親切

黃初

夢虹奏議

卷上

講學

三

在意信任一語真格心握要之論其敷陳聖學原本本統終始內外而一貫雖古公孤之論道經邦傳岩之納誨輔德茂以加茲

釐正祀典疏

臣聞國之大事首在於祀切照正德十四年寧賊宸濠謀反一時死節封疆之臣陛下嘉其忠節咸賜贈錄祀之洪城甚盛典也但其間甄別欠明清議不服者臣敢言之同祀之臣若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達赤心惟一天日不二有百折不回之慷慨有再拜臨刑之從容廟祀江西天下之人作爲哀忠錄哭之誠足以激勸萬世續有布政司叅議黃宏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擅離龍窟獻媚賊庭始則可生夢虹秦議

卷上 祀典 四

以就獄終則休禍而自盡同祀一室天下之人至以狗尾續貂譏之實不足以厭服人心臣訪得黃宏等雖有御史唐龍所奏不食憤懣事跡實採用同獄梁辰等粧點門面之言其事本不足據馬思聰僅有都御史王守仁祭文一篇亦自謂與其子有門生之雅其意亦非至公况孫燧許達精忠大節古今所難若以黃宏馬思聰同堂祀之實非所以慰忠魂於冥漠又知府宋以方郎中塗文祥等亦係投江而死若以黃宏馬思聰爲忠則此瑣瑣者亦合一例贈錄同祀

臣恐朝廷旌別淑慝之典不白於天下後世也已伏望陛下特勅禮部亟行江西撫按三司等官多方訪議如果黃宏馬思聰止是如宋以方塗文祥之死竝無孫燧許達忠節顯跡徑自覆奏乞將配享及贈錄恩命盡賜削奪庶祀事不瀆恩典不濫而天下人心知所激勸矣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禮部覆奉

聖旨是周憲准配享旌忠祠黃宏馬思聰各撤去名

夢虹秦議

卷上

祀典

五

位贈官仍舊

原心畧迹褒貶無私愧殺當年似玉非王者

熊浹

此番洗刷大是

陳士業

辭嚴義正予奪凜然具有春秋筆削微意

糾儀疏

嘉靖二年六月日該臣等於午門侍班眾官員等謝恩見辭有府軍衛軍李陽鳳混同眾官後面行五拜三叩頭禮一時朝臣莫不驚訝以爲異事臣等當欲糾劾誠恐別有事例隨查大明會典官員人等謝恩見辭項下凡旗軍軍人謝欽賜鈔物給親完聚及陞總小旗外俱免謝恩見辭李陽鳳係軍人不合報名謝恩參照鴻臚寺官亦不合接受報單俱屬違制合當究問臣等再照天威咫尺禮數尊嚴今後軍民人等縱奉欽依饒罪等項合無查照諸司職掌引工因人事體俱於每月二十六日引赴承天門叩頭庶朝儀清肅青紫不雜矣奉

夢虹奏議

卷上 糾儀

六

聖旨這不該報名謝恩的鴻臚寺一概混接報單本當究治且都饒這遭今後軍民人等有謝恩的只著在承天門外叩頭該衙門知道  
先王制禮原有定規僭逾如此宜公之不能緘默也

豐熙

安上治下莫善於禮雖颺拜之節偶一不恪卽非

所以昭等威肅朝綱矣故秩宗不言公獨侃侃陳之防微杜漸之意殆深矣乎

夢虹奏議

卷上 糾儀

七

再上糾儀疏

嘉靖二年六月日該臣等午門外侍班劾奏鴻臚寺官不合接受軍人李陽鳳報單混同衆官後面行五拜三叩頭禮已經查照大明會典及諸司職掌引因事例題奉聖旨這不該報名謝恩的鴻臚寺一概混接報單本當究治且都饒這遭今後軍民人等有謝恩的只著在承天門外叩頭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不勝感激以爲新美之化風行沿陋之習霧釋羣動改觀舉朝稱快本月二十三日續該鴻臚寺卿魏境夢虹奏議

卷上再糾儀

八

等題爲前事執稱伊等奏稿被打軍人皆當午門外謝恩惟謝胖襖軍人在承天門外叩頭且稱軍人責打多與官同官在午門前軍在承天門何以宣奏官行五拜禮軍行一拜禮恐有未宜備將歷年午門前軍民謝恩緣由開坐欲襲舊行奉聖旨還照舊例行欽此臣聞命震驚汗流浹背只謂聖明之政堅如金石夫何詔墨未乾不逾旬改皆由境等奉職無狀臆隴奏啟有以悞陛下也臣敢昧死言之凡臣之所與陛下言者禮也大明會典也諸司職掌明例也境等

所言本寺稿簿耳承訛踵謬耳庸見臆度耳非有違奉欽依明著軍民人等午門外謝恩定例臣竊觀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宋儒程叔子釋之謂上下不辨民志不定天下不可言治肆我祖宗編集大明會典實取易觀會通行典禮之義真萬世不刊之彝典百王不易之大法也陛下丁世道一新之會當萬衆屬目之初小大臣工導陛下恪守典章增光祖宗宜也境等賦性疎慵旣不能探討禮文講求法制臨事執拘又不知奉宣德意宏闡令猷却乃據

夢虹奏議

卷上再糾儀

九

拾蔓詞固求自勝臣謂官在午門前軍在承天門官行五拜禮軍行一拜禮實內外異地隆殺異禮正所以殊貴賤明等威漢賈誼有言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譬也境等必欲青朱雜沓于胥徒卒伍班行於金紫何歟如臣之愚今後軍民人等悉遵大明會典除欽賜鈔物給親完聚陞充總小旗外俱免謝恩有該謝恩的只照法司將囚人引起承天門叩頭陳放事例施行庶幾貴賤分名分定體統正而朝廷尊矣伏望陛下將臣前後奏詞與境等所言勅



禮部通行議擬裁處如果臣言不謬乞賜追寢新命  
仍乞切責鴻臚寺卿丞序班等官今後一應朝儀悉  
遵祖宗制度有不如法聽臣等指叅重治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昭德塞違乃爲禮爭非與魏境爭也有指笏垂紳

昌言罔諱氣象

舒文節

同僚怙過飾非公持大明會典立論最得肯要

夢虹奏議

卷上 再何儀

十

諫武宗皇帝南巡疏 正德十四年

臣聞璇衡旋運而辰極常居其所溟渤靜深而衆水  
必朝其宗是以恭己南面者安享無爲之治而八駿  
周流者日見國事之非肆我祖宗稽古爲治每歲惟  
南郊一行實近在京畿之內雖間值邊陲之警亦不  
過命將而征誠知朝廷乃四方之極君身實萬物之  
宗用能臻太平之盛至百六十年之久仰惟陛下當  
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稽若舊章已逾一紀頃以西  
北少靖親御六飛迅掃妖氛間關半載維時小大臣  
工媿無卽時諫止之力而奏凱南旋幸得攸往夙吉  
之道臣等謂自今伊始當享泮渙之休而無復省方  
之舉矣夫何西征之役方已南巡之命又下臣等驚  
悸罔知攸措竊以巡狩之典雖古帝王之制然古之  
制有不可行於今猶今之制有不可行於古也蓋古  
之封建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慶讓之典勢難已於  
巡狩今之郡縣屬于藩臬統於撫按而政令之行又  
皆出於朝廷是不必泥古之迹自足以成今日之治  
也矧先王之巡狩省耕省斂有及民之實惠一遊一

夢虹奏議

卷上

南巡

士

豫非無事之空行陛下之爲是舉也將爲省耕乎省  
歛乎切慮道途推挽之勞皆出於民力有司供億之  
費皆出於民財是未有以補之而先有以傷之未有  
以助之而適有以害之何必侈巡狩之名而爲是紛  
紛者乎臣等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爲陛下一陳  
之人情莫不惡勞而欲逸也櫛風沐雨孰與於龍樓  
鷄帳之嚴涉水登山孰與於桂掖椒房之邃迺捨其  
逸而從其勞人情然乎是其不可者一也裏河一帶  
漕舟之往來必由而國用之盈縮係之今茲南行舳  
艫蔽江雖聖諭昭彰使通來往而一溝之水勢難兩  
便是其不可者二也近聞淮揚等處荒澇異常父食  
其子母食其女此在今日正宜寒心奈何滿目瘡痍  
未獲少痊而鑾輿又幸其地臣恐遭霜之葉豈復可  
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汗是其不可者三也且龍舟所  
經必渡淮北沂江南而黃河天險聞者驚心長江天  
塹見者毛悚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奈何以不貲  
之軀而冒此不測之險是其不可者四也夫一日二  
日萬幾叢委今匹馬遙遙駕言行邁將來國家之重

務何由而陳其可否而內批之裁請往復動經乎歲  
月廢時失事莫此爲甚是其不可者五也況天下大  
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則深宮  
固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此而意外之患時或有  
之今也白龍魚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  
言者矣是其不可者六也臣聞之天子者天地之子  
也天子弗克肖乎天地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修  
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凶荒相仍盜賊充斥  
地震於下龍闕於上其警戒者至矣陛下及今若時  
正宜如成湯之六事自責武丁之恭默思道奈何恬  
不自省荒事逸遊臣恐亡予之天不可言也是其不  
可者七也古之人君雖甚不得已而或有會盟之舉  
親征之行亦必有太子親王以監國然皆非盛世有  
道之事今前星未耀儲位尙虛衆建諸王各就藩府  
大本未定俯無以聯屬乎人心七鬯乏主仰無以祀  
事乎宗廟是其不可者八也夫憂勤惕勵古帝王之  
所不廢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尙書誦之隱公觀魚  
于棠春秋譏之蓋始於憂勤者終於逸樂始於荒亡

者終於敗亡陛下脩德講學親賢遠姦昧爽臨朝日  
昃忘食猶恐憂勤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効之憂也  
况又以逸樂趣之哉是其不可者九也夫帝王舉動  
當順乎天意觀天意者驗之人心而已是舉也孤卿  
論列不已而臺諫繼之部屬之官又繼之雖以臣等  
疎逖之微亦極知其不可也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  
天意乎是其不可者十也臣等備員士屬濫厠清班  
荷天地造就之恩捐軀莫報撫江河廣大之迹銜石  
無由雖常耿耿有懷恒以出位中止茲復默默無語

夢虹奏議

卷上

南巡

十

瀝膽批肝淚盡血繼余禱

諫南巡疏不下數十篇淋漓痛快當以此爲第一

毛東塘

行且亡之一段言人所不敢言讀之令人肅然起

敬濟龍溪

利害未形誰不效忠數奏至君意已決戮辱已及  
有唯唯諾諾已耳南巡一舉先公而諫者竄者  
竄極者極縱蹇諤者氣沮公獨慙慙款款抗顏繼  
諫想具草時真有刀鋸不惜鼎鑊不畏之概厥後  
廷杖不死乃意外之幸公并念不到此然安知非  
天留骨鯁之臣以綿明祚于不絕乎古云讀出師  
表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下淚  
者其人必不孝予于斯文亦云

夢虹奏議

卷上

南巡

十五

薦舉方面官員疏

欽奉憲綱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汗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欽此欽遵臣本愚陋幸逢聖明付以耳目巡按一方憂惶日切罔稱任使遵依憲綱博訪得布政司右布政潘珍總憲東臬則振綱肅紀聲實俱騰視篆湖藩則革弊恤災劬瘁幾殆原任左叅政今丁憂胡鐸學有本源行皆真實宦轍既去士論攸歸右叅政今丁憂雷志淑性資縝密操履端方有聲

夢虹奏議

卷上 舉方面

七

叅藩無損治郡左叅議許路謹畏小心重厚老練不言而事集不威而令行右叅議楊易樂易之性原於天賦之醇厚經濟之學得於家教之淵源按察司按察使盛儀宅心平恕讞獄詳慎故刑不濫而民服奉法公勤持身端謹故弊源絕而風清原任副使今陞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劉士元才長而濟之以守故驛傳倉糧法行事舉政嚴而行之以公故屯田水利弊革利興僉事毛紹元爲人峭直而潔奉職勤慎而詳用法持平明之體取人昭是非之公鄭光琬庭無爵

事官有餘功乃黃甲之遺材實烏臺之宿彥都司都指揮僉事申錫武舉魁多士之首將略優長閫政服群衛之心威令嚴肅署都指揮僉事余承恩文事得先臣之教儒雅足稱武備嫻古今之宜緩急可用以上各官雖職任年資各有不同而廉勤公謹未之或異文可以任丞尹卿佐藩臬之長武可以備叅贊總戎親軍之任如蒙乞勅吏兵二部查訪相同將各官次第擢用庶賢能在位而人心知激勸之方文武得人而國家享治安之福矣奉

夢虹奏議

卷上 舉方面

七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

賢才輔則天下治公見賢卽舉使揆文奮武均得其職誠不負巡按任使矣

請給勅命疏

臣等原籍江西等省南昌等府奉新等縣人俱由進士歷任行人推官知縣等官嘉靖二年五月十三日欽除浙江等道試監察御史歷俸十一箇月零六日嘉靖三年四月十九日伏蒙詔書內一款兩京文武官員七品以上未闕誥勅者若父母見在先與誥勅封之不爲常例欽此欽遵是陛下一人之考推而爲天下之孝也臣等雖未實授但陞任供職一年將滿查得詔書頒後嘉靖元年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張恂

夢虹奏議

卷上

勅命

九

等南京廣東道試監察御史曹鑑等各具奏乞恩俱奉明旨待實授後給他欽此緣臣等試職已久幸逢恩詔比與張恂等事體相同伏望陛下俯察臣子之情曲施曠蕩之恩乞勅部查照前例將臣等父母見在者一體給與勅命則天寵不遺於卑陋殊恩普及於生存臣等終身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爲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奉

聖旨吏部知道五月初六日該吏部題奉

聖旨是准照例實授後給與他

節財力疏

臣聞國之大命惟兵與財兵者國之所恃以已亂者也是以先王養其力而不使之困至不得已則用之財者國之所恃以爲生者也是以先王節其流而不使之匱至於凶年則散之臣向思陛下爲修蓋皇親陳萬言宅第摘撥官軍八千員名前去應役臣乍見驚駭以爲武王伐殷亘古大舉也載之書者不過曰虎賁三千人而已項籍誅秦當時大役也筆之史者不過曰江東八千人而已乃今一第之修至勦八千

夢虹奏議

卷上

節財力

九

之衆而八千之役又非旬月可竣事恐四方傳聞不美觀聽而窮年服役不堪勞怨臣慮父子投水以死不獨軍人楊茂爲然也臣又見工部近日題議前事有一木值銀四五十兩者有值銀六七十兩者太監陳林尙嫌短小別欲差官前往蔚州市取臣惟孟子有言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得志弗爲漢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詔止弗作乃今一木之值至費銀數十兩則一第之成當不下數十家之產矣况災歉之秋益當撙節而土

木之妖尤宜戒懼臣意萬言容膝易安決不樂於陳林所爲也臣叨從起廢擢置諫官機阱冥茫莫知顧避區區一得之愚欲望陛下特勅兵部將原撥軍數大賜減除仍令分班赴役更迭休息再勅工部不必差官遠求止據京城見有木值收買修蓋庶宅第易成而才力不殫陛下親親之道得早遂於宸衷而萬言謙謙之美不至戾於天下也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節財力一疏上成主德下

憂社稷議

卷上 節財力

三

恤民困不傷財不害民誠國家之慶蒼生之福也

薦舉賢能疏

伏觀憲綱內一款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欽此欽遵臣奉勅命巡按直隸等處一年將滿除將地方官員貪暴不職并才力不及例應糾劾者另行外訪得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歐陽誥歷官已久而操脩謹飭不變於初績學有年而練達老成未究於用河間長蘆運使徐金陵器局凝峻有言必正而不依不阿才識英明隨試輒

憂社稷議

卷上

賢能

三

効而有條有理先任兗州府知府今丁憂陳伯安治行超卓於當時已播無前之譽惠愛沾濡於百姓猶懷去後之思河間府知府牛天麟素履端嚴整躬無愆於人已蒞民平恕當官不愧於循良青州府知府李獻可性本溫雅守尤堅定精深之學本於家傳慈惠之聲揚於治屬東昌府知府葉天球清脩由於天性學問充於夙成行事似寬而有決斷之才處人似和而無曲徇之態萊州府知府郭五常賦性清廉真一絲之不掛治行卓犖合七屬而咸歡濟南府知府

蕭孟景學識優長敷約已裕民之政蒞官清慎兼忘  
餐廢寢之勤河間府推官范安刑名詳核郡無冤抑  
之民行檢端方人有廉明之譽濱州知州高美學造  
通儒創義倉而法復乎古行非俗吏本寬政而心切  
于民諸城縣知縣李宗樞器識宏深志向遠大百廢  
興於暇裕而才更優積逋完於招徠而功尤著卽墨  
縣知縣王重賢才性敏捷法令嚴明率之以守而人  
已改觀行之以勤而事成就緒博興縣知縣張集心  
存撫字政飭嚴明廢無不舉民惟允懷蒙陰縣知縣

夢虹奏議

卷上

賢能

三

王銳學識頗優風規亦峻奸惡知畏柔良獲安萊陽  
縣知縣左思忠邑大事繁而幹濟有餘俗侈民頑而  
化導尤善樂安縣知縣王傳嚴勵之政足舉乎繁難  
清慎之操克鎮乎刁詐長垣縣知縣王三省操履純  
正而百度無愆才識優長而六事具舉寧津縣知縣  
熊爵立法嚴而刁頑肆投麀之怨檢身慎而良善懷  
借寇之心南皮縣知縣郝守正邑敝而才能振作民  
用平康質清而操守剛明心無愧怍獻縣知縣曾夔  
學問淵源涵養素深於庭訓性資謙雅舉動克守乎

官箴河南輝縣知縣許瑄節稟秋霜懋著清白之譽  
性同冬日雅敦循吏之風鉅野縣縣丞陳相寸心葵  
藿益深懲艾之餘兩邑甘棠殊紫懷來之望以上各  
官俱賢能攸著者臣奉命所歷直隸山東河南十一  
六府二百五十九州縣其間循良官吏固不止此臣  
惟舉其所知者耳其所不知不敢濫及如蒙乞勅吏  
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謬乞將運使等官歐陽誥  
等量加擢用則已薦者知所勉未薦者有所勸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夢虹奏議

卷上

賢能

三

至公至明如天如日

唐韓

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而  
巡按一職厥任尤鉅公知人則哲賢無不舉舉無  
不當其登之薦嬪亦猶行古載采采之意真可謂  
不負任使不瘵厥官矣

保留學政疏

據湖廣按察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帖文准本司提督學校僉事許宗魯開本職見年三十七歲陝西西安府咸寧縣人由進士正德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改除翰林院庶吉士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嘉靖二年十一月初三日陞授前職嘉靖三年四月十五日到任扣至嘉靖六年三月十四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該給由預開本司煩爲轉達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會同巡撫嘉虹奏議

卷上

保留

三

湖廣右副都御史黃衷議照湖廣學校數多生儒衆盛在前提學官員有經任三年巡歷尙且未周作養安能得效今查僉事許宗魯自到任以來法不假於貴家巡必徧於下邑教官賢否品藻明審人材優劣進退精當考求其故蓋本官蘊藉之學足以服其心粹美之行足以玉其成故也今稱三年考滿例該赴部給由緣照本官資序已深功績亦著况嘉靖七年又該科舉湖廣地方廣遠提學獨員管事若非先事一年徧歷考試未免臨期有誤如蒙乞勅吏部再行

查議合無將僉事許宗魯暫且存留管事候科舉事畢赴部給由或查本官年資如果相應量加陞職仍舊提學庶朝廷得賢能之用而多士成樂育之化矣奉

旨吏部知道

知人善任因時制宜非阿私保留者所得藉口

嘉虹奏議

卷上

保留

三



慎選擢疏

案照先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  
考清吏司案呈照得脩舉武備禁軍姦弊之法備載  
憲綱自該巡按按察司官舉行俱係舊規遵行年久  
正德四年創奏新例相應革除改正凡有閱視脩舉  
武備事宜悉遵舊制憲綱內開載并欽奉孝宗皇帝  
聖旨只著每年巡按御史閱視具奏事理欽遵施行  
正德十三年題奉聖旨是官不必差只著該年巡按  
御史閱視具奏欽此今照嘉靖三年又該閱視之期

嘉靖奏議

卷上

選擢

三

查有前項題准事例合無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  
按御史查照欽遵閱視具奏施行等因題奉聖旨是  
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前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沈俊依  
奉案行湖廣都行布按四司通同遵照外嘉靖五年  
三月內該臣接管遵依出巡荊州岳州常德長沙武  
昌寶慶永州衡州漢陽安陸等府州衛凡所至之處  
事干武備者公同該道兵備守巡撫民等官躬親閱  
視先臨教場觀騎射之優劣士馬之強弱器械之損  
益次登城周行觀城垣之高下池濠之淺深敵樓窩

舖有無損壞及點視大小將領守備捕盜官員貪廉  
勇怯逐一訪察內有應脩應革應改正者即便行令  
脩築查革改正應懲治者即便懲治應奏者即便  
飭實奏除違犯指揮千百戶等官朱倫楊秀汪輔  
周邦簡何鎮劉芳錢鉞許臻何仲文汪勳王佐蘇欽  
等七十四員俱事發陸續叅提問罪發遣發落都指  
揮楊顯宗曹震等已經推舉會題外今訪得湖廣按  
察司分巡湖北道帶管辰沅等處地方兵備今丁憂  
副使夏邦謨性行淑均而曉暢軍事才能勇決而輯

嘉靖奏議

卷上

選擢

三

服苗夷兩平巨寇於當年大著勤勞於一道分巡武  
昌道兼管兵備僉事今陞副使林遂清慎持身而政  
勤防禦質直率物而威讐軍民奠安一方之保障廓  
清數郡之妖氛是二臣者雖職非兵備之官實才兼  
武事之長者也寶慶府帶管巡捕同知劉欽官資久  
而心益慎行既無虧閱世深而量彌宏才尤可用岳  
州府巡捕通判侯維藩為人篤厚存心一無所欺莅  
事清勤捕盜每有所獲衡州府巡捕通判郭集禮操  
存無玷而士論之清議攸歸幹濟兼優而民情之愛

戴有在是三臣者廉能可嘉者也分守靖州等處地方右叅將童昶西戎著克平之功邊境有安定之略子史兼通行能竝美分守清浪等處地方右叅將楊仁臨敵身先於士卒博文不讓乎儒英將略精通官箴恪守是二臣者勳名已著於平生持守可占於晚節者也守備清浪今陞湖廣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段輔綏輯勤劬而夷知款附懷備脩舉而軍不稱勞永州衛帶俸都指揮僉事高誼謀略頗諳趨向亦正委廣西而名始知守郴桂而用未究茶陵衛帶俸

臺虹奏議

卷上

選擢

二

都指揮僉事周孔納交不苟識度邁乎等夷立志不凡才器堪乎將領襄陽衛指揮僉事余大綸投筆營宮而歷官閫帥才通儒業而屢建武功是四臣者綽有才華可當事任者也守備武岡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袁桂性資俊逸而遇事敢爲持已端方而薄俗難染守備靖州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王表才識明敏而屢擒劇寇性資果決而查禁宿弊是二臣者初政可觀後效可待者也長沙衛軍政掌印指揮同知胡昂才以立事而武備飭

惠以撫下而逃亡歸靖州衛指揮同知陳曉居官有歷練之風臨事有機變之智辰州衛指揮使潘璵好學同儒生之業莅事有果敢之才銅鼓衛指揮使李英獨立之志犯衆怒而不摧壯往之心超一時而自振是四臣者察其上進之志可磨等儲之選者又訪得巡視洞庭湖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王欽久濫巡湖之寄全無靖寇之能江洋多警科罰時聞欽非負乘致寇者乎清浪衛帶俸都指揮僉事陶霖爲人貪鄙干與公事剝害士卒恣意妄爲霖非小人而無忌憚者乎鎮遠衛帶俸都指揮使許詔專恃資財凌駕鄉里謀奪軍民產業偽造杉板欺人詔非賤丈夫而登龍斷者乎漢陽府巡捕通判張傳持守欠而力軟才綿備禦疎而縱姦長惡傳非受直怠事而盜貨器者乎如蒙乞勅吏兵二部查訪相同將夏邦謨林遂劉欽侯維藩郭集禮量加甄錄童昶楊仁段輔俯爲拔擢高誼周孔余大綸次第錄用袁桂王表行令勉加策勵胡昂陳曉潘璵李英遇有守備員缺卽行推選王欽革回原衛開住別選賢能以充其

臺虹奏議

卷上

選擢

三

任陶霖許詔除去陞職省令原衛帶俸差操張傳誼  
賜罷黜如此則廉者勉而貪者懲勇者勸而怯者知  
所奮矣奉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

山搖岳震雲黯風淒居臺端者何可無此風力湯惟寧

龍泉閃閃吐寒光鋒鏑直是難犯李遂

臚陳賢否不僭不濫如此激濁揚清其有不爭爲

大法小廉者幾希

夢虹奏議

卷上

選擢

三

懇宥狂直疏

臣聞天下無棄物王者重絕人故一物不沾雨露之  
恩天地有遺憾一夫不被堯舜之澤伊尹以爲辜臣  
謹按原任監察御史今充軍余翺先因議禮干冒天  
威謫戍平溪實其自取但伊母垂白在堂日倚門闕  
於萬里余翺披堅遠衛時懸定省於寸心陛下孝養  
兩宮可使余翺不得養其母乎原任監察御史今爲  
民方啟顏鬢因公務致犯憲章削籍編氓乃分之宜  
但其省躬思過益懲往事之非衡慮困心已喻方來

夢虹奏議

卷上 宿狂直

三

之是陛下愛惜人才可使啟顏流落不偶乎原任禮  
部主事今故忤瑜亦因議禮斃于杖責裴屍南還白  
貽伊戚但其妻孥子幼衣食不能自給途盡道窮朝  
夕實難爲活陛下萬國懽心可使忤瑜不免向隅之  
泣乎如蒙乞勅該部議擬相應查照陛下近年有行  
事例將充軍余翺量移近地或改發爲民使得養其  
母將方啟顏量與一官使勉圖後功將忤瑜量爲優  
恤其後使生者啣恩死者含笑此堯舜仁民之澤天  
地生物之心也臣不勝惓惓屬望之至奏

聖旨該衙門知道

筆補造化 鄭篁溪

情詞剴切與出越石之囚脫夷吾之桎同一深衷

夢虹奏議

卷上

省狂直

主

處置官員疏

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若強其力之所不能責其分之所不堪不惟無益適足債事臣謹按常德府桃源縣知縣易達才力綿薄性行迂疎千慮無一得之思終歲無一籌之展況其縣當衝要時值凶荒夫馬之應付莫支餼餉之賑恤無策茲欲別議更調似無簡於桃源者若使處以郡庠教授之職猶可以綱維肆教少補風化之萬一焉長沙府寧鄉縣知縣王勛一事不知百務俱弛士民生玩易之心胥吏奪職掌之權况其縣號繁劇俗尚刁頑盜賊之嘯聚日滋錢糧之逋負歲積茲欲徑議罷黜似猶愈於貪黷者若使處以偏僻州縣之教或可以坐肅諸生探討舊聞之一二焉如蒙乞勅吏部議擬相應將知縣易達王勛改授府州縣掌教職事速除年力疆壯政理精明之人以代其任則材各攸宜地方無誤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量能授職不使用違其才深得古人器使至意

請併驛傳疏

據湖廣布政司經歷司呈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鄧批據常德府經歷司呈稱查得本府所屬武陵縣和豐馬驛原額上中馬各二十四匹下馬及驢各一十頭匹馬夫五十名驢夫一十名府河水驛站船七隻水夫七十名桃源縣桃源馬驛原額上中馬各二十四匹下馬及驢各一十頭匹馬夫五十名驢夫一十名派羅水驛站船七隻水夫七十名各為接應不相關涉竊以武陵桃源路雖衝要止於雲貴二省兩廣使客

夢虹奏議

卷上

驛傳

七

間或有之亦不為多兩縣四驛船馬人夫不足以當北方大驛之半而官吏館庫支應錢糧顧出北方大驛之外似為繁多各處使客自水路而來者方於水驛支取廩給過關忽由陸路而行則於馬驛停宿不免又取廩給馬匹陸路來者亦復如之合無將武陵縣所屬和豐馬驛革去併作府河水馬驛桃源縣所屬派羅水驛革去并作桃源水馬驛合船馬人夫總一處更換接遞有交承之定規總廩給下程通屬一人支應錢糧有稽查之定數呈乞鈞裁蒙批布政司

夢虹奏議

卷上

驛傳

七

查議呈奪蒙此隨奉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黃衷批據常德府申前事奉批布政司再查各驛道路相距遠近另議呈奪奉此查得府河水驛與和豐馬驛桃源馬驛與派羅水驛各止相離二里之程每值公差到來未及一時而過兩驛不過照關二次應付樂得俯從將來使客到驛由水路者有船從陸路者有馬各驛相應歸併呈乞照詳等因到臣據此簿查先據常德府經歷司呈前事已經批行該司查議去後今據前因會同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黃衷議照湖廣衙門之困敝莫甚於驛傳各府驛傳之困敝又莫甚於常德節經計處未見疏通今本司議稱府河水驛與和豐馬驛桃源馬驛與派羅水驛俱止隔二里道路實是不遠二處水驛站船各止七隻公務亦且不多張官置吏既為冗濫編徭派廩委覺重煩伏乞聖明軫念地方勅下該部從長查議如臣等言果不謬乞將和豐驛歸併府河驛派羅驛歸併桃源驛另鑄府河水馬驛桃源水馬驛印記各一顆給付用使驛丞四員於內選才力相應二員存留各驛管事二員

起送吏部別用船馬鋪陳應付不失其舊官吏廩庫  
供費各省於初事體相應官民俱便矣奉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

應付不失其舊供費各省于初于官民大有裨益

夢虹奏議

卷上

罪傳

美

乞矜小過疏

臣聞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切見先任給事中劉  
取以言事調外任御史黃國用給與夫牌衛而送之  
此亦古禮導之出疆之心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之意  
似於國體初無甚損於財力又無大耗近該東廠官  
校緝訪上聞陛下下之詔獄又并追劉取械繫來京  
臣伏而思之有所未安夫取言官也以言獲罪已非  
祖宗設立言官之意又重困之是豈聖人不爲已甚  
之道哉臣愚恐天下聞之將謂左右巧於中傷神於  
鉗制後有言者皆將袖手結舌而不敢申其說天下  
事復何賴哉況黃國用當先帝南巡之日固嘗伏闕  
諫止瀕危屢死陛下哀其忠而起用之今遽以一眚  
而掩其生平之大節此不惟非陛下顯忠遂良之初  
意尤恐顛危病廢之人遂喪於囹圄敲朴之下也伏  
望陛下允東廠之奏而逮之旣以成有司執法之公  
用愚臣之見而釋之又以遂天子好生之德則聖明  
寬大之治真與天地容物之量異體而同用矣群臣  
幸甚天下幸甚奉

夢虹奏議

卷上

矜過

美

聖旨該衙門知道

詔獄械繫用法失當此疏不獨為朝廷糾謬實欲

除以折東廠耳林文俊

觀東廠之勢焰幾於太阿倒持矣此疏頗為忠良

吐氣霍韜

委婉開導曲全善類為天下惜人才為國家培元氣

夢虹奏議

卷上

紛囑

六

夢虹奏議卷上終

夢虹奏議卷下

孫天錫右卿同輯

奉新鄧顯麒文瑞父著

男

廉甫希夷

編輯

寬甫希思

裔孫 繡漢英重訂

楚攸後學余 潮洲三甫謹

條陳科舉疏

切照嘉靖四年該天下鄉試取士之期臣昔任國子監學正濫竽順天府試官偶有見聞不敢緘默謹條

夢虹奏議

卷下

科舉

陳于左乞勅禮部議擬施行

計開

一曰養廉耻臣切惟儒生入場外有搜檢內有巡邏而又嚴之以懷挾稍知禮義者已惴惴焉蹈罪是懼矣則亦何事解巾脫衣赤身露足散髮披頭俾同人道於馬牛哉臣恐孔孟復生必慨然不悅已合無今後鄉試比照會試搜檢事規免其解脫衣巾以養多士廉耻之心

二曰務實錄臣切惟鄉試會試有錄本進呈上覽傳

信天下近來往往假舉子之名刊刻試官之作吾誰欺欺天乎且使草茅之莠奮竟同魚兔之筌蹄名雖甄錄而文已失其真矣合無今後刊刻試錄止用舉子本色文字考官惟精白一心專事讎校庶上無假借欺君之非下無失實蹈偽之誚

三曰公去取臣切見場屋分卷初不論其高下之多寡隨卷均散及至填榜亦不究其高下之多寡挨次均填於是高卷多房不免遺珠之嘆下卷多房不免續貂之幸合無今後同考試官取定中卷彙

夢虹奏議

卷下 科舉

二

送考試官處分經混取擇其高者留之雖一房十取其九而無嫌否者去之雖一房十去其九而不恤務敦同道相濟之美毋懷私植桃李之心

四曰革姦弊臣切見京闈填榜之夕有等射利光棍公然持挺踰牆上房翻瓦攘奪中式姓名人吏環視莫之敢禁是以試錄未及進呈上覽而京城家喻戶曉矣以京師首善之地顧不如外省奉法之嚴良可慨歎合無今後貢院週圍分派五城兵馬嚴督火甲人等通宵防守遇有前項姦徒即便拏

送法司枷號重治如巡邏欠嚴通同作弊許巡城御史將該管兵馬參究問罪

五曰謹文衡臣惟天下異才非凡眼所能識臣昔在順天場屋時見有同考官將今修撰楊維聰寘之落卷不有識者維聰不其流落不偶乎益人品不同識趣自別非曰知而蔽之之過也合無今後每各直省比照兩直隸鄉試命官主考事例聽禮部選兩京部屬官學行優長者二人奏請前去主考庶主司得人真才輩出矣奉

夢虹奏議

卷下 科舉

三

聖旨禮部知道

培植士類曲盡婆心

豐熙

洞悉場屋利弊一一敷陳真具爲國求賢渴衷公去取謹文衡尤爲取士確論



畏天恤民疏

切惟累年之旱謹告已深今日之災地方尤廣將守牧之撫字乖方歟將監司之紀綱失職歟將九卿之率屬弛職歟將三公之格致道虧歟抑婦寺執太阿之柄而威晚忘戴盆之戒歟抑當宁怠畏天之警九重靳恤民之仁歟何天運久否而不泰民物宜亨而仍困也耶謹以耳目所及心思所慮者條析十事上瀆聖聰少助涓埃伏望陛下哀臣愚直不罪臣之狂諒臣忠悃俯察臣之言倘有可行乞賜採納斯民幸甚

夢虹奏議

卷下

畏天

四

甚斯世幸甚

計開

一究攬納臣惟天下州縣自正德元年爲始大戶兜攬錢糧領咨出外輾轉營運致肥身家雖有額差戶部主事員外等官查盤州縣視爲故事不過奉行文書而已若行移稍嚴州縣卽置不理以爲前官事不干已部官亦莫如之何合無今後請勅差風力給事中或監察御史前去清查前項兜攬錢糧准付各該州縣預備倉廩買穀賑濟州縣官敢

隱大戶一名以上銀物一百兩以上不完者不許

起送考滿仍叅提問罪給事中御史一年滿日仍

將清查過數目多寡造冊送吏部以爲政績殿最

一毀淫祠臣惟各府州縣寺觀除遵照見行事例存

留額數外其餘菴觀寺院基地有願承買者准官

賣價入庫買穀賑濟其田土除量撥還俗僧道耕

佈外其餘有願承買者亦准賣價入官賑濟度牒

追毀其屋宇准拆移脩學宮如復有餘脩附郭習

儀寺觀合無許令查盤御史帶旨其還俗僧道務

夢虹奏議

卷下

畏天

五

要安置得所俾有所依據而樂業也

一勸義民臣惟殷實大戶財積於無用牧民官府理

可以誠動如果有司以禮勸借出穀一千石以上

出銀二百兩以上者扁其門曰義民出穀五百石

以下出銀五十兩以下者准與共立碑記一座於

旌善亭內該學請鄉飲於內選取年高有德者與

焉臣切見有等不才官員取其財穀而或以法繩

之請其鄉飲而不以禮待之夫有司旣不能誠心

舉行則富民亦何樂於輕財以取辱哉如蒙乞勅

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嚴督布按二司各府州縣務要着實舉行多方勸諭則善念興而民樂於出財倉庫實而國用有所資矣

一嚴賊吏臣惟貪污官吏既抵於法除追正賊外其歷過俸糧抵候銀兩通行追還入官其吏員考滿有告頂頭腳錢者與追一半入官賑濟以後分釐不追仍取執結並無頂頭腳錢方許起送合無今後貪官污吏不許寬假追贓革弊可免效尤如此庶貪黷者知戒廉能者知勸吏員無頂頭腳錢之

夢虹奏議

卷下

畏天

六

費則營求那移告取紛擾之弊俱息矣

一禁奢侈臣惟民家嫁娶安葬服飾房屋除遵照稽古定制外但有違制除依律議擬照例發落外計所違制之物盡行迫入官以備賑濟頃者臣見有一筋之下足臣一年之用十賓之燕足臣一生之需等古帝王之居過今公署之制而田野小民剝木爲糜依廟以止是何其豐於財利者肆無忌憚而窘於衣食者反無軫念以處之歟伏願陛下節儉以示中正朴素爲天下先乞勅該部通行務要

嚴立禁限恪守定制有不如法許撫按官員從重究治如此則分守嚴規式定富者不敢浪費僭擬貧者可免損耗缺乏

一均徭役臣聞爲治以得民爲本而得民之道又在平其政照得各處州縣官府差役甚是不均小民受害終無休息蓋民有強弱有貧富其富者則能結交官府連年不差強者則又挾制官府差使不及其本分良善者又爲里長侵漁隱蔽惟貧弱者則頻年當差刑驅勢迫無如之何中間或有持正

夢虹奏議

卷下

畏天

七

官員稍能分別輕重有等不材官吏皆爲豪右里胥貨利所餌任其所爲不暇顧恤如此差役終不可均小民終不蒙惠如蒙乞勅該部計議通行各處布按二司各府州縣分每遇編僉均徭之時務要各委廉能公謹官一員清查丁糧如法編造毋得仍前賣富差貧容強差弱非惟徭役可均而小民之困亦少紓矣

一廣積貯臣惟弭變安民貴在積貯府庫充實緩急無虞各府州縣不能設法積貯如府官不滿數萬

石州縣不滿數千石不許起送考滿吏部不許敘遷如此莫不各思勤儉以爲儲蓄之計在時值荒歉固得以有備無患卽倉庾有變亦可以朝夕無虞

一專任使臣惟各府州縣正官大率五年之上方許遷改五年中果係賢能昭著累經撫按薦舉者遇有風憲員缺齋憑徑陞准與實授則送故迎新之費可免况委任得人何必數數更易其各處書院山場不必別立門戶止依朝廷額設學校教誨亦足以尊崇先哲其有先年官收田租准作該學月支俸廩齋膳而新歸冗出之費可免如此庶官無冗員責有攸歸而斯民財力不至橫費矣

一聽便宜臣惟有司以愛民爲本不可無存恤之仁人臣以保國爲重不可無權宜之術各處地方遇有虫蝗水旱踏驗災傷果實許所在官司一面奏申定奪一面設法賑濟官庫錢糧亦准量支拯救蓋救生靈卽所以安社稷安社稷卽所以紓皇上懷恤之憂也若必待睿旨俞允而後議賑濟之策

夢虹奏議

卷下

畏天

八

臣恐涸轍之魚難待西江之水雖惠澤覃施亦嗟無及矣此愚臣所計庶有合于愛民之仁行權之義乞陛下圖之

一慰幽鬱臣惟各處死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貞女節婦不及表揚精魂鬱結而不散者宜有以慰之又或有行蹟顯著功德在人而未經恩典享祀者宜有以祀之此雖於時務不切實則於禮教攸關近來有司往往視爲泛常不能表揚良可慨嘆不惟上負皇仁崇獎忠義之盛典實亦下辜死者爲善之本心合無今後遇有此等許地方官採實奏聞裁處庶在彼之善行不至於湮沒無聞而今日之闡揚又足以激勸于方來矣奉

聖旨是都准議行

守經達權大儒之學

熊浹

懇切詳明如讀宣公奏議

李植

條陳十事言言切要絕非鋪張修省套頭

夢虹奏議

卷下

畏天

九

思患預防疏

臣惟居安思危有備無患治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此心忘此事若當外勢頗危而內治未修邊患屢見而武備不飭其爲可慮孰甚焉臣讀傳記每觀古之戎狄擾邊固是常事國家設備自有定規稽其大略不過訓練士卒選擇將帥廣儲積固城池利甲兵待彼羸弱因勢取之俟其賓服以德綏之今我國家禦虜制敵之方於此數者亦嘗究心而行之然狼煙一舉刁斗纔鳴彼爲將士者輒倉惶相顧有懼色而無戰

夢虹奏議

卷下

預防

十

志邇者延綏鴈門關一帶虜寇犯邊朝廷節令調遣官軍前去備操剿殺而虜賊擁衆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州縣皆遭蹂躪物情洶殊可畏憚顧我設有待之雖患不足慮也奈何內治仍未修武備仍前不飭卽今邊報方急所遣軍馬數皆有限兵部又以乏兵召募是兵勢先示以弱矣且以京師士卒言之不下三四十萬中間或占役於頭目之私家或托借於官府之造作或買閑辦納月錢或多借隨從出入見在者又多軟弱矮小不堪團盾荷戈之徒名雖

練安有畜成養銳之實且兵之所資者馬而芻豆之給多折銀兩軍士易於使費以致馬皆羸瘦不堪騎操其衣甲戈矛之屬率非完好堅固若使折衝禦侮安能撓鋒而挫銳哉卽如將帥雖曰用諸勳戚取諸人望然未見其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治兵者昔吳起爲將爲士卒吮癰霍去病爲將漢武帝爲治第宅去病曰匈奴未滅豈以家爲今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肯不受乎將帥不能以身向朝廷與士卒同甘苦安能固內勞禦外侮而保無

夢虹奏議

卷下

預防

十一

不測之虞况夫起發軍馬必須先積糧草倡率勇敢厚加賞賚近年以來各處糧儲率無三年之積府藏銀布亦有達限之需兼以水旱相仍連年賦稅蠲免數多而戶部職司銀賦略不究心全無區畫設或緊急將何濟用又計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卒多結草之禦堡壘殊無破竹之勢以致虜寇可以擁衆長驅如入無人之境此數者皆禦敵之大略而上下因循姑息廢弛承平日久相安無事若今邊務方殷外患漸熾苟不痛懲前弊毅然力行終未見其爲安也伏

望皇上念祖宗付托之重軍國所係特降勅諭切責總兵等官仍專其委任聽其處分通將各營軍士逐一檢點着落俾各歸營伍如法操練仍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出關設有賣放占役等項就將該管頭目通行叅奏拏問其馬料草豆照數支給不許折銀衣甲戈矛務令堅好仍乞節財省用凡一應內外浮冗之費無名之賞悉皆斟酌裁損積從羨餘足我軍餉遇有征行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其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合無添設風憲有才望重臣

夢虹奏議

卷下 預防

三

并智謀叅將各一員在彼提督巡撫安輯瘡痍防備不測臣竊謂軍國重務非可輕議而借筭畫策又非臣之所長不過舉目前所見一二言之若夫任選將練兵之寄脩內外安攘之策隨機應變因時制宜消患于未萌料敵于未見全係兵部之得人也照得見任兵部尙書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恐未見其有濟也及照右侍郎員缺日久合無通行慎選文武材識素望隆重者以充其任如此則武備自然脩舉戎虜自然畏懾國家有磐石之安邊境

無遺鏃之費而久安長治之法端在此矣臣職居言路事關國體不敢緘默有責任使奉聖旨該部議擬施行

議論透關蘇家劄子之遺

舒文節

選將練兵綜名覈實節財裕餉深得足食足兵遺意

夢虹奏議

卷下

預防

三

嚴考課疏

臣切謂治國之道莫切於任賢才任賢之術莫先於嚴考課蓋賢才者國家之利器嚴考課所以勵功而磨鈍也故爲國者不患治道之不隆而患所用之非人不患所用之非人而患考課之不嚴誠能綜名覈實黜幽陟明則所用皆賢官無倖位用人當而治道隆矣國家稽古爲治建官惟賢天下諸司官員皆以三年一赴京朝覲所司察其賢否別其淑慝而爲之進退去留是卽虞廷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匪特

夢虹奏議

卷下

嚴考課

古

徒爲觀美虛應故事而已也且夫寄民生之休戚莫踰於守令係一方之安危莫要於藩臬付託旣爲至重任用安可非人奈何近年以來述職之典雖舉考課之公未聞專事因循惟務姑息中間有等夤緣勢要而輾轉請求結納親知而交相援引以致奸貪者固得以倖免衰懦者亦得以苟容民生不安治效罔著職此故也卽今天下諸司官員朝覲來京吏部已經照例奏請考察臣竊謂賞罰不慎則公道何由而明黜陟不嚴則人心何由而著或尸位素餐而政蹟

無聞或素履不端而才猷罔效或耄及老至而勉強支持或疾廢病餘而不堪任使少壯者或奸險而縱欲偷安強梁者或粗暴而酷刑虐下又或有學術空疎而處事繆戾刑名生澁而持憲乖違似此等輩使之承流宣化適足以方命而虐民俾之立綱陳紀實足以斁法而敗度虛糜廩祿奚可數計曠廢職業難以具陳所司若復因循姑息聽其請託夤緣但去其一二之尤聊以塞考察之舉不惟公論昧於清明之朝而生民日甚於股削之苦况各處地方水旱相仍

夢虹奏議

卷下

嚴考課

五

盜賊橫起災異屢見天意未回臣嘗陳言致災之由實由庶司不得其人之故節該奉欽依方面官待朝覲時考察欽此欽遵臣有以知陛下急於簡任賢才無非欲彌災以安民爲所司者安可不公於黜陟務求得賢以圖治伏望皇仁軫念生民休戚所係懲往年姑息之弊示今日力行之功特勅吏部都察院將天下來朝并在任丁憂布按二司官員如臣前言逐一詢察嚴加考覈毋撓於勢母厄於私不以恩讎愛憎而爲之輕重進退及照各處鹽運司府州縣等衙

門官員雖往年奏有詔書事例曾經巡撫巡按官員考察中間舊任有存留者未必皆賢新任而繼起者或反不逮病民妨政厥責維均亦須一體考察通行罷黜務求賢者能者以充其任予以仰答聖心側席求賢之意俯遂下民倒懸求解之誠則災異可消盜賊可彌而雍熙之治有不難於致矣設或有司仍前考察不公去留不當臣愚又當指實奏請定奪奉聖旨吏部知道

歷陳宦途弊端絕無忌諱公真竭誠報國者

霍麟

夢虹奏議

卷下 嚴考課

七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全藉考課一法但虛應者多覈實者少每使僉壬得志賢豪屈抑殊堪浩歎公抱澄清天下之略燭照奸回極力釐剔以洗因循故習真不愧以人事君之義矣

彌禍變疏

臣按大同逆賊罪惡滔天叛服不常要求罔忌天下之人恨不臥處其皮幸賴皇上大奮乾剛殄除元惡凡忠臣義士莫不鼓舞稱快願竭一得以獻陛下者臣不佞謹以意見之愚昧死為陛下等之切照逆賊見今據城屯門堅壁固守則是圍城將士皆在其困圍逼脅中縱有忠謀奇計卒難展布且如桂勇之梟雄雖釋其繫縛不過枕上之內蔡天祐之畏懦即為之祈請實類釜中之魚朱振固荷朝廷骨肉之恩恐

夢虹奏議

卷下 彌禍變

七

亦不忘賊徒卵翼之德如是而欲望其宣威滅賊譬猶責從井之身以援溺井之人斯亦難矣為今日計惟有專意責令胡瓚魯綱樊率三軍恭行天討但臣初聞瓚等議論不無輕視賊徒之心而我軍勢寡未有破讐奸宄之膽者臣恐彼賊一旦奔潰四出則眾寡不敵禍且不測合無乞勅再調精兵數萬使之鼓行而前彈壓其境以示舉兵屠戮之意俟賊勢窮蹙措身無地乃下令城中聽其軍門投降人情出萬死而得一生孰不願解甲以爭降哉如是則元惡可擒

看從可釋國威可振遠邇可服一則無玉石俱焚之  
慘一則免狼豕奔突之憂兩無擱誤一主而成矣元  
兇就擒之日仍乞懸首各邊關門寸斬以伸國法以  
謝天下臣不勝惓惓俟命之至蠡測之見不自揣量  
如蒙采菲乞勅兵部議擬施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任使得當駕馭有術誠彌禍要畧

劉守緒

叅謀軍務處置得宜可知胸藏十萬甲兵者不獨

大范老子爲然

李遂

夢虹奏議

卷下

滿商學

六

揆時勢以立言胸有成竹防朱振之反側專胡魯  
之閒寄而增軍彈壓攻守兼施德威並著公之經  
濟與學問卽此已具見一斑矣

議賑疏

據湖廣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照得左布政  
使林庭楫會同按察司按察使盛儀都司都指揮僉  
事申錫等各申稱湖廣地方連年災傷今歲大旱民  
困尤甚更加熱病大行軍民殍亡相繼下及六畜賤  
類亦皆空羣而死矧井泉盡涸朝夕炊爨尤難民皆  
搬移他去但見携妻襁子狼狽道途傷心慘目莫此  
爲甚雖經多方撫慰不能已其逋逃之勢况民節被  
災傷富者已貧貧者已困少能存活者十之一而貧

夢虹奏議

卷下

議賑

五

愈極貧當拯者則居十之九自今以至麥秋爲日尙  
賒雖有子女服室器用俱已賣盡今止遺有田地既  
無受主承買又無別項生計可望惟是坐以待斃若  
不急爲賑救恐將來滋蔓釀成大患勢所不免職等  
肉食茲土目擊民窮極援無策俯竭一得之愚聊陳  
數事之獻伏乞鈞裁亟請議奏施行則地方幸甚生  
靈幸甚據此卷查先爲早潦災傷事據黃州府屬黃  
岡蘄州羅田武昌府屬興國大冶武昌漢陽府屬漢  
陽漢川德安府屬隨州安陸應山荊州府屬荊門松



滋江陵石首潛江宜都當陽夷陵岳州府屬平江襄陽府屬棗陽長沙府屬長沙善化安陸京山沔陽景陵等州縣及顯陵黃州蘄州荊州荊州左常德襄陽夷陵等衛所各申報災傷緣由情詞迫切大略相同俱經批行本司通行各道從實檢踏未報又該臣等會同看得本年四月以來所屬地方水旱迭見六月中旬申到者已有前項州縣衛所未到者不知有幾災傷分數雖未勘報饑歉情形已甚顯然若候勘報至日方行奏請誠恐緩不及事已經臣等議將嘉靖

彙疏奏議

卷下

議賑

辛

五年分兌軍糧米二十五萬石內將一十五萬石查照上年則例每石徵銀七錢解部交納當年科價停候豐年帶徵仍乞將太和山嘉靖四年五月內香銀查發一萬聽臣等坐派荆襄安沔等被災州縣兼同見在有司備荒銀穀賑濟會本具題外今據前因會同鎮守太監潘真巡撫右副都御史黃衷議照禦災捍忠所貴預圖利物濟人尤須實惠必慮周萬務而後預圖可決必公私俱贍而後實惠可行今湖廣財力殫屈日甚一日天災流行年重一年今歲災傷臣

等密察羣情博訪長老皆云比之往年實是重大臣等先據前項州縣申報將謂去處不多尙祈天憫民窮雨澤時降低窪田禾或有可望以故止將兌軍糧米一十五萬石量議折銀當年科價併請停候及乞發太和山香銀同見在倉庫預備銀穀量爲賑濟雖臣等志在救民不敢怠緩然才乏周務預圖已疎只今報到州縣衛所一百三十餘處災傷重者多至十分輕者亦有八九分數前項預備銀穀委的不敷賑濟抑且王府祿米官軍俸糧在在告乏倉庫空虛無

彙疏奏議

卷下

議賑

壬

從措處况民貧盜起自昔通患今湖北一帶草竊猖獗加以饑民思亂一呼成羣理勢所有安危之機間不容髮此臣等所以日夜憂虞而不遑暇食也隨將各官開具議過事宜重複叅酌多係已前舊例似應舉行但中間監生承差吏農陰醫等項納銀事例節年通行在前告納已多今次萬一應例者少雖給淮浙餘鹽及留解京銀兩亦恐難以濟事伏乞陛下仁深覆載大賚困窮特勅戶部會同各該衙門再加查議早賜施行仍於臣等見擬事宜之外再查別布政

司可動官銀借給伍陸萬兩齎發前來預備緊急支用庶朝廷莫大之實惠隨處均沾地方不虞之變故先機消弭臣等無任惶懼懇切待命之至為此謹將應議事件開坐會本專差承差易坤親齎謹題請旨

計開

一查得傳奉事例見貯本司開納知印承差吏農等項銀共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兩及所屬各府尚有未解銀兩又查得本司庫貯大小衙門缺官皂隸馬夫等項銀共九千七百二兩七錢零合無通留

夢虹奏議

卷下

議賑

三

本處以備賑濟等用

一查得節奉戶禮工三部勘合坐派嘉靖三年四年分一應額辦錢糧數多除陸續解納外其拖欠之數查係災重州縣合無暫且停止候豐年帶徵一查得嘉靖五年分南京倉米三十一萬石乞照正德十一年年災傷事例每石連脚耗折銀五錢解部一則小民略堪措辦且免運輸之勞舟車之費一則免解本色則正耗之米存留本處幾已有五十餘萬石米價不至騰貴公私有所仰給

一查得嘉靖五年分撥運廬州安慶廣西貴州折銀米共計一十七萬七千四百石合無暫留本省一年以補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之數蓋災傷州縣既已蠲免而存留合用銀米無從撥補必須存此庶可通融支給

一查得正德十二年湖廣災傷該戶部奏准開納生員人監事例廩膳二百兩增廣三百兩附學三百五十兩俱赴本司上納准其入監出身合無查照舊例開納一百五十名如本省不敷許鄰省生員

夢虹奏議

卷下

議賑

三

及隨宦子弟告給明文赴司上納收銀在官以備賑濟等用

一查得正德十二年湖廣災傷該戶部奏准開納農民事例布政司知印一百一十兩都司知印并布按二司承差九十兩都司承差八十兩布按二司吏典六十兩都司各府吏四十兩各司府首領并州縣吏二十兩倉庫驛遞等衙吏十五兩各准候缺挨選前例已經停止合無照例上納銀兩以備賑濟

一查得正德十二年舊例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承差見役一年半以下者承差納銀七十兩知印納銀八十兩二年半以下者承差納銀六十兩知印納銀七十兩聽缺三年以下者承差納銀一百二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五十兩六年以下者承差納銀一百一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三十兩六年以上者承差納銀九十兩知印納銀一百一十兩俱起送赴部承差就撥辦事知印冠帶聽選各衙門吏典初考一年以下者納銀一百二十兩二年以下者納銀一百一十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一百兩兩考一年以下者納銀九十兩二年以下者納銀八十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七十兩俱起送赴部免其辦事考試就撥當該聽缺農民三年以上者納銀八十兩三年以下者納銀一百兩免其在外歷役各照原擬衙門起送赴部辦事前例今已停止合無許令於本布政司納銀起送施行

一查得正德十二年事例在外陰陽醫學并僧道官有缺許令陰陽醫生僧道或仕宦子孫良家子弟

年歲相應者各納銀六十兩起送吏部入選免其考試候缺者減去銀一十兩前例今已停止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查舉施行

一查得各處儒學不願出仕生員及兩考吏典不願赴京辦事者許其各納銀二十兩給與冠帶榮身有司以禮相待免其雜泛差徭又查得殷實之人有納銀二十兩或穀一百石亦給冠帶榮身俱有舊例今已停止合無行令湖廣布政司所屬府衛州縣儒學生員并各衙門兩考吏典不願出仕辦事及殷實之人俱照例赴司納銀或坐倉納穀各給與冠帶劄付執照

一查得正德十二年事例各衛所軍職襲替指揮千百戶等官未經比試總小旗未曾併俗者許令納銀指揮五十兩千百戶鎮撫二十兩總旗十兩小旗五兩各赴本處司府上納免其比試併給與庫收二本一本本衛所備照一本中級兵部查考前例已停止合無行令湖廣都司所屬衛所官旗俱赴本布政司納銀各免赴京比試併給與實

收備照仍繳兵部查考

一查得先該巡撫大同右副都御史蔡天祐題准軍職立功每徒一年納米二十石贖罪完日還職回衛所帶俸差操又該刑科給事中王汝梅奏稱軍職罪至立功所犯爲重今納米一百石還職帶俸所獲殊寡所損殊多欲令軍職犯該邊方立功五年者納米一百石免其立功復職還衛待立功年限滿日方許支俸給糧未見施行似此情法實難兩盡不但可以行於荒歲雖經久之俱得實用

夢虹奏議

卷下

議賑

手

今照湖廣六十二衛所指揮千百戶緣事間發立功者多但隨解隨逃或止令家人赴彼取討回文或被該管官司受財賣放合無著爲定例行令湖廣及各布政司問刑衙門今後凡問軍職立功查審無力及例該調衛者照舊解發外其見問未經起解及已到配所者每徒一年納米二十石或折銀十兩贖罪完日於原衛所復職候立功年限滿日方許帶俸差操仍革管軍營事救荒雖畢照例通行

一查得弘治五年戶部勘合爲急缺倉糧事該湖廣巡撫衙門題准開中兩淮鹽一十五萬引浙鹽一十五萬引每引米五斗五升或銀三錢五分合無查照前例於淮浙各開鹽一十五萬引行本布政司照依前項斗頭則例召商中納但恐此外尙有不敷仍行淮浙運司查取餘鹽銀三萬兩解司以備緊急支用

夢虹奏議

卷下

議賑

手

一湖廣見差刷卷御史一員每歲南京戶部差催錢糧部屬一員雖各官安靜行事不害地方然里書之追召胥吏之趨承簿書期會官司比併州縣荒政不無有妨及照兵部原撥千百戶及冠帶舍人七員名前來總兵衙門贊畫各帶家小隨佳供給廩糧撥倩夫馬亦頗繁費查得刷卷等官先年爲因地方災荒亦嘗暫停差遣贊畫等官前巡撫都御史張恂亦曾具奏未蒙准行今地方災傷民不堪命合無將前項刷卷催糧官員照例免差贊畫等官年限亦各將滿行取回京其軍伍錢糧責令布按二司清軍管糧等官分理撫按官稽考施

行候地方稍寧照舊差遣奉

聖旨是都准議行

苦心經畫惻怛溢于言外

劉守緒

自古救荒者亦多術矣非遠卽迂未有如我夫子

之生而言卽可舉而行也吾願天下後世奉爲著

蔡也可門人楊維聰

賑濟多方備極周至惻怛慈愛之懷溢于楮上想

一時鄧襄俄好之衆不啻起死而肉骨矣公之錫

福于吾楚也大矣哉

夢虹奏議

卷下

議賑

未

### 公舉劾疏

欽奉憲綱內一款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  
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  
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欽此欽遵臣奉命巡按湖廣  
一年已滿其於屬官賢否例應舉劾除同知劉欽通  
判侯惟藩郭集禮已經薦舉知府孔輔知州陳願知  
縣潘雍等已經禮待通判鐵潤知縣吳廷爵等已經  
戒飭問革俱不開外訪得常德府知府方仕一官更  
四郡清慎無渝一省十四守老成是讓岳州府知府

夢虹奏議

卷下

舉劾

未

韓士英廉介之操久暫不替惠愛之政遠邇交稱原  
任武昌府知府今丁憂喻義嚴於律已而吏寢其奸  
寬以御衆而民宜其政黃州府同知趙以敬作州作  
郡歷任著聲有守有爲人心翕服荊州府同知勞傳  
相性資耿介恪守官箴幹理勤勞力脩職業長沙府  
同知喻夔才識明敏事不避難操脩謹飭行無內歉  
寶慶府通判劉魁從容閑雅之資涵養已熟忠恕平  
易之政顯設可觀茶陵州知州今告病夏良勝文章  
政事可以潤身而應物行誼氣節足以立懦而廉頑

先任安陸州知州今陞員外郎李秉仁有剴煩治劇之才以當衝要有約已裕民之政以蘇疲困醴州知州甘爲霖潔已愛民於更調之餘殫慮竭勞於賑貸之際黃岡縣知縣夏國孝才華懋著鋤強有益於地方操履堅貞檢身不愧乎廉吏江陵縣知縣郭弘化冰蘖自將清約僅同乎寒士民隱是痛愛民無異於嬰兒以上各官俱賢才堪用者也又訪得先任湘潭縣今陞同知高應禎竟日喻孟連年盤樂問刑憚推究之勞仰成斷煉查盤乏勾稽之力專事佚遊道州

臺虹奏議

卷下

舉劾

三

知州葉文浩情險計詐奔競不休日暮途窮貪酷竝著蘄州同知吳中立一籌莫展甘心軍校之欺凌百務不知屬耳吏卒之撥調以上各官俱汙濫不職者也襄陽縣知縣張宥平實寡猷令不行於羣下深居簡出心實憚於多艱穀城縣知縣董銀志欲有爲病多而力自屈身雖無過才微而事難圖衡陽縣知縣楊喬守雖無失而政不戢奸學頗可觀而才堪弱教以上各官俱才力不及者也如蒙乞勅吏部查訪相同將方仕等量加拔擢高應禎等速罷黜張宥等並

擬簡靜職事庶賢者進不肖者退而才力不及者亦免鰥官曠職之譴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舉措維公治道之大端經國之正鵠宋景

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勵世之大權也公省方察吏勸懲極爲得體

臺虹奏議

卷下

舉劾

三

議徵調疏

近據湖廣按察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帖文抄奉湖廣右副都御史黃案驗准兵部咨爲處通賊以收全功以清後患事該本部題稱永保二司官舍彭宗漢彭九霄等先次剿征岑猛平定地方軍門已嘗効勞該提督等官交章奏舉節蒙朝廷軫念忠誠大加賞賚有者錫以勅爵歿者贈以官職龍章煥發遙垂奕世之光高爵載頒式表一門之盛各該官舍必能仰體朝廷眷遇俯思家世恩榮掃此餘氛尅日可期但恐

夢虹奏議

卷下 議徵調

三

部下官兵以此么麼小醜互相觀望不卽啟行未免延捱誤事候命之日本部將原請勅書領出并移文馬上差人星夜前去交與湖廣都御史黃卽便離任親詣永保交界處所督發原選士兵分別等第倍加犒賞速令起程差委都指揮并副使僉事等官公同統領兼程前去廣西南寧等處聽調剿殺等因題奉聖旨是量調永順保靖二司士兵已有旨了便差人馬上齎文前去湖廣着都御史黃衷會同鎮守太監總兵選委都指揮并副使僉事等官星馳前去永保

地方督發原選士兵厚加犒賞責令目下起程就令各官公同統領兼程到於廣西南寧等處聽調殺賊有功比前重加陞賞但要嚴加鈐束不許沿途生事擾人欽此欽遵移咨備案行司轉呈到臣除會案差人齎文前去永順保靖二司督調士兵各三千名聽候外但中間有於國勢未安事體未宜地方未便者合應披陳上瀆聖聽會同鎮守湖廣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巡撫湖廣都御史黃衷總兵官清平伯吳傑議照天下士兵勢則地方之屏蔽性實殊族之犬羊

夢虹奏議

卷下 議徵調

三

馭之有術則畏威而懷德苟失其要則逞詐而叛恩得失之幾國勢攸關竊以逆犯岑猛自蹈不靖以速天誅緣彼挾數世之積威恃一方之素蓄父子雄鷲足以脅人兵馬強盛隱若敵國非藉永順保靖二司之兵恐失推枯破竹之勢借調之策萬難容已且二司士兵之襲職冠帶將祈朝廷之恩士兵之子女玉帛欲趨田州之利以此仗戈而俟惟恐後期今則大憝已滅寨落已虛向日之求悉已滿望赴義之意難保如前况盧蘇再合之衆已非岑猛全盛之兵都御

夢虹奏議

卷下

議徵調

三

史姚鏌之才智足以經略廣西漢土之官兵足以剿除已調南贛奮兵聲援已重何所不克必欲再調湖廣土兵誠恐蠢爾蠻夷謾相誇誕將謂天下之兵惟彼獨盛地方之功非彼不成少恣驕矜是生尤覺臣竊聞岑猛昔年蒙調江西殺賊及至沿途虜掠且語人云江西反往田州借兵若田州反不知何處借兵是後地方調兵多不親領間有親領多不如期悖逆之情久已自露狼子野心大抵相類又可以忠義之節必責湖兵哉此臣所謂國勢未安者也先年動調土兵多係鎮巡等官奉勅施行間亦徑勅土官恐或別有所自臣竊謂朝廷爲四方之極事必領其要而勢始尊鎮巡有一省之責事必任其詳而令始一節鎮奉命於朝廷土官受事於節鎮等威有節而堂陛之分始嚴上下相維而背指之用可久今動調二司土兵各三千名遽請勅旨遠降夷庭蠻俗悍獷少諳儀節倘失祇迎之禮足損嚴重之威將鎮巡文移調兵彼或慢易不行必須一一請勅土官亦不勝其煩矣此臣所謂事體未宜者也土夷之性征伐是利徵

夢虹奏議

卷下

議徵調

三

兵一千發卽倍數復有附近土人納賂頭目夾帶以往殊音異服形狀可駭羊羣蟻聚徒黨彼徇所過之處無不騷動婦女藏于巖谷未免被污財物投諸水火難逃搜檢監統之約束涉遠無及禁止之法度礙衆難施人口一被掠虜無踪可追州縣縱有申稟無名可指間有拏獲一二到官率亦照俗處置是官府之法但付虛文鄉落之人則被實禍況去冬方回今夏復往在土兵已疲于奔命在軍民莫遂於寧居大軍之後必遭凶年卽今地方饑饉薦臻犒軍之物動費千金就令倉庫發賑錢穀已空加之徭賦供需大木派徵歲數巨萬悉出軍民且以二麥未收流離未集再失其業何以爲命嘯聚攻劫理勢必然保支節而毒腹心朝議必有所擇矣此臣所謂地方未便者也但查近該提督都御史姚鏌來文內稱差指揮武鸞王冕等齎執令旗前來督調誠恐各該官兵俱已整架啟行伏乞聖明矜察特勅兵部從長計議早行廣西鎮巡衙門催調兩廣漢土官兵同南贛奮兵併力進剿及行臣查看二司土兵如果未啟行卽令停



正實爲至當若謂明旨已出各兵先已督發勢難中止姑准借調一次以後免再調發仍乞今後動調土兵照例專勅鎮巡等官行事土官勅書亦免頒給庶體統正而朝廷尊民患息而地方靖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區畫盡善 陳西軒

竭未雨之綢繆不爲臨事之補苴老成謀國如是如是

夢虹奏議

卷下 議發調

三

處決重囚疏

據湖廣布按二司經歷司呈解應決重囚賈誠等到臣據此卷查先奉都察院巡按湖廣八千十七號合劄副該本院將各省應決重囚詹二殊等并胡盧一賜鄧鳳鳴鄧萬春韓世容陳益李添爵王子雲安氏王四郎王淮楊存仁周秀蔡邦奇周琴童陳四鄒秀傳勝祿葉泰劉玉熊伯益徐山鄒鑑袁配卽重大紀王宗阮仕瓊王尊爵劉安各緊關情罪緣由具題奉聖旨是詹二殊等三百三十七口并先奉欽差處

夢虹奏議

卷下 決四

三

決未決及奏訴別無冤枉的再審無異便都依律決了其中果有冤枉實跡相應辨問并情罪可矜可疑的還具實奏來定奪若近日審錄官開奏可矜疑的俱暫免行刑欽此欽遵隨奉本院巡按湖廣八千三十四號勅合劄付准刑部咨該本部將各省并湖廣應決重囚許志端許華端胡春胡金器丁必海丁必鳳黎元芳許輪鄧興王文凌俸袁勝魁陳大經孫正鸞宋玉蘭陳允定姚文鑑劉尙華歐陽富梁春時余明興姚廷鳳李真王輔周祥魁楊忠義雷懷智李冲

齊柴義許洪各緊關略節招罪緣由開坐具題奉聖旨是各犯并屢次覆奏審決未報及再問仍依原擬的著再審無異便依律決了應梟首的照例梟首若審係有詞辯明并可矜可疑的不分已奏未奏俱暫免行刑若所覈查有枉情及臨刑稱冤并情罪可矜疑的都著奏來定奪欽此又奉本院巡按湖廣八千五十三號勘合劄副准刑部咨該本部將各省并湖廣重囚魏萬仁吳伯祖各略節招由具題奉聖旨是魏萬仁等一百五十五名口再審無異著便依律決

夢虹奏議

卷下

決四

三

了中間審係有詞辯問并可矜可疑的不分已奏未奏俱暫免行刑其稱冤勘有枉情及臨刑稱冤情罪可矜疑的還備由具奏來說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前來查得別卷爲故違祖訓不忠不道通苗刦財打死人命呪咀魘魅強搶良家子女奪占軍民財產招匿儉邪姦淫內亂橫行極惡擾害地方大傷國體不服鈐束懇乞天恩急救生靈等事奉都察院巡按湖廣七千七百四十九號勘合劄付該欽差司禮監等衙門左少監等官李瓚等會問得斬罪犯人賈誠等該

本院覆題節該奉聖旨是賈誠金祥燦劉辰保侯爵張蒼招依律處決欽此除依奉欽遵外切照臣巡歷常德長沙等府州縣督捕大夥流賊俱經案行各司查取解至長沙府審決去後今據解到公同都布按三司守巡下湖南道右叅議楊易僉事鄭光琬都指揮僉事段輔查審得重囚許志端許華端胡春胡金器丁必海丁必鳳黎元芳許輪袁勝魁孫正鸞陳允定周祥魁雷懷志柴義許洪鄧萬春周秀蔡邦奇周琴童陳四并先年類決未決劉源祉高萬祥倪琪劉

夢虹奏議

卷下

決四

三

堯善顏金伍卽顏金武歐陽鈞俱監故周恩亮脫逃緝捕未獲韓世容李添爵熊伯益劉玉陳益王尊爵王宗安氏鄧興李冲裔劉安并先年類決未決鄭伯林劉滿楊福緣晏仲仁鄭京王裕胡俊馬虎鄧玉李祿劉源渙鄒廷秀張奇佐姚斌俱該審錄員外郎鄭騶審有矜疑及有詞辯外王文姚文鑑余明興李喜唐允隆王成鑾俱查取未到凌俸陳大經宋玉蘭劉尙華歐陽富梁春時姚廷鳳楊忠義魏萬仁吳伯祖

王四卽王淮楊存仁鄒秀傳勝祿葉泰鄒鑑袁紀卽  
袁大紀并先年類決未決周廷義簡必華鄒仲文鄒  
子英張繼祖黃軒黃文政黎廷秀梁孫兒何文瓚方  
永潮毛澄詹翽陳禮朱弘道何瑀樊銘李鳳李昂李  
憲十五俱臨刑稱冤各發回再問先年類決未決之  
胡坤七張興孫保該前巡按監察御史王題奉辯問  
發落外其賈誠金祥燦劉辰保侯爵張蒼鄧鳳鳴王  
子雲盧一暘徐山九名俱經臣并審錄等官節次會  
審得情真罪當別無冤枉各取服辯在官於嘉靖五  
年十二月十三日押赴市曹依律處決訖爲此具本  
開坐專差承差董世寧親齎謹具題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夢虹奏議

卷下 決四

罕

形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公丕蔽  
要囚詳慎再四稍涉矜疑仍發再鞠得乃辟以止  
辟之法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明允欽恤  
如此公將大有後於新吳

糾劾庶職疏

嘉靖五年十二月該臣出巡寶慶府地方訪得本府  
推官馮教語言蹇澁招議生疎兩造臨庭竟爾玉石  
之莫辨五詞竝聽雖然涇渭之難分負乘司命之官  
尸位士師之任若教者心雖無他力有不足者也武  
岡州知州馮瑋汗濫存心脂韋成性承岷府之風旨  
罔恤官箴怵淮南之積威靡懷臣節素履旣乖於一  
已清議不滿於羣情若瑋者行檢有虧名節掃地者  
也邵陽縣知縣王欽莅政一年民謠四起縱親男專

夢虹奏議

卷下 劾庶職

罕

六房之事任書庫爲過錢之人濫受民詞發老人串  
收紙米苛罰稻谷用大戶尅取斗頭若欽者黷貨無  
厭嗜利忘恥者也如蒙乞勅吏部查訪相同將馮教  
照才力不及事例量改師儒之職馮瑋王欽照不謹  
事例徑坐不敘之條另選刑名疏通志節端方之人  
以代其任庶士路廓清臣工激勸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筆挾風霜

裁改職員疏

據湖廣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照得湖廣地方廣闊原分六道每道該官一員分守本司額設左布政使專管司事右布政使清軍左右叅政左右叅議共六員內叅議一員提督大獄太和山兼分守下荆南道一員總理糧儲及每年輪流一員賁進萬壽表文止餘三員在任兼管六道中間陞遷考滿事故不一往往缺人交代多係分巡帶管况連年兵荒之餘民不堪命今又值此重大災傷生民困苦至極撫

寧虹奏議

卷下

裁改

聖

綏賑濟責任係於分守且湖北下湖南貳道一向缺官分守見今流賊嘯聚橫行劫掠若不急為議處終恐貽患將來如蒙准呈乞為奏請添設叅議一員分守地方撫安軍民庶事有責成而無顧此失彼之患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臣據此會同鎮守湖廣太監潘真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黃衷議照天下地方有昔易而今難諸司政務有昔簡而今劇雖冗食之下或有多擾之民然廢政之司必無威服之績故具員苟多在所必汰而備位不充難已於增今湖廣地方

則廣於他藩軍民則困於疇昔各道該理詞訟月則計千州縣虧欠錢穀歲則計萬水陸寇盜在在生發城池軍馬處處空虛近來地方之難此其大凡也使各道守巡等官俱各見在又各勤能一省之內偏州下邑轍迹固已難周貪官縱吏法網尙多遺漏況人之才性有日舉數事而不覺其難有歲繁一囚而未得其理有餘者固可支持不及者終難勉強倘遇難強之才而委兼道之務盜賊竊發必猖獗而後申行錢糧欺弊必積久而後自敗甚且常務無所責成民情無所控訴以懼煩瑣而不敢上聞者又多矣近來政務之弛此其大凡也今本布政司呈稱分守委的缺官而臣等計議骨糧尤為緊急誠以湖廣糧政大壞極敝莫甚今日若不量改稍重職事官員管理將來糧額空懸國用愈耗雖誅僇官吏恐難卒救但查得按察司分巡六道上下荆南二道已有副使二員撫民兼管分巡止有武道湖北上下湖南四道見有僉事五員內多一員又查得福建廣西雲南錢糧不多各設右叅政領勅管理今湖廣糧額數倍三省止

寧虹奏議

卷下

裁改

聖

設管糧叅議一員似應量處伏乞聖明矜察特勅吏部揆以銓衡舊法合將按察司多餘僉事一員裁革或遇陞遷事故不必銓補仍將布政司改設有叅政一員總理糧儲就將見在管糧叅議將同仁改爲分守損彼益此員數不加分司督餉政務歸一而地方亦永有賴矣奉

聖旨吏部知道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其經也而變通盡利則不可無增汰遷改之權衡於此歎夫子之學問經濟

夢虹奏議

卷下

裁改

聖

兩臻其大門人楊維聰

冗者裁缺者增一調劑間而朝無倖位國無廢事深得古岳牧亮采惠疇之道

晉繳勅諭疏

制曰漕運京儲係是重務水火監兌俱有定規近年各該軍衛有司往往互相推託交兌不時以致漕運遲誤今特命爾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鄧顯麒會同戶部差官照依該部節次題准事理親詣水次嚴督軍衛有司官員將原會派嘉靖六年分兌運糧米并經齎銀兩照數催徵完足依期交兌起運不得遲誤下年糧米銀兩亦須一體預爲整理若軍衛有司船糧過限不到水次民運糧米過限不完布政司府州縣

夢虹奏議

卷下

繳勅

聖

掌印官及領運把總并指揮千百戶例該提問住俸帶罪降級者俱候兌完之日逐一從公會查叅奏定奪其司府州縣佐二官如有自圖便安不行部解交兌轉委屬官及委官納戶人等通同侵欺插和沙土粗糙濕碎不堪交兌并過期誤事及運糧官軍生事刁蹬畱難勒要財物或地方市戶人等不遵禁約用強邀截包攬等項情弊輕則量情懲治重則應聖問者徑自拏問應奏請者奏聞處治爾爲憲臣受茲委託宜持廉秉公用心催督祛除積弊協和行事使糧

遲早完軍民兩便斯稱任使如或偏私怠玩督理無方自分彼此查叅不明以致遲誤責有攸歸爾其欽承之故勅欽此續奉都察院勘合劄付准戶部咨爲備運糧儲事備劄前來依奉會同戶部主事王化遵奉諭并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通行湖廣都行布按四司轉行掌印管糧守巡等官一體欽遵外隨據布政司呈報嘉靖五年分原派兌軍秋糧正米二十五萬石內折色正糧一十萬石每石連耗脚折銀七錢共銀七萬兩行令各屬徵解布政司收貯委官類解

奏

卷下

繳勅

畢

外本色正糧一十五萬石隨兌本色耗糧六萬石折色三六耗米五萬四千石每石折銀五錢共該經齋銀二萬七千兩及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程鵬呈送該運淺船四百六十三隻并分派過城陵磯等處水次各衛所該兌州縣糧米總散數目緣山到臣又經案行各該官員嚴限督催船糧各赴水次聽兌及嚴加禁約姦弊去後續該布政司掌印左布政使林庭楫晉糧右叅議蔣同仁守巡武昌等道右叅政徐金陵左叅議許路僉事毛紹元等督催武漢黃德荆岳長

沔等府衛所州縣船糧各於嘉靖六年正二三月以裏陸續報到水次臣與主事王化親詣各兌糧處所督令軍衛有司官旗里納人等將正耗糧米眼同覈揚乾潔於本年四月初三日以前兌完前項本色正糧米石并三六脚價銀兩各數足先後起運前進至本月十二日盡行出境及將各該違限官員另行具本叅奏外爲此今將兌完過該年分兌軍米石并三六脚耗銀兩數目起程日期同原奉勅具本專差承差周大成親齎進繳謹具奏聞

奏

卷下

晉繳勅諭

畢

計繳

勅一道

如期兌運一振刷間卽洗從前延誤陋習可想見靖共匪懈至意

舉孝行疏

據湖廣荊州府經歷司呈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鄧批據江陵縣申前事蒙批仰府查審是實取一應甘結呈報毋得扶捏不便蒙批依遵行據該縣申准知縣郭弘化關督據原差老人葛榮呈稱依奉承帖前去拘集府西七圖里老蔡臘兒鄰右知證戶長姜鎮等從公重覆體勘得民人高仲禮見年六十一歲係已故民高通同妻伍氏先於成化三年丁亥歲十一月十三日亥時生成化十四年本民未及一十二歲

奏虹奏議

卷下 舉孝行

哭

伊母伍氏疾篤在牀刺血合藥親嘗奉侍每齋沐穢瀝昊天得愈成化十九年父通疾仍前齋沐奉侍湯藥亦愈至弘治甲寅伍氏告終時值貧乏設處衣木以禮營葬哀毀齋戒三年負土壘墳形容憔悴幾致於死弘治庚申父通亦終合葬母側如前齋戒負土至今本民常對賓客親朋言及二親輒涕泗沾襟自幼到今如果孝行卓異鄉人敬服委的實跡及勘本民平昔行止端莊家道清白別無違礙例應旌表結呈到職猶恐不的除再三查訪本民甘貧守志奉行

終喪三年足跡不離墓所人皆稱為孝子志行卓異名著實跡等因取具里鄰知證戶首人等并本縣官吏不扶甘結理合備關申乞施行等因到府具結轉呈到臣據此簿查先據荊州府江陵縣申前事已經駁行該府查覆再行查勘是實取具甘結具由申詳去後今據前看得高仲禮親嘗湯藥於父母有疾之日負土成墳於二親既沒之後敬親如敬神見於齋戒奉養之際事亡如事存形於涕泗沾襟之餘此雖好古守禮之士或有力行不及者而高仲禮以年方

奏虹奏議

卷下 舉孝行

哭

十二不由傳授而能暗合孝道垂老不衰此有風化之責所宜表揚於聖明之朝也况臣巡歷各郡咨諏民風每一放告有子來告父不法者有父來告子不孝者又審錄重囚往往有子訐父陷大辟者有子持刃弑父者蓋由簿書俗吏不知振揚風勵之機是以愚民無知日陷於悖逆天道而不自覺也仰惟皇上以孝治天下伏讀嘉靖三年詔書內一款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開具實蹟奏聞以憑旌表欽此欽遵是陛下以躬行心得之孝欲化天下同躋仁孝大同

之域也如蒙乞勅禮部查議相應將高仲禮照例旌表行有司暨造枋牌光昭里閭使一方之人有所觀感庶於治道之大不無小補云奉  
聖旨禮部知道

王者孝治天下乃風勵人心大端公闢微顯幽以樹風聲誠得轉移俗尙之妙用

慶虹奏議

卷下 舉孝行

辛

懇假調治疏

臣原籍江西南昌府奉新縣人中正德九年進士除行人司行人正德十四年奉欽依降國子監學正嘉靖元年奉欽依復除原職陞俸一級嘉靖二年奉欽依陞浙江道監察御史嘉靖四年十一月奉命差巡按湖廣嘉靖五年三月二十日前來湖廣接營伏念臣稟賦薄弱素多疾病本非用世之資遭遇聖明起報陛下恩於萬一也不期接營以來得犯內熱疾症耳鳴聲塞遍身生發疥癩當令醫官張經等調治先用連翹敗毒散後用防風通聖散瘡雖漸除而脾胃虛矣臣脾氣素弱食性不强每食不過碗粥自服藥以來一日不滿一碗矣然猶望其日逐調理胃氣漸復不意冒暑出巡暑氣乘虛而入肚腹刺痛泄瀉不止旬日之間水穀皆不化矣加以陰虛火動痰咳時作耳鳴至不能聞聲聲塞至不能出語形骸如削虛汗如注其爲危急不言可知切念湖廣地方廣闊政務浩繁臣雖無疾尙且支持不前況今又當審錄之

慶虹奏議

卷下

懇假調治

壬



年臣有此危急之症實是一籌莫展臣身命不足惜而地方大事將誰託哉伏望陛下念臣疾勢沉危憫臣甚不得已之情特勅吏部行文查勘是實放臣回籍調理仍咨都察院差官前來接管廬地方不致誤事臣雖死瞑目矣臣不勝延喘俟命之至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吏部覆奉

聖旨是

諸葛君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公真不愧斯言

宋

奏虹奏議

卷下

懇假調治

聖

景

捧讀諸疏上關國計下恤民生使竟其用邇隆之治何難漸臻不謂年逾強仕忽有懇假調治之舉讀至此不禁令人扼腕雖然其可沒者公之形其不可沒者公之文文存卽人存矣夫復何憾

擒獲彭思和謝賞表

嘉靖六年正月初三日准兵部咨該鎮守湖廣太監潘真巡撫右副都御史黃衷總兵官吳傑巡按監察御史鄧顯麒會題前事該本部議擬覆題奉聖旨是彭思和等焚劫州縣殺掠人民貽患地方情罪重大鎮巡等官乃能嚴督守巡官員分布遏截擒剿殆盡其功可嘉鄧顯麒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留志淑毛紹元鄭光琬夏邦謨着分別等第從重犒賞未獲餘賊各要挨拏盡絕欽此欽遵備劄奉此隨據布政

奏虹奏議

卷下

謝賞表

聖

司承差胡永靜領齋欽賜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到臣除望闕謝恩外臣切念前項流賊甫就殄除皆仗天威遠播國法素明是以人心激義而奮醜類刻日而平非臣等能致力於其間也荷蒙聖恩覃被濫及臣愚百拜祇受之餘不勝感激悚懼之至殲除流賊戮力王室有功受賞固知主臣一德矣而克勤于邦不自滿假尤見善則歸君之義

摘發岑猛謝賞表

嘉靖六年六月十四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鏌等題前事該本部議擬覆題節該奉聖旨是鄧顯麒既有功可錄賞銀十兩紵絲一表裏欽此欽遵隨據湖廣布政司承差易坤齋送銀兩表裏到臣當卽祇領訖切惟岑猛之叛逆實爲心腹之痼疽倡亂一方遺憂五省幸天討之下臨殄茲元惡致諸將之用命成此偉功臣策乏徒薪勞無爛額綠奉文書之末務誤蒙金幣之洪

夢虹奏議

卷下

摘岑表

聖

恩稽首登嘉佩服光華於無已鑠心感激誓圖補報於方來望除關叩頭謝恩外理合具本專差承差劉鳳鳴齋捧稱謝謹具奏聞

運萬全之籌設不測之算生擒岑猛以殄蠡頑公力偉矣宜主眷之日隆而膺上賞也

序夢虹鄧先生奏議後

吾嘗慨夫韓子有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不知事君以禮者也烏能得夫姜里幽拘之心哉禮曰事君有犯而無隱是犯也者人臣格君之本也而其道非一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順之於外曰惟我后之德此其上也遇主於巷納約自牖者迺其次也又有請肢趣鑊折檻落裾者又其次矣三者所遇不同而同歸於犯也我先大夫夢虹鄧先生其亦得犯之道乎先生早事虛齋所養者得其正矣壯由科甲

夢虹奏議序

卷尾

後序

一

所施者有其地矣得君而事安有知而弗言者哉是故由行人以謫國子學正由監察御史而巡鹽巡按問其秩則四任矣問其時則一十二年矣言乎其奏議則哀然成帙矣卷得而繙閱之其所謂留聖駕者欲君之恭已南面也其所謂光聖學者欲君之尊崇師傅也斯二者君身有反正之道矣其曰議科舉者欲君之得真才也其曰宥狂直者欲君之赦小過也斯二者人才有效用之忠矣其節財力者欲君之減工而省費也其彌禍變者欲君之誅叛而謹邊也斯

二者中國紂而疆場靖矣其餘雖不能殫述要皆審勢酌時翼治弘化之規耳非其學之博不足以通天  
下之故非其才之敏不足以立天下之事非其氣之  
克不足以當天下之變欲其斷國謀王如折薪破竹  
不亦難乎若先生者是真有得於犯之道也吾嘗考  
先生之實見其瞻雲涕下聞訃步從可謂孝也已矣  
卻扇墨金還水手銀可謂廉也已矣生縛岑彭密捕  
顏季可謂勇也已矣孝者足以移忠廉者足以勝私  
勇者足以起懦烏能已於其犯哉事君無隱之禮先  
夢虹奏議序

卷尾

後序

二

昔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仲秋月下泮之吉

邑晚生雙川黃卷頓首謹撰



正德己卯先大人夢虹肅君以行人司行人諫  
武廟南巡忤旨登杖謫國子監學正時先大父  
誠齋公致政家居府君郵緘奏稿呈覽先大父  
披閱之餘旋貽札曰兒不負所學矣願益勉旃  
明年春府君丁艱歸里服方闋會今上御極尋  
補原職歲癸未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歷巡直隸  
山東河南湖廣任未終罹病假旋疾革時檢事  
兩朝奏稿若干篇召不孝兄弟授之曰昔有避

夢虹奏議

卷尾

三

人焚諫草者兒罄焚之母留不孝等投淚受命  
厥後當世名公鉅卿如驕山陳公東塘毛公松  
泉夏公流溪何公兩洲王公莫不憇憇付梓不  
孝等泣舉遺命以對洎嘉靖癸丑篁溪鄭大文  
宗視學江右疏府君之行祀於鄉復論不孝兄  
弟謂祀典與奏議兩相表裏者也既舉其祀則  
奏議一書奚容不刻不孝兄弟喟然曰臣之直  
固不可銜親之善獨可終沒耶爰是編次而壽

諸梓嗚呼府君之逝已二十有七年矣不孝等泣抱遺書兢兢以墮墮是懼茲之削削有成殆亦神靈呵護不使孤忠碧血等於飄風逝煙也夫

時

皇明嘉靖三十三年歲甲寅仲秋望吉

男 廉甫 百拜謹述

竟甫

夢虹奏議

卷尾述

四

讀明御史夢虹鄧先生奏議

杜鵑化血血成碧海枯迸爛華山石血石崢嶸志士心陰雨苞桑互籌策憶昔武廟尚微行夜宿豹房暖禁掖大同宣府往復還鎮國太師名赫赫尅日乘輿下兩畿一詔飛馳南土驛惟參忠諫拉余廷林十不可疏長太息前星未儲位虛手捋虎鬚麟披逆宣武門前杖下生三載行人膺貶謫世宗初憐折檻臣起公夜雨蒙

夢虹奏議

卷尾詩

五

陰宅兩道戕戕獅豕冠人事天時相迅迫思念高皇創業難百六河山今異谷密雲莊浪寇氛雄水電蝗虫陰氣厄繼統全憑新主賢天補西傾手一隻入告忠言次第陳從諫則聖繩則直經筵便殿法西楊畏天恤民培國脉銳選獵貅出鴈門大地沙虫風捲席抗關岑猛身驅除土兵戒調零陵船頻年荒政運荆襄哀鴻稍憇三湘澤無端耗費萬言莊八千校尉供夫役良材

停採蔚州城陰扶威晚中官斥

謂大監陳林

孫許黃

馬忠烈殊燕下牲牢須別白遺編今過二百年

如誦箴銘捧竹帛淵源不負蔡虛齊公隨父任

泉州受學蔡虛齊之門

吾儕披拂如親炙所恨

興嗣大獄成決裂皇圖崇老釋惜公一疾賦歸

虛絕愆未了生前責空留疏議照海昏寒江人

望夕陽夕

楚攸余 潮謹贈

夢虹奏議

卷尾

詩

六

夢虹奏議卷終

夢虹奏議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鄧顯麒撰顯麒字文瑞奉新人夢虹其號也正

德甲戌進士授行人司副時諸臣共諫南巡其疏

稿爲顯麒所擬故再予廷杖謫國子監學正嘉靖

初擢監察御史是集爲其子夷惠所編凡三十一

篇有嘉靖甲寅李楨序後舊板漫漶其裔孫繡又

重刊之前有凡例稱以事之大小時之先後改易

舊次考顯麒以正德時諫疏得名其嘉靖講學疏

不過循例陳言體同策論而此本乃列諫疏於講

學疏後蓋明人以講學爲至榮故視爲第一大事

取以冠編而不計其年月顛倒也卷首載一統志

顯麒傳稱其劾戚晚陳萬言及論蔚州買木二事  
此本乃無其疏殆原稿散佚歟

桂洲先生奏議二十卷外集

一卷(原缺卷二)

〔明〕夏言撰

重慶圖書館藏明忠禮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桂洲奏議

二十一卷提要

藏

八桂洲奏議成凡式十

詠垣集九卷南宮集十貳

司並目錄式卷合已總貳十二

卷云句四玉暉由余讀諫垣集

而後知人臣任職之義盡矣讀

南宮集而後知

桂洲奏議

六列后

桂洲奏議

國家經制之備矣夫任職不苟

要諱義經制之備矣夫任職不苟

盡不可訖言臣職不備不可以

舜國斯二帝王政之端軌帝載

心製自古在晉唐虞三代之

必必賢咸有直德謨猷

熙皞遐哉邇矣炎漢

不

絕述盡倫盡制用光千古

帝明王寤寐忠賢與圖化理於

時桂洲夏公特叙所應之迹古

諫垣不十載而躋台鼎厥維曠

世之希遇哉余嘗述行郡邑躡

本朝系議

二桂洲書

匡廬鸞龜峰望靈山徘徊於

湖象麓之巽周覽顧瞻川谷盤

西嶽嶢適歛意興有興之香峯

出乎其間公益果之貌是處據

蓋敷布經綸脩辭以立其

以顯諸用上以結

樂不朽之譽與夫

耳嘗聞之固言無

仰公勳諫行言聽功業

上下美言之繁文行之不

達公之言議洋洋乎組繪錦理

依於古訓切當時室觀者美慶

當有得之矣公名言屏公謹貴

溪人桂洲吳所居地因玃翼跡

桂洲系議

三桂洲書

於茲固桑梓之里崇議之或傳

或末廣仕於其土者玃為己責

之未盡曰不大傳無已章顯人

文光昭

盛也於是第巡撫龍御史

按御史景君泰清戎

始相與協謀請於公

帝政使夏君弭謨蛟

石嗣忠刻印以傳陣繼

人序厥成於戲甲方之

在巴下知公之所被遇

眷倚匹休古君臣不吝其不在茲乎

吳不在茲乎

賜同進士出身贊善大夫戶部尚書

楊雲龍

本朝

四 有漢書

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江鹵等處地方甸曲山人王

暉書

目

目

遣命勅書十五道

褒封誥命十五道

卷之一

明郊禮

請 勅廷臣會議郊祀典禮

申議郊祀辨駁履曆事奏詞

糾劾履曆事奏書

不參

乙

申議 國丘太祀奉 二祖分配

論 國丘規制

奉 旨薦給事中提調營建

請添差大臣督理 郊壇工程及區畫

錢糧以恤軍民

國丘欄楯宜用白石

楯宜用白石

不香省銀兩



卷之二

明郊祀

北郊齋宮規制

論 園丘拜位宜在二成

論大次宜用黃渥以別 宸居

肇 園丘禮儀

論 園丘宜宮蓋

議四 郊朝房

肇祀 方丘禮儀

南 郊止建齋宮以節財力

議北 郊東 郊西 郊代祀

北 郊代祀儀注

議增 郊祀小次

皇前遣官攝祭 園丘

辨號議

以行禮儀注

皇前遣官攝祭

皇前遣官攝祭

議

請令都給事中陪祭 宗廟

禘議

論禘祭四疑

會議中允廖道南建言 九廟

進呈先儒馬端臨廟議諫止廟建

殿祭經歷趙鳴善廟議

下三卷睦宗藩

題後藩府宿遷王奏詞

會議遷發慶庶人台泐并冊封事宜

參劾慶懷王妃王氏世子鼎撰奏詞

請優養慶成王府奉國將軍表根妻任氏

參駁岷府彥沐奏復封號

題復差官安慰代王

請改正金冊訛字及參問中書舍人戴倫

參劾教習高燾庶人

奏詞

奏詞

奏詞

元之四建廟議

奉 旨 實內外文武大臣相度 七廟規制

奉 勅詳議南京 太廟不當重建

請判布 御製南京 太廟勅議

奉 旨相度 七廟規制并圖說

覆議大臣有期功喪廢祭當迴避

再議 七廟規制

進呈世室 七廟規制

奉 旨擬定 七廟名額

非廟奉議

不奉旨錄

四

詳議南京 太廟奉先殿禮儀

請定告 廟儀注

覆議吉服告 廟

進呈奉安 太廟禮廟神主儀注

建 廟興工吉日

進呈 世廟規制

奉安 太廟 世廟神主儀注

孟夏權於 內殿祫享

奉 旨議廟祭禮儀

奉 旨議孟夏薦麥及賜百官麥

崇修三殿規制

奉 旨 考定 七廟名額及昭穆遷遷

請孟秋祫享暫於 內殿舉行

進呈 宗廟器物規制圖式

進呈 崇先殿展牆規制

奉先殿祫祭習儀

奉 旨改建 內殿神厨

奉 旨更定 獻皇帝廟號

宗廟告成恭請瞻視

宗廟告成請奉安神主

非廟奉議

不奉旨錄

五

奉 旨議 皇后助祭 宗廟儀注

復議都給事中陪祭 宗廟

奉安 內殿神位于 景神殿儀注

奉 旨定 太廟祫祭神位

請定 宗廟捧主分獻代祭官儀注

會議中允廖道南建言 九廟規制

進呈先儒馬端臨 廟議

下四卷抑浮躁

參劾生員張紳上書言事

參究教諭張時亨上議典禮

參考儒士安都奏進史書

參劾儒士潘謙議以頭陵

參劾進士盧梗

卷之五勵風俗

議處旌表節婦事宜

議旌表節婦葉氏

議旌表孝子節婦烈婦

請旌表孝子順孫節婦烈婦

請旌表孝子節婦

請旌表孝子節婦貞女

卷之六廣儲嗣

望祀山川祈禱 皇嗣儀注

進呈冊立 后妃儀注

會議 后妃謁 廟儀注

皇太子生祭 慶賀儀注

皇太子生請修省後朝賀

皇女生請行賀禮

冊封妃嬪儀注

皇女匝月剪髮命名儀注

皇嗣誕生請詔諭安南朝鮮二國

皇嗣誕生請詔諭安南朝鮮二國

皇太子剪髮命名禮儀

請早定建儲大典

奉 諭議 皇太子周歲冠服及告 廟禮儀

再請冊立 東宮

卷之七崇聖學

請幸太學及行取孔顏孟子孫

奏進恭和 御製聖學詩

請幸太學禮儀

紀錄重幸太學事宜頒布學校

進呈石刻 御製詩章

卷之八

進呈應制元夕綵燈懸有警詩

請收採書史及延見講臣

奉 旨修輯一統志

奉 諭重錄永樂大典

中士卷與學校

議改遼東德州等衛生儒就近鄉試

議復歲貢生員舊法

覆議貴州開科取士

請變文體定程式簡方官三事

覆議考選歲貢生員永無遺失

議處汰生員

議處德興儒學

題請鄉試主考遵照舊例

推選附馬府教官

屢議申明學政

屢議呂祭酒條陳監規五事

下七卷端好尚

參劾真人李雲崧等計告事情

參劾道士張振通獻詩

再議改僧錄司并功臣祀典散處僧徒

議處興隆寺莊田銀兩器物

議除禁中佛像殿宇及燬銷佛骨

卷之八慎名器

查革伯爵及都督指揮等官

參劾裁革武職劉瓚等奏辯

奉 旨再勘武職人員

請侍寢內臣傳乞官職

乞追寢和福海顧錦傳奉 聖旨

奉着定西侯蔣傳奏討鱗衣

卷之九清皇莊

查勘 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事宜

參劾太監趙鼎奏討草場

參劾建昌侯延齡慶雲侯周瑛奏討莊田

參劾太監馬俊奏討莊田

參劾僉事李紀貪濫不職

查革靜海縣皇親沈傳吳讓莊田

卷之十弭盜賊

請差官查勘青羊山功罪及廢置地方

議舉親鸞典禮

封還內批奏章

請簡吏部尚書

定擬籍田西苑廩實分供 郊廟祭盛

議定西苑事宜

請選翰林院庶吉士

請選翰林院庶吉士

進呈贊治堂記文

奉 旨議處講武堂事宜

擬 欽製文武冠服旗牌

下十卷弘治道

崇薦抑貪以勵庶官

請慎固令以嚴政體

乞會集諸省查勘人員及預備賑濟請給關防

書吏

請改建府治添設憲臣及區處事宜

開設縣治巡司開堡撫恤降民事宜

進呈議處青羊山開設地形圖本

十一卷弭盜賊

奉 勅查勘三省文武官員平賊功罪

十二卷弭盜賊

參駁副使牛鵬進呈搜獲戰冊名簿

請添設浙江巡視都御史江淮鎮守總兵官

議處陝西賊情

十三卷紀恩賜

謝 賜勅加服色

謝 陞侍讀學士

謝 賜新曆

謝 賜祭昨珍菓福酒

謝 賜充分獻官并祭昨

謝 賜御札

謝 賜甘露

謝 賜束帶

謝 陞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謝 賜扇同吏部侍郎徐縉等

謝 命充 太廟捧主官并 賜祭品

謝 賜宴福風亭

謝 頒賜紅柿

謝 南郊安神版禮成 賜祭品

謝 特賜曆日

謝 命充 園丘分獻官并 賜祭昨

謝 遣大慈延福宮行禮 賜銀兩并紵絲表裏

謝 賜御製視二閣工程有感詩

謝 賜川扇

謝 賜先帝篆書大字并內府書籍

謝 命充 方澤分獻官并 賜告 太廟祭

品

謝 賜白金并綵段表裏

謝 賜薦新梗飯脯醢菓酒

謝 召對并 賜宸翰御製詩

謝 特恩開除本戶軍伍

謝 賜曆日

謝賜紅柿

謝賜太廟請南郊配神奠品

謝賜太廟獻白兔脯醢酒菓

謝加太子太保并賞銀兩表裏

謝奉勅撰真人府記賜銀兩并大紅紵絲

織金雲鶴衣

謝賜時享廟胙

謝賜陪祀帝社稷壇祭品

謝賜告獻瑞鹿太廟捧主祭品

謝賜奠告先聖先師祭品

謝賜扇

謝賜皇太子生告天告廟酒菓脯醢

謝賜皇太子誕生銀兩表裏喜紅

謝賜內殿薦稻祭品

謝賜奠告先聖先師祭品

謝賜手勅御筆金書大字

謝賜進書賞賚

謝賜新曆

謝賜紅柿

謝賜酒飯

謝賜遣告社稷祭品

謝賜冊后見廟祭品

謝賜酒飯

謝賜衣

謝加少保

謝賜陪祀帝社稷祭品

謝命代拜先聖先師禮成

謝賜扇

謝賜太廟請北郊配神奠品

謝命觀新製殿陛祀天祭品

謝賜彩扇

謝賜建神御閣告廟祭品

謝賜聖節慶賀禮成酒飯

謝賜遣祭都城隍胙品

謝賜薦新稻米麗酒菓品脯醢

謝特恩賜建忠禮書院瓊恩堂寶澤樓表

謝賜遣奉安先聖先師禮成祭早

謝賜紅柿

謝特恩勅賜銀記

謝賜新曆

謝賜告 祖配神酒菓脯醢

謝賜酒品

謝賜廟建興工祭告脯醢酒菓

謝賜奉安 烈祖神主祭品

謝賜祭 帝社稷籩簋酒醴

謝賜羅衣銀兩

謝賜告 先聖先師祭品

謝賜告 奉先殿祭品

謝賜告請 皇考神主祭品

謝賜安奉 皇考神主祭品

謝賜祭告 奉先殿酒菓脯醢

謝賜扇

十四卷紀恩類

謝賜祭告 奉先殿酒菓脯醢

謝賜祭 內殿牲品

謝賜雲鶴飛魚紗衣

謝賜請 皇祖配 地祭品

謝賜藥菓

謝賜孟秋望祭脯醢酒菓

謝賜擬端凝懃勤殿名銀兩表裏

謝賜祭告 皇考祭品

謝賜內殿薦嘉稻脯醢酒飯菓品

謝賜祭 先聖先師脯醢菓品羹酒

謝賜考滿實欵羊酒

謝賜新曆

謝賜紅柿

謝賜撰樂章致語銀兩表裏

謝賜冊嬪祭告 祖考脯醢酒菓

謝賜燒割點心票酒

謝賜內殿告請 皇祖配神祭品

謝賜殿陞露禱籩簋

謝賜辭臘酒

謝賜元夕圓子諸品

謝賜燒割票酒

謝賜冊嬪禮成酒飯

謝賜謁告 內殿脯醢籩簋

謝賜告 內殿祭品

謝賜祭 帝社稷籩簋

謝賜告 先聖先師脯醢酒菓

謝賜扈從謁 陵羅衣繫帶花絲綉衣

刀筋

謝賜隨駕看九龍池銀兩表裏

謝賜銀兩表裏寶鈔

謝召見文華西室并賜詩

謝賜青飛魚大紅紵黃飛魚青紵翠藍明紵

鍍金銀瓢

謝賜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所頒白

金紵絲

謝預建養壽宮賜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

謝侍舟太液及侍宴無逸殿頒官扇絨繡金

謝賜

不奉主自錄

共

虎衫索

謝賜上武陳式紅紵水一襲白銀四十兩

謝賜聖母命賞銀幣

謝賜川扇十二握

謝賜車服新製告祭列聖祭品

謝賜建慈慶慈寧兩宮告聞祖考祭品

謝賜小暑節銀餃畫骨川扇十二握并香茹

謝賜鱔魚

謝賜藥果

謝賜煎藥三帖圓藥二十

謝賜湯煎

謝賜皇史宬成銀帛

謝賜祭帝社稷籩簋祭品

謝賜萬壽聖節祭告祭品

謝賜誕皇女花銀紵絲及御饌酒餅

謝賜第一女生告祖考祭品

謝賜祭品酒醴

謝賜票酒點心攢下飯

謝遣太醫院視疾

謝賜安列聖御像紅綠羅衣

謝賜

不奉主自錄

主

謝遣中官賜燒割

謝遣中使問疾并賜猪羊米酒醬菜

謝賜冊封貴妃等妃告祭脯醢酒菓

謝賜冊封妃嬪率見祖考酒菓脯醢

謝賜銀段鞍馬并勅加少傅

謝賜鍍金椰瓢帶刀

謝賜聖母所勞白金紵絲羅

謝賜視工白銀紵絲

謝賜親和藥劑并示調煮法

謝賜聖母所頒金幣



謝賜告 內殿祭品

謝賜燒割并酒

謝誕生皇嗣 賜簪掛花紅及賞白銀紵絲

謝賜祭告 園丘牛犢及 天神地祇酒菓

脯醢

謝賜奉薦 內殿新稻米飯

謝賜燒割票酒

謝賜寒月隨行銀段絹

謝召賜酒饌示 御筆詩并 賜銀

謝賜紅柿

謝賜燒割長春酒

謝賜請 皇祖配神奠品

謝賜酒饌并燒割票酒

謝賜祭告脯醢酒菓

謝賜奉安 太祖神主祭品

謝賜燒割長春酒

謝賜祭告脯醢酒菓并酒饌

謝賜皇太子命名祭告脯醢酒菓

謝賜祭告 孝廟脯醢酒菓

謝賜元子命名剪髮銀段

謝以 皇子滿月 賜銀五十兩

謝賜奉安先賢祭服

謝敕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

十五卷紀恩類

謝賜燒割長春酒點心果盒

謝賜誕生 皇子白金大紅紵絲絨花

謝聖母皇太后 賜白金表裏

謝賜賜帶盡扇墜錦鞘

謝賜異香攢盒黃封酒

謝賜麒麟羅木

謝賜甜食攢下飯甘露酒

謝賜攢下飯蜜食竹葉等酒

謝賜長陵脯醢酒菓

謝賜大紅羅衫粧金繖邊蟒衣

謝賜甜食長春酒并喻化藥

謝賜審錄事完新釁羊酒及大紅金彩粧麒麟紗衣一襲

謝遣太醫院左右通政視疾

謝賜萬壽聖節上尊珍饌

謝賜萬壽聖節 賜麵并酒飯

謝 賜聖母皇太后選醫彩段

謝 賜皇子誕生祭告脯醢酒菓

謝 賜元日祝 天酒菓

謝 賜元日上尊珍饌

謝 賜元子甫週告 廟脯醢酒菓

謝 賜聖母皇太后壽旦茶飯羊酒

謝 賜玲瓏玉帶

謝 賜祈壽充分獻官銀兩并大紅金粧麒麟

羅衣一襲

謝 賜甘露

謝 賜川扇十五柄

謝 賜端陽角黍酒飯

謝 賜御製

謝 太享禮成頒 賜銀兩表裏寶鈔

謝 賜駕詔書銀兩表裏

謝 賜恭駕神位冊表裏寶鈔

謝 賜嘉靖十八年大統曆

謝 賜恭大行 章聖皇太后冊寶銀兩表裏

謝 賜理辦尊謚事務并 宗廟行禮白銀幣

謝 賜辭朝酒飯

謝 賜薦新著稻籬

謝 欽命復職

謝 賜寶符金仙

謝 賜飲天漿

謝 欽賜襍膝

謝 賜貂鼠帽套銀像生平安牌

謝 賜卓面票酒

謝 賜茶飯元宵酒五瓶燈一對

謝 欽命太醫院視疾

謝 賜猪羊酒米瓜茄視疾

謝 傳奉 欽命免謝恩

謝 賜橄欖

謝 賜領手注御酒

謝 賜遊西小山酒飯

謝 恭建大高玄殿工完安龍謝 賜銀兩表裏

謝 賜觀清馥殿并登虎城

謝 賜書籍

謝 欽賜斗母像白金蓮花經

謝 賜蓮花五朶

十六卷重陵寢

議頭陵不當遷葬

議鳳陽府不當築城

講祭告 皇陵築塞裡穴

覆議魏國公徐鵬舉主祀 孝陵

奉 旨移撤陵殿神御儀物

奉 旨建景皇帝亭及各妃石碣配祭陵殿

謁 陵禮儀

奉 旨訪選精通地理人

奉 旨預建山陵

奉 旨賞賞從謁陵效勞官員

奉 旨會議除釋殿口建 兩宮及修七陵

壽宮

議處修建陵殿一程事宜

請會議奉遷 三后神主

會議奉遷 三后神主

奉遷 三后神主於陵殿儀注

十七卷後群祀

請奉寧壇祀典

詳議寧壇禮制

議崇祀徽仁懋誠聖憲安世

議處大常寺錢糧

寧壇禮儀

祭歷代帝王禮儀

議崇祀嚴光范仲淹

議特祭海神

進呈西海子建祠規制

議遣官代祭先農

覆議崇修后稷廟祀

議請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

議立王府宗廟武臣家廟

十八卷舉恤典

奉 旨議遷 悼靈皇后神主及請改

覆議沿邊各立義塚

元子薨逝喪儀

元子薨逝頒詔

奉安元子神位

覆議發錄左布政查約等

會議 莊肅皇后謚

再議 莊肅皇后謚

再議 莊肅皇后謚

議參將魏祥入祠 賜祭

奉 旨議 三后謚號

奉 旨改題 孝靜皇后神主

十九卷公舉錯

論劾尚書王瓊王憲

論侍郎楊廷儀改調

論救知府郭九臯等逮獄

論劾參將魏錕

薦舉知府陳伯安知州周吳

論劾太監一春王堂

論救都御史歐陽重御史劉泉

論劾尚書五憲

參駁知縣鄭超揚行中考滿逮制

參駁都御史陳祥御史魏有本舉劾不同

論劾少傅張聰尚書方獻夫等

請亟處都御史唐澤及薦都御史趙載

薦舉文武官員

參劾賢官張夢龍等越選

保留郎中陳堯員外郎楊儀

卷之二十馭夷狄

請勘處倭寇事情

覆議貴州凱里安撫司暫免貢馬

議處朵顏三衛夷人

請查土魯番夷使奏詞

請 勅戒飭土魯番天方國夷酋

再議降吞各夷 勅書稱謂

再議給土魯番天方國 勅書

請令朝鮮夷使五日一次出館

覆議進呈使琉球錄

覆議番僧素買食茶

議番人進貢不得違例

議女直夷人入貢人數期日

議處土魯番等夷人入貢事宜

參劾陸繼宗違例起送夷人

奉 旨會議征安南國

外集一卷舉公議

陳辦行司副岳誣奏

陳辦御史吳仲誣奏

陳辦御史熊爵誣奏

陳辦尚書方獻夫誣奏

出獄陳謝

陳辯食事陳大綱誣奏

陳辯府尹劉淑相誣奏

引疾乞罷

引疾乞罷

再辯劉淑相誣奏

陳辯尚書崔誣奏

桂洲先生奏議總目畢

去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一

賜進士第奉其奏會稽山前各節

賜進士第奉其奏會稽山前各節

賜進士第奉其奏會稽山前各節

明郊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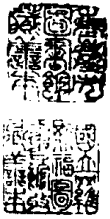
請 勅廷臣會議郊祀典禮 嘉靖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臣聞之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帝王之祀莫重於郊謂之郊者以祭天地所在而言也斯禮也載在禮經炳然可述考諸前史班乎且存是故欲求徵信則有古先哲王之舊章務其折衷則有歷代儒臣之正論臣學慚稽古才乏通經未之有門何足與議顧親逢聖人之在位竊幸禮樂之可興時者伏親陛下 特降勅旨更正 杜稷配祀之非歸 太祖太宗之

東漢書

一

主於 廟而以勾龍氏配 杜后稷氏配稷議可謂禮事乎古智出百王矣既足以安 祖宗之靈又足以章神明之德光復 聖祖之舊永垂萬世之規是豈俗儒淺陋所能窺測萬一也哉然引伸而興觸類而長竊謂 明主欲舉三代之治宜觀萬化之原尊奉神靈孰與天地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審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洋洋乎聖謨垂憲萬世伏見我 國家以 天地合祀於南郊又為 大祀殿而屋之設主其中是制也殊戾古典弗應經義殆非所謂事天明事地察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獻焉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圓丘圓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也丘圓而高以象天也祭地以方丘方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大壇以之燔柴也北郊之坎曰太新以之瘞埋也此六之



是故兆於南郊陽之義也瘞於北郊即陰之象也此  
分祭天地各正其使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况壇  
於南郊雖以就陽亦因高之義也坎於北郊雖以就陰亦因  
下之義也即園丘以祭天者貴乎高敞上覆所以昭天明也  
即方丘以祭地者貴乎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豈有崇樹  
棟宇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  
當為耳至於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  
二至之日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茲未敢縉陳也臣  
承乏諫諍職在論思躬際昌辰獲奉明主不敢隱其一  
得之愚以盡萬死之分仰惟陛下為天地神人之主操制  
禮作樂之權聖本生知才不世出誠宜既定大禮不揚鴻  
烈上對高穹下理萬物立萬世太平之基實有在於今  
臣又聞聖人舉事貴能下協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  
人占從二人吉蓋國之大事決之於衆自上世而已然矣伏  
乞陛下特發渙汗下臣此章令文武勳戚大臣九卿百執  
事俱得上議務使各盡心極慮稽訂二代已行之盛典不  
得舉漢唐宋沿襲之弊革破除元始永明間奸邪亂不經  
繆矣無當之言以仰承陛下大有為之志以復我太祖  
高皇帝分祭之舊制考詩書禮記所載如社及尊祖配天之  
文及漢儒匡衡等求儒劉安世朱熹等南北郊之定論擬以  
旬月次第上陳俟衆謀會同群心協一然後付之禮官責  
之輔臣仍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考訂折衷務求精核斟酌定  
擬必極情文然後陛下躬率群臣請于皇天后地告  
宗廟修掃地之儀建配天地之祀以成一代之典

之心以光祖考之業將見皇天眷佑百神其使  
有於萬年種子孫於千億中興太平之盛德大業當與  
天相終矣臣無任戰兢隕越謹昧萬萬死以聞奉  
聖旨覽奏是見慎重國典考禮納忠至意禮部併將此奏刊  
議奏來  
申議郊祀辨駁舊章奏詞 嘉靖九年三月初三日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  
月之禮臣即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畧開陳奉  
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觀  
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  
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紛紜人懷  
異見殊為可訝及昨觀詹事霍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  
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  
之道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  
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為對而後辨韜之  
失言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蓋天之祚君實為神主君之受命惟典神天  
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述事惟以致孝鬼神  
陛下聖諭讓及於此蓋敬天之誠禮神之至實為天地神  
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  
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  
意是故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  
血祭醴醢醯醢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裸饋食祠餼之禮  
禮人司樂冬日至祀地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祀

之制則曰禮地祗圖立極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  
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  
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多魚一詩證之以為郊祀天  
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  
德疑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  
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况周禮掌次王大旅  
上帝則設饌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  
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  
地之禮王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  
之祀王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  
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圖鐘于  
震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  
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  
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况可與后土地祗合祭乎則天地  
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  
說當以周禮為定今之議者以社為祭地而不知天子之  
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為百姓而立王社為  
藉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  
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  
祭地之社總天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  
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於  
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為祭地矣則  
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祗何又以分祭為不可乎議者又疑  
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

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  
以就陰位易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况陳氏禮  
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  
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  
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為尊以地為卑不得與天抗  
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與天為敵矣  
乃不以為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  
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  
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  
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  
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  
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文不於園丘  
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  
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  
地同牢於南郊此則秦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  
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  
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  
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  
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  
先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  
以宋人有郊養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  
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  
為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  
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為難行與今日之

言異于本 朝丘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為合此  
蓋臆見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為贖不可以莽廢又謂  
夏至祭地則地先食其辭多歸美本 朝之制蓋從周  
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曆之言  
而往往以 太祖之制為嫌為懼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  
制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 太祖之初制為可復也知  
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訓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典為可遵也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  
非而已矣矧 敬天 法祖無二道也 陛下固已灼見  
教之實矣當時學士解縉固嘗請復掃地之儀矣使 太  
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况 陛下以聖子神孫  
倚 聖人之德而在 天子之位顧不得操制作之權以  
盡繼述之孝乎且 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  
也欲遵 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正千  
古之謬建一代之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  
元 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  
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况禮  
與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 太祖  
大造草昧規模宏遠軒歆懿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  
樂之興革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於振起而拓充之  
雖我 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 聖子神孫者乎  
豈有泥於 祖宗已然之迹遂一成而不可變邪中庸曰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孔子曰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然則所謂天子者豈盡專指創業之君言邪信如諸臣

一曰員守成之主皆無所事事矣雖有周公孔子之聖亦  
不敢言禮樂矣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皆無所  
用其力矣無乃失之遠乎韜之奏曰紊亂 朝政曰變亂  
成法必有任其責者既而曰諫官創議蓋指臣也韜之  
此言私心害之矣欲中人以禍而不遷 祖宗之大法故  
韜往往自蹈之而不知其施諸人無足怪也臣請得以講  
明之非以曉韜且以曉在廷諸臣也夫律有姦黨之條內  
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 國家  
一應法度政令千係紀綱名分而姦臣交結朋黨紛更壞  
亂交搆扶同為姦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  
可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 太祖高皇  
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 大祀丘壇之文解律  
意曰丘壇祭天園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  
之所知也言官議禮本非變法以此為紊亂 朝政恐非  
律意矣變亂成法之文屬在講讀律令條下曰凡 國  
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  
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判決事情末一款若官吏人  
等挾詐欺公妄生異議擅為更改變亂成法者斬此所謂  
成法者即 太祖所定之大明律令臣未聞以禮樂制度  
為 成法也韜嘗奏言有祿人受枉法贓八十貫律絞欲  
將在外知縣以上等官但犯贓八十兩即解京絞諸  
都市不許准徒是改雜犯為真犯也此則非 成法矣臣  
嘗伏讀 太祖御製大明律序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  
義罪合駁判者除違憲家屬併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



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時罪修  
例科斷臣又嘗伏讀 皇明祖訓如曰守成之君所用崇  
法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默刺刑剗鬲之刑臣下敢有  
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如曰以後不許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請者亦要即時劾奏皆處以重典若此類者  
乃我 太祖成法非臣下所敢變亂者也豈惟臣下雖我  
皇上亦豈得遽變之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臣備員諫  
諍使萬一有干 祖宗典憲亦豈敢輕犯哉臣雖至愚或  
不至此也至於毀周禮一書尤為妄議臣不暇一一指摘  
當於其大者辨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  
王莽劉歆為之也韜名為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  
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說也夫

東漢書禮志卷之六

人

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  
劉歆始詎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  
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焚書滅學周禮藏之山巖  
皇壁僅而獲存武帝時有季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乃  
以考工記補五官之缺漢臣詆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實  
劉德一記累之也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獨知  
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不幸身為國師取之以輔王莽乃  
為泉府理財之說於是六幹立法則皆置市官當時漢儒  
皆之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是劉歆一法詘之也先儒嘗謂  
累周禮者其罪小詎周禮者其罪大詎周禮者其法在壞  
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賴  
儒辨明之功也今韜不以諸儒辨明者之言為 陛下獻

乃獨取胡宏愚私臆說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辨一  
時以誤 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為王莽偽撰  
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係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為韜懼  
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夫諸儒講明之功莫大  
於朱子程子朱子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  
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  
流出又曰周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  
曰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又曰  
周禮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大法在  
其中又曰必有開離離之義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總如文中子為家本曾指周禮至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又曰周禮其政若天命乎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

東漢書禮志卷之六

九

君未有若周公為其道則一而經制待考重之為政有所  
持循東萊呂氏曰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統端於內治  
達於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之所以好要而百事  
詳也范氏曰人君知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然則韜之  
學果純於程朱數子乎至力詆天官冢宰篇為莽誣天下  
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為周公輔  
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  
學於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  
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雖  
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偽為哉  
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韜則以為周制之土苴而莽集

其大成輯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莽創始夫莽既偽爲是書矣何不削去園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邪其說不得而通也是故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輯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園丘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竊亂之舊邪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散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邪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邪是故輯之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惟夫輯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况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輯奏止之及輯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輯平日來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廢之邪殆不可曉也臣竊憤懣以今日之事乃陛下光明俊偉超軼古今之盛舉而不得羣臣同寅協恭之助實賴有以啓之也但在廷羣臣之奏或謂事體重大憚於改更或謂合祀從來久遠宜仍舊貫或以費財動衆恐傷國力此固私憂過計之言自是一說亦何不可之有獨惟

且是白者言官之職議可者執政大臣之事至於議禮之類又惟天子得以獨專非臣下所敢與也况臣前疏因已言之矣臣又竊惟今日之事職掌者禮官則考訂折衷以求定論者當在禮官也謀國者大臣則議擬奉行以身任其責者當在大臣也至於羣臣則既各以所見上陳矣但前月仰奉明問旬日之間即以疏上竊恐考究未必盡精意見不能無異中間固有說辭較說黨邪惑眾者殆不足深較蓋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憾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核私天度開張宸極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已私仰體聖心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國丘方丘朝夕月諸神壇壇規制自有我太祖刊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而已矣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昭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我太宗體天弘道高廟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臣區區之愚有見於此不敢不以爲獻如蒙再下臣章勅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臣協心同德深考博求務合經訓破除應

不狂於苟且之情不遷於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  
皇上中興大有爲之志以光復我太祖之始制使天下  
後世知郊祀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  
顧不休哉伏惟聖明觀其會通取厥中正斷而行之以  
幸萬世臣不勝戰懼昧死願忠之至奉聖旨道所奏皆  
發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將各官所奏并此本看  
詳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官議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  
遲避忌

糾劾霍詹事私書嘉靖九年三月初九日

臣備員諫諍職在進言凡有所見不敢緘默頃因正月十  
三日建議請詔舉親親禮題奉聖旨覽爾所奏朕甚嘉  
悅已別有勅旨了禮部知道欽此十五日勅下禮部施行

東禮書院

主

此後議擬俱屬禮官詹事霍翰奏稱出郊非便欲禁中奉  
行仰奉明旨不允翰乃入內閣與少傅張璁辯論以爲  
變亂成法又貽書尚書李時亦云變亂禮官爲其恐脅又  
恐會官議擬而其說始不行翰此時已有怒臣欲害臣之  
意矣而臣實未之知也臣於本月二十九日復上疏請議  
更定郊禮題奉聖旨覽奏足見慎重國典考禮納忠至  
意禮部併將此奏刊議奏來欽此二月初十日降制于廷  
以知禮下問羣臣限十日以裏各陳所見及伏讀勅諭乃  
知臣建議在聖制已成之後蓋陛下謀之神人非一  
日矣殆非爲臣言發也詎意翰首倡橫議扇構廷臣以周  
禮爲王莽僞書程朱之言俱不足準信分祭非禮宜從  
太祖更定之制於是廷臣畏翰莫敢以正言爲對則

東禮書院

主

徐上奏坐臣與少傅璁商書時以紊亂朝政變亂成法之  
罪而通篇斥言莽賊不知所指及奉陛下降諭詰問却  
又轉換言語支吾應對仍欲蔑棄周禮以伸其說續奉  
聖旨周禮一書足可爲法爾不過蹈習前代儒臣妄謬且  
罔上縱已嫉害正人欺理背義莫此爲甚及至諭下晏然  
自肆既不知事體又不敬朝廷豈忠臣之道在廷臣工聞  
皆駭懼翰獨驕蹇自恣若罔聞知次日仍服錦繡揚揚入  
朝堂今不聞請罪高卧公府日夕交通黨類謀欲陰壞  
朝廷大事造爲危言初持中外以固其權臣因憤其言之  
不依於理乃始上疏力辭其非題奉聖旨這所奏皆發  
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將各官所奏并此本看詳  
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官議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遲  
避忌然此不意霍翰於昨晚遣人投臣私書一紙疊疊  
言中開類以強詞排奪正理敢於欺君逞其奸  
應歸無忌憚究其用心必欲焚書滅學始足以快其志既  
欲盡廢周禮又欲盡誣程朱以宋儒之言皆爲夢寐夫儒  
爲明道之功莫盛于宋今翰一則曰不爲宋儒二則曰不  
爲宋儒不知翰所學果盡非宋儒之緒論邪其操戈入室  
罪莫有大於翰也臣不暇細與之辯所據無理犯分之大  
者臣不得不昧死爲陛下言之臣伏觀聖諭朕惟商  
止郊祀古禮也我皇祖初建之制今當遵復此陛下  
天語也他日批荅尚書方獻夫亦此語也今翰乃曰合祀  
者祖宗定制也今假曰復太祖初制以幸脫罪不  
知祖宗定制者臣實惟焉不知假之一字果斥臣也

下也此韜無君之罪一也又曰太祖曰自今永為定  
禮指合祀而言也知曰復太祖初制不亦上誣皇祖  
乎皇祖在天之靈又可厚誣乎臣又懼焉不知誣之一  
字果斥臣也抑斥陛下也此韜無君之罪二也况變亂  
成憲輕議祖典聖諭逆知邪徒有是言矣他日荅方猷  
夫之奏又曰是非在朕則陛下既以身任之矣韜欲執  
論自當向陛下直陳令乃騰之私書借臣以陰詆陛  
下此韜無君之罪三也親親之禮實臣建議至於議擬禮  
文曲折臣一無所與建壇北郊該部議擬奉陛下明旨  
也今韜曰必於北郊則皇后出郊實臣啓之我祖宗  
閨門之法超越千古是臣一舉而壞之又曰士夫妻女辭  
出和者今以妻女出郊不以爲異男女內外之別自臣失  
忠禮書疏卷之五  
清之又曰壞盛祖宗閨門之法韜之此言萬死不足贖  
也且皇后親親北郊古禮也陛下有之帝王之盛節  
也皇后天下母也出郊記葬禮也親慈躬京風示天下  
非無故而出也何以謂盡壞閨門之法邪何敢以士夫妻  
女比方云郊郭不以爲異邪且鳳輦既駕扈蹕森然清道  
而行禮成而反壇門之內雖命婦侍女不得入也何以謂  
決潰男女之防邪韜無非忿其言之不行故爲是悖慢訕  
毀之言此無君之罪四也且韜以書貽臣蓋小人害人之  
常智也他日上疏則必曰臣於某時嘗以書勸之矣邀臣  
報書以爲他日之口實矣又其奸以近日兩奉嚴旨詰  
責不敢上奏乃假恐臣之言以恐朝廷正欲臣以其書  
上使陛下知其說此反間之術也蓋實直以欺君者

雖知其姦不敢不以聞也此韜之姦欺變詐無君之  
罪五也且郊禮尚未會議是非可否自有公論且議禮之  
權上有天子臣非大臣非有當國之責也非有職掌之  
專也縱使有失亦不當專坐臣也韜既爲國忠臣以身任  
天下之責直當明目張膽盡忠以告于陛下下疏不已  
則再疏再疏不已則三疏以至累數十疏不可但已也何  
必按臣以私書恐臣以危禍邪此韜之專政亂朝初言  
路無君之罪六也韜既貽書脅臣矣又以書送三法司備  
照其意何居也若欲正臣之罪自當請于陛下三法司  
必奉聖旨乃敢問人罪也且陛下之法司也非廢事  
府之屬也於體統無行也又私書非公移也韜何敢輒以  
私書送三法司使備照焉三法司何敢受韜私書而不以  
聞于陛下韜此等舉措天下聞之可爲寒心者也其姦  
君之罪七也韜之惡高肆毒怙寵作威蓋有年矣交結朋  
黨紊亂朝政之罪不可悉數矣坐詹事府深居簡出而內  
閣吏部之權陰握之矣文武內外臣僚畏韜之威甚於畏  
朝廷矣正人君子忠臣直士敢怒而不敢犯矣臣素以懇  
愚但知有陛下而不知有權臣其見忌於韜華久矣今  
足以感激聖明知愚之恩不忍上負聖人在天子  
之位乃特建貳議不意奸臣側目以言不出已則必欲沮  
之乃謀出臣以大罪甚矣小人之用心其險惡固如是也  
雖然臣之餘生雖萬死猶不足以報陛下矧一死何足  
惜也獨以身爲諫官見姦邪無禮於君如韜者不能不  
之此則臣死有餘罪也昔孔子謂少正卯曰天下有大惡

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日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  
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燕有之又曰其居處足  
以欺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邪榮衆其疆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今輅之惡有一不如  
少正卯臣甘受妄言之誅其所言曰阿黨以抗君曰蔽賢  
以沽名曰訐人以便己曰眩虛以惑俗曰飾古以罔上乃  
其所自狀也伏惟 陛下察之又察之則宗社幸甚幸甚  
輅又謂臣啓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  
而更九廟矣郊社宗廟之禮皆因臣而盡變革之矣輅之  
欲禍臣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也且日月之尊祀乃 陛下  
聖制之文臣未嘗言東西郊也亦未嘗言九廟也何以逆

料將來之事而盡屬之臣邪向使此議出於輅則無不可  
使者更有大不韙亦莫敢有矯其非者矣乃不幸適臣言  
之使 陛下抱不測之疑以阻大有為之志此則臣之罪  
也臣又竊幸輅之言發之早也臣又竊幸今日郊祀分合  
之議尚未有定親親事宜雖備中宮尚未成行今輅之乃  
大肆詆毀搖動羣情上拒 天子下制廷臣誠 祖宗朝  
以來所無之事 陛下豈可置而弗問所據前項二禮伏  
乞特降 嚴旨令輅確具可否畫一上聞臣自今不敢與  
議惟跼伏待罪而已萬一輅有據 陛下亦當俯從請一  
切罷之且使臣得於今日伏妄議之罪不猶愈於異時中  
姦臣之隱禍乎臣實幸甚幸甚至於輅假託私書有毀  
朝廷劫脅言官 輅法同實為尋積有傷大體伏望 皇

上大奮乾剛特正輅罪以示天下則姦邪懼而 朝廷尊  
矣所有輅貽臣私書一紙謹隨本封進臣干犯天威萬死  
萬死奉 聖旨霍輅先奏朕不問罪特宣諭彼既不認罪  
又支吾以對朕亦不問罪止切責之彼又肆然如故朕亦  
欲再加諭問又姑置之今乃託以私書恣逞其私非詆先  
儒譏訕朕躬無君尤甚如果有忠愛自當連章累疏盡心  
陳諫為當乃敢造等悖惡無禮況他嫉害正人懷姦作詐  
要名責直已非一日著錦衣衛便拏了械送都察院從重  
問擬奏請定奪爾可安心供職其私書并妄言之奏及朕  
日前所諭還判示中外知之都察院知道其霍輅貽書三  
法司三法司會同吏部都從實送官回將話來  
申議 國史大記奉 二組分配 嘉靖九年三月二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錄欽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  
以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  
以來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  
下今日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  
背者也又伏觀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  
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皇帝奉  
配臣無任慶幸以為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  
穿鑿分郊立為二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  
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代並配之事宗周典禮素  
素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觀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  
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  
大一一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而復分祖宗





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 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其不可並配三也且 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郊奉之典故所為問當尊復 皇祖之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聖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並配則加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事必禘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後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事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也迄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後起不可易者也仰惟 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有為臨御十年于茲敬天法祖兢兢

以容 二聖之靈以垂萬世無疆之休小大臣工敢不駿奔從事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除與臣銖會奏稱謝外臣感激之私兼附一得不容自己為此冒昧具本親齋申謝冀聞伏候勅旨奉 聖旨覽爾奏朕具悉忠意之至知道了爾宜盡心供職

論 國丘規制 嘉靖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近該戶禮工三部奉 旨會同內官監前詣南郊相擇看得南天門外有自然之丘臣聞之殊用慶抃乃本月二十日朝罷即趨牲視之至正陽門內則遇太僕寺卿曾直臣與俱往及至南天門外則右都御史汪鋐太常寺少卿王學夔方登立而望臣與臣直亦登立而望既而偕三臣徘徊陟降顧瞻曩久之念謂舊丘地位偏東亦不宜用宜正厥位與大祀殿相直乃善昨該禮部議擬欲於其殿後少南定立園丘以臣之愚竊謂園丘所以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對越之敬大祀殿所以享帝宜即清閑以盡昭事之誠二祭時義不同則壇殿相去自宜有所區別今定擬於其殿後少南臣以為密邇大祀殿則嫌於混同旁直齋宮則嫌於褻近神路不遠則嫌於迫促恐不足以仰稱陛下崇敬至意擬非宋遠不足以觀示無極臣欲乞於具服殿少南宜為大祀殿天門一座東西圍牆曲折接於見今從祀諸壇之後以備綠垣一周園丘宜更移前務在齋宮迤南使齋宮北去太祀殿與南去園丘遠近適均却以今南天門展移更南五十餘丈使神路自南而北迤邐悠

亦謂舊制美切之法由卑漸高以爲園丘之基基既高則園丘因而增高庶幾丘之高廣尺寸不失乎祖制而體勢峻極自可與大祀殿等齊園丘屹然於前大祀殿巋然於後雖蟠鬱相望而森嚴各殊他日有事南郊則陛下誠敬所至百辟駢奔所向不相潰離而具有攸宜矣昨又有旨遣司禮監內閣再行覆看臣區區一得之愚不敢慈默謹以獻干 陛下乞下諸執事之臣令參酌至當以俟 聖裁臣不勝冒昧戰懼之至奉 聖旨覽此奏朕具

奏所謂禮部知道

奉 旨薦給事中提調營建嘉靖九年五月初十日

嘉靖九年五月初十日申時伏蒙宣召臣至左順門該司

禮監太監瀛祥傳奉 聖旨說與吏科着與有風力餘

給事中一員提調營建南郊等處園丘等項工程欽此臣

准得本科右給事中李鳳來老成幹濟素有風力堪以委

用伏乞 聖明簡命前去督理奉 聖旨知道了

請添差大臣督理 郊壇工程及區畫錢糧以恤軍

民嘉靖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猥以菲拙何能爲役乃該蒙簡命獲與元勳大僚董茲

重事自受命以來夙夜祗懼恐付託不任以上負 陛下

欽天恤民之誠自本月十三日興工以來今且逾旬追陪

羣臣參預未識所擬四郊丘壇規制及畫野定方俱次第

仰奉 聖訓一遵欽定規模宋遠制度精審適文質之中

合今古之宜誠無所容於議矣惟是工役浩繁事體重大

作貴謀始功宜亟廣必須委任得人調度 臣乃克有

今四郊工程惟南郊之建築爲甚重北郊之工費爲甚大

次則東郊又次則西郊雖有大小緩急之宜而以祭祀期

日計之則四郊之工皆當成於一歲之內看得工部議奏

各項物料俱取之各監局查盤見在及暫借大工未用之

數稽查摩畫已甚精詳惟團營做工官軍止撥到一萬二

千五百員名除撥發運料外今在南郊工所執役者不過

此千員名近添錦衣衛官軍不過一千員名工大力士殊

難集事昨該兵部題奉 欽依動支大僕寺馬價銀兩在

募人夫二萬名區處亦甚允當但今提督工程大臣止是

南郊將瑄一員爲工部大小事物皆其調度則南郊一

處已自不可朝夕暫離今所議招募一節事體尤爲繁雜

若總理失宜則妨時誤事昨該兵部奏擬坐委屬官二員

臣竊恐不相統屬難倚緩急臣愚欲乞 聖明軫念大事特

勅添差兵部堂上官一員前來督理則事體均一易覓成

功臣訪得該部侍郎陳洪謨歷逾久經濟素優况撥軍

募夫方屬本部之事誠得洪謨與瑄協同供事各率其屬

分按四郊秉心宣力上呼偕作則庶民子來而不日成之

矣臣又竊計今去祀天之期不過閱月耳而南郊工程旬

不經營未見百分之一況自今以來日暑漸縮天雨將行

非力遣工止在此時北郊垣牆宜在今年夏秋築成而齊

官亦宜及時建造所據各部興工人力爲先所奉欽依雇

募人夫二萬名僅數目前應役若四郊並起尚有未敷即

今京城內外傭民將可勝數大工方興四郊之中日

聚萬衆費費兩計生理疏通窮蹙之人已覺難動若雇募

聚萬衆費費兩計生理疏通窮蹙之人已覺難動若雇募



愈多則所濟愈廣古人救荒必先營繕良以此也臣查得  
太僕寺馬價銀兩見貯二百餘萬幾並太倉之數在先朝  
已為空府前項銀兩皆 陛下臨御以來數年儲積即使  
動支五七十萬兩以供四郊之費未為不可且不損海內  
民力秋毫無大之功倏忽就緒恐自古以來國家有大  
興作而民不知勞未有如今日之舉者也昨於工所見把  
總指揮稟稱大石窩運石每運車價銀四十餘兩車戶坐  
索重價軍人力不能堪臣愚欲於募募夫力之外再動支  
馬價銀十萬兩付與提督侍郎會同督工等官定議將各  
項運料腳價之費通行支發銀兩不必重困官軍出錢供  
辦力足以給軍士之苦仍將已發運料之役盡數掣回分  
撥四郊應役又通國管開稱今年不到官軍一萬四千

其

除員名已初戶部除支發清運羨餘銀兩外仍會同兵部  
查照班章不到之數將各軍該支行糧盡數折銀或即以  
本色給發工所相兼接濟又足以募夫萬人此係常年額  
則之費以之募人與班軍見在相同此又事理可通而易  
見者也但旬日以來工程雖興經理未見畫一物料未備  
則工匠徒手人力不敷則時日坐費臣以是不能已於言  
也伏乞 聖裁其餘稽驗虛冒禁革姦猾凡百弊端臣當  
與都御史汪鏞按察督察之內外人員敢有毫髮違犯  
聖訓執事弗嚴即當按劾以聞奉 聖旨爾所奏具奏  
應督工官便一同會議了米說有弗虔謹慢的爾等當按  
實劾奏之未盡事宜有見即言

諭 國丘閣所宜用白石 嘉靖九年六月二十日

臣竊見南郊園丘之建遠承前代之遺規近遵 聖祖  
美制中間損益斟酌崇卑廣狹咸協厥中至於用九以  
應陽數取着以法乾象義析精微妙合神理則又無一不  
出於聖心之所裁定臣叨預監視之末仰觀大聖人制作  
超越千古無容議矣但先奉制勅命督工諸臣務必體朕  
法祖敬天之意竭誠以贊必俾規制如式精嚴固實欽此  
昨該工部左侍郎蔣瑤以圖式進呈題奉 聖旨是都着  
如法建造爾可用心提督務俾久固欽此臣於此仰見聖  
慮憊倦直欲立壇之建必求堅固以垂永久為萬萬年無  
疆之休也臣昨於十九日前到工所巡視之餘幸復備  
瞻園丘基盤已築大半蓋朽株盡撤則墾荒甚深必須  
得何堅築庶可與寶土取平於時乃見石工以徑尺之  
長可三尺厚可四寸者布為園丘三成之地臣呼工問  
之則知所布之石名為土概此石之上即以琉璃甃包  
臣疑石體大小不稱作址宜易以太石厚可一尺廣可四  
尺徑可五寸者規圓相接如車之轂傍嵌入土以為根基  
如礎之承楹方可眾工皆以為然督工官亦以為然臣前  
月十四日亦到工所嘗細詢園丘之制云云三成欄檻純  
用琉璃臣疑琉璃以土為坯胎用火燒造性本柔脆其欄  
杆柱鼓宛若雕鏤竊恐緊急成造類不如法又出窯不久  
火性未伏而遽用之未免迸裂且拜奏之間非比木石可  
以稍加磨淬 相就穩帖况他日舉鼎牲祖上下慮有  
磕撲又恐風雨薄蝕冰雪凝凍歲年茲久難免無剥落折  
壞之虞臣深 懼因竊與諸匠氏商確以為三成欄干

其

長可三尺厚可四寸者布為園丘三成之地臣呼工問  
之則知所布之石名為土概此石之上即以琉璃甃包  
臣疑石體大小不稱作址宜易以太石厚可一尺廣可四  
尺徑可五寸者規圓相接如車之轂傍嵌入土以為根基  
如礎之承楹方可眾工皆以為然督工官亦以為然臣前  
月十四日亦到工所嘗細詢園丘之制云云三成欄檻純  
用琉璃臣疑琉璃以土為坯胎用火燒造性本柔脆其欄  
杆柱鼓宛若雕鏤竊恐緊急成造類不如法又出窯不久  
火性未伏而遽用之未免迸裂且拜奏之間非比木石可  
以稍加磨淬 相就穩帖况他日舉鼎牲祖上下慮有  
磕撲又恐風雨薄蝕冰雪凝凍歲年茲久難免無剥落折  
壞之虞臣深 懼因竊與諸匠氏商確以為三成欄干

及上下沿邊磚角宜悉用白玉石為之至於壇壝  
軌周遭牆脚砌執悉用青色瑠璃為之庶幾可同經久且  
文質得中費省而工亦速况內土集實非石不足以擇其  
堅磁執流膠非石不足以制其滑况全體瑠璃惟欄楯用  
石似於原制不失而潤色有加以臣淺陋實見其可但愚  
者之慮恒苦不敏未及先事奏陳仰冀 聖訓為久遠圖  
又不敢不及今為 陛下言之此時瑠璃燒造未成方在  
開山伐石如蒙 聖明允可則瑠璃廠止用埽砌執片省  
約居多石窩運石到來雕琢甚易以臣計之則費可省  
數千金工程可早完一二月而精嚴固實庶幾可副 聖  
諭誠足以展敬皇天傳示無極可以永永無他虞矣倘蒙  
采納更乞勅下內外督工官員從長會議可否亟令一二

臣等謹將奏案

奏

日回奏施行臣不勝幸甚謹命工繪成圖立正西側面二  
圖其一幅隨本進呈伏乞 睿覽臣無任冒干戰越之至  
奉 聖旨覽奏無非堅久之圖且用石不礙制作督工官  
即便會同於工所用心議了來說

再論

園立欄楯宜用白石

嘉靖九年六月二十五

臣於本月二十一日上疏言園立之上三成欄干宜以白  
玉石為之比於瑠璃者為堅可以經久奉 聖旨覽奏無  
非堅久之圖且用石不礙制作督工官即便會同於工所  
用心議了來說欽此昨日該武定侯郭勛少傅張璉等會  
同尚書李時等先在工所後至瑠璃廠公同會議乃云用  
石雖是堅固瑠璃未嘗不堅又見造或在地泥坯頗多以  
為就出必然美觀又云當純用青色不欲以白石相間

以瑠璃為便臣再四論辯以為物莫壽於石當圖永久不  
當取華彩若以瑠璃與石比堅恐不待智者而知若取青  
色則立之全體固是純用瑠璃欄干不係制作之數 聖  
諭已及之矣論久不決而臣之言輕率莫肯聽覽督燒造  
內官恐恐然惟懼出火之時不得知法又工太繁細要  
百端兼以天雨坯不得乾恐誤應用畏罪而不敢言  
至於知石之堅久費省而工速凡欲效忠於 陛下者無  
不以為然也但臣所以不敢隱默者實為 陛下建此大  
業欲俾萬年無鏽隙之可訾議耳若有毫末私心則皇天  
聖祖實鑒臨之 聖諭所謂幽罰臣宜先不免矣臣既不  
敢文飾諱說以欺天聽亦不敢中藏忌嫉以耻善不已出  
是語可否惟 聖明裁之所有臣指示工匠畫出石欄干  
及園脚跌座式樣一紙似覺雅而有文謹隨本進呈伏乞  
睿覽臣不勝戰越之至奉 聖旨爾申以用石為可奈久  
具奏朕已具悉其四面幫出陸欄干宜用石庶得經久其  
周圍仍以瑠璃為之蓋取器用陶匏之意已有旨了

奏止差官查取各省銀兩嘉靖九年七月初四日

近該工部具題為查催應辦應補銀兩以濟郊祀工程事內  
開湖廣河南山西四川貴州真定等府各照地方分投差  
官給驛前去催辦各項銀兩及定立嚴限並將各該撫按  
官住俸嚴催等因奉 聖旨是這銀兩准差官查催着上  
緊起解前來以備大工急用不許遲誤欽此臣昨來細閱  
該部具奏之文中間湖廣貴州四川買木支剋銀兩俱原  
係仁壽宮大工坐派之數其在官應辦移應補俱係該

應當查催之事且仁壽宮大工之期在明年興舉  
完鮮亦自是該部先事區畫為務原與郊壇工程無干今  
該部具題乃不以大工為言却假以接濟郊祀工程為名  
言謂此舉於大工事體則似傷於慢忽於郊壇措置則是  
過於張皇且今日四郊工程雖事體極重而財費有限區  
畫已定而成功可期該督工諸臣會奏已奉欽依動支太  
僕手馬銀三十萬兩戶部漕運羨餘銀二十萬兩不曾  
科派天下民力秋毫者正以數年以來水旱蟲蝗徧於南  
北諸省若復照常坐派實恐民力不堪又向來郊禮未定  
之時獻議諸臣正慮郊丘興作重大恐緣此騷動海內百  
姓私憂過計無怪其然通者竊見南郊工程未及兩月事  
已僅半而所請銀兩不過募夫并運料脚價之用所費尚  
未幾何將來三郊之費大約不過鉅數十萬而止耳今內  
外衙門大小人員莫不精白一心以仰奉 陛下敬天禮  
神之誠既不敢浪費又無從冒破至於侵漁之弊尤無所  
容比之先年朝廷小有興作亦必坐派天下不但以一科  
百而已今日法嚴弊絕不但十省七八而已假以三月則  
南郊之工可成不俟逾年則三郊之工皆就萬一見今所  
發銀兩支用不敷則內帑外府皆可措處隨時擘畫上聞  
陛下未必不曲賜俯從所貴毫髮不損於民而四郊之工  
忽焉落成使率土騰歡萬方樂親以為大聖人非常之舉  
光明盛美如此斯實臣下竭誠殫力以圖仰助 陛下盛  
德於萬一者也况今查催前項銀兩本非為接濟郊壇之  
用而郊壇之費本非仰給前項銀兩又未經議奏不知該

該部今後凡百催督各項錢糧只照本等頭項移文施行  
不許引郊祀工程為言以資橫議之口以重 朝廷  
加惠元之實惠於 陛下事天之誠奉親之孝恤民之  
仁並右光焉而大臣愛君體國之情亦自可見臣不勝願  
忠懃之惟 聖明加察奉 聖旨爾說的是這查催銀兩  
原非郊壇所用本為大工之用且不許差官去待興工之  
乃方許奏請查催工部知道

桂州奏議卷之一

廿三





足以養神休命昨者恭陪祀事已畢中夜坐起檢閱舊編  
恭酌古今緒論仰體 陛下至誠於禘祫之義偶有所見  
似亦火得聖賢之遺意或足以少副 陛下親親追遠之  
至情但道遠至大事體重欲推義類多垂著為王之典以  
行于餘祭祫而莫舉之大事是豈臣愚人所能執其是故臣  
謹撰禘祫義類進呈伏乞 聖明勅下禮部會同閣輔臣  
九卿翰林國學憲議如旨可采稽攷定擬 上聞然後奏候 聖斷  
擇時舉行著為定制此誠大聖人之作可以繼帝王而為萬代法者也  
臣等謹將奉旨謹伏惟

聖鑑

臣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於中庸亦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忠禮書院藏書

三

之義治國其始示諸乎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歲  
立壇之廟受禘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也朱熹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  
於太祖而以太祖配之也禮不主禘王者禘其所出之以其  
祖配之孔子言指諸掌示諸掌言其明易見也夫禘之為  
義如是而已然孔子必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乃指諸掌  
明乎義者於治國也如示諸掌何也朱熹釋之曰先王報  
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  
於此非或人之所及而不主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  
諸者故以不知者之臣則曰魯之郊禘固非禮矣使  
孔子欲專為魯諱更無他義則直以不知者之足矣  
胡乃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而

忠禮書院藏書

四

又曰明乎禘嘗之義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則是聖  
人設禘之義淵乎深矣蓋此道理極其精微遠大人  
所難知故雖聖人亦難於言有不可輕語人者程子  
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蓋謂此也恭  
惟 太祖高皇帝之鴻烈際天蟠地而有五六十  
來葉之禮有所未稱矧七廟之數也備而 太祖  
以開基肇命之主猶在昭穆之列未正南向之尊實  
天下臣民之所傷悼誠不足以慰安在天之靈 陛  
下發明悼懼圖惟朕哀親瀝宸翰以禘祫享祀之禮  
謀之元輔謀之宗伯又謀之諸臣臣言旁稽舊章不  
或登議先昭祖德闡示孫謀手定大裕時享之圖專  
我 太祖於太廟南向以統七廟之主垂春禘享三  
時於時世奉 太祖居中惟季冬大裕則合 太祖  
而禘禘之主俱合食於 太廟而奉我 德祖於  
南面以行歲祫禮此禮之行足以慰愜  
神靈萬世不可易也惟禘祭視祫禮特重上下二千  
餘年諸儒議論紛紜算知禘之本意而時若世主卒  
亦難其舉行茲遇 皇上天性仁孝聖學高明獻歲  
之初首先延訪及此豈非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靈  
格佑 宸衷將以舉聖人之大事與百代之隆典乎  
臣備員儒臣仰奉清問輒復尋繹古典推廣德音除  
前代諸臣繆妄不經之言不足贅論臣請直以孔子  
之言及有宋先儒之論而附以一得之愚為 陛下  
獻末書謂禘之義最深長如祖考考身心未

遠絕祭之理亦有易理會至如刻天祀地猶有天  
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有大段  
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  
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  
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其曰非仁孝誠敬不足以  
與此者蓋根於天理有然之謂仁形於人心之至要  
之謂孝直實無偽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故制禮  
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  
之至曉不得此此聖人意也禮曰不王不禘禘者本  
以審諦祖之所自出也然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  
神明力大足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故於祖禘之外  
又及其遠祖猶以為未足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  
出故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般人周人禘帝喾是  
也自秦漢以來封建之制廢而無世家譜牒不明莫  
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而不知聖人說  
禘之義有不在於世系之可考者乎是故虞夏商周  
四代各有所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  
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自出之帝如虞夏商  
周則宜何禘乎故曰本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  
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虞夏商周之所自出  
恐未應上及於黃帝帝嚳而止也苟報本追遠之心  
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  
子修禮有冬至祭始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  
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推此義也則仁人

孝子之心其有窮乎其無窮乎且惟天子有禘故得  
立始祖之廟諸侯及其太祖而已夫惟天子有始祖  
之廟則其有世系可考之祖自創業者而上不拘五  
世七世十世猶將立之以為始祖矣可也然則又  
以何者為始祖所自出而祀之於始祖之廟乎自我  
祖宗之有天下固以德祖為始祖矣自六十年來  
居中南向享太廟歲時之祭者德祖也今陛  
下定大裕之祭而統群廟之主者又德祖也然則  
主禘之祭又可尊德祖乎夫既身為太祖之始祖  
矣而又為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也朱子曰禘  
是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  
祖配即不曾序昭穆禘愈之論唐獻祖事則幾於禘  
矣然則矣唐諫議大夫黎幹有言曰自出之祖無廟  
乃其外祖之天地得主而止臣味斯言亦甚可  
采所以禘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是  
故三代而下凡有國者若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禘黃  
帝帝嚳則既無所於孝若必欲強求其人以事穿鑿  
如唐之以聃為祖則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為然則  
禘祭豈遂可廢乎臣曰無聖人在位則廢已有聖人  
在天子之位則是禮也豈可廢乎臣觀程子立春祭  
始祖之禮恐亦只是設虛位耳今天下士大夫家則  
立四代主而題其名氏至於閭閻庶民則多見直書  
某門中先遠為子孫者歲時祭祀能盡誠則為  
其祖宗者未必不享食於冥冥之中蓋有其誠則



其神矣豈盡係於名稱位號之有無哉目仰惟陛下見道分明孝思純一故不敢自隱其愚以苟避立議之誅伏願陛下且以孝誠一念推之無窮精神所注鬼神其依請以神祭之禮宜設先祖虛位如先農先蠶之制無用必求其人仍當以太祖奉配蓋太廟者太祖之廟也祭之日則退太祖之主於西向以配之是故以有天下言則太祖實始祖也庶於義為得於禮為合而於孔子不告或人之意或得其說於萬一傳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禘嘗之義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此陛下之能事而萬世之所快觀者也臣妄中愚管謹

用敷露惟聖明我鑒臣謹議奉聖旨希義深與爾所議已得具見誠意朕亦以所自出之祖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宜虛位而祀惟求在我之誠耳朕已具

悉禮部知道

論希祭四疑嘉靖十年正月 日

項者臣不揆淺陋輒獻末議以為自漢以下封建法廢譜牒不明世系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已不能盡合故禘之廢者幾二十餘年茲者仰承皇上德意因推明占典采酌儒先精微之論奏請宜為虛位以祀庶此禮復行於世奉聖旨希義深與爾所議已得具見意朕亦以所自出之祖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宜虛位而惟求在我之誠耳朕已具悉禮部知道欽此續因中允

廖道南獻議以為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奉聖旨這所奏禮部便會官同夏言奏議一併參考詳議米說欽此朕於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堂上官少傅臣張璠等於東閣集議璠等言曰言虛位者求之於虛則失之無言顓頊者求之於遠則失之誣惟禘德祖為當兵部尚書李永勛曰禘德祖是羣臣次第曰是於凡無有異議者矣臣愚終未敢以為是蓋此事於聖賢道理窮究甚微於國家典禮關係甚重若但且任已意而不求人心天理之公遷就一時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徒事彌文而不能體聖人仁孝誠敬報本追遠之盛心臣恐無以服萬世又弗若弗舉之為愈也臣愚於希德祖之議可疑而未敢以為是者有四不敢不終獻焉夫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王者自有天下者而言也我太祖是也既立始祖之廟我太祖追尊德祖是也太祖當時之心亦陛下今日之心也豈不欲惟其所自出後以世系難考亦議求未及耳故希禘禮莫之能行今日陛下慨然欲行之者仁人孝子追遠之心有未盡故也亦所以推太祖未盡之心也若但以所自出之帝加於德祖而祭之遂謂之禘則我德祖自開國以來享始祖之祭舊矣今又以為所自出之帝是不過強易置其名耳非可疑者一也議者曰今既以太祖為始祖矣則以德祖為所自出之帝又何疑焉殊不知太祖之為始祖者

太廟中之始祖也蓋創業之祠也非王者所立始祖之廟之始祖也今以陛下之身尊太祖為始祖而以德祖為所自出則其跡甚似矣然不知在太祖時欲舉帝祭又將何人為所自出之帝乎且先王帝祭之義乃王者有天下之初即制此禮也非謂直待後世七廟之數備而可以遞推遷也今則誤認創業之始祖為上世之祖矣則是知有太祖之所自出而不知無德祖之所自出矣無乃失之近乎此其可疑者二也且歲一大禘既尊德祖統羣廟之主而合食矣則是德祖歲歲享祭也何足以定將來帝祭之年數乎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此說先儒固未嘗以為是矣然大抵禘大於祫其舉宜踈今禘祫並祭一人則不惟二祭之義紊而無別而舉祭踈數之數恐難於分借曰三年五年一禘則歲固一祭矣何得謂之三年五年耶泥而難行於禮無當此其可疑者三也議者又曰近者禘祫圖乃皇上權為之耳異時止當以太祖大禘統太祖以下羣廟之主至帝德祖則惟以太祖配之而不無羣廟臣則曰祫之為義合羣廟及遠踐之主皆升附合食故謂之祫又謂之朝享帝則不無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以其有審帝之義故謂之帝今謂之追享今若帝以德祖祫以太祖則懿熙仁三祖既不得相從德祖於帝又不得降從太祖於祫則是廢三祖之祭而無可享祀之時矣朱子曰帝祭是王者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今陛下之意正欲求德祖而上豈無續德基命之祖尚欲舉帝祭而專祀

之今乃并懿熙仁三祖為天親之至近者而廢其祭恐非陛下之所安也此其可疑者四也仰惟皇上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斯禮也必使賢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可也乃若臣之至愚至陋尚抱此四疑而不敢信從矧天下後世有賢者乎此臣所以不敢避狂妄煩瀆之誅冀神一得之愚以備采擇於萬一也臣前虛位之議自愧發揮義理未甚透徹然不敢重有所請者以聖明既已洞然於斯矣而復喋喋言之是於勝已說之勝也區區之愚惟聖明昭鑒臣無任恐懼之至奉聖旨禮部一併會議來說

會議中允虞道南建言九廟嘉靖十一年十一月二日該右春坊右中允虞道南奏臣伏攷洪武元年二月朔我太祖高皇帝勅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廟以崇祀祖宗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其各具所聞以進於是輔臣李善長傅瓛等學士陶安等上議曰周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制為然若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相次此萬世不易之禮也今擬四代各為一廟德祖玄皇帝居中懿祖恒皇帝居東第一廟熙祖祫皇帝居西第一廟仁祖淳皇帝居東第二廟以四時及歲除凡五享惟孟春特祭于高祖廟孟夏孟冬則冬祭于列廟臣惟我聖祖



孫所當世守以為祈天永命之鴻圖者恭遇我 皇上中  
興大化光昭丕烈遵復四郊以祀天地日月釐正百禮以  
祭神祇帝王情文胥協願微使通無復加矣而獨於宗廟  
之制屢形於 御札宣於召問有不能以自安焉者誠有  
以見聖人之大孝 天子之大禮有聖人在 天子之位  
如之何其弗可行也朱熹曰天下有二件極大事一是天  
地合祭一是 太廟不特立廟與諸祖同祖廟千五六百  
年無人整理又曰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自是以來更  
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  
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 太祖之位下同子孫且更  
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  
厭祖考而不得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生居九重窮極壯  
忠禮書院 卷三

十一  
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或無地以容鼎俎孝子順子  
之心宜有所不安矣夫熹之進講此論于經筵在宋偏安  
之時而况我 皇廟興圖一統我 太祖高皇帝鴻敷峻  
業遠邁百王豐澤洪仁光被九域夫有萬世不朽之功者  
宜享萬世不遷之報而今不復專享特廟以全南面之尊  
端居宗祧以統 列廟之王尊卑長幼並列于一堂而遷  
豆鼎俎分羅于一隅信有如朱熹之所云者此我 皇上  
至仁大孝之思所以時發由衷而不能以自安焉者也今  
之議以為弗可行者其說有四一曰地勢窄隘二曰禮節  
繁難三曰成憲宜遵四曰勞費當惜臣請解其惑焉夫以  
地勢窄隘為言者臣按周禮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  
大為七箇闔門容小為三箇鄭玄註云闔門廟中之門大

為牛鼎長三尺小為騂鼎長二尺以周尺較之周之九廟  
之制亦甚儉矣臣愚前奏稱義篇云請以今 太祖為我  
太祖萬世不遷之廟 太宗以下各建特廟於今兩廡之  
地制度不必其崇高而務質朴之為貴儀文不必其繁縟  
而務簡素之為貴有都宮以統廟而不必各為門垣有夫  
室以藏主而不必更為寢殿法古之意而不失其義酌今  
之宜而咸得其當庶尊尊有主而 太祖之位恒安而不  
遷親親有倫而 列聖之尊各全而無潰矣夫以禮節繁  
難為言者臣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  
宗伯鄭玄註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故王主獻卿  
大夫以次代獻古禮也陳祥道亦云君子以事處禮則祭  
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是故禮雖先王

忠禮書院 卷三  
十一  
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也而况古禮有諸乎今若各建特廟  
特享之時我 皇上躬行禮于 太祖之廟其餘遣親王  
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亦未為不可而何必拘於丘渚  
十八日行禮之臆說哉夫以成憲宜遵為言者臣按中庸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者也陳澧註云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  
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法而  
遵述之故武王周公稱為達孝而况我 皇上善繼 太  
祖之志善述太祖之事以觀耿光以揚太烈正所以遵我  
太祖之成憲也夫以勞費當惜為言者臣按禮曰君子將  
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孟子亦曰君子不以天下儉  
共觀而况今日之尺地寸土皆我 祖宗創業垂統之所

貽百官萬民皆我 祖宗休養生息之所致以 祖宗之土地而建祖宗之廟以 祖宗之臣民而供 祖宗之事如之何其弗可行也臣愚於嘉靖九年二月內陳言郊祀有及宗廟之制仰蒙 御札詢及輔臣彼皆不以為然臣覆奏云郊廟一體天人一道未有郊祀宜急而廟祀宜緩者又蒙明命下禮官議已而 宸衷獨斷親定圖式舉孟春特享之祭正 太祖南面之位各為其主以權 九廟之制甚盛典也而又肇舉大禘大祫以伸仁孝之恩以盡誠敬之極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親親我 皇上尊尊親親之道其克盡矣臣愚前奏又云各居一幃者一時之權也而各立一廟者萬世之經也伏望 聖明采于舊章不棄荻菲遠法商周之盛典光復 聖祖之舊制以作則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三 十一

萬世巨恩無任惓惓臣又於適者恭親泰神殿成 皇上恭詣奉安皇天皇帝及諸神位行禮甫畢天應瑞雪及長至之夕 皇上躬行大報禮于園立是夕天宇澄清景耀朗茲蓋至誠昭格休徵應響之嘉祥也臣謹撰泰神殿禮成感雪賦一篇園立載祀應成詩九章并 御札寵及臣名者三條及臣原奏三通裝成二帙隨本進呈仰 宸慈俯垂省覽等因奉 聖旨道所進詩賦奏疏送史館採錄宗廟祀典儀制朕常有諭輔部大臣禮部便會官議了來說欽此又於禮科抄出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題為會議宗廟事臣頃者伏蒙 皇上於重華殿東室召見大學士李時程鑾尚書汪鏞臣適後至首蒙 聖諭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隆正惟宗廟之制非古臣具封

誠如 聖諭但古人建廟恐制度卑小今本朝 太廟規模弘偉若一旦改作恐事體重大 陛下亦諭臣曰事體委的重大臣奏曰各立廟本是古禮但他日致祭 陛下欲一日遍歷群廟恐勢不能 上曰今日言廟制未論到行禮處即便難行或遣官亦可臣又奏曰古禮恐亦難盡復 上曰盡加古禮固難似大體處不可不依擬古人各立廟只是各全其尊此等處却當依臣奏 太廟當如何處 上曰太廟自不當動臣又奏寢殿祧廟如何 上又曰寢殿祧廟俱不動臣始仰見 聖慮淵微止欲於太廟之外增建羣廟使 列聖各尊其尊庶於古禮為合於 聖心為稱臣乃奏曰三殿不動事又易處須是臣等量度地步廣狹具奏 上曰須是如此末後 上又諭曰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三 十四

我皇考顧得專享世廟之事自我 文祖以下 列聖乃不得專一廟以祀朕心未安臣時等俱叩首對揚曰 聖諭及此誠聖人大孝之心也臣復蒙 聖諭卿禮官可即具奏臣承 旨而退終夜以思仰知 聖心廣遠見道分明銳志興復古典臣叨列禮官乃得仰佐下風豈不甚幸况禮重郊廟事同一體臣先建議分祀蓋常有感於宋儒朱熹之言謂天地間有兩件極大底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於南郊其二本朝不為太祖特立廟此臣少日所聞有志於此久矣詎意適逢 明聖而南郊大典竟得光復若廟制一新則是朱子所謂兩件極大之事皆舉行於當今陛下制作之志可無遺憾議禮之家可無遺論而臣區區印在 聖明與臣體察之願亦庶幾其全日畢矣臣方次

具奏間適見大學士時鑒向臣曰昨蒙皇上召見文華西室因特奏建廟之議恐今年天氣寒冽不便興工且少侍來春蒙聖諭曰昨所論倘爾議及地方窄狹但勢恐難行且罷臣仰承密勿之言遂不敢瀆奏昨該中允廖道南奏奉聖旨宗廟祀典儀制朕常有諭輔部大臣禮部便會官議了來說欽此臣始惶懼仰惟聖志方欲舉行未有罷議而臣以輔臣之言稽於敷奏以故尚留淵衷未思慮經營無不曲到所不能如志者惟是地方有限恐於規制不能無窒礙耳且太祖內傍隙地無幾左則限於世廟右則迫於前廟若欲建立群廟必須規模宏遠合古宜今有不容苟問者宗廟重事宜植謀始臣愚伏乞聖

忠禮書院

卷五

慈特命內閣輔臣司禮監內官監及尚書汪鏞蔣璋并臣會同恭詣太廟步量地方審度位勢計畫規制逐一等畫議擬明白俾當先行具奏請旨定奪方可會會定議上諭庶神謨有定而公議允諧等因奉聖旨卿只遵照前旨即便會議了來說欽此通抄到部臣等會同中軍都督府等衙門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等官郭勛等吏部左侍郎等官嚴嵩等會議得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

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逆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不可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為寢廟而子孫遂為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為太祖特立廟為憾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為四親各別立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二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三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內設二

忠禮書院

卷六

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次為西為饌次門東為神廚其一時制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祖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倣古制以各立廟矣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神謨蓋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為非古之制也恭遇皇上俊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于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御札宣於召問講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盛奉先思孝之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有得不敢不為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蒙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俟之左不取死於

即今 太廟附邊宮牆東遂 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礙  
輔臣禮官之奏 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 太廟周  
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  
廟在 太廟之前次而南則今 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  
門牆不甚遠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辟廟亦恐勢不能容  
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為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况古  
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 太廟營構已極宏壯而群廟墮  
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君也議者欲除 太廟  
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  
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  
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  
息祖考而安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裁

東漢書禮志

十七

其主于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載祀廟之主也  
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矣至謂周人廟制  
約儉宜其倣而為之是又徒耳熟陳言而 憲宗 心計  
者也夫周廟門容大廟七箇開門容小廟三箇則大門實  
容三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焉在  
其為儉約也况臣等恭親 世廟之制蓋 於 太廟之  
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  
乎且 太宗功業之盛比隆 太祖而 憲宗又我 獻  
皇帝父也二廟規制視 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  
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  
自我 太祖而下凡七聖茲欲為立廟將依古制為三昭  
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 太宗為百世不

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  
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 太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以容  
殆恐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  
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  
謂即使各廟既成 陛下以一人之身祀是玆玉執圭服  
袞循紆曲之途而欲於一日之間備歷羣廟為之興俯拜  
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  
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  
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 與祭  
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  
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者

忠義書院

十八

者將俾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為何可也同一  
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  
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故有不得與祭者其心  
猶以為如不祭也况 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  
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  
廟門垣堂應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俗位樂舞之數  
是也今欲立為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  
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  
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又卑本欲  
親之反疎祇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為隆重矣先年大學士  
左濬謂宜簡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備七廟此蓋無所  
礙而強為之說不自知其言之誤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

而言臣等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其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宜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乃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

宋禮書院

文集卷三

九

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桃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桃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桃而桃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

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桃而桃者二世矣蓋至此而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桃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之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渾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桃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仰惟 陛下孝思純至天鑑高明制禮

宋禮書院

文集卷三

十

作崇三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群議但臣等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諭以為 皇考獻皇帝有 世廟以享祀而我 文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皇矣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為 列聖同享 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 世廟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憾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 陛下更定特享之儀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為太廟之始祖又為 列聖各設帷帳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 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各廟專祀之儀雖古人制禮未及

之意亦不遇如是而已況向來恭聞陛下有諭輔臣。御札云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復議得太廟九間同為一堂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木為黃屋儼如廟庭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幄於其中太祖居中盡北太祖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尊足以申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臣等欲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為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謂宋太祖僻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者事體大有不侔陛下博觀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臣等愚昧未敢定擬伏乞聖明特賜裁斷奉聖旨郊廟大禮忠札書院文集卷三十一

係國家重典朕在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禮尚襲同堂異室之制未能復古於心歎然朕嘗稽我聖祖開國之初已曾建立四親廟實有鑒于漢制之臣今具載大明集禮存心錄祭祀禮儀朕為子孫所當遵行見今太廟前堂後寢俱有定制不必移具昭穆世數廟次你部裏便會同多官相度兩廡地方議處規制停當來說

進呈先儒馬端臨廟議諫止廟建嘉靖十年十一月

臣以謫才末學誤受聖知過蒙簡眷叨列秩宗雖極榮指何足報塞其在今日凡可以仰贊陛下興起禮文之事正當悉加殫力以克復先王之舊乃其志也職也頃伏蒙召見諭及宗廟一事臣當時面對及昨者具奏徒以地

制立廟者之故曰數日以來披閱典籍謹求得馬端臨所論廟制見於文獻通考者三篇似覺議論詳盡通古今之宜備錄一本進呈伏乞聖明俯垂省覽除臣即日欽奉聖旨會官集議外仍望陛下究前人已成之言鑒愚臣入告之忠則聖鑒之下必有以定萬世不易之論矣臣愚不勝慙慙

駁祭經歷趙善鳴廟議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談中軍都督府經歷趙善鳴備奏建立宗廟及祫禘昭穆規制禮儀等項臣等仰惟陛下懋德承天崇古圖治上加三代下順百王制作之盛昭然可述乃者數諭輔部大臣考訂宗廟禮制釐正百神祀典聖學精微孝思深遠固已上通皇天格于列祖訢謨茂制悉出淵衷雖元卿碩輔老師宿儒有不能仰贊萬一者茲因趙善鳴之奏復命臣等逐一會議臣等仰見陛下論冲大度不遺遺言但宗廟之制前者中允廖道南建議已經該部議擬復奏除伏候明旨外所擬趙善鳴世廟問宗廟圖說等項臣等謹遵奉明旨逐一會議伏乞聖裁奉聖旨廟議朝廷自有定論趙善鳴所言多有未諳典禮難以舉行以後再不許率意奏援

計開

一太廟前自石欄杆外南至承天門東墻約有十九餘丈若建太宗文皇帝廟於三昭之上則左當為四廟恐地之或淺臣僭計擬不若展拓太廟之東北其東與世廟西墻之鄰北與世廟



曰有之矣。何徵曰昔季歷倫序本季也古公以季歷生昌昌有聖德故傳其位以及昌是以季歷生則為諸侯沒則入昭廟是父以子貴而不嫌於奔嫡也。及武王既事則行追王之禮是故季歷昔為五廟之侯後為七廟之王昔五世而祧後至七世而祧是又祖以孫尊而王季不嫌於七廟矣故世廟之祧祫也奚其僭曰然則世廟之祫也位當何如也曰於今四時之祫宜列于孝宗皇帝之下異時武宗當祧四時之祫則宜列于太宗皇帝之下是既不失其所尊而又不失其所親尊尊親親各得其宜也曰世廟至於七廟亦當祧乎曰否曰何謂也曰諸侯別子尚百世不遷况獻皇帝以曠世之明王樂善篤學受天子之封在本國為百世不遷之始祖非但諸侯之別子而已且生我皇上聰明有臨武宗皇帝奉天之命遵祖之訓而傳以大統焉登極之日愛親尊祖敬天勤民制禮作樂丕闡先王之典則一新天下之耳目于文武周公尤有光焉設使當武宗臨蒞之頃獻皇帝尚存之日縱獻皇帝非傳統之次若武宗有古公之見猶宜傳位於獻皇帝以及我皇上况倫序之所宜乎是季歷無獻皇帝之所有獻皇帝有季歷之所無是則世廟祫祫於太廟宜矣其誰曰不可乎故臣嘗曰明倫大典有示孝廟當祧之日世廟之主亦合遷藏但歲時出主祭臣以謂即當別正也曰既立世廟則四時持

祭可也何以祫為宗廟以祫祫為崇禮又以合一為貴祫祭則尊享為極至合一則易簡而有常有常則百世聖子神孫舉行猶一日也故禮大傳春禘於祫嘗祫蒸祫正謂是也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太祖受天之命為開國百世不遷之始祖太宗定鼎金臺又百世之所當宗理固然矣然則武宗以上羣廟之主亦有時而祧乎曰五世而至六世親屬竭矣故親盡則當祧也曰世廟乃獨不祧可乎曰禮有明文王者始受命於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皆百世不遷故世廟不得而祧也曰世廟太廟皆百世不祧得無有二大之嫌乎曰世廟別為都宮不與七廟之數但春則特享而夏秋冬三時皆祫祫於太廟而特享焉是則上得以尊其所尊下得以親其所親何二大之嫌乎曰昔武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今日世廟不祧無乃冒非禮之誚乎曰不同也夫郊則配天禘則配所自出之帝禮曰不王不禘非周公侯國而僭也况周公之子伯禽也諸侯也世廟聖子我皇也天子也是又周公無世廟之所有而世廟有周公之所無且世廟又無配天配祖之失但遵始封百世不遷之典以伸我皇上千百年孝思之至情耳又何非禮之冒乎是故不拂乎性之謂和不戾乎禮之謂迪不僭之謂義不離之謂仁是故世廟立而衆善備矣臣故曰孝思之主情之不能已也仁禮之

前件係 七廟規制若有所擬似太迫隘俟營建之日請自 聖裁不敢擅擬

一 太廟之南乃朱雀之方須多植花木四時秀麗其間所累之石乞移於 世廟之後填河文餘累為小山多植松柏以護玄武之方

前件正等切惟 宗廟乃尊奉神靈之地概宜林木蔭翳以致陰氣自古以來未聞可以植花木於前而疊山累石於後者也况皇城御河大加環壁今議填塞不惟壞裂內庭規制抑亦有礙中外觀瞻事出未經尤難依擬伏乞 聖明裁之

一 四時之祭春特享其夏秋冬皆合享 太廟禮有明文矣但特享之禮其日辰行禮之節度臣則有所未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一

七

考焉獨先朝大學士丘濬有曰孟春自初一齋戒為

始四日祭 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備七

室然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

疏則怠怠則忘又季氏之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

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

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于路與室事交于戶

堂事交于階贊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以為知

禮又先儒陳祥道云自再裸而至九獻其禮非一舉

自致神以至還尸其樂非一作以一日而歷七廟則

日固不足而強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前

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臣以

為若分而祭則動經半月齋戒靡寧靈應屢出間而

省禮二節而國宿臣以祭義孔子諸說推之則先王

之禮恐不若是之煩數也臣考 聖朝特享之禮及

今群縣祭先師儀注并朱文公家禮酌古準今妥為

儀注惟 聖明未擇而損益之夫今 太廟之特享

也天子位于中門內北向奏行初獻禮奏詣 太祖

位前具爵奠帛次奏詣 太宗位前具爵奠帛羣主

則遣官各詣各神位前代奠爵奠帛而七祝文一齊

讀焉此今之制也若郡縣主祭官之祀孔子皆位于

兩階之中及家禮四時之祭主人立于祚階主婦立

于兩階之間今人家主婦不從事同祭則主人亦宜立于

兩階之間又有降神詣盥洗酒尊所之節度又孔子

日禘自既灌而往者禮之燭蕭求神于陽裸也求神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一

七

於除則灌之禮又不可缺矣又有嘏辭禮曰祝以孝

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儀禮嘏辭曰祖考命工祝承

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命于天宜稼于

田眉壽永年勿替引之又祭法曰祖嘏辭說藏於宗

祝巫史非禮也則嘏辭亦不可缺考臣妄以為每歲

於孟春上旬消吉特享群廟設天子位於 太廟金

門之中文武群臣承委代祭及陪祭官員皆分列於

金門之外 天子始至親詣群廟迎主各就前廟太

祝或大臣捧帝主官開令捧 后主天子仍親閱宗

器裳衣祭品之屬以致其敬於是金門之中而踐其

位奉其樂行四拜禮以迎群廟之神乃奏詣盥洗所

又奏詣酒尊所又奏詣香案前降神俯伏興再拜平



身冬奏詣 太祖高皇帝前奠爵奠帛詣讀祝位即  
香案前也奏讀祝訖 天子即位于香案前西向其  
群廟遣官奠爵奠帛讀祝凡進退節度一以天子所  
行為差再獻三獻皆然至奏飲福受胙奏嘏辭則  
天子出由西階而降復金門之位奏跪奏飲福酒則  
祝於 太廟先捧溫酒一爵及群廟之祝各執酒一  
壺同立於左至是皆跪 天子飲福酒訖奏受胙則  
太廟羣廟之祝皆執胙于右齊跪進 天子受胙訖  
乃奏嘏辭乞命禮官考定嘏辭嘏辭訖則群祝執胙  
從金門左出至設階以交內侍訖及奏送神 天子  
與承造陪祭官員皆照舊位行四拜禮訖徹饌焚祝  
帛 天子納 太廟之主遣官各納群廟之主夫然  
則人以誠感神以誠格孝達於冥冥之中神交於羣  
廟之表庶幾特享之禮周全簡要而一日可行也若  
世廟則間日而行皆 天子親主祭事一如分制至  
於夏秋冬三時之祫一宗先王特制 太祖東向自  
如群昭之主皆居北牖而南面群穆之主皆列南牖  
北面 太宗持設位於 仁廟之西 獻皇帝設位  
於 孝宗之東 天子從 太廟東南之實門而入  
東立西向其獻灌嘏辭一如儀其代祭陪祭官員  
皆立於 太廟門外欄杆之下一如舊儀惟祝文  
文則總歸于一必添減茲祫祭之文凡樂舞皆如先  
聖 列於廟外所謂禮交動於上樂交動於下和之  
至也時享之禮簡便歸一可以行之悠久而無難矣

前件看得古人廟制前堂後室與今制不同故有南牖  
北牖中列昭穆 王而太祖之主則以東向為尊今  
屋制則與古殊乃欲泥古東向之文則 太祖之主  
當設於西旁中柱之下又當改易廟門別開南北之  
牖而後可泥古非今變更制度莫此為甚其欲 天  
子親迎群廟之主一時出就前廟恐迂迴曲折徒復  
出入勢所不能勢不勝又欲 天子即金門以為  
拜位捧溫酒一爵及執群廟酒各一壺一時皆跪以  
上儀文皆不知出自何典惟 聖明裁之  
一有德懿熙仁四廟在 太廟之時為高曾祖稱四親  
廟在今日則為親盡之主正猶宋太祖之立僖順翼  
宣四廟為高宗紹興二年吏部員外郎董弅太常丞  
王普曰契祖始受天命追宗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  
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送毀之禮古今所同所  
當尊者藝祖而已自僖祖至于宣祖親盡之廟當祧  
一室永居東面位太祖仁宗南向為昭真宗英宗北  
向為穆五年之禘則迎宣祖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  
之由此則今日之制正當以 太祖為始祖三年大  
祫則四廟但配之後寢可也五年之禘則宜考文獻  
通考朱熹所定之圖及宋臣董弅王普之論推之則  
我朝以 仁祖為所自出之帝五年迎祀於 太祖  
之位太祖退居北牖以配食焉可也惟 陛下定之  
前件看得前項進廟及時享時祫太極太極之禮俱經

聖明詔定是以垂憲萬世本部節奉勅諭著為成  
典今趙善鳴輒復妄議非臣等所敢擅擬其曰三年  
大禘以四廟之主但配之後復不知此為何說

一室之西南隅曰與與為至尊之地故禮曰凡為人子  
者居不主與又傳曰與有常尊且陰道尚右故以西  
為上而面東又所以受生氣以衍子孫蟄蟄繩繩之  
祥也西北隅曰漏東北隅曰宦東南隅曰突古之人

君升自阼階俱從東南隅出入于廟東立西向即儀  
禮諸侯還廟禮云君就東廟面向祝就西廟東向及  
禮將畢則云君反位祝徹反位說者曰君反位東廟

之位也祝反位西廟之位也此非特以與為尊而昭  
穆之符名實以群廟之主入于太廟分列於南北

忠體書院文集卷三

廿九

加一西南面北而取義也况由二世而十世十世而  
千百世其三年之大禘悉陳已毀之主未毀之主則  
太廟東西之廣闊亦得以容神位而陳俎豆也伏乞  
陛下裁之

前件看得古人廟制堂之後有室故以與為尊堂有南  
北牆故因之有昭穆之名當今宗廟宮室之制與  
古不同所擬趙善鳴泛引古義意在毀更非臣等所  
敢擅擬

一郊廟天下之大禮今四郊既成而宗廟之數未備  
實為聖朝之缺典固宜我皇上屢諭新部大臣也  
誠有如今侍讀學士廖道南云未有郊祀之意而廟  
祀獨緩者也但制作舉動當以其漸此孔子所以

公子荆之善居室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又  
國家常須利存富麗餘以備不虞漢文帝露臺借百金  
之費所以海內富庶幾致刑措今連年土木之工興

又加以四方之饑饉輒一興工動費千萬又聞南方  
運來之木或有中虛不中材用者則動費數百銀兩  
且木之長大又難於牽運運官妄計擬伏乞陛下每

廟委一材幹官員擇工師巧匠凡所用棟梁椽桶大  
小長短多寡一一畫定圖本差往江南產木之地大  
府分二府共修廟一座小府分三府共修一座皆於

近水搭廠修造而各府以在庫無礙官銀帑脩斷成  
羸既小而短者以舟運大而長者以筏運其出軌瓦  
石之類亦在彼處燒鑿既成乃陸續運來而乞寬其

忠體書院文集卷三

卅

限期使京師軍民得休息外郡之民不告勞而陛下  
下亦得以靜制動以逸待勞惟陛下裁之  
前件看得前議以為建立九廟恐致京師勞費欲要

差官往就江南分派各府造立廟座搬運京來臣等  
竊惟朝廷設立工部內官監等衙門職掌營建凡  
營造大工必有大臣提督科道監巡繼後車夫動以

數萬猶且經歷數年乃能底績况百凡規制出自內  
府時稟聖裁今欲以一二匠役付之繩墨遠赴江  
南使備方下郡奉朝廷咫尺之書驅策不習事之

民厭農釋賈以從朝廷莫大之役自古及今未聞  
有此開掘前樣可謂不知事體迂曲難行  
一臣聞為椽杉木出自福建地方而買辦還解乃在江

西郡縣徽州等處販木射利商人索價太高殊為江西買運者之苦可勅工部移文於福建布政使司責令出杉郡縣親送至修廟府分交割用度庶彼此勞逸得均

前件看得前項緣杉雖所出地方不等而運送上納實係沿路官夫今既欲責令民間出木又欲府縣親送前來地遠民貧豈堪重累所據前議皆屬屬民難以准行

一樂舞生須廣收多蓄以備特享各廟之用仍許其讀書庶不自棄於無用也

前件看得樂舞生係道士選充 祖宗成法因其出家清淨故用之專習樂舞以事郊廟神靈今神樂觀道志禮書院 宋集卷之五 卅一

士不為不多即使廟成足備供用不必廣收至於讀書科舉自有民間俊秀何用求之於此所據前議亦為浮泛

一周令四時必薦新於寢廟蓋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此時祭之外行薦禮也先哲方懿以為以人道事之故有寢以神道事之故有廟今之奉先殿進薦品物即其制也又禮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而宣德年間有馮善著家禮集說有生忌之文云存既有慶致寧敢忘臣妾意以為四時之新必薦于各廟之寢及各廟之諱晨生忌皆 天子親行以致專隆之孝思但今慶與之出必致圍宿恐太煩也其或遣官代祭則 天子率 聖后焚香點茶拜

于奉先殿如此則禮意周備而孝思無遺矣惟 聖明定之

前件看得薦新之祭 祖宗列聖及我 皇上行之日有定禮成法不敢輕議

一世廟問有序洪惟我 聖天子登極之四年乙酉建世廟於 太廟之東所以迎祀 恭穆獻皇帝也臣作世廟問或問曰 世廟何為而作也臣曰孝思之至情之不能已仁禮之極也曰情也每慮拂乎性可謂仁禮之極也曰聖人制禮緣於人情情之正即性也奚其拂性有禮義禮起以義義亦禮也制禮本於人情故曰仁禮之極也曰何謂也曰孟氏有言士有遊於楚則託其妻子於其友然則無所托則事未昏

志禮書院 宋集卷之五

卅一

字我 聖天子入紹大統匪直楚遊而已士之嫡子入仕則載其應祀之神主以隨 聖天子為嫡子入紹大統又無皇大弟之可託也而問極之恩奚啻妻予豈友生可託也且奉慈后入內以天下養且夕瞻覲母子之樂洩洩焉母后既來而獨留 獻皇帝子然則於安陸之廟萬里間寂仁者忍為之乎故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曰然則 世廟之主於祔祫於大廟乎曰祫而祔食可也廟而祔數不可也曰何謂也曰天子之廟七世也世廟不可以與焉則借天子下祭及王殤者五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況堂世廟天子之父也是宜與夫祫食也不祫則離曰世廟本諸王也而祔祫大廟或者不可乎

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斯之謂歟或者曰傳云即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乃今見之矣前件祖引禮經諸說牽據文義無所取衷但所議世廟當百世不遷禮不當議此論甚正前此議者有欲與孝宗當祀之日亦合還藏斯為不通已經聖明裁正但又欲附於太廟則又非所以隆專廟之祀矣所據附於太廟臣等未敢輕議

一宗廟說天子七廟商書王制周禮孔子家語及公羊傳皆有明文謂始祖之廟與左三昭右三穆共為七廟共為一大都宮而各有門垣寢室也始祖有二焉一為王者始受命一為諸侯始封之君其昭穆前四廟為高曾祖祢四親廟後三廟為二祧廟以祀高祖

忠禮書院藏書

世

之父與高祖之祖所以致隆於天子而別於諸侯之五廟也天子有祫於禘諸侯畜祫而無禘故曰不王不禘祫始祖百世不祧其下六廟至七室即述祧之祧主藏於太廟之夾室若有功德不可祧則於七廟之外別立廟以祀之若商之祖甲太戊高宗周之文武世室是也若天子七廟常數也其未非常數也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其此之謂歟若王者始受命其上世無有始封之君未見有功於民未嘗以功定國則宜虛始祖之位但事其六世而已至於盡親則祧之故我聖祖不立始祖與二祧者祀祀於德懿熙祖四親廟而已得無洞見於此耶且聖祖嘗曰漢高創業之君禮樂之事固所未講豈我祖於

忠禮書院藏書

世

定國之初亦未遑備舉也耶夫自始祖以下皆父昭子穆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六世昭而七世穆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廟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在本廟則左為昭而右為穆若合於太廟則北為昭而南為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者祧而穆主不動穆者祧而昭主不移故文王在穆而武王不孟於居昭也宗廟以時致則故孟春則持祀於各廟所以致吾祖考得以享饗尊之榮其夏秋冬登各廟見在之主於太廟而合食焉謂之四時小祫若陳其已毀夾室之主并登其未毀主廟之在各序昭穆而列於太廟南北牖主下而合食焉是謂三年之太祫蓋祫者合也若五年推迎始祖之父居於始祖東向之位始祖退居北牖之下而面南以合食焉則謂之禘是為王者之大祭也若商周契稷禹湯魯所主并受禘之祫代之始祖而以帝魯為所自出之帝也夫未有禘之小祫及有祧主三昭之後四時之祫又不陳毀廟之主則三穆皆父三昭皆子即所謂父昭子穆或子昭父穆也其序坐之次禮有未考宋儒朱熹之意以謂右祧廟之主其上無昭而設其位於高祖之西新祧廟之主其下無穆而特設其位於曾祖之東則倫序各得其宜矣仰惟聖朝若先見在七廟則太祖居北為百世不遷之始祖太宗文皇帝當居二世為昭仁宗昭

皇帝當居三世為穆 宣宗章皇帝居四世為昭 英宗  
睿皇帝居五世為穆 憲宗純皇帝居六世為昭 孝皇  
敬皇帝居七世為穆 武宗毅皇帝居八世為昭 文廟  
之上當建別廟以祀之 宣廟 憲廟當以次遞遷于上  
武宗宜入於 憲宗之故廟即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  
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但七廟始創於今日 文廟定鼎  
金臺又為百世之所當宗既宜別立廟於三昭之上宜準  
商之三廟周之世室若以 仁宗居三世之穆則 宣宗  
為子友居二世之廟似於鼎新之禮未得其宜不若據  
新立之廟即以 仁宗居昭之 世而與 宣偶 英與  
憲偶 孝與 武偶其大祫之禮只特設 太宗之位  
於 仁宗之西其 世廟則自為都宮為始封百世不遷  
之廟書之於 東集主卷 世主  
之祖若入祫於 太廟則設位於 孝宗之東異時 武  
宗當祫之日則 獻皇帝之位又設於 太宗之東如此  
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為省便耳謹為之說以獻惟 聖  
明采擇  
前件謹按宗廟之制夏商之前雖不可考今見於商書有  
天子七廟之文則七廟自古已然禮曰天子立七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有祧有  
二祧朱子七廟說一昭一穆為宗二昭二穆為四親廟則  
七廟似兼三宗祧廟在中然考之劉歆廟圖則文武世室  
在昭穆之外蓋以七廟乃廟之正法而宗則無常不可預  
設朱子添以其言為然其陳氏禮書亦曰鄭康成之徒  
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視廟四而已此是臆說夫周公制

之文武尚為 廟宗之意起于後代若果宗在七  
內則繼世有功德如文武者復以為宗而親廟又益殺  
矣此說明白可據况以廟圖考之雖議論不同而昭穆廟  
俱在太廟前之左右今趙善為謂天子七廟廟之正數似  
矣至謂四親廟在太廟前而二祧廟以祀高祖之父祖在  
太廟後不知何據又禮文遠廟為祧蓋後代謂文武世遠  
在應祧之列特為功德而留故曰二祧非建廟之時即謂  
之祧廟而不謂之昭穆亦非以高祖之父祖為二祧也至  
於始祖之廟則祀王者上世受封之始如周后稷建邦於  
邠實為周家主業之所由起故以為始祖若后世王者既  
無受封之始則宜就世保可知耳目所記方可祀之宗廟  
以致其尊尊親親之情如 高皇帝立 四親廟亦以上  
忠禮書之 東集主卷 世主  
世本無可推故耳然考之集禮則 德宗居中 三祖廟  
在左右蓋既立宗廟必以第一祖廟居中尊於群廟以為  
之統今趙善為乃謂后世王者止事六世而虛始祖之位  
又不知何據夫掃祭之所以可為虛位者以必有始祖必  
有所自出之帝因不可考故虛位盡誠以祈感格若既立  
一廟則有一主又非可以虛位而居虛廟也此尤於古不  
通又按朱子曰宗廟之序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群  
昭皆動而穆不動祔穆則群穆皆動而昭不移昭穆本以  
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各初不為父子之號  
也昭穆之分日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故成王之  
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為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為  
尊於文則古之昭穆固有定序今 宗廟之制既以 高

不可著者今既欲以 仁皇為昭 仁皇為穆以次而下其序  
 文皇又居右方 穆賊恐位次不倫古制有礙至於穆  
 裕之義已議之左方統惟 聖明裁定



光



卷之三

陸宗緒

題覆潘府宿遷王奏詞

該藩府宿遷王 陸鑑奏有臣先考潘莊王生男

臣二人兄生子 潘助潘德 係遠隔三輩

願謀襲爵乞 聖部參詳將都氏佩移暫且停止冊封

服將奉 聖旨禮 旨了來說 又該藩府定陶王詮鑑

奏先於嘉靖九年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潘侯王胤植病 示妃都氏并閩府宗室陵川等王

三條 一、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二、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三、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四、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五、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六、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七、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八、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九、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一、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二、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三、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四、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五、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六、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七、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八、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十九、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二十、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二十一、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二十二、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二十三、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二十四、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二十五、支今傳至胤樞故絕

原典 無干已結題奉欽依似

係之選 兄弟又行奏辨前項同保

水不問可公又况靈川王之應襲王爵

於宿遷王之曾保與否今若遲爾停封

計但有靈川王先曾被宿遷王奏許而

所據靈川王冊封應否暫且停止惟

官冊封臣等擅擬定擬奉 聖旨靈

立照前旨冊封 奏事情 奏事情已

會議遷發 照入台 并冊封事

先該刑部題稱慶 台 奏事情已

候 勅旨處斷其 理府事 應

長義等因奉 聖旨 照前旨冊封

禮部會官從長計議 奏事情已

應立長子章壽武 沐先為境法

事該刑部具題 奏事情已

非革爵今又稔 奏事情已

難居藩府馬勒 奏事情已

城內著劉政每 奏事情已

欽此續該代惠王夫人王氏并妻強

子俊秋代理府事緣由節奏 孝宗皇

長子寓勅典 奏事情已

西該本部 奏事情已

月十五日 臣等會同太傅太子太傅

燕太子 吏部尚書臣汪鋐等會議



宋興平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鳳韶等各題稱慶無復盼殘民家子衆叛親離及稱往因台派之深貽四顧之憂今諸王致警疑人心乞要將伊遷發用絕厲階已長成倫序當及乞要冊封管理府事事情臣等切惟四封王爵乃國家極重楚故必待世子制已終方肯官冊雖微也照得庶人瀛雖經革爵迄今李萬福冊立為王考之禮仍屬無稽擬以難邊議但稱台派爵之稱惡不軍直係極重鎮台將伊遷發以絕厲防保安宗室至慮及臣等查有代府庶人似應依擬伏望自從各該勘官所議事理比照代府例準例賜選差府將台派及所著量帶一二十人同鎮巡等官查照肅沐事例給與房屋範不致別起事端待台派身故之日宮所據長子齊攢既該撫按等官節次會合無議照代府次子俊狀事例准令封一道令其管理本府一應事務給束一前更望天語丁寧嚴加訓戒務令恪守宗藩前不得以退避為由妄行辭遜奏免老成聖內官數員銓註伊府承奉

正等  
教公等  
舊日本府撥置生事見在內  
其本部以咨吏部盡行查出奏請取  
從設引誘之所奉聖旨該部事情  
台洩著司禮監差官照例巡視陝西省  
世子還寓勅與他差管理今庶一應  
用蓋父愆其餘都依擬行

六聚慶懷  
王氏世子恭撰奏詞  
看得慶係王妃二女奏稱乞將庶人  
白波庶長子肅攝  
將伊父台波暫免  
廿一節察助  
荷蒙朝廷優容止革王爵及又帖  
東朝宗院人父集卷五末

該多官會議題奏欽依已降降勅  
居住用絕厲階伊太子親攝准封世  
事去後今照世子之類同慶王  
命勉循禮法却一忠信撥置之入  
朝廷保全之意鉅台波他日覬覦  
有見訪得該府撥置人員潛住京師  
意欲抗拒國誅必違私圖若不重加  
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合將今次賈  
撥置之罪從速發遣仍轉行撫按官員  
石監丞李作速將台波起發前去母  
人照前項欽依恪守宗藩  
戾再行戒諭該府新設輔導



游題真 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午時有代府承奉吳驥  
王令帖至 內開為叛逆軍人克惡逼迫私出禁城親詣  
北關事奉 十二年十月初六日晚三更時分本爵在官  
聞知城中放炮喊差人門首打聽言說軍士燒毀總兵  
官都察院門及至天明將總兵官李瑾殺死將總兵官及  
都察院衣服等件盡行搶去又將各店房客貨亦行搶去  
有經過府門者言說要本爵與他做主於初七日申時分  
將各處脩邊接軍馬調入城中本爵慌懼引領承奉吳  
聰襲衣小帽就混於衆人之中從北門而出前至金谷  
莊潛伏一更時分 莊人王宣帶領隨前至四家莊  
將管莊人宋景春亦隨前米至順聖川西城劉參將容暫  
一宿初九日起身有總兵張文錦楊達因在東井村催糧  
亦隨前來等因到臣至本日未時臣謹迎王入至鎮城臣  
慰安及整備一切供用外看得大同軍變王因出至臣等  
鎮城實不得已但 說詣赴關未奉明旨臣等啓王留住  
鎮城聽候明旨以為進止等因奉 聖旨王只在本鎮暫  
住不必赴京札 便差官安慰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  
臣等切惟大同叛軍不靖數年之間兩行稱亂先次代  
王畏其迫脅潛至宣府地方後 朝廷鑒其忠誠特遣光  
祿寺卿蕭淮肅勅褒諭今次代王克耀因禍變方萌復能  
引避杜絕熾微即其歸關之誠固可嘉尚而遁身迫切之  
情尤宜矜恤今該巡撫宣府都御史等官具奏前來奉有  
欽依免 永京差官安慰誠於事體穩便其差官安慰  
初文合候命下行移翰林院撰擬仍乞諭令宣

地方如欲等官即令代王暫住本鎮其廟宇供張務宜欽  
敬謹禮 皇上軫愛宗親至意候逆徒授首地方寧  
靜之日具 具奏以聽 朝廷處分所據領勅安慰官員  
各照前次事例於御寺衙門差遣堂上官一員以示優重  
臣等壇難定擬伏乞 聖裁奏 聖旨寫書與王差行人  
去  
請改正金冊詔字及恭問中書令人戴倫  
儀制清吏司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子太保本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題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欽  
遇 皇上恭備 祖高皇帝之制臨御紫宸大封同姓  
盛典也除一應冊封禮儀俱經本部題請外是日冊節  
到部該臣等分給付各使者持捧以行臣等謹將冊寶逐  
一檢閱看得封德世子金冊內有恪敬忠孝之文臣竊詳  
文義散字同敦字夫慈訓慈訓惡若用此字義為不通考  
之文理宜用敦崇敦為是夫大封同姓 朝廷之重典  
也冊書之文 皇上之聖訓也受冊于朝藩國之世寶也  
是今字書外訛入理藉謬恐非所以重典則而昭文明也  
伏乞 聖明特賜稽查執事之誤倘蒙改錯則令該府使  
臣暫停一二日以俟仍乞勅今後凡冊文鐫畢俱復送內  
閣官看詳後發則庶幾無失矣伏乞 聖裁定奪等因奉  
聖旨是欽字著查照內閣批紅揭帖改正書寫差訛的還  
查來免 批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除將德世子冊文內  
差錯數字查照內閣批紅揭帖原係敦字行准中書舍人  
王 送原寫冊書舍人戴倫到司案呈到部查照中書

舍人戴倫典司翰墨叨侍絲綸自宜研究書畫詳考備傍  
精一乃心庶為盡職况錫命之文勒之金冊止於常例加  
重而又有內閣批紅揭帖可以遵據却乃敢傲不辨亥豕  
或訛萬一布之宗藩豈不有妨 聖訓事屬不恪法所當  
懲答候 命下移咨法司徑自行提從重參詳問擬應得  
罪名奏請發落庶垂鑒戒而執事之臣知所警矣其冊文  
訛字除欽遵已行內府銀作局取匠改正且日給付使者  
發行外奉 聖旨戴倫法司提了問

議處釋放何增庶人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鳳陽奉侍皇陵無  
管皇城及收掌安插庶人內官監太監王德題據直隸鳳  
陽府經歷司呈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表案驗奉都察  
院劄付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惟恕查勘節年迭發高  
牆庶人情罪輕重係由造冊繳報蒙部院查議明白將應  
該放回本府地方居住庶人人口長鑒等合無勒差內臣  
分投伴送惟復仍着官牆奉御督同司府委官人等伴送  
再照江西庶人宋漢配娶鳳陽右衛羅氏為妻比因宋漢  
病故但羅氏不係江西原來氏族生長鳳陽若使送往江  
西恐無着落欲照舊高牆供給以終身但議以無罪之人  
有事恩典難以定處請乞 宸斷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  
了來說欽此批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太監王德所題前  
事其乞勒差內臣伴送庶人前去回府居住事法鄭重查  
有先次題奉欽依只着還委官牆奉御督同司府委官人  
等伴送合無行令本官止宜遵照前項明旨施行其乞將

題覆潘王奏詞

臣等謹將潘王奏稱具江昭和王子鎮國將軍助清有父詮鑑  
存日嫡母妃秦氏於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病故父  
於弘治十八年娶活生母李氏為妾勝正德元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生活本年九月內奏娶劉氏為內助正德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活父病故正德八年八月十八日劉氏  
方生活弟助清正德十年間劉氏膝肫奏請封為繼妃嘉  
靖六年十月內將弟助清膝肫奏請封為繼妃劉氏與魯府  
鄒平王陽鐸事體相同乞要差官查勘將劉氏削去繼妃  
之號助清賜以郡爵之封就助清等冊服追回別候遣官

題覆潘王奏詞

看得潘王奏稱具江昭和王子鎮國將軍助清有父詮鑑  
存日嫡母妃秦氏於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病故父  
於弘治十八年娶活生母李氏為妾勝正德元年十一月  
二十二日生活本年九月內奏娶劉氏為內助正德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活父病故正德八年八月十八日劉氏  
方生活弟助清正德十年間劉氏膝肫奏請封為繼妃嘉  
靖六年十月內將弟助清膝肫奏請封為繼妃劉氏與魯府  
鄒平王陽鐸事體相同乞要差官查勘將劉氏削去繼妃  
之號助清賜以郡爵之封就助清等冊服追回別候遣官

有及該吳江昭和王繼妃劉氏并吳江王勛清各奏稱  
庶子勛沽聽人撥置設意陰害嫡母王爵乞要吊查王牒  
冊參詳辨白及要移咨在京三法司公正官員親詣藩鎮  
從公問究各一節為照弘治十八年間該藩王奏稱吳江  
王詮鑑妃秦氏病故並無子文乞要選娶繼室本部行准  
宗人府等衙門查報相同題准聽令再選及選有劉氏該  
山西布政司勘報無碍具結前來隨該本部題准將劉氏  
封為吳江王繼妃去後於正德十年奏乞閔領鍍金銀冊  
等因該本部查得該府造到王牒冊內詮鑑位下宮人李  
氏已於正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廢生第三子勛沽既  
有庶出之子但為有後所據劉氏先年則不當請封繼妃  
矣該府自合從實開奏止為內助却乃朦朧請封繼妃以  
致伊父亦得封封兵馬於例俱屬有違况係妃號重事本  
部難便定擬合無將鍍金銀冊等件暫且停止仍行鎮巡  
等官查勘明白具奏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再議處  
傳當來欽此隨該本部再議得宗室正妃夫人病故之  
後已有子者不許奏請繼室係是見行事例若奏請繼選  
之後已有庶生之子而後將被選之人請封繼妃揆以前  
例恐非所宜况日後裝封往往爭辨於嫡廢之間而繼妃  
之合例與不不得不得致嚴於其始故本部於吳江王繼妃  
奏請冊封查得請封之前已有庶生一子未曾開奏欽行  
奏勘定奪今奉欽依着令再議蓋以吳江王奏請再選之  
時原無庶子 朝廷既已許之况今年之封况以定欽  
主而詳審以無失親親之誼也緣吳江王初奏再選之時

亦相應請封之日似乎涉於遷就但文移往復動  
經年奏選於生子之前請封於准選之後跡雖欠明情  
亦無他合無遵照先年成命將冊命冠服等件照例給與  
惟復仍候查勘至日施行等因覆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  
是劉氏冊命冠服等件准照例給與欽此又查得宮人李氏所生  
子勛沽於正德十五年四月內該藩王詮鑑具奏封為鎮國將軍  
後於嘉靖五年四月內又該藩王詮鑑奏稱吳江昭和王  
詮鑑繼妃劉氏所生嫡第五子勛清乞要襲封父爵該本  
部備查前項已有庶子勛沽在前而奏選劉氏請封繼妃  
在後據擬具題奉欽依將劉氏所生子勛清襲封吳江王  
去後今該藩王及劉氏勛清各具奏前因照得吳江王詮  
鑑奏選繼室之時原無庶子於例亦相應及選有劉氏  
而宮人李氏方生有庶子勛沽彼時該府自宜將續生  
沽明白奏報劉氏止應左為內助不當朦朧請封繼妃既  
劉氏奉命封為繼妃而其所生子勛清即為嫡出理宜承  
繼王爵既勛清以嫡出襲封則其朦朧選就不在于奏選  
承襲之時而在于既選請封之日造端托始錯在當時今  
藩王為勛沽辨奏援比魯府鄒平王陽鏞襲娶丁氏事體  
不同蓋鄒平王妃故之時明開生有庶子准選丁氏為內  
助不曾授封繼妃後因該府朦朧回結致將丁氏所生子  
當京封嫡子當京既得冒封長子後方請封丁氏為繼妃  
其與劉氏得准選繼妃而後來朦朧就請封者有間况  
經本部充後覆請節奉有成命况今年又係千王爵重事  
難以輕議更改所據藩王奏要差官查勘事涉紛爭臣等

難定擬均乞 聖明裁奪奉 聖旨是事事情就與

府事不同且屢有命已經年久不必差官查勘

該巡撫陝西石副都御史蕭臣題會同巡按御史周鈇議

照九經之象以親親為大聖王之治貴未然之防親親仁

也未然之防象也象以輔仁則不傷恩不廢法仁斯傳矣

虞舜之象也封之有庫使吏治焉納其貢稅而不得有

為子其國成周之虞伍叔也有土無官失其受貢稅其有

土者親之也仁也其不得有為其無官者處之也象也未

然之防也必如是而後恩全必如是而後法信我 太祖

高皇帝分封親藩仁義並用媲美虞周而祖訓一書謹範

深遠 列聖相承益崇繼述嚴奏聞之例重撥置之科布

出城之禁其所以推以恩德保宗支之意淵平微矣奈何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三 五

承平日久繁衍日增法度浸玩而賢不肖間出賢者樂善

好礼其必安居守分不肖之人恒多驕淫敗倫傷化違法

悖理之事不可勝數親王以煩瀆聖聰不敬盡聞有司以

畏避國姓不敢輕發撥置者穴城潛社內正廢華被害者

含忿忍辱不得伸理又有姦惡小民罪狀發露身無所容

或投為家丁或認為佃戶輒為隱蔽終處技巧日習月化

轉相效尤夫為治有紀綱立國有根本紀綱布則治教遠

根本固則枝葉榮禮度者 朝廷之紀綱也百姓者

朝廷之根本也宗室者 朝廷之枝葉也賊礼愆度則紀

綱壞上行而下效焉則治教墮紀綱壞治教墮則根本由

之搖矣求欲久安長治枝葉之榮得乎臣為陝西布政使

載矣奉命巡撫亦已一載矣檢閱諸府宗室文滿郡城

實多乖戾其驕橫行事廢壞政體者不敢煩姦姑以前撫

按官具由奏奉者言之若借謀之強占民田刁拐人妻採

打知府吳世良成傷糞汗知府鄭珩紗帽撥奪知府任守

德財物圖統知府王松不容朝覲旭枰之偽印誰取糧銀

累死大戶旭扶之盜賣他人田園包姦樂婦情浙借酒之

容住脫逃強賊挾要賊旭憎之私債質當領文盜支祿

根借法之逞活貪慾自招外侮輕信姦謀赴京妄奏旭梏

等百五十人之私出禁城打傷守門官軍擁聚驛門阻

總制王尚書又如借濫打死平人旭攝之姦占良人妻女

借溜之因債致逼人死借濫旭柱借冰之因爭家財叔

姪相毆此皆節經親王奏奏轉行巡按御史勘理隨行守

巡轉委長吏司平京府提人勘報去後中間旭柱旭攝旭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三 五

挺旭柱等占恠沮撓無端遠抗使官司不得及法公移不

可結絕臣等巡歷該府地方亦曾備陳法理盡告諭猶

復驕蹇如故大抵惟求勝人不肯反已止圖利便罔畏法

度頃臣奉勅前來會勘旭柳等不法事情若日益久聞日

益多違法之事固不止如所勘者而已臣惟思慮預防聖

王之道也懲一警百致治之要也釋今不慮恐星火或可

可以燎原履霜馴致于堅冰其可畏也伏望 皇上念過

郡關係之重諒守臣展布之艱篤親親之恩周保全家

勅下韓世子省諭各郡王府宗室各體聖心各遵祖訓良

善者益用加勉以昭宗人之賢弗訓者追訟往愆以求自

新之實具有仍前不悛者請輔導等官具摺糾正從實奏

處治等官即將撥置誘引之人照例從重治罪非發覺

宗室并輔導官員開呈撫按守巡等官奏定條  
乞勅該部通行各處王府一體省諭戒飾施行其旭柳等  
不法事情俟等處明白之日奏請發落庶聖代之恩澤流  
行于至親 朝廷之紀綱不遺于近實矣又該巡按陝西  
監察御史周缺題同前事等因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  
此通欽送司案呈到部為照宗藩分封子姓舊衍賢否不  
齊勢所必至已該本部節次因事題奉欽依申嚴戒諭去  
後今該陝西撫按等官黃臣等具題前因無非保愛宗室  
以全國體至意依擬申明合候命下行移陝西布政司轉  
行韓府長史司具啓世子知會痛加省諭各郡王府宗室  
今後務要仰體聖心各遵祖訓追訟既往之愆以求自新  
之實再有仍前不悛者許輔導官員啓世子從實奏處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三

七

宗室等官即將擬置誘引之人照例從重問罪發遣干  
碍宗室并輔導官員開呈撫按守巡等官奏定奪其地  
柳等不法事情聽撫按官勘明奏請發落不許故違沮撓  
仍通行有王府去處撫按等官轉行該府長史教授啓王  
知會刊刻板榜張掛曉諭宗室人等如有前項違法及抗  
拒官司稔惡不悛者許輔導等官啓王指名奏奉輕則革  
去爵秩重則送發高牆奉 聖旨是便行與該府着世子  
嚴加省諭務要恪遵祖訓以圖自新如稔惡不悛即具實  
奏從重究問近來各王府委的多有茂棄禮法違悖條  
禁仍通行天下王府刊刻板榜一體曉諭這本內備浩名  
宗室等官對原奏案究來說 儀制清吏司案呈節奉本  
送行抄出廣東等處巡撫監察御史彭時濟等題嘉靖

十五年七月初九日該臣於午門外侍班糾儀本日申  
時分有晉府高平王府鎮國將軍奇法男表拾不知因何  
緣故手執奏本一封行至午門左邊下水牌當被守衛虎  
賁左衛指揮金事樊經等收住各照表拾有事自合啓王  
轉奏不合擅離藩府越度赴闕奏擾事屬違法合當究問  
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 又該戶科等衙  
門給事中官吳希孟等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  
知道欽此又該午門門正陳清等題奉 聖旨表拾送禮  
部該衙門知道欽此 又該阜城門守門內官監右少監  
任雄等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又該各應長隨  
賀俊等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通欽送司案查先  
該午門門正陳清差千戶孫昂送到晉府高平王府輔國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三

七

將軍表拾到司已經照例送赴會同館安押及行光祿寺  
支應外查得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該本部題稱郡  
王將軍中尉俱以宗室懿親不遵禮法往往越闕赴京陳  
奏各行申嚴戒諭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通行各該王  
府地方刊刻板榜常川懸掛禁諭仍行各該巡按御史備  
行長史教授啓王知會今後務要嚴加約束各該宗室但  
有應奏事件照例啓王類奏毋得違訓玩法擅離封域自  
取卑辱其各該輔導官員亦須遵奉德意以禮訓諭遇事  
隨即啓王轉奏中間如有故意刁蹬遷延月日不與轉啓  
者許令家人赴巡按御史處從實具告將輔導官員指名  
具奏前來以憑本部照例查案黜退若係重情解嚴治  
若宗室不行悔改仍蹈故轍者到京之日聽本部參題情

者華去爵樣情重者送發高牆奏詞徑自查參立案奉  
因題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又查得嘉靖十四年二  
月內該石城王府奉國將軍多災赴京奏要預借二十年  
祿糧等因該本部查參覆題奉 聖旨多災擅自赴京有  
違祖訓且罰住祿米二年再犯着撫按官參送高牆其餘  
依擬欽此外又查得表格係慶成王府輔國將軍今本內  
俱改作高平王府今該前因通查案參看得晉府高平王  
府輔國將軍表格縱有應奏激切事情自合具啓晉王轉  
奏為當却又不遵明禁輒離藩守擅詣闕庭肆為奏擾况  
係慶成王府名位今捏作高平王府具奏事屬欺罔相應  
從重究治以戒將來及照該日守把阜城門長安右門承  
天之門端門侍衛官軍不行盤詰阻當應合究問再照該  
府輔國并該日守門人員經過軍衛有司巡司等衙門各  
有輔導守把之責通合提問俱候 命下本部移咨法司  
將守把阜城等門官軍徑自查提問罪一面移咨都察院  
轉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將各該輔導等官及經過軍衛  
有司等衙門一体查提到官問擬應得罪名照例發落具  
由繳報其表格合咨吏部取差辦事官一員伴送回府交  
割仍行山西布政司轉行該府長史司具啓晉王知會將  
表格重加切責以後不許擅出城郭還照近日石城王府  
奉國將軍多災來京奉欽依罰住俸二年事例性倖以警  
將來如再不悛聽晉王參奏前來定行從重處治臣等查  
得累年節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申明禁約王府宗室如  
舊城赴京奏擾者聽本部參提情輕者革去爵樣情重者

者送發高牆事例通行刊刻板榜常川懸掛禁約去後立  
法不為不嚴申明不為不密而近日各該王府將軍夫人  
等項私自來京奏瀆者殆無虛月是事例愈嚴而遠犯愈  
多况往來道路褻衣小帽無異常人經過有司無從防範  
一遇到京內而各衙門守衛官軍外而沿途守衛巡司等  
衙門參提問罪情屬無辜屢經本部題奉欽依令親王切  
責不過虛應故事雖奉天語叮嚀一切視為泛常以故不  
遵禮法者恬不知畏日相效尤揆其所自不在處治于既  
犯之後而在約束于未犯之先誠欲加約束非責專親王  
并管理府事者不可也况今宗室日繁每府至有千餘員  
位而其間違禁玩法者往往係繁多府分人數若不預為  
稽察待其出郭日久而後禁之已無及矣伏望皇上勅令  
各該親王并管理府事郡王將軍計令該府長史教授置  
立稽考簿籍一扇凡遇五日俱要領國奉國等將軍中尉  
庶人親自赴府畫押如有稱病不到者即時差官詢問明  
白若朔望朝謁之期聽親王逐位點閱如有托故私出城  
郭者即時差人追趕拘回本府監禁一面參奏前來從重  
處治如有不服鈴束故為抗拒者亦聽其具由明白參奏  
前來不論情犯輕重定行革去爵秩或送高牆求為定例  
如蒙候命下行移翰林院通行誦勅給發前去欽遵施行  
其初書到日各該親王并管理府事郡王將軍如有不行  
嚴加稽察以致宗室蓄意潛自赴京者聽本部將輔導等  
官參行吏部徑自罷黜如此庶責有所歸人心警惕不惟  
可免赴京奏瀆之擾而一切非法遊蕩所為亦可杜矣



聖旨依擬

再覆藩府宿遷王奏詞

近該藩府宿遷王諭諭遠禁越境潛來京師奏事該通政使司手本開送到部臣一面差人暫送會同館居住一面具本題知已奉有明旨外昨於禮科抄出宿遷王一本奏稱被靈川王亂移與姪婦郝氏打傷垂命已行具奏一十次又將亂移不孝貪淫已嘗奏行禮部有大學士李時在部為尚書忝看亂移有不客死之罪不許伊封立藩王亂移謀同儀賓郝賢修書差良醫匡救道達宗伯夏言要請封爵又於法司奏內謂亂移倚臣之勢等語臣聞此不勝駭懼臣蒙受眷殊忝列大臣有如宿遷王所言則是行私亂移當萬死中間雖有舉臣之言其實誣謗臣也臣不敢不辨查得靈川王亂移以倫序相應襲封藩王請勅管理府事及請遣官前去冊封行禮二次具題乃嘉靖九年十月及嘉靖十年四月內奉有欽依俱大學士李時在部議覆與臣畧無相干惟是近日宿遷王討奏靈川王罪過欲要停止冊封實經臣具覆臣忝看特宿遷王先與諸王連名保奏靈川王應封後因私隙却稱不曾保同要得暫且停封且靈川王縱有前項情罪原與倫序無干今若還原序封似中宿遷王挾私之計但靈川王先曾被宿遷王奏許原經法司行勘未結所據靈川王冊封應否暫且停上題奉 聖旨靈川王亂移既倫序當立昭前旨冊封許奏重情著行勘明白具奏定奪欽此此實臣據法參論事關朝廷大體不意宿遷王不遵所私又怨 臣指其挾私

遂有此奏所據宿遷王節次奏辨事情固已難逃 聖鑒

但臣往年奉命勘事潞州曾經朝見該府其儀賓郝賢等

亦嘗以禮接遇良醫匡救實係臣親時以公差來

京宿遷王緣此致疑或惑於流言與此誣謗此亦未可知

但臣實望未孚不足取信于人惶悚顛越無地自容伏望

聖慈 俯鑒鑒察或即賜威譴以安宗室臣不勝殫瘁待

罪之至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三

東樓書院

止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四

建廟議

奉 旨會內外文武大臣相度七廟規制 嘉靖十一年四月初二日

該臣等遵奉欽依會同內閣輔臣張璁李時翟鑾司禮監太監張佐黃偉鮑忠章彬張欽內官監太監高忠太傅蕭太子太傅武定侯郭勛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璠等恭詣 大廟適歷兩廡地方繞垣前後左右周旋締視逐一議擬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右汛掃胡元復我華夏功隆治懋與天無極 陛下大孝尊祖既奉為 太廟始祖特正南向之位其於天人之望允極惟我 太宗文皇帝定鼎北都建子孫萬世長業功治與我 高皇帝北

太廟

乙

建廟光茲欽稽古建廟宜極追崇當別立一廟于 太廟之東百世不遷擬之周文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其廟穆六廟臣等初議以為自古宗廟必有前堂後寢周垣門廡方稱禮制隨該督令官匠丈量得太廟門牆內進深八十一丈二尺東西牆內原空東西各廣一十四丈四尺先議因廟門內進深太淺欲將廟門往南展移十丈五尺因東西牆內橫過太狹欲各展十丈一尺昨日陪祭之後該內閣輔臣會同諸臣復議不必展動東西大牆止以牆內一十四丈四尺除二丈九尺為御路以一十一丈五尺為廟之廣以一十二丈五尺為廟之深每廟止建正殿一座五間以其後半為藏主之所不用寢殿以 太廟世室直統北與 太廟後牆等齊廟門牆止展南八丈八尺蓋因

太廟

二

廟門迫之廟街欲更少縮近北以存樹木用護周垣是皆委曲議處遷就地勢以事營構期於仰承德意光復古典但臣等切惟 宗廟國家重事况 陛下上嘉隆古事懷未圖將以流慶萬年垂慰罔極雖其儀文細節可以因時而制度大規必須合禮且事體崇重謀始貴減務使備制盡文將來無纖毫遺憾乃為盡善今以地勢不足乃於廟制展轉裁損竊恐事成之後 聖心少有未稱則臣等苟簡之罪萬死莫贖矣臣等祇奉明命正宜竭心殫力以仰承 陛下奉先思孝之誠直為地勢所限不得盡如臣等擬經考禮之志所據會議規制伏乞 聖明裁定再照廟門東西各亭一區近牆東西有神庫神厨俱各妨礙必須遷塞移改似無隙地可容合候再議其昭穆世次與夫祭祀行禮之節候廟制奉有定命本部逐一議上謹先畫圖貼說隨本上進倘蒙允可候命下之日行移欽天監選擇日期工部會 物料及未備事宜一併奏請題奉 聖旨且罷

奉 勅詳議南京太廟不當重建

本月十三日欽奉 勅議南京 太廟復建或復建伏惟太宗既遷北京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為子孫者當萬世以慕功德不可廢也朕則以為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捨北京之 太宗所立之廟矧夫 太宗既已定北都傳已六宗矣能為 太祖 太宗守鴻業萬世無南北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為不格於斯一天下



作二主二廟恐弗合禮與義或謂承天府尚有 欽奉廟  
是非薄祖厚親歟朕則曰承天之曰廟者昔裔邱之所存  
者奉 孝宗命建府第時作者不敢去之况此即南京奉  
先殿之義可比非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  
廟之同建彼今不同今之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  
不舉時祀徒有廟社或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遣告焉朕惟  
祖宗唯於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况於道  
理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則當  
為萬世之圖使其定專於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  
廟為歆也勅爾諸臣議欽此查得先該南京禮部尚書湛  
若水等題近者南京 太廟被火伏聞於內 列祖神主  
一時亦被延燬號額莫及編謂 列祖神靈陟降在天  
皇上親承 宗廟之祀對越歆享仁孝誠敬為已至矣南  
京既有 太廟又有奉先殿每日及朔望進膳 列祖神  
靈固有所依但南京 太廟神主係是 祖宗百七十年  
奉安已久一旦遭此災變恐無以慰 皇上孝思瞻切之  
情 臣等特具禮官仰體 聖孝必須補造 列聖神主以  
為神靈之依必須重建南京 太廟以為奉安之所然又  
工程非歲時可就香火非日月可缺似此數端 臣等實竊  
先心未知所宜伏乞 聖明勅下禮部議奏請或先欲  
製告或特遣大臣到南京祭告 列祖神靈或權將南  
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於南京奉先殿用少伸  
皇上純孝之誠惟復別有裁奪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  
來說欽此 等會同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張子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李時俊軍都督府等衙門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等  
官郭勛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等官汪鉉等  
議得惟天子議禮唯聖人達孝近日南京 太廟既燬於  
火該南京禮部奏請欲將南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  
併於南京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神主干係 宗廟大  
體取自上裁欽蒙勅下該部看詳臣下雖欲據經守禮愚  
駭未敢專擅欽蒙 皇上頒勅下議 臣等伏讀仰思備見  
皇上至德達孝綸言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  
廟之體 且足以定萬世帝王之業誠非臣下所及乃復  
不自滿假務集眾思尤見聖中愛禮甚盛心也竊惟古者  
國無二廟廟無二主故虞夏用栗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  
立乃設栗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明天無  
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後世此議不明漢  
有原廟齊有偽主蔡演誣妄事神則難乃若有周三都三  
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  
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  
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  
在周公雖以至親留後然諸侯不得祭天子支子不得祭  
太宗文王武王之禮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  
神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  
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 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  
太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同  
則知 太祖 太宗之心未始異矣况 太祖末年嘗有

請刊布 御製南京 太廟勅議

祠祭清吏司呈嘉靖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該本部尚書  
夏言等以起平臺欽授勅議南京 太廟事理該本部會  
同內閣府部等衙門集議上開本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  
等既會議得南京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議  
了來看原廟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守併各  
處以後勿得整修者為今在京廟制即便着各該司先  
行擬辦物料來歲作急擇日興工永天府 皇考家廟亦  
勿稱廟即依奉先殿意曰隆慶亦即制廟奉安用別重輕  
之意違官祭告亦無謂待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欽此  
已經通行各該衙門欽遵施行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  
等竊惟南京 太廟事宜斷自 聖衷允協輿論克應祀  
典足昭王章 臣等所謂正一代宗廟之禮定萬世帝王之  
業皆諸鬼神而無疑以俟百聖而不惑者也是宜著為令  
典垂世大訓必須刊刻播傳庶幾家喻戶曉使凡我臣民  
建極歸極是鑒是訓知唯天子識禮聖人達孝而天下寡  
過矣 臣等謹將欽奉勅議并會議題奏繕寫裝潢成帙隨  
本進呈 御覽伏乞欽定書名勅下本部刊布以垂久遠  
題奉 聖旨依擬名做勅議刊傳

奉 旨相度 七廟規制并進圖說

本年九月初七日該文書官岳欽齋擇御封及 臣私第伏  
蒙 聖諭明日早朝罷卿可偕助等在工諸臣并內閣禮  
部二部同詣廟庭視計制用物式以憑預辦料耳其制不  
必前後殿遠去即前堂五間座向後離文餘旋接三間

為廟堂主殿在此此狀手式可依行之欽此 臣謹欽遵於  
本月初八日早朝罷偕在工諸 臣武定侯和勛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焦竑部尚書汪鉉工部右侍郎甘肅為霖錦衣衛  
指揮陸松陳寶等并內閣大學士張孝敬李時禮部左侍郎  
郎黃緒右侍郎黃宗明工部尚書金左侍郎林庭延和恭詣  
地勢督令官匠 太廟會同內官監太監高忠逐一相度  
原題相同但原人等丈量得門牆內深廣丈尺俱與本部  
垣又出 太廟擬各廟規制直抵 太廟南牆則東西廟  
奉 聖諭前後殿門之前且於神庫神厨俱有妨礙今連  
更縮就井亭之殿相接為寢室不必遠去則地位稍寬欲  
後廟每廟進深北東為三照廟并文祖世室兩四面為三  
六尺五寸以東占地一十六丈一尺五寸橫闊一十一丈  
六尺五寸以東西列廟總門與 太廟戟門之旁門相並  
直北後牆與 太廟挑廟相並勢位嚴正而規制全備足  
以仰承 皇上崇構宗廟之盛矣謹欽遵 御筆親畫圖  
式定擬一廟規制丈尺備細繪就隨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明特賜裁定其規用物式并預辦物料一應事宜俱  
候命下之日咨行工部徑自奏請定奪嘉靖十三年九月  
初八日題奉 聖旨所畫圖俱是便着預辦物料來春仲  
月即便興工該部知道

冊議大臣有期功喪廟祭當迴避

祠祭清吏司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部左侍郎掌詹  
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等奏臣等於本月二十三  
日太常寺卿陳璘送到手本孟冬祫享 太廟時

廟伏奉 聖旨 顧鼎臣 霍翰捧主欽此 竊惟 宗廟

大禮得與廢奔幸莫甚焉 臣等豈敢具辭惟舊例尚未詳

明制禮之義未經裁定遂至古人禮意鬱而未章臣下無

所於式 臣等謹陳其畧伏候 聖斷永垂臣工遵式焉謹

按律例凡祭祀總麻以上喪皆不與致其紫也再按古禮

期服諸侯絕大夫降夫古之諸侯今之守令也諸侯無期

服公卿可知也然律例云總麻以上皆不與祭又若通上

下言之何也 臣等竊詳禮意古者諸侯世國其於族屬有

君道焉故絕期服禮也今之臣僚在位則為公卿釋位則

有族屬謂公卿釋位亦無期服非禮也當其居公卿之位

也亦猶古之諸侯也等則統於 天子位則列於帝臣乃

云猶有期服亦非禮也則凡臣僚五品以上無迴避期服

之禮可知也然律例總麻以上皆迴避何也 臣等竊詳律

意喪疾刑餘皆惡不潔也凡言喪者謂其身泣之者也凡

言疾者謂其身有之者也身泣喪事雖同居無服凡泣焉

皆穢也況有總麻之感者乎故律例服不與祭為身親泣

者言之也然則百官凡聞期功之計私家為位致情禮焉

當其為位也有愴感焉迴避吉禮可也隨任同居有期功

之感暫輟公事致情禮焉當其輟公事也有愴感焉迴避

吉禮亦可也若踰旬月皆無容於避矣何也等則就於

天子位則列為帝臣擬之古之諸侯不避期服禮也 臣等

聞大功期服之計已踰數月矣然而謂古禮為當遵也則

使奔之役不敢辭若曰當例亦宜式也則服制之期猶未

滿欽蒙 聖眷復命 臣等供事 太廟 臣等謹具附

則上拂 聖意且非古禮正中之極矩如不添思禮制

而議之輒爾供役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者又將議 臣

為矣也仰惟 皇上剛常宗主制禮垂式百王靡見獨

萬古 臣等應否迴避乞賜裁定俾臣工永有遵式焉 臣等

不勝惶恐俟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這所言亦當但不以

私妨公可也然須分別重輕禮部便看議了來說欽此抄

出送司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總麻以上喪皆不與

及查得本部凡遇郊廟一應祭祀其陪祀官員除年老殘

疾者齊體刑餘喪過之人不與先期出給告示于東西

長安二門張掛曉諭行准吏部驗封清吏司并詹事府主

簿廳手本查得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蕭翰林院學士

顧鼎臣姪病故於四月初二日聞喪係期年服扣至嘉靖

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服闋吏部左侍郎霍翰出蘇堂妹病

故於四月二十八日聞喪係小功服扣至本年九月二十

八日服闋又堂弟病故七月十八日聞喪係大功服扣至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服闋等因通回報到司案呈到

部看得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蕭翰林院學士顧鼎臣

吏部左侍郎霍翰奏稱本年孟冬裕享 太廟時享 世

廟伏蒙欽遣 臣等捧王奏乞講明禮制應否迴避乞賜裁

定求為遵式一節大意曲引古禮以其所居之職擬於古

之諸侯自絕期喪不遵律例迴避欲要入廟捧主而已 臣

等看議得國之大事惟祭人情之實惟喪故喪祭二者吉

凶大禮帝王所重者也誠不可不講明焉我朝稽古定禮

自嚴祭祀尤重喪服謹按大明律祭享條下凡大祀廟享

所司知有總麻以上喪或曾經扶罪遣充執事及今陪祀者罪同罰俸錢一月若有喪有過不自言者罪亦如之此我太祖高皇帝欽定之律凡五品以上官皆與祭者自總麻以上喪皆聽迴避制也禮也今侍那顏等臣霍爾具奏引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而以今之居公卿位者擬於古之諸侯又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令則以大不倫矣夫封建法廢而罷侯置守則世無諸侯久矣歷代官制沿革不同我朝稽古建官雖倣周禮而九品之制亦無所謂公卿之秩古之諸侯建邦啓土世有其國於分君也其伯叔父兄弟皆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者果能偃然以君道自處而可以神其伯叔父兄弟否乎且古有列國諸侯亦有王朝公卿即王朝公卿亦每亞諸侯一等即古之公卿亦不敢擬於列國諸侯况在千載之下事體有大不同者乎又曰在位則為公卿釋禮乃有族屬凡臣僚五品以上皆無迴避期服之禮是何言也且既以侍郎為公卿擬諸侯矣而又令五品官皆不避期喪是今之五品官皆公卿也既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令矣是今之為公卿者亦猶守令也此惡可同也夫喪服之制人情之所由生也豈以在位釋位為有無隆殺哉信如所言則是知貴賤而不知親親有爵位而不復有恩義矣是何其教民以薄也又謂凡言喪者謂其身泣之者也身泣之者以其穢也而又曰聞訃為位及同居遭喪致愴感焉迴避吉禮可也若喻旬月皆無容於避矣此皆任情杜撰之言於禮無考也於典無據也夫喪服者因人情之哀而制

之者也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是故為之三年期年為九月五月三月此定則矣故定之三月哀不能忘於三月也定之期年哀不能忘於期年也是故祭祀吉禮也所以致誠於神明者也若有喪者情未忘於哀則不能致其誠於祭而曰以其不身泣其喪與夫時之過皆可無避斯言也臣等竊未之前聞也卒言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者又將議其為戾則又大非矣誠大戾矣我太祖御製大明律序曰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則律令之作固出於禮義之精微也朱子謂律是從古來底蓋不但秦漢而下三代之法固寓於中矣且律文簡奧非曲學俗儒所能領會宋苜公曰律應從而違堪供而缺此六經之雅文也今日二臣有是之請蓋未達律文從違之忠禮書院

義矣曾謂律例禮義有不相同者哉為人臣者誰敢棄律令而不守哉臣等仰惟陛下以其言為有當者若曰重宗廟之事而不復顧其私云爾然實則以私而妨公矣失輕重之分矣聖明之下固已燭其微矣臣等忝列禮官實有剛常倫理之責二臣之言棄禮為甚不敢不據古禮為陛下詳言之夫禮曰喪多而服五是五等之服皆喪服也故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識而不及樂此衰之發於言語者也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酒醴是衰之發於飲食者也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是衰之發於容體者也其半有事其縗無事其布是衰之發於衣服者也夫大功

總麻服漸輕矣而皆不能無哀焉况期年之喪乎今  
門臣期喪也始大功之喪也而乃欲忘哀以從事於宗  
廟是與古人制禮之意大相遠矣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  
亦不可奪喪也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  
也不可奪喪者謂已居喪之情不可謂他事所奪廢也要  
使各得盡其禮耳我太祖欽定律令凡總麻以上喪不  
令陪祀許迴避者是以天子之尊不肯奪廢人居喪之  
情也而二臣乃自忘居喪之情而自奪廢其禮不亦異於  
君子乎禮曰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  
事出公門釋服而後婦蓋既宿者謂祭前三日將祭之時  
既受宿戒若遭喪則亦須畢公家之事而後釋服以歸可  
也今二臣之喪則前於祭矣乃欲棄喪以與祀事則斯禮  
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也亦臣等未之前聞也况禮曰小功總麻執事不與禮執  
事者謂相也禮謂饋奠也夫小功總麻但可執事至於  
饋奠之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總麻  
皆服之重者也 太廟捧主實兼饋奠禮之重者也以服  
之重者而與夫禮之重者是得謂之知禮乎禮又有曰期  
之喪卒哭而後政政者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夫庶人  
有期之喪尚須卒哭而後供役今為仕大夫乃冒期喪大  
功而與於禮是今之士大夫守禮不若古之族人矣且  
唐開元禮凡散齋祭齋遇有大功小功喪必離齊次還家  
其將作監元巨當攝祭昭德皇后廟猶以私忌日辭焉昔  
謝安以期勿之喪聽樂王坦之深譏其非而安不能聽卒  
成晉氏風俗之康祝欽明為宰相當祭而匿忌日坐申

州刺史則古人嚴祀禮重喪律在晉唐且然不獨三代為  
然也 等切為禮義中正之極載在禮經 朝廷法禁之  
嚴具存國律矧我皇上崇古尚禮虔越百王方稽經走  
制以垂萬世則常之則而 等職司典禮敢不據經守正  
以嚴稽驗之防若依何承順以苟從二臣之請則紊亂  
太祖成憲威素先王獎訓實有臣等始矣且陷二臣得罪  
名教將傳笑天下貽譏后世 等不得不任其責况二臣  
之服制歲月有期 宗廟有事之榮尚可與 他日而禮  
失不可復追法亂難以定守所據典臣躬服制未滿相應  
准其迴避伏乞別遣大臣二員代其捧主則倫理厚而禮  
教明恩典遵而法守定矣題奉 聖旨原命官呂臣翰著  
迴避應捧主官你部裏候來看  
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進呈世室 七廟規制

祠祭清吏司案呈照得建造 文祖世室昭穆廟宇已經  
題奉欽依於本年十月十六日午時治木所有一應事宜  
呈乞議處案呈到部 臣等於是日會同內官監太監高忠  
內閣大學士張亨敬李時武定侯郭勛吏部尚書汪鏞工  
部尚書秦金右侍郎井為霖錦衣衛署都指揮使陸松指  
揮食事陳寅禮科右給事中田濡雲南道監察御史魏有  
本等議特仰惟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我皇上特建  
文祖世室乃百世不遷之廟比之昭穆廟宇禮宜加崇  
族稱追報之意 臣等計擬得 文祖世室前殿通高五丈  
一尺九寸五分比昭穆前殿高一尺四寸五分世室後殿  
通高三丈四尺二寸五分比昭穆後殿高五寸謹畫圖貼

說隨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裁發下該衙門欽遵如式  
建造其 太廟兩傍隙地今擬建廟之所內有桃杏等樹  
大小共一百三十二株原非護廟林木相應伐去庶便築  
基再議得做工軍匠人等搬運木石甃瓦等料既不當由  
承天門出入又別無道路可通合無俱令於長安左門入  
至承天門東角紅牆與衆行小橋相對去處暫闢一門以  
通衆役往來候工完之日仍復照舊如法砌塞其伐木開  
門合候命下本部行令欽天監於興工之前各另擇日經  
自具奏惟復俱候興工之吉同日舉事題奉 聖旨是  
皇祖太宗世室還着再擬增加來看作便門伐樹株待興  
工之吉一併行

再議世室 七廟規制

忠禮書院 宋集 中卷 十五

該本部會同內官監太監高忠并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李  
時等議得建造 文祖世室昭穆廟宇高廣丈尺圖式并  
伐木開門等項事宜具題奉 聖旨是 皇祖太宗世室  
還着再擬增加來看作便門伐樹株待興工之吉一併行  
欽此 等竊惟 宗廟之建實我 皇上稽古作制追報  
祖功宗德以隆大孝之典我 文祖太宗皇帝功業創業  
世室乃百世不遷之廟比之 列聖廟制委宜特加崇  
臣等謹欽遵 聖訓復會同前項在工諸臣議得原設世  
室并各廟基址各計一十六丈一尺五寸先因限於基址  
相同故棟宇亦難加崇今 臣等議將各廟基址進深止用  
一十六丈各減一尺五寸增入世室又議將世室殿寢臺  
基各增高一尺今更擬文祖世室前殿連基通高五丈四

尺九寸五分比昭穆前殿增高四尺四寸五分通面闊七  
丈七尺五寸九分進深四丈九分比昭穆前殿增闊一尺  
六寸九分增深二尺五寸寢殿通高三丈五尺七寸五分  
比昭穆寢殿增高二尺通面闊六丈九分進深二丈三尺  
九十五分比昭穆寢殿增闊一尺六寸九分增深一尺三  
寸六分比之原擬規制高廣進深俱各增加與別廟不  
同似可以仰慰 皇上敬宗之心矣謹如前畫圖貼說隨  
本進呈 御覽伏候 聖明裁定發下各該衙門欽遵如  
式建造施行題奉 聖旨是依今次所擬行

奉 旨擬定 七廟名額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少保燕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夏言題本月二十三日伏蒙 皇  
上召見於鍾粹宮面諭臣曰 太宗世室并昭穆六廟宜  
有名額欽命考定來聞欽此 臣欽遵 聖諭考按禮經稽  
惟古者天子宗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有功德  
者則立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是故太廟合  
享則太祖東向羣昭列於北牖而南義取向明故稱昭穆  
穆列於南牖而北義取深遠故稱穆是昭穆之名但有取  
於南北以叙世無取於尊崇以觀德况古人廟制以東向  
為尊與今宮室之制不同茲欲定建名額恐不當遂以昭  
穆為廟名也按祭法有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然名稱雖實而尊表無文矧第可施於嗣  
王而不可施於及王故祭法則有而王制則無似亦未見  
其為不易之定名也 臣謹竊取周制以義起之惟 聖明



裁焉夫周制曰太廟者太祖廟也文世室文王廟也武王廟也太者太始之義所以尊創業之祖也文武之稱則建謚也古者葬則有謚謚以尊名亦以誅行子之於親臣之於君得通稱也此周人以謚名廟之義見於經可考者也自漢氏而下更數千餘年襲為同室異室之制而先王宗廟之制竟不可復故昭穆之稱無聞歷代既無專廟故其所稱廟號亦虛名耳我皇上今日復古廟制既正太祖高皇帝南向之位則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又以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特為之建百世不遷之廟茲欲立廟定名請以太宗廟宜曰文祖世室在左三昭之上仁宗皇帝為昭第一廟宜曰仁廟宣宗皇帝為穆第一廟宜曰宣廟英宗為昭第二廟宜曰英廟憲宗皇帝為穆第二廟宜曰憲廟孝宗皇帝為昭第三廟宜曰孝廟武宗皇帝為穆第三廟宜曰武廟庶幾功德昭顯而稱號章明足以為萬世不刊之定制矣題奉聖旨卿所考擬廟額俱依行工所製造其昭穆遞遷之義還考議來

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主

詳議南京太廟奉先殿儀禮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禮部咨准禮部咨行該守備南京內官等監太監潘直等南京司禮監神宮監尚膳監奉先殿司香內官監左監丞馮安等揭帖南京大常寺光祿寺呈各開查報奉先殿朔望節令獻新每日進膳品物太廟每日早司香儀節等項緣由前來查得南京太廟原日止是每日早該南京神宮監官進入司香

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大

別無祭禮儀而南京奉先殿有每日早午膳饌有每月朔望歲時節令祭祀有獻新品物該南京光祿寺大庖厨等處造辦南京司禮監每日輪差會書官員長隨內使進內宿歇點視司香官員并南京尚膳監人員造辦膳饌閱視豐潔獻供祭祀獻新品物該南京太常寺等衙門供進一應事宜遵行已久今奉欽依不復重建南京太廟所有神宮監官合無每日仍赴南京奉先殿司香用存誠敬其南京奉先殿一應進膳祭祀獻新禮節事宜亦合照常祇肅崇奉等因咨部送司案查先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南京太廟事宜節奉聖旨南京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議了來有違官祭告亦無謂待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各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本部議得南京奉先殿香火并日進膳儀禮本部原無者今其南京太廟中原日香火與南京奉先殿進膳禮儀有無加損同異俱無所考合行南京禮部查議明白回報以憑奏請定奪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備行該部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前項事宜既該南京禮部欽遵查議明白則南京太廟惟有每日香火原無進膳祭享禮儀別無可以歸併其南京奉先殿日進膳儀并獻新及時節祭祀禮儀俱合照常供奉難以加減但南京太廟司香官員合無准議增入奉先殿供奉香火惟復別有處分其祭告之禮仍乞俯從臣等前次所請御製祝文一道本部行令太常寺備辦香帛欽遵是臣一員齋捧前去擇日祭告惟伏就道彼處大臣行禮伏乞聖裁題奉聖旨是遵撫寧

侯朱繼行禮其餘依擬

請定告廟儀注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監監正夏祚等題先該禮部題稱建造文祖世室昭穆奉聖旨作便門伐樹株特與工之吉一併行欽此備行到監謹擇與工於本年二月初八日辰時吉開便門伐樹株本日午時吉等因奉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查先為恭建郊壇該本部題奉欽依議擬告廟儀注上請節奉聖旨告廟儀衛常朝所設者其餘依擬行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等竊以今日七廟之建乃我皇上特導太祖遵復舊制蓋以遠溯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其盛之舉與夫分建郊壇事無相同本部查有前項郊壇忠禮書院文集聖旨

九

告廟禮儀合候令下行欽天監於興工之前擇日具奏翰林院撰文太常寺備辦祭祀香帛至期恭候聖駕躬詣太廟祭告請命於列祖告聞皇考於世廟所擬行禮儀注等謹遵聖朝祀告廟儀注案酌議擬一通隨本進呈御覽伏乞聖裁題奉聖旨是

履議吉服告廟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該大學士李時本部尚書夏言伏蒙皇上召見於文華殿右室欽奉聖諭皇考世廟以迫近河水久議移改前日面諭卿等當同七廟之吉興工但今七廟之建以統於太祖之尊又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世廟重建於太廟左方實與太廟加近宜於舊規亦須少敘於列祖之廟不至相踰

旗幟展舊之意免疊祀之嫌卿部裏可於二月初四日

令官相度來聞告祖請命改於興工前一日行欽此臣等

欽承聖諭仰見皇上孝思至情守禮至意真足以昭

假列祖垂鴻萬世臣等無任欽服看得欽天監原擇定

七廟之建於二月初八日興工告祖請命於二月初四

日行禮茲奉聖諭合請聖駕於二月初七日告於

大廟并告聞於世廟本部仍會同內閣司禮監內官監

工部欽天監并原領勅在工官員欽遵於初四日前詣

大廟之東逐一相度世廟基址深廣丈尺并定擬規制

凡闕以俟聖裁俱候命下通行內外衙門欽遵等因題

奉聖旨廟建大事禮之至古今既卜吉宜速奉造但時

非古比或以為皇兄后喪為不可即舉行者爾禮部還

忠禮書院文集聖旨

十一

行部院司寺翰林科道等官作急議了來說不許面從退言各盡所謂欽此通行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等官汪鏞等各咨報前來看得吏部回稱議得宗廟復古乃萬世不易之制建造興工實國家至重之務先既卜定吉期理宜從吉為是戶部議得大行莊肅皇后之喪固不可輕而宗廟之建用爰列聖神靈之所於禮尤為至重况先該羣臣會議相同即今擇日興工已有成命相應舉行兵部議得大行莊肅皇后之喪固重典也建宗廟享祖宗尤重典也况羣臣合謀卜吉既定固無所妨刑部議得事有大小禮有重輕小不得以妨大輕不得以踰重工部議得禮必統於所尊孝莫先於所重廟制既奉聖諭改建奉應協吉從事都察院議得建立九廟主之者皇上



也 皇上於莊肅皇后服制既無則於 九廟興工似無相碍况專事大已定吉期似難以無服之喪停止不舉通政使司議得廟建大事禮不可以或緩卜吉興工人心名慙探之 莊肅皇后喪禮輕重原不相妨大理寺議得建廟復古誠為盛典卜吉興工本係重務 皇上於大行莊肅皇后服制既無相妨則該部所議興工日期相應舉行翰林院議得宗廟復古乃曠世未舉之典今十日興工國家已有成義固不得以一時之偶過而遂稽萬古之宏規也吏科等科議得備廟敬祀所以崇先審時達變所以建事故吉期若可以遲上而論言則難於變更况至孝至情昭假 列祖凡百臣工孰不仰廟謨而敬承者乎河南等道籌備廟制復古乃萬世之大經改建興工實國家典禮事關 文集內奉 上

之重務倘卜有期理宜從吉通據前因到部 等有得部院司寺及翰林科道之議同欽合辭已無異說皆知宗廟事重不當以喪禮輟止事在舉行無疑 臣等待罪禮官竊惟尊無上上禮有權宜宗廟興工卜云既吉難以易期况舊稱元祀十有二月朔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則古者凡國大事皆不用凶服至於 宗廟尤當重祖今皇上于 大行莊肅皇后既非服喪之比則 皇上祭告行禮及羣臣有事 宗廟者自宜吉服從事庶于廟建之典禮廢義正無有可議者矣其初四日相度規制初七日告祖請命 臣等伏候命下各照原奉欽依舉行題奉聖旨是他每既只這等說况廟制已稽郊禮數歲甚非事天尊祖之道依擬照期從吉行事

進呈奉安 太廟祀廟神主儀注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上御文華殿西室召大學士張孚敬 臣李時望 臣言面諭今恭建 列祖羣廟本為尊 太祖者今 太廟既為 太祖之專而廟廷塵舊尤宜咸新庶稱尊崇之意今宜即以明日辰時吉告祖請命之後就恭詣 八廟帝后神主暫奉安於奉先殿又恭詣 純廟四祖神主奉安於太先殿一應合行禮儀便各具奏奉行欽此 臣言會同 臣手敬 臣時謹議將一應禮儀開坐奏聞伏候 聖裁題奉 聖旨儀衛須直擁護至殿門外捧主弁導禮官已有札子了其餘依擬

計開

一乞簡命捧 帝主大臣十員 后主內臣十員各具祭服

一太常寺備 兩殿奉安祭品香帛

一司設監備 神主金輿轎寶亭衣冠亭各十二座於太廟門外候各官捧 主陞輿殿室衣冠內侍官各捧置亭內俱隨行

一錦衣衛備傘扇儀衛等從

一神主輿轎寶等亭由端門奉天門中左門至後左門儀衛退捧 祀廟主官捧請 四廟神主奉安於太先殿捧太廟主官捧 列聖神主奉安於奉先殿次日行奉安祭告禮

一太常寺擇佐捧 主執事官二十二員

建廟興工吉日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上御文華殿西室召大學士張孚敬

臣李時登言面諭今恭建 列聖奉本朝

太祖者今 太廟既為 太祖之事而廟庭塵舊禮宜

崇飭庶稱尊崇之意欽此 臣等仰見 皇上稽正古典特

尊 太祖聿新廟制至德大孝度越前代帝王遠甚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工部內官監及各督工官員即於本月初

八興工將 太廟三殿并門廡墻垣通行脩飾更新朕足

以稱我 皇上尊崇之意而 太祖特祀之廟始足以專

尊於萬世矣題奉 聖旨是督工官員着用心整理

進呈 世廟規制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八日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張孚

敬李時登言恭奉面諭卿等昨所擬 世廟規制在

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世

太廟東不免于動林木朕惟我 皇考聖心仁儉今朕作

廟正以安妥 皇考神靈不敢不追體 皇考之心卿等

即今日之吉於 太廟東南寬隙之地相度定擬來聞欽

此 臣會同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司禮監太監張佐鮑

忠張欽章霖內官監太監高忠弁原領勅在工太傅兼太

子太傅武定侯郭勛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

鉉工部右侍郎甘為霖錦衣衛署都指揮使陸松指揮僉

事陳寶禮科右給事中田濡雲南道監察御史魏有本恭

詣 太廟東南慶地一區北止 世廟神路南抵承天門

東墻通計六十三丈三尺今擬建廟之址南北進深合用

三十五丈九寸面闊一十七丈有奇南面廟街闊二十七

丈四尺 臣等恭看得原建 世廟之制前殿九間後寢七

間今恭擬新制前殿七間後寢五間其前兩廡原各七間

今擬五間後兩廡原各五間今擬三間戟門原五間今仍

擬五間其高廣進深丈尺俱各量減及東北便門悉遵照

欽定外惟前殿添廣之數既視舊從減則高下亦須與之

相稱詳具圖帖伏乞 聖裁其宰牲亭神宮監黃瓦房俱

各有碍 等復相度得 太廟正南林木之外 南墻尚

有空地南北六丈有餘今擬移置宰牲亭於空地之左與

太廟東墻相直移置神宮監於空地之右與 太廟西

墻相直移并亭黃瓦房於宰牲亭之前面勢位置俱各合

宜通前一應規制屢奉 聖諭 臣等稟承指授重加度擬

似可以仰副 皇上尊祖孝親之志矣合候命下之日通

行內外衙門欽遵施行嘉靖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題奉

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世

聖旨是廟殿高數從今重擬丈尺行其餘都依擬行

奉安 太廟世廟神主儀注

嘉靖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上御文華殿西室伏蒙召見

督工諸臣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面奏廟工肇興 八廟神

主既暫奉安於內殿 世廟神主亦宜暫奉安於崇先殿

欽蒙 聖諭允可命 臣擇日具聞欽此除欽遵行該欽天

監擇到本年三月初八日辰時吉 臣謹將一應合行禮儀

開坐奏聞伏候 聖裁嘉靖十四年三月十四日題奉

聖旨是

計開

一行翰林院撰祝文

一是日早 太常寺備辦祭品香帛 上恭詣 世廟行

祭告禮如常儀

一錦衣衛侍衛儀衛道從至奉天殿門前退

一司設監備神主金輿并冊寶亭衣冠亭各一座於世廟門外候上捧主降座陞輿冊寶衣冠太常官各捧

至亭內上陞輿隨行至太廟左門上降輿太常官

跪奏請神主降輿上捧主出輿捧行至太廟右門

太常官跪奏請神主陞輿上捧主奉安輿內進行

上陞輿由端門午門奉天門中左門後左門至奉先殿門

外上降輿太常官跪奏請神主降輿上捧主入門

過陞左太常官跪奏請神主陞輿至崇先殿上請神主陞

輿陞座次日行安神禮

孟夏禮於內殿祫享

禮書卷之六

文集四卷

昭得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一日孟夏時祫享太廟時享

世廟今方修建宗廟世廟列聖暨皇考恭睿

獻皇帝神主俱暫奉安於內殿則太廟時祫享之祭

當於奉先殿世廟時祫享之祭當於崇先殿舉行但臣

等思得奉先殿規制比於太廟狹小列聖神位若以

太祖南面居中太宗以下俱左右列坐如常儀則難

於安設其違且牲醴并衣冠几案俱各難容合無從權照

依孟春特享禮儀奉八廟神座俱列南向俎豆以次前

陳衣冠分設左右列樂舞於丹陛東西其親王神位照

舊舊為紙牌功臣亦合暫書紙牌序列於東西兩廊所有

陪祀官員合欽遵聖諭比照帝社稷壇事例臨期行令

太常寺查取文武大臣疏名奏請頒命奉先殿於先

外崇先殿於丹墀內各恭陪行禮但內殿一應陳設位置

既與太廟不同其禮儀次序執事人員未經習熟合無

於太常寺奏祭之日請命司禮監官會同臣等率領太常

執事官員人等恭請內殿預先從宜陳設演習庶至期得

以敬恭將事可以仰承皇上孝享之誠矣題奉聖旨

依擬且都權宜行

奉旨議廟祭禮儀

臣言本月十八日於文華殿欽蒙召對同大學士李時議

及宗廟祭祀伏奉聖諭祭以厥明行事為敬其脫履入

殿恐古人禮意與今不同宜若議來聞欽此臣仰思皇

上孝享祖考匪徒廟建備制茲於儀文曲禮悉加考訂

以致其誠敬甚盛心也謹按儀禮凡祭厥明行事晏朝乃

禮書卷之六

文集四卷

闕故祭之日為人夜呼且以璽百官闈人設門燎蹕宮門

廟門所以嚴有事也子路為宰與祭厥明行事晏朝而退

孔子曰誰謂由不知禮是厥明行事實所以致敬也故是

四時之享秋孟以中三孟以日中晝晏未時誠宜厥明

行事晏朝成禮可也古人席地而坐飲食用簋豆亦席地

以設故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入則脫履出則納履雖

以致樂亦便拜跪然行於古人席地之時則可行之於今

則非宜矣若今脫履上殿意者又恐履聲嫌於不恪然履

以飾足為禮脫履雖若致敬而足不為飾亦近於褻矣合

候命下凡今後宗廟祭祀俱用厥明行事太常寺先時陳

設神宮監先時洒掃所司設燎廟庭錦衣衛具儀衛如常

祀官及諸執事俱用紫淨新履不必脫去以為常儀庶得合古宜今之道而 皇上孝享之誠敬足以格於祖考作範來裔矣題奉 聖旨依擬降座

奉 旨議孟夏薦麥及賜百官麥餅

嘉靖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節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宸翰賜諭內殿禮儀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例此當議改日行欽此復於三月二十日節奉聖諭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為養廟今可取此義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仍具米食造如舊名曰麥餅卿司典二輔擬來欽此 臣謹欽遵會同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李時議得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者相沿釋氏之說於禮無據誠如 聖諭所宜革去及禮經考索禮書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為養廟蓋麥為五穀之先詩云之月令篇是月麥先熟以為養廟蓋麥為五穀之先詩云

忠禮書院 文集中卷

世

貽我來年帝命率育此古人所以重麥以薦新也 聖諭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改名曰麥餅仰見 聖明據經折禮不因故襲俗得先王之遺意而可垂濬於後世矣合候命下著為常典每歲於四月初五日薦新麥於內殿是日賜百官麥餅仍行內外各該衙門欽遵先期題請供辦施行題奉 聖旨是著著為令

崇修三殿規制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聖諭日前朕以內殿修理諭卿等今思非先相看而計之何得其擬可於今月十九日會同勛等吉服率匠士恭預相計度好置料材欽此 臣謹於本月十九日會同內閣大學士李時內官

太監高忠訓定候郭勛吏部尚書汪鏞工部尚書秦金左侍郎林應福右侍郎甘為霖錦衣衛指揮僉事陳寅并科道及在工官員恭詣奉先殿崇先殿太先殿逐一周視得殿宇門廊牆垣等項舊說脫落處所甚多委宜重加修飾俾同 宗廟一新庶足以全 皇上孝誠之至但今宗廟大工方建 列聖神主暨奉安於三殿難於并作宜如 聖諭行 宗廟告成神主就廟方可動工修理合候命下行令內外各該衙門預先覈辦物料栽植候當興工之日欽遵施行題奉 聖旨這修飾改建照依朕諭卿所

計開

一奉先殿弁奉先門及周圍廊房俱彩畫油漆更新

忠禮書院 文集中卷

世

一新殿上下簷并通脊吻獸瓦片剝裂簷瓦脫落俱通換更新

一新殿檐角龍鍍金梭葉事件俱各更新

一新殿據手裏口連簷望板朽爛換安

一新殿井門石須彌座并周圍石欄杆大小龍頭俱琢磨見新損壞者換砌

一新殿內外牆垣并地面溝渠損壞者換砌泥飾

一新殿先殿五間內三間天花合邊 聖諭中一間用金其

餘金琢黑彩畫油漆更新

一新殿內外牆垣地面溝渠損壞者換砌泥飾

一新殿先殿丹墀正中并宜填塞

一新殿先殿丹墀正中并宜填塞

一新殿先殿丹墀正中并宜填塞

一、遷葬地而溝渠損壞者換砌泥飾

奉旨考定 七廟名額及昭穆遷遷

先該臣言於嘉靖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諭考

定 七廟名額欽此 臣謹議 太祖之廟是為 太廟

太宗世室宜曰文祖世室 仁宗為昭第一廟宜曰仁廟

宣宗為穆第一廟宜曰宣廟 英宗為昭第二廟宜曰

英廟 憲宗為穆第二廟宜曰憲廟 孝宗為昭第三廟

宜曰孝廟 武宗為穆第三廟宜曰武廟蓋太廟者太上

之義世室取周人文武世室以其謚為廟名亦周人以謚

名廟之義權經題請後嘉靖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所考擬廟額俱依行工所製造其昭穆遷遷

還考議來看欽此 臣伏思前者一時考擬廟額若 文祖

世室之稱猶為未盡蓋 文祖嫌於 太祖世室嫌於

世廟今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言暨二輔臣伏蒙文華召對

從容講論仰奉 聖諭更定為 太宗廟蓋祖功宗德皆

百世不遷即後人祖契宗湯周人祖稷宗文武之義我

太祖百世所祖我 太宗百世所宗無名取義深合宗法

聖見超卓垂法萬世不可易矣昨蒙俞旨實 臣前所題請

後經欽定 太宗廟名未奉明旨合再候命下一體欽遵

行工所製造至於昭穆遷遷 臣請終其義焉夫有天下者

事七世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也祭義生于喪服

喪服生於人情五世親盡則情盡情盡則服盡服盡則祭

從而盡帝系德厚祿禮可制故七世之廟所以觀德示有

終也是故世次既盈斯主當附於是而施焉功德之主所

當宗也於是有不遷之廟焉世有定次宗無定數以其有

功德之主當祀而不可施者則宗之固不可以數定也在

周有若文武在殷有若二宗周公所舉以勸成王者是也

然遷遷之序先儒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如新主世當

附昭則上世第一昭廟當施世當附穆則上世第一穆廟

當施各以其次遞遷昭主當附則羣昭移而穆不移穆主

當附則羣穆移而昭不移此昭穆遞遷之義也自三代以

來未之有改也若夫百世共宗之義其在我朝有同於隆

古者今日特建 太宗廟於左昭之上是也其虛右穆之

上者以待有功德之宗當施而不可施者是宗無定數

之義也昔者周公作無逸舉三宗文武以勸成王其意遠

矣而成王實為有周今主百世宗之 臣雖不敏與議 宗

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廿一

廟竊有附于周公之義惟 聖明特賜裁定 臣愚不勝願

聖之至願奉 聖旨是 皇祖文皇帝廟曰太宗廟昭穆

遞遷之意朕正為此要必昭不動穆穆不及昭方是正義

可看者為令中

請孟秋拾享獻於 內殿舉行

祠祭清吏司案呈照得嘉靖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孟秋時

拾享 太廟時享 世廟案查先該本部題稱修建 宗

廟 世廟 列聖暨 皇考恭睿獻皇帝神主俱暫奉安

內殿今照孟夏則 太廟時拾享之祭當於奉先殿

世殿時享之祭當於崇先殿舉行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

且都推宜行欽此此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各廟修建

未完 列聖暨 皇考恭睿獻皇帝神主尚奉安 內殿

今照孟秋時享時享之祭亦合仍暫於 內殿舉行候  
命下之日行令太常寺查取文武大臣疏名奏請簡命陪  
祀以後凡遇四時享祀尚在 宗廟未成之前俱合一體  
遵照孟夏題奉欽依事例舉行題奉 聖旨是照孟夏例  
行

### 進呈 宗廟器物規制圖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稱造 七廟竹木  
油漆膳桌等器但 七廟廣狹規制比 太廟 世廟差  
小不同祭器尺寸亦應量減擬式畫圖貼說前去進呈  
御覽定奪造辦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工部咨稱  
七廟規制比 太廟差小祭器尺寸亦應量減會擬圖  
式前來考議一節為照 七廟添廣規制不同則一應祭  
器膳桌等項尺寸委宜酌量減成造庶便陳設除 臣等於  
七廟定條立柱之後兩次會同工部恭詣廟所相度地位  
看擬停當茲謹將會擬圖式隨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  
明裁定候命下本部移咨工部欽遵造辦施行嘉靖十四  
年八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是依會擬圖式造辦

### 計開

太祖明間闊三丈三寸進深九丈一尺三寸 太宗廟明  
間闊二丈三寸五寸九分進深四丈九分 昭穆廟明間  
闊二丈二尺九寸進深三丈七尺五寸九分 世廟明間  
闊二丈五尺進深五丈九尺 太祖廟內原用膳桌高二  
尺九寸闊三尺五寸長九尺 七廟內用膳桌今擬高二  
尺九寸闊三尺三寸長八尺 太祖廟內原用水沿膳桌

高二尺九寸闊三尺長九尺 七廟內用水沿膳桌今擬  
高二尺九寸闊三尺長八尺 太祖廟內原用燎牲案高  
二尺八寸闊三尺長八尺 七廟內用燎牲案今擬高二  
尺八寸闊三尺長七尺 太祖廟內原用宰牲案高二尺  
三寸闊三尺八寸長八尺 七廟內用宰牲案今擬高二  
尺二寸闊三尺五寸長七尺 太祖廟內用祭案高二尺  
二寸闊三尺六寸長六尺五寸 七廟內用祭案今擬高  
二尺二寸闊三尺四寸長六尺五寸其餘一孔卓等物件  
俱照 太祖廟內舊用尺寸數目相同

陳設祭器地位後步柱至後金柱空地九尺不係陳設之  
地神主位占地三尺五寸神座位前空地三尺捧主牲來  
之路席卓一張長九尺闊三尺五寸占地三尺五寸三牲  
忠禮書院 文集 四卷 世

一 副長六尺二寸闊三尺二寸占地三尺二寸與帛卓  
一張長三尺三寸闊二尺二寸占地二尺二寸與帛卓前  
空地三尺拜褥一條長六尺占地六尺拜褥邊至檻空地  
四尺一十九分

### 進呈崇先殿展簾規制

嘉靖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欽奉 聖諭今月二十四日事  
畢可詣崇先殿所相計重造展簾等項欽此今日午時恭  
遇 世廟上梁事畢該內官監太監高忠會同內閣大學  
士 費宏 李時武定侯 郭勛暨 言工部尚書 陳 林  
庭珪右侍郎 甘為霖錦衣衛指揮 陸松 陳寅科道  
等官 田濡等帶領經該官員匠匠作人等恭詣崇先殿  
前牆外復詣崇先門前面逐一周視相計遵照原日初奉



進深長二十二丈七尺五寸東西面闊二十二丈八尺其  
恭建崇先殿位置并門路所宜合待展牆畢日方可計畫  
詳擬伏請 聖裁所據重造展牆興工合用擇日并撰文  
辨祭俱候命下欽遵施行題奉 聖旨牆且不必動待來  
工一起行

奉先殿拾祭習儀

祠祭清吏司案呈照得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行大  
拾禮于 太廟查得本年四月初一日孟夏時禘享 太  
廟為修建 宗廟 列聖暨祧廟神主俱暫奉安於 內  
殿該本部題稱奉先殿規制比於 太廟狹小 列聖神  
位若如常儀則難安設其遵豆牲醴并衣冠几案俱各難

容合無從權奉

聖

八廟神座俱列南向俎豆以次前  
冠分設左右列樂器於兩陛東西但 內殿一應陳設位  
置既與 太廟不同合無於太常寺奏祭之日請命司禮  
監官會同 臣等率領太常寺官員人等恭詣 內殿預先  
從宜陳設演習等因奉 聖旨依擬且都權宜行欽此已  
經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等竊惟今次大禘之祭  
祧廟四祖神位俱合享於奉先殿則冠裳俎豆并一應  
陳設位置比於四孟時享又復增多禮儀次序執事人員  
未經習熟合無仍遵照前次孟夏事例於太常寺奏祭之  
日請命司禮監官會同 臣等率領太常寺執事官員人等  
恭詣奉先殿預先從宜陳設演習庶臨期得以恪恭執事  
矣題奉 聖旨是

六

一內侍監備香亭黃蓋紅杖于通集庫前至日早奉尊藏  
便候勳詣 列聖像前跪興平身內執香案跪前導  
御容以次行以原匣拾之 出東華門永泰門外神殿外左  
門景神門俱中門入至殿內香亭黃蓋退以次奉 御容  
各尊閣跪奉尊藏使等入班行叩頭禮畢

一奉尊藏 御像使太師侯勳副使陳德銜緝李時張贊  
顏昌臣王廷相監視使太宗伯言等 官詣宗明謝丕金  
贊仁吳祖乾

一是日奉使官俱吉服供事

奉 旨改建 內殿神厨

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五年八月十六日該本部尚書

禮部書院

文集四卷

出

夏言欽奉 聖諭大庖厨祇宜作生煎飲食不宜作神位  
前祭品之所今將文華之小厨更名神厨以辨日二上食  
之所且止大庖厨近便欽此齋捧到部司案呈到部 臣  
等為照大庖厨乃 內殿上食烹調品之所別在西內  
地遠非宜今照文華殿小厨密邇內殿多便供進及更名  
神厨當如 聖諭舉行充合神禮合候命下本部通行內  
外各該衙門欽遵施行題奉 聖旨是大庖止辦飲食文  
華小厨作神厨供內閣上食

奉 旨更定 獻皇帝廟號

嘉靖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欽奉 聖諭朕思得 皇考  
之廟名似不甚穩卿其亦思之不其言之續奉 聖諭朕  
聞人手欲報其親匪但取諸尊崇是身不能顯其親雖崇

而過之不足云也先謙以 皇考廟北世室之義而即名  
世廟朕今及覆思之今推尊 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  
皇考亦欲尊讓 太宗者今合有議且世之一字來者或  
用加宗號將思何避乎今加於 皇考廟徒擁虛名又不  
得世宗之稱不如別擬恐亦不可同諸 太宗世祭者此  
非朕貶親後亦有議或埃之後亦可卿等朕重託之者宜  
悉心言之即夕卿可會助時其詳議來除已會同太師武  
定侯郭助大學士李時議奏外續又奉 聖諭 皇考廟  
名卿即會二臣看詳如題曰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  
推尊之意欽此 臣仰惟我 皇上先後賜諭大義明盡真  
聖神之見度越千古顯揚之孝迥出常情及伏觀欽定廟  
名深合典禮萬世莫易 臣忝禮官之長恭承休命誠不可  
忠禮書院 文集成四卷 世

不考據古昔張德意以俟後世 臣是以感激冒昧上議  
以聞 臣謹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稱太廟太宮子孫世祀  
無容易矣若昭穆等宮則稱小廟小寢世盡遷還類稱毀  
焉唯其間有功德祖宗雖世數當挑則必別立廟以世祀  
之以其既不可以昭穆名又不可以太始祖乃以義起號  
之曰世若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然此亦惟周時始有  
此制前乎此若商之三宗夏之啓少康雖有其廟未有其  
名也降自炎漢惟孝武帝嘗招賢俊興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建二郊表六經攘胡粵興禮樂其功至著然以前有孝  
文宗無二大故推尊為世宗至光武皇帝誅王莽平赤眉  
都洛邑復漢室其功同於創業以上有高祖不可稱太故  
推尊為世祖他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則上無所避故皆

以太稱宗不言世矣此皆以功德百世不遷與始祖並享  
於無疆不可限以定數也由是論之則太即世世即太如  
太有所避即當稱世其義一也稱世之義蓋如此以我  
朝 列祖言之 太祖則即帝者之始祖謂之 太廟固  
無疑矣自餘 列聖廟號昭穆自當以世遞遷惟我 太  
宗皇帝汎掃沙漠建極北都再振文治重奠海宇功符  
太祖今當世盡故特立廟於昭穆之外謂之 太宗廟  
百世祀之不遷其義正矣自 仁宗以下皆繼體守文之  
主固群廟也後世有功德如 太宗或有過之者必  
又將從而宗之則既不可名太其義必當稱世如漢世宗  
世祖之故事矣是非有意於厚薄之也功德所在自有公  
論子孫莫得而私之也惟我 皇考獻皇帝雖未登極為  
忠禮書院 文集成四卷 世

大子然功業不著迹具 聖德隆盛默受天眷篤生亘古  
今一見之大聖人膺歷繼天興復古治分建四郊創立九  
廟制禮作樂立法定制登三成五以幸斯世巍乎成功煥  
乎文章如我 皇上功德之盛直足以媲美二帝三王則  
夫我 獻皇帝蓋不必親自為之而後為盛者矣程頤所  
謂物豈無本今日天下皆出此人安得謂無功業正我  
皇考之謂歟雖比契殷之祖契周之配稷亦奚不可況於  
一世虎丘惟是上有 文皇既稱 太宗義當尊讓後有  
聖帝必為聖宗理應虛俟則是宗世二稱我 皇考在天  
之靈必不欲當况世之上不冠以謚世之下不承以宗而  
單題一字考之前古亦未經見胡可為訓且泛而不切準  
而不實揆之經義皆所未安誠有如 聖諭者今欽定為



獻皇帝廟則不惟廟以謚名合乎周典而尊稱昭揭與列聖廟號同符直使六世昭穆不疑於受祫而皇考推尊太祖太宗之心亦得以少安聖諭所謂徒擁虛名後亦有議庶幾免矣於此不惟仰見陛下體親之孝又以見陛下太公無我之心顯親行道齊得之矣况我皇考既有世德宜享世祀他日當遷之期後世子孫如有宗神宋臣子如有程顧朱喜則不必今日預以世名而禮以義起必有以申我皇上世世享祀之情者矣臣請以世廟宜如欽定更稱為獻皇帝廟庶義明禮正而萬世之公議始定伏乞勅下有司恭製扁額擇日奉遷仍乞勅下臣議宣付史官俾告來世嘉靖十五年十月十三日題奉聖旨卿所議足見忠敬朕皇考廟名着更忠禮書院文集四卷廿七

宗廟告成恭請瞻視

臣等切聞宋儒朱熹有言天地間有兩件極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南郊其一不為太祖特廟自東漢以來千餘年間無人整理臣等嘗備觀典籍每起於朱熹之言而乃今躬逢我皇上以首出百王之資建萬世不刊之業上下二千餘年宇宙內大事如熹所願望而不復見者今一朝共舉不數歲而郊廟之制大成誠非聖人在天子之位曷克至是哉又獻皇帝廟卜營吉址更正隆名聖孝顯親於是為大慈廟庭一新神人快觀且附主有期該本部題請十二月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舉行奉安大禮

七日太常寺奏齋畢伏請太廟太宗廟昭穆羣廟及皇考獻皇帝廟瞻視道觀歌成以伸皇上尊奉祖考至誠至敬之情仍乞勅令文武百官恭候於太廟門前俾得以瞻仰宮牆之美不勝慶幸題奉聖旨朕不必視

宗廟告成請奉安神主

祠祭清吏司呈照得恭建太廟太宗廟昭穆羣廟應俱已告成所有奉安太祖列聖帝后及四祖神主一應禮儀呈乞題請施行案呈到部臣等竊惟駿奔對越洛邑揚清廟之歌寢成孔安商人著殷武之頌是皆廟成始附而祭之之詩也在昔有聞于今為烈茲者恭惟我皇上稽古制禮創天子七廟之制特全太祖之尊別立太宗不遷之廟此曠百王所不克舉之事而一旦有成

忠禮書院文集四卷廿七

甚盛典也今新廟告成禮宜肇稱附主之祭以妥安祖宗列聖在天之靈所有合行禮儀謹恭擬開坐上請裁定伏候命下欽遵施行題奉聖旨依擬

奉旨議皇后助祭宗廟儀注

該本部題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聖諭古者天子有事於廟后助奠獻茲者廟制既已復古皇后宜與事宗廟以明婦職卿其考議來聞欽此臣等竊惟古者天子后妃共事宗廟所以協誠同敬謹按禮經曰夫祭也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盡陰陽之義也仰惟皇上至誠大孝凡古聖王宗廟之禮講求殆盡茲議皇后做古助奠之儀協相禮事仰見聖心稽古盡誠奉先思孝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今新廟告成

釋祀之始禮文尤當隆備本月初十日奉安 太祖神主  
十二日奉安 太宗神主十二日奉安 獻皇帝神主各  
入廟至期合請 皇后恭詣各廟行事謹具 皇后助奠  
儀注上請開坐等因題奉 聖旨皇后助奠本是古禮之  
正况我 皇祖初制命婦亦有陪祭之文卿等考訂詳正  
但目今倉卒了且待議別行

計開

一初十日卯時 上具祭服 皇后具服詣奉先殿導引  
官導 上至 太祖神主前女官導 皇后至 高皇后  
神主前太常寺官跪奏請主詣 太廟奉安 上捧 太  
祖主 皇后捧 高皇后主各奉陞輿冊寶衣冠後隨內  
侍官各擎傘蓋如儀 上步行 皇后隨至奉先門外  
忠禮書院 文集 四卷 畢

皇后陞輿景運門出至廟街門入至 大廟  
門外儀衛退 上降輿 皇后降輿神主輿至丹陛上少  
停導引官導 上女官導 皇后蔽以步障並詣神主輿  
前太常官跪奏請神主降輿 上捧 太祖主 皇后捧  
高皇后主詣 太廟各奉安于神座冊寶衣冠各置于  
案 上就位 皇后亦就拜位次上拜 稍右典儀唱迎  
神奏樂內贊奏 上詣香案前奏跪奏摺主奏上香 上  
三上香奏出圭奏復位樂止內贊奏四拜 上四拜平身  
皇后同傳贊百官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內贊  
導 上詣帛案前奏跪奏摺主進帛官捧帛跪進于 上  
右奏獻帛 上獻訖 上詣 太祖神主前捧爵官捧爵  
跪進于 上右奏獻爵 上獻訖奏出圭 上出主訖

上左奏獻爵  
上獻訖奏復位內贊奏跪 上跪 皇后亦跪傳贊百官  
同樂贊止內贊贊讀 官讀訖樂復作內贊奏俯復平身  
皇后同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內贊導

上詣 太祖神主前 皇后詣 高皇后神主前各獻爵  
如初獻儀 皇后前導贊 奏樂樂 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  
亞獻奏樂樂止太常卿進立于殿東西向立唱賜福作內  
贊奏跪執圭光祿卿捧福酒跪于 上右內贊奏飲福酒  
上飲訖光祿卿捧福胙跪于 上右內贊奏受福胙  
上受訖奏出圭俯伏興平身奏四拜 上四拜平身 皇  
后同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官徹饌訖樂止  
太常卿平身 皇后同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  
忠禮書院 文集 四卷 畢

捧祝帛官由中門出各詣燎位內贊奏禮畢納主回靈奉  
安冊寶衣冠各藏置訖百官先退導引官導 上女官導  
皇后各幕次各易服還宮  
一十一日午時 上詣 太宗廟奉安神主 皇后行禮  
同前

一十二日午時 上詣 獻皇帝廟奉安神主 皇后隨  
行拜禮同

復議都給事中陪祭宗廟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都給事中  
充濁等題臣聞清朝之詩曰於穆清廟雖顯相濟濟多  
士蓋修助祭之多也恭遇 陛下不建郊壇曷作 宗廟  
萬方黎獻咸慶運逢 聖考合典所錄郊禋上帝而駿奔之

列則六科都給事中與焉至于 宗廟之享缺六科不載  
竊以為六科 朝廷耳目之臣都給事中又叨六科之首  
得以郊壇陪祀者蓋近臣也 陛下事天明事地察事  
祖宗孝其精誠一也而六科獨陪祀於郊壇而不與於  
宗廟於古無以稱周詩肅維多士之文於今無以殫近臣  
夜寅清之念况一太祖高皇帝配享上帝時已降監六  
科在奏假之列而專享於 太廟也乃缺臣等又無以昭  
陛下事郊廟一體之敬也乞勅該部詳議容臣等陪祀等  
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等題稱 宗廟訖工奉官神主  
乞要比照郊壇事例陪祀一節臣等查得六科都給事中  
每歲郊祀例得入壇陪祀初不以品級為拘惟是 宗廟  
禮書院 文集 四卷 四一

宗祀乃不得預似於事體不一况六科列署內庭官職禁  
通而都給事中又六科之長似應准令陪祀庶郊廟之禮  
不缺而事同一體伏乞 聖明裁允以垂定制題奉 聖  
旨准陪祀

奉安 內殿神位于 景神殿儀注

先該本部尚書夏言前面奉 聖諭宗廟告成神主奉安  
之後奉先殿崇先殿神位宜暫奉安於景神殿以便來奉  
二殿之修欽此隨該本部擇吉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臣等竊惟 內殿神位暫奉安景神殿比與神主附廟之  
禮不同謹將奉安禮儀恭擬開坐 上請伏乞 聖裁候  
奉下行令內外衙門欽遵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題  
奉 聖旨依議着二十四日辰刻行朕親臨 皇祖位

計開

一欽天監擇到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吉暫請 內殿  
神位奉安于景神殿

一翰林院撰告文

一太常寺備辦祭告脯醢酒果于奉先崇先二殿

一欽定捧請 太祖 列聖獻皇帝神位文武大臣九

員捧請 列后神位內臣七品俱吉服行事

一先期一日司設監設神位輿并香亭于 內殿俱丹陛

正中內監各衙門移 內殿神座及諸香案供器儀物安

設于景神殿前後二殿錦衣衛備傘仗候于奉先門外

一是日早 上具常服以奉安神位告于奉先殿次告于

奉先殿行畢內外請神位官恭捧 太祖 列聖帝后神

位獻皇帝神位各奉置于輿先行 上步行至景運門西

神位輿行 上日送神位輿至後左門外 上還宮神位

輿出中左門東角門左順門東華門東上門東上南門未

泰門至景神殿左門至大門至丹陛上內外官請捧 太

祖 列聖帝后神位奉安于景神前殿神座捧獻皇帝神

位奉安于景神後殿神座捧神位官俱上香行叩頭禮禮

畢退

奉 旨定 太廟拾祭神位

祠祭清吏司案呈照得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恭

遇 皇上行大拾禮於 太廟查得嘉靖十年正月初六

日本部欽奉 勅諭朕惟郊廟之祀未有不同所以尊事

天地 祖宗者也惟 太廟享祀制宜未稱孝敬之情仰

太祖高皇帝重闢宇宙肇運開基聖德豐隆神功偉  
蓋不得南面居尊甚非所宜當朕 聖祖在御固宜尊德  
祖居尊其在今日當以朕 聖祖為始祖居始祖之位欽  
此及查欽定禮儀成典大拾圖叙國初立四親廟考正大  
拾至我 皇上敦復古禮親定圖式季冬大拾奉 德祖  
居中而 懿祖 熙祖 仁祖以次列焉又自 太祖而  
下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 武宗  
以次列焉但近該本部尚書臣夏言節奉面諭拾祭宜以  
四祖同氏 太祖並皆南面庶見 太廟為特尊 太  
祖之義 此今宗廟新成肇舉大拾之祀禮宜更正三祖  
及我 祖高皇帝位次以為萬世享祀定制等因案呈  
到部看 各群廟之主而祭於 太祖之廟是為大拾  
忠札書院文集四卷 聖

是拾祭之禮所以合祭群廟之主而于 太廟者亦以尊  
太祖也且 太廟者 太祖之廟也三祖者尊於 太  
祖固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者 太廟之主又豈可與  
子孫並列今仰遵 聖諭凡拾祭之日宜奉 太祖於上  
五祖神御並皆南面庶足以伸 皇上尊 太祖之心又  
足以體 太祖尊三祖之心矣茲者今月二十八日肇修  
大拾之禮于 太廟請宜更正以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  
次之 熙祖居西次之 仁祖居東又次之 太祖居西  
又次之俱在兩面之位自 太宗而下六聖之位則左右  
序列一遵舊制不惟我 太祖別於群廟之主而懿熙仁  
三祖亦得以金其尊我 皇上尊祖之禮情至義盡真足  
以垂範千萬世矣合便令下行移太常寺遵照陳設仍付

史館更正祭入祀儀成典著為定制施行題奉 聖旨是  
著為令

請定宗廟捧主分獻代祭官禮儀

祠祭清吏司案呈照得宗 新成肇稱發祀一應禮儀俱  
從更正所有各廟捧主官及分獻代祭官合行禮節先該  
本部尚書夏言節次面奉 聖諭茲合恭擬開列上請以  
便 聖慈施行等因案呈到部 臣等看得宗廟之禮所尚嚴  
肅以致 敬今後凡遇時拾之日捧主官先候立於羣廟  
之門俟 上入 太廟門太常寺執事人傳報 太宗廟  
次傳報昭穆羣廟各捧主官始俱詣各廟請主每廟太常  
執事官二員導引神主俟 太宗主先出過仁廟約行三  
丈餘地次仁宗主出次 英宗主出次 孝宗主出皆以  
忠札書院文集四卷 聖  
次導引以行俱相遠三丈餘地右穆廟同至太廟門導引  
官止 太宗主先入次 仁宗主次 宣宗主次 英宗  
主次 憲宗主次 孝宗主次 武宗主以次陞丹陛至  
殿外立恭俟 上捧 太祖主出至殿內各官捧羣廟主  
始俱入殿及祭畢俟 上捧 太祖主回寢各官捧 太  
宗及列聖主亦以次而出若遇大拾 上先捧德祖主出  
各捧主官捧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主以次出祭  
畢回寢禮同其捧羣廟主儀與時拾同至于分獻代祭復  
命義當有辨如特享 上親獻 太廟捧主官分獻羣廟  
大拾時拾 上獻 德祖 太祖各官分獻 列聖皆  
代 上獻也非遣祭也事畢俱不當復命其或 上不親  
祭與 事或不親告欽造大臣行事是 上命之代攝也

非分獻也祭畢次日禮當復命但合用連名具題不必人各一疏庶事體歸一亦免章奏煩煩仰祈聖聰謹遵 聖諭恭擬上請伏乞裁定勅下本部行移太常寺一體欽遵施行題奉 聖旨依擬

會議中允廖道南建言 九廟規制

該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奏臣伏攷洪武元年二月朔我太祖高皇帝勅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廟以崇祀事願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其各具沿革以進於是輔臣李善長傅瓛等學士陶安等上議曰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制為忠札書院文集 四卷 聖

然若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相次此萬世不易之禮也今擬四代各為一廟 德祖玄皇帝居中 懿祖恒皇帝居東第一廟 熙祖裕皇帝居西第一廟 仁祖淳皇帝居東第二廟以四時及歲除凡五享惟孟春特祭于高祖廟孟夏孟冬則各祭于 列廟臣惟我 聖祖之制斟酌三代垂憲萬世載在國史編諸集禮 聖子神孫所當世守以為祈天永命之鴻圖者恭遇我 皇上中興大化光紹丕烈遵復四郊以祀天地日月釐正百禮以祭神祇帝王情文胥協顯微攸通無復加矣而獨以宗廟之制鑒形於 御札宣於召問有不能以自安焉者誠有以見聖人之大孝 天子之大禮有聖人在 天子之位如之何其弗可行也朱熹曰天下有二件極大事一是天地合

祭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廟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又曰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且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生於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甚或無地以容諸祖孝子順孫之心宜有所不安矣夫熹之進講此論于經筵在宋偏安之時而况我 皇朝興圖一統我 太祖高皇帝崇勲峻業遠邁百王豐澤洪仁光被九域夫有萬世不朽之功者宜享萬世不遷之報而今不獲專享特廟以全南面之尊端居宗桃以統 列廟之主尊卑長幼並列于一堂而遵豆非祖分

忠札書院文集 四卷 聖

維于一隅信有如朱熹之所云者此我 皇上至仁大孝之思所以時發由衷而不能以自安焉者也今之議以為弗可行者其說有四一曰地勢窄隘二曰禮節繁難三曰成憲章遵四曰勞費當惜臣請解其惑焉夫以地勢窄隘為言者臣按周禮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大為七簡闊門容小為三簡鄭玄註云闊門廟中之門大為牛鼎長三尺小為脚鼎長二尺以周尺較之周之九廟之制亦甚儉矣臣愚前奏希義篇云請以今 太祖為我太祖萬世不遷之廟 太宗以下各建特廟於今南廡之地制度不必其崇高而務質朴之為貴儀文不必其繁縟而務簡素之為貴有都宮以統廟而不必各為門垣有夾室以藏主而不必更為殿法古之意而不失其義酌今之宜而成

得其當應尊有主而 太祖之位恒安而不遷親親有  
倫而 列聖之尊各全而無滯矣夫以禮節繁難為言者  
臣按周禮掌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  
玄註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故王一獻卿大夫以  
次代獻古禮也陳祥道亦云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  
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是依禮雖先王未之有  
亦可以義起也而况古禮有諸乎今若各建列廟特享之  
時我 皇上躬行禮于 太祖之廟其餘遣親臣代獻如  
古諸侯助祭之禮亦未為不可而何必拘泥丘濬十八日  
行禮之臆說哉夫以成憲宜遵為言者臣按中庸曰武王  
周公其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陳際註云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  
忠礼書院文集 四卷 四七

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法而遵述之  
故武王周公稱為達孝而况我 皇上善繼 太祖之志  
善述太祖之事以觀耿光以揚太烈正所以遵我 太祖  
之成憲也夫以勞費當惜為言者臣按禮曰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孟子亦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而况今日之尺地寸土皆我 祖宗創業垂統之所貽百  
官萬民皆我 祖宗休養生息之所致以 祖宗之土地  
而建祖宗之廟以 祖宗之臣民而供祖宗之事如之何  
其不可行也臣愚於嘉靖九年二月內陳言郊祀有及宗  
廟之制仰蒙 御札詢及輔臣彼皆不以為然臣覆奏云  
郊廟一體天人一道未有郊祀宜急而廟祀宜緩者又蒙  
明命下禮官議已而 宸衷獨斷親定圖式舉孟春特享

之祭正 太祖南面之位各為帷幄以權 九廟之制甚  
盛典也而又肇舉大禘大祫以伸仁孝之思以盡誠敬之  
極禮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親親我 皇上尊尊親親之  
道其克盡矣臣愚前奏又云各居一恆者一時之權也而  
各立一廟者萬世之經也伏望 聖明采于葛藟不棄葑  
菲遠法周商之彝典光復 聖祖之舊制以作則萬世臣  
愚無任惓惓臣又於適者恭親泰神殿成 皇上恭詣奉  
安皇天皇帝及諸神位行禮甫畢天應瑞雪及長至之夕  
皇上躬行大報禮于園丘是夕天宇澄霽景緯耀朗茲蓋  
至昭格休徵應響之嘉祥也臣謹撰泰神殿禮成感雪賦  
一篇園丘載祀慶成詩九章并錄上 御札寵及臣名者  
三條及臣原奏三通裝成二冊隨本進呈仰 宸慈俯  
忠礼書院文集 四卷 四八

肅省野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詩賦奏疏送史館採錄宗  
廟祀典儀則朕常有諭輔部大臣禮部便會官議了來說  
欽此又於禮部抄出禮部尚書錄翰林院學士夏言題為  
會議宗廟事臣頃者伏蒙 皇上於重華殿東室召見大  
學士李時翟鑒尚書汪鋐臣適後至首蒙 聖諭天地百  
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制非古臣具對誠如 聖諭  
但古人建廟恐制度卑小今本朝 太廟規模弘偉若一  
且改作恐事體重大 陛下亦諭臣曰事體委的重大臣  
奏曰各立廟本是古禮但他日致祭 陛下欲一日遍歷  
群廟恐勢不能 上曰今日言廟制未論到行禮處即使  
難行或遣官亦可臣又奏曰古禮恐亦難盡復 上曰盡  
須古禮固難但大體處不可不依擬古人各立廟只是各

全其尊此等處却當依臣奏曰 太廟當如何處 上曰太廟自不當動臣又奏寢殿祧廟如何 上又曰寢殿祧廟俱不動臣始仰見 聖慮淵微止欲於太廟之外增建群廟使 列聖各享其尊庶於古禮為合於 聖心為補臣乃奏曰三殿不動事又易處須是臣等量度地步庶狹具奏 上曰須是如此末後 上又諭曰我 皇考顧得專享世廟之事自我 文祖以下 列聖乃不得專廟以祀朕心未安臣時等俱叩首對揚曰 聖諭及此誠聖人大孝之心也臣復蒙 聖諭卿禮官宜即具奏臣承旨而退終夜以思仰知 聖心廣大見道分明銳志興復大典臣叨列禮官乃得仰佐下風豈不幸甚况禮重郊廟事同一體臣先建議分祀蓋嘗有感於宋儒朱熹之言謂天地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聖

以輔臣之言稽於敷奏以致尚留淵衷未有定議臣實死罪死罪但願命以來即當踴躍從事既而思慮經營無不曲到所不能如志者惟是地方有限恐於規制不能無窒礙耳且 太廟兩傍隙地無幾左則限於 世廟右則迫於前朝若欲建立群廟必須規模宏遠合古宜今有不容若簡者宗廟重事宜慎謀始 臣愚伏乞 聖慈特命內閣輔臣司禮監內官監官及尚書汪鏞蔣瑤升 臣會同恭詣太廟步量地方審度位勢計畫規制逐一籌算議擬明白停當先行具奏請旨定奪方可會官定議上請庶神謨有足而公議允諧等因奉 聖旨卿只遵前旨即便會議了來欽此通抄到部 臣等會同中軍都督府等衙門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等官郭勳等吏部左侍郎等官忠禮書院文集四卷 聖



立廟為憾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為確論者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為四親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

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

十四戟為抑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次其西為饌次門東

為神厨其一時制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

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一旦襲用漢唐

故事是蓋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為非古之

制也恭遇皇上俊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

皆以整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於宗廟之制未之修

後所以形於御札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矣

等恭聞 聖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

忠禮書院 宋集四卷 五

誠蓋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

不刊者也臣等躬逢斯世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休

命乎但臣等庸集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為陛下陳之有

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

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

也是其營構之制莫兆之所各有定制不可以意為者即

今太廟南邊宮牆東通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

臣禮官已奉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太廟周垣

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

在太祖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

尚不甚遠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群廟亦不勢不能容

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為門垣寢無則又不合古禮况古

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群廟墮

卑隘恐非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太廟兩廡

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

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

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

考而多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

于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

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

宜恭儉而為是又徒耳熟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

夫周廟門容大為七箇圓門容小為三箇則大門實容二

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為在其為

險約也况臣等恭親世廟之制蓋損於太廟之數多

忠禮書院 宋集四卷 五

矣今欲建立群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盛比隆太祖而憲宗又我獻皇帝父

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太廟之主自我太宗

而下凡七聖茲欲為立廟將依古制為三昭三穆而止六

立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太宗為百世不遷之宗而加

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世廟森然並建

七廟於太廟之南豈惟地少不足以容殆恐宸居左偏宮

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

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

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而欲

於一日之間遍歷群廟為之興備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



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蕭然疲敝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目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群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若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末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為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為如不祭也況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群廟乎且凡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位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為七廟或

忠禮書院

不文集

聖

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臣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恒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疎祇見賤損而未見所以為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備七廟此蓋無所施而強為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濶此指禮節儀文而言等所未敢輕議者也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承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其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之圖實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大穆

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彙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彙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以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渾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挑遷而言等所未敢輕議者也等仰惟陛下孝思純至天監高明制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退託謙冲下咨廷議但等愚昧非不知古禮常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聖諭以為皇考獻皇帝有世廟以享祀而我太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皇天列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陛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等愚見則以為列聖同享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

忠禮書院

不文集

聖

世廟猶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有遺憾矣等竊見今歲孟春陛下更定特享之儀正太祖南面之位以為太廟之始祖又為列聖各設帷帳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祀等仰服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義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來恭聞陛下有諭輔臣御札云祀典宜正廟制雖更大哉皇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等復議得太廟九間同為一堂雖有帷帳而無所間隔雖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木為黃屋儼如廟庭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帷帳於其中太祖居中盡北太祖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

之則太祖 列聖各得以事其尊足以申 陛下尊  
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 臣等欲以作則萬世而  
未可以為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謂宋太祖僻處一隅與  
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焉 組者事體大有不作 陛  
下特觀前史固可考而知也但宗廟重事 臣等愚昧未敢  
定擬伏乞 聖明特賜裁斷題奉 聖旨如廟大禮係國  
家重典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禮尚與  
同堂異室之制未能復古於心歉然朕嘗稽我 聖祖開  
國之初已曾建立四親廟實有鑒於漢制之非今且載大  
明集禮存心錄祭祀禮儀朕為子孫所當遵行見今 大  
廟前堂後殿俱有定制不必移其昭穆世數廟次你部裏  
會同多官相度兩廡地方議處規制停當來說

忠禮書院

五

進呈先儒馬端臨廟議

臣以謏才末學誤受 聖知過蒙簡眷叨列秩宗雖極康  
指何足報塞其在今日凡可以仰贊 陛下興起禮文之  
事正當悉知殫力以克復前王之舊乃其志也職也仰伏  
蒙召見諭及宗廟一事 臣當時面對及昨者具奏徒以地  
勢窄狹難容建創為疑未暇考論歷代所以卒不能依古  
制立廟者之故 臣數日以來披閱典籍謹采得馬端臨氏  
所論廟制見於文獻通考者二篇似覺議論詳盡通古今  
之宜備錄隨本進呈伏乞 聖明俯垂肯覽除 臣即日欽  
奉 聖旨會官集議外仍望 陛下究前人已成之言鑒  
愚臣入告之忠則 聖鑒之下必有以定萬世不易之論  
矣 臣愚不勝倦倦

四卷終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四

抑浮疎 記五條

恭勅生員張紳上書言事 嘉靖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於昨日偶病咳逆不能進朝是日日本科接到順天府儒  
學衣巾終身生員張紳一本奏為用賢良熟不職弭災保  
民以圖治安事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今日侍朝  
畢到科披閱昨日文書始見紳奏殊為可駭內開八款一  
日大學士覆鑒吏部侍郎董祀平生忠亮不受卿親知識  
人等賄賂不與各衙門鳴託徇私以廢國家大事一日禮部  
尚書李時材器多端不可枚舉即其禁止男情婦女不許  
結交往來傷倫敗化大有功於倫理孔孟韓歐開具端正  
倫理此其近之一日都御史汪欽體 皇上好生之德凡  
忠禮書院

奏卷大

一

有伸訴悉與舉行是以近來民冤少伸災異頻急各省人  
民無不稱快况今又為國家立萬年之計欲添設墩堡  
佛朗機銃真忠良之臣乞將本官加擢一日江西布政吳  
山陝西太僕寺卿張原明應勤忠直北城掌印兵馬胡剛  
副兵馬馮錫西城掌印兵馬宋道延東城副兵馬陳謙有  
守有為地方景仰一曰鎮守南京太監賴義陝西太監  
宏呂憲張景昌張紳廉能幹辦撫恤軍民不私身家東廠  
太監苗景賢燕能忠勤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或旌表或  
獎勵後人俾賢良忠直庶幾有為者許二十四監局匠役  
人等奏聞乞勅司禮監推用末二款一則開稱邊鎮巡撫  
官剋剝軍糧銀兩數多或托故養病致仕回家一一年資  
緣起用乞勅吏部行查不許起用一則許稱貪都御史毛

伯溫參事高變進士王仲錦屬託陰私等事臣等看得此奏關係國家大體干犯 祖宗重憲若不推究根底明正其罪竊恐效尤長貽禍無涯臣等伏覩大明律一款上言大臣德政明開凡諸衙門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執大臣莠政才德者即是姦黨務要鞠問窮究來歷明白犯人處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若宰執大臣知情與同罪不知者不坐欽此臣等又伏讀皇明祖訓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才德政事者務要鞠問情由明白處斬如果大臣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欽此註引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辭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致威權歸莽傾移漢祚可不戒哉

忠禮書院

卷之四

三

我 皇祖高世之見真自古帝王所不及也我 祖宗朝以來百五六十一年間當路柄國大臣雖甚專權擅政然而無一人敢上言有所稱頌者以 祖宗法重故也近日以來漸有犯之者矣蓋大臣喜其諛已則不知有他小人幸免於罪則何所不至臣等恐此風不息將來爲社稷憂今紳所言大學士翟鑾侍郎董祀尚書李時却御史汪鏞正係宰執大臣所言鑾等忠亮不囑託徇私李時才器多端能開異端正倫理鏞爲國家立萬年之計及添設墩堡造佛朗機銃正屬美政才德布政使吳山等係在外方面官兵馬明剛等係在朝京官太監賴義芮景賢等係奉勅內臣俱見膺 朝廷委任者而一槩薦揚不知其意何居至於論七伯溫高變王仲錦等事曖昧不明中間又有人

命逆謀重情干係官職行止以上數事在法俱當根究臣等又聞紳一舉七奏其六奏係別科掌行其間又奉 旨看了來說者二均乞勅都察院會同法司將紳各項奏言務要從公仔細鞠訊根究姦欺來歷仰遵 祖宗明訓恪守國家正法參詳情罪依律議擬然後請旨重行裁決若有大臣知情暗使亦要追究實跡明正典刑以坐銷姦黨之萌其紳奏內有名大臣亦當自陳以明形跡幾尚存國體式昭國法實爲宗社無疆之幸臣等此言發自忠赤深懷隱憂要非細故伏望 陛下特留神鑒奉 聖旨這所說的是張紳明犯 祖憲着法司便提了會官逐一好生究問明白奏請翟鑾等有無知情着從實具奏

忠禮書院

卷之四

三

該直隸廣平府儒學教授張時亨建言明倫大典節月未盡本原未免乞要更議以覺群疑一節臣等仰惟 陛下大孝之志通于神明上聖之資總纂述作即位以來既追尊 皇考位號又恭建 世廟以崇萬世之祀闕宮有恤祀事孔明在 列聖既無統序之嫌於 皇考已極尊崇之實爰親敬祖備制盡倫本之聖心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已無纖毫可議今張時亨乃謂向年 皇考之喪禮制未備乞行追補廟號末稱乞行更定及欲刻懸 皇考聖像奉以歲時及請 聖母衣帝服正位內庭情 陛下執皇太子禮開央政事又欲自 皇上誕生之日以至即位之年追改鐘祥年號等事則其擬設無稽舊或親聽狎侮朝廷全無忌憚其罪有不可勝言者夫自 皇考升遐之

百 今閱有歲年一旦輒廢吉禮更從凶制言之不祥孰  
大於此且 皇考享世廟特祀之尊為百世不遷之主奉  
以天子禮樂顧不足以盡聖人無窮之孝而乃欲下倣匹  
夫之行為刻木奉祀之禮哉况 皇考隆名徽號尊上有  
年傳之天下萬世簡冊昭明彼一介小人乃敢擅擬廟號  
且杜撰俚言全於謔法無據聖母德擬姜莘譽齊姒閔  
門之化宜與二南同風乃欲躬被帝服與政外庭 陛下光  
臨大寶父握乾綱大居天下十有一年于茲乃欲重屈萬  
乘之尊僣執青宮之禮不惟瀆襲慈元上灰祖訓抑且冒  
干宸極潛抑主威據法誅心罪在不赦况 陛下誕生之  
歲乃 武宗皇帝在御之辰豈可盡削編年預承國統所  
據狂悖之言有干憲典之重事關國體漸不可長參照張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四 四

時亨本以市井庸流狎邪無耻昔年叨冒甲科因遲期不  
及輒投赴金水河陳訴則其决性命以饗富貴之心已見  
於簞仕出身之日今復厭薄卑官妄生邪說假以上書希  
求進用且時亨以進表來京事完日久乃敢潛住京師妄  
行奏擾事屬欺慢在法難容再照近日有等無知小人不  
事本等職業專務窺伺風旨撫拾狂言逞奸飭詐連章累  
奏妄議 朝廷典禮究其所自類皆不識一丁往往假手  
奸人與之代筆抑或在位不才臣僚諷使狂愚以覘探上  
意非惟輕瀆 聖聽抑且有乖政體若不痛懲一二無以  
警戒將來如蒙乞勅錦衣衛將張時亨拿送都察院查照  
律例從重問擬請自上裁仍乞持降嚴旨出榜禁約今後  
但有無知小人假以建言擅議宗廟及干涉官闡指斥乘

輿者加以重罪使知國法嚴明不容輕犯而爵賞至重難  
以妄干奉 聖旨尊崇大體朝廷已有定典張時亨假以  
建言為由輒敢妄議意在希圖進用又潛住京師日久依  
擬着法司提了問

參看儒士步都奏進史書 嘉靖十三年六月初二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河南開封府太康  
縣儒士安都奏臣聞齊世立教在六經而麟經則條其斷  
例賞善罰惡惟二法而世史當遵其宏規載觀歷代之書  
浩繁無紀考其垂訓之意評品多疵乃若處士貧賤之退  
羞與夫姦雄苟得之進貴四皓紀信之黜削楊樵荀或之  
褒崇史記作於談遷固為有弊漢書成于班固豈能無訛  
晉陳壽志三國帝曹魏而寇蜀漢唐太宗撰兩晉縱充昭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四

五

以等諸胡南北朝皆集君以得國猶存帝號隋楊堅亦挾  
主而受禪不減尊稱武后革唐為周處帝王本紀之例朱  
溫僭主本國效魯公宜君之書彌文昧於宋紀從藝祖集  
君之非專史作於遼金失中國正統之義元史成於國初  
善惡無容異議每臨研覽之際勒起素駭之吁故以一已  
有限之知能定千古無窮之事體固自知其不可亦惟有  
激而然躬逢 聖明世食君祿生懼無由以報國恩死恐  
何緣以達愚蘊是以輒與芹曝之獻頓忘草莽之微遠遼  
春秋予奪之詞近擬綱目筆削之例妄效前修之公議薄  
陳後學之鄙言史記遷聖賢忠孝之名退奸雄幸逆之列  
而漢立隱逸節義之類抑黨惡棄絀之傳帝蜀漢黜曹鳴  
正統猶存置充部為忤逆天理復明某君得國惟存古

挾主有位遂削奪稱分註武后之姦抑本傳錄於國史之末詳記宋溫之逆去尊號改大殷君之議制藝祖以國稱名分為之復正附逮金於宋史正朔因之有歸賤則賤賤則衰惟悉遵乎往例予者予奪者奪何敢贊乎已私補缺以足其全隨時而應其用巨細察舉精粗周詳抗綱常而人倫為之大正辨華夷而名分因之不清故編纂以成書使簡明而易見自以井畦之窺竊敢乞淵衷之鑑觀俯竭涓埃之纖仰裨海岱之大謹以所撰十九史節定四百七十卷共成七帙隨本進呈等因奉 聖旨歷代史書已有正定安都道所擬拾安議禮部各看了來說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反覆參詳安都之奏其大者不過刺遷固之失正蜀漢之統斥武后之奸明充昭之統六朝惟存忠禮書院本集卷之四

本號宋溫特去尊稱削藝祖以國名附遼金於宋紀而已臣請得以備論之夫所謂退廢士而進奸雄崇世利而蔑貧賤此固之議遷已有成說若乃紀信附高帝之紀四皓列王貢之首蓋事跡雖寡名行可稱則一傳兼收包括令盡並能傳之不朽垂芳無窮矣必標名立傳然後播其道烈也諱楊雄為危行言孫稱荀彧為殺身成仁此班范之曲筆然綱目係雄於莽而不與其卒或之自殺特書於曹操至自濡須之下則褒貶已明寒泥已王不問有夏之統昭烈猶存遠滅炎漢之嗣此則陳壽之志怨綱目之所更正者也武后不為周紀肅戒牝雞之晨中宗紀在房州書用乾侯之法此則伊川之正論而范祖禹之所特書者也成公用為殷首惡之誅司馬紇居特從趙盾之例斯並美

刺有倫善惡自見把用夷禮貶同子爵吳楚僭王仍以侯稱是蓋統有所存名難輕假至如江左中原南北混淆筆集逸民虜漢相推而欲抑抑史傳模擬聖經謬妄法甚綱目大書甲子分註年號各無輕重不相主客其得折中之宜乎楊堅項挾主受禪已成一統宋溫本篡君得國并此群姦必欲昭示勸戒莫若據事直書某則書名統則稱帝綱目之法蓋猶有春秋之遺焉燕祖受命躬為帝王文軌大同正朔一統而欲削其尊號等彼醜類求之人情孰云其當遼金附紀通鑑已然猶妨煩言祗增疵贅夫其大者既非已見而其小者又不足觀今乃剽剽前言攘為已出無知妄作敢於僭踰橫議之罪誠有不容逃者也參照安都本以田野俗儒粗覽載籍過不自量欲以所開微名當世忠禮書院本集卷之四

況文治之盛莫加于 聖朝博學宏詞布列史局御金史可定豈乏長才都何人斯乃敢妄議相應懲治用警將來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法司行提本犯問擬如律發回原籍其原進書稿不許暫刊行奉 聖旨是書便燒了安都着法司提問了從重擬罪來說

參劾儒士潘謙議改頭陵嘉靖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詞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順天府宛平縣儒士潘謙奏稱伏惟 皇上嗣登大寶尊封 皇考大禮既成 世廟既立 皇上之孝固無以加但恐 皇考神主雖迎於京都而陵寢猶在於安陸彼此懸隔不惟 皇上之心有未安而 皇考之靈亦未安也莫若迎取靈柩而葬萬壽山陵之為愈也又該錦衣衛鎮撫司軍民金

奏稱通者 皇上追念 祖宗恩澤之深恭修揚陵之禮  
以遠申孝意累朝之曠典也恭惟 皇考神主雖迎於  
京都而陵寢猶在於承天府遠近相違精神相隔莫若迎  
取 皇考靈柩而改葬山陵為之兩安也 皇上設若以  
煩勞不舉他日 皇太后萬年之後則必合葬安厝勞費  
又將倍之而 皇上之心益以未安矣等因俱奉 聖旨  
禮部參看了來說欽此通抄送司案呈到部先該本部尚  
書夏言題該錦衣衛千戶陳昇等建言欲要遷改顯陵等  
因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再至三始終未敢輒議舉行尚  
書席書固已備論於前大學士李時又嘗極論於後先年  
工部尚書趙瓚嘗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  
根本不可輕動如本朝故事 太祖不會遷 皇陵 太  
宗不曾遷孝陵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蓋以關係國家  
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況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  
吉為必不可葬又未知頭陵果非奇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  
人徒爾紛紛未遑事體仍乞重降嚴旨禁絕細人自今無  
得妄議園林重傷國體等因奉 聖旨卿所說的是朕  
已奉 聖母慈訓謂陵寢根本重地不可輕動這各該奏  
擾人役本都當擊問重治且不究再來奏擾決不輕宥欽  
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等參看有得潘謙金桂所奏與前  
次陳昇諸人等所論大略相同仰惟聖明於事理是非人  
情邪正固已明若觀火尚何俟臣等贅言但自本部  
奉有前次嚴旨之後數年以來無敢復有妄生事端者知  
聖明之不可欺也近因 皇上謁見七陵乃累朝未舉之

典而頂建山陵又常情所難之事一時無知之人不知聖  
志所在遂妄生疑謬謂 皇上特有奉遷顯陵之舉且流  
言喧騰不獨細人而已不能仰體 皇上至誠御物高明  
光大如天知日何嘗有隱且 朝廷凡舉大事豈必藉小  
人以發端哉今潘謙等望風進言以瀆聖聽必有姦人陰  
為指使以嘗試 朝廷希圖進用彼益抵為身謀不顧國  
家大體若不重加懲究無以禁治將來參照潘謙金桂本  
以市井無藉小人妄議國家大事輒敢違明旨肆行擾  
奏伏乞勅下錦衣衛率同重治明正其罪以為浮言惑衆  
之戒奉 聖旨潘謙等違所每希圖進用妄議陵寢肆行  
擾奏好生不畏法度都着錦衣衛率同法司打着問  
參劾進士盧樞 嘉靖十五年七月初五日  
志禮書院 奏 嘉靖十五年七月初五日  
近該本部辦事進士盧樞先於六月內上疏言事已蒙  
聖旨允納本月初二日午時臣等於後堂辦理文書樞  
趨入進趨揭帖一本又云上疏言事問之已於三日前進  
訖查得本官先次進本將揭帖過送各衙門堂上官第四  
日始聞於臣等今次亦於進本之第三日始末後堂進送  
揭帖臣等竊照 朝廷之上凡事有體進士係新進儒生  
初試官政未嘗更事與見任受職者不同尤當謹守規矩  
專聽約束即欲進言當先進呈堂上官如其所言公如  
是堂官必無阻抑之理如或所言私而非則自當聽堂官  
可否此與許諸人直言無隱之例不同故事惟十三道御史  
史言事必封進後方呈通揭帖於都察院堂上官蓋御史  
乃言官又風憲之職不先聞於都御史方其或得以制之



實 祖宗設官意也此又與各衙門進士言事者不同參  
照進士虛報旬日之間兩上封事多口瀆聽已決出位之  
嫌徑情直行罔循屬吏之分若不明正事體恐火年新進  
爭先做倣養成輕躁之風有損敦大之治乞勅法司提問  
如律仍通行禁飭今後九卿各衙門屬官及進士凡有上  
疏言事務先呈稟本衙門堂上官如所言允合公論有補  
治理不許堂上官徇私阻抑如挾私妄誕即加禁止庶政  
體有補而新進者亦知所取正矣奉 聖旨是虛報輕躁  
瀆奏已有旨着吏部參看了今後各衙門屬官都照違所  
奏行

廖禮書院文集卷之四

十一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四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五

勵風俗記六條

議處旌表節孝事宜嘉靖十年十月十三日

該儀制清吏司案呈查得本部節年稿簿內開凡民間孝  
子順孫義夫節婦等項見行事例先據有司具奏到部仍  
行有司覆勘回文至日復行從嚴風憲衙門覈實取具結  
狀到部案候類奏旌表文移往還之間以地方遠近計之  
多者三五年少者亦不下一年有餘竊念閭閻節孝之人  
類多貧乏有司結勘里胥為姦橫肆需索是以有力者或  
足以應其求而貪難者終於湮沒况有司具奏節婦等項  
中間多有六七十歲以上者年已棄養而文移勘覆動經  
數年龍光未沐已先朝露蓋有抱節操行終身不獲表異

廖禮書院

卷之五

十一

之榮者合無今後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等項但係有司勘  
實奏請者先行有司覆勘止行風憲官覈實若係風憲官  
覈實奏請者免其再覈通候季終類奏旌表則不惟有司  
文移減省里胥不得為姦抑且使行義足徵速獲為善之  
報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旌表節孝事例實為 朝廷  
激勵風俗之盛典所以必行再三覈勘者恐有偽為無非  
欲考其實耳然至於文移展轉動淹歲月吏緣為奸恩不  
究亦不可不為之所也今據該司所呈實便事體足弭弊  
端况風化所關相應依擬臣等合候命下著為定例通行  
今後凡民間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等項但係有司勘實具  
奏者免其從勘徑行風憲官覈實若風憲官覈實具奏者  
免其再從通候每季終類奏旌表一次如此則人情便而

郭端華矣奉 聖旨是

議旌表節婦葉氏 嘉靖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錢學孔題稱通州先不知名今  
知名許紳係神武左衛右所千戶許堂下舍人繼妻葉氏  
隨夫前往通州探親因夫患病道死葉氏守屍號慟絕飲  
食十有餘日毀瘠身死有聞風化乞要旌表一節為照夫  
婦人倫之本節義人道之門世固有飽飲醲鮮夫肉未寒  
即反面改適者矣今葉氏饑寒困苦之餘顛沛流離之際  
傷夫不幸抱守屍傍哭不絕聲食不入口或勸以嫁夫葬  
夫自誓以同生同死踐踏經旬本然長逝遠近居民觀者  
如堵行道為之傷心見者無不墮淚至形諸歌詠圖其形  
容可見輦轂之下王化盛行而本婦一死之烈有關世教  
忠禮書院

所據葉氏比與尋常守節委的不同况本婦有烈可旌而  
無宅可表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行令通州動支無礙官銀旌本婦死所地方立石建坊  
用垂不朽庶幾本婦之節烈可以不泯而 朝廷之典章  
風教益有徵矣奉 聖旨是

請旌表孝子節婦烈婦 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節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等官張子立  
等覆勘過孝子龔曇等叁名節婦周氏等一十七口烈婦  
于氏等三口各孝行節烈是實取具各該官吏人等保結  
粘連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前事既已覈勘明白合行  
各該原籍官司照例旌表以勵風俗奉 聖旨是

計開

孝子三名

龔曇浙江金華府義烏縣民係父龔演拜母吳氏前  
後病故俱各廬墓孝行卓異合照例旌表民人龔  
曇孝行之門

武威山西沁州武鄉縣致仕縣丞先年伊母李氏患  
病醫藥不效氣息將絕祝天母愈後任河南扶藩  
分俸養親忽日心動遂致仕還家還母得疾之日  
可謂格神孝行卓異合照例旌表致仕縣丞武威  
孝行之門

謝用直隸徽州府祁門縣生員先年生母馬氏被嫡  
母汪氏逐出改嫁用年十五號泣籲天尋母得獲  
迎歸奉養與嫡母同居俱終得其歡心孝行卓異  
忠禮書院

合照例旌表生員謝用孝行之門

節婦一十七名

周氏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故民黃忠妻夫亡時年二  
十七歲守節五十四年見年七十一歲委無瑕玷  
合照例旌表故民黃忠妻周氏貞節之門

呂氏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故民金模妻夫亡時年二  
十七歲守節三十二年見年五十八歲委無瑕玷  
合照例旌表故民金模妻呂氏貞節之門

厲氏浙江金華府東陽縣故民張紳妻夫亡時年一  
十八歲守節四十二年見年六十歲委無瑕玷合  
照例旌表故民張紳妻厲氏貞節之門

黃氏江西饒州府鄱陽縣故民王廷楚妻夫亡時年



二十三歲守節三十四年見年五十七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故民王廷楚妻黃氏貞節之門

劉氏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故民萬廷宗妻夫亡時年

二十二歲守節三十六年見年五十八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故民萬廷宗妻劉氏貞節之門

馬氏河南開封府祥符縣已故行人蔡銓妻夫亡時

年二十三歲守節三十一年見年五十四歲委無

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行人蔡銓妻馬氏貞節之

門  
安氏河南開封府太康縣故民劉光裕妻夫亡時年

一十六歲守節三十六年見年五十二歲委無瑕玷

合照例旌表故民劉光裕妻安氏貞節之門

忠禮書院

黃氏江西吉安府吉水縣故民陳文繼妻夫亡時年

二十八歲守節二十九見年五十七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故民陳文繼妻黃氏貞節之門

張氏山西太原府忻州已故生員劉晏妻夫亡時年

二十二歲守節四十六年見年六十八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已故生員劉晏妻張氏貞節之門

秦氏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故民周維妻夫亡時年二

十四歲守節四十九年見年七十二歲委無瑕玷

合照例旌表故民周維妻秦氏貞節之門

何氏廣東肇慶府高明縣故民嚴重妻夫亡時年二

十五歲守節四十六年見年七十一歲嚴重弟嚴

索妻莫氏夫亡時年二十三歲守節三十九年見

年六十二歲俱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嚴重妻

何氏嚴素妻莫氏雙節之門

鄭氏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已故學正陳遂妻夫亡時

年二十八歲守節四十二年見年六十九歲陳遂

妻鄭氏委康氏雙節之門

董氏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已故儒士陳琅妻夫亡時

年二十七歲守節四十二年見年六十八歲委無

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儒士陳琅妻黃氏貞節之

門  
馮氏廣東廣州府南海縣故民陳紹雋妻夫亡時年

二十五歲守節六十二年見年八十六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故民陳紹雋妻馮氏貞節之門

烈婦三口

于氏山西宣府右衛中所已故軍人李仁妻嘉靖十

二年十二月內伊夫李仁西征大同陣亡本婦傷

夫苦死持服哀毀塞草于屋暗行發火自撲火內

隣人吳氏救出復投井身死方年三十三歲委的

貞烈是實合照例旌表已故軍人李仁妻于氏貞

烈之門

李氏直隸順天府薊州平谷縣已故知縣臨中妻中

任山西潞安府平順縣知縣嘉靖十一年六月內

到任次年二月內浴中感患傷寒調治不愈其妻

李氏是夫病重於三月初四日自縊身死使夫無  
懷疑之心至本月二十四日其夫亦改娶的真烈  
是實合照例旌表已故知縣路中妻李氏貞烈之  
門

李氏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故民游約妻約於嘉靖三  
年七月初一日傷寒病故李氏實年一十七歲委  
因夫故至七月初八日自縊身死委的真烈是實  
合照例旌表故民游約妻李氏貞烈之門

請旌表孝子順孫節婦烈婦 嘉靖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節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等  
官王珩等覈勘過孝子宮守禮等三名順孫龍湧一名節  
婦蔣氏等二十三口烈婦呂氏等二口各孝行節烈是實

忠禮書院

太

取具各該官吏人等保結粘連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憑  
前事既已覈勘明白合行各該原籍官司照例旌表以勵  
風俗奉 聖旨是

計開

孝子三名

宮守禮遼東廣寧前屯衛儒學生員只先年伊父宮恩

問病故廬墓三年孝行卓異合照例旌表生員宮

守禮孝行之門

楊冕直隸徐州沛縣儒學生員伊父劉氏病故廬墓

三年孝行卓異合照例旌表生員楊冕孝行之門

李胡用河南開封府杞縣侍親更先年伊母王氏病

故啓祖妣骨視與父母系葬新墳墓三年孝行

卓異合照例旌表侍親更先年朝用孝行之門  
順孫一名

龍湧直隸安慶府望江縣民人先年本家失火風狂  
火焰甚熾伊祖母武氏在房睡熟龍湧奮不顧身  
奔入焰中扶起祖母湏臾風返負出無恙若有神  
祐委的卓異合照例旌表民人龍湧慈順之門

節婦二十三口

蔣氏直隸安慶府望江縣故民王相妻夫亡時年二  
十五歲守節四十五年見年七十歲委無瑕玷合  
照例旌表故民王相妻蔣氏貞節之門

丁氏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濰縣已故解元杜珪妻夫  
亡時年二十四歲守節三十八年見年六十二歲

忠禮書院

七

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解元杜珪妻丁氏貞  
節之門

劉氏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已故生員王岐鳳

妻夫亡時年一十七歲守節三十五年見年五十

二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生員王岐鳳妻

劉氏貞節之門

牛氏河南衛輝府汲縣故民李慶妻夫亡時年二十

二歲守節四十九年見年七十一歲委無瑕玷合

照例旌表故民李慶妻牛氏貞節之門

蔣氏廣東海南衛左所已故舍人王廷妻夫亡時年

二十一歲守節四十五年見年六十六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已故舍人王廷妻蔣氏貞節之門

趙氏河南衛輝府淇縣故民李聰妻夫亡時年二十歲守節四十九年見年六十九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李聰妻趙氏貞節之門

許氏直隸廬州府無為州巢縣故民葉永秀妻夫亡時年二十二歲守節四十三年見年六十五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葉永秀妻許氏貞節之門

林氏福建福州府閩縣故民陳河妻夫亡時年二十歲守節三十五年見年五十五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陳河妻林氏貞節之門

祝氏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故民徐還妻夫亡時年二十三歲守節六十二年見年八十五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徐還妻祝氏貞節之門

忠禮書院 卷五 十一 人

王氏福建福州府福清縣故民楊叔英妻夫亡時年二十二歲守節四十七年見年六十九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楊叔英妻王氏貞節之門

吳氏福建福州府福清縣故民何儀鳳妻夫亡時年二十一歲守節四十年見年六十一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何儀鳳妻吳氏貞節之門

王氏直隸常州府江陰縣已故生員夏禎妻夫亡時年二十四歲守節二十九年見年五十三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生員夏禎妻王氏貞節之門

鮑氏浙江寧波府慈谿縣已故儒士馮應妻夫亡時

年二十五歲守節三十七年見年六十二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儒士馮應妻鮑氏貞節之門

景氏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已故主簿馬萬衡妻夫亡時年二十三歲守節二十九年見年五十二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主簿馬萬衡妻景氏貞節之門

楊氏直隸鳳陽府壽州已故千戶陸卿未封妻夫亡時年二十二歲守節三十二年見年五十四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千戶陸卿妻楊氏貞節之門

楊氏浙江台州府仙海縣故民王九妻夫亡時年二十二歲守節五十年見年七十二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王九妻楊氏貞節之門

忠禮書院 卷五 十二 九

徐氏直隸鳳陽府懷遠縣故民薛環妻夫亡時年二十五歲守節四十年見年四十五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薛環妻徐氏貞節之門

王氏江西吉安府廬陵縣故民歐陽素顯妻夫亡時年二十二歲守節三十三年見年五十五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歐陽素顯妻王氏貞節之門

高氏山東兗州府金陵縣故民楊清妻夫亡時年二十九歲守節四十三年見年七十二歲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楊清妻高氏貞節之門

忠禮書院 卷五 十三 九

已故節婦

林氏廣東南雄府保昌縣故民彭陸妻夫亡時年二

十七歲守節五十五年壽年八十二歲嘉靖十一

年八月內故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彭陸妻

林氏貞節之門

李氏廣東南雄府保昌縣故民汪溢妻夫亡時年二

十一歲守節四十八年壽年六十九歲嘉靖十三

年二月故故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汪溢妻

李氏貞節之門

羅氏廣東南雄府始興縣故民張綸妻夫亡時年一

十七歲守節六十六年壽年八十三歲嘉靖七年

三月內故張紘妻沈氏夫亡時年二十一歲守節

忠禮書院

五

十一

五十四年壽年七十五歲嘉靖九年十月內故各

無瑕玷合照例旌表故民張綸妻羅氏張紘妻沈

氏雙節之門

烈婦二口

呂氏直隸鳳陽衛左所已故軍人王雄妻嘉靖十二

年五月十二日王雄因病身故呂氏實二十二歲

痛夫不過於本月二十日自縊身死委的真烈是

實合照例旌表故軍人王雄妻貞烈之門

張氏直隸鳳陽府臨淮縣已故生員許良相妻嘉靖

十年十二月初十日許良相因病身故張氏實年

一十九歲以施自誓於次年二月初四日夜竟自

縊死於夫柩之傍委的真烈是實合照例旌表已

故生員許良相妻張氏貞烈之門

請旌表孝子節婦嘉靖十年十月十八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節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等

官鄒堯臣等覈勘過孝子李應麒等三名節婦高氏等十

八口烈婦邊氏一口各孝行節烈是實取具各該官吏人

等保結粘連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前事既已覈勘明

白合行各該原籍官司照例旌表以勵風俗奉 聖旨是

計開

孝子三名

李應麒四川保寧府巴州生員先年伊父李容病故

廬墓三年孝行卓異合照例旌表生員李應麒孝

行之門

忠禮書院

五

十一

王天秩陝西西安府醴泉縣民人先年伊母羅氏病

故廬墓三年孝行卓異合照例旌表民人王天秩

孝行之門

已故孝子

倪大海浙江金華府永康縣故民先年伊父倪琦病

故廬墓三年嘉靖二年四月內卒孝行卓異合照

例旌表故民倪大海孝行之門

節婦一十六口

高氏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故民王汴妻夫亡時年二

十一歲守節四十五年見年六十六歲委無瑕玷

合照例旌表故民王汴妻高氏貞節之門

李氏浙江紹興府蕭山縣已故訓導徐黼妻夫亡時

年一十九歲守節四十四年見年六十三歲委無瑕	合照例旌表已故訓導徐輔妻李氏貞節之門	林氏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已故舉人徐輔妻夫亡時年二十八歲守節四十九年見年七十七歲徐輔男徐藻妻周氏夫亡時年二十四歲守節三十一年見年五十四歲俱無瑕合照例旌表已故舉人徐輔妻林氏徐藻妻周氏雙節之門	吳氏直隸鎮江府丹陽縣已故生員許誼妻夫亡時年二十七歲守節三十九年見年六十六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生員許誼妻吳氏貞節之門	孫氏直隸鎮江府丹陽縣已故生員張鑒妻夫亡時年一十九歲守節四十六年見年六十五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已故生員張鑒妻孫氏貞節之門	門	樊氏河南開封府睢州考城縣故民史綸妻夫亡時年二十七歲守節四十三年見年七十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故民史綸妻樊氏貞節之門	王氏河南開封府太康縣故民劉滯妻夫亡時年一十九歲守節三十三年見年五十二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故民劉滯妻王氏貞節之門	劉氏河南開封府杞縣故民范龍妻夫亡時年二十一歲守節五十七年見年七十八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故民范龍妻劉氏貞節之門	李氏河南彰德府臨彰縣故民岳環妻夫亡時年二十一歲守節五十七年見年七十二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故民岳環妻李氏貞節之門
----------------------	--------------------	---	--	--	---	---	--	---	--

十一歲守節五十一年見年七十二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故民岳環妻李氏貞節之門	楊氏直隸鳳陽中衛右所千戶已故舍人朱鎮妻夫亡時年二十三歲守節四十一年見年六十四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已故舍人朱鎮妻楊氏貞節之門	陳氏直隸德州衛前千戶所已故副千戶党恭妻夫亡時年二十二歲守節四十七年見年六十九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已故副千戶党恭妻陳氏貞節之門	郭氏山西太原府忻州故民郝文深妻夫亡時年二十歲守節四十五年見年六十五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故民郝文深妻郭氏貞節之門	章氏直隸徽州府績溪縣故民許傑妻夫亡時年二十三歲守節五十二年見年七十五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故民許傑妻章氏貞節之門	李氏江西瑞州府新昌縣故民巢居權妻夫亡時年二十四歲守節五十二年見年七十六歲委無瑕合照例旌表故民巢居權妻李氏貞節之門	已故節婦	劉氏江西瑞州府新昌縣已故舉人姚郁繼妻夫亡時年二十五歲守節三十九年壽年六十四歲嘉靖二年十月內卒委無瑕合照例旌表已故舉人姚郁繼妻劉氏貞節之門
------------------------------------	--	---	--	--	--	------	--

烈婦一口

遼氏河南開封府杞縣已故生員邵南妻嘉靖十三年正月內邵南得病遼氏的年二十三歲侍夫恭謹持身靜專湯藥必先嘗而後進邵南於本年閏二月十一日病故遼氏誓願與夫同死伏屍痛哭絕而後蘇即縊死於夫側委的貞烈是實合照例旌表已故生員邵南妻遼氏貞烈之門

請旌表孝子節婦貞女

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節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等官張景等覈勘過孝子丘緒等四名節婦林氏等九口貞女陳氏一口各孝行節烈是實取具各該官吏人等保結粘連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照前事既已覈勘明白合行各該原籍

忠禮書院

文彙卷五

五

官司照例旌表以勵風俗奉 聖旨是

計開

孝子四名

丘緒浙江寧波府鄞縣生員先年緒三歲生母黃氏以被出改嫁在外時緒年幼思泣不忘成童以來父母相繼病故至今二十四歲尋母不獲誓必求見乃跋涉道路至處州縉雲縣偶得瞻天指引詢知為陳十六妻問其出處皆合即跪拜抱迎歸孝養無倦孝行卓具合照例旌表生員丘緒孝行之門  
王朝綱江西贛州府興國縣民人伊父王仰高先年病故守靈三年伊母曾氏病故廬墓三年孝行卓具合照例旌表民人王朝綱孝行之門

忽麒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省祭官先年伊母段

氏病故廬墓三年孝行卓具合照例旌表省祭官

忽麒孝行之門

侯聰直隸廣平府成安縣大漢將軍先年伊母張氏

病故廬墓三年孝行卓具合照例旌表大漢將軍

侯聰孝行之門

節婦九口

林氏浙江寧波府鄞縣已故儒士張邦彥妻夫亡時

年二十六歲守節三十年見年五十六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已故儒士張邦彥妻林氏貞節之

門

周氏浙江寧波府鄞縣已故儒士蔣鐸妻夫亡時年

二十七歲守節四十九年見年七十六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已故儒士蔣鐸妻周氏貞節之門

金氏浙江寧波府鄞縣民王淮妻夫亡時年二十

二歲守節四十二年見年六十四歲委無瑕玷合

照例旌表故民王淮妻金氏貞節之門

高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故民盛文卿妻夫亡時年

二十四歲守節四十六年見年七十歲委無瑕玷

合照例旌表故民盛文卿妻高氏貞節之門

吳氏福建福州府閩縣故民鄭標妻夫亡時年二十

歲守節三十五年見年五十五歲委無瑕玷合照

例旌表故民鄭標妻吳氏貞節之門

王氏陝西西安府邠州故民楊宗仁妻夫亡時年二

十九歲守節五十二年見年八十一歲委無瑕玷  
合照例旌表故民楊宗仁妻王氏貞節之門

王氏廣東廉州衛已故舍人張寶妻夫亡時年二十  
二歲守節五十五年見年七十二歲委無瑕玷合  
照例旌表已故舍人張寶妻王氏貞節之門

胡氏廣東惠州府博羅縣故民黃康積妻夫亡時年  
二十二歲守節五十二年見年七十三歲委無瑕  
玷合照例旌表故民黃康積妻胡氏貞節之門

已故節婦

章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已故儒士胡憲妻夫亡時  
年一十八歲守節六十七年壽年八十五歲嘉靖  
十二年正月內卒委無瑕玷合照例旌表已故儒

忠禮書院

士

士胡憲妻章氏貞節之門

貞女一口

陳氏福建福州府福清縣故民施元衡妻陳氏先年  
請期已定而元衡遽疾未娶病故陳氏聞訃易服  
奔喪守制卽歸施家守至一十四年清白一致嘉  
靖四年七月內因病身故卒年三十有二委的貞  
節是實合照例旌表故民施元衡妻陳氏貞節之  
門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六

賜進士朱直夫商賈可少前兵部主事管理 諸勅門人送  
賜進士朱直夫商賈可少前兵部主事管理 諸勅門人送  
賜進士朱直夫商賈可少前兵部主事管理 諸勅門人送  
廣儲祠

望祀山川祈禱 皇嗣儀注 嘉靖十一年

先該太學士李時等題稿惟 皇嗣者 天子之儲二

宗廟社稷萬民之所係屬在今日所最重而至急者伏望

皇上於新春之首親製祝文分遣廷臣齋捧香帛前往各該

嶽鎮地方竭誠祈禱等因奉 聖旨朕思日前卿等此素出

于忠懇至誠不當已者但遣使遠出未免擾吾百姓今一面

分遣道士齋捧香帛備祝去令彼處官員竭虔行禮一面就

忠禮書院

乙

於今建地祇壇卿等往詣祈告仍行卜筮于

太廟禮部會翰林院議具奏來欽此會同大學士李時等謹

議仰惟 皇上因輔臣之請軫祚胤之懷將禱祠山川以祈

錫羨然不欲分使遠出重煩百姓 陛下一念惻隱之仁已

足以覆宇內而育群生矧于胤嗣之祥寧不足以塞本支百

世之盛乎臣等聞虞書云望秩于山川周禮男巫掌望祀望

衍說者謂衍進也蓋山川在遠不能一一就祭故延進其神

遙望而秩祭之也乃者 皇上北建祇壇以崇陰祀自嶽鎮

海濱以及遠近名山大川莫不懷柔卽此而行祈禱之禮適

合古人望秩望衍之義但古者望祀之禮山川並行而茲者

輔臣之請止于嶽鎮臣愚以為海濱山川之神其含英奮華

以發祥效靈者與嶽鎮同功况基運翔聖神烈天壽純德諸



義為祖考安靈之地猶之木本水源枝流所賴以遠茂者祈  
禱之禮似不可缺但欲逐位遣官奠獻誠恐壇面窄隘不便  
周旋合無每壇簡命大臣一員主行奠獻之禮其三府九卿  
并勳戚重臣俱令一體陪祀以同致感格之誠所據祈告禮  
誠今日所當舉行者也但 陛下欲于 太廟之中仍行卜  
筮此固 陛下尊祖敬神之盛心但太卜筮人之書今不可  
考而世之所傳又皆末技淺數與古不同况 天子所用龜  
必千歲而著長九尺乃為靈異即今卒未易得似難舉事祇  
修望秩之祀以竭祈禱之誠則百神效靈默翊皇祚重光繼  
明之慶當不占有孚矣臣等欽遵 聖諭考據古典并推擬  
儀注一通上呈 御覽恭候 聖明詳定欽奉施行奉  
聖旨是卻依擬行

忠禮書院 文集卷六

二

計開

- 一吉日行欽天監擇取
- 一祝文行翰林院撰擬
- 一祭壇牲牢品物行太常寺備辦前期陳設如常儀禮
- 一祭神制帛青紅黃白玄共二十七段
- 一主行奠獻文武大臣共七員臨期禮部跪名上請以候  
欽命典儀贊引執事等官俱于太常寺齋宮內差委
- 一前期三日分祭及執事者俱于本衙門齋戒如常儀
- 一是日質明分祭官各具祭服祭壇典禮唱迎神贊引導各  
其事贊引贊就位各官俱就位典禮儀唱迎神贊引導各  
官各詣香案前贊跪贊拈香贊上香司香者各以香進  
各官俱三上香訖贊出笏贊就位贊鞠躬四拜典禮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贊引導各官詣神案前贊拈香贊奠帛  
帛者各以帛進各官俱以帛奠訖贊獻爵捧爵者各以  
爵進各官俱受爵獻訖贊出笏導各官詣讀祝位贊跪  
贊讀祝讀祝者跪讀訖贊俯伏興平身典禮儀唱行亞終  
禮如前儀惟 各官復位贊鞠躬四拜典禮儀唱讀祝官  
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瘞位贊引贊禮畢各官降壇次  
日早于奉天門復命

進呈冊立 后妃儀注 嘉靖十三年

嘉靖十三年正月初八日早欽奉 皇帝勅諭禮部朕承天  
眷嗣祖丕圖坤宮不可無繼主母不可缺人相祀宗祧承惟  
慈極昨已聞于 聖母以德嬪方氏性資端慎名冠九良允  
副朕懷未嘗少怠宜立為皇后嫡嬪沈氏稟資淑敏朕所特

文集卷六

王

嘉宜進封為宸妃麗嬪閻氏曾協熊夢宜有加恩茲進封為  
麗妃便擇日具儀來聞故諭欽此欽遵今將令行禮儀并欽  
天監擇到大吉日時及頒詔日期開坐奉 聖旨却依擬行  
詔告於 太廟世廟行禮便會問翰林院議儀來有勿推避  
計開

- 一欽天監擇到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午時吉行冊立  
冊封禮
- 一先期遣官前一日早奏告天地于南北郊告 祖考于  
太廟世廟及社稷並行翰林院撰文
- 一前一日鴻臚寺設節冊寶案于奉天殿內節案居中  
冊東寶西設節冊寶絲輿于冊障內教坊司設中和  
韶樂及大樂是日早錦衣衛設國簿駕內官設皇后



受冊位于坤寧宮設節冊寶案于受冊位之北設香案于節案前設內贊二人引禮二人設內樂于丹陛上又設宸妃麗妃受冊位于各宮中設節冊案于殿冊位之北節案居左冊案居右設香案于節冊案前設內贊各二人引禮各二人至期上御華蓋殿具皮弁服鴻臚寺官奏執事官行禮畢奏請陞殿畢駕官導上陞座文武百官具朝服入班行叩頭禮左右侍班正副使入就拜位贊四拜興奏傳制俯伏具執事官舉節冊寶案由殿左門出用黃傘遮送至丹墀內置絲與中傳制官由左門出稱有制贊正副使跪制曰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冊德嬪方氏為皇后嬪嬪沈氏為宸妃麗嬪閻氏為麗妃命卿等持節捧冊寶行禮贊俯伏與四拜禮畢執事舉節冊寶案由奉天門左門出鴻臚寺官奏禮畢上與大樂迎絲輿至右順門外正副使朝北入內官舉皇后節冊寶輿由正門入內樂迎至皇后宮門外節冊寶未至之前引禮請皇后具禮服候節冊寶將至宮人執扇擁護及擎執在後引禮導引皇后出迎于宮門外節冊寶至內官捧由正門入皇后隨至拜位內官以節冊寶各置于案內贊贊四拜贊宣冊贊跪宣冊女官取冊立宣于皇后之左跪贊指圭贊受冊宣冊女官以冊跪授于皇后皇后受訖以冊授女官女官跪授于皇后之右立于西贊宣冊宣冊女官取冊立宣于皇后之左跪贊受冊宣冊女

官以寶跪授于皇后皇后受訖以寶授女官女官跪授于皇后之右立于西贊出圭贊與內贊贊四拜禮畢內官持節由正門出皇后送至宮門外又內官舉宸妃麗妃節冊輿各由正門入迎至各宮中節冊未至之前引禮請宸妃麗妃具禮服候節冊將至宮人執扇擁護及擎執在後引禮導引宸妃麗妃出迎于宮門外節冊至由正門入宸妃麗妃隨至拜位內官以節冊各置于案內贊贊四拜贊宣冊贊跪宣冊女官取冊立宣于宸妃麗妃之左跪贊受冊贊指圭宣冊女官以冊授宸妃麗妃宸妃麗妃各授訖各以冊授女官女官跪授于宸妃麗妃之右立于西贊受冊禮訖贊出圭贊與贊四拜禮畢內官持節由正門出宸妃麗妃各送至宮門外內官各齎飾出至右順門外以節授正副使報禮畢正副使得報各持節復命一謁告內殿是日皇后受冊畢內官先具謁告儀物翰林院具撰謁告文上具冕服皇后宸妃麗妃各具禮服上率皇后二妃詣奉先殿奉養殿崇先殿行謁告禮俱如常儀一謁見三官冊立之次日上具冕服皇后宸妃麗妃各具禮服上率皇后二妃詣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前章聖慈仁皇太后前俱行八拜禮莊肅皇后前行四拜禮畢皇后宸妃麗妃于內殿俟上易皮弁服陞座贊引女官引皇后二妃詣上前

恩禮畢還宮

一 皇后受賀儀是日 皇后受冊畢內官即于宮中設 皇后座南向設儀仗設內樂設內贊二人引禮二人俟 皇后謝恩禮畢還宮 皇后服燕居冠帶陞座引禮引二妃詣 皇后前贊八拜禮次引在內親屬詣前贊八拜禮次引六尚等女官入班贊八拜禮次各監局內官內使行八拜禮畢還宮

一 欽天監擇到本月十八日卯時吉頒說是日 上具

皮弁服御奉天殿頒詔布告中外行禮如常儀

一 表賀頒詔之次日文武百官具朝服上表慶賀陳設如常儀是日早 上具冕服御華蓋殿執事官行五

拜叩頭禮畢鴻臚寺奏請陞殿導駕官導 上陞座

禮畢還宮

六

進表行禮如儀

一 是日命婦行慶賀禮前期一日女官陳設 昭聖康

惠慈壽皇太后寶座于宮中設香案于丹墀之南其

日清晨內官陳設儀仗于丹墀之東西及丹墀東西

女官擎執者立于寶座之左右陳內樂于丹墀東西

北向設案案于殿東門外設班首拜位及各命婦拜

位于丹墀北向設司贊位于丹墀東西設司賓位于

命婦班之北東西相向設內贊二人于殿內東西命

婦至宮門外司賓引命婦入就拜位女官具服侍班

如常儀尚宮尚衣等官詣內奉迎尚儀奏請陞座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具禮服出導從如常儀樂作

陞座樂作司贊唱班齊樂作贊四拜樂止外贊唱進

表引表案女官前導舉表案女官二人舉由殿東門

入樂作至殿中樂止贊眾命婦跪內贊唱宣表目宣

表目女官宣訖與唱宣表表案表女官詣案前取表宣

表女官宣訖與舉案者舉案置于殿東贊命婦皆與

司贊唱拜樂作四拜樂止尚儀跪奏禮畢 昭聖康

惠慈壽皇太后與樂作還宮樂止

一 慶賀 章聖慈仁皇太后進表禮同

一 慶賀 皇后進表禮同

會議 后妃謁 廟儀注嘉靖十三年

儀制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具儀題前事奉 聖旨都依

擬行調告於 太廟世廟行禮便會同翰林議儀未看勿

推避欽此欽遵抄捧到部臣等會同少傅兼太子太師吏

禮畢還宮

七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李時議得 天子位三宮以共承 宗廟之祀

在禮經有廟見之文我 皇上天縱 聖明稽古五義遵

祖制見廟之義正內殿相沿之禮甚盛典也臣等仰承明

命謹考摺禮經又查照大明集禮樂摺節文議擬請廟儀

注開坐上呈 御覽伏乞 聖裁

計開

一 前期太常寺奏 皇帝齋三日尚儀奏 皇后及妃

各齋三日內外諸執事各齋一日

一 先期太常光祿寺宮奏省牲如常儀

斯所司陳設如時拾祭儀

一 是日贊明有司嚴整以伺錦衣衛備儀衛如常儀內

侍監設 皇帝皇后及妃肩輿于各宮中 皇后及妃受冊禮畢錦衣衛進轎于奉天門尚儀備 皇后及妃翟車于轎後以序內侍監奏中殿外辦 帝帝與陞輅 皇帝降輿與陞輅尚儀奏請降輿陞車 皇后及妃各降輿與陞車內外護衛儀仗隨從內執事女官遮以幃幙從行至 太廟之大門西奏請降輅 皇帝降輅奏請降車 皇后及妃降車障以龍幃導駕官導 皇帝入 皇后及妃以從至廟之後寢先是命官捧 七廟主陞神御座退至是 皇帝捧太祖高皇帝至 皇后捧 孝慈高皇后主出陞殿之神御座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

忠禮書院 卷八 八

皇帝皇后及妃各就御拜位典儀唱迎神樂作內贊奏跪揖主上香 皇帝跪揖主司香官跪捧香函進于 皇帝之左 皇帝上香訖內贊奏出主復位 皇帝出主復位樂止內贊奏四拜 皇帝皇后及妃皆四拜奏興平身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奏揖主 皇帝揖主奏奠帛奠帛官以帛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帛奠訖奏獻爵執爵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獻于 太祖神御前奏出主奏揖主 皇帝揖主奏獻爵執爵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之左 皇帝受爵獻于 高皇后神御前奏出主奏復位各廟捧主官至此皆上香奠帛獻爵訖退奏跪讀祝 暫止 皇后及妃皆跪讀

祝官取祝跪讀訖樂備奏俯伏興平身樂止典儀行亞獻禮樂作司贊女官奏揖主 皇后揖主奏獻爵執爵女官以爵跪進于 皇后之右 皇后受爵獻于 太祖神御前奏出主奏揖主 皇后揖主奏獻爵執爵女官以爵跪進于 皇后之左 皇后受爵獻于 高皇后神御前奏出主復位各廟捧主官俱獻爵訖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樂作司贊女官奏揖主宸妃等妃俱揖主奏獻爵儀同亞獻但一妃獻帝主前一妃獻后主前訖樂止太常卿進立于東西向唱賜福胙光祿官捧受如常儀內贊奏跪進于 皇帝跪揖主奏飲福酒 皇帝飲訖奏受胙 皇帝受訖奏出主如常儀奏四拜 皇帝皇后及妃皆四拜

忠禮書院 卷八 九

拜訖典儀唱徹饌樂作徹訖樂止太常卿跪奏禮畢請還宮樂作內贊奏四拜 皇帝皇后及妃皆四拜樂止畢退立于東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各廟捧主官捧回退 皇帝奉 太祖神主納櫝 皇后奉 高皇后神主納櫝訖導駕官導皇帝皇后及妃出各陞輿至世廟行禮同禮畢由米路至陞輅陸車處教坊司官跪奏樂之敬 祖宗之曲大樂鼓吹振作還宮解嚴

簡選貞淑以備九嬪 嘉靖十三年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該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方左千戶所旌節司署百戶費洪奏先午輔相建二九二後蒙 皇上 轉三嬪冊封后妃見有三缺應該選

爾惟願 皇上勅下禮部諭京城內外大小人家平昔  
良善父母端正務要女子德性溫良語音清秀端莊豐  
貌相非凡者以百名為則聽其親父前赴禮部報名不許  
隱情一槩混報仍候該王館選擇上等十名引赴皇宮門  
外恭候 聖母點擇三名補完九嬪等因奉 聖旨這所  
言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批出送司查得嘉靖九年十月內  
該少傅無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孚敬奏  
奉 聖旨覽卿所奏朕具悉忠愛誠切至意朕大婚將十  
年元配又失嗣承久虛深用憂懼每上履 聖母之念  
宜即施行禮部便將應行事宜作速議奏來着欽此該本  
部議得合候命下本部差官二員先齋榜諭北京直隸南  
京鳳陽淮安徐州河南山東等處所在官司於大小官員

忠禮書院

十

民庶之家選求報名在官仍乞欽命選差司禮監公正內  
臣二員齋勅分投前去再行訪選堪中者有司以禮令其  
父母親送馳驛前來其在京五城報到者先行送赴諸王  
館選擇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所奏都依擬行內官不必  
差你部裏還差官四員分投齋榜前往各該地方慎選仍  
嚴加曉諭勿得因而騷擾百姓以稱朕為禮祀至意欽此  
隨該本部題稱京師外本部堂上官督令該司官會同巡  
城御史一面先行選擇陸續送諸王館請命司禮監官引  
送 聖母御前選擇等因節奉 聖旨所奏事宜都准  
依行欽此續該本部左侍郎嚴嵩收報到民間女子一千  
二百五十八人緣止據地方呈報未免人品混雜難引  
進宮門合先行欽天監擇日送諸王館選擇查得舊例

命司禮監官出府選擇非本部外臣與知正以內臣下默  
供事而閱察得致其精詳也合無仍勅司禮監官惟復俯  
從往年給事中江應軫所議欽命皇親夫人二三人選擇  
等因題奉 聖旨這女子并續到的你部裏送赴館着內夫  
人女官選過引詣 聖母前擇用着為令欽此欽遵外今  
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錦永衛署百戶費洪奏稱先年立  
建九嬪後蒙 皇上擇轉三嬪冊封后妃見有三缺應該  
選補乞要曉諭京城井內外大小人家平昔良善父母端正  
女子溫良者百名為則聽其親父前赴禮部報名候諸王  
館選擇上等十名引赴皇宮門外恭候 聖母點擇三名  
補完九嬪一節查得本官先次於本年正月具奏與今所  
奏事理相同比因冊立后妃大禮初成本部未敢議覆今

忠禮書院

十

臣等看得本官先後具奏前因足見草茅之臣有懷忠愛  
之意且九嬪既有虛位相應選立但採訪貴博選取貴精  
本官具奏限一百名似乎太隘合候命下榜諭京城地方  
及委本部堂官一員屬官二員會同五城御史督同各城  
兵馬司於在京大小官員士民善良之家用心選求務擇  
其父母行止端莊家法整肅女子年十四歲上十七以下  
容貌端潔性資絕懿言動溫恭咸中禮度者不限名數各  
開報年甲生時到官本部行令欽天監擇日請命夫人女  
官於諸王館選擇性資貞淑容貌出眾者十餘名引赴  
聖母前簡選以補立九嬪惟復止照本官具奏聽其親父  
前赴禮部報名臣等未敢擅擬伏候 聖裁

皇嗣誕生請冕服御殿受賀 嘉靖十二年

茲者恭惟 皇上誕生 皇嗣昨該本部謹將一應禮儀  
開坐題請欽奉 聖旨都照擬行稱賀只在門吉服如前  
例欽此臣等仰望 聖嗣誕生海宇均慶天地祖考降  
福梓宗杜生靈永有依賴但告子初生於典甚重考之前  
代簡畧無聞我 皇上告開如廟百神而後詔示天下禮  
也惟是羣臣懼慶之情以為天地垂蔭祖考錫羨篤生  
聖子實我 皇上至德大孝所致而臣民咸預其福故恭  
請 皇上服冕御殿受賀亦所欽天命重元嗣示不敢輕  
亦禮也伏望 皇上俯鑒在等未識於初十日早 皇  
上仍服袞冕御奉天殿文武百官各具朝服致詞稱賀慶  
慶禮大備足垂一代盛典而 皇上尊天敬祖之意無弗  
稱矣臣等不勝懽懽祈請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請朕  
忠禮書院 大集上卷 七

敢不欽承天春但服冕御殿自有日也可如前旨行

皇太子生祭告慶賀儀注加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六日該司禮監太監飛佐傳奏 聖  
旨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朕第二子生禮部知道欽此  
恭捧到部臣等仰惟 皇上峻德承天大孝光祖帝心眷  
祐 宗廟垂休大慶滋至迺者陽月吉日為生元嗣國本  
天宗永有承賴實為宗社萬萬無疆之慶也中外臣民不  
勝懽忻昨躍之至臣等謹將欽奉 聖諭合行禮儀開  
坐上請伏候命下欽遵施行奉 聖旨是都照擬行稱賀  
只在門吉服如前例

計開

一 本月初九日卯時 皇上親詣南郊以誕生第二子

奏告昊天 午時祭告奉先 崇先殿行事俱祭  
服

一 奉欽 勅朝日輔臣時夕月伯轉大杜  
少傳 常杜 尚書尚臣天神伯轉也 宗景  
和 行社

一 內殿捧主官遵照欽定 太宗勅 仁宗時 宣示  
言 英宗景和 憲宗錄 孝宗尚臣 武宗棟

一 祭品欽奉 聖諭南北郊加一斗通用酒果脯醢三  
獻太常寺先期預備翰林院撰文夕

一 南郊文職五品以上武職四品以上官照例俱服陪  
拜

一 內殿文武三品以上武臣公侯伯皇親駙馬俱入陪  
忠禮書院 大集上卷 六

拜

初十日早 皇上具冕服御奉天殿鴻臚寺致詞文  
武百官各具朝服稱賀先後行四拜禮

一 自本月初七日起至十五日止百官朝參辦事俱皆  
服

一 本部行令欽天監擇日題請詔告天地

一 遣官齎捧御書前往各王府報知例該差官十一員  
分投前去合於翰林院左右春坊六科行取應差官

二十二員疏名上請點差

皇太子生請備省後朝賀加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十日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 聖諭  
朕懼上天宜即加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帶靜處三日昭

告于天賀喜其罷之卿部中即示羣臣知朕意欽此除欽  
遵通示文武羣臣痛加修省外臣等仰惟 皇上至德懋  
撫偶因地震之異恐懼修省于大慶之禮亦令罷免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雖禹湯之心不足過矣但 聖嗣誕  
生天下大本所係中外羣臣以及海宇臣民無不惟忻鼓  
舞仰戴皇天降佑之祥茲遽以稱賀朕免不惟不足以伸  
臣子慶幸之私其於所以重國本答天眷 若有未盡者  
伏望 皇上俯察羣心曲從愚懇合無仍於修省之後本  
月十三日御門容令文武百官各具吉服照舊致詞稱賀  
朕仰答天戒玉承天休並行而不失矢奉 聖旨知等既  
這等說依擬行

皇女慶生請行賀禮加靖十五年

忠禮書院

卷一

十四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是該司禮監太監張佐傳奉

聖旨嘉靖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朕第一女生禮部知道欽  
此臣等恭惟 皇上蔭荷天休肇誕淑祥乃節值中秋時  
當子夜將來嗣胤繁衍之端寔大發于茲矣中外臣民不  
勝忻躍臣等謹將合行禮儀開坐上請伏神 聖慈鑒允  
遵行奉 聖旨是百官只著吉服朝參免奏

計開

一今月十六日 皇上御奉天門鴻臚寺官致詞稱賀

文武百官各具吉服行五拜三叩頭禮

一十七日早 上具常服以誕生皇女告聞于奉先殿

崇先殿先期太常寺備香帛脯醢果酒翰林院撰告

詞

冊封妃儀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四日欽奉勅禮部比者輔臣建議慎  
選貞淑以充妃嬪用廣嗣續朕聞氏首誕子祥雖進妃  
封未加美號宸妃沈氏安嬪沈氏康嬪杜氏同中宮以待  
朕共勤贊于宗祀茲即九日吉并行進封之賜宸妃沈氏  
康妃周氏俱進封為貴妃端嬪曹氏首出椒祥進封為端  
妃安嬪沈氏進封為安妃康嬪杜氏進封為康妃合行事  
宜併供來聞欽此臣等先奉 聖諭原選淑女四廬氏封  
為靖嬪江氏為恭嬪任氏為順嬪趙氏為榮嬪九月九  
日寅時發冊如昨例行欽此已該本部欽遵具題外今接  
奉前項 勅諭謹將合行禮儀併行開坐上請伏乞 聖  
裁奉 聖旨是依這欽行

忠禮書院

卷一

計開

一冊封吉期遵照欽定嘉靖十五年九月初九日寅時

一本月初八日 上具常服以進封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祭告奉先殿先期太常寺備香

帛脯醢酒果翰林院撰告文其冊封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先次已經預併告訖免行再告

一先期內府造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合用金銀冊冠服玉圭

等件

一本部奏請行禮正副使十八員

一前一日鴻臚寺設節冊案于奉天殿節案居左冊居

居右設節冊案于丹墀內敬坊司設中和韶樂及

大樂錦衣衛設儀仗如朔望儀

一是日早內官設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受冊位于各宮

中設節冊案于受冊案之北節案居左冊案居右又

設香案于節冊案前設內贊各三人引禮各二人

一至期 上具皮弁服御華蓋殿賜膳寺官奏執事官

具朝服行禮畢奏請陞殿導駕管導 上陞座文武

百官各具朝服入班行叩頭禮左右侍班正副使亦

具朝服入就拜位 內贊贊四拜興傳制官跪奏傳制

執事官舉節冊案由殿左門出稱有制為替贊跪正

副使跪傳制官稱制曰嘉靖十五年九月初九日進

封宸妃沈氏麗妃閻氏俱為貴妃端嬪曹氏為端妃

史禮書院 大集卷

十一

安嬪沈氏為安妃康嬪杜氏為康妃冊封錦衣衛正

千戶盧惠女盧氏為靖嬪江洋女江氏為恭嬪任惠

女任氏為順嬪趙汝誠女趙氏為榮嬪命卿等持節

行禮贊俯伏興四拜禮畢執事官舉節冊置綵輿中

黃蓋遮送至右順門正副使朝北面 內官捧節冊

由正門入迎至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各宮中節冊未

至之前引禮請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各出迎于宮門

外節冊至由正門入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隨至拜位內官

以節冊各置于案內贊贊四拜宣冊贊跪宣冊女官

取冊立宣于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之左訖贊受冊贊播主

宣冊女官以冊授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各受冊授女官

女官各跪授于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之右立于西贊

受冊訖贊出圭興四拜禮畢內官持節由正門出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各送出宮門內官贊節出至右順門外

以節受正副使報禮畢正副使得報持節復命

一訖 內殿是日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各具服候 皇

史禮書院 大集卷

十一

上率詣奉先殿崇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先期太常

寺備告 內殿酒果脯醢翰林院具請撰告詞

一謝恩是日謁 內殿畢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各具服

詣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前 享聖慈仁皇太后

前俱行八拜禮畢 上服皮弁服 上后亦具服各

陞座贊引女官引 貴妃 貴妃 端妃 安妃

康妃 靖嬪 恭嬪 順嬪 榮嬪詣前就拜位俱

行八拜禮畢還宮

皇女匝月剪髮令下名儀注加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 聖諭

朕長女匝月之近內監以 皇祖考時例有宴但禮在三



月今世俗用一箇月并可要否及命名剪髮定期欽此欽  
惟 皇女匝月在邇臣等謹將合行儀注開呈上請伏乞  
聖裁舉行奉 聖旨是

計開

一命名剪髮古禮在三月之末今擬從時用九月十五  
日匝月之吉

一皇女淑名與皇子字擬不同伏乞 明特命

一前期 上擇內夫人之敬慎者以奉 皇女翦髮是  
口早保姆抱 皇女於寢室剪髮為髻留羈如禮

一至期 一具常服御乾清宮陞御座 皇后率端妃  
各服其服行四拜禮畢 皇后侍立東面端妃後

保姆抱 皇女出 寢由西至殿內授 皇女子  
恩禮書院 文集卷六 六

恩禮書院 文集卷六

皇后內贊奏曰 皇后率端妃曹氏祇見 皇女

上降座執 皇女之右手而賜之名 皇后承 旨

送左還授 皇女子保姆還寢 皇后復率端妃四

拜畢各還

一是日 皇女翦髮命名禮畢內監設遊宴宮中照例

舉行宴禮

皇嗣誕生請詔諭安南朝鮮二國 加靖十五年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本部尚書夏言題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恭遇皇嗣誕生例該詔告天下

本部已經題奉欽依著十一月初六日彌月之期舉行欽

此除欽遵外今月二十六日臣言伏蒙 皇上面諭皇子

初生既詔告天下何獨外國至冊封日始遣使詔諭况已

告聞天地百神便當使華夷一體知悉他日冊封再行詔  
告知宜擬舉行臣即搢前頓首具對誠宜欽奉 聖諭

仰惟元嗣誕生宗社大慶歡忻屬望夷夏同心今海內外  
國一體詔諭誠仰見聖人無我王者無外帝王一視同仁

之心甚盛與也所據來月初六日頒降告皇子生詔書合  
無依冊立皇太子制遣翰林院官一員充正使給事中一

員充副使齎捧詔書往諭朝鮮安南二國知悉俟冊立皇  
太子之日再行遣使詔諭合候命下本部欽遵舉行仍著

為尋典以成一代之制等因奉 聖旨是著為令禮部知  
道欽此抄出送司查嘉靖二年四月內該翰林院編修孫

承恩題該禮部題奉欽依是臣與同禮科右給事中俞  
致齋捧詔書往諭安南國王黎罔欽遵前往沿途傳

恩禮書院 文集卷六 五

聞該國近年以來臣下作亂黎王遇害目今國無定主道

路梗阻恐難前進等語臣等惟恐不的未敢率易具題馳

驛直抵廣西龍州與該國境界相離止八十里節錄牌行

龍州等處著落體訪黎罔存沒并世子名諱及行附近邊

界該國諒山文淵長慶等府衛令其迎迓續據長慶府申

稱本國見被逐臣陳嵩子陳昇據諒山等處地方道路梗

阻待轉報國王迎請知俄後據龍州申稱據守隘頭目丁

源呈內開訪得安南國黎罔已沒世七年今世子政號光

紹但不知名諱及訪得該國鎮朔衛土官閉守忠稱說光

紹被逐臣吳登肅作亂趕逐海濱存沒未卜又有逆臣陳

嵩霸占諒山府等處號稱天應後故有子陳昇仍舊據逐  
今仇殺未息道路不通等因臣等猶恐不的又牌仰督備



龍州等處指揮楊廷體訪隨捷呈報相同臣等據此方信前者道路傳聞之言不妄隨又查得先該去任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蕭爾等會題為急緊逃情重務軍內開談國咨稱頻歲有亂離之禍入器與臣等今次訪報事情相脗臣等竊惟原領詔勅緣段止該諭賞黎炯今黎炯既沒其所稱先詔者承襲初未請封遣亂又無求援未審是否黎炯嫡派支商縱使道路無阻臣等可得輕入決亦不敢輕與况據各訪報前來則是該國逆臣陳氏父子相繼梗於其外莫氏又偏於其中兵火相仍國無定主臣等又安敢輕入自速辱命之愆且臣等原移文該國諒山文淵長慶等府衛其諒山文淵竟無一字回報止據長慶府前項回稱待轉報國王迎請如儀臣等又候邊境亦無迎請信

忠禮書院

卷之六

廿

息據勢揆情即使先詔尚存得知天恩俯及亟欲迎情願其威令久不行於諒山等處失其出入咽喉之路具迎情之使必不能通彼之迎請既不能通臣等亦安得而入我况前項申報先詔被逐海濱存沒未卜臣等在彼再候亦無益矣禍福利害在臣等固不足惜顧事關國體豈敢不慎臣等思無可遣之理於嘉靖元年十二月十一日還至廣西梧州府擬會本題請問給事中俞敦因感冒瘴氣染病服藥調治不愈竟於嘉靖二年正月初四日身故臣伏思之臣原與給事中俞敦欽承上命充正副使差往安南國公幹今該國地方多事既不可進而俞敦近故臣又難以獨行理合併行具題乞勅禮兵二部從長議處使臣有所憑藉遵依以為進止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欽此隨該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張嶺總兵官朱麒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敏各題同事前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覆題我朝 列聖以來凡登極之年若官齋恭詔勅緣段諭賞安南等國使知華夷有主斯禮之不可廢者 皇上即位已該臣等具題欽遣 官前去安南國諭賚去訖今兩廣鎮巡等官題稱安南國王黎炯沒世七年見彼莫陳二姓仇殺道路阻塞乞令編修孫承恩等暫且回京又該編修孫承恩題稱右給事中俞敦病故難以獨行欲乞從長計處以為進止參照前項緣由事在彼中遲難適度合無候命下本部移文彼處鎮巡等官再行查出如果該國地方未寧委難前進國王黎炯委果已沒法難妄授行編修孫承恩齋捧原領詔勅暫且回京緣段

忠禮書院

卷之六

廿

照數驗看明白轉發廣西布政司收貯待事寧之日奏米本部另行具題仍差本官往彼諭賚以終其事惟復另差給事中一員前去會同編修孫承恩探聽彼國寧息前去諭賚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是道所奏事情還著鎮巡官查勘明白孫承恩暫著回京欽此已經備行彼處鎮巡等官欽遵查勘去後 查得嘉靖三年十二月該本部題准兵部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汪淵等題稱會同總鎮兩廣太監鄭潤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張嶺鎮守兩廣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議照安南國兩廣接壤雖云商夷久披 聖化請封納貢守為常職詔諭賞賚著為令典茲其國中擾亂殆將十年遂致國土分裂迄無定主臣等歷查經年案卷傳來訪探人言參度事情

似得便化倡亂於陳萬等之叛逆黎嗣遇害繼亂於莫登庸之姦雄黎繼繼遷今據該國長慶府牒文則云姦人杜溫潤等除聽逆臣鄭綬等校計脅遷黎繼于本國清都府源頭本國頭目黎炯莫登庸等以一方人民無有統攝共拒黎繼弟黎應權攝國事謹守欽賜印信候差陪臣赴京奏事求封并歲貢其黎應的是先國王黎利之曾孫故國王黎明長兄黎顯之子黎繼之弟委係舊王黎明嫡派宗裔莫登庸乃本國頭目能為國計賊始終一節的是忠義之臣因又據該國高平府牒文則云本國猶是逆臣陳萬子昇竄在諒山地方再有逆臣莫登庸阮時璠等謀作不軌竊據衡要以致道路梗阻未能徑達嘉靖二年正月十六日本府具啓前事始通本國世子黎繼及一國之人

忠禮書院

卷

咸仰 天朝新政惠及遠人不勝感戴又云世子前被逆庸等革取行儲亂暫出居于本國先國王卿今方命將出師討平逆賊拾日恢復差陪臣奏事求封及逾年歲貢如例等因又據廣西龍州中緝安南國王黎明故絕無子有兄黎顯子黎繼黎應衆臣共推黎繼權管國事因伊母嫁與莫登庸為妻欲奪國事被臣杜溫潤鄭綬誘遷黎繼回清都府莫登庸亦誘黎繼出海東府把截要路各亂仇殺至今無主等因竊詳該國二府所牒并龍州所申各情互異但以理推之陳萬父子叛逆情罪灼然無待訪勘其黎嗣遇害無子國人共立其故長兄黎顯之子黎繼以為世子各位甚正權攝國事經六七年臣主定分亦已甚久夫何一旦被人脅遷于外國人皆不知之其莫登庸既稱忠

力能計賊何故視主崇座竟不迎復乃輒改謀易議別立其弟黎應權攝國事其間集逼何怪羣疑况傳聞之言或聞黎應年尚幼豈能權攝國事或云黎應雖稱黎繼同母之弟但黎顯沒世已久焉得尚有幼子或者莫登庸既娶其母而後生子冒姓黎應亦未可知此雖曖昧夷情未易逆度其偽即使黎應其黎顯之子黎繼之弟則弟豈可以奪兄黎繼乃一國共主而莫登庸輒改易之則臣豈可以廢主今該國長慶府牒稱黎應要差陪臣奏事請封高平府牒稱黎繼要差陪臣奏事請封近據廣西太平府申據憑祥州牒呈准安南國帖文差陪臣阮文恭范敦禮鄭晃等齎捧表箋文奏啓本井方物要行赴京煩為照例開開放入及應付脚力庫給等因臣等會訪得該國援亂

忠禮書院

卷

未有定主乃輒驟離差陪臣進貢求封中間又不明白開說所封何人之名顯是立非相應國人不膜或是姦雄謀篡假立詭名必有境內姦細通誘外夷欲假我 天朝恩寵以服衆心以遂逆謀亦未可知所據該國地方其長慶府與廣西憑祥州接壤海東府與廣東欽州接壤即今乃莫登庸黎應所據之地於中國道理切近且文移易達其清都高平等府即今乃黎繼避居之地其入中國必經長慶海東等處壞地既隔道路復梗而文移難通論順逆之理則黎繼為正規博噬之勢則莫登庸黎應為強方鷸蚌之相持而雌雄之未決今茲黎繼黎應不候本國平定輒遣陪臣請封於法固當禁阻戒備其或莫登庸伏誅黎繼先復舊物差遣陪臣請封則名正言順人心允服臣等當

臣訪勘得實其奏定奪萬一熟慮儻致他虞別無續親宗  
裔應具其姓名差遣陪臣請封從前遂其致謀不使則  
別無應立恭酌定議有非臣下所敢擅專蓋朝廷為萬邦  
之極不可不正綱常之大義而自古帝王之御夷狄亦  
或以不治治之緣事關邊計臣等不得不預為之慮也况  
該國夷酋自來請詐且以我朝近事明之永樂年間該國  
築賊黎季犛殺其國王陳日烱季犛上表更姓名為胡一  
元子者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掌署國事我  
太宗皇帝使其請逾年陳氏子孫名添平者始遞至京懇  
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  
迎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朝廷方  
聲罪致討平之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

禮書院

並

臣無可繼承之者乃復古制郡縣其地至宣德初交趾黎  
季犛反殺抗王師請立陳氏後 朝廷從之仍復為國黎  
氏因代為王此往事之鑒也今日弟情何以異此若不謹  
之於初誠恐貽患於後事開邊計臣等又不得不預為之  
慮也且自古外夷為患彼初豈敢輕測我中國之虛實淺  
深哉必有我境內姦貪官吏兵商民人等利其貨賄代為  
姦細走透消息於外或招引外境姦細入境內探聽軍情  
然後觀我虛實知我淺深乃敢窺伺或侵犯邊疆或詐詐  
申請甚或欺罔陳奏各無忌憚是故制御夷狄必先以嚴  
內治為本防微杜漸臣等又不得不預為之慮也除將該  
國事情 我錄邊關隘并境內姦細備行廣西鎮守及兩  
廣都布按三司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各將等官嚴密勘報

臣謹守境土并查提究問外乞勅禮兵二部將該國事  
情從長查議請乞 聖裁候命下之日備行臣等欽遵等  
因奉 聖旨定該國事情著從長查議未說該部知道欽  
此各部送司該本部看詳請封雖該本部掌行錄彼國無  
定主事未歸一難以施行內稱各相備兵係干邊情重務  
節經備咨兵部徑自查照去後為照安南國請封係是重  
事必須國有定主事有歸一方可施行今據廣西監察御  
史汪淵等將該國請封事情會同鎮巡等官具奏前來中  
間反覆論列計慮周詳已無遁情伏蒙明旨命臣等查議  
以聞此我聖明柔遠之意同見于斯臣等逐一參詳鎮巡  
等官會勘前項緣由則彼國無定主事未歸一灼然可知  
一且還然請封委難輕易擬行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

禮書院

並

臣等都察院轉行彼處鎮巡等官再行訪勘本國即今有  
無平定歸一其熟慮黎應是否已改國王黎鳴親孤宗裔  
應否何人襲封多方傳訪務得其真如果本國平定事有  
歸一方許查照先照黎明請封事體取具合國官民不扶  
係結將應封之人具奏施行等因奉 聖旨是著鎮巡等  
官再行訪勘得實奏來定奪欽此已經移敕都察院轉行  
彼處鎮巡等官訪勘去後今該前因適查案呈到部看得  
安南國王本泰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我 太祖高皇帝  
間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後為黎季犛所篡逾年陳氏孫  
名添平者至京懇其與 太宗文皇帝體 高皇之意乃  
遣使送添平歸其國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我  
太宗皇帝始赫然用兵征之既平求陳氏後不可得乃郡

縣其地後國中故夷名黎利者肆逆假以得陳氏後為詞  
上表請立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聽之俾復繼陳氏  
之絕自是以來雖郡縣不置而該國職貢克修嗣位則遣  
使請封遇 朝廷大慶則遣使入賀三年一貢罔敢愆期  
今查得正德十年該國王黎洞差陪臣阮仲達等赴京進貢  
之後迄今二十一年貢使不至及我 皇上登極改元欽  
差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齋捧詔勅往議克以該國作  
亂道途梗阻未達而返節該孫承恩具奏及節據兩廣鎮  
守等官具題再經本部題覆俱奉 聖旨令彼處鎮巡等  
官訪勘的實奏請定奪該本部備行去後今經一十四年  
各該官員竟無一字奏報前來今照皇嗣誕生若復頒詔  
入國則必如前梗阻命使不得經抵其國使損國體合無  
禮書院 文集卷六 其

山行詔諭朝鮮國王其安南國暫免遣使伏候命下本部  
行取翰林院官給事中跪題請點差各一員止令齋捧詔  
書前往朝鮮國諭祭庶使重信再照安南國職貢不修歷  
二十餘年背叛之罪已無所逃在法當與問罪之師但節  
據奏稱該國賊臣作逆國無定主分裂禍端荼毒生靈義  
當與之討賊平亂斯為中國君主四夷之道但查得兩廣  
鎮巡等官節奉欽依訪勘迄無回報顯是輕忽邊情違慢  
明旨以致縱長夷姦積損國體所據該官員相應通行  
查究合無乞勅兵部馬上差人星馳兩廣地方著落鎮巡  
等官即便查照先年節奉欽依事理訪勘該國事情的實  
合同三司及該道守巡官員從長謀議務要區畫停當上  
緊具奏聞不許隱匿遲延誤國大事庶幾叛亂之罪可

懲朝貢之典不廢裔夷以安邊境以寧而中國之體尊矣  
奉 聖旨是詔使且待彼國事情你部裡還會同兵部計  
議來說勿視為非要

皇太子前剪髮命名禮儀加靖十五年

儀制清吏司案皇恭遇 皇嗣誕生既已詔告天下所有  
三月命冬剪髮之儀理當舉行案皇到部臣等仰惟皇天  
眷聖 列祖儲休篤生元良萬邦攸賴肆惟養正之始當  
隆稽古之儀謹按禮經宜于三月之末之期合於本月望  
後選吉舉行臣等謹將合行儀注開呈上呈 御覽奉  
聖旨依擬

計開

一行欽天監擇 皇子前髮吉日上請

禮書院 文集卷六 其

一先期太常寺備告 太廟 太宗廟昭穆羣廟獻皇

帝廟香帛脯醢酒果翰林院具祝文

一欽命 皇子雙名該用戟字 下字用土邊傍字樣

先勅內閣開擬上請 聖旨簡定

一前期一日 上詣 太廟寢殿并分遣文武大臣恭

詣 太宗廟昭穆羣廟獻皇帝廟以 皇子名告開

于 祖宗列聖皇考

一是日 上以命 皇子名遣使聞于 昭聖康惠慈

壽皇太后 章聖慈聖皇太后

一前期 上擇內夫人之敬慎者使為師姆及慈姆保姆

以承 皇子剪髮是日 早師姆抱 皇子於寢宮剪

髮為髻留角如禮 所 在留不剪者也夾兩傍鬚

夾曰曰角  
兩唇也

一是日命 皇子名 上具皮弁服御乾清宮陞御座  
皇后率昭嬪各具服朝見行四拜禮畢 皇后侍立  
東面昭嬪後師姆抱 皇子出自寢由西至殿內授  
皇子于 皇后內贊奏曰 皇后方氏率昭嬪主氏  
敢用吉日祇見 皇子 上降座命以制辭執 皇  
子之左手咳而賜之名 皇后敬對發旨畢遂左還  
授 皇子于師姆還寢 皇后復位率昭嬪四拜畢  
各還宮

一次日 上御奉天門欽降手勅以 皇子康育博諭  
禮部行移宗人府上籍至牒

請早定建儲大典加靖十六年

禮書院文集

卷六

廿八

臣夏言等謹題臣等仰惟 皇上聖德格天誕生元嗣詔  
聞天下幾六閱月矣中外臣民仰戴日切所有建儲之典  
誠宜及時舉行所以奠安國本繫屬人心也茲獻歲新春  
陽德盛茂伏望 聖明早定大事循例文武百官三上表  
勸請伏乞 聖裁賜允使於司遵奉施行臣等不勝願望  
祈請之至謹具題以聞

奉

諭議

皇太子周歲冠服及告廟祀儀

加靖十六年

臣夏言等謹題昨日伏蒙 聖諭朕元子周歲之日未冊  
立可用何冠服卿等共禮部一議米亦會勸賜臣同議止  
朕欲以是日一祭告 九廟禮有無臣等今晨即會禮部  
尚書臣嵩侍郎臣璧臣昂并會臣勛臣昂臣同議得以為  
國朝皇太子受冊冕服九章其他有皮弁服有常服此是

冊立以後之冠服也今周歲之日既未冊立似宜別制初  
服考之唐制太子幼則雙童髻絳紉袍伏望 皇上斟酌  
損益行之出于 欽製自能中禮以垂法也至於周歲告  
廟禮無考臣等請以義起於是日 皇上躬詣景神殿告  
聞 祖考至吉冊立則當於廟舉行也均乞 聖裁謹具  
題以聞

再請冊立

東宮

加靖十六年

臣夏言等謹題恭惟 皇上茂膺天眷萬生 聖嗣天下  
臣民共仰戴今春文武羣臣合詞奏請冊立東宮至再  
至三未蒙諭允茲當 皇子周歲之期冊立大禮宣及時  
舉行昨該臣等屢奏 召對已當面 奏合無容禮部先  
行具題於十月朔旦仍合文武羣臣上表申請以備典禮

禮書院文集

卷六

廿九

臣等伏望 皇上特賜俯從以慰臣民之望臣等不勝欣  
願之至謹具題以聞

桂洲文集卷之六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七

崇聖學

請幸太學及行取孔頴孟子孫

該羽林前衛指揮使劉永昌奏為幸學事奉 聖旨禮部

看了來說欽此臣等看得臨幸太學尊禮先師實帝王崇

儒重道之盛典也 列聖以來惟於登極後一行之恭惟

皇上繼勤聖學夙聞大道經筵日講未嘗暫輟又於文

華殿東堂欽奉三皇三帝三王并周公孔子神位春秋開

講祭告月朔躬行瞻謁以盡金縢之誠近於西苑無逸殿

落成命大學士坐講幽風無逸等篇以端風化之美是蓋

我 皇上右文崇道之心躬行篤踐之實也乃若臨雍一

事自古侈為美談在 皇上則為餘事但過日 皇上

應禮書院 奏集卷七

正先師祀典以來未嘗恭謁於此再一舉行益足風示天

下但奏內欲以春秋開講先期幸學則歲且再行車駕太

數臣等查得嘉靖十一年正月分例該朝覲考察天下官

員二月分會試天下舉人時則文學諸臣執事場屋有妨

侍從臣等擬於三月中旬諸士子廷試釋褐之後行令欽

天監擇日乘輿特賜臨幸其一應合行儀注俱候臨時奏

請施行臣等又查得駕幸太學孔頴孟三氏子孫例該行

取赴京至期迎接聖駕陪祀行禮照得衍聖公孔開韶及

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德重孟光并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

人顏孟族人各二人本部先期遣官馳驛行取前來途無

照例先期行取惟復別有定奪奉 聖旨先師祀典既正

朕當躬謁依擬於嘉靖十二年二月內幸學一應事宜

准行臨期你部裏具儀來行

奏進恭和

御製聖學待嘉靖十一年

嘉靖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代蒙 聖旨宣示內閣以 御

製詩一章命輔臣并臣言各和三首抄捧到臣稽首領首

伏讀 聖製無任感激欣慶臣聞君道莫大於稽古正學

而聖賢大學之道發明無餘蘊矣大哉皇言真足以繼往

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者也豈非斯世斯文之至幸哉

願臣末學庸陋何足以嗣音天言咏歌帝德謹遵 聖諭

恭和三首冒昧進呈伏乞 聖明俯賜鑒覽臣不勝戰慄

之至謹具奏聞

請幸太學禮儀嘉靖十二年

應禮書院 奏集卷七

儀制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題為議幸學以興教化以全

文治事奉 聖旨先師祀典既正朕當躬謁依擬於嘉靖

十二年三月內幸學一應事宜都准行臨期你部製具儀

來看欽此續該本部擬題照得 駕幸太學例該先期擇

日伏乞 聖裁特勅欽天監預先擇定吉日其一應事宜

候 命下之日次第舉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行該欽

天監擇於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大吉所擬合行禮儀

查得成化元年該本部題為禮儀事節奉 憲宗皇帝聖

旨著欽天監擇日國禮部會同翰林院具議來看欽此今

照合行禮儀亦合照例本部會同翰林院議擬奏請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弘治元年三月初九日駕

幸太學該太子太保史部尚書王恕奏要乞增幣及分飲



行拜禮等因該本部議擬覆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分  
獻官拜禮准行其餘只照舊欽此續又該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王恕又奏要乞增幣等因該本部會官議得合無於  
聖駕幸學之前致齋一日至期加帛一段餘仍其舊等因  
聖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尊先師當以禮既成化初  
年有所舉行只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為分奠其餘  
儀物俱照永樂年例行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等會  
同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李時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方獻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  
大學士程璧議擬仰惟 皇上遐撫中興治臻文盛執中  
建極紹千聖之心傳禮備樂和敷萬方之聲教神人胥慶  
述作燕隆乃者發自淵衷釐正祀典重厘 帝袞祗謁先  
師當一紀化成之時躬萬乘臨雍之禮右儒重道崇德報  
功創昭代之上儀示下之常範天臨泮水春瞻奎壁之  
祥雲擁橋門盡聽絲綸之詩君師道重德教風行或開文  
運之昌允稱皇圖之固惟均 平土慶溢儒紳所臻儀文宜  
遵條貫今將一應合行儀注臣等謹斟酌舊典議擬繕寫  
一通隨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裁奉 聖旨都休擬行  
欽此

禮部書院 文集卷之五 王

紀錄重幸太學事宜頒布學校嘉靖十二年

竊惟古者臨視太學擇其先師所以展禮樂宣德化敬尊  
天下之人使歸於善也是故 歷代帝王莫不以是為首務  
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洪業始立學金陵東興時賜臨幸  
列聖相承每於歲作一舉著為典前此幸學禮成俱該

國子監纂輯聖駕臨雍錄用紀一時儀文之盛恭惟 皇  
上慈昭帝德不聞 聖謨制禮作樂崇道右文凡郊廟神  
祇之祀無不精訂又釐正先師祀典尊禮極至嚴奉有加  
茲者乃消令辰躬屈賜來瑞并秉圭帑謁文廟禮稱樂合  
雍雍彬彬旋幸學官天臨黼座元僚侍席儒臣談經既乃  
聖制描宣金縑玉振橋門觀聽雲擁星陳蓋於龍飛一紀  
之餘為累朝僅見之舉踵亦祖皇上克紹前休誠昭代之  
常儀明王之盛典也苟無紀述嗣世將何觀焉臣等列在  
禮官獲與侍從之末恭遇非常之典竊願有所纂輯以揚  
厲我 皇上之盛德弘業俾光昭於無窮而一時大小臣  
工亦得以自託於不朽豈非國家文明之盛事哉且近日  
給事中沈鑑有言意不殊此臣等謹以本部題請 聖旨  
出禮書院 文集卷之五 四

一應舉行移文奏讀及奉宣制詞 勅諭并講官所進經  
義稱賀表文以日月先後次第繕錄成編恭名曰聖駕重  
幸太學錄刊刻成書隨本上呈仰 聖覽候 命下之  
日各以一帙頒布南京禮部并南北直隸府分浙江等十  
三布政司令依本朝刻通發所在學校使天下之士皆知  
皇上隆師重道之盛心實為斯文幸甚奉 聖旨是依欽  
行

進呈石刻 御製詩章嘉靖十二年

臣於嘉靖九年蒙恩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叨充講官是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文華殿進講大學衍義該臣論講主陵  
陳平周勃爭王諸呂事伏蒙 皇上聽納乃於歲除之夕  
親展宸翰著聞講篇一首令內閣傳賜及臣嘉靖十一年

二月駕幸南城視欽天追先二閣御筆華致作過親  
廟有感詩一首臣時應從在側蒙示以稿明日蒙御筆書  
之素箋賜臣一幅其年九月 上御西苑迎翠殿召臣賜  
問作 諭太宗伯言舉所知以作翰林之選詩一首又次  
日書懷詩一首命臣即時恭和明日蒙以龍箋書之賜臣  
臣衆以一芥草茅遠達 聖明累蒙翰墨之賜榮幸何極  
臣嘗莊誦 聖製開講篇議論高出千古於君德治道開  
繫甚大視二閣工程因過親 世廟有感詩具見敬天光  
祖奉先思孝之誠面諭臣言詩并秋日書懷之誄又皆求  
賢重農憫戍戡戡至慮之發直可與典訓諸二南雅頌  
相表裏視後世徒以文辭麗美相尚而邈然無開理道者  
蓋萬萬不伴矣荷欽休哉欽賜以朱寶藏惟謹伏念聖  
恩禮書院 卷七 五

宸章人人快觀所宜校之金石以光昭罔極臣是以不敢  
自私謹以御製開講篇繕書一通前後三詩臣恭依御筆  
手自摹臨俱刻之真石近始竒功謹捐三本裝潢成帖  
進呈伏冀天慈特書覽覽臣即附舟載回本鄉暫儲陸所  
俟臣乞身歸老之年尚當力圖構室以極尊奉仰泥於四  
方傳之後世凡得於欽觀者皆知尊然仰識聖人天縱之  
學日新之德必且惕然警勵勉為忠孝之歸其為世道之  
補蓋非小小豈直一方山川增耀已哉臣子冒宸嚴不勝  
戰兢殫越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著刻寶覽  
進呈應制元夕錄月懸自警詩嘉靖十三年  
嘉靖十三年正月初九日該內閣抄奉 聖諭朕於數載  
前下宮之閣予內座之上正中奉以 祖訓一帙上左奉

以 皇考手澤一副日經思問每於元霄之夜設一絳燈  
即燈蓋輪懸一絕五言曰於赫 皇祖訓於昭嚴聖澤孫  
子時瞻歌夙夜慎兢業以自迄而自警焉然自警固不可  
無其獨予者宜進戒但勿稱道卿三臣及示銘言昂臣各  
進二章以聞欽此臣伏蒙 聖眷不以臣不文見鄙命之  
陳詩願臣踈淺局足以應塞 聖制臣誠謹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初天之歌載之雲典卷阿之什發乎周雅自是以  
還則辭歌之風邈乎不可復覩矣恭惟 皇上聰明憲天  
文武紹 祖敬一之學得統中之正傳慎敬之功極至誠  
之妙用施於九重深密之地宮闈燕息之所特奉 聖祖  
寶訓 聖考手澤夙夜服膺願與諸或愆忘至於歲侍  
觀燈游衍燕樂之辰 皇上乃作為歌詩一字不忘兢業  
唐禮書院 卷七 六

其法祖敬親之念夙夜惕然有弗敢一毫自怠逸者詩曰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 陛  
下實允踐之矣臣莊誦 聖製直與典謨同風而漢唐以  
下帝王臨賞詞華之作直若黃鐘發而九年管太陽升天  
燭火熄矣荷欽休哉臣謹恭伏 聖製京頌撰成二章又  
別撰十章冒昧上獻以少竭芻蕘之忱進呈 聖覽臣不  
勝戰兢殫越之至  
請收採書史及廷見講臣嘉靖十五年  
看得湖廣道監察御史徐九皋奏稱乞將歷代藝文志書  
自參對所貯經籍凡有不備者行令中外士民之家借本  
送官詹照原本給還量優賞其有志所不載及近代中  
外文宗山林隱學記著撰述有裨治理者並令搜採解送



禮部發史館看詳校正藏諸中秘一節臣等仰惟 皇上  
尊祖敬宗右文重道適者恭建皇史宬尊藏累朝寶訓實  
錄并 列聖御製文集四書五經性理等書及修輯歷代  
全史誠帝王希代之曠典萬世不刊之事業也今本官具  
奏前因具見仰贊 聖謨廣敷文教之意相應准行合候  
命下移文翰林院查秘閣所貯經籍有無缺遺不備之書  
備開書目行本部通行兩京及天下撫按衙門轉行提學  
官員用心搜訪凡藝文志所載歷代遺書及本朝名臣碩  
儒諸所著述文集凡有補於世教足代一家之言發一體  
收採送禮部轉送內閣奏請藏貯蓋廣儲書史足彰一代  
文籍之盛及奏稱欲乞 陛下於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  
事之暇時賜召見講讀侍從諸臣從容諏訪辯析經指分  
是仰承 皇上緝熙聖學延見講臣以備顧問之意伏望  
皇上俯賜允行均乞 聖裁奉 聖旨書籍充棟學者不  
用心亦徒示虛名耳為能以經書躬行力踐為治有益與  
夫此心不養以正召見亦虛應也都罷  
奉 旨議修輯一統志嘉靖二十  
臣昨蒙 皇上面諭大明一統志自先朝修輯以來歷年  
逾久中間建置沿革人材政蹟可書定者甚多今無紀載  
恐世遠湮失將無可考見況有關治道勸懲尤不可漫視  
朕嘗觀覽此書知仙釋之紀無一地無之似涉附會恐害  
傳信卿宜更輯此書以成國家盛典臣頌首頌首仰惟  
聖諭惓惓蓋欲恢拓人文以化成天下甚盛心也至諭仙  
釋元仰見聖學高明臣敢不仰承德意用圖厥成初思聖

朝與國廣博遠邁前代累朝修書往往差官各處采輯事  
實經年累歲纔緩廢時臣看得今天下各省近年類有新  
舊通志合無 勅下該部取各衙門間散官員分投齊捧  
勅書一道前赴南北直隸浙江等十三布政司著落撫按  
官督同二司學校守巡等官不論新舊志書有無各先行  
修輯通志一部事增至嘉靖二十一年止務要采摭詳明  
紀載核實書成差官齎進俟各處通志到全臣奏請開館  
纂修庶事有統紀而書成可期伏乞 聖明裁擇施行謹  
具題以聞伏候 勅旨  
奉 諭重錄永樂大典加增二十一年  
臣等奉 諭恭上 皇天大號伏蒙 皇上賜示 永樂大  
典一帙臣等對榻前奉閱考摭文義精詳采摭事實故博  
古今類書此為淵海視類聚紀原藝文志太平御覽等書  
不啻支指函牛耳臣不勝快觀甚幸近日累奉 面諭我  
成祖文皇帝大典一書誠自有宇宙以來所無可謂端世  
鴻寶但簡帙浩大更無副本室藏已久恐將來或有遺缺  
遂非全書茲當重錄一部並藏于 皇史宬庶可與天地  
悠久矣臣等奉 諭音仰見 皇上留心載籍加惠萬世  
臣不勝欽仰之至謹照得 永樂大典委係我朝垂世不  
刊之書尤為至寶委宜重錄餘本藏之天府但事跡重大  
校對寧官稽查難督必得多設官員騰錄繕書必須多取  
人數又必嚴立程限不致延緩歲月亟成盛事以仰副  
聖心其中間備細處分俟開館局之後臣次第開立條貫  
上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禮部題請施行謹具題以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

興學校

議改遼東德州等衛儒生就近鄉試  
嘉靖十年十月十六日

該遼東都指揮使司遼東都司等衛儒學優次等生員徐潮等奏竊照嘉靖十年例該鄉試臣等俱蒙巡按遼東謝御史考送山東布政司鄉試隨於六月內起程閏六月入關時值天雨連綿平地皆水冒暑衝泥延至七月終方纔到省中間觸犯暑濕太平感傷多不終場臣等勉強全場而志昏力倦僅能成文以致本幸中式止生員韓璋一人而臣等俱被黜落委屬文理荒謬豈敢妄有怨尤但念臣等由遼東以至山東往返六千餘里跋涉四箇月餘辛苦萬千難以盡訴已於嘉靖七年九月內備將苦情及將遼東禮書院文集卷七  
十  
東比照潼關等處科舉事例奉行該部轉行遼東巡按王御史勘處取具說擬供結及合費供給銀兩又經覆奏一向拱候明旨至今未蒙准行臣等竊惟潼關一衛本屬直隸而科舉乃在陝西以其近於陝西足如宣府一鎮其守巡官員俱係山西而其科舉則在順天以其近於順天今遼東之地比之潼關其去順天遠近最為相等而其所設守巡亦係山東官員又與宣府相同獨科舉一節乃使越過順天遠赴山東撥之事體似有不均詎者或謂此其舊規殊不知遼東先年學校之名雖設而科舉之途未開至正統丁卯地方撫臣始選都司等率軍生張昇金統律二人起送應試彼時遼東山東原有海道之便却將昇等皆送山東近而中式以後科舉遂以昇等為例實因衆之弊

非舊規也况今海道不通已四十餘年臣等何由以乘其便向使遼東先年既有科舉該部果如今日之遠廟堂之設必酌量地里遠近附之順天無疑又况遼東孝校見屬巡按管理與直隸提學事体相同而科舉乃屬之山東竊恐法制不如是也伏望 皇上憫念下情乞勅礼部查照臣等先年奉行本詞及該年巡按王御史勘處緣由容令遼東各學生儒得赴順天府應試庶勞逸適均事体便益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等看得遼東都司衛李應試生員先附山東委緣海道之便今海道既塞陸路遠近往返至有六十餘里貧生寒士裹粮挾策奔走長途動經數月委於人情不便今欲改附順天府應試又與遼關之附陝西宣府之附順天事体相同况該衛李生員徐忠禮書院才集卷七

士

潮等并曹福等陳奏頻煩情詞如一似應俯從但係奏改就近科舉地方既已更屬解額未免有拘臣等查得近該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題稱德州等衛提調教官皆屬山東惟生員乃為提學御史所轄乞要遵學起貢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欽此已經行命欽遵去後今照遼東衛學遠去山東六千餘里乃使越過順天而附於山東科舉德州左等衛學本是山東地方而科舉於順天事體人情通屬未便相應設處臣等合候命下行移山東布政司及移咨都察院轉行直隸提學并遼東巡按御史知會今後德州左等衛儒學聽山東提學官管轄就山東布政司應試遼東科舉生儒聽遼東巡按御史考送順天府鄉試其德州等衛建學起貢事宜本部移咨都

察院改行山東巡按御史查照先奉欽依事理施行則不惟解額無拘而人情事體兩得其便矣奉 聖旨是依擬行

議復歲貢生員舊法 嘉靖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史道奏奉 聖旨這所奏禮部有議了來說欽此查得嘉靖十年九月內該巡按直隸御史胡明善題為申明學政事內一件處歲貢該本部復議得歲貢一途本古鄉舉里選之遺意近年以先墮弊成風但自僥倖食糧便與歲貢可望挨次輪年相因已久雖有陪貢之例亦不過虛應故事而已是以起貢到部者年力素邁學問荒疎在得之戒往往犯之乃復姑息收用以充國事之選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求賢審官之理當不如此所

忠禮書院才集卷七

士

以近奉 明詔本部議處題准通行天下提學官會同巡按御史并二司官以今年為始起貢生員將陪學原應隨考如應膳無人遞考增附無非釐革時弊期得真材以副我 皇上二途並用之意但宣德正統年間事例以在學生員四十以上年力將衰而學問荒疎者將來必至於無用是以公同會考黜陟如都御史李賓所奏數十年間此例暫一行之今欲每歲考貢提學官必待會同巡按二司然後考校則地方有遠近巡歷有先後彼此相持終歲就待迄無所就惟委任久專抑且事體不便其應貢者祖宗舊規本以食糧年深致欲下及增附則應膳之名似為虛器今該御史胡明善所奏合行酌處臣等候命下通行天下提學官并前通學考校事例已行外其有未行并

以後考貢者著為定例每歲提學官徑自考送不必會同巡按二司官其起送應貢者每於歲考之時即行詳定如廩膳考居一等之內不拘名次仍查食糧年深者起送一人如無人材去歲一等無人方許於二等內十名以前起送則不必下及增附而時弊可革矣其餘廩膳生員亦不拘食糧淺深但遇歲考如一次考居三等者量加責治二次三等者停廩肄業三次三等者黜退為民增附亦如之但考居在四等者不分廩增附學通行黜退如此則凡歲貢者無僥倖待揆年之弊而沙汰之法亦寓乎其中矣然此時救弊之術耳至於本源之論惟在提學官得其人而已提學得人則公以持已明以取人其始既不輕以進人其中考校又不輕以授廩其終起貢也又加詳定起送如前

一人州學額數三十人而三歲貢二人縣學額數二十人而二歲貢一人其學業荒疎文理疵繆甚至不成才者則於提學官歲考之時固多黜退或停廩作曠所以得充貢者必其食糧年深屢考不黜之士但不偶於科目而亦非盡可棄之才也應貢到京者考送國學則有坐班歷事之勞至就大選不過補州縣一佐貳小吏願就教職者不過授以教諭訓導等官此歲貢生員入仕之格如此 朝廷立法亦可謂盡善矣近日建議之人往往病其年齒衰謝文詞不工又無所驗據而逆探其行檢不修將到部歲貢生員痛加汰黜致使流落失所甚至困窮無聊畢命於溝瀆者已非一人其與先王極治之世使聲譽休儒皆得其材見食於有司者似不如此及與我 祖宗以來立學育才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之意大不類矣至於將通學生員精選一人以充歲貢而不拘其食糧之淺深此則又為變法之大者蓋歲貢之設本以待屢舉不偶之士况在食糧之數亦係先年考居優等之人且國家用人取材科目為重今以少儒之人據其文字一日之長而遂令充貢是沮其終身科目之望而見在食糧年深之人永無出身之途矣此法一行必將盡廢科目而後可今該僉都御史史道所奏其言通達事體曲盡人情殊為有見本部先因提學御史胡明善所奏本部定擬考居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之說似為立例太繁原非成憲而中間考校之法又多提學官之事亦非事體合候命下通行天下提學官一遵 祖宗舊規今後每年歲貢止以廩膳生員食糧年深者充

官學遇該貢之年有司起送正貢一人陪貢一人提學官處考定一人起送赴部不必如近年事例加添四人五人送考徒滋凌奪本流之弊虛費跋涉奔走之勞其考貢不中願告衣巾終身者聽於提學道應貢到京願告冠帶榮身者聽於本部俱照例准行庶成法不致紛更而人才亦無失所之患矣奉 聖旨這歲貢生員事例你部裏既議處停當都只着照舊行便行文與天下知道而不許紛更奏覆

覆議申明學政 嘉靖十年十一月十二日

該山東道監察御史楊宜題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體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人才者乃國家致治之具而學校者乃人才所自出之地蓋將取用於異日者務擇其精必預

忠禮書院文集卷七

十五

養於平時者不厭其廣近日當事建議之臣甄別太嚴號稱沙汰而各處提學官奉行過當立意摧傷以致所在學校生員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黜稍長者以齒貌近邁不容甚則浪擲毀譽橫加擯棄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永冠為田野之傭其於 聖朝育才之意先王教人之法實大相背戾且史冊所載聞有增廣生員增置學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今該御史楊宜所奏公平正大誠為確論不惟有補於 朝廷養士之法制抑實有見於先王教道之本原所據開陳相應依擬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南北直隸提學御史本部通行天下提學官今後務要體聖人循循善誘之旨遵虞舜敬敷五教在寬之訓究周禮黜其不敬而撻其怠慢之義

忠禮書院文集卷七

十六

無所歸一其必歷考校務要以經書大章大旨命題不許破裂經文巧立生意取其義理純正文辭典雅者列為優等其支離僻悖經義之理之言雖甚藻麗亦在不取而抑置於後照舊以三等簿考其德行若有放僻邪侈行檢不修甚不率教或有干倫理者考校之時聽有司提調官及本學教官通學生員公同呈稟提學官即當按實明正其罪使不齒於鄉閭不許汎濫考察以開奉覲賄賂之門以昧黜退以滋赴愬構訟之擾庶士心知所趨向感奮可以成材可以善俗法令明一而學校之政條矣奉 聖旨是依擬行

請變文體定程式簡考官三事

嘉靖十一年正月十三日

印佳 阻宗舊典凡三年一開科取士惟茲嘉靖十一年

二月例該會試天下舉人臣等承乏南宮叨知貢舉除科場一應合行事宜無不仰承德意題奉 欽依次第舉行外但臣等偶有一得條為三事敢為 陛下陳之一曰變文體以正士習竊惟國家建學校聯師儒以教養天下之學者既乃設科目較文藝以網羅天下之成材自 祖宗以來百六十年于茲造士求才之法可謂盡美極善是以經術日明文運日昌蓋至於成化弘治兩朝之文號稱極盛凡會試及兩京鄉試所刻文字深醇博雅蔚然煥然誠所謂治世之文矣近年以來士大夫作為文章日趨卑陋往往剽剽摹擬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暗襲世亂世之文爭相崇尚以自矜眩究其歸不過以艱深之詞飭淺近之義用奇僻之字蓋庸拙之文如古人所謂減字換字之

忠禮書院

七

云耳純止博雅之體優柔昌大之氣蕩然無有蓋自正德末年而此風始熾伏自 皇上登極以來聖學於大帝文煥日且屢發德音黜浮崇雅宜乎文章之盛駸駸乎與三代同風乃昨歲天下進呈鄉試程文類皆猥鄙瑣屑体格卑弱背盤經旨決裂程式其或刻意以為工者則浮誕詖詭而不協于中騁詞以為辯者則支離磔衆而不根于理文體大疎比昔尤甚乃知俗學流弊振起為難有識者蓋深憂之茲 聖明在上若不大振頹風力救斯文之弊則將來道術日微人才日壞欲得真才以輔成治理蓋益難矣此事關係甚大又臣等以人事君之義莫切於此伏乞聖明采納勅考試官今次會試較士務取醇正典雅明白通暢溫柔敦厚之文凡一切駕虛翼偽鈎棘軋茁之習痛

加點落應幾士手知所趨向而文體可變而正矣二曰責主司以定程式臣等切見本朝科舉文字體格甚好初場試以七篇皆以五經四書大義求其旨趣不失而詞理俱到者已為難得於中場試以論表判語末場試以五策求其隨扣即應而博洽貫通者尤為難得所以應試之士於風簷寸墨之餘欲實錄其文可為後學矜式者蓋已絕無間有之是取什一於千百也所以試錄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謂之程文將以為學者程式也且自來諸省鄉試錄文字不及兩京而會試錄文字每冠天下蓋兩京主考用翰林官一人而會試則用館閣儒碩及諫垣郎署之素有文名者充之所以試錄程文成于多賢之手足為海內矜式庶幾學者有以循據近年題奉欽依欲錄士子本文不

忠禮書院

七

必考官自作所以各處試錄文理此繆體裁麗雅殆不可觀以致初學之士不辯臧否方且爭效所為至於平日善為文者亦不能守其故步反遷就其非繆以希合一時則文之弊也將求可勝枚哉伏乞勅下考試官今次會試所命三場題目俱要冠冕正大有闡理道足閱治體於經書則摘取大章大旨於策論則試以大經大法不許截裂牽綴徒事拈括及因以隱僻有如覆射每題於士子可錄之文仍令考試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於天下使學者有所矜式但議者以為考試官留心改文有妨閱卷請以今次放榜日期寬展至三月初五日以前則閱卷刻文各有餘力而真才之得程文之體當有可觀者矣其三曰簡考官以重文衡臣等查得會試例用考試官二員該本部題請



簡命儒臣詹事府翰林院學士等官以充用同考試官十七員該內閣推舉講讀修撰編修等官一十一員及六科給事中三員六部司屬官三員以充為照先年翰林史館及各坊局備材其衆五經各有剩員每遇會試鄉試主考同考俱得於羣彥之中遴選以充人不可必行士子不能必知考官為某是以開節難通人難猜議況至於開科年分凡翰林院官俱預先杜門謝客以遠嫌疑近年以來事體稍異今查得本院除學士五員外自侍讀以下近得十一人則當盡數入場始足供事然至期或有臨時妨礙則五經房考官必不能備難免誤事乞勅內閣今次於兵科部屬查照舊規六員之外再加訪推三四員以補翰林不足之數庶文衡得人而取士之效可幾矣再照會試之期

忠禮書院

十九

伊邇天下舉人方爾雲集所宜預德曉諭示以勸方合候俞允本部出給榜文於本部及科場門首張掛使多士知所遵守仍行考試官一體欽遵施行奉 聖旨是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經義說具艱深大壞文體誠為治世所便出榜曉諭今以會試文章務要醇正典雅明白通暢的者許中式如有仍前鈎棘苛僻痛加點落甚則今主考官指名具奏處治揭曉日期照舊其餘依擬行

謹議考選歲貢生員未盡事宜 嘉靖十年六月十六日

該大學士張孚敬李時震鑒題該禮部奏准天下歲貢生員行發翰林院考試臣等欽遵出題彌封考試過上等三十卷上中四十五卷中等六百四十一卷俱堪作養下等

五十九卷文經統繆例該發回原學肄業仍令該提學官照例取招問罪以警將來謹將各卷通行封進伏乞 御覽定奪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查得見今廷試不中生員五十九名其嘉靖八九年分湖廣歲貢生員史清等二名係原任提學副使許宗魯考送廣東歲貢生員孫達係原任提學僉事林希元考送陝西歲貢生員胡越係原任提學僉事教英考送江西歲貢生員陳傑係原任帶管提學僉事陳璽考送山西歲貢生員潘鏞等二名係原任帶管提學僉事宋欽考送嘉靖十年北直隸歲貢生員高第等三名係見任提學御史胡明善考送嘉靖十一年六月歲貢生員左經等十名係見任提學僉事王好問考送河南歲貢生員趙守光等一十二名係見任提

忠禮書院

廿

學副使教英考送湖廣歲貢生員林文器等八名係原任提學副使崔桐考送四川歲貢生員趙伯遇等十名係原任提學副使張鯤考送山東歲貢生員劉溫等三名係見任提學副使陸欽考送浙江歲貢生員袁麟係見任提學副使汪文盛考送江西歲貢生員李直係先任提學副使張時徹考送南直隸歲貢生員朱思聰係原任提學御史丘養浩考送遼東歲貢生員張鉅等二名係見任巡按御史李庸考送一查得嘉靖十年正月內節該本部題為遵奉 詔書議處生徒以充國學以備不次擢用事內開自今歲為始廷試有不中式生員其提學官一名以上聽本部察究擬問五名以上降級改用等因節奉 聖旨今後歲貢生員務看該府州縣提調官選舉行檢無碍學識優

長の方許送巡按御史會同提學官并布按二司官從公  
考覈其歲貢到京廷試再有衰老無學及行檢不修的經  
該貢舉等官依擬一體治罪不饒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去  
後今該前因為照前項會考歲貢生員係嘉靖十年正月  
內舉行在外提學官員奉行前項自當以嘉靖十一年為  
始見今黜退生員有原應嘉靖八年九年十年分歲貢者  
其考送官員如許宗魯林希元俱各陞遷去任況在事例  
未舉之前似難照例究問其應十一年分歲貢者一名以  
上提學官例該提問五名以上提學官例該降級但中間  
係奉行會考者則有御史布按二司官會同考試以當分  
任其咎念提問降級之罰若獨坐提學官一人揆之事體  
似屬偏礙但查原係本部初議已經題奉欽依臣等未敢  
違禮書院 文集卷 七

徑自遵照合當分別申請伏乞 命下之日本部備查見  
今黜退生員名數及各該貢舉提學官員職名移咨都察  
院及各處巡按御史除嘉靖十年分以前者提學來見追  
究外其應十一年分歲貢者查照名數多寡通將各省提  
學及會考官員量從罰治以後年分聽臣等從長更議處  
分惟須照例止將提學官提問降級等因奉 聖旨這歲  
貢廷試不中五名以上的各該提學官俱照見行事例降  
級別用其餘并未盡事宜你部裏還議處來說欽此抄出  
送司案呈到部為照會考歲貢生員事例既屬巡按御史  
會同布按二司及提學官公同舉行則貢舉非人自當均  
受其罰况一名以上提問五名以上降級似乎立例太嚴  
提學官緣此畏罪其弊必至於有不敢起貢之處竊恐偏

方下邑遂至無人應貢則學校之政益致廢墜教化之源  
由此湮塞所以本部具題欲別議處分殊慮及此昨奉欽  
依止摘考退五名以上降級之例獨坐提學官而一名以  
上例該提問者未奉明示但二例俱屬見行相應遵照先  
前明旨一體施行除將各省提學官例該降級者咨送吏  
部降級別用外其各省黜退生員一名以上者各該提學  
副使僉事等官仍從本部開查職名咨送都察院轉行各  
該巡按御史照例行提問罪發落但南北直隸提學  
官係監察御史所各犯該提問者合無從兩京都察院行  
提問罪惟復止令本處巡按御史提問俱伏乞 聖裁再  
照前項歲貢事例既以考送之罰獨坐提學官則考貢一  
事亦宜獨責成於提學官方為情法允當臣等愚見合無  
違禮書院 文集卷 七

今後令提學官止是遵守欽奉 勅諭內事理各處歲貢  
生員照例止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不必會官如果年  
深者不堪充貢就便照例罷却將以次者考充務要通曉  
文理方許起送赴部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不許侵  
越提督者職事如此庶使責任專重可以望効即被議罰  
當亦無辭矣其見今犯該提問降級者合無俯從本部議  
擬將嘉靖十一年分者如例提問降級其係嘉靖十年以  
前者免充惟復不拘年分與事例有無先後一槩施行再  
照先次題准在外考貢不中者願告冠帶榮身聽於本部  
提學道應貢到京廷考不中者願告冠帶榮身聽於本部  
俱照例施行合無今次廷考不中有願告冠帶榮身者准  
給冠帶以塞乎生願仕之志以慰其儒路無聊之情庶於



朝廷作養之恩始終優厚而無一人不獲其所矣其遷選  
地方學校生員 朝廷作興事例原與中土不同是以有  
免考送監之例有從便舉貢之例有選取身材不限文字  
之例每寬其條格以開其進取之路今若一例發回原  
學肄業則道路遙遠資費艱難况多有攜挈妻子來京進  
退往返交的窮感難處合無將雲南貴州四川兩廣及西  
北邊方不分有司衛學凡廷考不中省准令在京聽候下  
次覆考 次庶不失 祖宗曲成人材之選法已上俱係  
未盡事宜相應議處欽奉 聖旨臣等不敢不盡其愚  
奉 聖旨歲貢會選事宜俱係 祖宗舊例已都有旨了  
巡按及二司官雖係會同考選但提學官職專提調近來  
曠職日甚以致貢非其人責實難辭五名以上的降級照  
應禮書院 八文集卷七

前旨行二名以上的提問俱自十一年為始南北直隸提  
學并遼東帶考御史着兩京都察院提問考退生員原無  
秋考事例不准額告冠帶并永中終身的依擬

議處沙汰生員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看得通政使司右叅議無吏科都給事中李鳳來等題稱  
近來提學官遵奉新例沙汰生員奉行過刻乞要弘文教  
以闊遺才及江西提學副使張時轍行革方欲將改調  
別官以去員後效一節除更調官員係隸吏部掌行其應否  
徑自查覆外臣等竊惟教化者治世之首務而學校者人  
才之所出也求之必廣而養之以豫故上有隨才成就之  
仁而下無甘于自棄之患古之治朝所以或增廣大學諸  
生或增置學官弟子員書之史冊俱為一時盛事 皇上

聖德中興銳情教化而建議之臣乃創為沙汰生員之例  
其提學官承望風旨奉行太過將所該管府衛州縣學生  
員或有未經考校輒據一時風聞訪察及點名不到等項  
名目將在學生員不分年少可進及文行無玷之人一緊  
盡行降出毀譽失真賢否莫辨良材竟遺于寸朽斬伐先  
見于萌芽埋塞化原阻喪士氣深為可惜今據給事中李  
鳳來等所陳實係振舉文教愛惜人方主意相應酌擬合  
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天下撫按衙門德令各府衛州  
縣學除經提學官歲考以文理不逐黜退過生員照例罷  
出外其奉例以沙汰之名及一時點名訪察遽爾降黜  
退者盡行收錄造成清冊一本候新任提學官至日通行  
起送查明復學肄業候歲考之時與在學諸生一體嚴加  
忠禮書院 八文集卷七

考試如采年力衰邁文詞紕繆方行黜退其文學稍通年  
資可進者一體作養母事苛刻以傷風教奉 聖旨是依  
擬行

議處德州儒學

嘉靖十二年七月三十日

看得工行右給事中葉洪題稱德州在兩京水陸之衝賦  
役浩繁連歲災傷難以興建衛學及學校未建教官未設  
反使諸生曠時失業乞要不必另建衛學裁設教官只令  
生員照舊寄住州學教官分領管教仍行山東提學官管  
轄查照 欽依考定優等次等生員各三十名照例挨次  
起貢一節具見本官體國惜民通達事體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一咨吏部將德州學官不必裁設更改一咨都察院  
轉行山東巡按御史即將原議衛學不必另建二衛生員

照先咨題奉 欽依考定優 等生員各三十  
俟次起貢則勞費既省而人才亦得均沾 聖化矣奉  
聖旨依擬

題請鄉試主考遵照舊例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嘉靖十三年例該天下開科取士  
欲預行浙江等布政司及順天應天二府各照前科事例  
依期開科鄉試及查得嘉靖六年九月內該都察院署掌  
院事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璠題為俱科目以風  
厲人材事節該奉 聖旨各省鄉試係有司職務考官雖  
出欽命但近來教官多不得人補偏救弊似亦相應況先  
年亦曾舉行待開科之前數月各布政司呈禮部亦會舉

京官或進士每處二員具奏馳驛前去主考監臨官不許  
干預內簾職事禮部仍作急先行各該衙門及各提學官  
知道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案呈到部臣等照得嘉靖十  
三年例該兩京及浙江等布政司鄉試之期合行照例依  
期鄉試但各省開科名為鄉試本係有司重務實古人鄉  
舉里選之遺意近以京官主試委屬一時補偏救弊之法  
可偶一行之若遂踵為常規似又不能無弊况上科差出  
考官與巡按御史每因爭較禮節競生嫌隙以致妨誤試  
事其試錄文字間有艱深奇僻不堪為式有壞文體一切  
事宜俱有未便其正文體一節合無查照本部上年題准  
事例申明通行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衙門及令各  
省考官務要明經取士為文必合程式毋得崇尚奇詭如

有不遵俟試錄進呈到部之日摘其文苑參究照例處奉  
駁幣其監臨提調監試等官亦要與考試官同心戮力以  
共成賓興重典毋或異同債事重傷大體所據今次各將  
鄉試合無仍照上年事例會舉京官主試惟復止令各布  
政司遵照 祖宗舊例舉行伏乞 聖明定奪奉 聖旨  
考官只用教職京官不必差正文體依擬

推選駙馬府教官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先奉本部送據主事李欽吳呈照得本  
職由進士授直隸安慶府推官改國子監博士嘉靖七年  
五月內吏部題奉 聖旨陞禮部主事專在駙馬府教習  
經書至十年四月十三日連閏歷俸三年給由赴部考稱  
後職自十年四月十三日扣至十三年閏二月十三日後

歷俸三年通前六年考滿例應給由照得本職奉欽依教  
習經書即欽限書程授解了畢餘無幹理呈乞考送吏部  
施行等因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本官勤教習而成功有機  
勵操持而先業無忝况已歷俸六年欽限書程業已完畢  
且本官才識可用似不宜久置閒散已經行咨吏部查照  
先年題奉欽依內事徑自題請施行去後續該吏部備咨  
已將本官題陞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訖案查嘉靖七  
年二月十六日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文選清吏司  
案呈嘉靖六年九月初三日該司禮監太監韋驎傳奉  
聖旨朕欲為駙馬都尉謝詔選擇儒臣為師讀書習禮吏  
部便會禮部查照先朝勲戚之家選有訓導教書事例於  
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官內或見在部及附近教官內推選

行止端莊年力英銳文學優長義理精明的一員着在附  
馬府教習經書學禮習字使其知忠孝仁義之訓及通曉  
禮樂名物古今事類庶幾德器有成仍聽禮部堂上官提  
調稽考教書官三年六年衛州考滿若教有成效不拘年  
分奏薦擢用其欽承朕意行之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  
呈到部看得主事李欽吳原奉欽依吏部會同本部推選  
專在附馬府教習經書仍聽本部堂上官提調稽考仰見  
我皇上優待戚里教養曲成至意近本官六年考滿該  
吏部題奉 次依陞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去訖所據  
附馬都尉謝詔原蒙欽限書程已完大義頗通即會德器  
有成已非勿齒但原該教習官缺員應否仍候命下本部  
咨仍遵照前旨會同吏部選擇學行優長堪為師法者一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七

員劄令專在附馬府教習經書仍聽本部堂上官提調惟  
復別有定奪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這教習官還照前  
旨推選學行優長的用

覆議貴州開科取士

嘉靖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到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  
史王杏等題據貴州布政司經歷司呈蒙本司劄付准本  
司掌印左布政使周忠咨准本司咨蒙本院批據貴州宣  
慰司貴前二衛致仕官孟震等呈仰惟我朝取士開科惟  
貴州附搭雲南兩省隔越山箐險阻赴試之時溽暑瘴癘  
正甚往者隱憂居者積慮構病遺劫亡財喪身歷歷可數  
伏望採擇奏聞一體設科拯救士子無限之苦轉移夷醜  
膏悍之俗實為便益為此具呈蒙批布政司會同都按二

司并提學道查議詳報卷查弘治七年十月內巡撫貴州  
右副都御史鄧廷瓚等各奏要於貴州開設科場量增解  
額該禮部看得人材未盛難以准理行令貴州量助錢糧  
以備雲南供給及將解額再增五名題奉 孝宗皇帝聖  
旨是舉人各數雲南准添二名貴州三名欽此弘治十二  
年七月內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錢鉞等會議欲於貴州  
開科取士所取解額伏乞欽定等因奉行禮部看得今若  
再另開科重增解額誠恐南北直隸浙江等布政司一聚  
比例奏請就事紛更所據各奏情詞難以聽行題奉 孝  
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正德九年十二月內又蒙巡撫貴州  
右副都御史陳天祥題據貴州宣慰司儒學申稱要於本  
省另設科場批行布政司署印左叅政孫清會同都按二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七

司署印等官議得貴州人材向感相應各自開科具由呈  
詳本院會同鎮守太監史泰等各奏行禮部看議錢糧欠  
敷恐窒礙難行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前來欽遵外至嘉靖  
元六等年內蒙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湯沐等各據提學  
僉事夏邦謨劉彭年呈俱蒙批行三司掌印等官右叅政  
于湛等議照場屋原擬官署固不敢動勞民力錢糧取辦  
稅糧亦不敢輕動民財相應比照廣西各自開科等因呈  
詳本院會同鎮撫衙門具題俱未奉明示嘉靖九年三月  
十九日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邦敷案  
奉都察院劄合劄付准禮部咨該給事中田秋題稱貴  
州一省遠在西南未設鄉試科場止附雲南科舉生儒赴  
試其苦最極議者皆病於錢糧之少故不敢輒議開科臣

竊以爲不然蓋貴州雖赴雲南鄉試而舉人坊牌之費應  
鳴之宴皆貴州自辦也今所加者不過三場供給試官聘  
禮耳鎮遠永寧等稅課司每歲不下數百兩思南府又有  
綿花稅若委一官監收之每歲亦可得銀數百兩只此數  
項足敷費用且歷年撫按官屢有舉奏蓋一方之至願上  
下之全情其建置之地區畫之詳在彼必有定議乞勅該  
部再加詳議開科之後二省各於舊額之工量增數名以  
風勵遠人等因該本部看得雲貴二省同舉鄉試遵行已  
久貴州赴試生員往復艱苦以事勢度之在所不免但另  
設科場中間支費不貲雖文教所宜難保地方不便相應  
查勘以便擬請倫劄行司依蒙轉委貴前二衛掌印指揮  
宣慰司經歷官羅邵禧等帶領匠作呂明等親詣省城南

建禮書院

文集卷七

陽空開分司會勘丈量得基址周圍一百八十丈及分司  
房屋瓦片拆卸之日揀用共建立場屋號房與前後廂房  
廳堂考官巡按二司止宿處所受卷彌封謄錄對讀收掌  
試卷巡緝搜檢供給等所巡風官軍貼宿等房合用木料  
并周圍牆垣木石匠作工食共該白銀二千四百一十九  
兩三分聘取考官禮物鋪陳合用器皿行物并供給生員  
及各供事官員廩給下程吏承門厨各色匠人皂隸監軍  
飯食小錄紅卷紙筆硃錠等項共該白銀一千二百五十  
九兩六錢九分通共估計用價白銀三千六百七十八兩  
七錢二分并將場屋規制畫圖貼說開款回報本司查得  
濟庫見貯本司節年交盤積出附餘等項白銀通共三  
千二百五十七兩有零俱無違礙堪以支用該職會同按

察司掌印帶管提學按察使韓士英等議照事有關於文  
教者不可惜小費而法之便乎人情者未宜拘成案况  
懇開科俱蒙撫案衙門傳訪具奏議者輒以舊制有礙人  
材未充錢糧不及事竟中寢兩廣舊設一科及後另開人  
材荐出以雲貴較之雖地方豐嗇不同而天地生才國家  
養士豈以彼此異視乎則舊制未有礙也貴州合省士子  
不下三千餘名每科中式五經皆全而二春官登臚仕者  
先後弗絕則於人材未爲不充也該省城南隅見有空閑  
分司屢經委官查估堪立貢院合用錢糧動支庫貯無碍  
銀兩亦較應用則於錢糧未爲不及也如蒙詳議題請開  
科實爲便益等因到臣等竊惟貴州地方古稱荒服國初  
附庸四川洪武十七年開設科目以雲貴兩廣皆隸邊方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七

將廣西鄉試附搭廣東取士一十七名貴州鄉試附搭雲  
南取士一十五名永樂十三年貴州增建布政司以後無  
按鎮總三司衙門漸次全設而所屬府衛州司徧定學校  
作養人材迄今百五十餘年文風十倍禮儀之化已駸駸  
與中原等乃惟科場一事仍附雲南應試列有瘡痍等坎  
之厄登涉功勞之危間有被賊觸瘴死於非命者舉家累  
世遂以讀書爲戒致令墮作養之心餒向進之志儻蒙矜  
憫得於該省開科不惟士類少免艱危而山谷民衆獲親  
親國家實與盛制廣西原附廣東今廣西久已開科遼東  
舊附山東鄉試近蒙改附順天府羣生稱便前項事理交  
於文教有關國體無礙動支官錢於議定舊址建立科場  
每科禮費量於稅糧支給不必動軍國之儲而可備全省

之制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  
到部悉照我朝設科取士內而兩京外而浙江等布政司  
每三年一舉其解額之衆多視人材為差等先年以廣西  
貴州人材缺少故將廣西附搭廣東貴州附搭雲南後廣  
西因人材漸多奏准另自開科惟貴州仍附雲南鄉試節  
該彼處撫按等官具題止量增額數近該給事中田秋建  
議本部以未經查勘有礙擬請又恐人材未充地方不便  
支費不貴行今查議去後今該巡按御史王杏備細勘報  
前來臣等看得貴州雖與雲南接壤而山勢險絕道里遙  
阻盜賊出沒無常秋夏嵐瘴感發以致每科應試途中  
涉衝冒多所殞傷其於人情委為未便况今文教漸洽遐  
方絕域人材日盛每科應試之士數踰七百中式錄文五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七

世

經具備及舉進士科不乏人近年被翰林臺諫之選者往  
往文章風節與中原江南才俊齊驅但貴州地處雲南  
稍狹故學校之數差少今於應試七百人之中取臣定解  
額二十一人則貴州一省自可成錄况貴州雖附雲南而  
舉人坊牌之賞該省自辦鹿鳴之宴該省中舉所議增者  
止建立貢院并三場供給試官聘禮臣今既查有省城南  
隅空閑分司堪立貢院估計用銀二千八百餘兩而在庫  
堪動官銀實有三千一百之數及增聘禮供給等費亦不  
過五百餘兩則財力未為不敷况係 聖朝興文盛典事  
理可行所擇御史王杏勘報事情相應准議合無候命下  
行令彼處撫按官會同都布按三司即便動支前項無礙  
官銀於議定舊址建立科場依期開設鄉試以備一省貢

舉之制位不齊因而大肆科擧於民其原定鄉試解額雲  
南三十六名貴州二十一名今二省人材比昔倍盛伏乞  
聖裁每省均賜加增三五名九足以昭一代文明之盛奉  
聖旨是雲南鄉試解額准取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覆議廣西右屯衛新設學校

嘉靖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山東監察御  
史常時平奏竊將遼東地方每城各督學校以養育人材  
而廣寧右屯衛獨無先年巡撫張都御史以之具奏禮部  
議得人材尚少待後人材漸盛堪以專立學校具奏定奉  
事因不果巡歷該衛親見戶口繁滋風俗純朴士知尚學  
民知興行較之昔年大不相同其見充生員者不下四十  
餘人俱寄廣寧鎮城并義州衛學相隔一百三十餘里中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七

世

間道路險隘不惟一累而十餘里且供送艱難又後年  
而廢未惟聖神作新文風丕振難以遼東邊地而人材漸  
盛去年秋順天府鄉試遼東各衛中式者九人右屯中韓  
文德一人此其明徵也合無於廣寧右屯衛上曉海蓋等  
衛一體建立儒學設官分職將寄學生員監生俱掣回本  
學肄業仍於遼東各衛儒學遇有員例量選一教職數人  
以訓迪之庶幾偏方下邑均規禮樂文物之美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山  
東監察御史常時平奏稱遼東地方每城各設學校而  
寧右屯衛獨無乞要建學校官將寄學生員武生掣回本  
學肄業一節查得先該巡撫張都御史具奏乞要設立儒  
學該部覆議得人材尚少待後漸多之日具奏定奪今既

經本省提學使嚴目見人材視昔加倍見充生員不下四十餘人設學建立似亦相應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撫衙門行衛取置無礙官錢建立學校文廟并撥倉吏典齋膳大役仍移咨吏部銓選教官給憑令其到任訓誨生徒本部仍鑄造廣寧右屯衛儒學記一顆給發前去用使惟復止令各生照舊寄學肄業等俱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奉 聖旨是廣寧右屯衛准添設儒學

議得歲生員舊例

嘉靖十五年三月日

儀制清吏司案呈查得本部格取文簿自嘉靖十一年起至嘉靖十四年止缺貢地方南直隸三十七處北直隸一百二十處浙江三十五處江西二十二處湖廣一百人十六處福建二十處廣東六十九處廣西一百二十四處山東七十六處山西九十三處陝西一百二十六處河南五十一處四川一百七十處雲南四十三處貴州二十一處通共一千一百九十三處俱係未經起貢應否行令考補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科貢二途係 祖宗舊制除三年一次開科鄉試外其歲貢之制每府學年起貢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二年一人俱令提學官於各學食糧

應禮書院

卷七

年深生員內徑自考送如正貢不堪將以次陪貢者考充一應條禁且載提學官勅內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撫御史不許侵越提督官職事其提學官必文行優長者方得選授若貢非其人廷試不中者發回原學肄業次年再試再試不中者照例充吏提調官教官罰治具招回部 祖立法之意可謂盡善矣近年以來奏行新例令提學官

會同巡按御史并二司官不論食糧深淺通行考取至將新進年少附學生員起補起貢廷考不中數及五名提學官降一級別用坐是提學官畏忌太甚考校過嚴輒改違背成憲將各府州縣學於該貢年分竟不起貢且如福建福州泉州候官晉江莆田等府縣江西南昌吉安廣信臨江貴溪等府縣浙江處州東陽嘉善義烏等府縣湖廣荊州襄陽承天永州江夏嘉魚等府縣河南光州洛陽山東臨清濮州陝西延安涇陽山西潞州代州四川叙州新都廣東東莞廣西桂林雲南大理北直隸順德南直隸寧國等府州縣俱系釋文獻之地發科登第未嘗乏材豈無一人可充該學歲貢之選且國初詔天下建立學校猶慮僻壤遐陬未諳文教雖崇律以中土是以或令免考送監或

應禮書院

卷七

今從便舉貢或令選取身材不限文字每每寬立條格以開進取之路其良法美意固有在矣今乃不拘地方人材多寡一例考選以致廷試出落率多偏方下邑之人仁往羈孤流落不得其所提學官因是遂於乏材之地愈不敢起貢是使偏方下邑既解科目又無歲貢士望其勢必至頽廢學校盡散生徒人沮進取之心俗失禮義之教似非 祖宗立學設教之意况考選名雖會同權實歸於御史及至廷考不中却又獨罪提學官員事理不同人心未協其於先年設官專督學政初議又大謬矣臣等目擊時弊不敢因循默然伏望 皇上俯念學校乃人材教化所出關係治理伏乞 勅下查儘累朝學校起貢舊例行令各處提學官今後考試生員止許於食糧年深內起送二人考



選如正貢不堪方將以次陪貢者考充不必會同巡按御史并二司官員庶免牽制方可委任責成不許樂學通考以啓賁緣倖進之門其赴京廷試不中准令回學肄業次年再試再試不中例充吏止將提調官教官仍舊罰治提學不必降級其一應提督學校事宜俱遵照 祖宗成憲并見奉勅書行事仍通行南北直隸及浙江等十三布政司提學官備將嘉靖十一年後未曾起貢地方依例考補起貢前來庶事體歸一便於遵守學校不致廢弛而人才各得其所矣奉 聖旨是都只照舊例行便行與各處提學官着以食糧次第起貢

覆議呂祭酒條陳監規事

嘉靖十五年三月上三日

儀制清吏司祭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國子監祭酒呂柟

遺書院文集卷之七

廿

題臣等伏覩 聖王以堯舜之仁興禮樂之治謂太學乃賢士所關風化基本誤甄薄劣謬膺斯教臣等內省恐懼圖報靡稱謹將應舉監規五事上塵 聖覽如可採用乞勅該部施行少裨治理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國子監祭酒呂柟題稱五事申明監規足見本官留心職業成就人才之意臣等謹開立前件擬議上請伏乞 聖裁奉 聖旨准議納銀例貢進監三月以外發回原學肄業

計開

一舉人在監本以觀光皇極薰陶羣士今查實數以天下之廣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或入監未久或就於禮部支稱他致駁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

多交際郡邑業治門庭優游曲瀕及試期方攢監簿仍計水程親圖機應未仕如此居官可知乞勅該部將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各省定限行取坐監連限半年者准在監作曠三月計月如曠若連至半年并通未入監免其考試庶幾士類知做向學者眾前件臣等議得舉人會試下第之後多有稱病回籍又有到監數月告回依親搬取等項以致坐監缺少人多此實近來士習之弊誠有如祭酒呂柟所題者相應議處合候命下本部行南北直隸并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將原在部在監告病并依親搬取畢如等項舉人俱以文書到日為始限三箇月內起送前來發監肄業如有連限半年者准在監作曠三月計月如曠若延至半年并通未入監會試臨期方至者定行送問查勘明白方准入試

送問查勘明白方准入試

一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之士故稱四十道明德立近見歲貢中有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至禮讓未聞遇事與爭煽及例貢勢利相加奔趨為能殊疎士風是雖臣等無教亦緣各提學官嚴選貢之例慮有退貢懼貶已位故惟取詞章不論行檢遂使遠衛下邑質樸淪墜不獲一貢遂以數歲彼處學校與廢設同乞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之期還於食糧年深三二名內考取隨地方都鄙高下人才多寡列為上中二等使選荒亦有文物昭聖上一視無外之心然其校文只准聖賢遺書理明

辭達不專富麗若有蹈襲兩晉陸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默落仍必遵 祖宗卧碑監規參取德行或注其平日某德某行于卷面亦可縱無完人雖一德一行亦是真才其五十以上無進益者照例給與本巾終身如果頑狡勵行把持學校者徑自默退不許冒貢入監

前件臣等議得 祖宗歲貢舊制令提學官於各學食糧年深生員內考貢一人如果不堪方將以次陪貢者考充所以多得老成之士近年新例不論食糧深淺通學考取輒將年少小生充貢是以在監者不閒禮讓爭趨勢利授職則不堪為人師長况才性可以發科登第者亦往往苟趨目前自棄遠大考其學業

又不過崇飾浮詭無經明行修之實查得本部累次具題及近日奉有明旨着以食糧次第起貢已經通行外但今後在學生員年老無進益者照例給與衣巾終身如果平素姦頑把持學校挾制官府勾攬公事凡於一切行止有虧者令提學於歲貢之時嚴加查訪出退不許食糧冒貢

一納銀例貢在監者固有監規教條日就月將近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亦得與考科舉此固可待志士矣惟他無志者一旦還里挾富豪之勢恃監生之名抗揖守令肆行鄉閭或無服商賈不復知所嚮往他日有官缺民不淺見今查有投文到監未及旬日即逃回籍者數人乞勅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歲

考之時隨本學生員量行試驗略行賞罰仍令轉行各府州縣正官月一查其行業類報庶幾知進亦肯復守監規其逃監及稱患病給假三箇月外者許臣等查報該部處治重則削其名籍

前件臣等議得納銀生員既已援例入監已是國學人數今欲令依親回籍者與同本處生員一體考試量行賞罰似非事體勢亦難行但稱逃監等項相應查處合候命下本部行令南北直隸并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凡依親給假在家例貢生員限三箇月以裏起送前來發監肄業如有過違者照例送問其刑逃監者許該監查報本部轉行法司提問照依律例治罪

忠肅書院上卷集卷七

卷八

一公侯伯子孫已未襲爵未管事官例該在監習讀書月支餘米以養蓋有文事斯有武備也舊規每日在監其後偶從寬簡定以三八日期近臣等到監有三二人依期受書習禮者餘多不至蓋此輩憑父兄之勢倚閭閱之眾惟耽驕惰不修禮讓平居如此一旦管事豈知練撫軍士之道乞勅該部轉行各爵戒飭子孫使之敬業樂學以永保祿位與國咸休有違例久曠者許臣等指名叅劾

前件臣等議得公侯伯子孫已未襲爵未管事并駙馬年二十五以下者俱例送監讀書近來委多廢失舊規相應申明戒飭合候命下備行兩京五軍都督府轉行各爵除駙馬都尉謝詒該本部奉有欽依劄付



主事教習外其餘例該送監者俱要遵照舊規送監讀書習札不許挾貴違教庶學業有成文武無濟他

日可備 朝廷任使而勛名閎闢為益隆矣

一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

者也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者宋儒楊復又為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生按圖摹步自冠射鄉燕

至士相見諸儀使士于閑乎進退周旋之節養其中

正和平之氣惜此書稀少靡所取據而禮樂諸器舊

多未完甚至六館卓案亦皆不具乞勅該部重刊儀

禮印裝一二百部并造前項禮樂諸器卓案呈事以

便諸生游業足準大雅鼓鍾辟雍周禮樂德樂語之

義其諸生不能聲律者乞勅太常寺遣知樂官道數

人轉前諸生節奏音響

前件臣等議得古人之學固不外乎禮樂而禮樂之用

不專在於器數文為令祭酒呂柟欲備禮書之器使

諸生問習其事具見本官尚古好禮之意相應議處

合候命下行令該監將儀禮一書精加校正刊刻印

行本部仍移咨工部照數給與工食紙價併將該監

原有禮樂諸器及卓案等件果有損壞不備通行查

明補造發監備用所奏乞勅太常寺遣知樂官道數

人轉前諸生節奏音響太常寺官生俱係供祀郊

廟人員難以遣撥宜令諸生自行講求習孝

杜洲奏 肅卷之七

杜洲先生奏議卷之七

端好尚記五條

參劾真人李雲崧等許生事情 嘉靖十二年正月二

先該道錄司俞書右至靈壽一然奏乞 天恩自首改正

以圖補報等情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又該大德顯靈

宮敕教真人李雲崧奏為乞恩休致老病以終殘喘等情

奉 聖旨禮部知道又該大德顯靈宮道士穆正增奏為

乞恩分理等情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

隨行道錄司散拘李雲崧等到官審得穆正增即未正增

年五十六歲係順天府宛平縣民狀供正增與在宮周一

澤即周伴兒馬時明即馬福受真人李雲崧即李躍住右

至靈壽一然即聶道兒於成化弘治等年間俱各關給度

患札書院 肅卷之七

牒出家於顯靈宮為道士各不合不守清規專一投托權

貴正德四五年間正增不合黃緣已故權奸魏彬誘引

進見 先帝投充義子賜姓朱氏傳陞體道真人職事又

不合將已伏誅劉瑾名下抄沒入官田地房屋侵盜與人

佃種價住逐年共得利銀三千兩雜糧一十石入已李躍

住不合依附已故權奸陳應循傳陞肇教真人職事正德

十六年四月恭遇 皇上御極將正增等真人職事俱各

削除正增前項侵盜官物罪名亦蒙赦宥不合不行首正

致被地方總甲具呈都察院委官諭御史行拘正增到官

參送刑部四川清吏司審究明白問擬杖八十罪名比例

奏請節奉 聖旨穆正增情罪深重難照常例發落追贓

完日押發廣西奉儀衛充軍遇赦不宥欽此將正增監追

賍銀尚未發遣正增不合遂將度牒隱匿嘉靖元年九月  
內例該秋報設賍李驟住不合營求管修串同周伴兒聶  
道兒各不合將 欽賞各道士官銀侵分入已聶道兒得  
銀一十五兩周伴兒得銀六十一兩李驟住得銀二十二  
兩絳絲絹各一十一疋馬福受揣知前情不合要同李驟  
住等挾分財物李驟住等不從馬福受將情具奏隨該刑  
部題奉 欽依行拘李驟住等到官審究明白將李驟住  
周伴兒聶道兒各問擬雜犯斬罪准徒五年馬福受問擬  
杖八十追出度牒照例還俗各發原籍當差李驟住等各  
不合仍在本官潛住與正增等仍托權貴巧肆賁緣嘉靖  
二三等年間節該御用監太監黃錦傳奉 聖旨大德顯  
靈宮方丈一所著革職真人李雲崧住監欽此又該司禮  
寺禮部謹將 文集卷七 四一

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原舊真人李雲崧着在顯靈宮  
總領道衆管理一應齋醮准復原職封號誥命印信照舊  
與他欽此李驟住係追去度牒人數不合不行奏明就任  
前職正增亦因賍銀未完不合飾詞具奏奉 聖旨穆正  
增本當重治姑從寬免追賍發遣放了欽此又該刑科都  
給事中劉濟參題欲要照舊發遣奉 聖旨穆正增已有  
旨發落了不必再來說欽此比有陳應循明知聶一然係  
犯罪還俗人數却乃朦朧奏保 欽陞道錄司僉書右至  
靈兼住靜虛觀聶一然不合不行首明就任前職嘉靖十  
年十月內聶一然與馬福受不和以致互相攻訐聶一然  
不合妄引自首免罪律文仍乞冠隨衆焚修奏奉 聖  
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行間李雲崧住不合隱匿真情詐稱

老疾乞要休致正增不合詐稱原有度牒在官焚修等情  
各先後奏到部送司散拘穆正增等前來審究前情明  
白猶恐不的隨行刑部四川清吏司道錄司各查勘無異  
將正增等取具的確供詞案呈到部參照得穆正增等本  
先朝宿蠱盛世遺奸始以鑽刺榮身繼以賄求脫罪雖  
聖恩寬大曲賜優容而稔惡怙終罔知懲戒穆正增罪犯  
已經斷結猶復私自替冠李雲崧聶一然度牒俱各追銷  
却仍冒濫名器是皆朦朧陳乞豈天聽之能周依附營求  
信國法之難宥以致神醜其行天奪其魄互相訐告自觸  
刑章雲崧却又隱匿真情詐充老疾正增私藏度牒遮飾  
詭詞聶一然妄引自首之律冀獲免罪之私焉時明周一  
顯光因行止有虧斷令還俗却乃遁逃租稅潛逃玄門所  
患此書 文集卷七 四一

據各犯論律雖有殊科原情皆為故犯不惟有傷 聖化  
抑亦自玷宗風合無通行參送法司查照光今過惡比照  
律例定擬罪名奏請定奪惟復特賜 聖斷將各犯陞加  
嚴譴以杜奸萌

參看道士張振通獻詩 嘉靖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朝天宮道錄司致  
仕左玄義張振通奏 國朝中興詩二十一首天降寶露  
詩一首白鶴呈祥詩一首白兔獻瑞詩一首金臺八景詩  
九首武夷九曲詩十一首皇陵八詠詩八首輔臣贊和詩  
一首共成一冊謹錄上進伏望 皇上曲垂采覽益加宸  
翰正之萬感賜 臣前序等因奉 聖旨禮部參看了來說  
欽此抄出送司案查左玄義張振通係先年乞陞授職

人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內奉詔裁革原非致仕案呈到  
部恭看符華職左玄義張振通本以流落微跡託身玄教  
先因貪竊冒濫陞職後遇詔例裁革開住正宜幽藏除伏  
改苦食淡以畢餘齡庶幾無玷清規苟全末路乃復假借  
儒墨杜撰聲言雖皆歌詠 聖德紀述禎祥之詞然鄙俚  
纖繆言不成章且古人里巷歌謠固未嘗禁其有為但不  
當猥以鄙賤塵瀆 宸嚴實為僭踰至欲請乞宸翰賜之  
序又尤屬狂悖之極究其用心無非呈技眩名希圖叙用  
據法所當究治合候 命下之日將本道恭送法司問擬  
應得罪名用懲不恪俾狂妄小人知有 朝廷之重而無  
忌憚者是警於將來矣奉 聖旨是張振通着法司提了問  
詳議毀佛像及寺基改建事宜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

聖旨

該河南道監察御史諸演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  
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御史諸演因大興隆寺災建  
言將天下寺院佛像悉令毀除永絕根源一節具見本宮  
因事納言崇正闢邪之意臣守竊惟佛之為教古無有也  
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而其教遂漫衍于世寔繁有徒久  
卒難去世之賢主碩儒未嘗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  
集是故唐韓愈佛骨一表闢之甚力及作原道亦曰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使饒寡孤獨廢疾者有養而後庶幾其可  
宋之歐陽修作本論又謂不必火其書慮其居惟修一本  
則其教自息彼固有見夫天下之事有難以力驅之而按  
本塞源固自有道也且古之為佛者其言近理真足以惑  
世誣民今之為佛者不過窮民無養逃於佛以為衣食計

耳况我 朝令典私朔庵院有禁私度僧尼有禁且有田  
有租有身有役不拜父母有罪使知君臣父子之義無所  
逃于天地之間並生並育其為慮甚深為道甚大也迨我  
皇上 以聖人在天子之位御極以來未嘗度一僧且頒  
行詔旨諭令還俗四方從化者亦已萬計此正明吾道以  
道之修其本以勝之之意也今本官建言佛像可毀則佛  
法可滅且引去孔子塑像為喻然莊嚴像設本起自釋氏  
而吾儒襲之則非矣故去孔子塑像所以尊孔子也今去  
佛像而存僧與寺似未足以永絕根源恐徒以毀撤之繁  
重擾民力無益也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申明禁例仍  
通行天下除不許私剃外今後所在寺院官毀任其頽壞  
不許修葺民間童幼不許捨入為僧私自披剃及奏請開  
度違者重治以罪守之不變將見數十年後室壤而像不  
能獨存人亡而其迹自息無事毀滅之勞坐致祛除之效  
去佛之功於是為大天下後世必有以仰見大聖人所為  
有高出千古之上者矣其欲將大興隆寺基改為習儀殿  
所亦為有見但今宗廟大工方竣未免重煩營建埃開暇  
之日具奏奉行惟復別有定奪伏乞 聖裁奉 聖旨這  
寺既毀求不許復習儀亦照舊此故地豈可用併大慈恩  
寺一應修齋盡行革了僧錄司併此徒你部裏再議了來  
說

聖旨

聖旨

聖旨

再議改僧錄司并功臣祀典散處僧徒 嘉靖十四年  
該河南道監察御史諸演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隨  
該本部詳議覆題奉 聖旨這寺既毀求不許復習儀亦

原審此以地豈可用併大慈恩寺一應修齋蓋行華了僧  
錄司併此徒你部裏再議了未說欽此臣等議得近者八  
聖隆寺之燬我皇上俯察言官所論本部所請既不毀  
復建寺場且革去各寺修齋俗事仰知聖見超出千古其  
僧錄司并徒衆悉應議處是又曲盡事情蓋僧依于寺官  
以領僧今寺既燬則僧錄司并徒衆誠不當仍依故地擬  
審得大隆善寺方丈堪改僧錄司衙門其僧徒繁衆非一  
寺能容必預聽其徒便散處於京城內外寺院合併居住  
合無伏候命下將僧錄司改於大隆善寺方丈官吏隨住  
其原寺僧徒聽其告就各寺依住中間有願歸正從化者  
聽其具告還俗再照功臣姚廣孝牌位近年附享本寺今  
亦當改遷合無一併移於大隆善寺內安設其祀典照常  
舉行奉 聖旨依擬有婦化的還議恤典來看

議處與隆寺莊田銀兩器物  
嘉靖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節該本部題奉 聖旨依擬有婦化的還議恤典來看欽  
此除行僧錄司將各僧分配各寺依住外續行該本部委  
官署員外郎事主事張整皇查盤過本寺在庫錢糧銅錫  
器物兩廊官房地基莊田數目開報前來案呈到部有得  
大興隆寺既燬所有僧徒該本部議覆荷蒙 聖恩俯從  
其歸化者復令臣議加恤典仰見 聖慈天地之仁不使  
一物不得其所其盛心也合候命下本部行移僧錄司曉  
諭僧衆但有願歸正從化者許令本僧赴部告投查實明  
白給帖執照回籍本戶隨住免其一應差徭十年仍將本  
寺查過庫銀兩每名給銀五兩以為養贍之費用昭

皇上優恤之典及再照本寺在庫銀兩器物并兩廊官房  
莊田等項俱經委官查盤明白相應議處合無將金銀等  
項俱發順天府寄庫收貯以備別項公用內玉帶并金册  
寶帶寶刀寶鉞水晶珎珠寶石原係 欽賜之物乞勅內  
府衙門收進其銅鉄器物之類照數入官但莊田亦係先  
年 欽賜隨寺地土每歲所收子粒給散本寺僧衆用度  
合無仍令各僧照舊佃種惟復其房屋地基盡行入官均  
乙 聖裁候 命下之日移文該部收管施行奉 聖旨  
莊田暫着戶部管各寺之徒有婦正的係無籍者查奏各  
聖給他祇數差徭免准六年其餘依擬

議除禁中佛像殿宇及燬銷佛骨  
嘉靖十五年五月二十日

忠義書院  
文集卷七  
四

遇 皇上勅諭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  
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 皇上篤隆養盡制之孝敦  
訓和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今月十一日伏奉  
聖旨命太傅臣郭勛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  
大善殿者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  
多夷鬼淫蕩之狀仰惟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震  
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昨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梁拱之  
間與夫金匱玉匣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  
守者具云是為佛頭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  
碑福亦不下千百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  
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  
京師臣臣歸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之禁憲

宗不能聽且深罪愈竟遠斥之臣意有特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顯佛骨者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必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累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迄于今故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始議撤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演留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朽穢不冗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焚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末杜愚妄疑惑之端實為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同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其等因奉 聖旨卿說的是朕思此物聽之者智忠禮書院 文集卷七 聖

曰和穢而必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之雖理之將來必有竊它以復惑民可別議除禮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伏讀 勅旨仰嘆天生聖人力除物怪以正人心甚盛德也臣等忝司邦教敢不仰贊 聖謨竊惟前大善殿所貯佛骨實為訛妄不經昨該臣言因先奉勅撤去釋殿乃奏請一併廢除以仰承聖志伏惟聖慮高遠恐埋之將來竊乞以惑民乃命臣等別議除之將以末絕根本斷天下之疑杜後世之惑臣等仰見 皇上去邪衛道之功於是為大臣等竊惟佛法荒幻本無足信即以其教言凡佛死曰涅槃必焚其骸名曰闍毘由是觀之則佛死必焚不得復有遺骨况佛固人耳其牙骨必與人同豈得鉅細不類意必山海異物而夷僧持以誑惑中國信奉之

人無疑也臣等伏請 皇上勅令所司將此佛牙佛骨一切付之於火以滅其跡其金銀銅像亦乞併令燬銷實為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臣等愚見謹擬如此伏候 聖旨是便都着燬銷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七 下  
忠禮書院 文集卷七

四



先生奏議卷之八

慎名器

查華伯爵及都督指揮等官乞慎重名器 正德十六年

正德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兵部左侍郎楊廷儀等題伏觀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自正德元年呂  
來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盡行裁革吏禮兵工四  
部各將查革過傳陞乞陞文武僧道匠藝官員名數類奏  
查考其皇親及公主所生子女孫原無出身正途 朝廷推  
恩陞授者不在此例又一欵兩京五府見任掌印倉書管  
軍管事公侯伯提督及都指揮六部等衙門見任文職四  
品以上并各處巡撫官俱聽自陳去留取自裁武職內  
有傳旨管事者革去管事照舊帶俸又一欵正德元年戶  
部禮書院

文書卷八

後在京在外官旗舍餘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及稱職効在  
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  
官旗者除原祖職後照舊其餘盡行除革該衛所各將軍  
過名數造冊送戶兵二部查考敢有受財隱避不革及抗  
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其諸色人等冒認錦衣衛官  
員戶下舍丁致陞官旗者限三箇月以裏許各官旗自首  
與免本罪冒籍之人革去職役過限不首該部查出或被人  
告發通行治罪發遣又一欵近年軍職人等在各邊不  
自斬有首級巧立賞先衝鋒等項名色及各處斬首不及  
數該部照例擬賞奉旨陞級世襲者兵部通行查革又一  
欵賜姓人員及見犯罪冒姓者各復本姓在京者各照原  
有本等職役閒住隨住當差在外取到留用者不分官職

忠禮書院

三

大小各回原衛原籍帶俸閒住但因賜姓義子陞陞職爵  
并與作勇士等項食糧名色者兵部盡行查革又一欵正  
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姦細并不  
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以後各該  
衙門照舊年終類奏兵部查議陞賞欽此俱經呈堂在京  
行五軍都督所屬衛分及錦衣并親軍等衛所在外行都  
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行屬及咨南京兵部各行查革  
去後延今將及一月未見各將應存應革緣由造冊繳部  
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力  
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各一員遵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  
者本衛選老成官二員會同清查欽此又該兵科等科都  
給事中汪玄錫等題稱武職兼時冒濫已非一日科道等  
官既承重任必須自立無過之地方免游議查得詔書內  
原令各該府衛衙門徑自查革造冊繳部已經通行日久  
訪得承委官員造有清冊前項冒陞之徒尚萌僥倖之心  
百計破調以致承委官互相觀望不將清冊繳送乞勅各  
該衙門作急造完前項文冊繳送兵部該司收貯轉送科  
道等官清查如再遲延有誤行事各該衙門掌印官及承  
委官各令科道等官恭察等因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  
官員務要秉公持正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  
道欽此倘行臣等會案行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開送  
五軍都督府并所屬京衛及親軍旗手等衛所造完該查  
官旗文冊并各人親供及本部節年陞官奏帶堂稿前來  
又該職方清吏司手本查得先該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



奏紘奏稱各鎮守分守內外官員不照巡撫官員事例俱各奏討在京官舍名為親信頭目在邊取用實緣為姦非止一端要將各處奏討頭目盡數取回以後不許奏討等因該本部議得合無今後鎮守分守等項內外官員奏討頭用之人原係五名者減作三名原係十名者減作六名務要嚴加簡選不許貪緣投托本部仍通行各邊內外官員一體申明禁約帶去之人既不許貪緣投托圖財蠹政亦不敢容無籍之徒過方亦不缺可用之人成化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各處跟隨人員既多奸弊內外鎮守官與五名分守等官與三名多餘的都查取回京今後都照道例行欽此又查得太監姚舉題蒙差鎮守江

西地方奏帶去支庫給官舍指揮使楊輔等五員名并不支口糧軍舍姚文等六名該本部查得各處鎮守分守等項內外官員奏帶跟用頭目內鎮守官許帶五名分守等官三名應付口糧脚力若係團營操備并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又查得內外守臣係鎮守者許帶指揮以下係分守者許帶十戶以下係守備者許帶百戶以下止以原擬名數不許過多如有故違聽本部參奏究治俱係見行事例參照太監姚舉係鎮守官員例該奏帶頭目五名今却數外多奏姚文等六名但查楊輔劉成董英各員在團營操備李椿等又係辦膳人員於例俱難准擬所據支口糧冠帶舍人姚鎮等并不支口糧舍人姚文等既有無礙人數合無行令本官仍就於多奏不支口糧軍舍內另選三

名替補指揮楊輔等職足五名之數前去應用楊輔等送該管把總操練李椿等仍尚膳監辦膳等因正德元年六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該大同總兵官溫恭奏稱原任大同左副總兵奏帶官舍祁富等三員名支庫給口糧劉元吉等九員名不支口糧見在聽用今充總兵官例該五名支口糧除祁富等三名尚缺二名訪得錦衣衛等衙門通事舍人官旗李秉等二員名支給口糧劉奉等一十二員名不支口糧乞發聽用等因正德三年五月內奉 聖旨照例遣鴻臚寺通事并譯字通事係應役人數不許奏帶別項雜差如有鎮守先行奏帶去著禮部并大通事查照取回着改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延綏參將田璠例外奏討頭目該本部議得本官奏討使倭等係例外之數難定擬等因正德四年三月內奉 聖旨田璠既已奏帶跟隨三名這例外奏討的不准今後有似這等例外貪緣奏討的該部更參究來說欽此又准該司李本開稱太監陸閏尹生等雖有奏帶原無花名無憑開報等因臣等會同五府所屬京衛并在京親軍衛所應革官旗逐一清查內錦衣衛仍會同委官千戶陳樹等清查通行磨對和楚明白內有開報不明取供未到錄事處故等項俱候兵部另行備查前來臣等仰惟 皇上天啓聖明臨御之初誕下明詔絲綸煥赫條貫精詳舉行舊章剴切在茲凡在臣民豈勝歡忭所據正德元年以來軍功冒濫官爵繁冗甚非 祖宗之法臣等仰遵明詔通行查革倘違文冊奏數外但簿籍浩繁不宜假瀆 聖覽所有弊端之



未能盡除事體之尚煩瑣正者敢昧死重為 陛下言之  
仰惟我 祖宗開國以來立為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延  
及子孫俾世其職報功之典可謂重矣然品秩之尊首者  
過於公侯伯者自非定難拓土之功不以輕授故以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放運不階尺土奄有區夏而一時翊運  
先臣佐命宿將驅除剪滅懋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  
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太宗文皇帝承天征討克  
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人 列聖相承益加慎重  
中間累賞職夷大難蕩平羣盜戡伐戎虜立功之臣後先  
相望蓋不為少然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  
先朝者也臣等恭惟聖祖之役雖曰宣稱皆逆天違實由逆  
理結憤人心彼時顧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而太監  
張未開風趨赴援為已功幸而禍亂克平實仗宗社之靈  
後逆瑾伏誅未與有力僅可以贖黨惡之罪立應據為討  
賊之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閏魏彬等結為朋黨  
專權出政乃以運籌帷幄並受褒崇於是以前兄張富封  
秦安伯弟張泰封安定伯谷大寬封高平伯谷大亮封永  
清伯馬山封平涼伯陸永封鎮平伯魏英封鎮安伯其他  
俱以功蔭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邪蟬玉帶  
勢驟班行鐵券金書光勳閭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未履  
戰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一榮大拜封爵坐獲殊  
寵此士大夫之所以痛心而將臣之所以解體也今仰遵  
詔旨俱已查革候命下之日合行該部追奪給券削為虛  
紙但張容魏英已經辭免伯爵復被新命仍與做都督同

知張富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且三人者均冒無功之賞尚  
道有罪之誅况大小冒濫人負既已盡行革削而容等有  
官如故不免陟罰異同伏乞特賜威斷將容等見存職級  
盡行褫奪並其世襲庶足以光昭 祖宗之法而一洗名  
器之污也再照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  
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  
例該五名分守等官奏帶例該三名今則七八十名者有  
之五六十名者有之其領兵奏帶至三四百名者有之如  
錦衣衛官校旗舍俱係侍衛直駕人負與夫京營操備官  
旗例無奏帶之列今則公然違例奏帶而前項人員頗多  
蓋以各處鎮守太監類皆出自權門援引是以彼此互相  
結納遇有地方用兵則以所帶之人盡請報功之籍往往  
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  
獲功其不在斬馘之例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機或  
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如寧夏之訪  
尋金冊河南之軍前效勞皆是也紀驗之地既無審覈之  
公鈐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當給賞者每破例而冒同陞  
官應者議者輒陞除而許令自首其改正重陞併功加授  
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臣等查得寧夏陝西  
甘肅雲南貴州江西湖廣等處平賊功次中間俱有冒濫  
未能盡合條格獨貴州香爐山之役錦衣衛報功陞授者  
尤為冒濫山東河南征剿流賊其功雖有可稱而太監谷  
大用張忠陸閏產生等各人奏帶巧立名色陞授職級者  
幾六百員名生員數抑又甚矣今仰遵明旨將例外奏帶

之人進行查舉其各處歷年紀功官員雖數不公雷同為詐有負朝廷耳目重寄者乞勅兵部查議明白移咨吏部通行罷黜以警將來再照各處討賊既平內外中官大臣類授武職功庸尤非祖宗之舊竊謂各該領兵官員奉命出師致有成功乃其職分廟堂籌畫理亦宜然且克捷之日既身加官爵之崇又蒙受金帛之賚莫非優典已足酬功奈何重以武將廢及子孫寵報逾涯實難負荷但近年文職功庸多因中官妄希恩數一例普及心知非義辭拒不能令仰遵明詔一體查革臣等伏乞自今以後內外文臣果能身熱將相功業顯著者朝廷欲加殊恩豈無別項彙典不必假以武廢以干清議實足以勵士夫廉靖之節足以服邊陲將士之心再照正德元年以來各衙門緝獲妖言強盜并不係臨陣對敵一應陞授職役者已

憲禮書院

卷七

七

經遵昭詔旨盡行查革臣等訪得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年方繞一次類奏其間委係積有年勞獲有奇功者該部查勘是實分別等第奏擬陞賞陞者不過五六人多至十人而止其賞者或以布絹或以鈔錠其無功者尚或責行黜退當差自後因其罕獲妖言強盜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大肆羅織所獲妖言強盜多是冤枉故弘治十八年之詔痛欲禁革此弊當時已有激觸之漸及正德元年錦永衛指揮趙經葉廣太監王岳奏駐各官一時更代數月之內特辦事官校四次奏陞正德二年又復類奏當時已該部參論馴至近年以來姦倖用事陞專權無賴

之徒集議附創設西廠後立內刑辦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則三年一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名往往以妖言為首張皇賊狀無非倚撫之詞連署姓名不辯獲功之數含糊奏請臚職擬陞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以致市井庸沔不崇朝而立升朝籍權門厮役不數歲而驟至顯赫且其假種妖書陰為陷罪買同荷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煅煉成獄凡經嚴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冤魂塞路上于天和凡有人心言之憤結且弘治元年奉有孝宗皇帝聖旨以後拿獲妖言的不陞止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諭旨具在所當萬世遵行不知該部何所稽憑類將妖言陞職方今聖明在上妖孽自不能興况亦律有明條不

憲禮書院

卷八

八

須另開賞格但聲較之下款旬之廣盜賊竊發難保必無以後合無每年年終類奏止將獲過強盜起數題送兵部附卷定為三年或五年之制待年滿方將各人各年之內獲過強盜多少分為等第查奏陞賞然每陞不過十人給賞不限名數已陞者仍依舊例不得再陞其類奏獲過盜賊起數不許仍前混開務要其人拿獲某賊或某人為首其人為從明白開具日月地方其有賊勢聚眾登時拿獲功出尋常者兵部即時奏請定奪類奏之時仍須開報如此則人人思建實功官無濫授缺無冤民而盜賊亦不至猖獗矣再照五府錦永衛之立一則管轄兵馬一則專掌宿衛軍務之職或以派官或由推舉蓋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之大有勲勞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

之胃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且嚴矣近年以來乃有不由武胃雜然並進大抵非發倖冒功之徒即技藝番恩之屬援朋引類車載斗量入則金熬雜沓於班行出則僕馬喧闐於道路遂使國家以賞功之典為施恩之具不惟加諸其身而又使之世襲使邊廷効命之士扼腕不平祖宗法度之所以漸更 朝廷紀綱之所以大壞府庫之所以耗數倉廩之所以空虛生民之所以困苦盜賊之所以繁興災異之所以疊見未必不盡由於此也 臣等仰遵明詔除將正德年間一應冒濫之流通已查革外乞勅兵部查照先年凡不由軍功授職者日後仍照詔旨革其子孫承襲伏乞 皇上繼今已往念 祖宗傳天下之不易惜 朝廷官爵之匪輕非軍功決不可授以武職非異才決

忠禮書院 文集

九

不可試以流官使天下之人知得之為難則國家有事可以勸忠勵能而足以措宗社於泰山之安矣再照兵部近年以來選法不明人自為例如流官不許世襲署職止加實授係是 祖宗累朝成法不知起自何人乃敢擅為變亂即今查革過冒濫人員數多中間蓋有流官以流得職署職以署加陞甚至納粟虛銜遂以軍功累授及近日推舉各處將官多有見在裁革之數事多違法責在該司較諸紀功之官其罪尤為不同乞勅該部通行查出從重奏究庶將來官爵不至於冒濫而 祖宗典章不視為虛文也再照五府所屬京衛并在京親軍衛分自明詔開讀之後兵部行文查革各該衙門既已遷延一月不報及該兵部題奉欽依差科道等官會同清查臣等聞命之日即復

會案條行嚴立期限不次催督乃復仍前延緩前項文冊幾於兩月方纔造到顯是各該掌印首領及承委官自奉行不力事屬稽遲俱當有罪乞勅該部通行各該地方領勘管司再照裁革過職級如都指揮等官見在各該地方領勘管事者皆係貪竊而出原非選舉之公合無乞勅該部逐一查取回京另推相應官員銓補庶存甄別以勵賢能及照前項汰出人員通計三千有奇中間大率城狐社鼠給於鑽刺之人竊恐心存觀覲不顧搖尾之差方可奮錄未絕回天之想萬一敢有抗違奏辦之舉即係懷姦亂濫之人伏乞 陛下赫發震怒亟加嚴譴庶有以杜塞倖門挫攝羣小尚願 陛下普垂離照益勵乾剛振起綱維申飾憲典慎重名器以待天下之勳勞節省財用以安海內之百姓上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基下為子孫黎元開可久可大之業 臣等不勝幸甚天下幸甚

忠禮書院 文集

十

參劾裁革武職劉璿等奏辨 正德十六年  
先該兵部為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力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各一員遵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官二員會同清查欽此又該兵部等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亦題奉 聖旨是各該清查官員務要秉公持平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道欽此條行 臣等會同監察御史鄭本公通行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所查取應革官旗條細親供文冊及該武選職方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及陞官

奏帶姓名其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謝李經通行逐一查對磨集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及將查無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貴州等處奏帶過多功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事下該部適尚書彭澤應召始至參議斟酌至再至三謬謂臣等仰承 皇上更化善治之美意祇奉詔書裁革冒濫之明條乃於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積年宿黨一旦頓清蓋整竭將順之誠彌成塞遠之治所謂有君如此焉忍負之題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間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懲欽此茲實恭賴

忠禮書院

文集卷八

上

皇上秉乾之健繼維之明斷自宸衷秉法由近始十七年官之獎誘濫於臨御之初數千員冗食之徒釐革於詔令之下賞錄鑽刺者無所庸其技能姦媚脂韋者不敢樹其黨與真明詔所謂昭德塞違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等祇承明命奉行唯謹中興大業千載一時執此以往則邊庭無解體之將戰陣得用命之士國祚可以靈長倉庫可以充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離盜賊可以不至於繁興頑梗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法度可以復張可謂國家百餘年來甚盛之舉也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職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荷殊恩被革之人俛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詎意杜某城狐尚燠注而難盡驅營狗苟顧驅去而復來以致

之領甫及一年革官之令幾行八月而劉璣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狂悖之詞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捷輒至再三侮弄 朝廷茂業憲典左右倖臣陰為庇護蒙蔽聖聰欺罔天聽 陛下不亟加誅竄乃有看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勢難塞臣等竊恐自今以往開闔之排皆前日月濫之輩綸綍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羣邪相援以干進小人踴躍以求伸詔令不信所司終無奉灑之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國之實公歛其怨私受其福公擯其名私享其實將見本兵及該司官員祇供查復冗官簿書勞瘁名或不給而日亦不足矣欲望其整竭忠誠展布四體修舉邦政整理戎務其可得哉夫今之為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彌令以治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以龍飛文以虎變踐祚之詔羣聽屬心會哉何時而變更紛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姑息政務容養浮薄之人任耳棄目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轉相傳播或謂臣等奉行明詔裁革太嚴或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不考臣等祇奉詔例未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流賊功次不犯詔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毀所由或去或留必求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夏據奉邊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閑張忠之征河南山東實錄特旨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姦細妖言之寃設立名色之巧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違法之壞紀驗之

忠禮書院

文集卷八

上

冒報功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璣陸宣等六

十九人而言之明詔革官之條目十又有三而劉瓚陸宜等或一人之身十三條而皆犯其不盡然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通減焉不準於比必準於彼也一日傳陞則陸宜陸永純鑑俞昂尹海王慶泰王有之也二曰乞陞則陸宜陸永陸旺陸恕鄧華周海賈文鐸章章鄧永陶欽有之也三曰例外奏帶則劉瓚陸宜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察閔李宸梅銀玉禮劉和韋縉劉綸秦准吳瑾姚鑑李彦實高堂張崇蕭義章甄忠王良王言馬清田厥陶淮許剛鄧華周澄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賢文鐸吳准金安注世麒王慶季芳張鑑王宴有之也四曰報効則蕭謙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陸恕劉勣杜剛秦琳鄭宏秦鉞秦忠吉方俞昂潘浩尹海秦忠秦王魏順鄧華王忠札書陸

文集

五

吳張信凡不由奏帶者是也五曰一人數處報効則秦琳之八處蕭通之六處秦王蕭謙陸永章章王良之五處陸宣郭銳秦聰張余安鄧華朱繼宗秦鉞季芳劉綸之四處葉鳳儀楊永通秦准吳瑾王虎劉勣馬清田厥周澄鄧永劉良張崇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効則秦忠四川之功方陞而河南之功即至蕭通滄州之功未陞而甘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則陶欽陸永王晏是也八曰冒籍則黃璉張信是也九曰各邊不曾斬首巧立名色則陸宜郭銳陸永秦琳王禮劉勣蕭義陳保賢忠王良王言張余安田厥鄧華朱繼宗秦王是也十曰兵部擬賞奏旨陞級則解潤秦聰張鑑蕭通韋縉王禮陳恕賢文鐸尹海張信蕭謙劉和是也十一曰緝捕妖言姦細並不

文集

五

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何必前除况先年事例豈能盡合祖宗之舊章而嘉靖詔條則為我朝之所未有今不遵照旨乃是背而非今謬為援引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誅其以馬琇李林等比援為例尤為誣謾之甚臣等查得馬琇係弘治年間百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正德六年流賊劉陸等攻初鄉村本官隨哨斬獲耳記五副陞副千戶又因派賊攻國州城本官與知州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下擒斬數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指揮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繆璉劉鉞胡寬既非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查革安得比以為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斬強賊申憲頭等一百六十餘名夥紀功官竅實將官軍李林等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三百餘員名擬賞後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陞人員通行加陞臣等擬將李琳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報効并冒籍等項者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賞乞陞三百餘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今革盡者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功次不論虛實一槩查革然間有雖在正德年間於例無礙存留一二級者則又比以為例若此而可止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得遽詔例而追革之乎洗垢求痕吹毛覓疵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分至又何其欺罔之甚邪且混稱李林等三十員馬琇等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倒是



非亂人聞聽以文其奸耳臣等得罪該科職忝所司先是誤蒙簡命悉心查革唯知奉行明詔無復顧忌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解盡心力庶幾無有遺憾矣奈何劉瓚等勾連成黨朋比為姦借力回天挾貨通神朦朧奏辯既而尚書彭澤等知明詔之不可不遵知罔功之不可不卑知公論之不容但已知臣等之不出於私力過羣姦抗辭執奏中外之人仰謂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瓚等拿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為抗違奏擾者之戒不意陛下徒是該部之言而須賞劉瓚等之罪雖於裁革職級無所更改而於前後詔旨尚有未信夫正德元年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及稱舉効在各邊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三層報功及

忠札書院

文集卷八

六

併功陞授官旗者除原祖職後照舊其餘盡皆除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問發邊衛充軍此陛下前日即位之詔也被革人負有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奏奏重治此該部覆題臣等所奏奉陛下近日之明旨也且臣等華過六十九人職級無一人而非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人有所虧枉今劉瓚等兩次奏辯則是抗違妄奏既犯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陛下奏奏重治之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不足以懲姦姦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尼而不行奏辯之言非而抗違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亂臣等竊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視新政且瓚等小人微如蟻豕何足愛惜而陛下以身庇之此蓋陛下左右近侍之人或納其賄賂

或私其黨與或欲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為之巧說陰祈以誤陛下也如蒙伏望皇上念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名器之重不可假人近習之言不可輕信姦靖之詔令不可漸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寢長天下之事不可再壞俯從臣等所言將劉瓚等拿送法司遵照詔旨從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興之治陛下可垂拱而成矣

奏駁裁革武職王邦奇等奏辯

惟奉兵科等衙門關劄該兵部題武選等清吏司案呈節該兵科和給事中等官計復禮等題稱錦衣衛旗校王邦奇等抗違詔旨妄引勅諭撫拾勘官大為欺罔之詞巧肆

七

勝騰之辯惟欲鼓惑乎聖德不顧詔旨乎詔書其間至致勘官為姦邪指查章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為黑蓋由邇來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乞勅法司將王邦奇等一千人犯收捕下獄從重問擬遵照詔旨押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等因題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工科左給事中安盤兵科給事中張原各題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章僑題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又該廣西等道掌道事江西道監察御史王果等題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通抄送司查待近為仰遵勅旨復申虧枉明用合正紀綱別是非懲朦朧姦乞天恩比例查功復職以崇聖德以戒欺罔以正國體事該錦衣衛軍職旗校王邦奇等奏稱正德年間

京師盜起伊等緝獲重犯兵部議功陞授致蒙查革反將  
月轉冒功授劉鳳等陸狗私存留要將劉鳳等功蹟與伊  
等功蹟查勘等無相同復還職級等情本部參照王邦奇  
等當正德年間姦當用事外倚錢寧勢內藉張銳威權  
妄拿京師軍民逼供為盜粧點市井俚語捏作妖言累奏  
陞授恭遇 皇上踐祚之初灼見其孽下詔痛加釐革中  
外人心無任歡慶給事中官夏言等奉 旨清查應存  
應革俱遵詔旨明條陞授來歷一應該衛所供結王邦奇  
等係正德元年以後緝捕妖言姦細陞授職役該革人數  
劉鳳等該革職級亦已革去其所存百戶總小旗俱例不  
該革一一明白今王邦奇等故違累次成命覲圖復職妄  
引劉鳳等冒請冒功應革而留等項虛辭撿勘官恣意  
誣抵罪不容誅及照先該錦衣衛千戶楊忠奏要存職奉  
欽依拿問充軍今王邦奇等情犯比之楊忠尤重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王邦奇等通行全送法司追究為本之  
人拘提到官照律問擬仍將為首王邦奇遵照詔旨發遣  
遠充軍其餘俱從重問發枷號以警將來題奉 聖旨遵  
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已該科道部衛官公同查勘  
明日朝廷從輕革罷免其追陪俸糧仍與冠帶間住王邦  
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過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撿勘官  
首為禍階沮壞新政好生不畏法度并為本之人本當全  
送法司究問且都饒道連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罷欽  
此案呈到部看得都給事中官許復禮等左給事中  
安盤給事中張原章廣西等道監察御史王梟等各題

補王邦奇等抗違詔旨奏辯復職乞要擊問懲治等因近  
因王邦奇等妄奏前事已該本部參奏拿問節奉欽依都  
饒道連再來奏擾不饒雖 聖恩浩蕩許其自新而邦奇  
等受頑兇悖罔有悛心今科道等官合詞論奏邦奇等情  
犯委的深重若不重加究治無以垂戒於後伏望 皇上  
俯從科道之言及本部所奏將王邦奇等拏送法司照依  
楊忠事例問發等因題奉 聖旨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  
查革有未盡的還着原差科道該衛官你部裏再差屬官  
一員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倘行 臣等照得先於正德  
十六年恭遇 皇上即位之日該兵部備題奉 聖旨是  
五府所屬并在京親軍衛分便差風力給事中御史兵部  
屬官各一員遵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  
官二員會同清查欽此彼時誤蒙簡命言與同先任兵部  
武選清吏司主事今陞知府汪文盛會同清查行取五府  
所屬及在京親軍衛分凡自正德元年以來各項冒功陞  
授應革官旗親供文冊及查兵部各年奏帶舊例及陞官  
堂稿前來屬錦衣衛者會同錦衣衛千戶陳樹李經逐一  
查對磨筆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內有開報不明取供未到  
緣事逃故等項俱候兵部另行脩造文冊及條陳冒濫  
端題奉 聖旨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  
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節該兵部覆議據謂臣等仰承  
皇上更化喜治之美意祇奉詔書裁革冒濫之明條乃於  
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積年  
宿蠹一旦頓清蓋屬竭將順之誠躬成塞違之治所謂有



君如此焉忍負之者也除開報不明取供未到緣事外該等項本該另行題奉 聖旨各該官員推後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職職級的還與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家屬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事完迄今已經三載近因王邦奇等妄奏前事節該科道等官合詞參奏兵部題奉欽依復命查勘臣等仰窺 聖慮因見王邦奇等屢次奏辨參社多人中間恐有臣等一時查審欠精及該衙所司問報不實以致應該查理之人遺漏未盡欲令臣等重復裁革等語查勘明白特以杜塞小人講張之詞然後正其欺罔之罪臣等不勝感激 聖明欣躍從事行令該衙將王邦奇等奏內有名之人逐一行拘到官從實研審務見是否計冒籍姓有無冒報功次并先次職職懲漏造報不實以致查革未盡人員一體查明造冊回報以憑查勘去後續據該衙各所司將王邦奇等奏內有名官旗校尉并奏內無名都指揮楊高從從軍歷歷替已未經革緣由類造手冊及各該所司官吏委官人等不扶結狀同各人親供開送前來言會同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濤錦衣衛原委官千戶陳樹李經將前項人員備細來歷與先年查革清冊并本衛先造手冊及該部查議陸續堂稿重覆磨對查得先次本衛不曾造報指揮使周傳遵照例革去廢賞所陞一級該指揮同知總旗李璣革充小旗小旗革充革職為民原係副千戶已經革充總旗一名張迪今據該衙所結稱總旗楊安等首稱冒籍該查革為民其今次重復造報官旗楊高等三十餘名除周

傳李璣革職張迪各有裁革緣由其呂海呂塘林鳳徐亨張霽雲張志學張鐸既係分戶頂補校尉該衙申請兵部查照先差給事中等官及宦等查革文冊僅有革於其餘查無應革之人行令照舊供職着役及查得王邦奇等奏內劉鳳劉鉞王文錦李資實魏文政供結欠明臣等又經嚴查據 衛左等千戶所委官百戶劉江等結稱劉鳳等各係士林苑監養姓戶等藉除王文錦李資實魏文政別無違礙查得劉鳳劉鉞係兄弟一家各投充太監家人先次隱下養姓戶籍今有結報含糊顯有扶同情弊雖有應存功級終屬詐冒相應 去小旗查發隨住趙杉原係正千戶革充小旗今該所開稱查得不係趙福下餘丁不知何人難以識認係結應作冒籍革發為民陶贊原以實授忠禮書院 文集卷 廿一  
百戶革充小旗今次自首伊父係牧馬所冠帶軍人該回註原所丘宗仁原以指揮同知革充總旗今供伊父丘鉞原係鎮撫司小旗該回註原所衛紀原以百戶革充總旗查係金吾左衛舍人仍回註原衛馬樵原係鎮撫司軍陞小旗仍回本司各照舊着役又查得胡寬原以百戶革充小旗續該所司查係冒籍先次檢舉兵部已經查革為民病故日久徐景昭丁文俱以副千戶革充總小旗已經回註旗手衛當差俱不係見在錦衣衛人數又查得楊文係弘治年間小旗即今仍充本役本所查無王德年間陞級先次未曾造報原非經革之人其餘如指揮馬璠百戶陳俊等或以本地方立功而查無應革或以弘治年間陞授而本該衙所結以指揮千戶而革充小旗或以百戶總旗

而革充校尉一資一級必覈所由應革應存各有所據吳  
載原冊願極詳明而王邦奇所奏多屬虛妄今將馬務等  
原登查革明白條載清冊來歷并今次查出指揮周傳等  
應革緣由逐一開坐上陳伏乞 聖明俯垂睿覽則不惟  
足以洞察姦人王邦奇抗違詔旨朦朧奏擾之非亦足以  
少見臣等當時仰遵 聖諭秉公持平悉心查革之實況  
陛下即位以來勵精圖治天下號稱中興而嘉靖詔書僅  
有裁革武職冒濫一事足以厭服人心挽回國勢其於宗  
社安危生民休戚關涉頗大裨益居多今王邦奇等乃敢  
首為亂階以破壞我 皇上光明俊偉之業情甚可惡法  
所難容參照為首王邦奇本以與堂賤流市井無賴正德  
十一年十一月內以校尉選取今開發先任都督朱安辦  
惠禮書陸

奏集卷

重

事正德十二年二月即奏陞小旗本年七月又奏陞總  
旗數月之內據撫衆人之功朦朧類奏連陞二級至正德  
十四年又復賁緣投托今問發先任太監張銳東廠辦事  
冒陞百戶約計始終辦事之日不滿半年而驟得六品官  
職自非倚托權勢不應冒濫至此正屬明聽首應裁革之  
人今乃逞其兇悖糾集群邪抗違詔書誣訴近侍屢僥漏  
網之幸全無忌器之嫌紊亂國家紀綱實視 祖宗憲典  
且奏稱此例則無例可比奏乞查功則無功可查況所奏  
之人應革者已革當存者見存何名徇私弄權蒙蔽甚至  
詆訾詔書為偏袒指斥臣等為姦邪子紀亂法漸不可長  
伏望 聖旨維持中興保全新政毋事姑息而曲庇小人  
毋或變更以垂傷大體嘉納科道諸臣寒謫之言俯從該

部大臣詳復之奏重念臣等精日一心天日臨照不避賢  
怨惓惓圖報之忠仍將王邦奇等呈送法司明正其罪以  
為勸懲亂法者之戒其陳鼎等九十餘人通係正德年間  
緝捕所陞中間尚有西廠內刑軍門漏網之人正犯明詔  
所謂原罪犯罪勢要之條俱未明正其罪額乃不知畏忌  
聽信王邦奇扇構累次抗違勅旨皆同奏辦尤乞俯從該  
部先次所請一體訪拿如號逃殺以警將來再照張迪趙  
彬故違詔書三箇月以裏不行自首及照錦衣衛左所委  
官百戶劉江前所委官千戶畢綱先次將趙彬張迪各冒  
籍緣由不行從實開報顯是受財隱匿朦朧作數俱合革  
送法司查照詔書問罪發遣若今後再有隱漏等項事發  
之日許兵部徑自查革余奏施行再照前項奉詔已經革  
刑人員正德年間誤受 先帝監恩已非一日不思盜竊  
名器靡耗廉祿負罪無涯尚乃私計賁緣公言怨望貪天  
未已况悔家累不貲之產人挾有餘之富百足之虫死且  
不仆錢至十萬可以通神勾連之黨漸行自逞之謀可惡  
若非嚴加禁遏難保終無變更伏乞 皇上特勅法司出  
榜曉諭責令緝事衙門遇有前項革職人員數十為羣改  
聚曉散飲錢進本飲酒要盟及久慣屬本之人敢有仍前  
代為前項奏詞者許即時拿送法司從重問發庶足以禁  
絕宣訛消弭姦究詔旨不致中廢法令得以盡行中興太  
平之治可望於有成矣

奏集卷

重

計開

一今次奉旨查勘得該衛先次遺漏并開報不

官軍七員名

一先次奉詔查革明白今次王邦奇妄奏重復

革官旗六十一員名

奏 旨再查勘武職人員

嘉靖二年十一月

住奉兵科等衙門閣劄該兵部題先因兵科都給事中等  
官許復禮等各題王邦奇等抗違詔旨奏辯復職乞要拿  
問懲治等因該本部參奉奉問節奉欽依都就這遵再來  
奏擾不饒又該科道等官合詞論奏該本部覆題奉 聖  
旨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查革有未盡者還着原差科道  
該衙官你部裏再差為官一員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  
備行臣等已經會同重復查勘明由逐一開呈上陳題奉  
聖旨兵部看米說欽此該本部議得正德年間冒濫人  
員先奉明詔裁革本部因見事體重大奏請選差給事中  
夏言監察御史鄭本公主事今陞知府汪文盛會同該衙  
千戶陳澍李經清查各官祇奉德音聲竭心力先行該衙  
拘審各人親供文冊及取具委官人等不致隱瞞結狀到  
官然後查對本部即年陞授底稿逐級磨致應存應革一  
一明白旬月之間方敢議擬具奏事下本部見得各該事  
情俱已處置停當題奉 宸斷依擬施行革盡職役者有  
冠帶開住之賜朦朧奏辯者有參奏重治之文是雖釐正  
之中猶有寬裕之體明命一下奉無異詞遠近傳聞罔不  
信服詎意其頑無如如王邦奇者糾集人眾首倡誣詞建  
章東牆豈堪國是既而科道交章本部執奏幸賴 聖明  
即賜兇迺命原差科道該衙官及本部再差為官會同

書院文集卷八

七

查勘今右給事中夏言監察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濬與同  
千戶陳澍李經再行清查明白開奏前來除呂海呂塘林  
鳳徐言張雲雲張志學張鐸既係分戶頂補校尉與先差  
給事中及官等革過人役爭同一體徑行該衙查照革發  
其該衙先次造冊遺漏及開報不實今該減革官旗周傳  
等七員名并先已革與總小旗今該回還原所司陶璣等  
四名相應依擬合無候命下之日行令周傳等照依今次  
革定職役陶璣等回還原所司各帶俸着復隨住為民王  
邦奇等原奏劉鳳等六十四員名人除周傳李璠章鉞張  
迪不係奏內人數止有劉鳳劉鉞趙衫陶璣高雄俱先已  
革充小旗丘宗仁衛紀先已革充總旗並無僥倖存留官  
衫雖係冒籍比時不曾具首衛所未經舉發科道等  
緣周知其餘本內有名人員多係虛捏所據王邦奇  
捏拾勘官帝誣人眾大肆已私蔑視國法情罪委難輕恕  
車錦陳鼎等不安分畝里隨同具奏張迪趙衫既係冒籍不  
行依期自首千戶畢綱百戶劉江原係委官不行從實開  
報俱屬違法相應查究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王邦奇  
并張迪趙衫畢綱劉江等通行挈送法司明正其罪應發  
遣者務遵詔旨問發車錦陳鼎等合無一併提問惟復俯  
念人眾即加戒飭不許再詞奏擾等因題奉 聖旨各該  
官旗還有查革未盡的着原差官員再查明白來說欽此  
脩行前來臣等聞命驚惕問知攸措蓋惟查官一事係  
朝廷釐革重務登極一詔開國家安危大體頃在先朝名  
器冒濫報功不由於戰陣占籍多託於梓門遂至金鼓擬

及於凡庸廉祿虛糜於冗雜大壞成法盡違舊章賴陛下續大統之初首下查革之詔其屬錦衣衛者特命臣等及先未陞任主事汪文盛會同該衛千戶陳樹李經往蒞其事臣等承命亦常殫悉心思勉竭駑鈍效夙夜奉行之勤期以少裨維新之治事竣造冊具題復陳弊端內開凡有取供未到開報不明應該查革者俱聽兵部另行申該部覆實題奉明旨俱依擬行被革之人敢有朦朧奏復者該部及科道官參奏重治論旨未遠詔旨尚新而王邦奇等節次抗違奏辦恣意詆訐科道官及該部參論陛下一切寬貸不加究治乃命臣等再查臣等行據該衛將應宜理人員取具供結開造文冊前來與同兵部武選清

臣等

其

仍下該部覆實具不意陛下又有再查之旨則是羣小之聚訟紛紜果可以動搖天聽而臣等據法參論皆不足以取信淵衷遂沮撓之姦務紊亂之漸臣等不能不為大體惜之然又竊窺聖意無非欲盡索隱伏使無滲漏將以折服小人之心用是臣等跪懇承命後又會行該衛查照節奉欽依內事理即查先次但有隱匿不曾供報以致尚有查革未盡人員及已經查革仍有隱匿應革緣由致尚有查革未盡人員及已經查革仍有隱匿應革緣由以致尚有查革未盡人員及已經查革仍有隱匿應革緣由照詔旨查單隨據該衛所司開報前來臣等會同科道官磨對俱是失次覆查明白已經具奏之數不見查有先期隱匿不報人員亦不見查有應革事迹中間惟恐仍有隱匿情弊又經駁查去後續據錦衣衛經歷司千本回稱據

臣王璠等呈并錦衣左等五千戶所中據各司從實查奏的造報已盡別無隱匿及將委官并各所開具印信手本送還前來俱各開稱累奉明文重覆查勘從實研審委實造報已盡別無隱匿查革未盡人員亦無遺漏應革事跡據此臣等仍取前項節次供冊逐一磨對中間見行見革人員俱是遵照詔書格例與先次覆查相同無從分外查正為照前事臣等所奉行 陛下之詔書所憑據者該衛之文冊若於事例有碍應革者在所必革若於事例無碍應革者在所必存况今兩奉明旨覆查更據該衛回報事體已為過悉姦弊似亦無遺若使中間尚有詐冒籍姓冒報功次隱匿不肯情弊該衛所原無開報臣等何從悉知合無今後再有互相奏訐如果事有指實者乞依臣等前後題准事理俱聽兵部徑自查照施行實於朝廷政體不致乖繆

臣等

其

請特寢內臣傳乞官職

昨該御馬監等衙門太監等官梁恭等題稱本官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戴義病故遺下姪男家人戴錦等十一名乞量賜職級准充校尉等因奉 聖旨戴錦戴俊准名與做錦衣衛副千戶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特罪該科伏觀成命私懷憂迫弗遑寧處竊竊以武職非軍功不陞乃國家之著典官職由傳乞而得實先朝之弊端且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人君之大柄也惟功與德乃可授之非此二者不宜濫與 祖宗以來恒加慎重 列聖相承守為家法惟是正德年間紀綱既紊爵賞太濫凡內臣物故輒將

第...及親交技藝人等一舉乞恩傳陞錦衣衛大小  
官職始則或一二人繼而則三五人漸而至十餘人極而  
至數千人自列職銜自注所司自求管事自定名數朝  
廷利其貢獻左右為之所請今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  
名明日某太監故傳陞若干員名執政之臣靡然阿從而  
莫聞執奏武選之法蕩然廢壞而無復振舉十餘年米錦  
衣之官充斥官署至不能容太倉之米耗於俸糧幾至乏  
絕幸賴 皇上繼統御極首下明詔內開正德元年以來  
諸色人等傳陞乞陞大小官職違行裁革臣等有以仰見  
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革弊求治之切慮也當時臣言  
擬以非才實奉新詔前項傳乞人員俱已革削殆盡中外  
人心罔不欣慰名器自此稍重國用由是漸紓宗社靈長

文集卷八

之基國家中興之運端係於此奈何改元以來未及二年  
詔令數有改易政體漸不如初章疏徒見頻繁 聖旨不  
聞允納至於傳乞一事頗為露政之尤先帝因太監趙  
山之死既啓其端而後來楊聰遂踵其近至於今日戴錦  
戴俊之陞則抑又甚矣夫趙山楊聰之死 陛下念其潛  
邸舊勞憫其沾恩未久曲加恩澤猶之可也乃若戴錦  
戴俊等事東朝恭侍 列聖遭遇 聖明被膺簡任永蟠帶玉平  
生榮寵固云極矣適者病故 朝廷錫之諭祭賜以寶極  
庫給齋糧帑分麻布官造塋城優崇亦已過矣今因梁恭  
等乞乞復蒙 聖慈一旦官其二人則恩典實為過盛此  
則臣等不能已於言也且朝廷一切之政 祖宗世守之  
法皆大壞於先朝而陛下更化之功革弊之大盡係於

登極一詔今乃復有此舉則是欲蹈先朝之轍而非所以  
全明詔之大信也是欲違 祖宗之成法而非所以隆  
聖明之新政也况先朝之傳乞 陛下既以革之今日之  
傳乞 陛下又何為而從之若以先朝之傳乞是則今日  
之裁革非也前日之裁革是則今日之傳乞非也先後矛  
盾首尾衡決帝王畫一之政似不如此臣等考之故典武  
職資格自從軍立功至副千戶凡立四級以西北三邊實  
格言之則該擒斬虜賊四名額以西南番賊苗蠻功次言  
之則該擒斬十二名額以內地反賊功次言之則該擒斬  
二十四名額若以領軍官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  
次例言之則該殺賊一百五十六次以陣亡例言之則該  
死於戰者四人軍功得官之難如此錦等何功而 陛下

文集卷八

可輕與之邪副千戶係從五品官月支俸米一十四石歲  
該支一百六十八石雖非本色而在京官員每月支糧一  
石歲計一十二石俱出江南水漕陸挽之勞小民水耕火  
耘筋力之苦錦等何德而 陛下乃厚祿之耶且武職世  
襲至指揮使而止蓋軍功之極賞也今與戴錦戴俊各副  
千戶若併加一人則當為指揮使雖非世襲而其秩則甚  
重矣且戴錦戴俊乃 憲宗朝罪人有何功德而身死之後錦  
等猶得冒軍功之極賞邪 陛下於此誠宜察之慎之不  
當輕畀之也萬一此原一開末派日趨於濫人人據以為  
例 陛下後雖欲禁制不可得矣矧今天下災傷殆遍國  
家府庫日就匱乏邊防無虞不言疲弊田野無人不得因  
苦虜寇無時侵掠盜賊無時竊發正宜澄汰冗雜以寬調

度貴重爵賞以勵才能舍此不圖寔成大數數年之後胃  
濫如前一網既紊百目盡隳天下之事將有不可救之患  
伏望陛下上率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將今次傳  
陞戴錦戴俊官職特寢成命痛加裁抑仍令內府各衙門  
今後各官物故不許名下之人員陳勞効妄自請乞以累  
聖德且使中興之政始終如一不復為後世之所釐正此  
則臣等區區昧死願獻之忠也惟聖明留神則天下幸  
甚

乞追寢那福海額錦傳奉聖旨

先該錦承衛校尉那福海奏稱係莊奉夫人弟妾引先年  
事例乞要陞職已經本科據法參駁再經該部抗詞執奏  
供未蒙允旨乃於十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鮑忠傳

忠禮書院

上

書

奉聖旨莊奉夫人弟校尉那福海爾奉夫人弟小旗額  
錦都陞錦承衛世襲正千戶成命既下中外聞之罔不驚  
愕臣等方合辭論列間又該那福海額錦奏乞見任管事  
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益增駭懼不遑寧處伏思  
陛下仁聖恭儉法祖立政自踐祚以來臨御外朝燕處法  
宮凡關聖躬舉措未聞少有差失雖文王之心心成湯  
之檢身莫是過也詎意今日有此傳奉之舉實為仁明之  
累臣等既為諫官職思補過凡遇少有虧損聖德之事  
便合力言不敢畏避不測之誅致陛下下有過舉謹昧  
死為陛下言竊惟我太祖高皇帝造創大業起自民  
間不墮土間闕百戰以有天下故立國之後設為武爵  
以符有功定及子孫傳世其職比於文職獨加優厚所以

重汗馬之勛礪忠勇之節也是以本朝令典曰武職非  
功不陞曰文官不許封公侯凡以此耳祖宗一代之法  
子孫萬世之守可謂慎且重矣列聖累朝率由罔愆中  
間亦有爵賞濫之時多出末年政令之弊然而繼世之  
後旋復整頓徒傷治體貽誤後人何益之有矧惟陛下  
即位之初固已痛革先朝此弊海內臣民方切忻慰今  
聖政維新更化未久顧復踵故轍而行之此實臣等所未  
解也且那福海額錦平日不列行伍未經戰陣有何勞効  
而一旦官以五品侍衛之職更令子孫世襲以祖宗成  
法律之甚不可也豈惟祖宗之法不可在廷公議咸以  
為不可也又况以掖庭女寵之私冒國家軍功之賞尤不  
可以公示天下竊意那額三夫人之在藩邸雖曰供奉年

東文集

世

多積有勞勲然於今日遭際龍飛充陳大內舊蒙封錫之  
榮煥加名號之美後宮寵渥分已逾涯所貴特身謙降用  
能長保君恩不當緣寵驕矜軼復廣希恩澤昔宋臣歐陽  
脩因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煩上疏云張氏未入宮  
之前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門人自招謗議  
此言極為切當可以開諭常情伏乞陛下仰遵成憲以  
名器為重申飭內庭以汰侈為戒特示裁抑之公以防請  
謁之漸及查得那福海所奏止是援引魏振百戶事例所  
望亦已過奢而傳奉聖旨乃有正千戶之陞兼許世襲  
所予反為增溢顧錦原無陳情不知憑何夤緣忽同內降  
事體大謬漸不可長至於乞恩登事具有明例不煩論列  
所有昨來傳奉那福海額錦世襲正千戶之命尚乞聖



明亟賜追復勿以私昵害天下不公臣等冒昧瀆陳罪戾  
誅死緣大馬之忠誠不欲萬世之下以此事首累 聖德  
則幸甚幸甚

議革指揮使孫准乞陞功級嘉靖七年

昨該兵部題為乞恩比例加陞親兄陣亡功級以圖補報  
陞武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陝西行都司甘  
州左衛指揮使孫准奏元孫鏗原係指揮使職事嘉靖二  
年十二月內領軍調征東路達賊追至地名打磨溝與賊  
對敵奮勇身先射中一賊落馬督軍等生擒獲餘賊發帳  
齊擁撲奪將兄射斃陣亡因兄之嗣臣係同母親弟例該  
承龍嘉靖五年二月內保送龍兄原職回衛到任管事今  
蒙劉御史將兄陣亡都指揮僉事周仁伊男周邦先龍祖

忠義書院 文集卷八

冊二

職後加伊父陣亡陞級蒙授指揮同知臣與事體相同伏  
望 皇上憫念臣兄死於鋒鏑之苦一視同仁乞勅兵部  
查照臣兄陣亡陞級明白照例將臣改正加陞都指揮僉  
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此查得嘉靖五  
年二月內該陝西行都司甘州左衛陣亡指揮使孫鏗親  
弟孫准前來龍職該本部查明欽選祖職指揮使訖續該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瀟奏繳嘉靖二年十二月內甘州  
地方功多造冊前來內有甘州左衛陣亡指揮使孫鏗該  
本部查例擬陞一級與做都指揮僉事保送應龍兄男赴  
部龍陞等因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九日題奉欽依依行去  
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陝西行都司甘州左衛指揮  
使孫准奏稱伊兄孫鏗原係指揮使嘉靖二年甘州地方

殺賊陣亡伊襲祖職指揮使今乞要照例加陞伊兄陣亡  
功級一等查照本人職職及伊兄陣亡陞級緣由相同今  
無倫行該衛再查無礙准令孫准於原職指揮使上加伊  
兄陣亡一級與做都指揮僉事於原衛所查照施行仍將  
本官原舊職俸開除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看得前  
事該部議擬似未穩當請為 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十九  
年今從征官沒於陣所者子孫職職陞一級又查天順正  
德年間陝西地方敵殺虜賊賞例凡陣亡者俱陞一級皆  
為子孫職職而言今孫准却是以弟襲兄又伊祖職原係  
指揮使重職假使孫鏗有子則孫准止是軍官舍人今以  
兄鏗之嗣遂獲承襲三品職事匹夫一旦得此已足分望  
乃復援引周邦以子襲父之例欲將伊兄陣亡一級併加

忠義書院 文集卷八

冊三

本身所據父子兄弟事體不同該司察以陣亡常例查覆  
即將孫准擬陞都指揮僉事誤蒙 俞旨臣按 祖宗舊  
例都指揮僉事以上必以材能軍功方得陞選用名為  
流官不許子孫世襲今孫准本非自立軍功又無材能可  
見若復以兄陣亡遞陞都指揮僉事似以流官亦得襲陞  
殊非舊制况自來無因兄陣亡陞弟明例查得正德拾陸  
年題准職事例內開今後軍職或千戶或指揮獲功陞  
至都指揮以上內都指揮僉事以上職級雖未任先故者  
子孫止許承襲指揮使夫實有軍功陞職未任而死者子  
孫猶不得承陞流官况孫鏗係陣亡非功孫准係弟非子  
乃得以指揮使而冒陞流官為都指揮僉事可乎臣等竊  
詳亡陞級本以憫念死者罹鋒鏑之慘故令子孫承襲



加陞一級若其不幸無嗣則前項優卹之典正宜加諸死者之身合無今後武職陣亡無子孫者應該承襲之人止許授以祖職仍將陣亡該陞一級追贈陣亡之人自指揮使以下都指揮參事以上皆用此例其旗軍陣亡無子者則查照正德年間陣亡不願陞者賞銀十兩之例止賞銀拾兩以優恤其家其陣亡有子孫者自指揮同知以下皆得照例陞陞惟指揮使陣亡則亦止當追贈為都指揮蓋其祖職官階已尊而國典流官不得襲也其諸武職百戶以上自立軍功於祖職上累陞至指揮使而無嗣者應該承襲之人亦當準去續立軍功職級止許承襲原祖職事仍於本身原職上亦得加贈一級若累功陞至都指揮以上者加祭一壇如此則死者之心得以少慰而生者之福

忠禮書院

卷八

不致過微似於國典人心兩無偏碍如蒙伏望 皇上俯注聖覽少舒睿思倘以臣等所言非疎特降諭旨勅下該部列為著例永久遵行仍乞將孫鍾准贈都指揮僉事其孫准所陞都指揮僉事一級先乞明旨革去止照原職指揮使供職則卹典所加各有攸當而功賞為重庶幾不濫施矣

參看定西侯蔣傳奏討蟒衣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三日

呈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部抄出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等題稱臣等於本月十七日接受到定西侯蔣傳一本為乞恩比例請給蟒衣以壯國威等事內開比照靈壁侯湯佑賢例穿用伊祖父原遺蟒衣臣聞書曰惟衣棠在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蓋衣所以命有德而酬有功

也伊祖父以功德得者而子孫冒濫之於國遠在荷之慎於彼受不稱之耻臣等即查得弘治十三年二月內該禮部議得自後公侯伯及文武大臣并各處鎮守守備等項將官若果有勲勞德望宜加異恩者出自 聖裁外其餘不許濫行比例奏討蟒衣飛魚等項衣服如有故違禁約賞緣陳請者許該科參駁六科十三道糾劾該部執奏治以重罪等因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賞賜蟒衣係朝廷特恩近來一槩比例奏討奸生煩瀆今後再有違等妄計的必罪不饒欽此臣等又查得嘉靖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定國公徐延德一本國宿事奏奉明旨蟒衣給賜係出特恩如何輒自請討不准該部知道欽此臣等以為先後聖裁不誦而同蓋重蟒衣之賜勸功德之最者也今蔣傳

忠禮書院

卷八

一籌未展寸功無聞巧為比請妄自希求佑賢稱祖遺以遂僥倖之計蔣傳援佑賢以為僭越之圖如此繩營蓋無止極則 朝廷命德酬功之具為各官乞恩比例之私是所賞之不足勸而得之不為榮矣伏乞將各勳舊務傳明旨當各備職業以俟欽給勿妄為奏請以干憲典焉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得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管理紅盔將軍定西侯蔣傳奏稱臣本庸庸荷蒙天恩命下官理紅盔將軍直宿恭遇 皇上竭陵該臣率領通侍照得管領紅盔將軍靈壁侯湯佑賢臣因隨駕赴陵奉蒙 聖恩准與蟒衣觀甲騎坐馬匹臣本官事體相同伏望 聖慈憐憫一視同仁照例准臣穿用祖父原遺蟒衣以壯國威容臣騎坐馬匹以便奔趨不勝感戴等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九

清皇莊

查勘

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事宜 嘉靖元年

切照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占混奪之弊積聚已非一朝為厲之階實起於姦人欲盡規地利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官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縣恣其侵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雖嘗節經差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稍少奸徒盤據是以積垢宿蠹莫可訖梳合勢朋奸動行沮撓此實累朝弊政至

忠禮書院文集卷之九

二

於先朝而極纖輔軍民剝膚推髓之害莫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祈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俞允之音繼因該部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受罵階禍本一旦剷除中外人心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備行撫按衙門去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於巡撫衙門顧未及之臣等愚昧以為鉏耨豪強則於巡按之體為切至於檢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為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在畿甸然地方遼闊周延千里故撫按行以四人分理今皇莊并各項莊田侵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踰卿

忠禮書院文集卷之九

二

略已無處無之且先年抵因一二屢奏辯告爭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屢踏勘尚且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皇莊之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擬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今節奉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親詣各處皇莊逐一查出四至畧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等領勅前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密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將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姦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稽遲於奉行俱聽臣等會案施行應尋問者徑自尋問應奏者指實奏奏如此則先後有序而施為不至於叢脞輕重有體而事理亦得於周詳尤望天語丁寧載之勅諭令各該地方官員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有公勤幹濟者許臣等薦聞闕冗廢事者許臣等劾治庶足以振起庸常儆飭怠傲而事乃克濟矣奉聖旨是先看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各該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禮部知道奉勅清查皇莊及退給功臣國戚田土節該欽奉勅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閒設法侵畝奏改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冒橫征巧取百般陷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憫然茲特命

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查勘先年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該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理親詣各府地方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着管屯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開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奸徒投獻者一體查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視廢事及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

忠禮書院文集卷九

王

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者五品以上并勲戚指名奏六品以下徑自罕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載不盡凡有益於國家有利於軍民者悉聽會同從宜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效委任須秉公持正悉心查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慎之欽此臣等先準兵科等衙門關劄該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伏覲 詔書內一款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馬房倉場各皇莊但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底蘊奏為應詔查覈皇莊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奏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官員查勘去後既而戶部又稱差

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着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奉 聖旨是該內報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閒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有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為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開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

忠禮書院文集卷九

四

受拖欠不還欽此隨該臣等題奉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各該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欽此臣等除遵奉 勅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擬各該地方拘集地隣并該圖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摠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伏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勘

相同除特成化等年姦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土地隨就  
斷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到  
者照提歸結及將查勘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  
等俄以菲材誤蒙委任奉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  
布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皇莊及皇  
親功臣莊田但係姦民投獻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  
給主召佃還官歸民一切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  
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  
九頃二十八畝退斷過侵占民地共計二萬三千九頃二  
十八畝數十年來勢豪奪隱占之弊一朝始得清明數  
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稍得喘息閭閻之下莫  
不歡欣鼓舞歌頌太平 實恭頌我 皇上如天之仁  
庶幾書院 八文集卷 五

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休維新之政莫有大於  
此者宗社萬年之基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  
獻忠干 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遺於是者  
不敢不極焉 陛下陳之惟 陛下俯垂聽焉臣等  
伏聞農業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肆民各有  
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  
官太宰以九職辨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  
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  
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  
誠治體者罔不與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於仁民  
愛物者亦莫不隨時漸為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

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人賴其慶至今猶可  
稱述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覈天下官民  
田土徵收稅糧俱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  
任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  
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地不  
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地從  
輕起科實於 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  
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  
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渴鹵瘠薄  
歲常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寸之雨即成潦  
浸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  
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  
庶幾書院 八文集卷 六

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助糧羞不致坐  
窶衣食失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  
知 祖宗制度妄聽姦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  
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為無糧地土一際奪焉已有由  
是公私莊田踰鄉踰邑小民恒產歲廢月削至於本等原  
額徵糧養馬產鹽入貼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  
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告於併充糧草困於重出餓  
寒愁苦日盛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  
為盜賊承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詐者則或投充勢家莊  
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墮入海戶陵戶  
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處民  
命脉竭民膏血者有孔千瘡不能枚舉是豈古今帝王治

世之道是豈 祖宗列聖立國之法臣等查得各官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  
村大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為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  
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  
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  
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  
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抵  
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間止增寶抵  
新城推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  
之後 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  
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曰深溝堯皇莊曰高密店皇莊  
曰石家渡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自此之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七

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  
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真定府寧晉縣則有鋪  
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隆平縣則有大灰窯皇莊在新  
河縣則有德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  
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  
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清縣則有灰蠟  
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  
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  
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立武清縣  
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  
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  
州驕馬廟皇莊清苑縣閣莊杜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

肅縣龍花杜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  
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  
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  
四十人其初管莊人負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  
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姦用事朝政大壞於是  
有符驗之請閱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庫儲之供有車輛之  
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語言不能盡  
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  
不靖者則起蓋房舍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  
帖則私刺關防凡民間擗駕舟車放牧牛馬採捕魚蝦螺  
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附近地土則展轉移徙封堆包  
打界至見銀改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討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八

助為虐多方掊剋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會無什之一二  
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  
餘由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  
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骨道路嗟怨邑  
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  
廢盜賊蠢起姦雄籍口不知 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  
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聚在  
潛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  
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  
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  
勅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  
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言而不知創設之由為害之實故

冒為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真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况 陛下聰明

廣覽蓋已先得於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

等竊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且天子富藏於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

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

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

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官者乎 祖宗以來官闈一切供用

自有成規况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萬乘

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畝之業辱官臺之貴惟於閭閻以

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

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籩來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

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為皇莊也且皇

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姦佞之徒假

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

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為

為皇鹽即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

躬堯舜之資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

名跡猶存實足以累 陛下大有為之政甚非臣等所望

於 陛下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勅該

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等地方各官

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各官

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各額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

蠶事蓋古者天子親桑采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

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

若改元之春 臣等恭親 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躬先天下

之農矣茲者嘉遇 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

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為我朝百年缺典臣

等 陛下大建中興克配 皇祖特勅禮部詳考禮經月

令祭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

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帝王之高致后妃

之盛節闔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風聲感動

德教流行男勸於耕女勸於織海內富庶之効不患不文

景若矣而况舉曠代之典又足以垂萬世之美談也哉其

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 臣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勸歸戶部造入版籍令民照舊輸

以為在官地土不必更屬官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

旨榜示中外盡削皇莊及各官莊田之名一洗四朝之弊

永垂百代之休萬一以為官中常年供用不能預缺敢乞

著為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官以

充支用却為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處虛糜莊田之名重

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賈誼勸漢文

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者惜之臣等

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之事蓋所優為此

事甚順而易特在 陛下少留聖意轉移間耳若舍此不

圖臣等以為不惟不能免千古之惜殆恐不能不貽宗社

將來無窮之憂伏願 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執議而

力行之臣等不勝大願至於皇親功臣飲賞莊田臣等



有一得之愚又不敢不重為 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初年凡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今量其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輪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 聖祖甫定天下千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畧及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與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况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聖祖宜乎大析土壤以施恩養亦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至今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而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勲勞者則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十一

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臣等查得管業已定侵佔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 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姦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姦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俞事沈傳吳讓受姦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群心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以退給明白然非賴 聖明在上地方靡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多伏望 陛下特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

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要使恩澤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後例爭相希恩必欲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其熟計之再照臣等查勘過各項田土數目雖是退給優倖開豁荒鹹覈實之數比與先年奏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勅該部查照一以新冊爲定移文所司出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民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歲久上下蔽於不知是以姦民敢於投獻勢家昧於奏討及訪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有姦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視畿甸之獎大抵相同合無伏候 勅旨將皇莊及各皇親莊田大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十一

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勘再乞通行天下今後再有姦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外如此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陛下丕承 祖宗萬年鞏固之基事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屬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平之治可坐而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殫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參劾太監趙霖奏討草場

該提督鷹房司御馬監太監趙霖題該戶科參出該部覆題奉 聖旨還待科道部爲官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備行



到臣照得臣等先奉 勅諭查勘順天等八府皇莊

及各項莊田所據前項鷹房地土已經會同撫按委官查勘明白除將正德年間投獻侵占之地退斷給主訖續據開創前因再行委官重復查勘行據保定府同知高傑呈稱依奉帶領委官清苑縣縣丞樊政安州署印訓導劉景安州署印縣丞袁潔親詣各該州縣拘集莊頭凌通王朋等指引太監趙霖所奏地所踏勘得安州地名城北扇車淀地一處先年節被水占成化二十二年有鷹房司勇士丁尚都奏討為牧馬草場東至鯽魚巷南至扇車臺西至民王四等地北至漕河內除水占外計地二十頃撥付與凌通并王大仁等各租佃種遞年每畝徵銀三分不缺正德五年間奉例清理至外丈量出水占退灘地二十頃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三

九畝五分彼有委官太監張備催徵子粒銀兩見得相隣至外民人王仲文等未故叔王大紀徵糧民地一項一十七畝侵占至內通計四十一頃二十六畝五分辦納子粒今除奉例勘明給主一項一十七畝外實有該司官地四十頃九畝五分於內堪種成熟地一十三頃五十畝凌通等四十七戶佃種各照畝辦納粒銀水占不堪種地二十六頃五十九畝五分在佃戶張原等七十九戶名下新安縣地名三臺村迤南扇車淀地一處計八十二頃七十畝三分五釐東至鯽魚港西至微府莊田南至安州地界北至大河宣德年間有鷹房司大監脫脫黃王奏討為草場撒放海青鷹大後黃王病故天順年間水退出堪種地十頃二畝有民人單操祖單友等一向盜耕成化二十二年

亦被丁尚都奏討單操等佃種十頃二畝辦納子粒其餘

七十二頃六十八畝三分五釐俱係水占荒地正德二年間被該縣姦民李義將至內大河迤北單操等用力開墾民地二十六頃投獻與御馬監谷太監一際混作鷹房司地土通前共地三十六頃二畝徵收子粒今除奉例勘明給主地二十六頃外實有該司官地八十二頃七十畝三分五釐於內堪種成熟前地十頃二畝單操等三十六戶仍種各照畝辦納粒銀水占不堪種地一十六頃五十五畝在佃戶王舉等四十戶名下水深河溝道路無人承種地五十六頃一十三畝三分五釐明白具結呈繳到臣臣等看得前項地土先後查勘相同况已經遵照 勅旨退斷給主明白今據趙霖具奏前因事屬欺誣參照太監趙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五

霖叨遇從龍之恩忝司御馬之任不能仰承德意憫念生民却乃捏撫虛詞撓抗新政臣等查得前項地土原非朝廷額設考之舊典自洪武永樂以來如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二十四馬房象房牛羊房俱有倉場牧地並未開鷹房司設有牧馬草場在於各該州縣止因宣德年間太監脫脫黃王奏討新安縣三臺村迤南扇車淀地以為草場撒放海青後成化二十二年勇士丁尚都又將安州城北扇車淀地并新安三臺村迤南地二處通行奏討以為撒放海青鷹大草場緣二處地土乃水草沮洳之場因以為名殊非官置收納之場與夫牧放之場也今趙霖不知原委聽人撥置反誣勘官故違舊制隱匿草場又不思原額地畝多被水占却只以近年太監張備所占民地與

委谷大用所受後獻之地一舉認為已有反經勘官牒以官地改作民地今巨等重復勘明並是實所據太監張偉傳旨王仲文等一項一十七畝及谷大用所受奸民李義後獻單祿等地二十六頃例應給主而趙鼎所奏俱已涉虛伏乞 聖明將趙鼎嚴加戒飭令自今不許輕信人言妄瀆天聽仍乞追究撥置之人等送法司從重處置以警其餘臣等又竊意前項地土初起於大監脫脫黃王之請乃 宣皇所以玩適乎夷情後因勇士丁尚都奏討實亦 憲宗末年之弊政茲者幸遇聖明之日百度維新矧皇上臨御之初縱放鳥獸不畜於園囿屏斥玩好不接於耳目則前項見在地土既不資之以縱放鷹犬其所出子粒又不賴之以供給國用若復仍留本監則他日假藉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五

官地侵奪民產害人生事安保無有甚於張偉谷大用之為者趙鼎此幸已自可見如蒙伏望 皇上明降德音將鷹房司草場地土盡數革去勒歸有司版籍令民耕種照依原徵則例輸納戶部稅糧以充國家常賦實為公私兩利乃勅 司禮監官查照詔旨將該監原委管莊人自盡數取回不容在彼存住使積年宿蠹得以悉除而一方生靈蒙福矣

參劾建昌侯張延齡慶雲侯周瑛奏討莊田

該中軍都督府帶俸太保建昌侯張延齡奏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左軍都督府帶俸慶雲侯周瑛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戶部題奉 聖旨是實見差科道部屬官會同撫按官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

欽此等因備行前來臣等已經會同巡撫順天等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春舉提督直隸監察御史郭楠會同天府府知州劉鐸前州知州王燧親詣賈縣各奏地方拘提各該家人莊頭并地隣知因人等逐一查勘去後臣等親詣該縣覆勘隨據各官呈會問得劉固供年六十二歲係皇親慶雲侯周瑛下家人先於天順二年有御馬監大監陳寶在於寶坻縣地名把門城李子沽開墾荒地一處立為莊田計地一千二百頃東至老婆亭孫剛民地南至紅心堤西至李子沽西海道北至把門城大河後辭在官弘治六年九月內蒙古戶部奏准變賣有固家主已故慶雲侯周壽要得備價承買奏奉 孝宗敬皇帝聖旨賞與五百頃外有七百頃弘治十年十一月內亦賞與周壽為業弘治九年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五

九月二十五日有本縣興保里寄籍故民劉慶將伊故父劉海開墾報冊徵糧地一十六頃憑伊本里在官里長王成等為中作價銀一百一十兩賣與周壽家人周鐸為業每年該徵夏稅糧五十二石八斗四升二合馬草七十二束五分桑絲一兩周壽辦納不缺於李子沽自蓋瓦房六十五間在彼住種有已故會昌侯孫繼宗今家人張甫海自種莊田一處坐落地名老鴉口莊計地七百五十頃東至李子沽南至唐寬等民地西至金蓋兒草場北至老鴉口後承襲孫銘百戶孫賢孫繼三分均分弘治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孫銘孫賢將伊二分地共五百頃作價銀四百五十兩憑在官民駱福等作中亦賣與周壽為業止剩地二百五十頃孫繼等管業弘治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周

將買劉孫銘等前地令周鐸告赴戶部造入實錄冊內輕則起科夏秋糧一十三石八斗六升馬草二十四束七分周鐸辦納不缺後本年月日不等與保等里在官民歸永劉且未到民馬鉞馬秀馬文舉王良耶郁張世榮于連開墾地三百六十一頃五十畝俱憑在官民王成等作中亦賣與周壽為業共得牛力銀五百九十六兩見在紅契存照以上三項共買地七百七十七頃弘治十七年三月內有孫鑾母周氏將伊前地老鴉口莊地七百五十頃除賣過五百頃外一分二百五十頃奏辭與伊婿建昌侯張延齡為業差家人郭洪官種因與周壽原買孫銘孫賢前地相隣互相爭競奏蒙欽差內官監左少監朱信戶部侍郎王儼錦衣衛指揮葉廣公同撫按官踏勘間敕有周壽書院

卷九

七

書因畏張延齡勢要將把門城李于沾二處共地二千頃并房產六十五間故辭在官隨討豐潤縣地名宋安務莊田八百頃其把門城李于沾莊田蒙欽賞與張延齡為業正德二年間有未到本縣民馬鉞要得園利肥已不合將前項莊田投獻太監張永具奏改為皇莊蒙差本官名下太監趙本等前來徵收子粒比有寧海里民鄭俊等一十三名將馬鉞投獻情由奏行本縣拘問未結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書事例將皇莊革去張延齡周瑛各具本奏行戶部備行欽差夏給事中樊御史張主事按臨寶坻縣會按會同巡撫孟都御史巡按郭御史行委通州知州劉鐸薊州知州王璵親詣勘問行拘固與建昌侯張延齡下家人楊宣及年高知因人蔡傑駱福張斌王成

王簡王儼歐敬劉銳王佐王鑑張全張鐸董志賢真原丁南張淮傅鉞等到官逐一研審面證前情明白及行查得該縣黃冊并誌書內周鐸買劉慶等微納糧草是將固等取供明白呈解前來覆審相同臣等恭看將前項把門城地土先度雲侯周壽蒙孝宗皇帝二次欽賞與一千二百頃是實祇緣貪得無厭又買會昌侯家孫銘孫賢二分之地始起建昌侯張延齡之爭張延齡以會昌侯門婿原受岳母周氏辭退男孫鑾地二百五十頃是實祇因孫鑾兄弟地土銜界相連互相爭競遂與周壽盜賣之訟後周壽因勘退孫銘等地五百頃却將原賞并改撥地二千頃盡辭還官別討豐潤縣宋安務地八百頃雖屬周壽自行陳乞蒙孝宗皇帝准與然辭十萬而受萬殆

卷九

十八

非得已之情張延齡因奏訟周壽及討把門城餘地承種遂蒙孝宗皇帝聖旨將周壽所辭原賞并孫銘原賣之地盡數賞給管業雖出朝廷一時恩數然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終涉兼取之跡至正德年間太監張永奏改皇莊前地俱係在官之數今張延齡因奉詔例與今廢廢周瑛各奏前情等除會委多官重復查審頗為明白今擬合無將原賞周壽地一千二百頃撥與張延齡管業蓋追進孝宗皇帝後次聖旨實出於周壽已辭之餘例當歸還原主也其周壽原買劉慶孫銘孫賢并薄永等九姓地七百七十七頃并自蓋房產六十五間應合擬與廢廢周瑛管業蓋以其先人贖置之產不當以為在官之地人其周壽奏討宋安務地准令照舊還官仍行

召民佃種辦納戶部子粒撥之公斷亦頗適均伏  
聖明裁處 命下之日一併造冊繳報若二家仍  
必欲專利臣等以為前項地土俱係 朝廷恩賞周  
有置買之地在內亦是 朝廷祿賜之餘况二家欲  
田各不下數千頃較之他姓咸里已為過制合無將把門  
城井來安務二項莊田盡數仍舊還官該徵子粒歸納戶  
部則 皇上賑業貧民之德意益廣而貴戚爭利構訟之  
風亦可以少息矣

參劾太監馬俊奏討莊田

先該戶部為傳奉事題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重地

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藉之徒妄將軍

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機侵

忠禮書院文集卷九

十九

奪藉勢混棍橫征巧取百般剋害利歸羣小怨在朝廷以  
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海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  
然便為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  
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  
行查復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隨該  
臣等欽奉 勅諭前去順天等八府會同各該撫按衙門  
選委官員親詣各該地方查勘各項莊田聞據順天府涿  
州中查得華房莊田一處計地叁十三頃三畝三分天順  
六年間欽賜駙馬都尉石景為業伊男石寬石宏孫石誠  
相繼承種正德三年太監馬永成勢逼官誠辭退以黃皮  
礮為名侵奪為業外侵占慶雲侯莊田八頃王甫榮等民  
地共七頃八畝五分見有原差看莊內官在彼執稱奉旨

住種本州擅難撥付等因該臣等會案行仰該州查審前  
項內官自奉明旨之後復於何年月日奉何明旨差遣仍  
省令遵照詔旨自行迴避續據該州申據委官陰陽學候  
缺典術任相呈稱親詣小石窩莊省令迴避被管莊內官  
執稱見有奏准旨意當令相抄騰司設監為因成造

上用并各官等處物件熟造皮張合用黃皮草束無憑採  
取於正德三年九月十五日奉欽依撥與涿州小石窩地  
土一處原係已故駙馬石璟孫男石誠辭退地土本監迤  
年採取草束熟造皮張供應外近於嘉靖元年四月內有  
石璟次男石宏奏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欽此本年四  
月十三日該本監太監馬俊等於乾清宮奏奉 聖旨  
部看了來說欽此五月十五日該本部官覆題奉 聖旨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九

廿

這地土既有聖旨撥與司設監作供應採取草束等項供  
用還照舊著司設監督業不必查勘欽此具申到 臣等  
隨行該部查問緣由准戶部雲南清吏司于本倫開前因  
又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孟春題稱前項地土已經委官勘明委係先  
年欽賞駙馬石璟供奉香火之數伊次男石宏承種被太  
監馬永成恃勢逼退討為草場一向內官冠榮等給與軍  
民佃種照舊徵租別無他故相應撥付舍人石宏管業等  
因奉 聖旨談衙門知道欽此又准戶部雲南司于本於  
戶科抄出順天府涿州胡良里民王甫榮奏稱同民人張  
表張祥果名李又學修喜蔡茂李鐸李奈王鉞王甫張玉  
孟五十李江坊莊各戶祖業被糧地八頃餘畝俱鄰年

房莊被太監馬永成一票混占奏為蕪皮廠強占至今衙  
究包陪地內養馬夏秋二稅連年負累逃亡幸遇明詔差  
委兵科等衙門查給事中官勘明前地照舊撥付臣等  
管業今被內官郭添李得岑等一十八名不思經官吐出  
歸民田上重復霸占坑民失所等情奏奉 聖旨戶部知  
道欽此倘行前來臣等有得前項地土除親詣涿州會委  
官員已經查勘明白委係先朝權姦太監馬永成平空勢  
逼射馬石環孫男石誠辭退地三十三頃三畝三分又強  
占慶雲侯周瑛地八頃又強占民人王甫榮等地七頃八  
畝五分是實却假以蕪皮廠為名妄行奏討立為莊田近  
因石宏泰辭又經巡撫都御史孟春委官查勘明白相應  
撥與舍人石宏管業與臣等查勘相同其民人王甫榮等  
忠禮書院 文集卷 九

地雖經臣等勘明給主被內官郭添李得岑等一十八名  
占據不得復業又行具奏臣等查得涿州地方自來不曾  
設有蕪皮廠名色止是馬永成占奪前項地土假以優利  
切照凡係內府各項造作供應之所 祖宗以來京師內  
外俱有額設廠塢累朝供用未聞缺乏豈獨至於正德年  
間乃始置廠於百里之外縱使果為供應而設 朝廷豈  
無在官地土可以創置豈假馬永成占奪射馬皇親欽賞  
莊田與夫百姓微糧地土以為蕪皮採草之地事理顯然  
不待深辯且臣等訪得內官郭添李得岑等一十八名大  
率馬永成名下類該明詔查革之數兼係先朝倚託權勢  
生事害事之人今遇 聖恩曠蕩不復追究已出僥倖類  
乃怙惡不悛專一信用家人鄧英陳通宋紀銘友等搬置

霸占却又貪得太監馬俊長奏前事以致奉有前旨且  
陛下命臣等以查勘者是憫畿甸之民被侵奪之害而無  
所控訴也今以馬俊一言令臣等不必查勘是又縱權倖  
之人奪人土田而弗之禁也前後 勅旨不無背戾是豈  
陛下之初心哉實緣馬俊以一時從龍之臣不知 祖宗  
累朝事體徒以內官郭添等皆係查革之人無所撓託仍  
欲衣食此地以為巢穴馬俊被其巧惑遂與聞奏以誤  
陛下耳參照太監馬俊猥以藩邸侍從舊臣濫等國營兵  
馬重任緩當秉公守法報稱殊恩却乃輕信妄言阻遏總  
意況永成之在先朝為何如人而俊乃不自愛惜踵其所  
為伏望 聖明俯察臣等所言將馬俊重加戒飭追寢前  
旨仍令臣等將馬永成原占射馬石環及慶雲侯周瑛民  
忠禮書院 文集卷 九

八王甫榮等地逐一照舊斷給各歸原主一併造冊繳報  
其內官郭添等一十八名占據前地不服退還重屬抗違  
及家人鄧英等搬置生事尤為法所難容乞勅發送法司  
明正其罪如此庶使臣等仰奉 陛下勅旨不為虛文而  
畿甸軍民獲蒙實惠矣  
參劾僉事李紀貪濫不職  
照得先該戶部題奉欽依及近該臣等欽奉 勅諭前往  
順天等八府查勘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換贖及侵  
占混賴者盡數查出各依擬給主該徵租稅者管屯僉事  
兼管官貧人等有玩法沮撓者許臣等奏重治題知臣  
等近於五月間親歷河間府靜海縣地方據軍民人等遞  
道哀訴被屯田李僉事專為勢家追併莊田子粒百姓

聖旨科卿生隨查得李愈事批准皇親家人沈海昇英王  
永親王張昂等各狀一紙及勘次行牌封鎖拘拿縣官家  
屬有不許損上益下等語又據武清縣申稱軍民王遜等  
奏被命事李紀委差縣丞郝宗將查勘應革莊田子粒重  
徵過銀一千七百四十五兩及寄據知縣曹錡稟稱被命  
事決打臂腿爛病瘡死又據慶都縣申稱民人鄒宗  
仁等已經勘明給主田土被姦徒夏堂告蒙李愈事紙牌  
行縣重要追徵子粒小民延竄不得存活未免激變等因  
又據廣平府清河縣申稱莊戶葛振綱等亦經勘明給退  
田土又蒙李愈事行牌作急照數追徵及不許苟悅小民  
等語申呈到臣切照前項莊田係該臣等奉勅查勘該徵  
子粒合待臣等勘明完日造冊到部行令屯田金事

文集卷九

三

查照項畝數目常年帶管催徵今愈事李紀却乃不待查  
勘完結輒敢公行移私准詞狀黨附權勢重虐疲民不分  
曾否勘明應否納稅一禁逼勒追徵所在追呼禁錮騷然  
成擾人不堪命以致九重之上德澤未流而千里之內怨  
聲大作不惟有傷大體抑且重失羣心臣等參照愈事李  
紀本以貪鄙庸材姦兇遺孽先年結附逆瑾濫廁憲臺曾  
因御史杜昌許後調出外任後復巧肆貪緣陞改大州况  
久將屯田實政所歷州縣大著貪聲迹其濫受勢家  
詞狀播弄牧民正官貪其可知觀其不許損上益下苟悅  
小民之言心術具見所據姦貪實跡類非涉於風聞况今  
畿輔近地民力凋瘵雖極力拯救畢智撫摩尚且不能濟  
遑遑有安痊疲瘵而紀以風憲之臣當聖明之日乃敢

望風旨阿附權豪縱其貪婪肆為苛虐民何以堪若留  
人一日是貽畿甸一日之害展之一方是貽朝廷一方  
之憂如蒙伏望皇上軫念困窮深懲貪暴特勅吏部看  
詳臣等所劾是實將愈事李紀亟行嚴懲以為憲臣壞法  
逆黨漏網之戒况今臣等查勘事宜已有次第惟順天一  
府及河間一二州縣未報待秋苗收穫之後踏勘可完所  
據堤督北直隸屯田兼管子粒愈事責係匪輕仍乞慎選  
廉正之人以克斯任則地方幸甚

查革靜海縣皇親沈傳吳讓莊田 嘉靖元年

准戶部江西清吏司手本并奉都察院戶部劄付該錦衣  
衛親軍指揮使司帶俸指揮僉事沈傳等奏稱前事等因  
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覆題案查正德二

文集卷九

四

年十月內該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吳讓妻厲氏奏稱訪  
得河間府滄州并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於退灘地土  
乞要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本部查得河間府莊  
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於退灘地四至識差員外郎張瀚  
曾同巡按御史楊武查勘得雖無徵荒地但頃畝數多  
具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  
處踏勘出靜海縣無徵荒地六千五百四十二頃五十六  
畝有零賞與皇親沈傳吳讓均分恁部裏還差官照數分  
給立典四至明白築立封堆各著永遠管業欽此本部覆  
差張瀚均分沈吳二家各地三千二百七十一頃二十八  
畝一分管業訖又查得正德八年六月內營務投獻莊田  
乞恩給還管業事節該河間府滄州等州縣軍灶籍數滿



等奏為前事本部議咨巡撫保定府都御史林廷玉查勘  
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見今地方災傷官不必差  
著巡撫都御史選委官員依擬從公查審勘斷明白不許  
展轉推托致有再詞欽此俱經行勘未據回報又查得正  
德十六年十月內為應詔陳言地方民患事該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范永鑒題據河間府靜海縣聽選省祭官郭昱  
等呈條陳事件具奏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著各該撫  
按官選委官員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已經通行欽遵查勘  
去後未報今該前因看得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沈傳吳  
讓連名奏請正德二年欽賞直隸河間府滄州并靜海縣  
無徵地土六千五百四十二頃五十六畝二分養贖家口  
今被該縣省祭官郭昱朦朧率奏乞要併勘一節查與御  
史范永鑒先次題勘地土事干一連相應併勘況前項地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五

土自正德八年民人劉滿等奏乞差官撥給官業本部題  
奉欽依行移巡撫官勘斷經今十年未據回報彼此奏爭  
必當歸一合無候命下之日備行撫按官并見差查勘各  
處皇親功臣莊田科道及本部委官將指揮沈傳等所奏  
情詞查勘明白應否斷給二家官業惟復別有情節徑自  
具奏定奪等因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九日題奉 聖旨選  
着原勘撫按并見差科道部屬官從公審勘明白來說欽  
此備行到 臣等得 聖旨先年勘旨查勘順天等八府各項  
莊田除已經會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查審外續奉  
欽依前因尋復專委河間府通判周禮滄州知州王禎東  
光祿知縣張廷用青縣知縣李繼宗會同靜海縣知縣張

鏜勘報去後續據各官呈稱滄州并靜海縣地土原係劉  
滿等各祖業徵糧開墾地土被姦人妄欺已經數年多官  
節勘不定兩情不肯輸服等因回報前來 臣等親詣本縣  
參勘得各官不堪委任又經改委知府張羽親詣靜海縣  
督同各該京委官員逐一從公踏勘去後今據知府張羽  
呈稱委官長橋縣知縣孫孟和呈繳問得犯人馬仲名招  
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河間府靜海縣政化里充長蘆運司  
青州分司富國場灶籍狀招有今奏人劉滿王珣程文孫  
會并民人李文升等各祖俱係滄州并本縣民原編土民  
灶戶各於永樂年間節奉聽民儘力開墾求不起科事例  
各將荒閒地土陸續用力各開占頃畝不等立為莊業幫  
助糧差一并耕種無礙正德二年九月內有已故民人焦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其

文喜因見本處民人馮遲闢城等開地數多心內不平不  
合暗將前地并本縣官民草場一處開立四至指東至黃  
花白南至孫八口張村西至雙河北至大王莊梁頭俱捏  
作河淤退灘地土投報與皇親錦衣衛帶俸指揮僉事沈  
傳本官聽信比照夏皇親莊田事例奏討作莊田仲名同  
已問發高崇弁已故李大良孫浩張雄訪知皇親吳讓亦  
要退地耕種又見得焦文喜投托指揮沈傳度日哮喘各  
明知有例軍民人等將爭兢不明及民間起科田地朦朧  
投訴官豪勢要之家投欺之人間發邊衛永遠充軍山東  
河南北直隸各處空閒地土聽民儘力開耕永不起科若  
一占奪投欺者悉照前例問發各不合故違亦要希圖賞  
賜及日後照額管莊彼時仲名等各不合寬指四至東至



河內兩至兩家橫西至十七沽北至大南河內包奉各呈  
祀莊由八處隱情捏稱係是河淤退灘地土於本月十七  
日應廳投報與指揮具稟致蒙廳信賞與紅段一疋日給  
酒食錢三分藏佳二十一日共得銀陸錢三分本月二十  
四日名與高學各不合另指四至東至義河南至浮河  
西至村莊與齊縣地界北至河順靜海縣地界包占鹽  
鎮地界井壽候莊田及灶草灘地各一處俱作退灘無  
主荒地亦報廳指揮具稟本月二十八日有張雄又指東  
至義河南至河順西至王八港北至兩家橫內包奉英國  
公莊田并草場地各二處同日孫浩又指東至武定侯莊  
南至王八港西至魯家河北至四當口內包英國公武定  
侯等庄六處各畫地形圖亦作退灘無主荒地各不合赴  
廳報書院

文集卷九

廿七

指糧是議處投報家賞賜銀二兩紅段半疋紅絹一疋每  
人日給飲食銀三分藏佳十八日仲名等四名共領銀二  
兩一錢六分各花費用訖致被吳讓就將仲名等投報地  
上通條一箇四至東至義河南至浮河西至十七沽北至  
大南河內包奉各呈  
具本亦比照夏皇親事例奏行戶部差委張即  
年十  
將御史沈指揮等查勘前地是否河淤退灘之數  
中會  
即今  
無軍民管業明白造冊呈部等因張即中會同楊  
御史  
委本府同知并知州知縣等官張紀等踏勘過滄  
州并  
縣民劉滿王珣王文昇程文孫會等各開耕地六  
千五百四十二頃五十六畝二分俱作無徵荒地呈報張  
即中會  
冊於正德三年二月內呈繳戶部題准賞

與沈吳二家均分官業埋立封堆見段均分沈指揮分過  
本縣地方團白村等六處滄州地名李村等村二處具指  
揮  
過本縣地方陳家臺等處六處滄州地名乾伏等村  
二處每家分地共三千二百七十一頃二十八畝一分俱  
令人  
佃種辦納子粒各造冊存照就令仲名同民人高  
寶  
二十六家俱作沈吳二家莊頭分管佃戶催納子粒  
正德  
司事  
間劉滿等思被虧枉奏行巡按趙御史轉委長  
一查  
卷冊沿立履畝查算前地成熟并荒蕪地一萬八  
百五十九頃九畝四分六釐八毫七絲二忽成熟地五千  
九百三十一頃三畝二分三釐七毫三絲九忽內除民間  
養馬地一百一十八頃七十五畝八分七釐六毫六  
絲八忽入站地五頃五畝九分產鹽地六十四頃一畝九  
分五釐外實有無糧熟地五千七百四十一頃一十九畝  
五分一釐七絲六忽荒蕪地四千九百二十八頃六畝二  
分二釐四毫三絲三忽彼因成熟地不足沈吳二家原賞  
分數  
地內撥給補贖完足造冊類奏訖節有劉  
滿  
等又行累次奏辯未結正德十六年五月內有本  
縣  
縣官郭昱等呈蒙欽差巡按直隸范御史題為  
應詔  
言地方民患事奏行戶部行間續有沈傳令在官  
家  
沈海吳洪亦奏為姦吏貪受民財巧設虛詞假以建  
言  
府欽賞地土牽奏輕瀆 聖聽乞恩併勘事蒙類行  
戶部  
奏差兵科等衙門夏給事中官按臨本縣民孫會  
程文  
等將仲名先年扛幫高學等投獻情由詳得出家

文集卷九

廿八

按行 本府轉委其橋縣孫知縣會同滄州王知州東光縣  
張知縣青縣李知縣各親詣本縣拘集年高知因人等從  
公 勘得前項沈氏二家莊田實被仲名等朦朧投獻之  
數 經各委官分投踏勘前項莊田除徵糧養馬產益入  
站外 俱係民間奉例開墾之數並不係河淤退灘閒地  
當 照例退歸各地主認領照舊管業取訖沈氏二  
家 尤海吳洪鼎一願退前地供詞在卷問擬仲名所  
本 依知府尤恐不的督同委官周通判覆勘相同等因  
備由三繳前來據此 等會同巡撫保定等府右副都御  
史周李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郭楠又經覆勘相同 臣等  
查有得許海縣地方東瀕海隅西踰漕河其東南一帶接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九

懷州雖地土廣衍延袤百里中間大率島鹵鹺薄之地  
在 如之場堪種者少荒萊者多况有先年欽賞功臣  
英 武定侯平江伯陽武侯寧晉伯清平伯太平侯近  
年 慶雲侯 女吳長寧伯等莊田二十餘處共計占  
地 一百六十餘頃星羅棋布密如櫛比其間間  
有 之地俱是畸零破碎不成段落乃小民依附開墾  
耕 藉貼糧差藉以養生者也正德初年沈傳吳讓新  
為 皇 不知前項地土已出於各家莊田占奪之餘又不  
知 祖宗朝儘民開墾事例祇憑奸民李大良高學馬仲  
名 將 前項地土捏稱潮河退灘指為無徵荒地朦朧投獻  
二 家 遂行奏討及該部題差委踏勘之時正逆瑾用事  
勅 官 阿附權勢不察民情知時而趨之不論低窪鹺薄

不顧小民恒產一槩丈量作數橫斜曲直不遺尺寸反量  
出 地二萬七百餘頃除將撥付二家六千餘頃尚餘地四  
千 餘頃虛開一百八十餘頃與民徵糧養馬其四至之內  
但 係小民熟地盡行撥付二家而一百八十頃給民者實  
未 嘗 地徒報虛數而已由是民間產業盡奪一空後二  
家 家人校尉前來管業則又倚托聲勢肆行武斷橫  
征 巧 迫疲民數年之間百姓蕩盡家產相率流移村  
市 家蒙賞地土大半無人耕種已熟之  
地 日 拋荒却又私起則例給票徵銀凡民間採捕魚蝦  
雇 蛤元蒲之利盡行括索不遺錙銖小民緣是生理愈蹙  
日 益無聊十餘年來積忿入骨正德五年民人劉滿程文  
等 累次奏請部院移文撫按衙門坐委有司官員查勘俱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廿一

各徇情畏勢略不留心與之辦理以致一方殘害不得安  
輯 十千劫合無所歸結乃者 臣等親詣該縣之時審據該  
縣 里心通學生員卿宦省祭等項人員萬口一詞無不扼  
腕 失聲 之人 婦孺填道怨憤哀號不  
年 移 絕滅已過其半近日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  
已 因該縣地土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  
種 困 至此誠可哀憫者幸遇 聖明在上洞察民隱  
特 臣等將正德年間係姦民朦朧投獻勢要地土盡  
行 奪 革給主 臣等恭奉 明命將前項地土行據委官已  
今 退 斷給主取具業主地花名造冊繳報投獻奸人依  
舊 開 闢外 之民 得復見天日遠近聞風鼓舞惟

欽此不仰戴 陛下如天之仁誠宗社萬民之慶也臣等

奏 錦衣衛帶傳指彈沈傳吳議先年奏討前地止據奸

民 獻雖或於不知然自後管業不服奏辯經年民心

嗟 豈得 臣義合自行辭退前地別祈恩賞猶或可委

却因 占據執迷求勝聽信下人撥置賄囑勘官妄行奏

奏 逆理擅差官校擊解民人張鉞等七十餘人赴京

加 周英等一十八人問發充軍徒罪擺站四十九

其 亡展轉溝壑又不知幾千百人既延

地方 不此為甚再照原差勘官明知 祖宗舊例却乃妄

量地 捏作無微卒使該縣人民離散戶口消亡誰為厲

階 今為梗其歷年撫按及府州縣官員節奉明旨查勘

迄今 十年不報坐視民患玩愒國典所據各官俱審有罪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九 世一

如蒙 乞勅該部通行查究以戒將來及照近日事已勘明

沈傳 吳議各令家人抱狀告稱二家原家欽實莊田止是

靜海 縣一處別無地土可以養贖家口 臣等看得所告情

詞 家私等 臣等所切係 朝廷公法况正合明旨投

聖 念 先帝威範必欲曲加存恤尚乞將沈傳吳議

逐 則日之罪以謝田里受害之民然後勅下該部別議

賞 典 全 朝廷親親之義庶幾情法兼盡恩威並著小

民 所恃賴權貴知所欽戒而 陛下仁明之德真是以

服 心而懷公議矣題奉 聖旨戶部看了來說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九終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十

弘治道

不廉抑貪以勵庶官 嘉靖元年

臣 惟 朝稽古立制凡天下方面及府州縣官每三年一

朝覲 各以其所治須知之事造冊以獻於朝於是政績

舉者 賞擢之與其庸素職業者則廢黜行焉此則舜典

三載 考績黜陟幽明之法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大明黜陟

遺 也 唐宋以下之君皆未之能行惟我

聖祖 諸帝王之典制損益著為一代之法誠可以匹休虞

書周禮而卓冠乎百王矣是以百五十餘年以來 列

聖相 率用茲道中間人材輿時高下雖不能以皆同而

法制 所在人知典起 臣嘗聞之弘治以前內外大小臣工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世一

罔 不爭相濯磨中禮長義以教士節竭力殫慮以舉吏治

故 一時人材廉恥不至賈亂賢否不相混淆而國家政務

鮮 不修舉惟自正德以還國運中衰小人擅政綱紀益亂

風俗 偷而人才之壞尤為可痛大率由於朝廷之上貨

公 多私意是以中材之人為時變易

習 為 天下之俗遂至於蕩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

波 流 雖至今未有止塞 臣家食時蓋嘗見本處之為司

府州 有未嘗不稱憤興嘆及自茲仕以來又嘗委使萬

里每 郡縣頗事咨諏比因有事徵諸郡亦復備加詢

訪大 有司羣吏貪黷者多廉潔者少至於布按二司小

吏亦 貪錢昭著廉介罕聞上下習染靡然成風惟貨是

狗無 所忌是以致民窮財盡而培剋愈急 盜賊而貪

三 議於閭閻災異干於上下有由然也茲者伏  
上 天啓神聖入繼大統中興維新之治海內拭目  
嘉靖二年實維天下朝覲之期四方萬國小大  
之盛 實治道作新之機人心趨向之會苟非 朝廷申  
飭令 有以洗濯其心而大加警飭之則何以拯救凋瘵  
之生 康厲已頽之風俗乎臣嘗考之大明會典洪武  
一年令 祭其言行功能第為三等其稱職而  
無過 為上賜生而宴正統十年朝覲官員庶能著稱治  
行超卓者賞衣服一襲鈔一百錠仍賜宴禮部及查得天  
順四年嘗以布政賈銓等十人賜衣服指幣賜宴禮部弘  
治十五年嘗舉布政周孟中等六人議行各該撫按官員  
惠禮書院 文集卷下 三  
支給官錢買辦絲段羊酒等物仍於公堂設宴相待用示  
獎勵正德九年嘗舉布政等官陳恪等一十六人如周孟  
中等 舉行當時亦擬賜宴禮部會官覆罹災方屬修省  
而止 愚竊以為是典也先年雖間一舉行而在 陛下  
會同 可已者乞特勅吏部查照累朝事例  
院將今次來朝官員嚴加考察痛行黜汰比之  
常年 宜加倍然後博采輿論務協至公一以操脩庶潔  
者為 不限官職崇卑擬實訪薦以聞願 陛下特舉賜衣  
錫宴 禮如先朝故事其在任者仍依該部先年議擬行  
令撫 衙門備物宴會特勅內閣備述 朝廷圖治之  
意指 官吏貪黷之狀生民愁苦之由別撰聖書 陛下  
當 授用示褒嘉其間血蒙旌獎之人待以不次陞擢

昔漢皇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公卿則  
選諸所表以次用之誠願 陛下倣而行之則廉潔者有  
所勸 天臣又嘗竊伏私念我朝惟賊吏之罰太輕凡貪污  
者不 解官而止自謂得計故賊吏無所懲辱臣每不滿  
於斯 查得官員封贈事例凡諸職官曾受賊者不必申  
請封 之後但犯取受之賊並行追奪臣於此有以仰見  
朝廷 吏不為不嚴但往往以賊敗者未聞有追奪  
入 懲 吏部特考察過官員凡以貪污名色  
黜退 不必拘以取受實跡定追奪誥勅其知縣以上  
官未有封贈而以貪去者乞行原籍官司追奪本官見任  
俸錢令輟殺上省以備賑濟所費貼識鄉里以示恥辱昔  
唐人考功之法以居官謫惡貪污有狀者為下下則奪其  
惠禮書院 文集卷下 三  
祿臣所謂追奪者蓋是意也誠願 陛下體而行之則貪  
穢者知所懼矣再照各處方面等官有自知必在汰黜者  
往往於朝覲之前預求引退輒蒙准致仕而去公論於此  
尤為 而不平欲乞查照此等仍加考察坐以本等去官  
色 果 乞照追奪之例施行則不才者無所  
容其 公道昭矣昔司馬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  
知人 人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淆  
考之 成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  
而已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天臨日照鑑空衡平  
人之 惠宜無所逃於洞察之下矧茲更化善治之初正  
改絃易轍之日所貴崇獎廉介屏絕貪污以振鼓舞作新  
之機使天下人才激昂警惕各務操修以盡夫守已愛民

之實誠甚盛之舉也倘蒙采擇施行則天下臣民莫不仰戴陛下為民圖治之勤服陛下舉直錯枉之正賢者益進而國家有得人之効不肖者無所容而生民蒙太平之休矣臣區區犬馬之忱有見於此肯昧獻言無任

謹越

近欲向書彭澤等題為禁誑賾絕奔競以清兵政事

乞乞榜京乃通行在外衙門刊刻木榜等因奉

聖旨所奏禁誑賾絕奔競事情具見卿等奉公守法至

意今後在京在外衙門一應養病緣事被劾革退閒住等

項人員但有潛往京城內外黃緣請託通同作弊藉稱打

點事有顯跡的着緝事衙門及巡城御史從公緝訪拿送

憲體書院案文集卷十

法司追問明白來說各邊及漕運軍士糧賞草料輕重等

項銀兩都一體訪察禁革茲獎還各依擬通行出榜曉諭

禁約欽此臣等特罪該科凡事開國體有所聞見不敢不

言竊謂朝廷禁令務存大體不在繁密大臣舉措宜秉

道不責周則獎益滋意幾則事愈謬耳目具

屬利不可不謹為照尚書彭澤所奏前事祇緣近

日推將官偶致物議故欲借重公法以別私嫌事雖主

於禁言當在於彌謗不然選將用人本兵重務果使至

公至則亦何嫌何疑本無關節之可通人將何事於請

託所嚴於自詔不須曲事隄防仰賴皇上聖度兼容

優加采納如澤所陳奏抵為禁革軍職而庸旨批答則兼

言各項人員仰見聖慮淵微誠非臣下淺陋所及但臣等

伏讀聖諭曰緝事衙門曰巡城御史本事為在京而言

然中間復有各邊漕運一體訪察字樣詞旨未甚明晰竊

恐道沉聞人情疑駭抑或潛習詐冒別生弊端以於事

體未為穩便又况奏內專主禁革各項軍職潛住京師及

在京明雜人等本部吏役指稱打點誑騙等情事本一節

別無條陳似無關於國家大計亦不係朝廷豈重務

何足垂示永久乃令刊刻通行或間間之聽聞損廟堂之

畫乞特降旨循照舊例仍行都察院酌定議令

無止令出榜於京城內外曉諭禁約其在外各該地方關

涉錢糧處所自有鎮守總督撫按巡視等衙門率能遵守

祖宗成法及見行事例禁革姦弊不必刻榜通行煩費民

財加失于本所貴朝廷命令使四方知所信重則彌文簡

忠體書院案文集卷十

而政體嚴矣伏惟聖明留神省擇幸甚

祈舉親親典禮嘉靖九年

竊念臣於嘉靖元年四月謬蒙簡命今查勘順天等八府

皇莊田土事竣之日嘗具本於丹陛下進內一節欽將

初京員庫大興等地方各官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者

一切削去皇莊之名宜改為親黨厥公系屬等項名額勅

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官中奉事勅禮部詳考禮經斟酌

古今具皇后親蠶儀以進仍於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

告天下誠為帝王之高致皇后之盛節闡明風化之

首王崇之根抵也當崇旨着禮部看詳既而戶部覆題

竟違旨議遂被旨厲此蓋陛下登極之初首政為錢

宜有所未暇也乃今嘉靖九年正月六日陛下有事於

南郊臣張以侍從之末叨陪法駕祇奉休命得分獻南海壇仰見 陛下對越之嚴精禋之恪即事之夕馨香升聞上帝有歆百神米亨文稿見 陛下更定時享之期於郊祀之後行祝天之禮於正元朝賀之前凡所以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者無所不用其誠矣但歲之及躬精雪于郊壇先期避殿減膳損六軍之扈蹕却百官之陪役罪已之辭形于嘏祝齊導之臣仰承憂色誠意惻怛感動天地則所以軫念黎元勤身乎民事者又無所不用其情矣臣感激之餘竊伏惟念向來所建親蚕之議有關於化理甚大有助于 陛下敬天勤民之事甚實且足以紹 聖祖之制作補當代之闕遺殆非儀章度數之末彌文美觀云耳也臣敢冒昧重為 陛下陳之謹按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

忠禮書院文集卷廿

太

以供桑盛王后親蚕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以天子之事非莫為之耕也而必躬耕以供郊廟之桑盛后妃之貴非莫為之蠶也而必躬蚕以為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以致其誠信可以交於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夫蚕婦非身帥先之弗可也先儒張拭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務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曰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相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 臣由是考之於漢則皇后親於東郊後漢皇后即公卿列侯夫人蠶歷魏晉宋北齊後周以及於隋亦復依擬周典未之或廢唐立先蠶壇在長安北苑中太宗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帥內宮命婦有

事于先蠶歷高宗永徽頭變以還皆間歲皇后親祠多宋真宗景德三年詔禮先聖神宗元豐四年又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元年皇后親蠶于延福宮高宗紹興七年猶復行舉至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鑾室 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明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尋不果行則是親蠶之禮殆廢於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統一萬國制禮作樂卓越百王躬耕藉田既稽古攸行矣顧獨於親蠶闕焉當時議禮儒臣亦竟未有及之者豈非本朝之缺典歟 列聖相承繼文由舊謙讓未遑禮官廷臣竟聞建白是固有待於 陛下也夫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桑之禮再法萬世不宜偏廢先儒謂禮樂必百年可興又曰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臣惓惓之愚所以不能已於今日發也伏望 陛下留神垂覽憐蒙采納乞賜禮戶工三部會集詳議以聞然後謀之儒臣參酌考訂慨然施行則天下萬世永有瞻仰皇天后土永錫祚胤 陛下敬天勤民之心上可以慰皇祖列聖之靈下可以垂 聖子神孫無疆之休矣其諸建設事宜非臣淺陋所敢率議 陛下聖衷廣大天監精微制作之懿必有出於古今尋常萬萬者臣願拭目以觀所有臣原進查勘莊田題本節錄一通隨本封進伏乞留置肅閣之暇特賜展覽亦得以知畿甸民瘼之所存臣無任戰兢隕越之至奉 聖旨覽爾所奏朕素嘉汝已別有勅旨禮部知道

忠禮書院文集卷十

七

勅旨禮部知道 封還內批奉奏 嘉靖九年



昨日臣等接得吏部送到一本為地方事該吏部覆題巡撫保定等處右副都御史錢如京奏奉 聖旨是 聖旨詳閱再四查與正月十五日接到吏部一本亦為前事書尾字字相同已奉 聖旨這所奏欲慎重職權親民之官無非為民之意朕念四方人民皆我 祖宗之赤子近來已有勅旨著你部裏將進士舉人監生相兼考選隨才任用不拘何項出身撫按二司官俱要禮待但有治行得民心的一體旌薦未見著實舉行夫科貢皆國家取才正途覽今覆奏似又偏重進士以及舉人其歲貢之途或太輕棄無由自奮恐保民之道莫能備及還著申明前旨通行遵照施行欽此 臣等當時伏讀 聖訓仰見天度淵弘洞達治體即大禹俞受敷施成湯立賢無方之心也有聞中外

忠懷書院

文集卷十

九

雖平官小吏咸思自奮海內黎元蒙福多矣 臣等不勝欣慶所有前奏施行已久今據該部重覆具題及見奉 聖旨批答不同 臣等實切疑懼未敢發行謹將原本隨本封進伏乞 聖明裁察 臣等無任冒昧俯伏候命之至奉 聖旨昨吏部之奏已有旨了這本係多出知道了

請簡用吏部尚書

嘉靖九年

切照吏部尚書方獻夫項於九月二十九日蒙欽准回籍今既月餘矣未聞 陛下有選賢之命該部又不以關奏獲日逾久事多妨聞人懷觀覲踪跡可鄙倘竊風言議擬百出有傷治體竊照舊規吏部尚書員缺不一二日必有傳奉 聖旨今多官會推或不奉旨該部亦須具關以聞若大臣中有名德重望為 上心簡在者則不待會推持

下手勒登進元為殊異 臣等得罪該科看得家宰之位不宜久虛關係用人其責甚重用是不敢不以上請矧茲郊禋在近宜備三公六官以相祀事亦足以將 陛下事見穹昊之誠伏乞 聖明獨留神鑒遴選公忠貞亮之人以副厥任或出 陛下特恩或聽廷臣會薦早賜命下務在得人以端百官具瞻以慰天下之所想望 臣等不勝幸甚奉 聖旨知道了

定擬耕田西苑稟實分供郊廟樂盛嘉靖十年

該司禮監太監鮑忠題嘉靖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西苑等處但有空閑土地都要耕種五穀牛具種子并應用農器奏領銀錢買造使用欽此本月二十九日臣帶領本監右監丞宋興等并內官監太監溫壽等及宦匠人

忠懷書院

文集卷之十

九

等親詣西苑等處逐一將空閑土地通行丈量過共七頃九十四畝五分畫圖貼說具奏節該奏 聖旨有照的都要宜時耕種五穀欽此有照的地計六頃三十七畝三分一釐內除建壇帝社稷壇無地殿前風亭省耕亭恒德亭省飲序并御路稻池界壇糧場及奉宮各衙門直隸驛廩農夫農器房屋占用一項二十畝一分七釐行間該戶部手本順天府宛大二縣送到應用農夫牛具種子犁耙鐵鋤等器 臣就會同戶部右侍郎張雲部中張玩及府縣委官李金等督率農夫於本年三月十一日起將堪種土地五頃十七畝一分四釐耕治播種五穀間續奉 聖旨先將舊者戶部栽培小樣桑樹欽此 臣又同右侍郎張雲并兩縣上林苑監交官侯璽魏慶吉等於先將舊西苑道栽植小



標桑樹七百八十株完備訖臣仍督率播種既畢將牛具  
發出又買辦騾一十六頭西苑專力耕種責令老人孫太  
等管領農夫孫得玉等將水旱田禾自春徂夏及秋沿段  
復畝耘耨澆灌三時既畢禾稼告成刈獲登場揚簸監實  
除獻新進用留種并稽奏賜各衙門不開外謹將見在收  
過各色糧八百五十石八斗二升七合於本年八月二  
十五日限同右侍郎張雲郎中張玩等逐一盤量明白運  
輸恒裕倉管事奉御郭真等看守訖臣惟農桑工業之  
本小民之依古先哲王之所慎重者也但載諸典藉未有  
見諸行事今聖上定耕籍之儀立先蚕之制身先天下  
風動四方實千古而一見者也如蒙乞勅該部著為令典  
使歲有常規以供郊廟崇盛之用以昭聖敬天勤民之  
忠禮書院

文彙卷之十

十

意以立萬世永遠之規臣下情不勝忭躍快觀之至等因  
謹該戶部右侍郎張雲題同前事俱奉聖旨是君后耕  
籍以供郊廟崇盛衣服除親蠶已定有儀注了今將西苑  
隙地命內外官員耕種五穀已經收獲藏貯恒裕倉內著  
禮部查照著在令典每歲定擬戶部官二員管領耕種各  
郊廟合用崇盛定擬數目支給其田地頃畝農夫牛具冊  
籍糧食等項一應事宜都立為一定規制以垂永遠庶稱  
朕敬天事神之意便開具來看欽此行據籍田祠祭署呈  
報常年郊廟合用崇盛等項數目前來臣等竊惟古者天  
子躬耕以供粢盛是以有千畝之籍恭惟皇上敬天勤  
民憲則古典耕藉之禮每歲舉行猶以郊祠遠近不得時  
時觀省又即西苑之中以為農桑之所雖於農務有內外

之分而恪共神祀之心則一也茲者農事告成御廩充實  
乃命有司定擬支給之常以供郊廟崇盛臣等查得舊規  
郊廟百神之祀所用崇盛以及葱韭芹菜薑醋之類悉取  
給於神倉乃今西苑之獲因足以供一歲祭祀之用但籍  
田之舉皇上親執三推而公卿共宣其力按之西苑為  
重西苑之事雖屬農官督理而皇上時省耕飲按之籍  
田特勅所據二倉之儲委當分屬無支以供郊廟祭祀合  
無每歲將籍田之所出者藏之南郊圓廟方倉以供園立  
祈穀先農神祇壇歷代帝王長陵等陵以及百神之祀西  
苑之所出者藏之恒裕倉以供方澤朝日夕月太社稷帝  
社稷太廟世廟怡然禘祭先蚕先師孔子之祀庶稱皇  
上敬天禮神勤重致誠之意而內外倉廩之儲皆得以供  
中禮書院

文彙卷之十

十

明薦事體便而禮意周矣謹將查過每年該用崇盛等項  
數目開具揭帖隨本進呈乞惟聖明裁定奉聖旨是  
郊廟崇盛支給數目都依擬行其田畝農夫等項冊籍立  
為定規的還會同戶部擬議來說

議定西苑事宜

嘉靖十年

先該本部題該司禮監太監鮑忠題奉聖旨是君后耕  
籍以供郊廟崇盛衣服除親蠶已定有儀注了今將西苑  
隙地命內外官員耕種五穀已經收獲藏貯恒裕倉內著  
禮部查照著在令典每歲定擬戶部官二員管領耕種各  
郊廟合用崇盛定擬數目支給其田地頃畝農夫牛具冊  
籍糧食等項一應事宜都立為一定規制以垂永遠庶稱  
朕敬天事神之意便開具來看欽此該本部將崇盛數目

設擬開具上請奉 聖旨是郊廟樂盛文給數目都依議  
行其地畝農夫等項冊籍立為定規的還會同戶部議議  
求說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重神祀而勤民生奉率於稼  
穡之務是以經書歌詠優稱丁夫會計蠶絲之種樹藝之  
宜各有章程至於錢鏹易穀之徵亦皆採策商訂等之典  
籍以為永圖 陛下所具無逸之心真足以綿宗社無疆  
之福者也臣等欽遵明諭會同戶部尚書計議等將田畝  
畝延之數農官督理之規饋餉耕夫之費畜牧種植之務  
一一籌計開立條件進呈 御覽伏候命下行令各該衙  
門一體遵守紀之冊籍歲歲舉行以為定式仍行史館採  
錄以彰昭代之良規以作則于萬世奉 聖旨這西苑田  
畝農具等項你每既會議得當立為定規著各該衙門遵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十二

計開

- 一每年遵照欽依戶部侍郎一員雲南清吏司郎中一員於春作之時提督管理直至收穫仍不妨部務
- 一耕熟地五頃十七畝一分四釐每年合用各項種子聽督理官於見收穫內照數支用
- 一耕地驟頭共一丁六頭每驟頭日支草三束料一斗宛大二縣俱按月造冊赴部開領勘合赴御馬監倉場委官主事處放支
- 一農夫五十名及管農老人四名養驢夫八名每名日支口糧三升宛大二縣按月造冊赴部坐撥太倉飽
- 一便米肉支給仍照本身差役

一恒裕倉看守人役遵奉欽依太倉取撥軍斗三十名應用

一凡遇農忙時月或車水及撥給鋤地等項農夫應用不敷許令府縣委官於外顧進應用計日酌量輕重給與工食工畢即行退出

一每年收成畢日內外提督總將放過各項糧數備造文冊進呈

一見今置備農器物件等項遇有損壞令內官監增備送用

請選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十一年

近談大學士方獻夫奏稱翰林院春坊員缺欲令吏部訪補并薦所知者二人昨談大學士李時等奏稱欲令部院寺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等衙門堂上官并六科掌印官各薦僚屬照依庶吉士例會同吏禮二部嚴加考補俱奉有欽依允行臣惟二三輔臣前後論奏俱出為國薦賢至意蓋緣近日翰林委缺缺員數多仰惟 皇上稽古右文日勤勸學而經帷史局供奉乏人誠非所以仰副 聖明求賢致治之禮也所以然者實因近年以來以翰林而改他官以他官而改翰林出者不厭其多而入者每病其少出者一往不復而入者亦以不稱斤去矣夫以庶吉士之選為濫宜擇其不可者而去之可也而并其可者亦去之至于我 太祖欽定資格甲三名為 朝廷所親擢例該銓授翰林者亦復出之其他又或緣私用不時考察之法又盡出之舊卷未開獲新太過而庶吉士之選遂格而不舉者今兩科矣所以翰林

缺人至此積有自來誠不能不煩 聖慮而不得不求之  
于薦舉者也臣以為今日薦舉不得不一行所以為目前  
計耳若夫為國遠圖求賢良法則莫若仍遵我 文皇帝  
成憲復庶吉士之選如先年大學士立浦所言每科不必  
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  
其選也選之者至公無私其留也留之者亦至公無私又  
擇人而嚴以教之三年而考其成如此儲養作興而其才  
豈有不得者哉蓋庶吉士之選其法本良但近年行之者  
或有弊蓋人自弊之也豈法之罪哉蓋亦求之乎用法之  
人耳今并其法而廢之是未免於因噎廢食之謂而薦舉  
之法殆不可久久則弊有甚焉者矣臣看得今年進士除  
選授內外官外見在各衙門辦事者尚不下二百人臣請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陛下特勅內閣會同吏禮二部照例舉行但不必如往年  
投稿閱卷之法宜將見在之數額就試者通取嚴考仍宜  
選揀年貌相應天資學力可堪作養者隨其多寡或得二  
十人十七八人皆可入館尤望 聖明遴選館閣重臣  
學術醇正性器端嚴可為師範者一人專領其事仍望特  
降明旨自今以始令每科開選定為著令庶材館可充吏  
職不廢而將來輔相之賢當有其人以副我 皇上燕  
翼之謀太平之望矣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為國求賢至  
意選庶吉士已有旨施行了該衙門知道

請重選翰林院庶吉士 嘉靖十一年

臣奉命於十二日同內閣吏部會考庶吉士是日因輔臣  
方獻夫入閣稍遲諸士於已時始得題就試及交卷甫畢

則日已哺所取試卷雖出諸臣校閱然臨時封進增減去  
取亦甚倉率至於彌封疎密委皆不曾檢點伏望 聖諭  
并發下考卷查對臣無任悚懼不安前日內閣促臣會同  
折卷出示 聖旨批答閣臣之奏臣又無任悚懼不安竊  
惟今日之事乃 陛下求賢如不得已之舉而又不得盡  
如 聖志則將焉用大臣為哉臣昨抱病即欲具奏蓋恐  
跡涉專異遂中止今日伏候 勅旨未下仰見 聖心  
殆有甚不能釋然者臣昧死敢請仍降前旨將原取進士  
再行重考或將見在進士不必限年通取嚴考庶幾至公  
無私可無遺才可以仰副德意而臣區區犬馬之私亦無  
遺憾矣臣待罪冒干無任戰惕之至

進呈贊治堂記文 嘉靖十二年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臣於今年五月內以本部歷年久多壞具奏乞 命工  
部隨宜修葺伏蒙允行臣因見尚書燕窩舊屋頽塌隙地  
荒穢因改構新堂五楹既成臣謹手自大書奉紀天語以  
為堂名曰贊治復作記文刻石以昭聖眷以示永久臣不  
敢以拙陋自隱謹奉揚一本裝滿成帖進呈伏乞 聖慈  
俯賜鑒覽幸甚臣不勝瀆冒戰越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  
知道了記留覽

奉 旨議處講武堂事宜 嘉靖十五年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四日談本部尚書夏言欽奉面諭大  
興隆寺前諭輔臣宜改做講武堂雖是兵事然係典禮卿  
部裏可具奏來欽此臣等竊惟國家大事在祀典戎 陛  
下臨蒞以來修明古禮追復郊廟一切祀典悉從整正近

復恭請諸陵舉行曠典遠近臣民不勝歡戴適者欲因大興隆寺廢址改為講武之處特命臣等議擬仰見聖上制禮作樂之餘不忘武備真古帝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也臣等謹按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唯冬農隙則大閱之在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倣古周制思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我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太宗文皇帝靖難之餘亦時加簡練是以國初名將疊出類皆文武兼資給畧素習是以振威沙漠策勛闕廷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及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幾不知兵宜有足履聖慮者講武事誠不可緩先該兵部亦為前事題奉欽依依擬行未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十

奏

畫事你部裏還同禮工二部逐一議處來說欽此其建設規畫與本部所擬大畧相同但欲文職重臣督率于上增制屬官分隸于下又同武職重臣分董其事而所講者不過幼官武生之輩尤同武學故事視先王振旅大閱之意稍有不侔臣等謹開前件議擬上請伏乞聖裁勅下兵部一併遵照前旨會二部議奏舉行等因奉聖旨依擬行送會同兵工二部議擬畫圖貼說來看

計開

一營造殿堂臣等看得大興隆寺廢址在皇城正合講武之地合無前為大門二門中建講武殿前升壇宜極深廣左右相向為堂各二堂後為齋舍為書齋左右以隙地為射圃為兵器庫殿後為武殿廟一區

有門廊廚庫乞勅工部會本部逐一相度俾當畫圖貼說具奏定奪其殿堂門廊齋舍俱當有名額俟興工之後次第上請欽製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十

奏

一專教將領臣等聞之易曰師貞丈人吉無咎蓋言師雖以正而帥之者必丈人乃吉而無咎也丈人非素居崇高之謂必其老成持重諸練鵠畧才猷德業素為眾所畏服一旦有警出諸閭外必能自適機宜以收功萬全然則今日講武不須泛為其要只在於將帥得人而已合無兵部奏命才望素著諳曉兵情文職大臣一員專一提督講武除指揮千百戶幼官及應襲弟姪見在武學教養有該部仍照舊規嚴加比較外其各府掌印僉書帶俸公侯伯及各營坐營把總號頭各衛見任指揮千百戶該部會同提督團營文武大臣選簡二三百員遇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俱赴某堂分番講解武經七書百將傳武侯心書及凡經史諸類有裨於武事者初八十八二十八俱赴某堂演習武藝若公侯伯年二十五以下者仍在國子監讀書習禮其餘不拘已未襲爵通行赴講每歲仲冬該部具題恭請車駕幸講武殿行大閱禮考校將帥而賞罰陞黜之其間果有出眾之材當不拘官資不次拔用庶介冑之臣人皆奮志將來可得殿翼之材而無復統綽之習矣

一尊崇廟宇臣等考得昔姜太公尚以聚正之師輔周武王大興王業後之言兵者宗之唐太宗時始立

上請定奪

一時加懲勸臣等看得每歲除仲冬請車駕幸講武殿大閱外其仲春仲夏仲秋三望該部先期請旨會同都察院都御史兵科都給事中團管井提督總兵官嚴加校閱備將弓矢高下數目併抽講兵書通否開具等第奏行該部紀錄如果弓矢熟閑通曉兵略者遇有將領員缺即為推補考居劣等不得陞用如歷試通無進益者奏請揀點庶無忘者知警而有志者亦知所自勸矣

擬 欽製太武冠服旗牌 嘉靖十五年

臣日昨伏蒙 聖諭示以 欽作 太武冠服并 天子

武陳之制 命臣會助特等共看細註畫圖貼說來行臣謹欽遵會臣助臣時等看過謹如 聖制畫圖貼說臣愚間有註擬合諸臣之意而為之辭但仰惟 聖製之義淵深豈臣等所能測識伏惟 鑒覽其旗牌每常須用若干副并乞 聖明裁定付所司製造以垂永範臣不勝幸望之至謹具奏 聞

太武七炁冠名七炁取西方七炁之義肅殺之位也龍用絳象陰也純以金造代胃也我 皇上制此冠以臨戎是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乎

赤衣繡龍十二龍乾象也十二擬象衣章數也繡取于裳裳象地陰也詩曰赫輪有與以作六師赫輪戎服與赤也故衣色尚赤我 皇上制此服以昭聖武其義亦淵矣哉

素衣繡龍六龍用素西方之色也龍六獨用純陰也素衣而白裳不以兵為上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意在矣

捷字旗牌勝也 帝王以全取勝宜於兵勝用之旗色擬黃

實字旗牌明功也當取離照之象其色擬赤

戮字旗牌誅有罪則用之尚肅殺也旗色擬白

威字旗牌諭敵用之此方玄武之象旗色擬黑

赤

勇字旗牌命先登用之宜取兵勝之色旗亦擬赤

科字旗牌赦過用之有生道焉取東方之赤旗色擬青

忠禮書院文集卷之十

廿



桂  
卷之十

賜第第奉天太常寺卿前共部主事管理 誥勅門人巡撫左  
賜進第中憲參將總督劉傑勅提督李校前分府李整前武選司經歷  
賜進第憲委東按察司經歷勅巡察海道前光祿寺少卿前已具春重編  
弭盜賊

請差官查勘青羊山功罪及處置地方 嘉靖七年

節該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潘墳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  
今開住常道新任右僉都御史王應鵬及山東副使牛繼  
山西僉事陳大綱都督同知魯綱俱報稱山西潞州青羊  
山盜賊已平昨自十月十八日以來決旬之內各官捷音  
連十餘上俱奉有明下之兵部但中間獲功緣由前後  
不一進兵期會彼此各殊然亦詞涉張皇自多戰伐事鮮

忠禮書院文集卷之十

一

據實意重希功臣等竊照青羊山之賊本皆 陛下赤子  
生長山谷賦性冥頑所據負罪朝廷原非無故作亂抵緣  
都御史常道不能審辯於初而率易請兵激成負固之謀  
及進剿不利則沮畏太過又定招安之計以致賊首陳  
懷姦玩法逞其兇殘憑險弄兵招集黨與殊不知山中居  
民衆多俱隸縣官里甲其間善良愚蠢豈盡從其所為即  
有犷悍強梁始或聽其號召苟謂一方皆賊實為淑慝不  
分而欲一槩加兵詎免玉石俱碎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此自古帝王用兵之大法也當時撫按官徂於意見不  
同偏主撫剿二說殊不知殲厥渠魁是之謂剿脅從罔治  
是之謂撫貴在並行豈容偏廢若事在得人則滅此而後  
朝食無難也奈何向來此賊未下各該地方官負寡謀之



徒莫不畏焉如虎食功之流以為奇貨可居首鼠兩端莫知從適徘徊觀望坐失機變以致流毒兩省蓄患經年幸賴我皇上仁覆群黎明見萬里屢降勅旨深厭佳兵憫其無知緩以歲月惟欲吾人悔過不致濫及非辜於是止諸路之請兵罷常道之巡撫仁聲流聞盜賊感泣脅從之徒日圖解散自惡之勢日益孤危是以乃者三道兵臨一鼓而下蓋久懷悛心本無鬪志兵威所加降若時雨擒縱惟意如驅犬羊此實仰賴陛下德好生之仁神武不殺之威所致也而魯綱乃敢誘張戰伐以斬首為功保薦撫臣以提督自任大肆欺罔臣切惡之參照前都御史今聞佳常道始則輕謀妄動輒興兵端既而好事微功驅民為盜以致賊黨勾連遂難解散及至挫劔即請招安卒之撫剿皆非恩威並失上煩九重宵衣禮書院文集卷之十

吁之慮下貽三省軍民之災厲階自誰允宜罷黜但有事以承畏罪懷憂不免憂心調度責躬躬已亦使竭力馳驅據其展轉奏陳類非有心債事都督魯綱本雄魯武人飛揚暴將久奉朝命遷延在途方且廣務徵兵虛張賊勢意在大肆殺戮以邀首功八月初七日綱駐劄潞州不能宣揚朝廷德意乃大張官軍虛聲以致賊眾驚疑裂肆出乃於靈關於城三縣地方大肆剿殺傷男婦燔燒屋廬此府賊在平正正宜騎兵野戰綱乃頓師安坐竟不能追擒一賊賊知其為為却復入山盤據今次進兵之期在初六日副使崔瓚等以兵入山已從魯班堅穿底穿腦尖綻口至洪梯至陡崖所遇賊眾俱已蕩平十之五六而陳卿父子俱已奔竄谷堆底門樓安陽等處賊眾俱已丟棄燒毀收降擒斬功已過半而綱

乃於初八日午時方領人馬來會於智度寺初九日走據騰賊從山西路口青羊石返頭等處遁走至十一日賊見陳卿為食軍陳大綱所擒十二日陳琦為副使牛鸞所獲數日之間不聞綱軍有所調度部下士卒未嘗與賊交鋒今乃自詭領兵對敵妄稱連日鏖戰斬獲首級二十四顆意甚弱潰散竄伏谿壑之間以求旦夕之命者京軍搜捕妄殺報功事同殺降法宜抵死以上二臣皆有罪可論黜罰之典所宜並加者也及照各官報捷臣等備將奏內事情逐一磨勘及拘差來人役當面研審所據近日進兵機宜平盜方畧盡出都御史潘瓚經畫至於刻期入山則副使等官崔瓚等亦險先登搃其腹背摧陷之功與牛鸞楊朝鳳等遇敵嬰鋒託其咽吭收降之人頗眾陳大綱張羅伏機塞其歸路遂使首惡

忠禮書院文集卷之十  
奔竄僥倖就擒以上各官俱有功可錄旌賞之典所宜先行者也至若諸路各項官兵深入賊巢戮力用命乘危歷險百死一生合無不必拘以擒斬之例而以不妄殺人為功供當從厚勞賞以勵人心但查勘前項功罪事干三省又燕不遠官軍若照常屬之巡按未免彼此隔別虛冒難稽紀驗異同軍體不一臣愚欲乞 勅旨遣差風力給事中一員前各該地方會同撫按從公覈實明白具奏施行及照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為巢穴譬之山居豺虎澤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差阻小有萌動即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青羊山賊首惡尤黨既已成擒必須擒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恐且區處為今之計欲遷置平地



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去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御御史王應鵬巡歷茲山通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巖谷斬截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為夷即便選委幹官負起集丁夫楮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往則將收降之人仍令依山聚業居住編為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為得策若果山險難關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他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營官府以為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為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微糧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却將附近

忠禮書院文集卷十

四

近衛所屯田抵兌酌量數目畧如井田之制分授收降人戶每人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為永遠世業官司仍舊行賸貸以為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間地業地上分給耕種不許微糧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之在勅使撫臣從長擘畫必能仰體聖心為國善計以俟他日上請定奪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又照各該州縣近山居民連年以來被賊殘害重遭軍旅所經室廬焚蕩田業荒蕪無賴維失所誠可哀矜欲乞 陛下俯垂軫念勅令撫臣亟發倉廩及時賑濟仍行州縣暫免差徭著意存恤則人心感悅地方可保無虞而 皇上父母九有之心庶幾少慰矣

臣等寡陋之見不能何窺廟謨然片曝之誠發自忠耿乞勅該部再加詳議所貴賞罰允當可服人心計慮深長可拜後忠不當循用常調使功罪罔明苟圖便安使貽禍異日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奉 聖旨你等說的是這起山賊本因官司所激今常道魯綱却乃冒功飾過就着夏言前去查勘明白分別功罪奏請定奪不許避難為功與他該部知道

乙會集諸有查勘人員及預脩賑濟前給關防書吏昨該臣等具題前事奉 聖旨你等說的是這起山賊本因官司所激今常道魯綱却乃冒功飾過就着夏言前去查勘明白分別功罪奏請定奪不許避難為功與他該部知道欽此臣言伏聞成命無任驚惕顧惟昧愚謬有論列

忠禮書院文集卷十

五

方懼不達事體猥瀆 聖明詎意不棄芻蕘過蒙采納無復令臣前去查勘臣感激涕零知所當効死職思報稱豈敢避難臣專候 勅旨領下遂當即日啓行但照前項功罪事干多官地連諸省自賊平以來今已浹月豈能久頓師徒坐糜供億竊計各該官負必且散歸本省臣奉命以往祇當直趨潯州必須各處撫按及各項應該聽候查勘人負作急先赴山西潯州附近州縣各令駐劄先將功次逐一查造手冊候臣到日會集以次呈報以憑勘問覈實庶不遲延時日稽留賞罰其都督魯綱係鎮守總兵官若已回到河間恐不得輒離信地則止將部下領兵官員發來查審乞勅兵部馬上差人分投前去山西河南山東比直隸等處先行知會但臣原奏內欲要亟行賑濟一節

未奉明旨伏乞先降德音行令巡撫都御史王應鵬潘墳  
預先議處在官相應動支錢糧一面差官解送潞州及近  
山州縣收貯候臣到日會同坐委賢能官員給發賑濟被  
賊殘害貧民并招降脅虜人口使知朝廷特遣近臣遂獲  
普霽恩渥及臣奉命查勘軍功事體重大文移四出動  
開機宜况有題奏上陳尤當嚴密防範乞勅禮部降給關  
防一顆吏部選擇書吏二名跟隨使用庶幾便於行事且  
干冒威顏無任預越奉 聖旨都准他禮部便給典關防  
一顆各該衙門知道賑濟一節戶部便看了來說

奉勅會審賊黨撫諭賑卹降民相屬臣謹將治臣等

節該臣且題前事伏蒙特旨命臣查勘前月初三日陛辭  
欽奉勅兵科都給事中夏言節該巡撫都御史等官潘墳  
忠禮書院文集十卷 六

等奏稱山西潞城縣青羊山賊情已寧各來奏捷續該臣  
奏稱都御史常道始則輕謀妄動輒興兵端既而好事微  
功驅民為盜都督魯綱久奉朝命遷延在途未嘗與賊交  
鋒妄稱對敵斬獲等情皆有罪可論所宜黜罰及稱近日  
進兵機宜平盜方畧盡出都御史潘墳經畫并副使等官  
翟瓚牛鸞楊朝鳳陳大綱等皆有功可錄所宜旌賞及要  
處置青羊山後來事情乞遣差風力給事中前去勘處朕  
惟賞功罰罪必合公論思患預防必須慎嚴朕以爾之奏  
况爾風力可稱特就勅爾前去彼處地方會同各該巡撫  
巡按查勘青羊山前項賊起自何年是何官貪失於撫  
捕何官激迫為亂近日斬獲招降果係何人計處方畧各  
該主客官軍孰為有功孰為有罪分別輕重等第照例造

奏繳以憑陞賞黜罰如常道果有逼民為亂妄動生事  
等情果有遷延不進安殺報功等項情罪務要從嚴具奏究  
不許推避容隱就親歷青羊山地方會同巡撫督同三司  
等官勘議應否設置衙門開修道路收降之人應否編甲  
安插山間田地應否起科開屯原奏內一切事情俱要區  
畫停當期於經久可行被賊殘害地方賑濟存卹等項亦  
就會同從宜區處應奏請者具奏定奪應該拘取巡撫審人  
貪若地方寫遠應爾於附近適中去處約會審查爾受茲  
委任必須盡心竭力熟思審處務使功罪得實賞罰有據  
處置得宜保無後艱斯爾之能爾勿畏憚當求至公稱朕  
委命如茲苟且塞責罪亦難逭爾其慎之慎之故勅欽此  
臣仰荷委寄之重即日就道十一日至直定府為風雲凍

忠禮書院文集十卷 七

阻暫駐二日發行兩省文移先是臣且題欲徑詣潞州今  
各該撫按官某會及伏讀 聖諭許臣於附近適中地方會  
官查審仰見淵衷計慮周悉蓋河南相去潞州限以崇山  
大河越境從事實為未便乃於二十日抵彰德府駐劄凡  
河南各項領兵人員親自審數事畢即日放回仍會同巡  
撫都御史潘墳巡按御史譚續委官嚴密勘又會審過見監  
收降生擒賊屬二百五十餘名口除真正賊黨取供監候其  
餘脅擄老幼婦女盡行釋放押送本土安插時值隆寒日  
報死亡復屢給衣糧少能全活一面差官查審修武林涉  
等縣先前被賊殘害地方及近日安插收降人口分投賑  
卹首尾半月事頗就緒先該臣差人齎文山西約會巡撫都  
御史王應鵬帶領三司等官俱來青羊山先行踏勘應否

設置衙門開修道路遵照欽諭內事理亟圖善後之計約  
會巡按御史穆和前來潞州會勘平賊功罪外臣於本月初  
六日從彰德府取林縣路入山初九日抵花園口即前日河  
南進兵之路實係山西地方至則三司及守巡官俱到始  
知都御史王應鵬丁憂是實御史穆相以交代不至臣遂  
同參政邵錫僉事賈啓都指揮王朴及分守參政李際可  
屯田僉事楊朝鳳原領兵都指揮霍錦次日一同進山初  
十日至王陡崖十一日至谷口堆底即首惡陳卿所居十一日  
至青羊村即前日賊徒奔潰之處十三日出山至潞城縣  
十四日至潞州凡經四宿山中周覽五日其山川阨塞道  
路險夷村墟井落攀緣上下一一皆經心注目惟青羊一  
村人民頗眾山水環合風氣翕聚土地沃衍所宜開設縣  
志禮書院

文集十卷

八

治堪以居養人民臣嘗讀堪輿家書亦畧領其意義隨以  
羅經立定方向凡縣治學宮文廟城隍及各項大小公廨  
街渠門巷城垣道路俱各督同知州周吳畫定規模建以  
標準三司等官對面商確僉以為善及詢參政李際可則  
知都御史王應鵬御史穆相於賊平之後臣未至之先亦  
已到山相度與臣所擬相同其在河南地方應立城堡者  
三處在山中應立巡檢司者三處道路險絕宜開修者十  
餘處及思患預防事體重大者尚有別項建議俱察臣  
一計畫傳當隨即具奏但照山西及各路領兵官負召降  
擒獲脅虜各項人口即今俱不在官已經都御史王應鵬  
委官盡行放入山中安插已畢臣昨經山中之日凡係平  
日脅擄良民及近日河南經臣放回者老稚男婦委各焚

香跪謁自幸生命宛轉哀號訴其冤苦其少壯有力者俱  
爭相與臣負輿褰衣哽咽感激得其間其正賊黨皆拒命  
人仍舊潛匿不肯出見心懷疑懼反側不安地方人心亦甚  
洶洶一則以為吞舟漏網憤懣不平一則以為蓄難養虎  
慮有後患臣密加偵訪殊切憂重且今日山中之人凡有  
等有係平民不曾為盜近為官兵招入投降之數者有本  
係良民彼賊汙脅而近日收擒者有實為盜黨而潛匿山  
谷不曾為官軍所獲者有為官兵擒獲而復放回安插者  
大率約計男婦不下數千餘人而壯丁而以千計即今室  
廬器用盡以燒毀困苦米粟盡以掘發牛羊頭畜盡已奪  
去貲產蕩折生理窮蹙嗟伏空山寄命無所為惡者兇頑  
之性未革被言者忿忿之氣方新哀今之人豈可使之一

文集十卷

九

朝無食而坐以待斃哉又可窮治通誅而決其無聊之計  
哉凡今兩河之民流亡載道一山之隔呼號相聞得米之  
虞惡可不慮臣昨抵潞州即日庭集官僚宣示朝廷向來  
德意止嚴首惡之誅而脅從者皆在所有天恩浩蕩又  
發帑銀通行賑卹無所係吝博施同仁加惠元元之意今  
日之計賑卹為先臣於是委參政李際可僉事楊朝鳳帶  
領同知倪政判官曹復知縣王密王欽李朝綱主簿谷景  
暘重復入山沿村遍落查審各項小民逐戶大小男婦備  
細籍記給以丁口小票親執赴州領賑被賊殺人劫財之  
家經兵騷擾貧民及投降脅掠人口各立條格銀數有差  
出給曉諭賊黨撫安良民告示八山散給各村張掛賑濟  
之後另給欽實良民關防票帖各執一張以杜後禍連日

次第舉行人心翕然始定在山居民聞臣欲奉設縣治亦復歡欣鼓舞自幸賊巢之名可以湔洗則其善端之在人未嘗淺沒然此事終始皆賴我皇上一念之仁上同堯舜而臣以愚昧誤蒙驅使何幸竊手得以少效心力不然則今此之民化為白骨久矣尚忍言哉及照查勘功罪一節除都督曹綱發來指揮鮑鼎等僉事所領三關官軍指揮曹宣等牛副使所領千戶劉公等俱經面審發回外查得各官功次文冊俱各漫無月日地方可考而收降人數間有全無花名混開男婦若干名口者已經會委參政都錫等從實覈查但欽奉勅諭處置地方事宜令臣會同巡撫都御史分別罪功令臣會同撫按官今王應鵬以丁憂去移補以交代去而新任巡撫新差巡按俱未可

忠禮書院文集十卷

十一

以旦夕而不然臣於撫按衙門先已會同有行况臣保奉命人員事有尋責令逐項事情臣俱已會同三司多官悉心區處計在正月可以竣事一併造冊具奏之奪所據臣撰述欽有由帖及出給過告示冒昧上塵伏希 睿覽臣無任戰慄悚息之至奉 聖旨該部知道

計開

欽有帖文一紙為撫安良民事審得爾等係良民被陳卿等誘險集眾拒殺官軍犯罪深重 朝廷遣將用兵始克剿平今首惡既擒故降脅從從速照廢奉欽依悉行赦宥爾等自今以後各務農桑各安生理教訓子孫遵守禮義再不得犯法為非分派民民再不許窩藏容隱其舊日黨鄉為惡者今既收降俱與前

洗不復追究除已行縣外仍行官司暫免差役爾等各宜感戴 天恩革心向化永為太平之民不許仍以前情互相讎害若為此給與良民由帖執照以絕後禍如無此帖即係不肯歸化之人自罹法網其母後悔須至帖諭者

忠禮書院文集卷之十

士

民是豈必家家是盜人人是賊止是陳卿一家但為主首所聚兇黨不滿百輩官司留心撫處設法緝捕何所不擒近因撫臣輕率用兵果謀失策自損威重以致賊勢坐大日肆猖狂 朝廷不欲區區兵深恐害及良善而賊鄉頑梗不服迫脅居民依險拒敵意煩大兵併力進剿今首惡雖擒俘獲餘黨尚有遁逃非類 皇上節有撫剿之旨則前日縱兵肆殺爾等種類無遺今既苟全性命俱當改過自新賊平之後皇上又念近山居民被賊殘害經兵騷擾收降脅從人口家產既破衣食無依特發管銀通融賑卹當職祇奉 上命而來專為布宣 朝廷德意撫安地方除已委官分投入山查審各項丁口以憑賑給為此

先行曉諭爾等凡前日為惡賊黨既已收降即同會  
使俱從寬免釋通不追究爾等人口既已復業各安生  
理遵守官府約束被賊殘害民亦宜各忍痛苦不  
得修葺舊宅構搭棚架除賑給外仍與奏請開該縣  
治建立學校治以法令訓以詩書仍暫免差役三年  
待委官造冊到日別有告示散給銀兩爾等應賑之人但  
依限定期赴州親領統行給與良民票帖執照以杜  
後禍今後山中之人再不得出外為非四外賊徒並  
不許容留居住州縣豪家之徒平日與賊交通託為  
腹心耳目者自今痛宜謝絕各保身家爾等當上  
感朝廷曠蕩之恩下為子孫長久之計為盛世之民  
幸太平之福豈不幸哉嗚呼化虎狼為晉類變驕暴  
忠禮書院文集卷十

為好音此 聖天子一視同仁之心哀矜勿喜之意  
也咨爾官民共宜知悉

請改建府治添設憲臣及區處事宜 嘉靖甲子  
臣本非才竊荷重托夙夜祗懼思以仰副 聖心凡所以  
為地方善後之計者無不博訪羣情殫竭愚慮先因潞州  
儒學生員孫濡江相等并致仕官李琮等言化等坊都里  
老郭琦等連名具呈欲要改州為府該臣批行山西布政  
司等衙門守巡黃寧等道看得潞州地勢雄勝城郭弘壯  
民物殷庶居然河東巨鎮考之前代雖因革靡常然皆為  
軍州為府自古稱黎國諸子皆其地也今屬以一州似乎  
建置稱統御為難近年兵興盜起有由然矣方欲有所  
咨詢道學林下鄉宦及里老人等連名具呈議論

略同並開政體具可采 又况澤潞古今要害太行之險  
雄踞中原中間長林大谷蛇虎所都加以宗藩設邸軍衛  
列屯兵備憲臣似亦不可以少者合行詠道會同都司多官  
會議可否務合人情有裨治體以憑開奏施行去後今據  
左叅政邵錫右叅政李際可僉事賈恭揚朝鳳都指揮  
錦王朴會呈前事行據汾州知州郭鏗澤州知州王朝  
會同太原府通判宋邦熙潞州知州周吳后州知州張經  
高平縣知縣管律長年縣知縣王容勘得潞州地方廣闊  
城郭弘壯民俗強悍人多好訟山川險阻盜賊伏無以  
室繁衍每生事端軍衛雜處其難治處知州品位頗卑  
同知官出身不由科目識見亦為有限是以連年多事若  
民稱擾儒學生員孫濡江相等并致仕官李琮等宜化等  
忠禮書院文集卷十

坊都里老郭琦等連名具呈欲改州為府揆之事體委的  
相應又看得澤潞等州去省頗遠府官職司綜理民情難無  
整飭戎務守巡官分理他處按治不常遇有緊急輒難卒  
至近日青羊山之盜兵連四省財費萬計蓋有其由合無  
添設兵備憲臣一員在此駐劄修治武備兼管分巡庶國  
威振而人心自懾盜賊弭而境土永寧等因職等會議得  
今之潞州古之上黨仰惟國朝初設州治民純事簡政令  
易行奈何近年以來宗藩強大生齒浩繁風俗頑悍獄訟  
日深其非更化以宜民也且澤潞等州皆宗室封藩之地  
恪守祖訓而深居不出者固有好事生事端而陵轡有司者  
甚多加以軍衛雜處難制小則嫌釁州官之短大則



抑州官之威政令不行率坐此若知府勢位尊嚴人心畏憚之州官不達甚宜即改州為府斯為執要御煩免生員人等所呈與知州等官所議衆口同詞合無依其所擬將潯州改置為府俾澤遠心汾四州長才等一十七縣皆在所屬與太原平陽大同三府並列而為四庶體統一而政令行官位尊而強悍服而又增縣治以分理民事添孝校以疏通人才如此則風俗丕變教化大行弊端不生而盜賊不起又議得青羊山賊負恃險固招集強梁為患不止一年動兵連及三省揆厥所由蓋以守巡官更代靡常撫御無策以致釀成今日之禍尚可晏然而莫之虞乎合無從長議處添設兵備憲臣推選素有風力才識威足以攝人智足以應變者一員常川在此駐劄整飭武備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十

十四

管分巡仍將澤潯等五州并屬縣邊撫民壯奏請掣回本道聽其分班團練諒習如此則風紀大振良善免魚獵之虞軍威丕揚茲惡消徇鼠之念事體兩得民可以安等因到臣條看將各官議勘與臣所見相同竊惟自古帝王為治建邦立都以宅中圖大又必隨地之形因民之俗衆建郡國以分理之使小大有所相維遠近得以附屬於是乎又察山川之形便地里之要會建為州牧方伯以提挈綱領為國棟幹夫然後紀綱有統條目自張上德下情有所宣究文事武備足以威附而國家賴以長治久安唐虞三代之制固已然矣漢唐宋之世鮮不因之至於祖宗之有天下建邦格土張官置吏治內治外尤為明備可謂度越前代矣然一統之大廣輪之博中間亦有經理未及

聖子神孫繼明統緒有以振起而恢拓之此潯州之事所以有待於陛下也伏惟聖明特垂意焉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計開

一潯州在禹貢冀州之域堯都平陽為荀服春秋時為黎國為潞子國秦罷侯始置上黨郡漢晉魏因之在宋元為隆德府至我朝洪武元年以上黨縣省入是為潯州領長子也留襄垣路城黎城壺關六縣而直隸布政司然其地極高與天為黨因名上黨山川峻險地里遼曠盤踞太行之上為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東帶鴈門靈武偏頭等關屹然為京師屏蔽蓋古今要害中原必爭之地也昔人謂其地險固其民

忠禮書院 文集卷之十

十五

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王者不得不主霸者不得不藉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唐玄宗為別駕於此李抱真為節度於此其為雄藩巨鎮後來已久宋太祖之得天下也以先取澤潞及其末也以先失河東則此地之關係安危非細故矣臣初抵潯觀其城郭弘大民物殷繁街衢廣衍西北諸郡鮮有其比況以盤石之宗日益繁盛自藩簡王位下今分封為陵川等王府者十有六為鎮國府者六十有三為輔國者七十為奉國者二十有二有潯州衛有藩陽護衛兵民雜居錢糧甲兵獄訟各項事體重大全屬以一知州官統既畢權力有限縱使才能亦難展布誠不足以禁制姦豪抗抑奸慝佐貳之職

類皆雜流末品殊不足以分理政務宜布德澤無之  
僻在一隅上司大吏按部有時力小任重付託弗堪  
是以教化不行法令不振比歲青羊山蛇鼠之盜遂  
不能制頗費支吾萬一更有意外則官府束手宗室  
震怒恐不免重貽 朝廷大憂為今之計改府立縣  
誠有不可緩者况指之衆論允合詢之人情大順諸  
王聞之亦復欣然同願蓋將來利害不待智者而知  
但無人為 陛下言者倘蒙采納乞勅該部再加詳  
議亟賜施行則地方可保安寧而足以翊衛我國家  
億萬年丕丕之基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伏惟  
聖明遠覽而深念之

一路州城周迴一十九里廣三丈高三丈五尺代更歲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十一

久無人以時修葺土剝落間有關陷中穿之處遂  
成徑窺人畜可通往來晨夜無所防禁本衛雖有指  
揮一十六員鎮撫千百戶共七十員多關蓋非才  
大半緣事原任旗軍五千七百九十四名而逃亡事  
故者三千三百餘名三關輪班操備二千三百五十  
五名而不赴者常半騎探馬一千二百九十八匹見  
在者八百而已武備廢弛未有甚於此者天以軍城  
重地百萬生靈繫繫附宗藩邸第本布星羅府庫  
錢糧積鉅萬計而城池弗固武備不修蕩然無守譬  
之巨富之家金帛盈積乃獨居曠野無垣墉為給之  
固無子弟奴僕之強無挺刃器械之防而主人又復  
孱弱不振如此而不為盜賊所窺者未之有也昨當

山賊猖獗之時城中宗室大家俱欲盤據自防倉皇  
無計念之可謂寒心今山賊雖平人心未定近日諸  
領兵官召募鄉夫鄉導人役凡為官市出力以捕賊  
者往往與山賊構為警恨舉連禍結紛紜繹糾莫可  
究詰加以開設新縣修闢道路工役重大有司無所  
稟呈必煩添設兵備副使一員常川駐劄本州專一  
提督開創各項衙門整飭戎務修理城池安撫良善  
鎮壓姦寇俟三年之後事體寧一方令帶管該道分  
巡如此則委任專而事功易集權力重而地方可保  
無虞矣伏惟 聖明留神特賜裁納臣愚不勝慙懣

一府治之改衙門廨宇一無所更其正堂棟宇高大軒

豁皆前代創構凡百規制不煩增拓惟欲添蓋經歷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十一

照磨兩廳及各官私宅四所左右隙地綽有餘其  
縣治及兵備府則上黨縣舊址三十餘畝又有潤德  
觀澤等里空地三百餘畝皆在城內可以相度創建  
既無妨礙民居亦不須用價置買所像各項土木工  
程大約費銀可五千兩而足查得本州見收商稅銀  
實有五千兩餘在庫合無准令動支買辦物料俵募  
夫匠儘勾經營不須科索民間一錢不致起倩民間  
一役况礮石伐木燒造輒無事事近使不數月而諸  
務集矣但附郭縣學待人才既盛又議開設今宜如  
順天府例該府驛遞因不係衝要似為虛冗宜加撤  
州府例俱不須設其所屬則當以沁沁汾澤四州并  
屬縣之該州原轄長子等六縣并屬附郭開設二



縣凡二十三處俱入隸則可居太原平陽之次比之  
大同則已過之又屹然關南一大郡也恐議者以為  
諸役並與不免弊費故臣敢不避煩瑣獻其區畫  
之詳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

一兵備之設專主防禦然無可握之兵猶不設也查得  
山西邊操民壯原非 祖宗舊制始於正統年間編  
為太原府額編六千四百一十二名平原府額編八  
千八百三十三名澤潞遼沁五州額編五千九百  
一十一名通共二萬一千一百五十六名分為三班  
輪赴偏頭雁門寧武三關操備及修築隘口原因已  
已之變邊關有警建議編為無警息回至正德年間  
提督憲臣議令分番操備遂成長年戌守無復休息

忠肅書院

卷十

今山西通省民力困於此役數年以來幾不堪命臣  
聞各州縣應民壯者輪及該班或鬻田產子女或貨  
家具耕牛以給路費一次往返動經半載一夫耗費  
奚啻千金則二萬之眾常年所費不下數十萬計重  
出於田糧料差之外又無月糧布花之給其苦數倍  
有甚於軍況到邊關亦不能折衝禦寇徒滋包辦役  
占之弊其貧無力者則勒令修築板草備極苦楚班  
滿之日空有皮骨而已前項民壯之役誠無益於邊  
備徒有損於邦本臣愚以為歸州改設兵備合無將  
澤潞遼沁汾五州并所屬州縣民壯盡數撤回蓋三班  
輪流其常川駐邊實數止是一千七百名在邊關有  
無不為加慎而所聽兵備官調集歸州操守則修補城

池防禦賊盜建設衙門皆得實用而民亦歡然樂從  
乞敕兵部查議特賜允可實為便益并通將該省民  
壯盡免邊操而止令於本處官司管領操練以為內  
地防禦俟邊關有警聽調則山西之民因庶幾少蘇  
仍乞併初該部查究源委斟酌利害輕重定議可否  
以俟 聖明裁斷

忠肅書院

卷十

開設縣治巡司關堡撫卹降民事宜 嘉靖辛酉年  
臣節欲奉 勅就魏應青羊山地方會同巡撫督同三  
司等官勘議應否設置衙門開設道路收降之人應否編  
甲安插一聞曰地應否起科間也原奏內一切事情俱要  
臣畫停當期於終久可行欽此臣仰被明命夙夜究心躬  
親從事先是臣會同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王應鵬河南  
右副都御史潘瓚選委三司都指揮等官王朴等到來臣  
自林縣入山率同各官巡歷青羊山地方躋攀危險陟降  
原隰逐一相度惟青羊山相應建設縣治與都御史王應  
鵬所見相同臣復與三司等官對面商確眾議允諧臣猶  
恐人一聰明有限況事關重大久遠必湏博謀慎慮復蒙  
行兩省參政等官邵錫等再加從長議勘去後今據參政  
邵錫李際可會事賈汝揚朝鳳溫濡都指揮王朴霍錦徐  
溥呈稱行據潞州知州周昊太原府通判宋邦熙石州知  
州張經澤州知州王朝雍汾州知州郭鏗高平縣知縣管  
律長子縣知縣王密茂城縣知縣張效仁聞喜縣知縣李朝綱潞城  
縣知縣王繼垣壺關縣知縣江東黎元知縣王孟勣報會呈到臣  
看得青羊山一帶地方東西相距一百餘里南北相距一百四十

餘里山連萬壑水分兩河村落頗多生聚其最遠者離縣一百餘里近者離縣八十里官府法令難及上下情意不通中間強橫之民往往出山潛行劫掠四外亦未之賊往往入山托為巢巢是以涇渭間亦董猶一器積成通逃之藪號為盜賊之區昨年賊首陳卿乃敢憑險阻據留令使糾集從黨敵官軍爭雄起於激成罪亦同於謀叛茲者仰賴 陛下堯仁偏聽湯武用張兇渠既以殄滅青誘盡獲生全殘害者蒙被賒賚之恩首降者執領欽宥之帖羣情感激地方稍寧但及今暇日不為善後之圖恐將來餘孽未克復萌之患所據建縣治學校巡司關隘軍堡等項貴在旦夕舉行勢不容緩伏乞 聖明留心采聽下之款部會議且賜施行則地方生靈幸甚奉

聖旨該部知道

計開

一應設縣治一處臣看得青羊村東抵林縣界八十五里南抵壺關界六十里西抵潞州界四十里東南抵范園村并林縣界一百三十里西抵潞城縣界四十里東西相距一百里南北延袤一百餘里居民一百餘村曰山南莊板井葛家峪臘水水栢木都具水交柳頭楊東據後江底海會寺槐樹好白蘭岩舊集亦水峰家舊饒頭堡此其東路村也曰石坂頭屹壺池底東峪溝串底寨事系陸泉溝申家坪王莊車箱此其南路村也曰崇岩鑰匙水東交重慶莊谷堆底壺谷裏智度寺軍寨門樓安陽虎窟莊子嘴西灣西寨

黑虎寨並園子此具中路村也曰大坂頭羊井白黃

為善黃泥長井石橋壺神頭此其西路村也曰上五井中五井留村李莊上黃下黃南留西留神頭壺此其北路村也諸村皆在僻在萬山之中深林窮谷道路崎嶇山石犖磽人跡罕至惟是青羊村風氣開豁山溪榮帶蓋太山之脚隨水東出而復回順勢成逆結成堂局水從右而左纏玄武者二十餘里紫山列如屏障無主山秀特蜿蜒頃伏藏風聚氣可以杆立縣治生養民物東達林縣西直潞州南可以控制谷堆底虎窟西灣之要害北可以通秦城壺關之通衢得形勢之便利據險守之腹心四達之道至適均經商之往來稱便查得壺關縣原額編民九十七里其新興三里四里文化二里安善一里二里三里遷善一里二里代室一里二里共十里俱在青羊村之南路城縣原額編民九十七里其青羊里王莊里板井里上五里葭蘆里新安里東谷里東五馬里葭蘆里東禪南里東禪片里東禪東里三池南里三池北里侯壁里留村里共十六里俱在青羊村之東北於城縣原額編民四十五里其豆口里石城里軍東里王曲里石灰里共五里俱在青羊村之東三縣三縣共三十一里俱各相應分割填補以立新縣其學校縣址及大小衙門壇廟城郭街道俱各有相應建置地步若於此立縣將來民物必須繁盛而人才亦或挺生意者山川靈氣將發洩於 聖朝而必假兵寇以

察之也臣先日建議欲設千戶所終不足以約束且  
或別生弊端況無可敵之軍亦無可屯之地惟是立  
照則有官庖舉法度以制姦豪有司備典禮義以化  
難替庶幾後患可弭而久安可圖矣伏惟  
陛下特賜裁斷

一應設巡檢司三處臣看得青羊村東南約行五里地  
名崇岩林木蒼蔚崖壁巉巖棧道石磴蛇盤斗折行  
六十里至智度寺寺西傍隔一小山為谷堆底即陳  
邨所居寺址負山瞰河谷處境僻而接羊園子鎮橫  
帶西灣虎窠盜賊多居於此東行四十里至王陟崖  
接挑源花園口山中諸路交會於此比去三十里地  
名柏木都又十里至洪梯連接槐樹坪白蘭居去縣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益遠而兩省人民雜居於此臣欲即智度寺改為壩  
溪峰立一巡檢司以攝賊巢之心腹即王陟崖改為  
王斗崖立一巡檢司以防山賊之外出即柏木都改  
為白雲各立一巡檢司以防流賊之內入合無照例  
給官撥吏每司就於新立縣縣令各兵各一百名  
令其常川盤詰往來巡視仍嚴加禁約今後山民敢  
有不改前非仍為盜賊就便率領司兵號召山間良  
民併力擒拿撲滅各處流米面生可疑及赴食僧道  
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山場客留居住本山  
之人亦不許為僧入道私自創立庵院巡司官兵人  
等敢有徇私罔賊縱容隱匿以致為非前為非陳成構  
忠著許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體訪等問如解

弊立極為便絕逼礙宜大加修關務令車馬可通青  
羊至路州路一條該修二十餘里智度寺至魯班壩  
一條該修三十餘里七里穿山南底至李莊路一條冬  
春水乾沿河底而行夏秋潦水成川夾崖有路而小慎  
是一山易於修治黃松嶺至谷堆底路一條乃指揮  
秦川敗績處險路二十里青羊村至神頭嶺路一條  
險路三十餘里中間山勢險峻大石阻礙去處俱動  
支官錢募夫開鑿其土山路小而止須開闢者責令  
各村鄉夫照界用力平治以上八路既通則山中無  
可恃之險而盜賊之謀自消阻矣

一河南林縣地方應設軍堡三處臣看得該縣西阻太  
行山一帶皆層崖峭壁屹如崇墉惟有三路通青羊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山一路為花園口一路為尖紋口一路為魯班壩往  
者青羊之盜派劫河南修武林涉等縣由此而出昨  
者河南大兵追剿由此而入蓋兩河三晉之交扼塞  
要害之地也表

太祖高皇帝命韓平章沙曠尖紋口營堡亦嘗勞師三年  
既而克平乃遷彰德衛一千戶所入守後復移置林  
縣今為林縣守禦千戶所近據本所千戶鄭鑑呈稱  
該所軍四百名輪班京營操備缺人城守查得山賊  
未平之時該本所募軍連名具本奏乞軍四情願入  
山殺賊未蒙准行查得該所之被原因地當要害  
軍防守此之他處不同前項軍士合為募軍本地却  
忠禮書院 文集卷十

按千百戶各一員管領前項軍士一百三十名分為兩班按季或逐月更番戍守專一巡邏遇有山賊竊發即便擒捕仍聽守巡官嚴加約束稽考其修築城堡錢糧不須別為措處查得臣所請賑濟銀一萬五千兩除支取賑給外尚多餘銀聽巡撫官調度支用但築鑿城壕起蓋房舍亦須規制宏壯萬一本地或鄰境有事可以屯軍容眾如此則河外之關門慎固山西之盜不得窺中州矣

一、次降脅虜之人臣初建議亦曰若山險可開道路可通莫若令其依山便業居住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今查得副使牛勳僉事陳大綱楊朝鳳巡撫都御史王應鵬各招男婦共三千餘名口河南副使

憲禮書院文集卷五

五

程璣僉事溫滯和鶴參政陶諧各招收共一千四百餘名口俱於臣未至之先安插山中已定臣於彰德府審得見監脅虜平民一百九十一名口又於潞州審得生擒賊眾亦係脅誘四十五名及妄攀平民因賊情誣誤親屬無辜淹禁者四十餘名口俱從釋放寔家前此州縣給以糧米近日又蒙朝廷發銀賑濟令羣情始定頗有樂生之心矣惟在設立縣治之後縣官加意撫卹暫免徭役數年庶幾漸有生意但經罹兵燹生計蕩然旦夕無以為命此縣治之設所以急宜舉行一以乘眾心懲創之機而得以收其後效一以假經營額募之利而得以濟其窘困至於分里編甲造入版圖又在設官到來次第施行前項人民

止應如此安插蓋陳土之心勢難強拂況數千之眾雖欲編置他處田地廬舍措處皆難況三代不易民而治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此前日欲其解散出山之說所以難行而撫處之宜所以失之也伏惟聖明照察

一、山中田地多是旁山高下開墾苦無平曠廣隔山場雖廣惟生橡粟荒年可以療饑別無出產居民甚貧尚賴牧放牛羊頗擅其利臣先建議以為倘可設千戶所即以山間土地撥軍屯種而以原所屯田抵充給授收降之人或設巡檢司即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弓兵二項區處今不可行蓋收降之人既已各歸本土則山間田地自各照主管業更無空閒但首惡陳卿之家與經兵殺絕人戶所遺地土恐亦不多合當入官俟設縣之後聽巡撫或該道兵備官委官編里定甲之者一體清查仍要定以輕則從寬起科或召便業人佃種或給與填實人戶佃種此有司之事可以從宜區處也

憲禮書院文集卷五

五

一、開設縣治起蓋衙宇公館學校舖舍城池壇廟街道及設玉斗崖端溪峯白雲谷巡檢司三處玉峽虹梯關門二座開修道路八條共計一百七十里一應木石斲斲夫匠工費大約會計擬料合用銀不下萬兩今該州比之偏少地方雖頗號為富庶然近日用兵糾索繁重民已不堪昨者伏蒙恩命發銀一萬五千兩令臣量行賑給止是救賊殘害貧民與脅虜人口

除支過銀四十兩零五錢賑濟已完臣已動支一百二十兩起蓋開門尚餘剩銀一萬八百七十九兩五錢在庫合無動支前銀以為設縣之費萬一不敷聽巡撫官於大小衙門贓罰紙價銀內取用查得本州監稅商銀尚以數千計少加追徵無不足用俱可不動民力秋毫而眾役舉矣

一議設新縣宜作裁減衙門其知縣必得本處旁近州縣官歷任年深練達民情事體者改用除另行具題外典史及儒學教官巡檢等官亦乞勅吏部掄選年貌少壯才幹敏達者以充庶免有濟仍伏望 聖慈錫以嘉名以昭萬世謹將青羊山地形堪設縣治巡司開隘處所畫圖貼說具奏進呈仰 聖覽臣不

勝隕越之至奉 聖旨圖本留覽欽此知道

嘉靖

進呈議處青羊山開設地形圖本 嘉靖六年正月二十日

臣節該欽奉 勅諭親歷青羊山地方會同巡撫督同三司等官勘議應否設置衙門開修道路欽此除會行巡撫今將山西潞城縣青羊山地形堪設縣巡司開隘及河南林縣堪設軍堡處所畫圖貼說具本奏進仰 聖覽臣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十

桂洲先生十一卷

盜賊

一奉 勅查勘二省文武官員平賊功罪 嘉靖六年正月

臣欽奉 勅兵奏議給事中直書節該巡撫都御史等官滿墳等奏稱山西潞城縣青羊山賊情已寧各來奏捷云該兩奏稱都御史常道始則輕謀妄動輒興兵端既而好事微功驅民為盜都督魯綱久奉朝命遷延在途未嘗與賊交鋒妄稱對敵斬獲等情皆有罪可論所宜黜罰及稱近日進兵機宜平盜方畧盡出都御史滿墳經畫并副使等官翟瓚牛鸞楊朝鳳陳大綱等皆有功可錄所宜旌賞及要嚴置青羊山後來事體乞遣差風力給事中前去勘處朕惟賞功罰罪必合公論思患預防必須慎嚴朕以爾之奏光爾風力可稱特就勅爾前去彼處地方會同各該巡撫按查勘青羊山前項叛賊起自何年是何官負失於撫捕何官激迫為亂近日斬獲招降果係何人計屬方畧各該主客官軍孰為有功孰為有罪分別輕重等第照例造冊奏繳以憑陞賞懲罰如常道果有逼民為亂妄動生事魯綱果有遷延不進妄殺報功等項情罪務要從實參究不許推避容隱就親歷青羊山地方會同巡撫督同三司等官勘議應否設置衙門開修道路收降之人應否編甲安插山間田地應否起科開屯原奏內一切事情俱要區畫停當期於經久可行被賊殘害地方賑濟存卹等項亦就會同從宜區處應奏請者具奏定奪應該拘取聽審人負若地方寫遠聽爾於附近適中處約會審查爾

受委委任必須盡心竭力熟思審處終使功罪得實必罰  
有損處置得宜保無後艱斯爾之能爾勿畏憚當求至  
稱朕委命如或苟且塞責罪亦難逭爾其慎之慎之故勒  
欽此先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職方清吏司手本該  
提督山西河南燕鎮守河間等處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  
督同知魯綱題為地方賊情乞發天兵以遠平蕩事都御  
史潘瑱王應鵬山東按察司整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各  
題奏為飛報捷音事又該都御史潘瑱題為征勦逆賊功  
完報捷事俱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提督馬  
門等關無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常道題為  
擒斬強賊先挫鋒銳事都御史潘瑱題為地方賊情乞發  
天兵以遠平蕩事又該都御史常道題為擒斬招降強賊  
忠禮書院 文集 卷一 二

事又題為官兵深入賊巢招降千餘名口事都御史潘瑱  
王應鵬副使牛鸞各題為捷音事山西監察御史穆相題  
為招降賊眾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都御史  
潘瑱題據軍前紀功僉事祁鵬呈將查過招降并擒斬男  
婦開坐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都給事中夏  
言等題為查勘平賊功次處置地方以明賞罰圖久安事  
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這起山賊本因官司所激今常道  
會綱却乃冒功飾過就著夏言前去查勘明白分別功罪  
奏請定奪不許避難寫勅與他該部知道欽此通抄到司  
查得先為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這賊情待各  
官奏報至日你部裏一併看了來說原擬陞賞條格便查  
得當從實報功著方面查定等 聖旨都御史常道等題稱

城縣青年地方強賊陳輝父子兄弟等惡初發七要查  
撫勦該本部題奉 聖旨這起強賊糾眾劫掠應速  
方本當痛加誅勦但恐中間脅從者多情罪不同著山西  
河南各巡撫都御史會同各鎮巡官嚴密拿辦等因欽此  
起調附近衛所州縣官軍兵夫委的當官管領約會夾攻  
務將有名賊首陳輝等多方設法緝捕得獲明正國法其  
餘脅誘過屬的果能聽令解散及擒斬賊夥送官應撫應  
賞鎮巡官議奏處置如或執迷矜惡結聚不散即使分布  
官軍防守相機勦殺務要殄滅以靖地方勿得玩視殃民  
自取重責欽此又該都御史常道等題稱要調三關精銳  
馬步官軍各五百員名前去追殺等因本部題奉 聖旨  
是這強賊據險為患已久各該地方官軍不早設法擒捕  
忠禮書院 文集 卷一 三

以致聚集徒眾敢殺官兵大肆猖獗本都當究問但在用  
人之際姑從寬該道守巡及該府衛州縣掌印巡捕等官  
都著住俸戴罪殺賊鎮巡官便調取三關精銳馬步官軍  
選委謀勇都指揮等官前去會合該地方官軍民兵相機  
誅剿務期盡絕仍出給告示曉諭脅從之人有能自首解  
散者悉免本罪獲功賞格依擬行還行鄰境官司嚴加防  
守把截勿令本逃貽患若各分彼此致誤事機一體重治  
不饒欽此又該巡按山西御史穆相王獻題稱都御史常  
道等除患跡涉輕妄都御史常道題稱無賊之賊全恃  
山險乞要調總兵趙應統領三關官軍嚴令節制河南本  
部據報題奉 聖旨這起強賊倚恃山險敢殺官兵教  
多又執留職官情罪深重前已有旨調取三關兵馬會合



各地方官軍民兵剿殺如何敢令揭報本部當提問但緊  
急用人之際且都記着你們便行與趙廉著將三關事  
務交與邵定帶帶重選精銳馬步官軍一千員名前去附  
近地方駐劄募選慣能出谷險鄉導擒勇打手四五百名  
其河南守巡領兵等官悉聽節制相機進剿以靖地方朕  
又念為惡賊首下過陳卿父子十數人多有良善之家被  
其脅從若一緊勒滅誠所不忍你們還宜布朝廷德威  
刊刷黃榜分布張掛曉諭凡被脅從之人聽投首解散不許  
官軍擅行殺戮報功有司仍給與執照安插其諸色人等  
有能擒斬陳卿父子及有名賊首的賞銀三百兩軍職陞  
三級世襲軍功陳卿授百戶民授土巡檢職事仍將犯人財  
產給賞如陳卿父子兄弟及同黨之人自相擒獻者悉免  
處禮書院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本罪仍照數給賞有能倡率深入賊巢招撫餘類及自能  
招撫的都照你們部裏議定賞格行仍依擬選差里老并見  
拘陳卿家屬著齊執榜文諭令陳卿等果能束手聽服先  
將執去職官王朝雍等送出許赴軍門自訴日前誣報案  
陷致變情由奏聞朝廷處治若仍前負固不悛各該地方  
官軍即便督率進剿其隣近地方俱要嚴加防守犯賊勿  
致奔逸貽患地方前項失事官員務要同心協力以功贖  
罪事至之日撫按官通查功罪奏請定奪欽此又准吏部  
咨該聽選監生李克紀奏該吏部尚書桂萼看得李克紀  
奏稱生長近山稔知其事欲乞深入諭以朝廷之威導以  
自新之路首惡可以不久就擒脅從可以不攻而破自願  
率領生徒以身率先亦其志也咨部覆題奉 聖旨是道

監生便照例應付送去巡撫都御史嚴贊盡忠用果能該  
法計擒前賊安靖地方准令該選職事上加陞三級仍照  
原擬給賞以酬其勞欽此又為不職撫臣用兵失律以貽  
害地方事該兵科給事中商大節題本部覆題奉 聖旨  
是常道且不究着用心調度殺賊以贖前過仍照前旨待  
事寧通查功罪輕重上請定奪欽此又為送回知州官負  
等事該巡按山西御史穆相題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朕  
哀憫民恃險為亂比之夷狄不同赤子盜弄兵革恐亦有  
因撫剿二端正宜並行不悖常道穆相所奏皆不為無見  
正宜相濟為用觀其素詞似多相計且都不究卿等議處  
深合事宜便行與各官查照依擬處置應應剋徑自從  
宜施行務在同心協力以安地方不許偏執已見沮撓誤  
處禮書院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事仍行山東巡撫着副使牛鸞挑選慣戰熟手操練賊  
若前賊執迷不悛即調牛鸞領兵前來肅清加誅剿湯良臣  
改太原府通判添註管事仍晉軍前聽用待事寧之日并  
王朝雍等有功有罪人員一併查議定奪欽此又該都御  
史常道題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賊情已是有旨了  
你們部裏便行與撫按官督同兩省官軍相機撫剿務在同心  
協謀以靖地方仍着查訪前項各賊出劫地方失事人員  
奏來處治欽此又該都御史常道等題要推舉大臣提督  
本部題奉 聖旨這地方賊情已是有旨着相機捕剿鎮  
巡三司等官彼此砥悟調弄繁文全無計處方畧豈不養  
寇貽患常道巡撫山西若只令防禦其虜腹裏地方失事  
彼將得以辭責巡按職在糾察亦難令其重理潞城等處



賊情遞行與各官遵照前旨及你部奏即次計議事宜并  
行差人入山曉諭陳卿等禍福利害如果畏罪悔過將先  
日敵殺官軍賊首計擒送官即免其罪果有誣枉聽其具  
訴伸理倘若執迷不悛陽順陰違即便調集主客官兵相  
殘剿捕不許隱情姑息巡撫合行之事巡按御史勿得立  
異阻撓若常道不堪委託你部裏相宜奏來別差大臣前  
去整理欽此又該督憲監生李克紀奏乞要將撫過人口  
量給官粟蠲其賦稅本部議行鎮巡官查議具奏定奪去  
後又該兵科給事中孫應奎題稱山西陳卿為惡不悛乞  
調相應人馬責付謀勇將官因時制宜剿捕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着魯綱量選所部各地方慣經殺賊官軍并原帶  
京營軍馬前去衛輝彰德附近地方駐劄山西河南二省  
忠禮書院 卷之七

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各統所部官兵俱聽魯綱節制  
調遣如果各賊執迷不悛虛文聽撫不曾束身歸罪即便  
督軍相機進剿常道也就移在潞城臨近去處與魯綱相  
為犄角共圖成功若各賊輸情悔罪將先次敵殺官兵首  
惡人犯解獲送官明正典刑仍照前旨撫處具由回報欽  
此又該巡按山西御史蔣賜題前事覆題奉 聖旨是這  
山賊恃險為亂屢有明旨招諭未見悔罪懾服顯是假以  
聽撫緩我兵機會兵征剿勢不得已藩垣着在彰德衛輝  
等處駐劄常道照前旨移近潞城地方各調該管官軍民  
兵督委二司官員陳大綱翟璠等與總兵魯綱所統官軍  
協力會謀待天氣稍涼相機會合進剿副使牛鸞所統馬  
步軍兵亦照原擬調來聽撫巡官調遣委用若兵馬未進

之先各賊果能束身投首將敵殺官兵兇犯擒拿送官明  
正典刑仍照前旨撫處欽此又該巡按直隸御史段汝礪  
題稱潞城山賊負固既久地連三省兵燹四出事權不一  
添設總制本部覆題奉欽依通行記又該總兵官魯綱題  
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這山賊恃險構亂擾害地方本  
因撫按官不和不能早擒致彼屢論不悛後又糾集衆多  
事亦有由常道撫剿久無成功吏兵二部即日會推相應  
官員是馳前去交代畢日着回京該州知州另擇才能濟  
事的調用調兵并賞賜事宜都依擬行各該官員務要協  
力同心設法撫剿相機行事不許仍前彼此相抗以致誤  
事欽此又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  
承勛奏稱山西潞城之賊數百人耳倚山負固穴中之  
忠禮書院 卷之七

鼠計處則易仰攻則難宜行鎮巡各官彼此協和先為可  
勝之計及兵科給事中周祚題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已  
有旨了欽此又該少師譙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楊一清張璠翟璠會題稱賊首陳卿父子兄弟據險  
稱兵張打旗號編勒部伍流劫鄉村殺人放火掠奪財物  
甚至剝剔嬰孺屠戮商旅嘯聚將及數年 皇上仁同天  
地節因守臣之奏以赤子無知盜弄兵革情有可原雖用  
兵防禦每令撫剿兼行各賊不知悔過自投乃敢拒敵我  
師傷我指揮等官三十四員殺死軍民人等不下千百罪  
惡至此已不可赦而聖心愴然猶欲開其自新之路揭示  
黃榜遣人招諭聽其解散下山許以不死而執迷不悛既  
不將脅從之人遣發下山亦不肯將先次敵殺官軍首惡

兇犯綁獲送官陽順陰逆以緩我兵此者都御史常道奏  
言之而阻不得行後御史將陽又極言之兵部覆奏尙蒙  
采納命魯綱會同兩省巡撫議處進兵衆心稍快等因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已別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火  
傳無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璁題稱昨承  
聖諭欲掣回潞城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着用心設法撫  
剿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剿仰見聖謨之所  
在矣如掣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昔唐吳  
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於逆黨李承  
宗李師道二人數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  
中丞裴度詣行營宣諭裴度還言淮西必可取制諸韓愈言  
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剿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

忠禮書院

文集

卷十

八

古刊

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斷不斷爾已而淮西果  
平且切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  
淮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為京輔近地不可  
容亂賊之所據也彼謂師老財竭必請罷兵猶今日有欲罷  
兵之言者也倘蒙 聖斷駐兵征剿平此一方便行於  
沿邊風聞於天下潞城則中國之冠魁首尚在敵殺官軍  
凡三十四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不誅等因奏奉

聖旨朕覽卿奏已別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題  
據原差千戶薛永稟稱青羊山賊徒開兵往征結聚肆行  
搶掠於本年八月初八等日大搶林縣潞城黎城靈關等  
縣地名任村等處村店等情為照都御史常道奉旨致仕  
即今正係地方有事之時合無馬上差人催新調都御史

王應鳳作急前去山西會同河南都御史潘垣總兵官魯  
綱副使牛繼運照本部節次題奏欽依內事理查照舉行  
如果前項失事于張守巡等官李繼可陳大綱指名奏奉  
等因題奉 聖旨是山西賊情緊當便馬上差人齊文與  
王應鳳不必等候交代星馳前去潞城附近地方駐劄會  
合魯綱牛繼運等嚴密調到官軍協力夾攻相機剿殺務早  
成功以靖地方失事人員指實具奏區處欽此俱經通行  
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常道題該  
副使牛繼運十月初五日進兵指揮番璉千戶劉岱魏堂百  
戶楊鼎冠岱督率總甲陳扶小甲王迪曾艾等三十人與  
賊對敵前後夾攻斬獲三顆殺死七名割取耳記七副生  
擒番連等四名今山東官兵當諸兵未集之先即能擒斬

忠禮書院

文集

卷十

九

古刊

一十四顆賊衆驚潰將來諸兵皆集即可成功又題稱魯  
綱初八日至智度寺會遇河南賊寇東北山訖遣兵下巢  
穴已自燒燬牛繼初八日又戰五井地方斬首二級生擒  
一名降者千餘名口陳卿三弟兄之馬已得十一日餘事  
陳大綱領兵到谷堆底斬首二顆生擒五名投降二十餘  
名收獲牛羊近千及都御史潘垣潘垣內開稱初六日參政  
陶諧報稱指揮吳捷土人儀賓郝世昌斬獲首臨劇賊嚴  
得山等四名生擒二名招降男婦人一百一十名口副  
使翟晉進兵擒獲姦細一名陸續擒斬逆賊宋子朝等二  
十五名投降男婦三百五十八名口又指揮吳捷毛威  
等入山奮勇戰生擒賊首王章等及旗下收降一百餘  
名口并燒燬賊巢男婦六百五十名口生擒十六名口

斬獲首級五十顆奉回馬寨獲首三千頭匹初十日余  
軍溫濡報據義官史超等言對敵斬獲耳記五副生擒  
一名徐都司王守備次日領兵到彼又將餘賊收降十一  
日守備王秉彜陣前擒斬并收降首級五十一名口陳相被  
軍射死上等日陸續擒獲賊同居親叔陳良等九名及各  
家屬斬獲首級耳記收降男婦六百八十餘名口王章係主  
謀之人梁欽係陳卿之舅俱已生擒賊之黨類所遺無幾及  
照河南入山之路險遠而難山西出山之路平易而近今河南之  
兵奪其險據其腹使高而樓下自東而徂西先後接降  
并擒斬賊犯男婦共千七百五十五口李復慶等半獲賊  
弓箭箭鎗刀等件都御史王應鵬題冊念事陳大綱初九日  
在谷堆底生擒有名賊人一百餘名招降男婦六百餘名半獲賊

忠禮書院

文集

十

一千餘十一日陳卿投降降陳念事營內并念事楊朝鳳報  
十一日鄉大王紀引送招降一百四十一名口指揮曹宣  
部下生擒三十九名斬首陳道倫牛子強等九顆賊老幼  
男婦一百二十一名并得馬贏牛羊數多又題稱念事陳  
大綱督令鄉夫李聚良等招降首惡陳訪斬獲陳相首級  
生擒石虎等一十三名又招降賊首陳素等八名及稱參  
政李際可念事楊朝鳳署都指揮霍錦先因失事往陳故  
賊今各官於懲創之餘及能感激思奮撫剿逆賊以收全  
功總兵官曾綱題稱十月初六日進兵初八日至智慶寺  
立抵縣莊高嵩腦節過大勢強賊會接副使翟璠等陳  
大綱官兵連日鏖戰初十日擒奇兵深搗柏木都碾鎮等  
處督令追敗者生擒拒敵者斬首投來者招降沿山搜匿

盡絕查得陳卿等已被念事陳大綱部下官兵擒獲陳卿  
等被副使牛繼部下官兵擒獲巨部下指揮鮑昂等官兵  
生擒強賊二十四名斬首二十四顆招降男婦一百二十  
一名口旬日之內遂平數千之賊入稱都御史常道調集  
官兵嚴給軍餉設策進山運謀擒元都御史潘墳設奇定  
策奪盡平寇新任都御史王應鵬以理運謀以獲大捷俱  
綜督勞績相應獎勵副使牛繼翟璠等念事溫濡署都指揮  
同知徐溥念事陳大綱督率官兵進賊山親臨戰陣擒  
斬數多招降甚眾山西河南布按二司奉政使等官李  
際可陶諧等部運糧儲隨給軍餉念事楊朝鳳和鶴激揚  
士卒紀驗功次俱勞効昭著相應既後其領兵指揮等官  
宜吳捷等各任領軍之責俱有平賊之勞分為紀錄備

忠禮書院

文集

十

運糧料等項委官知州同知知縣祿丞典史等官黃梅張  
魏等均均有勞蹟亦應賞賜及有功官軍不避艱險之要照  
例議據陞賞賊首陳卿并有名劇賊合無解京推復監候  
典刑判屍示衆副使牛繼翟璠稱初五日起兵展時遇賊撫  
剿並用所幸四日三捷就陣斬獲首級耳記一十二顆生  
擒五名降服一千餘名口又奏稱武諭軍士止許生擒劉  
銳不許斬首食功及密令劉公陳世等市民魯浩鎗手頭  
呂選等直搗青羊石返頭之巢遂獲賊卿馬匹連鞍及妻  
子路氏十名口查璠等生擒陳卿石龍周子原等斬首王  
得實等四十六名耳記二十四副乃獲鎗刀響器盔甲等  
件賊首石廷章被陳洪殺敗趕入石洞用火攻之查太等  
伏擊陳相陳素各家為張氏等十四名口仍令韓英各路

牛聚才等九百餘名巡按御史蔣賜題稱陳卿等稔惡累年流毒二省仰承廟算羣賊投首及稱都御史常道措處規畫志期殄滅都御史潘垣授方畧筭無遺策總兵官魯綱副使牛鸞羅寶等事陳大綱等皆登高履險身先士卒指揮曾宣查理及有功軍士人等俱蒙養育戰奮勇奔敵乞要追查賞勞激勵人心各一節臣等嘗觀兵威莫重於剿殺而後法令可行德政莫先於撫綏而後惠澤遠布故屢辭必征苗乃格文王必崇乃降古今一道而已泰熙山賊陳卿本以脫逃罪囚荷居山險乃敢不畏國法蹈積祖之為非踵父兄之不軌招集流移亡命為彼烏合爪牙劫財殺人敵殺官兵貽患諸省先該守臣奏要誅剿本部查議覆題仰惟 聖旨體念好生之德不忍濫及

忠禮書院

卷

十一

無辜止罪陳卿父子有名數人其餘脅從聽其解散夫何此賊不知悔悟又監生李克紀與通判楊良臣節次撫諭而自懷疑懼是以內閣元臣及科道等官屢言征討而調集兵糧今提督鎮巡等官乃能督勵行士四面合攻旬日之間賊首遂爾就戮餘黨業已招降渠魁陳卿勢窮奔竄無及亦已就擒巢穴蕩平地方寧靖一黨間閭之老穉胥慶獲安鄰藩上下之供帶咸期休息野火一時絕燭山靈千里無虞實由我 皇上至仁大德忒武不殺之威廟堂元老協謀贊襄官兵用命肆集之所暨平盜倭績真為可錄驛道宣傳人心稱快為照上天生物之道在陰與陽聖入政治之規在刑與賞所以然者得以生物除以肅物而後歲功成刑以除患賞以報功而後王化行自古帝王致治

率不外此提督總兵官魯綱綜理戎務分布得宜河南都御史潘垣設策運謀竭力成功巡撫山西今致仕都御史常道身方離任心已久勞新陞山西都御史王應鵬先期發兵無程超事巡按御史穆相蔣賜題稱陳卿等稔惡累年流毒二省仰承廟算羣賊投首及稱都御史常道措處規畫志期殄滅都御史潘垣授方畧筭無遺策總兵官魯綱副使牛鸞羅寶等事陳大綱等皆登高履險身先士卒指揮曾宣查理及有功軍士人等俱蒙養育戰奮勇奔敵乞要追查賞勞激勵人心各一節臣等嘗觀兵威莫重於剿殺而後法令可行德政莫先於撫綏而後惠澤遠布故屢辭必征苗乃格文王必崇乃降古今一道而已泰熙山賊陳卿本以脫逃罪囚荷居山險乃敢不畏國法蹈積祖之為非踵父兄之不軌招集流移亡命為彼烏合爪牙劫財殺人敵殺官兵貽患諸省先該守臣奏要誅剿本部查議覆題仰惟 聖旨體念好生之德不忍濫及

忠禮書院

卷

十一

名口各與本部原擬招撫餘類五百名以上陞實授二級事例相同守備郭興王秉義指揮查理吳捷毛世威梁文曾宣李唐湯卿丁始然陳厚青宗孝鄭存千宗仁王靖余上用薛守直知縣于慧陳琰王維垣千戶劉岱魏堂查太韓英王堂朱卿李受百戶楊鼎冠伍所鎮撫魏堂土人儀賓郝世昌義官王自強孟雄鎗手頭王迪陳秩曾文陳美呂進快手李光澤市民魯浩卿夫王紀張朝李聚良姜和劉盤原得祿李廷相王公賢張文清等及總兵官魯綱奏內二省布政掌印及軍前紀驗功次催運糧料等項官員行移各該巡撫官動支官庫無礙銀兩買辦花紅羊酒分別等第徑自從宜犒賞內二司該道守巡及該府衛州縣掌印巡捕官凡先曾失事住俸人員俱宜開支聽候再

忠禮書院

全集卷

十四

適中地方會同各該巡撫巡按等官先將三省一切有功人員上緊逐一覈實要見某日某官何處進兵首剿賊鋒某日某官何處繼至進搗巢穴某官的係總領某人亦係分哨就將各部下官軍斬獲首級生擒招撫等項數目功次分別明白首功大陸有功應贖餘功加陞并該賞該罰併查勘的確逐一開款造冊奏繳一面將首惡陳卿陳琦父子并盜魁擒獲賊犯情重情輕通行鞠問明白照例律例議擬南渠渠魁牢固監候轉詳法司奏請明正典刑以彰法令再將招降人口并見獲賊犯家屬財產等項各令處置相應及監生李克紀原擬設縣立學并先與通判楊良臣招撫功績應石量沾恩察與凡兵後地方應處未

忠補書院

卷

建

聚米堂弟陳鉞俱住青羊山內地方谷堆底石返頭等處  
節年舉放錢債與山中各村及四外派來賊人明知劫來  
財物加倍取息因而得利作為窩主正德十年八月內有  
山西已獲戶丁強賊陳廷不合糾同陳琦陳葵與先獲監  
放族叔陳遷并劇賊王廷祿等強劫本州并陵川縣未到  
居民韓慶等家銀兩衣服等物正德十一年正等月內陵  
川縣申蒙撫按衙門行委山西吳都指揮督率官軍止將  
王廷祿等捕獲問擬斬罪呈蒙詳允監故相理訖照軍陳  
琦陳廷等未獲被父陳琦將納充本縣聽缺吏後叅禮  
房典吏正德十五年五月內知役滿轉叅藩府長史司刑  
房典吏避難逃回肇役正德十六年正月初四日有山西  
已獲在官賊首陳訪因事不合將本縣未到民陳道女陳



氏毆死告發本縣問擬陳訪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下手絞罪招申巡按衙門詳允節案會審詳直監候轉詳間彼有陳義恐人捕拏投在本縣一同結去任知縣楊盈名下作為抵候在縣往還因而無入捕拏本年八月內有本縣在官民張安明知陳奇等結匪賊聚不時潛去劫掠人財不合窩留往來伊家歇住嘉靖元年十月內有未獲強賊萬得才牛恭各不合糾同陳遷等前往河南安陽等縣各村流劫彼時陳遷與先獲監強賊袁廣陳聚才等將未到校尉王弼懷孕妻殺死本年十一月內又劫林縣丁葉村黎城縣趙城村未到居民王德等家銀錢絹布等物俱馱送陳義家內知情均分訖嘉靖二年三等月內有山西已獲強賊秦彪與陳遷等不合仍同前賊并已獲監故賊忠禮書院

今文集上卷

十六

首秦虎龍等劫掠陵川等縣未到居民楊友萬等各家頭畜財物楊友萬等并各地方告稟陵川縣及澤州通申蒙山西撫按衙門俱行分巡冀南道先存今故命事王琳督令各縣委官捕拏先差快手工廷瑞將陳義捉獲發縣監候間彼有楊盈因與陳義情熟令本縣已問發充軍張倫將伊保領在外續蒙王念事督委高平等縣去任典史鄭良等各帶快手民壯人等入山襲捕復將陳義捉拏陳遷與秦虎龍等拒敵殺死民壯康小邦等四名破傷兵快李紀等十六名本年五月內王念事又委先任黎城縣知縣今陞太原府在逃通判楊良巨肅執本道告示招撫脅從良民彼父陳琦隱下前惡混同被虜陳宣等男婦六百餘口一禁俱伴良民以致准信招撫下山查發寧家又蒙

本道督併官兵將秦虎龍等拿獲與先獲陳義等俱問斬罪具招呈蒙撫按衙門詳允將秦虎龍等監候審決未獲強賊通行登聞鼓城二縣責處今死地方張得山老人常臣各領兵快緝拏陳遷得知糾同各賊即將張得山常臣殺死各縣將情申報王念事督率官兵將卿并陳遷等擒獲被陳遷招攀卿等同伊劫財殺人致蒙王念事將卿等問擬斬罪照例梟首具招呈蒙撫按衙門詳允監候會審照拏萬得才等未獲後陳遷等陸續在監病故相埋訖嘉靖三年二月內卿將情具本令已故庶母王氏奏行山西巡按王御史轉行分巡冀南道命事張文魁勘問牌行本州提吊人卷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夜陳訪又不合越獄逃來本山依附為盜向未獲獲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州批差忠禮書院

今文集上卷

十七

已發落快手謝鈺崔岩等解解卿并事內楊盈等赴道行至汾州東閤卿不合脫逃回山潛住止將楊盈等解道審究謝鈺等畏懼刑責妄招串卿銀四兩賣放虛情在官致蒙問擬謝鈺受財故縱絞罪崔岩等為從及楊盈等應得罪名招呈巡按衙門詳允發落訖牌行本縣照拏卿等未獲本年十月等月卿因王念事問擬死罪逃避山中要得險聚眾踵父為盜因而肆行流劫及拒敵官司差人捕拏謀同陳奉陳訪陳廷糾集山西已獲強賊石龍王英劉倉陳子懷秦厥李仲朝范廷舉郝文義李文章李龍吳景朝萬子岩常得友牛公早王得甫張大倉申文學陳公玄史長良常友成李景泰張義才王鑑王友甫劉有秦虎河南已獲強賊王仲科楊金玉馮有餘殷發行海路景章各不合

與父陳琦弟陳相并山西長首賊強黃選李景義李得富  
陳雷王公道陳倫姚景隆等子強王牙常倉王友安牛子  
倉素友智等山西已獲監強賊王恕溫聚倉李泰川宋  
文周揚和張瞳梁子成劉金常文倉宋法興陳鐸陳文表  
強賊王得才栗友良揚成王得隆王仲圯等山西已斬首  
強賊陳道倫趙耀張子金子深任秀張子雲陳聚米陳越  
等共一百六十餘名口各放遠強盜殺人放火燒人房產  
汚人妻女并積至百人以上不分曾否傷人俱隨即奏請  
審決梟首事例俱聽卿等父子調度往來山西河南地方  
流劫鄉村殺人放火縱橫恣意嘉靖四十二年內卿與陳奉  
石龍王英率領劉倉陳子懷王仲興等八十餘名各不合  
強劫本縣王莊里居民路案王榮等家財物并將李奈馬  
車禮書院

搶入山及得已故民人石廷相在官妻常氏并劉文  
義未到妻王氏在官男劉甲丑女劉銀舍俱強擄上山卿  
將常氏姦收陳琦將王氏姦收陳相將劉銀舍姦占各為  
妾本年五月內王榮與李奈因被卿等切害各將前情告  
蒙巡按張御史批行帶管分守冀南道今陞任副使韓邦  
奇案行本州督併各縣掌印巡捕官即拏彼有潞州去任  
署印判官項鐵吏目董光祖潞城縣去任知縣蹇賢典史  
何智壹閔縣去任知縣張友直未到典史吳准各不合失  
機無捕嘉靖五年五月十八日卿等不合因雖將王榮殺  
死本年四月內有王榮伊在官弟王進朝與李奈各將卿  
等劫殺等情具告撫按衙門批行分守冀南道今陞任參  
議張文魁會同分巡本道見任僉事宋欽案行潞州并潞

城壺關二縣及潞州衛緝捕彼有知縣蹇賢并張友直巡  
捕典史何智并吳准本州署印吏目董光祖去任巡捕千  
戶宋琳各不合與本衛掌印今陣亡指揮秦洲不行併力  
捕拏以致卿等劫財殺人肆行無忌本月十五日宋僉事  
將設備防剿事宜通呈撫按衙門蒙巡按馬御史詳批相  
機而動兵家致勝之策所議依擬行仍候巡撫詳示聞張  
恭議亦將本縣申稱卿等據險不服等情要再動調官軍  
征勦緣由具呈蒙山西鎮守張太監巡撫江都御史俱批  
依擬會同分巡道動調所屬衛所下班官軍州縣巡捕快  
壯及精壯鄉夫人等申嚴號令督率勦除本年五月內八  
日蒙守巡道會委今陞任高平縣知縣王準長子縣知  
縣劉耕親詣查勘賊情并將捕拏卿等方畧議呈本院蒙  
惠禮書院

批依擬通行本州并潞州衛及潞城壺關黎城等縣協力  
擒捕本年九月內常氏見卿兇謀恐後連累晝夜脫走下  
山將情告蒙巡按馬御史批行分巡道備行州衛縣嚴謹  
緝拏卿等賊衆各因官兵設備頗嚴未敢下山劫掠嘉靖  
六年正月初一日見任右叅政李際可去任僉事章綸接  
管守巡冀南道本年四月內卿計同陳素陳訪陳廷石龍  
王英等谷不合與陳琦陳相分投招集本縣并壺關黎城  
等處山西已投首強賊李祿李景芳陳得倉姚景陽常文  
倉程文義李錦萬宗祿牛清張萬良等七十餘名并山西  
已獲監故強賊陳的和龍得祿劉旺陳穀米張文學王邦  
倉牛萬里王子厚劉得苗郝文法等河南已獲監故馮大  
李定白海張萬揚世隆等二百四十餘名山西已斬首



強賊王得實原予文張善常福牛子強等河南已斬首  
得山等二百餘名各因鄉等行劫得利俱陸續殺卿父子  
時常在山操演武藝及製造鎗刀等器聽卿分遣四散劫  
掠自是賊黨愈重勢甚猖獗巡捕人役不敢入山擒捕本  
年五月初二等日卿等率領賊眾各騎馬執持鎗刀等  
器前到河南修武縣地名西村鄉與陳泰等各不合故違  
前例將未到居民趙洪等各家房屋放火燒燬殺死居民  
劉鉞李氏等四名口戮傷趙舉等七名劫出趙洪等家財  
物又到本縣恩村鎮舉火燒燬本鎮未到居民張祀等家  
房屋殺死居民張宿秦仲符王添王有賈氏等九名口及  
戮傷張甫等一十四名似有該縣兵快地方人等捕授卿  
等各又拒敵殺死快手張恩搶劫張祀等各家財物不計其數後

忠禮書院

文集十卷

廿

五

從恩村鎮回還轉向澤州東平等村陵川縣義門等里殺  
死居民王文等三名及戮傷王漢張經等十名強劫未到  
居民樊世威馬宣趙惟卿成進等各家共銀一百七十餘  
兩銅錢三萬六千餘文絹布衣服四百餘件雜粟二百餘  
石馬羸驢一十六匹頭運夜後回山內分用訖本月二十  
四等日該澤州并陵川縣將前項賊情通行申報間章念  
事去任宋念事常管分巡冀南道會同李泰政具由呈蒙  
巡撫江都御史鎮守張太監巡按張御史准委指揮秦洲  
并寧山衛未到指揮熊發弼及澤潞二州并屬縣巡捕官  
各帶軍兵緝捕間本年六月內江都御史去任今開住常  
都御史接督巡撫本月初五日該河南分巡河北道屠念  
爭訪特大勢強賊係山西青羊白坡賊後備由通呈山西

撫按衙門批行守巡冀南道嚴督各該委官會約相機  
捕間秦洲緣事被搜吹委本衛未到指揮沈清及添委吏  
目董光祖典史何智升未到澤州吏目張雲鵬高平縣典  
史張鏗襄垣縣去任典史羅儒林各整兵間本月二十三  
日指揮熊發弼等督同委官董光祖等領兵入山襲捕行  
至地名葫蘆嘴遇見鄉等率領賊眾三百餘名拒敵官兵  
彼有熊發弼沈清各不合不行奮勇督兵剿捕董光祖張  
雲鵬張鏗羅儒林各不合不行併力擒拏以致鄉等各不  
合將典史何智升伊男何廷佑打倒刺奪衣服器械又將  
何廷佑肚腹戮傷及將民壯宋襄戮死并戴經等二十餘  
人打傷各官兵遂皆退散該潞城縣具申巡撫常都御史  
蒙批仰守巡道親詣督併刻期剿捕又該澤州亦將鄉等

忠禮書院

文集十卷

廿

五

拒敵緣由申蒙常都御史批仰各道作急議剿元將方略  
馬上差人齎報本年七月初十日等該帶管分巡本道今  
致仕副使王光會同本泰政俱至潞州查訪青羊山拒敵  
賊人係鄉等父子為首與澤州所申相同彼因草木茂盛  
難以進兵具由稟報常都御史隨蒙出給告示行委知縣  
楊良臣齎執入山招撫彼鄉不合心懷矯詐假設懇情并  
捏掩惡虛詞一紙遞付楊良臣致蒙本官准信通將青羊  
等村居民史腰寧等一千七十九名口作為聽撫其外來  
流民申宜牛清等二百四十八名口俱作趕散開具揭帖  
呈報李泰政等通呈撫按衙門照驗訖彼鄉又不合懷疑  
分布賊眾守險應敵本月十三日陳相糾同各賊下山村  
壘開縣地名角兒戰寄住今故民人許朝伊未到妻李

氏擒虜上山陳相將李氏姦占本年八月內常都御史會同鎮守張大監巡按張御史看得鄉父子兄弟積惡已非年貽患不止一處今又結黨多至數百仍前劫殺河南山西兩省地方且又拒敵官兵殺傷人衆惡已貫盈罪同謀叛必須急為剿絕庶幾快人心但又委差楊良臣雖稱撫安未見有何實跡恐彼自知理法難容囑報日久貽患愈大案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會同本道守巡官從長計議進剿方畧必使巢穴無遺種類俱盡作急呈報本年九月初二日蒙李參政王副使會議得鄉自聽撫之後再無出山劫害但彼懷疑未敢擅出仍令楊良臣面諭陳卿父子等限兩月以裏將賊徒即擒送官如是有脅從放其掃業

憲禮書院

文集

卷

若過限無有聽撫跡方行剿捕備由回報按察司本月十三日該山西按察司等衙門今陞任按察使唐龍等覆議得本地之人善長尤多賊衆之內脅誘居半兵端似難輒開事體尤宜審處故守巡本道先主撫處之說勢若近緩計本從長合依所擬示以大信坐委潞州知州宋璉選帶公正屬官親詣撫諭若或執迷不改解散無期方行調兵征剿備由會呈常都御史蒙批依擬行守巡道相機而行本年十月二十四日李參政會同王副使選委澤州在官知州王朝雍并知縣王準劉耕會同今調任知州宋璉入山招撫未報間彼有常都御史不合不行審度事機從宜撫處輕率請兵具本奏行兵部查議覆題咨行山西巡撫常都御史河南巡撫蔣都御史起調附近衛所州

縣官兵委官管領約會夾攻務將鄉等有各賊首緝捕得獲其餘脅虜聽令解散隨蒙常都御史會同鎮守衙門行委山西都司新任都指揮霍錦統領太原左等衛官軍一千員名及委汾州在官知州郭鏗統領潞州襄垣縣等州縣兵夫二千名前來剿捕又委典史吳淮帶領查閱縣鄉夫一千名分布把截仍委分守李參政督管糧草分巡王副使督同知州王朝雍平遙縣未到知縣韓廷學紀驗功次隨蒙常都御史出給告示發行守巡道分給各委官差人入山黏貼曉諭脅虜之人許令投降解散又蒙河南蔣都御史行委河南都司都指揮李鳳鳴彭德衛未到指揮吳捷丁始然彰德府未到同知王都統領官軍一千五百員名約會進剿聞該原委知州等官宋璉等止招撫伯母

憲禮書院

文集

卷

張氏同伊男陳鐵棍等并原擄王氏劉申丑劉銀合下山入城鄉等不合伴為聽撫不行出山本年十一月內王副使自陳致仕回家管屯軍事楊朝鳳帶管分巡冀南道彼有張安不合節將探聽待上司調兵剿捕情由報漏與鄉率領賊衆潛伏據險迎敵本月十二日蒙巡撫常都御史案行守巡道分布官軍防守相機剿殺本年十二月初九日李參政楊僉事因霍都司領兵未到通照常都御史明文先行分布指揮秦洲帶同潞州衛未到指揮汪鎰今陣亡指揮韓朝胤顧瀾未到千戶和洪李璽李勇孫金劉謙李極朱綬賈朝徵王餘石柱表鎮王詒先隆今陣亡千戶陳璽未到百戶黃金楊臣朱祿陳震阿訥劉欽許橋韓勛陳鎰今陣亡百戶張讓今故百戶郭卿統領舍餘旗軍奏

潮等共七百二十七口名前來青羊村西路隘口把截彼有常都御史不合安坐省城失於調度李參政楊僉事各不合申諭嚴指揮汪鑑千戶和洪百戶黃金等各亦不合與薛朝胤等不行併力防守被卿謀同陳奉各不合與陳琦陳相等率領賊衆三百餘名各執槍刀等器撲出青羊里山口當將指揮薛朝胤并本衛軍人賈但兒等貳拾叁名及秦洲弟秦潮俱射截傷重身死各官兵力不能支遂皆奔潰又搶去官軍原披執甲一百四十六副長槍八十二杆腰刀五十七把弓四十九張箭三千四百五十二枝官馬贏三疋頭秦洲等回報李參政等具稟常都御史會同張太監看得卿等敵殺官兵勢甚猖獗乞要請命副

忠禮書院

卷一

廿四

忠

總兵趙廉督兵進剿具奏行兵部查覆間蒙常都御史議行李參政等將先陣亡軍士家屬優卹訖本月十七等日卿與陳訪石龍等各不合糾同各賊一百餘名搶劫本縣張井等村未到居民張潮并劉得隆等各家粟穀九十餘石又將張潮伊父張倫并伊祖張宣祖母石氏伊伯祖張昇弟張愛哥妹小改葉并雇工人崔恭七名口俱各殺死及放火將房屋燒燬劫去伊家銀錢衣服等物嘉靖七年正月初三日卿不合驅令在官李景才亦不合依聽前去本縣約會王氏并伯母張氏要行劫取回山被快手拏獲押送守巡道轉發宋知州審問李景才又不合畏刑妄招因警諸卿等殺死張論等人口虛情在官將李景才監候問罪呈詳間本月初五日蒙李參政楊僉事因霍都司領

兵已到移文責付河南原差快手石昂等齊送河南守巡河北道的於本月初十日約會督兵并進來攻本月初十日都司霍錦知州郭鏗各領原調官軍民兵進剿及河南守巡河北道參政陶諧僉事溫濡催督原委都指揮李鳳鳴指揮吳捷丁始然同知王都統領前項官軍亦於本日由林縣入山夾攻本月十八日都司霍錦督領太原左衛在官指揮王振今陣亡指揮李爵右衛未到指揮鄭麒今陣亡千戶董儒百戶俞璦前衛未到指揮王鉞今故指揮黃金在官千戶楊鈺潞州衛指揮汪鑑秦洲顧瀾千戶和洪李璋孫金劉議李盈朱綬賈朝徽王傑衣鎮王詔陳璽百戶陳震阿功張讓汾州衛今陣亡百戶薛文典沁州所任在官百戶王亮知州郭鏗與潞州未到同知倪最督率澤

忠禮書院

卷一

廿五

忠

州未到吏目張雲鵬沁州未到吏目夏瀛洲屯留縣去任縣丞何應漢陵川縣未到主簿謝景安襄垣縣未到主簿朱璽長子縣云任典史祁仕翰高平縣未到典史張鏗潞州未到千戶牛賓并陣亡醫官宋楠各帶旗軍兵夫協同進剿知州王朝雍知縣韓廷學各隨軍紀驗俱行至地名黃松嶺彼時張安又不合漏泄進兵消息卿與陳奉陳訪石龍王英等聞知各又不合與陳琦陳相等率領賊衆五百餘名突出拒敵彼有都司霍錦不合不行嚴督官兵該策制勝指揮王振鄭麒王鉞汪鑑千戶楊鈺和洪李璋孫金劉議李盈王綬賈朝徽王傑衣鎮王詔百戶陳震阿功王亮各不合與李爵等不行奮勇督兵攻戰知州郭鏗同知倪最各不合不行相機進剿吏目張雲鵬夏瀛洲縣丞

不令與宋楠不行協力夾攻被卿等賊衆殺死指彈李將  
秦洲千戶陳璽董儒百戶張讓薛文興俞璣醫官宋楠八  
員及殺死王振部下軍人閻子春等一十二名鄭麒部下  
軍人陳三哥等八名楊鈺部下軍人宋直等四名王祚部  
下軍人張全等二名黃金部下軍人馮慶等五名秦洲部  
下軍人陳小十三等二名薛文興部下軍人王成等五名  
張雲鵬部下民壯郝仕榮一名又將指揮顧瀾并軍人成  
九子等四員名俱截砍傷重回家身死被傷知縣等官韓  
廷學朱爾齊旗軍守智等四十五員名又將知州郭鏗王  
朝雅俱執虜上山又捨去官馬一十四疋長槍二十杆斬  
馬刀二十九把腰刀二十八把弓八十三張箭三千二百  
忠禮書院 卷十 宋 忠

二十五枝彼有河南領兵都指揮等官李鳳鳴吳捷丁始  
然王都各承委前到尖紋口及池兒長嶺約會夾攻因聞  
山西官兵失利各不合不行前進各就掣兵回還河南去  
訖本日卿將郭知州等執送谷堆底拘繫韓廷學將卿等  
拒敵等情呈報李參政楊愈事節次稟報常都御史張太  
監穆御史查奏間蒙將陣亡官軍家屬優卹訖續該兵部  
將鎮巡官前奏卿等敵殺官軍薛朝胤等緣由議擬擢題  
咨行常都御史調取三關馬步官軍委指揮等官相機討  
剿失事守巡等官李參政楊愈事并潞州及潞州衛潞城  
縣各掌印巡捕等官各住俸戴罪殺賊本月二十五等日  
卿等聞知已投首賊人原得祿引領官兵入山剿殺要得  
報害率領陳子懷等二百餘賊各不合撲入伊住圪臺村

當將原得祿族姪原法等男婦七名口殺死又到本縣紅  
底莊及東溝裏搜劫未到居民李廷相平治等各家銀錢  
紬布雜糧牛羊等物本年二月初二日卿又率領陳訪石龍陳子懷  
分巡冀南道本月初二日卿又率領陳訪石龍陳子懷  
等三百餘賊各不合劫掠壺關縣崇賢村未到居民平亨  
等一十三家并申家坪等莊居民申萬羊等八家銀共三  
百餘兩銅錢共二十五萬餘文羅改絹布衣服共三百餘  
件綿布共四百餘疋雜糧共一百七十餘石馬驢牛共三  
十二匹頭隻又將平亨男平節并伊本村居民牛鎰侯朝  
經郭氏等八名口殺死本月初七日又蒙山西巡按穆御  
史差委布政司案牘高需齋文令楊良臣入山諭卿放回  
知州彼父陳琦自知窮蹙極惡欲要脫免誅剿計令卿等  
忠禮書院 卷十 宋 忠

各不合與河南已獲監故強賊王章共謀捏寫訴詞及捏  
稱王知州等為招撫大衆以安地方事呈文各一紙俱遞  
與楊良臣初將各官拘留必欲取贖王氏等回山楊良臣  
將前文交與高雷呈繳穆御史批行按察司公議間蒙巡  
按穆御史會同清軍王御史將卿等敵殺官軍秦洲等緣  
由及常都御史亦將前情各具本奏行兵部查議復題轉  
行趙副總兵及常都御史案行守巡官募選鄉導槍手聽  
候征剿本月十四日守巡道覆差楊良臣帶領王氏并伯  
母張氏等入山曉諭卿等方將知州郭鏗王朝雅令楊良  
臣領送下山各回任訖彼有高平縣先存今故聽選監生  
李克紀因是撫按衙門節奏卿等為患陳言要選謀害過  
人正官撫卹山寨設法自殞首惡及於本處立縣緣由具

本奏行吏部移咨兵部將本生應付前赴常都御史軍前  
費盡聽用本年三月初一等日李容政復差楊良臣陳愈  
事差委本州同知宋縉儒學訓導趙從恩等將案到恩  
旨刊刷告示令各官齎執入山招撫卿等又不合負固不  
服該兵科商給事中看待常都御史調度無方致將知州  
擄去指揮殺死乞要移文切責住俸以圖後功緣由具本  
奏行兵部覆題待事寧通查功罪定奪隨蒙巡按穆御史  
將知州王朝雍等自賊巢回還并前項呈文訴詞情由及  
勘得楊良臣執稱深入撫還二官似為可嘉又蒙常都御  
史亦將前情并卿等却財殺人及議調山東副使牛鸞槍  
手剿捕等情具本奏行兵部查議覆題咨行常都御史轉  
行守巡道應撫應剿從宜施行及將楊良臣改註太原府  
忠禮書院

文集上卷 廿八

通判仍留軍前聽用并行山東牛副使挑選慣戰槍手操  
練聽調本月十六日李克紀會同楊良臣入山撫諭卿等  
陽順陰逆仍捏訴詞三紙并將各家男婦八百餘名口開  
報李克紀與楊良臣作為就山招安回還本縣造冊連訴  
詞呈繳巡撫常都御史巡按穆御史巡按蔣御史議奏問  
本月二十日蒙常都御史差承差齎捧黃榜二道馳送陳  
愈事當將一道懸掛本州城內又將一道差老人張文美  
齎捧入山張掛曉諭卿等因前楊良臣李克紀許令就山  
招安得遂所欲各不合違悖恩旨不行出山投首壹關  
路城二縣即將卿等劫掠緣由申報陳愈事會同李容政  
楊愈事看待卿等稔惡不悛出劫無常乞要督發兩省兵  
馬相機剿撫具呈撫按衙門蒙常都御史具本奏行兵部覆

題咨行本院從宜撫處若賊情重大山東河南官軍徑自  
調用本月二十六日卿訪知儀賓郝世昌家人報鑑要行  
指引河南兵馬進山剿捕不合使令王鑑等九人餘人前  
到伊莊當時郝鑑并妻周氏幼男小二哥俱各殺死本年  
四月初八日楊良臣李克紀呈稱就山招安賊衆八百餘  
名口要行止兵賑濟存恤計擒賊首等情具呈陳愈事會  
同李容政楊愈事通呈撫按衙門蒙巡撫常都御史批據  
今所屬非惟玩養後患抑且有違明旨仰從長議處務令  
賊首就擒即日出山自訴作急呈奪又蒙巡按穆御史批  
地方大事須協同計議而行隨該各道與李克紀從長計  
議招撫轉呈常都御史未蒙允行續蒙常都御史將卿等  
招撫不從即却劫財物等情請命魯總兵統兵征剿具本奏  
應禮書院

文集上卷 廿九

行本院查調兩省官軍相機撫剿及查失事人員又蒙常  
都御史將應撫應剿緣由具本奏行撫按衙門案行李容  
政陳愈事并覆都司再行差官入山曉諭卿等禍福利害  
如果畏罪悔過將先日敵殺官兵賊首計擒送官即免其  
罪果有誣枉聽其具訴申理倘若執迷不悛調集主客官  
兵相機剿捕各遵行聞本月二十九日卿又不合將本縣  
未到樂人王良臣在官女王杭州搶入山中姦占為妾本  
年五月內蒙兵科孫給事中亦將卿等為惡不悛乞要早  
調人馬責付謀勇將官剿捕等情具本奏行兵部議題備  
行總兵官魯綱統領所部并京營官軍前去衛輝彰德附  
近地方往剿提督殺賊山西河南二省守巡等官所部官  
兵俱聽節制調遣及行常都御史移在潞城臨近去處與



提各犯到道審得張法等俱係被虜平人委無敵殺官軍情由彼有王玘又不合妄招在官申川張景隆趙清王廷福謀令卿橫錢買免楊良臣等就山招安虛情致蒙行拘申川等到官各亦不合畏刑妄招卿向一十七莊橫錢一百三十六千文過送楊良臣李克紀接受虛情致蒙取供衆呈間本月初七日魯總兵因天氣稍涼領兵自河間起行本月初八日卿又不合率領王仲興等七百餘賊前到林縣地名任村將居民李林路臣郭文雪俱各殺死放火燒燬房屋搶劫銀錢頭畜衣服等物隨有指揮吳捷等領兵前來追捕各賊奔散回山本月十五日蒙河南藩都御史行令領兵翟副使先到林縣整點原調官軍民兵共二千三十八員名并調宣武衛官軍三百二十五員名就忠禮書院大集上卷 世

在林縣操練相機截殺又委祁念事召商耀買糧料草束預備軍馬支用本月十八日陳念事出示召募勇夫并報效之人有潞州衛別項問擬立功等罪在官指揮柴山柳勛莊文唐儒千戶楊輔劉璇王玄申韜石柱王秉穆璽并革職百戶花錦滿錦罰班百戶張楫沁州所立功千戶計登瀛布政司承差今降吏趙廷相投赴本道自願出力剿賊彼家常都御史親詣潞州將調到三關中軍振武衛在官指揮曾宣禦寒把總在官指揮李承祖未到指揮胡廣各部下官軍共一千一百一十二員名俱委陳念事統領將柳助選作本營中軍柴山等隨軍及打造火車五百兩日逐團操聽候征剿并出給告示曉諭居民兵賊交鋒敵殺之際各宜趨避不許混出賊中致難別白自取追悔隨

蒙藩都御史遵照欽降黃榜出給告示轉發翟副使并守巡等官差人遍掛山隘鎮店諭令卿等投首又蒙陳念事分佈李承祖領兵在於壹關縣胡廣領兵在於潞州縣各駐劄督同二縣民兵把截防守彼有魯總兵聞知久奉欽命不合在途遷延不行急趨地方駐劄令兵進剿卿等因聞山西河南動調官兵前來剿捕謀同陳奉陳訪石龍王英等要得脅虜人衆以備迎敵各就不合將本縣并壹關黎城等縣近山居住官民人常得金李瘦則王使姚景雷申子全張隆申槍子郭老疙疸牛付陳長瑣張運成路彥隆牛米王榮郝通書劉鉞靳有才王的駁牛代寶申雷張森李九義魏子祥李學王敦陳仲義李惠陳賓石自米牛得寶路子花常子金泰德才常蘭子原緒雲李瀟甄忠禮書院大集上卷 世

宣石承金劉得虎王景雲緒朋宗堂緒朝劉仲名等四十餘名及投首餘黨陳文義并安神招降被脅牛子經等男婦二千三百餘名口河南已釋放李貴劉良與然常正錦王興文王隆朝趙景隆張義趙國賢燕虎雲宋子賢趙文友陳留狗俱陸續協虜在山編成總小甲花名簿籍四扇大張聲勢禦敵官兵本月二十四日卿等分遣縣賊秦彪劉倉等并脅從二百餘名各不合前去臨近鄉村劫掠指揮李承祖聞知領伊部下官軍并該縣兵快人等前來追龍至壹關縣地方羊寨底遇賊對敵彼有李承祖不合不行奮勇攻剿被賊殺死旗軍周伏吉義等四名及劉傷官軍城清等二十一員名并槍去官馬一十四匹被壹關縣賊夫楊福成等擒獲脅從一名王敦各賊回至潞城縣北社

底被指揮胡廣等領伊部下官軍與賊對敵就陣擒獲強賊一名劉倉比時陳愈事即欲督兵剿賊節次早會常都御史蒙批候魯總兵至日會兵進剿前獲強賊因卿不免不曾奏報本年九月初三日卿與陳泰等因聞羊園鎮卿夫引領官兵入山截殺要得報害率領石龍等三鎮賊各又不合前去本鎮地方將居民馬仲良并伊父馬資姪馬文朝一家三人宋大本并伊弟宋大平宋大倫家三人又將未到孝文惠妻郭氏男張贏子小難捉一家三人及李太倉等共六十九名口俱各殺死燒燬卿夫宋大川等房屋九十二間本月初五日蒙潘都御史前到彰德府駐劄調遣河南都指揮徐溥守備王秉嘉郭舉指揮毛世威等千百戶郭璽徐憲等帶領宣武陳睢歸德等衛官

忠德書院

文集十一

聖

軍嵩永等縣毛葫蘆并衛輝彰德開封等府義勇民兵共三千餘員名與同原在林縣守把官兵挑選精銳四千員名責付領兵翟副使操練其餘分委守巡陶叅政溫愈事在各隘把截間本月初八日魯總兵領河間并京營官軍七百餘員名方來本州駐劄摘撥京營未到指揮應永等兵馬在於本縣住候進剿間卿聞知亦分遣陳相陳良同王章楊金玉馮有餘王仲興殷得山等領賊并被脅人七百餘名在於洪梯寨等處迎敵河南官兵知同陳奉陳訪石龍王英等領賊并被脅人一千餘名在於李莊口等處迎敵山西兵馬及不時出劫報警殺人本月十二日蒙潘都御史訪知儀賓郝世昌畜有家丁二百餘名等處可作鄉導當即委令本官齎執批撫脅使旗

地名張家凹等處招撫被脅岳成等男婦一十五名日卿又令陳子懷等二百餘賊搶劫壺關縣辛村崇等黑虎村居民宋友倉等各家牛羊雜糧并絹布衣服等物又將各家房屋放火燒燬彼有督總兵不合不行設策追剿却又奏請添兵以圖掩飾已過本月十四日林縣典史王相招撫男婦劉彪等九十五名口本月卿遣賊郝文義等一百餘名前到本縣黃牛梯李家莊地方劫掠有京營校校指揮應永領軍對敵被圍霍都司聞知督令指揮曹宣統領人馬前來策應郝文義等又不合率眾衝敵劉傷軍人王愷等四名彼有在官郭演今死父郭文深叔郭文學族兄郭虎并今死民劉曇趙洪王惠王得王邦住王有盛王憲申清王喜仁王米王琴俱被虜賊營乘便跪

忠德書院

文集十一

出

出彼有曹宣不合不行申嚴號令以致部下不知名各軍不辨是否強賊混將郭文深等一百餘名就斬首送官審驗本月十五等日卿又遣王繼領賊一百餘名搶劫黎城縣寶口等村居民張美等家開闢等村居民甲鎧等物又殺傷居民王大川趙文舉并索氏等家人口彼有魯總兵獨受提督重任不合頑坐潞州不行遣兵追截以致賊無忌憚日益縱橫節次劫財殺人燒燬居民房舍數多本月十七日陳良陳相引領夥賊朱公正等一百餘名到於尖峽口搶劫當被河南守備指揮梁文督領百餘名凱善官史鶴崔奉并鄉夫楊等三百餘人併力截殺射傷不知名夥賊十餘名生擒朱公正宋子朝劉子方宋



文卿王彪送守巡道收問間比御差姦細聞于秀王雲何  
深本定馮大川并啟得山監故母李氏前來林縣探聽進  
兵消息致蒙溫僉事差軍兵張准李文強等將各犯緝獲  
本月十九日蒙藩都御史帶同程副使徐都司等親詣黎  
城縣會同常都御史魯總兵并牛副使陳僉事等議得山  
西地面頗廣而隘口平易山西并直隸山東人馬止數分  
布河南地面稍狹而隘口險難該省人馬頗較攻圍當蒙  
藩都御史謀畫定擬翟副使領兵由花園口王陡崖苦水  
嶺進直搗谷堆底分哨奇兵一枝由魯班壑進奪奔騰一  
枝由尖綻口進奪洪梯牛副使領兵由李莊進陳僉事領  
兵由佛堂嶺進俱至石返頭入谷堆底魯總兵由羊園子  
居中調度北策應山西人馬東策應河南人馬當密傳印

忠禮書院

卷十

信會帖決以十月初六日寅時進兵人定四路官兵俱用  
紅抹額為記號各用本方色為旗號各照定擬地方候期  
進剿本月二十二日滿都御史回至彰德府仍令郝世昌  
指揮梁文等齎執招撫旗面在左解底尖綻口等招撫被  
脅周子成宋景全馬得山等男婦共二百三十名口牛副  
使紋領青州左衛未到指揮查瑞等部下官軍并槍手共  
八百七員名前來本縣駐劄家常都御史行委李參政督  
運本省兵馬糧餉及分布郭鏗王朝雍隨陳僉事沁州未  
到知州黃海掄社縣知縣張魏隨魯總兵陽城縣知縣于  
雲武鄉縣知縣陳琰隨牛副使各軍營紀驗功次仍委楊  
僉事糾察姦姦又委霍都司紋領潞州等衛在官指揮邢

潞州寺州縣民兵三百七名赴魯總兵部下隨征各操演  
聽候進剿間本月二十八日程副使分委郝世昌吳捷丁  
始然梁文陸續招撫被脅周起鳳等男婦共一百三十餘  
名口今日陶參政督撫同知王都義官崔泰等在於尖綻  
口擒獲黨賊宋得普趙紀公李仲名侯聰王虎吳學路和  
尚陳子良陳祿趙美劉劍宋子花劉雲張淮楊世隆劉智  
程仲禮王倫高定俱送陶參政處收問本年十月初五日  
蒙藩都御史將河南軍兵督令程副使總統分為五哨指  
揮吳從儀賈郝世昌共領官兵并家丁一千五十員名為  
左哨守備郭舉統領指揮薛守直領官兵七百四十五員  
名為右哨守備王秉憲統領指揮陳厚等共領官兵六百  
一十四員名為後哨指揮湯卿領官兵七百三十六員名

忠禮書院

卷十

為中軍都指揮徐澤養書中軍無都催前哨分守陶參政  
督率官兵一千員名守把魯班壑蟻尖寨桃園口無催奇  
兵指揮吳捷等并遊兵指揮余尚用等分巡溫僉事督率  
官兵一千員名守把尖綻口盤陽口劉家梯無催奇兵指  
揮毛世威等遊兵指揮于宗仁等又委祁僉事帶領衛輝  
府同知盛時雍隨軍肅陣督餉紀功又議令程副使領李  
塘等四哨官兵同祁僉事徐都司由花園口吳捷郝世昌  
一哨官兵由魯班壑毛世威等一枝由洪梯間道三路進  
山當日牛副使督統前項官兵八百七員名并霍都司統  
領前哨官兵六百員名由潞城縣進兵行至李莊連東撞  
遇賊首石龍王等率賊五百餘名各持長槍出山初槍

知名強賊首級共七顆割獲耳紀五副各賊敗逃上山本日晚蒙藩都御史密令指揮吳捷儀賓郝世昌等當夜引兵攻奪奔腦初六日寅時即遇賊首殷得山等率眾拒敵有吳捷等督兵奮勇將賊殺敗就陣斬獲殷得山等首級五顆副生擒王仲興栗友良招降被脅張子深等男婦七十四名口趕至茨草嶺又遇賊對敵各賊敗走官軍占奪七子嶺等處燒燬安陽門樓等賊巢比卿使令陳留前前來探聽河南消息被夜不收侯隆將伊盤獲本日翟副使統兵至土陲崖魯總兵統兵至羊園子陳令率領兵至晉莊各營營比有石龍等率領賊眾迎敵查瑤部下官兵就陣斬獲得賊首級一顆石龍等敗走入山牛副使隨將伊領官兵自到賊鋒情由呈報常都御史奏報訖楊令事亦

忠禮書院

卷上

廿八

差卿夫王紀張朝等齎執降旗入山分投招撫間彼有常都御史因撫剿久無成功奉命行取回京後因草探山失事行令四籍閒住蒙新任王都御史前來接管巡撫本月初七日魯總兵至佛堂嶺陳令事至羊園子山各營隨蒙王都御史案驗內開撫剿機宜差人賞送陳令事遵行間本日晝翟副使領兵至苦水嶺密令指揮李塘與守備王秉彝指揮陳厚等選領精兵一千二百員名乘夜直搗賊巢又遣火牌督調吳捷等兵前來策應本日溫令事亦督發指揮毛世威梁文等官兵奪取洪梯與賊對敵斬獲守隘強賊耳記四副初八日寅時指揮李塘吳捷薛守直鄭存毛世威等官軍撲至賊巢谷堆底卿等率領賊眾前

米對敵吳捷等官勇衝戰間翟副使統領大兵亦至將卿

等殺敗知與父陳琦領賊一枝由蘆芽嶺上藥莊山腦王朋等一枝入正北後山梁萬良等一枝上神河小寨官軍追至藥莊復戰數合就陣斬獲首級耳記共五十八顆副彼時吳捷薛守直鄭存毛世威各不合紀律欠嚴以致部下不知名軍兵混斬婦人首級四顆幼男首級八顆生擒賊首王章從賊王得才李貴宋朝鳳王得隆馮隆明聰黃志高楊成劉經牛子秀劉先佳申靖白海周子明牛得良張萬石得水宋子賢趙文友苗子昇宋來往王仲北趙廷趙國實趙會王潤劉良房米房萬泰虎雲得佳德會王永清宋劉馮有餘魏鑑張鸞與然馬得才李虎山趙景隆馮虎山申聚常正錦王興文王隆朝及賊屬袁氏陳來等五十餘名口有指揮陳厚家人陳竹香身追趕當被殺賊白

忠禮書院

卷上

廿八

首惠牛聚才用槍斃死卿等丟棄原奪山西官軍衣甲并潞州衛紅字號弓箭槍刀一百四十八件奪獲馬贏頭畜六百九十八匹頭隻有指揮鄭存等就陣招撫被脅李新莊等男婦二百一十餘名口俱送盛時雅驗由婦女幼男首級不合容隱不行追究斬首人役止將首級驗退令薛守直另行收寄本日未時魯總兵統領兵馬繼至陳令事統兵石家嶺元遣指揮曾宣等領兵亦於本日申時馳至智度寺聯絡營與賊對敵曾宣等部下官兵就陣擒獲從賊李奉川李存李仲朝宋文周陽和五名斬獲從賊陳道倫等首級四顆彼時曾宣不合紀律欠嚴以致部下不知名軍人混斬婦人首級一顆俱送知州王朝雍郭鑑驗出

婦人首級王朝雍等亦不行追究斬首人役止將首級

臨退彼都司霍錦統領官兵隨營到青羊山與賊對敵伊  
部下旗軍舍餘邢梅等斬獲不知名賊首級五顆割獲耳  
記一副擒獲脅從一名劉仲名本月初九日翟副使督併  
王守備等在於神河小寨與賊對敵斬獲首級耳記二十  
三顆副奪獲器械五百二十三件馬廐牛半四百四匹頭  
隻陣傷民壯立世傑回營身故比有啟得海等敗走上山  
鼓領賊衆仍行拒敵翟副使祁僉事當令義官王自強張  
操執打招降旗面入山招諭啟得海梁欽王仲才牛聚才  
求鎮陳子隆陳文學路景章見得軍馬攻圍緊急方繞下  
山投降餘賊猶疑不信後差擒校金鳳翔雷雲仍同王自  
強跟隨盤海等入營諭以利害當就招撫被脅梁萬良等  
男婦二百六十六名口郝世昌吳捷千宗仁鄭鏗在於水

忠懷書院

廿九

懷子枯焦山等處共招撫被脅張愛王存宋成王氏等  
男婦共二百四十四名口本日陳僉事分遣官岳宣李  
承祖等統兵在於青羊西山小東谷高松嶺等地方與賊  
對敵擒獲餘賊申萬倉劉祿石陶張文學牛公早石月陳  
公玄王友甫常文禮祖虎王招陳拴住王恕申文學陳廷  
甫原真一十六名斬獲不知名賊首級三顆本日魯總兵  
分遣指揮馬鑑等在於高松嶺擒獲從賊牛唐劉子秀劉  
得苗魏子祿申忠王善李德住七名斬獲不知名賊首級  
六顆彼時馬鑑不合紀律嚴以致部下不知名軍士混  
斬婦人首級一顆俱送知州黃海知縣張魏驗出婦人首  
級黃海等各亦不合不行追究斬首人役止將首級驗退  
被有王朝雍郭鏗黃海張魏各又不合容隱不行糾拿本

月初十日陳僉事分遣官兵冒冒等在於門樓虎寨等處  
地方與賊對敵擒獲賊首王英從賊王憲陳文張仲倉史  
長良張雲王米住張聚才常得友萬子嚴李龍景景朝王  
的甫呂原明申巴子王文才韓存李忠陳友王邦倉王得  
政陳子康申萬良原米常友成二十五名斬獲不知名賊  
首級一十三顆本日魯總兵分遣官兵馬鑑等在於藥莊  
山柏木都與賊對敵擒獲從賊路子叙牛亮王得名宿景  
路景石成史發興袁廷相宋文隆袁子貢項駒子李三漢  
一十二名斬獲不知名賊首級一十五顆溫僉事分遣梁  
文毛世威等在於碾鑛山與賊對敵擒斬耳計十副本月  
十一日卿因勢窮力竭托卿夫原得祿赴陳僉事軍營投  
首陳相陳泰恩等仍各潛匿山洞魯總兵分遣馬鑑等在

忠懷書院

卅一

於虎寨山與賊對敵擒獲從賊石通王仲福劉得海宋  
文經斬獲不知名賊首級二顆招撫被脅常得良等男婦  
六十四名口等獲弓鎗一十九件徐都司家丁徐六與丁  
焰然等在於石老嚴招撫被脅永高等男婦三十三名口  
十二日牛副使分遣查瑤等前到青羊山地方與賊對敵  
石龍等不合殺死槍手一名牛守舉被查瑤等擒獲卿父  
陳琦并石龍土鑑劉宿泰彪宋文信姚經陳清常景花張  
瞳泰保住魏益王良緒都王皋王文章劉金申大哥史哥  
子魏子朝王以強王通祖彬李志賢常文倉小陳奉劉緒  
許朝用蔣子以牛萬倉許俊泰虎倉祖義王義申會長祖  
賽路山緒用洪三十九名斬獲不知名賊首級九顆割  
獲耳記一十一副擒獲脅從常子金泰得才常蘭周子原

緒雲李瀛縣直石承金劉得虎王景雲緒朋崇堂緒朝一  
十三名俘獲卿在官妻路氏男米狗則陳相在官妻吳氏  
男陳大莊陳二莊女小賴女陳奉在官妻石氏七名口及  
招降餘黨王男等二百二十八名招撫被脅男婦宋得富  
等一千二百二十九名奪獲帶鎗刀等器四百一件牛  
一百七十四隻羊五百二十三隻搜獲卿等原編戰冊  
文簿四冊本日羅副使分遣指揮湯卿余尚用于宗仁等  
在於秦光拐等處與賊對敵招撫被脅王朋小李兒宋子  
朝等男婦共一百二十九名口擒獲陳良趙子和陳鏐陳  
文表張義陳照眼姚成揚金玉斬獲首級耳記共一十二  
顆副及奪獲馬一匹驢牛羊共一千五十二匹頭隻器械二  
百三十四件陳愈事分遣官兵曾宣等在於石返頭等處

忠禮書院文集卷七

四

地方與賊對敵擒獲從賊袁厥張大舍李文章王得義陳  
得和龍得祿張子龍劉旺陳經陳廷佳王仲舉郝文義郝  
文法劉仲舍姚來保牛名牛廷穩斬子成崔雲萬聰泰得  
山劉得玉陳易學陳古成陳得良李遷溫聚舍萬廷舉張  
義才李景春陳廷親得才蔣仲舉張文學張肖成魏公道  
牛萬里小李某才王子厚王騰王李邵文義緒旺路憲陳  
廷席小常文禮趙大全路子遷常進朝張廷舉張昂李慶  
淮申子付牛得水史聚良崔隆王敢則梁子成陳穀米五  
十九名斬獲不知名賊首級一十二顆曾宗等部下軍人  
程思明等擒獲從常的金王使姚景雷申子全石戶求  
牛得保路子花張隆申拾子郭老亮痘牛付陳長鎮張運  
成路步隆牛王王崇和通書劉鐵李瘦子斬友才王得殿

牛代寶申雷張祿李九襄魏子祥李學陳仲義李惠陳  
三十名俘獲卿在官男陳路長并賊屬斬邦道等九十一  
名口招降餘黨李德富等三十二名招撫被脅路堂等男  
婦六百四名口奪獲帶鎗刀等器共八百四十九件搜  
獲段妙綃綃被布衣服等件共一千三十件馬一匹牛一  
百九隻驢二十六頭羊九百二十三隻彼有楊愈事令卿  
夫王紀張潮等在於王莊等地方招降餘黨申子雲等一  
十四名招撫被脅將子忠等男婦一百二十七名口隨該  
牛副使陳愈事等各將擒斬招降緣由節次呈報王都御  
史巡按按察御史巡鹽蔣御史又該崔副使等亦將衝鋒破  
敵擒斬緣由呈報滿都御史各奏報訖本月十三日牛副  
使十四日魯總兵十五日程愈事十六日羅副使各舉兵

忠禮書院文集卷七

四

回還各將擒斬賊數并首級耳記及奪獲器械等項俱  
送各該委官審明明白轉發各該衙門監候收貯間彼有  
指揮薛中直又不合將前混斬首級與紀驗過首級耳記  
係送彰德府監收貯間本日王都御史兼程親詣本州并  
路城壺關二縣往來提督撫安餘黨并被脅人口本月十  
九日潞城縣知縣李聚良等招降賊首陳訪投送陳愈事  
審據本犯執稱陳相在於東山藏匿責差原得祿并卿夫  
李廷相前去招降行至地名陸泉溝投獲陳相令彼投降  
不從被原得祿等將陳相斬首送官紀驗訖有已登落林  
縣卿夫石虎張振斬斬斬斬斬治忠及不記各卿夫五十  
餘人彼因陳奉未獲在山搜捕忽遇已獲監故從賊白守  
惠被石虎等當院捉獲押送彰德府同知王都處收問

呈巡撫滿都御史奏報訖本日曉石虎等行至奔腦又遇  
已獲監故從賊宋春申能申悟法并不知名二十餘賊在  
於巖腦用石坎打拒捕彼時石虎等自合將各賊擒送  
官為當各不合得將前賊數內斬獲首計二顆耳記一副  
及將宋春申能申悟法擒獲餘賊奔散隨將首級耳記并  
宋春等俱送祁僉事處紀驗隨將宋春等發該府監候宋  
春病故相埋訖本月二十三日李聚良等在谷堆底招  
降鄉第陳相投到陳僉事并將前擒斬收降緣由呈報撫  
按衙門奏報訖又蒙王都御史將魯總兵牛副使陳僉事  
楊僉事各招降餘黨并被脅人口俱委分守龔寧道邵參  
政親詣潞城壺關二縣將土著山民史福寧等男婦二千  
三百四十九名口俱安插青羊張井等里將大名等縣流  
寓人戶王成等男婦四十九名口俱與執照發回原籍訖  
又該楊僉事督同知州等官郭鑑等將鄉等并斬獲首級  
審驗彼有脅從常得金等四十四名各畏刑不敢分辯以  
致作賊造冊在官將首級發潞州衛器械賊物俱發本州  
收庫牛副使部下前獲牛羊銀兩本官收領賞勞部  
下官兵訖陳僉事部下前獲馬驢牛羊蒙王都御史除給  
賞獲功官兵外餘剩頭首行令本州變賣銀貯庫又蒙  
陳僉事行委本州知州周吳指揮沈清會審得鄉與父陳  
琦并弟陳相陳泰俱在石坂頭谷堆底西灣莊居住原有  
并續置瓦房二百八十三間額地五頃七十畝開懇無額  
山地數處不計頃畝及寄據鄉等執稱前項房屋及原劫  
分銀錢衣服雜糧并馬驢牛羊等物除各官兵焚蕩搜獲

外止遺房九十二間供在卷又蒙王都御史將卿等案  
發都布按三司掌印官會問間有父陳琦并王恕等在  
潞州監內曰潞州各張鑑楊世隆明聰黃志高宋劉王潤  
德住王永清房米德會陳子隆陳鐸陳文表申靖宋朝  
鳳石得水劉先住牛子秀劉經房牛得良趙會甫子昇趙  
子和馮子山李虎山申聚姚成陳良陳勝眼王章王得才  
栗友良楊成王得隆程仲禮王仲玘張萬宋來住永鎮間  
子秀王雲宋得普魯李仲名王虎侯聰馮大川李定王  
倫劉劉劉劉宋子花宋子朝劉子彪王彪趙紀公略和尚  
陳子良張淮劉智宋公正宋文卿陳祿高定何深魏鑑馬  
得才白守惠牛聚才李氏馮隆趙美在於彰德府并安陽  
等縣監內陸續病故相埋訖本年十一月內蒙欽差兵科  
巡按給事中前來彰德府查勘平賊功次公同滿都御史  
巡按譚御史會委布按二司伍參政張僉事轉行該府將  
原發招撫過男婦并奪獲馬驢頭畜器械及斬獲首級耳  
記各數目查報前來會勘問隨該紀功和僉事紀驗過功  
次文冊呈送本科查查出石虎等前項擒斬係在官兵平  
賊出山之後又蒙王都御史未到經歷李麟查驗該府收貯首  
級數目彼時本官不知則項來歷混將首級一條呈報本  
科俱蒙查行委官伍參政張僉事查問回報行間中能中  
無法各在監病故相埋訖隨該各道行准祀僉事查得前  
項首級委係陣前被不知名軍兵混斬並不係紀驗之數  
備由回報外蒙將石虎等行提到道問擬應得罪名招呈  
詳乞發落訖又蒙本科會同巡按譚御史審得王仲興楊



全三族待海王仲才賂景章梁欽并監故王得才等俱  
知縣賊陳文學馮有餘趙廷俱係被劫餘黨發彰德府監  
候又審得袁氏陳氏等俱係賊屬趙國寶宋子賢秦虎雲  
趙文有李貴劉良興然常正錦王興文王龍朝趙景龍張  
義陳文學陳留狗等俱係被脅平人俱發彰得府并安陽  
縣押送各原籍官司安插訖家夏都給事中親詣潞州查  
勘功罪案行守巡該道邵參政賈會事會勘具招造冊  
呈報依蒙會委石州知州張經高平縣知縣管律公同查  
勘彼有潞城縣民人郭演并劉信等各將郭文深等被官  
軍混殺情由具告本科批行各道併行張知州等體勘間  
陳念事亦將柳助等緣由立功堪以贖罪緣由具呈本科  
亦批各道行委知州郭鏗王朝雍查勘間隨蒙本科付牛  
忠懷書院

共六十七員名各是酌蒙邵參政賈會事將卿等俱依律  
照例問擬凌遲斬徒等罪具招蒙呈本科批據勘招詞太  
冗至於要分別功罪處則又語涉掩覆不肯從公據實  
直指是非顯有拘避回徇而於勅諭內事理略不照應  
元委都司官查驗首級有婦人二顆不見查明功冊內賈  
都督部下斬首二十三顆緣何俱不知名又何以知為從  
賊張安如果泄漏軍機仍當以律坐罪引例充軍似涉輕  
縱駁行該道會同覆勘務見功罪明白使朝廷賞罰有  
據作急回報毋或稽遲批呈繳各道依蒙依委知州王朝  
雍郭鏗查得前項婦人首級二顆委係領兵指揮曹宣馬  
聖各部下不知名軍兵斬獲原係委官驗退俱無造入紀  
功冊內及查得曹都督部下斬獲首級二十三顆獲功人  
員俱已回勞彼時交敵之際不暇究問名姓委係賊巢人  
數又審得張安委係泄漏軍機重事以致卿等敵殺官兵  
數多備由具呈各道據勘明白招呈夏都給事中嚴照詳  
隨蒙本科案行伍參政將見監審過賊犯并始末文卷多  
差的當官在押解前來仍會同張會事隨帶查勘過功罪  
文冊作急親詣潞州會同山西三司官通行會審明白一  
併具招呈報各官將王仲興楊金玉殷得海王仲才賂景  
章梁欽俱問擬強盜得財斬罪陳文學馮有餘趙廷俱被  
脅人數具招連人押帶潞州呈解夏都給事中嚴詳審蒙  
批據勘陳卿招賊事上多凡未經到官招伏問結者不須  
牽引審得馮有餘係有名賊黨梁欽王仲才情似可矜再  
問擬坐中問事情與山西二司勘報不一有碍具奏駁行

該道即便查照另行安撫內事理會同山西官再加詳勘  
一併會招呈報此繳各道依蒙會審得馮有餘委係卿賊  
堂受審陳文學趙廷欽王仲才委係被脅人數釋放訖  
又蒙本科會同山西巡按王御史看得招內各次情節彼  
此不一有碍題奏案內山西左叅政邵錫余事官落河南  
右叅政伍全金事張連速將賊首陳卿等為亂緣由并各  
該領兵官軍功罪分別明白通行會議停當總具招由一  
併呈報各道依蒙將卿等為亂緣由并各省進兵入山曾  
否對敵擒斬收降餘黨脅脅數目通行會議明白除獲功  
人員分別等第另行造冊送報指揮等官王振等行聽察  
提外今蒙將卿等會議罪犯會議得陳卿等所犯陳卿除  
謀叛強姦又與陳秦俱除強盜得財陳訪除同謀共毆人  
忠禮書院 卷之四 四十一

因而致死并越獄各罪名外陳卿合仍依原擬殺一家非  
死罪三人者律凌遲處死陳秦仍依逃避山澤拒敵官兵  
者以謀叛已行論共謀者不分首從律陳訪王英石龍劉  
倉陳子懷萬廷舉李仲朝表厥却父義萬子嚴常得友陳  
廷李景春李隆牛公早云景朝王的甫張大倉常友成張  
義才李文章陳公玄王久甫史長良申文學王鑑劉宿秦  
虎王仲興楊金玉殷得海路景章馮有餘俱仍依原擬強  
盜已行而但得才者不分首從律張安合改擬聞知收捕  
反逆賊徒而輒漏泄放敵人者律與陳秦等皆斬陳卿等  
三十五名俱決不待時陳秦並陳訪等各照例梟首示衆張  
安秋後處決張法張紀張友名張監王玘張經李景才申  
川李景隆趙清王廷福俱仍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

者律各杖八十張法等俱有大誥減等各杖七十申川係  
守制吏照例納米折變項罪係單張法等九名俱民  
審俱無力各的決查發寸制署伍宰家陳卿陳秦仍盡  
叛本法陳卿妻賂氏男陳路長來拘則陳相妻吳氏男陳  
大莊陳二莊女小賴女陳奉妻石氏俱給付功臣之家為  
奴財產入官陳卿等俱牛固監候呈詳奏請施行照出陳  
卿陳秦等財產除官兵焚蕩搜獲外石返頭見遺房屋九  
十二間谷堆底西灣莊額地共五頃七十畝開懇無額山  
地數處不計頃畝三處秀基一百九十一間俱各沒官撥  
給無產貧民住種地土起科納糧河南官軍得獲各賊原  
劫馬驢牛羊等畜共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頭畜內除馬驢  
八十一匹頭給軍騎操其餘俱發彰德府交賣價銀一千  
忠禮書院 卷之四 四十二

八百二十八兩四錢二分旗鼓弓箭盔甲銅銃槍刀牌杖  
等器共九百五件發解河南都司并彰德衛及林縣守禦  
千戶所各收庫預備官兵領用牛副使陳念事等各部下  
官兵奪獲盔甲槍刀弓箭牌等器械俱發潞州貯庫備  
用搜獲頭畜贓物除牛副使賞軍公用外其餘悉賣價銀  
貯庫俱作正支銷山西官兵混斬郭文深郭文禮郭虎劉  
壘趙洪王惠王得王邦住王友盛王宣申清王喜仁王永  
王琴首級一十四顆俱查訖屍親郭演等認領埋葬各處  
官兵斬獲首級耳記已經各該委官紀驗明白照例俱發  
各該官司轉發被害地方懸掛示衆招降男婦俱經解發  
原籍官司安插監禁陳良等俱已差人相埋訖申川該納  
贖銀米七石照例折款又張景隆趙清王廷福



李景才俱民紙各一分每分照例八分折穀二分本色俱  
發潞州各照數追完穀納官倉備賑紙張收候公用取倉  
庫實收領狀繳照其張法張記張友名張藍王玘張經該  
納紙分審據各犯執稱倉難免追未到知縣奏賢張友直  
判官項鑄吏目董光祖縣丞何應漢典史何智羅儒林祁  
王漢倉官賈文俱在任犯罪去任事發依律免究都指揮  
霍錦李鳳鳴指揮曹宣丞承祖馬璽王振鄭麟王鉞熊夢  
弼沈清汪鎰吳捷薛守直鄭存毛世威同知王都盛時雍  
千戶楊鈺宋琳和洪李章李彥孫金劉義李楹朱綬賈朝  
徽王傑石柱袁鎮王紹朱隆百戶黃金楊臣米祿陳震阿  
功劉欽許唐韓助陳鏗王邕知州郭鏗王朝雍黃海知縣  
張巍州同知倪欽吏目張雲鵬夏瀛洲主簿謝景安朱璽

忠禮書院

卷之七

四九

卷之七

典史吳淮張鏗千戶牛寅與在逃通判楊良臣俱另行吊  
束各衙門文卷發回備照守因會招備呈到臣會同巡撫  
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大謨巡按山西監察御  
史王朝用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垣巡按  
河南監察御史胡效才履查相同除將各該領兵大小官  
員擒斬收降功次輕重等第造冊奏繳外各照先巡撫山  
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間住常道以風憲大臣當  
撫循重任既不克拯凋瘵以收良善又不能宣威監以戢  
姦究使以盜賊小警輒干朝廷大兵不勝貪功喜事之  
心殊無寧悔應變之畧輕率妄動為國生事卒之勞師費  
財損威傷體追原致患之本實因首議之非都察院綱身  
為大將手握重兵五月奉命而八月啓行遷延執其嬰城

坐守而縱賊出沒怯懦有愆及至進兵到山之時已在河  
南敗賊之後生擒二十三人盡屬監故寧免無辜斬首二  
十三顆皆不知名難保非妄況先期請兵之奏已涉虛張  
而後來報捷之文又不從實有負帥聞之寄殊非統制之  
材以上二臣俱為有罪相應照例以為文武重臣不職之  
戒巡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垣經濟有文折  
衝能武坐授方略而善於用人動中機宜而長於料敵明  
約誓以協群師布寬令以全脅誘竟致諸軍用命一鼓成  
擒嘉乃忠勞功宜居最相應陞賞以勵臣工副使霍璜總  
領哨兵深入重險射探介首破賊巢所在結聚之徒一  
時披靡而下推原克捷之效實著先登之勞副使牛璽先  
期遇敵首挫賊鋒勒營要衝分兵深入頗彰不殺之信卒  
致收降之多念事陳大綱兵力獨成聲威素揚不事窮誅  
盡降首惡久鬱平寇之略克收得雋之功以上三臣論功  
為上相應優賞以旌其能河南右叅政陶諧守據隘口振  
揚兵威督率奇兵邀遮賊路身雖當乎一路謀實讚于諸  
軍念事迫濡督令奇遊擇中險要獨勤調度多所擒降久  
勞師旅之間大為地方所賴念事祁鶴監兵督餉隨軍紀  
功既無缺乏之虞亦躋冒虛之弊諸哨克捷咸與有功都  
指揮俞寧徐澤英勇有謀略占奇驗督選鋒於前哨贊成  
算於中軍不避險難身先士卒以上四臣功俱可錄相應  
正賞以酬其勞山西右叅政李際可念事楊朝鳳原係該  
道守巡屬經失事一向住俸然罪供事但曾經會議撫處  
不肯輒開端即此一節未為失謀制於撫臣事多掣肘

忠禮書院

卷之七

五

卷之七

罪坐所由情皆可亮况李際可勞於餽餉頗竭心思揚朝鳳勤於紀功亦多贊畫近日賑濟貧民處置地方屢次入山奔走勞勩觀其小心畏謹原非備事之人所據後功是掩前失以上二臣則功多過少相應准贖更須量賞以獎忠實山西都指揮霍錦使擁壯武之軀素乏謀勇之略舍其冒險致折官軍數多輕敵奏謀首領事機非小但近日頗知懲創隨軍獲有微功祇應未減以示勸懲再照河南彰德衛指揮吳捷李塘丁始然梁文鄭存千戶胡宣百戶蔡堂許爵節賢李賢陳州衛指揮陳厚千戶張寅白相百戶達九思楊盈歸德衛百戶常永張堂守備都指揮王秉彝郭舉宣武衛指揮毛世威千戶郭璽懷慶衛指揮薛守直睢陽衛指揮湯卿余尚用千宗仁儀賓都世昌湯陰縣忠禮書院

卷廿

五十二

知縣鄭奉圭薄白鎮陰陽官李伸衛輝府檢校金鳳翔彰德府檢校雷雲以上各官俱河南副使翟璜參政陶諸魯事溫濡都指揮徐溥部下之有功者也山東青州衛指揮查瑤山西鎮武衛指揮曾宣太原左衛指揮胡廣太原右衛指揮李承祖潞州衛指揮莊文崇山賊鉞沁州守禦千戶所副千戶何緒羽林前衛指揮馬爾應永羽林衛指揮葉堂河間衛指揮宋葵葵官指揮孔璋千戶高盤潞州府知倪最澤州判官張澍壺關縣知縣江東典史吳淮平陸縣主簿戶塘高平縣典史張鏜沁州吏目夏瀛洲以上各官皆都督魯綱山東副史牛壘山西參政陳大綱都指揮霍錦部下之有功者也中間如河南之李塘吳捷郝世昌等督率軍兵乘危奮勇雖無戰賊之火而實有行鋒破敵

之功山東之查瑤山西之曾宣既有部下及自擒首惡之功俱當查照功次輕重相應一體賞賚以勵人心但曾宣馬璽部下查有妄殺平民婦女首級吳捷毛世威薛守直部下亦有混殺婦女幼男首級李承祖先則被賊殺死官軍搶去官馬俱屬有罪但各官俱係有功官宜量加罰治馬璽等相應准贖再照汾州知州郭鏗潞州同知倪最吏目張雲鵬夏瀛洲縣丞何應漢主簿謝景安朱璽典史張鏜係地方官不能及時剿捕衛輝府同知盛時雍知州黃海郭鏗王朝雍知縣張魏係紀驗官混收首級失於當時追究以致無從查考亦屬有罪但王朝雍郭鏗被虜賊中幾陷不測黃海等紀驗功次頗效勤勞其餘失事人員俱有微功相應准其贖罪及照知縣憲賢潞州判官項鑽忠禮書院

卷廿

五十二

吏目董光祖縣丞何應漢典史何智崔儒儒林祁士翰倉官賈文俱各失於撫捕但在任犯罪去任事發依律免究及照山西指揮王振鄭麟王鉞能獲弱沈清汪鏜千戶宋琳和洪李極李璋李勇孫金劉義朱綬賈朝徵王傑石桂索鎮王詔朱隆楊鉅百戶黃金楊臣朱祿陳震阿功劉欽許塘韓勛陳鏜王忬俱係失於防禦不行奮勇致賊殺死官軍相應提問以警將來再照潞州衛指揮崇山莊文卿勛唐儒千戶楊輔劉璇王玄申趙石柱王秉璽張揖許登瀛布政司參差降吏趙廷相俱係緣事官員報效有功所據原犯情罪未擬輕重合行巡撫衙門查照應否准贖徑自施行及照都指揮李鳳鳴指揮吳捷丁始然同知王都因間山宜官軍失利各就軍二回還亦各有罪但李鳳鳴

陞任三捷等有功相應准贖免究再照在逃通判楊良臣已故監生李克紀向主招撫之策未為無見但行於敵後官軍之後似於國法有礙頗駭物情然當時有能善用其謀亦足以潛消既變良善得以安堵而首惡克當未嘗不擒奈何當事之人與之爭功忘其成事卒使二人避罪而憂憤而死但楊良臣原犯賊罪無足深惜而李克紀亦以沒似亦可矜合無免良臣追提之罪許令致仕少其致還知州之勞於李克紀略加卹典以慰其生前報效之志庶明公論以勵人心再照被賊殺死指揮等官薛朝徽李爵泰洲及陰陽官宋楠等十一員并軍人賈增宋真等七十七名乞勅該部查照軍例一體厚加優卹以勵死事之臣再照甘肅陳卿本山洋亡命盜賊兇渠劫脅愚

忠懷書院

卷一

五

氓敢為叛亂屠戮一家無罪三人不一而足敵殺官軍動以數十已至再三卒勞五路官兵坐費十萬糧餉流毒兩省傳聞四方上厯聖主之憂下軫廟堂之慮惡已盈貫罪通於天及陳泰等三十餘名皆真正強寇有名賊首罪不容誅但罪人斯得天誅不可久留伏乞聖明速賜威斷照律處決未敢以言辭心再照贖免常得金等五十名俱該臣會審明白釋放已訖牛子經等男婦二千三百餘名口俱經都御史王應鵬參政司錫安插已定多所全活所擄二臣亦應量加旌賞用昭部原議賞格陛下依擬揭示黃榜內稱諸色人等有能擒斬陳卿父子及有名賊首賞銀三百兩陞二級世襲軍功陞實授百戶民陞土

巡撫職事欽此查得原奏有能一人為首倡率深入賊營

招撫餘額五百名以上者陞實授二級自能招撫三百名以上者亦陞二級二百名者陞一級一百名以上者陞署一級連不及數者各賞銀三十兩內文職官員俱照等則陞級臣為朝廷立此賞格蓋因叛賊久攻不降將恐勞師費財故懸示重賞以募非常壯勇之人欲以一夫之力而攻其首惡也今以萬眾之師數道並進糜費供億何可勝算而領兵官部下各以數千之眾僅能破之大勢所克非仗獨能乃欲援此受賞實於格例不合又況近日招收多係山中居民及婦人小口一經驅虜以充招降之數全家係累舉室焚蕩罹此慘酷民寧荷辜以此為功恐非事實除已造冊分別外臣愚欲乞陛下直當嘉其平賊之功勅下兵部照冊酌酌輕重定擬陞賞不必引用原日賞

忠懷書院

卷一

五

格庶於事理不悖賞當其功再照巡撫山西都御史王應鵬未奉欽依輒已行賞殊非事律但臣訪究守巡等官皆言當時破賊之後入城之時諸路官兵頗為驕縱然求賞山東擒手俱係破賊其在地方騷擾尤甚而領兵者不能禁戢且有要挾之言故王應鵬應有意外迫不得已行京邊官軍及山西山東官兵一併賞訖今將該州原造賞功銀兩數目文冊另造青冊一本送兵部竟自查議應否奏請定奪再照據潯州造到賞功文冊及河南造到軍餉文冊內查得都督督綱副使牛繼除受金花各二枝共折銀一十六兩八錢銀花各二枝共四兩賞功銀牌各一面共銀六十兩折銀各二及綵帳各一幅共折銀二十九兩六錢外又接受盤纏銀各五十兩手靶各五十方大花袖

冬四尺又亦得都督入山受銀四十兩副使入山受銀五十兩又於河南彰德府經湯索請賞銀六百三十兩及查得山東官兵賞功銀二千三百兩牛副使持去河間官軍賞功銀四百兩俱得都督片取獲批單在卷不見給賞下落所據接受盤纏入山及手把花油一節事干行檢况係官庫錢糧合當由以管倉發再昭御史穆相蔣賜巡歷山西地方先後論奏有隱功相撫卒賴其說足以救民命於鋒刃之餘勝薦臣竟人以收平寇之績二臣可謂無負耳目寄有禪廟謨者矣相應酬獎以勵臺賢再照前項山賊醜孽日節年地方官員失於撫捕亦非一人但陳卿抵因已故念事王琳誣坐死罪願失其情然自忠禮書院文集卷五  
遂無藉賴此為急迫之始至於四年一殺官軍之後聲勢大張失今不早撲者仰賴陛下明照日月威行雷電渠魁既已授首脅從悉蒙全宥情諸臣功罪實符於訪勘之真臣誠不敢隱以負陛下當求至公之訓臣常道在地方驅馳兵間頗勤調度向來行事求優亮非有心敢於為惡綱以武人其本欲奮威非賴朝廷仁聲寬令應希於前則尚不止此責以大義罪固難辭惟是四方竊恐寡昧之徒因咽廢食微義誇誇不自伏望皇上擴天地之大度軫父母之至慈少

體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聖王用賞罰之大經愚不敢不以為獻惟聖明留神特賜矜察臣無任越俎罪之至奉聖旨該部看議了來說

杜洲先生奏議卷之

臣等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監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奏奉 聖旨牛鸞節時擒  
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等處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監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奏奉 聖旨牛鸞節時擒

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臣等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監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奏奉 聖旨牛鸞節時擒  
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臣等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臣等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監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奏奉 聖旨牛鸞節時擒

聖旨牛鸞節時擒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者又象招徠旋德舊果各安故業肅諭之誠乎於心骨脈  
卹之典惠及妻孥當此畏威懷德之初豈無改過從良之  
念似亦寧靖不須安插已無庸聚人免擒拿除分別項數  
騰造原冊逐名註寫外中乞施行等因到道據此案照先  
抄蒙本科案驗該山東按察司整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  
奏前事備行各職查照副使牛鸞為防搜獲青羊山賊陳  
卿點名文簿與今見獲賊人姓名一一查對有無相同去  
後今據申繳前來為照前項賊犯既平之後非不欲查將  
直賊從重處置以絕禍根然欲獨單難既非仁者之心而  
棄物絕人亦非明時之政牛副使之冊又不早出示人則  
其所奏已無及矣即日本科會同巡按照卹教示各項施  
行無復餘法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呈乞施行等因到

臣等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監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奏奉 聖旨牛鸞節時擒

聖旨牛鸞節時擒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臣等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監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奏奉 聖旨牛鸞節時擒  
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臣等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臣等先准兵部開准通政使司經歷司手本准兵部職  
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送兵科抄出山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監飭青州兵備副使牛鸞奏奉 聖旨牛鸞節時擒

聖旨牛鸞節時擒斬盜賊多効勞績不准放歸著照舊用心供職所奏事情  
兵部便行與差去給事中查照施行欽此備行到臣已經  
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朝用案行山西布按二司守

七千官兵竟不能盡擒而收降二千餘名又非簿內有名  
人數何其賊之多耶此簿之所以不足據也臣查得原日  
生擒監候者二百八十餘名口今監放者近二百名送臣  
會審得一十餘名審係情真陳卿等三十餘名仍解送按  
察司監候奏請審係脅從良民四十餘名即將釋放已訖  
又查得原日招降者三千三百餘名口臣未至之先已經  
都御史王應鵬委官安插已定即人無從查審况簿內有  
名者未必皆賊若以此為據不免素有冤枉且足以搖動  
衆心大非計之得者以臣之愚當得搜獲此簿抵當即軍  
中焚之以安反側斯為長慮即如總所所言亦宜於收兵入  
城之後即當以此簿付山西巡撫會同諸領兵官將陳  
卿審實却拘一時見在擒獲收降人犯按此鞠問以別真  
偽即時施行為是緣何彼時隱匿不發却私自收藏回家  
直至聞朝廷差官查勘方將此簿奏聞用情詭秘殊不  
可曉除經備行查明而該道及該州申呈之詞俱為有見  
惟是平日為陳卿誘誘委曾助惡非敵官軍亦係簿中有  
名而近經大兵所未擒者一向潛逃山谷不曾投首尚懷  
野心以山民經兵焚燒太慘且夕無以為命竊可軫憂近  
日新調知州周昊老成練達識事機到任以來加意撫  
處極力招諭續收到前項自來未曾投首被脅餘黨李錦  
等四十餘名到官及臣抵潞州出公告示多方曉喻之後  
又投首到陳倫等三十一名前後六十餘名臣謹遵聖節  
奉明旨准其投首仍面加訓諭宣示朝廷德威皇上

忠禮書院文集卷三

三

向化之誠自此六十餘人投首之後而中人必始安巨  
忍山民聞驚復有某奏未竟驚駭方將來之惠不可不  
慮伏望 陛下天度無容大施恩宥乃所據牛鵠原奏簿籍  
乞勅兵部焚毀以釋群小之疑仍令特降王音除首惡陳  
卿等情真強賊王英王仲興等三十餘名不赦外其餘安  
插已定與近日投首到官李錦等五十一應簿中有名無名  
已首未首之人一體通行赦宥申明屢降 勅旨騰寫黃  
榜入山張掛曉諭使山間幸免鋒鏑苟全性命殘民皆仰  
知 陛下如天好生之德泣辜解網之仁憂勞惻怛終始  
哀矜廣大無窮之意庶使人心大定地方底寧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

請添設浙江巡視都御史江淮鎮守總兵官  
忠禮書院文集卷四

四

偽即時施行為是緣何彼時隱匿不發却私自收藏回家  
直至聞朝廷差官查勘方將此簿奏聞用情詭秘殊不  
可曉除經備行查明而該道及該州申呈之詞俱為有見  
惟是平日為陳卿誘誘委曾助惡非敵官軍亦係簿中有  
名而近經大兵所未擒者一向潛逃山谷不曾投首尚懷  
野心以山民經兵焚燒太慘且夕無以為命竊可軫憂近  
日新調知州周昊老成練達識事機到任以來加意撫  
處極力招諭續收到前項自來未曾投首被脅餘黨李錦  
等四十餘名到官及臣抵潞州出公告示多方曉喻之後  
又投首到陳倫等三十一名前後六十餘名臣謹遵聖節  
奉明旨准其投首仍面加訓諭宣示朝廷德威皇上

近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化題據温州府知府丁璣呈  
稱盤石衛逃役軍四百餘名各披甲持刃搖旗呐喊擁入  
館頭地方將主簿吳永縛執軍中連判粟廷用逼脇踰垣  
存亡未見言說還我扣又月糧方有退兵本府隨即動取  
官銀三千餘兩給領該衛各軍尚不退休等因又據浙江  
按察司水利僉事江良材呈稱常州府江陰縣賊首侯仲  
金等群聚數百人連艘數十隻劫奪民財殺殺金壇等縣  
官兵二百有餘將主簿孫瑾支解其屍百戶任臣殺投於  
水賊首雖已就擒人心尚未見定及參勅鎮江府知府劉  
可同知徐萬璧欲先行降調等因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欽此昨該兵部參照覆題奉 聖旨是道各該地方賊情  
并逃軍致變事情依限行直隸巡按御史將失事緣由及



有功有罪人員逐一作爲勘明奏報仍行巡江都御史嚴督各該府衛守備巡捕司等官上緊設法併力緝捕再  
有以前怠慢坐視無按官着實指名參奏求說及行浙江  
巡撫御史公同三司掌印守巡等官從公查勘磐石衛逃  
軍因何致變中則必有主謀倡率之人務要挨訪得實擒  
獲到官追問不許一槩濫及無辜其守巡府縣掌印管糧  
備役把總等官有無激變通同情由亦要追究明白一併  
具奏定奪欽此續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問行題稱  
溫州府呈據蒲岐千戶所報嘉靖八年四月初八等日  
賊船三百餘人上岸擄掠人財放火燒房又有賊船十四  
隻約五百餘賊登岸殺死民兵方藍等十四名口燒死男  
子陳玩一名殺傷男子孔連等五名被擄男婦汪濟等四

五

十九名燒燬房屋二百三十餘間盜賊七十五間官軍對  
敵傷損二十餘人斃傷軍人一名並亞中及參効海道副  
使傅錦指揮胡璉曹壽等各戒飭巡間等因奉 聖旨都  
察院知道欽此臣等竊謂前項三事併起一時關係甚大  
漸不可長誠宜上厯廟謨重煩聖慮以振國法以安人心  
以防將來意外之患之當視爲沅常祗降督責之旨意移  
查勘之文而已也往年甘肅大同之變率因首先處置失  
宜而効尤者荐起山東河南流賊之既亦因小警不戒釀  
成大盜至今國法損於邊陲而隱憂尚在中原疲於戰  
鬪而重困未甦此皆前日執政大臣謀國術疎往轍可鑒  
貽憂宗社言之痛心今日之事以臣觀之憂方大耳矧惟  
聖明在御仁愛如天英斷若神宜乎威德不冒四方咸服

以坐致太平而守土任事之臣不勝仰副勵精重蓋願靡  
今乃叛卒逞兇於海嶠黎民弄兵於江洋且浙江爲天下  
各省號聲名文物之都當東南財賦之半鎮江常州又江  
淮之咽喉留都之旬服使浙東之上卒且叛則四方荒徼  
之遠何以制之江洋之賊不除則南京根本之地不免搖  
動又况僞真瓜洲爲遭寇之門戶初貢之通衢使此賊盜  
熾則大江南止不得安枕而沿江州郡先受其敝福建經  
兩番軍變之後江西當逆藩甫靖之餘實與溫州接壤况  
近歲水旱相仍各省存留錢糧大半蠲豁官軍月糧豈能  
盡數追徵依期給放若此風不息則相率爲亂皆得而辭  
禍變相仍何所底止此臣等所以獨抱厝火積薪之憂而  
不敢不昧死爲 陛下言也切照東南都會莫巨於浙南

六

連大海北控長江領府十一置衛十六田賦物產之富甲  
於天下惟是百餘年來武備廢弛民不知兵雖有海道兵  
備副使備倭都指揮等官祇是徒擁虛名不見修舉嘉靖  
二年倭夷入貢自相警嚴因而封閉城門燔燒官廨抄掠  
鄉村殺害都指揮等官橫行於寧紹二府所在奔避若蹈  
無人之境而本處鎮巡三司守巡及府衛巡捕大小等官  
束手無策竟不能擒捕一人乃縱其奪港乘風以去後因  
漂泊朝鮮國中始被捕獲國王遣使請祭判成洗昌押發  
前來獻俘閣下臣言時爲給事中深以堂堂天朝而疆場  
之臣廢棄職守反外夷之不若因上疏論劾鎮巡以下官  
蒙差給事中前去勘處庶幾國典少伸今者磐石衛巡軍  
之變在法尤爲難容夫溫州乃瀕海魚鹽之區生理豐裕



前項分安處海軍士坐食月糧無從調比之西北  
邊土困苦危厲相去何啻百倍有司因其地後扣除月糧  
事必有據縱有屈抑豈無上官可以控訴何致擁眾稱兵  
縛官執吏敢負國家素養之恩自泊安逆之罪有司官員  
不幸遇害但當開諭禍福宜有恩威自可禁戢何至輒動  
府庫官銀三千餘兩與之解和此等舉錯大是乖舛長亂  
滋蔓損重傷體殊非所以安衆應元也今又加以海賊犯  
我邊防殺人放火猖獗殊甚想係事體更費支吾及今  
朝廷不重加處治誠恐法度漸廢則地方將來恐有不可  
收拾之患臣愚欲乞 恭察查照元年事例添設巡視浙  
江等處都御史一員奉勅前去假以督軍重權無制隣壤  
將礮石衛叛軍事情務要體勘明白將主首倡亂之人重  
懲重賞以憲典不得有所姑息容隱仍令設法勦除海寇

忠義書院文集卷十

七

加顯戮以憲典不得有所姑息容隱仍令設法勦除海寇  
一應地方興革重務付之整理所貴必為百年無事之計  
以分九重南顧之憂再照鎮江等處江洋之賊本皆鹽徒  
賊首侯仲金等即係崇明縣先年叛賊施天泰餘黨訪得  
近年抵因官鹽法壞私鹽盛行濱海姦民始則違法射利  
繼而乘勢行劫昨因官兵討捕未盡遂致大肆跳梁今則  
支解命吏殺害武臣兇暴慘酷罪不容誅訪得前項賊船  
專一裝載私鹽盛陳兵甲起自海口狼山鎮江儀真上至  
南京蕪湖九江遠抵江西湖廣大江數千里之內沿河上  
下縱橫出沒隨在停泊累無忌忌而沿江兵力單弱全無  
備禦莫敢誰何近都御史孫修奏稱擒獲陳表等一百九  
十餘名止遣侯仲金等可以刻期捕絕臣等當時訪聞亦

謂失實今幾何時旋報擒獲敵賊人等官兵二  
百餘名殺害主簿百戶則前項賊徒聲勢重大率難殄除  
今又奏稱賊首已獲臣未敢據此為真所慮此賊延蔓不  
已決裂四出則江淮道梗農畝失業甚非國家之福為今  
之計必須蒞以大將歷以重兵庶幾剿捕可望盡絕臣愚  
欲乞 陛下裁察專設鎮守江淮總兵官一員於潁江緊  
要處所駐劄凡沿江守備備倭等官俱聽節制仍令會同  
操江及各該巡撫都御史調集江南北各衛所官軍民兵  
互相策應先將前項賊徒務要剿滅盡絕嚴限奏聞庶幾  
事有專責而巨盜可弭如蒙采納乞勅吏兵二部亟加詳  
議於都御史則慎擇中外臣僚通達治體具文武材畧者  
一人往膺巡視之任於總兵官則會舉南北武臣謀勇兼  
資諳練江防海道者一人付以專征之責則事變可以潛  
消軍民得以安堵且使四方知 朝廷施為注措越出尋  
常實為宗社之幸臣等備員近臣不敢默然伏望 聖慈  
特賜英斷奉 聖旨這所言說的是都依擬行吏兵二部  
便會官推舉素有才望謀勇的文武大臣各兩三員來看  
議處陝西賊情嘉靖八年十月初二日

忠義書院文集卷十

水

近該巡撫陝西都御史寇天敘題據兵備副使郭鳳翔呈  
據平涼府靜定州申據甘肅中護衛軍餘趙文彩首稱七  
月十五日強賊八十餘名在會寧縣界內地方喊劫  
財殺人又據鞏昌衛軍餘楊舟首稱本月十六日強賊一  
百餘名到於通渭縣紅山土寨地方打劫射傷人一十五  
名口又據秦州民朱廷璽首稱本日強賊一百餘名各騎

馬匹手執刀槍劫去財物將姪朱澤射傷又擄義和里楊世德稟稱本月十七日強賊一百餘名張打旗二面每名騎牽馬二匹俱有藍甲弓箭勢甚兇惡到楊三川地方打劫砍傷張志學男婦五名分守關西道左營政江玠呈稱七月二十四日據老人等永受等各報稱日前強賊回還劫財傷人十分勢惡官在於會寧縣地方趙家山與青家驛防守官軍交戰敵將不知姓名官一員軍三名殺傷本月二十日又被賊將萬百戶并軍人五名殺死又將地方鄉夫姚銳等射死又據醫官馬綱稟稱前項強賊在於靖虜衛地名白草原沙溝一帶住坐今已各歸巢穴俱係該衛并會寧縣人民因係近邊軍民相持難處官軍不能擒捕及稱殺傷官軍甚為暴橫又據秦州青

九

水縣申報七月二十日強賊一百餘名在於本縣東八里腰舖又於草川舖鎮店劫奪殺死張鳳劉保二名砍傷楊書保等三名先該副使郭鳳翔會同遊擊彭斌指揮黃振為浩統領官軍八百員名前去追捕聞隨奉總制衙門飭付開稱套賊要來花馬池縣殺及徑搶平涼涇州蘭州等處隨將前項官軍掣回防禦等因會同鎮守太監晏宏巡按御史主儀議得前項強賊聚至百人以上穿戴盔甲張打旗號肆行劫掠砍傷失主掣管兵兇惡已極比與尋常零賊不同必須早為發兵剿捕不貽害地方等因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昨該本部覆題照得前項地方俱係陝西腹裏要衝即今強賊生發聚至百人以上公行劫掠敵官任文披戴盔甲必其數內多有正軍若不及早

訪聞此賊勢頗兇橫無與上人結聚急宜撲捉渠魁解散黨與倘致延蔓則為慮非細雖舊有毒未可以鼠輩而易視之也伏乞 皇上遠覽英斷先將巡撫都御史寇天敘降勅切責許令動調附近官兵相機設法限三箇月以裏將各起強賊務要撫捕盡絕刻期奏聞如或因循怠緩以致勾連滋長釀成重患定將失事大小官員通行拏解未京後重處治仍勅尚書王發軍意防虜整理邊事勿得令大圖細失誤事機有負 朝廷重托如此則防邊禦寇功可責其並成制帥撫巨權不至於兩失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兵部便看了來說

忠懷書信

十

佳洲先生素議卷之十二



載日躋有道之長祈 歷服於萬年 天與無疆之慶  
除臣列名講官侍即徐縉等例 謝外但臣首被 殊恩  
無任仰戴感激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奉 聖旨覽  
申奏謝知道了

謝 賜祭昨珍果福酒 十一月初一日

今月初一日伏蒙 皇上以祭告 天帝 宗廟珍果十  
二品福酒一尊 賜臣者臣謹就私室望 闕稽首頓首  
祇受訖伏惟 神明鑒察 寵賚小臣實逢佳稔幸得品  
嘗登 廟黃流僭叨膏醉臣取用薦諸祖考上昭 君賜  
之榮分及賓觀共修 聖恩之大臣無任感荷 天恩之  
至奉 聖旨覽陳奏謝知道了

謝 賜充分獻官并賜祭昨 十一月二十三日

嘉靖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恭遇 皇上肇修 大報禮于  
闕立先是奉 旨以臣言充 雲雨風雷壇分獻官乃今  
二十日重蒙 聖恩以告祭 太廟鹿脯一塊醴一椀免  
醴一椀果五品酒一尊賜臣者 寵數優隆榮預壇垓之  
末 眷私稠渥惠傾俎豆之 顧駿奔之應遵迺 駢錫  
之荐及但 廟違甫徹六切玉饌之珍而却璧未將敢格  
黃封之固臣齋居外署瞻拜 中宸 精白乃心恭受  
奉天之 誓戒尤宜敬慎祇承 華蓋之訓辭惟 盛德  
之難名匪微躬之足報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知道了

謝賜 御札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昨日已時伏蒙 聖旨召至 左順門該司禮監太監韋

捧到 御札一封賜臣謹叩首領出方展拜伏讀訖隨該  
吏部題本送科奉 聖旨言所請本因為親既典制以  
親從子貴且恩伊見職封贈欽此臣仰承 聖諭重拜  
明恩 履職生成捐糜莫報 光華衣被存沒增榮第緣  
念切私情冒乞 封章之重詎意 寵加非分曲煩 綸  
綍之溫 體悉彌深同 慈父之視弱子 開誨備至見  
聖主之待愚臣感極魂驚隨言出臣敢不慎修職業期  
忠孝於克全祇奉 訓辭冀顯揚之有在臣無任感激  
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奏謝朕知道了

謝 賜甘露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欽奉 聖諭以去冬十一月二  
十三日長至祇行大報禮于 闕立十二月二十三日

忠先書院 文集卷之三

四

天降寶露于 顯陵特以中臣所獻分 賜及臣者伏惟  
瑤壇掃地禮崇大報之年 寶露溥空瑞應迎長之旦  
玄造潛回於一氣 明裡允格乎三靈 大孝顯親肆  
園陵首落 天澤 至仁饗 帝乃期月明有 聖徵草  
木生香陰陽凝潤宴醇冰並傾仙掌於雲中委素派甘結  
珠琲於林表茲蓋恭遇我 皇上辟孝禹功 文謨武烈  
道超無始 德及太清 調玉燭之至和 撫膺璫於大  
順致茲 嘉慶式協 熙明宮監駭觀競攀條而未拾宇  
臣快觀速馳置以貢陳走 萬里之江湖晞 九重之日月  
龍顏喜動既躬薦諸 祖考之前 鶴髮權增載祇獻于  
慈闈之下祥流 榮掖聲 隆慶區遙瞻玉繩於 松林懷  
望 白雲於對掖彼中華何足以示群臣即日南來

梧猶為得之異域。君太平之澤直成。至道之凝矧。睿藻天葩。渙傳宣於清夏。而銀璽豐。龍賜於層霄。稽首以嘗憶金莖之沆瀣。入口而化疑玉杵之玄霜。涼沁詩脾。沃相如於久渴。甘同塵吻。解太白之餘醪。臣服食膏恩沾濡。瑞錫揮彩毫。而作頌尚。斯倚馬之才望。丹關以陳辭。幸際飛龍之運。伏願皇上體天行健。與日躋升。繁祉無疆。味濃於湛露。景命有僕。觀繁於鉅斯。臣無任抒舞。祈祝稱慶之至奉。聖旨覽爾奏謝。朕具悉。仍陳禮部知道。

謝 賜東幣 二月十八日

嘉靖十年二月十七日伏家 聖恩特降 御筆手勅以二品金甌花犀束帶一襲賜臣者。臣誠惶誠忭。稽首頓首。忠札書院 文集卷十三 五

伏以 禁垣簡拔。方承不世之遺。宸翰褒嘉。獨拜非常之賜。茂恩荐至。省分非淺。著錫有加。措躬無據。竊惟郊丘祗載。兆自神謨。宗廟靈承。光于聖孝。式觀熙事。懋對昌辰。顧茲蒐講之上儀。罔匪折衷於睿斷。如臣顛昧。曾何仰助於萬分。惟聖譙撫乃弗。遴遺於一得。伏枉瓊瑤之報。過煩華衮之褒。犀帶黃金佩。九重之新渥。龍章御墨。假二品之殊榮。捧出雲霄。先生蓬華。宣傳閭里。喜動簪紳。奉宣命以趨。形開幸接尚書之履。啓封函而臨。紫閣光分上相之麻。寵溢常倫。榮逾素望。茲實恭遇我皇上德配三極。道貫百王。文輯開希。仁漸疎遠。親時禮樂。旁招稽古之儒。屬志經綸。渴想匡時之佐。遂致生靈之學。竟塵寡勿之班。曾謂凱

敝之文亦玷絲綸之寄。宋學士張重金之貴。傳故事於詞林。唐宰相賜通天之珍。播芳聲於史冊。未若休明之異數。加諸疵賤之小臣。並三錫以增榮實。一時之特感。但君臣之時。恒千載而難遇。願天地之造。豈一身之足酬。臣敢不仰承訓獎。誓畢命以驅馳。苟有謀猷。願輸誠於贊理。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奉。聖旨覽爾奏謝。已。知禮部知道。

謝陞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三月十三日

今月十一日該內閣臣張孚敬。臣董鑒題請。簡用學士官一員。掌詹翰林院印信。即日伏蒙聖恩。陞臣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印信。照舊經筵日講。拜誥命。著照今職。給與典者。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忠札書院 文集卷十三 六

音聲。故簡眷加隆。菲庸無堪。心願交愧。竊惟東朝華重。選賢崇於宮闈。北院深嚴。職莫親於翰墨。豈易坊坊。儲副固宜預蓄材英。然詞林有眾。樞機要必旁資。儒碩顧清階之並列。俾無領於一時。翠帷仍勸講之班。紫誥改榮親之命。謝封章於璫蘭。昇視篆於玉堂。恩異數殊。顧瞻增懼。望深責重。負荷難勝。切念臣卷曲樗材。苦窳陋質。起家寒賤。屬運休明。誤同洩勃之無收。敢擬珪璋之特達。此蓋伏遇我皇上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允升於大道。務傳采於群材。遂令鬼瑣之微。亦被龍光之溥。重念臣鳥鳥私情。上屋記憶。雲天厚施。下賁幽潛。不待請祈。曲加恩渥。此尤臣之銘心。鑠骨。誓將糜殫百身。而莫知所以為報者也。臣敢不祇承。明聖勉竭

愚思結縉溫尋益馬趨定之舊學濯磨淬礪堅許國之初心臣無任感天戴聖激切屏營之至奉聖旨覽奏陳謝朕知道了

同吏部侍郎徐纘等謝賜扇

今月初三日伏蒙聖恩賜扇等日講官川扇各五摺者恩數聯番第已逾於三錫聖情優渥寵獨選於群僚寶月於天門散皇恩於左順方荷茂恩於無極詎甚殊貺之有加雪霜筠製巧裁於蜀匠金泥銀鉸價實登於軒統肯及四臣人分五摺協五明於虞制陋九錫漢風臣等且侍於講筵功無裨於聖學彌增慙汗幸披天上之涼賜敢不奉揚願備人間之酷忠禮書院文集卷之三 七

暑臣等瞻天望聖無任感戴陳謝之主奉聖旨知道了

桂洲文集卷之三上

桂洲文集卷之三下

奏謝類

謝命允太廟攝主官并賜祭品時為小唐市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恭遇皇上親詣太廟

世廟祭告奉安香醑歸幄以妥列聖神靈臣以末僚特承寵命備員捧主禮成伏蒙聖恩賜祭品一卓酒

一尊者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惟闕官有恤承宗祀於萬年寢成乳安修上儀於一代威靈有在威

慕無窮恭惟皇上德茂承桃志勤念祖煥元文於制作隆登孝於慈奉匱主而致尊嚴陳豆遠以伸

受佑義深崇報禮備崇文臣叨被眷殊獲殿於有事瞻依玄穆親繙典於告成既陪顯相之榮重拜明煙

忠禮書院文集卷之三 八

之賜臣器同瓦缶慙莫注於黃流食厭繁饗難勝於大哉仰密優渥莫稱對揚伏願孝奉先而不置戴奏

清廟之歌德啓後茲無疆敢效華封之祝臣無任感荷

天恩之至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

謝賜宴鴈風亭代諸臣作

嘉靖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恭承皇上駕幸西苑仰無

逸殿賜內閣大學士臣李時臣翟鑾坐講書讀進脩詩而風七月之章臣助聖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無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汪欽戶部尚書臣許贊禮部尚書臣王時中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臣蔣瑄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張讀大理寺卿臣周鼎本同侍聽講謝畢上復御臨風亭賜臣等同內閣諸臣及翰林諸儒臣就亭下筵宴者臣等謹稽



首領首上言伏以 離照中正天下仰 文明之象 需  
雲升上君子當宴樂之辰自勅天之廣歌息響即 明良  
之相會為難追卷阿之矢音以還見 君臣之同遊有幾  
創觀百年之盛事真成千載之奇逢恭惟 皇上優運當  
天丕聞 帝謨之弘遠對時育物地知王業之艱難至忘  
肝食之勞務廣日新之政乃者 乘輿臨幸既勤身以勸  
農今則 宮殿落成益留情於講學乃移 金華之經席  
特命崇閣之儒臣哉冠而講唐虞坐廣廈絳旂之上登堂  
而見 克舜立光天化日之中熙熙然三代之風卓卓乎  
一王之典既而載陳樽俎饗官調 御府之珍脩以鼓鐘  
伶部奏鈞天之樂時則風清 玉陛藹瑞氣於 御慈日  
麗 彤閣散祥光於 禁苑臣等叨霑醉倍奉 寵光喜  
忠禮書院 卷之三 九

謝 頌賜紅柿

嘉靖十年十月十七日伏蒙 聖恩頌賜紅柿六箇臣謹  
頓首稽首祇受者臣昨侍 講筵嘗荷希珍之賜頃采南  
省多霜優渥之恩龍分 僊席之餘降自 尚方之重  
朱膚映日擬萍實以齊甘玉液含霜凌冰圭而獨冷雖華  
林暉章之奇植在昔有聞即安邑靈關之嘉名無以匹此  
臣敢不丹衷自勵上酬國士之知一飯未忘尚擬六歲之  
獻臣無任感謝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南郊安 神版禮成賜祭品

嘉靖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恭遇 皇上駕詣 南郊 躬  
親奉安 昊天上帝神御版 太祖高皇帝配祀神主於  
泰神殿祭告禮成伏蒙 聖恩頌賜脯醢酒果一卓者臣  
等導引 天儀榮典禮成之末賜霑 神惠光分俎豆之  
餘稽首登嘉端拜稱慶追記佳典未稱 上儀欽惟我  
皇上既恭建 國立以昭法象又奉安 神御以極尊崇  
臣等奉稱禮官遭逢 盛事重荷 明禮之資深感激  
之私謹具本陳謝奏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特賜曆日

嘉靖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該欽天監進 御覽等曆臣同  
文武百官俯伏班行蒙 頒賜嘉靖十一年大統曆日一  
冊是日復蒙 聖恩特賜臣中曆一冊散曆十冊者竊以  
忠禮書院 卷之三 十

黃鍾應律王衡明七政之辰北斗移春寶曆布萬方之朔  
謹人時於敬授協天運於仰觀惟 聖神化育之功得輔  
相裁成之道仰惟 皇上天保孔固當曆數之在 躬  
神錫無疆適 文明之應會登臺而望雲物占氛樞之全  
消拂瑄以候陽和驗銅銖之不爽臣使庶歲月無補治功  
甲子新編已拜 外廷之賜司天秘帙重叨 中禁之頒  
計日知年敢惜衰遲於大馬班和布政碩同熙驥於乾坤  
臣無任慶忭感激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命充 國丘分獻官并賜祭胙

嘉靖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恭遇 皇上告請 太祖配神  
于 太廟該尚膳監收回蓮豆進 乾清宮奉奉 聖旨  
賜分獻官四員及臣言者伏以 國丘肇祀曾叨 郊幣



之將大報再稱重荷 廟蓮之錫 恩私過渥感激彌  
深共惟 皇上稽古正祀感 神格 天威歲 郊禋慶  
協履長之旦 皇皇配帝 萃降尊 祖之文既茂對於  
時休式 靈承乎 釐貺臣叨陪恩優偶阻駿奔中夜齋  
心仰助 精禋之切明晨指首通瞻 衮衣之嚴巨無仕  
慶忭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遣大慈延福宮行禮賜銀兩并紵絲表裏

嘉靖十一年二月十五日伏蒙 欽命恭詣 大慈延福  
宮拜進 御製祈告祝文上香行禮已經具本復 命外  
茲者伏蒙 聖恩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者竊念臣每  
以微勞輒叨 重賞固辭未獲愧無犬馬之勤 寵賚奚  
堪莫効涓埃之補惟願 天眷有德篤生 上聖之資  
惠禮書院 文集卷十三 十二  
神錫無疆永保萬年之祚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

謝 賜 御製視二閣工程有感詩

嘉靖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伏蒙 皇上遣太監李經齋  
捧 御製因視二閣工程過觀 世廟有感五言古詩一  
章 親灑宸翰頒賜臣者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 聖藻流光快觀 充文之煥 皇情興感彌彰 舜  
孝之純一時之康哉同風千載之游歌再見建運覺而開  
寶苑拓 祖宗不接之基 御飛帟以發天葩縱 神聖  
有餘之學適太平之多暇當春日之載陽 肆筆成章昭  
述 祖欽 天之業求言維則啟光前振後之圖文豈徒  
為事如有待端拜 跪 曉發之賜謬承 華衣之褒顧漸末

學之荒蕪曷副 新恩之優渥茲蓋恭遇我 皇上德齊  
乾覆 智與離明過憐孤寒之小臣亦被遭逢之厚幸察  
其愚朴雖三至而不疑嘉以忠良豈百身之足報臣敢不  
誓殫効力同大馬以何辭願竭心思冀消埃之少補爰抽  
拙思妄綴鄙章瓦缶哇聲敢嗣音於大樂秋螢燭火輒晞  
彩於太陽伏願 聖主矜愚采弗遺於對非 皇天錫祐  
占早協於庶幾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川扇

嘉靖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伏蒙 聖恩賜臣川扇十二握  
者伏以融精引 鼓炎威於爐鑪 玄宰幹機布清涼於  
掌握惟 聖人之博大惠補造化而有全功蜀繭飛霜色  
惠禮書院 文集卷十三 十三  
映爵金之瑩湘筠破玉光含赤野之精允為 天府之寶  
藏詎拜 尚方之珍賜臣官聯日進汗漸益倍於諫垣  
恩數歲增寵賚有加於講慤望逾素分感極 卷私襟袖  
揮揚頭掃閭閻之酷暑 雲霄出入長懷 閭閻之清風  
臣無任欣戴感激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 先帝篆書大字并內府書籍

嘉靖十一年四月初六日伏蒙 聖恩特命中官欽捧  
恭穆獻皇帝篆筆篆書持盈守滿四大字并篆製恩紀舍  
春堂詩集內板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歷代通鑑綱目纂要  
名臣奏議文獻通考 大明集禮一統志等書凡十四部  
計五百四十八冊 須賜臣者臣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  
以 懋恩煥赫 寵錫便蕃循省何堪震 顙稽捧 先

立之容製事瞻 雲漢之光復 秘府之寶藏端詳 琬  
琰之賜矧 名吉足佩允為終身四字之符 聖恩未冠  
尚愧古人三冬之用 昔唐太宗於馬周有飛白之賜 榮已  
冠於一時 歐陽修在宋室得漢書之領 寵暫如於晚節 豈  
若愚臣之遭際過蒙 明主之眷情 手澤如新 仰識  
聖人之父子 恩私過渥 式觀今日之 君臣 慚無勞勩  
之可稱 詎辱 寵嘉之存 及茲蓋恭遇 皇上曲軫 天  
慈 俯矜蟻悃 謂臣夙預 講筵之列 故獨待 教其僭踰  
念臣志在文字之間 庶託以發其蒙昧 臣感深欲涕 喜極  
若驚 終日譙譙 稟 先帝滿盈之訓 窮年斲斲 勵前修蚤  
夜之勤 皓首 恩亦心圖報 雖儲無儋石 可忘耕鋤之  
憂 惟家有 賜書 豈堪藏金之積 永以為寶 賴濟美於雲  
忠禮書院 文集 卷之三 上

未感不可得 異派秀於竹帛 臣無任瞻 天荷 聖感激  
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命充 方澤分獻官并賜告 太廟祭品

嘉靖十一年五月初七日伏蒙 聖恩以祭告 太廟果  
酒膳臨 領賜臣者竊念臣奉以禮官之末 獲與勳輔元  
僚俱拜分獻 方澤之命其為榮幸已越 尋常重蒙 聖  
之傾尤荷 神明之寵謹望 闕叩頭祇受外臣不勝感  
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知道了

謝 賜白金并綵段表裏

嘉靖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伏蒙 聖恩以恭建 崇寧壇  
并 欽天本先二閭告成 特賜臣白金一百一十兩大  
紅彩段九表裏者 殊錫優渥 茂恩優渥 寵已溢其

涯分 膏質過於勤勞極知受 賜之榮 益負無功之愧  
恭惟 皇上光昭古典 丕開 聖文 敬 天克迓乎  
鴻祚紹 祖懋揚於先烈 三靈叶助 九廟增輝 道觀  
大業之垂名焉 感德之發竊念臣學昧通經 才非用世  
謬蒙 宸眷驟列大僚 雖苟充 任使曾微 夙夜之勤 願  
曲荷 包容每被 乾坤之施 臣敢不勉修忠慎 兢兢焉  
常若有臨 恭答 聖明斷斷弓更無他技 臣無任感 天  
戴 聖謹具本陳謝奏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薦新粳飯脯醢果酒

嘉靖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伏蒙 聖恩以薦新粳飯脯醢  
果品并酒一瓶 賜臣者 聖恩寵 玉粒香分 御康之便 嚮注  
黃流珍集 涓宮之饌 慶豐登於 帝籍 崇農歌大有之  
忠禮書院 文集 卷之三 下

秋用 芳享於 內庭 博 神錫無疆之福 臣叨受 九  
重之賜 愧無四體之勤 正以先嘗一飯 敢忘於 帝德 熟  
而後薦 九原咸沐於 天恩 除就私家望 闕叩頭外 臣  
不勝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召對并賜 宸翰御製詩

嘉靖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伏蒙 聖恩召見臣於西苑  
迎翠殿 御製面諭 太宗伯言 舉所知以備翰林之選 五  
言詩一章 又秋日書懷七言絕句一章 命臣即時恭和  
明日以記牋一幅 親灑宸翰 書前詩 須賜臣者 臣誠  
懼誠忭 稽首頓首上言 伏以 書載虞歌 世際明良之會  
易稱泰泰 志成上下之同 蓋君臣之相遇為難 惟天地之  
財成有道 既二帝三王之後 慶千載一時之逢 寵出非

當臣竊何幸蓋恭遇 皇帝陛下 智神偏物 清明

在躬 敬與日齊 聖由 天縱 御文華而講學孜孜

焉俊乂之求 臨西苑以勞農倦倦乎猷畝之念偶

幾之多暇適維九月之稟秋來遊來歌音嗣乎成周之雅

省耕省歆德比於先王之觀 覽寶月之新亭 坐澄波

之清館 開軒 召對近接 龍顏造膝訪迺密承 天

語旁求史職欲資搜采之專必得儒英始副編摩之重責

臣以職守之避勉臣以思報之忠俞喁相後股肱是託遂

揮 宸翰發之篇章爰奉 給音命以屬和無 示秋懷

之作過塵邊戍之憂煥矣至文日星明而烟雲麗 大

哉聖澤虎鳳躍而韶鈞鳴顧臣才非倚馬慚無應 制之

能技本雕蟲曷副求賢之 詔既仰窺於聖作且獲侍於

忠禮書院

宸遊飽飫 天厨之珍歷覽 禁園之勝歸來如夢喜極

而驚誠不世之奇逢出半生之過望詎意尚留 聖眷重

賜 奎章御墨金函宛降後於 天上飛龍鳳蕭瑟光動

於人間百拜而受 君父之恩奕世以為子孫之寶臣敢

不益舒忠盡上酬 優旨之褒嘉務廣薦揚仰副 聖心

之采擇尚力圖於未効冀少答於鴻私臣無任感 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

謝具見忠敬至意知道了

謝 特恩開除本戶軍伍

臣於嘉靖十一年十月十七日上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開豁軍伍事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准除豁兵部知

道欽此臣謹以次日恭赴 闕庭瞻望 天顏結首頓首

謝 恩訖臣竊惟私計傍徨輒不顧 天之憫 聖恩曠

蕩遂常解網之恩特祗奉乎 綸音重仰煩於 御筆刊

除戎籍復門戶於百年金革之餘崇獎儒紳榮子孫以一

代衣冠之後先生里閭 寵被松楸茲實恭遇 皇上至

慈天覆 全度海涵草木何知借 慶雲之渥采魚蝦極

陋忘 巨浸之汪洋切念臣宇內孤生江南微族少承家

學幸登 明聖之朝世受 國恩僅守先人之業式際

右文之日謬膺典禮之宗肆承偃武之秋克副歸農之願

恩覃百代何啻九遠其官 澤匪一身如將十世以寄臣

敢不誓殫筋力期 報德於 明時施及雲仍尚輸忠於

來世且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

道了

忠禮書院

謝 賜曆日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恭遇 皇上給賜百官嘉靖

十二年大統曆并 頒行天下臣已預在 廷之賜是日

復欽蒙 聖恩賜臣中曆一冊散曆十冊者伏以 鳳曆

授時觀周正三陽之始 龍飛格運更太平一紀之新律

增嘉應於黃鍾斗柄潛迴於 紫極 天舒景象瑞日麗

而慶雲翔人樂熙純壽域開而協氣布恭惟 皇上克仁

蕩蕩育萬物以同春 舜治巍巍配四時而成序 正朔

載頒于率土聲教日暨於敷天 中和致而經綸生坐享

無為之盛調燮明而職銜順共成有道之長臣公荷 寵

頒私叨 榮賜敢不敢遵唐典共頌吉以和神人寅奉夏

時務直清以稱夙夜臣無任感謝 天恩之至奉 聖旨

賢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紅柿

嘉靖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賜紅柿六箇  
臣謹就私室望 闕叩頭祗受者伏惟 華林珍味幸已  
竊於再嘗 御席恩頒寵愛於三錫規經霜之熟帶坐  
憐青歲之存更捧映日之朱核自覺丹心之逾勁彼燒梨  
之賜尚思播美於它年顧懷橘無從敢忘移忠於 聖主  
臣無任感謝 天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 太廟請 南郊配神奠品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恭遇 皇上將有事於 南  
郊以是日請 皇祖配神奠品 須賜分獻四臣臣言叨  
預獻官獲蒙 恩賜者恭惟祗稱 大報禮將慶成於三  
忠禮書院 文集卷五十一

分獻 後壇祭以有事者再 侑神作主遙攀 高廟之  
靈旌祀 祖配 天重薦 崇丘之華壁未序 壇垓之

列累霑 俎豆之頒瑞拜 寵嘉懋承 休慶伏願 精  
誠必達 大神睴顧而依懷 純化旁流 景福緝熙而  
申錫臣無任欣戴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謝朕已知了

謝 賜 太廟獻白兔脯臘酒果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恭承 皇上以西蜀撫臣所  
進白兔呈獻于 太廟 世廟之役殿臣叨承 簡命供  
事 廟庭禮成欽承 頒賜脯臘酒果者竊惟瑞物應圖  
聖德增光於 祖考精誠享 廟隆恩錫嘏於臣隣適觀  
希世之珍式慶非常之遇臣無任欣幸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加太子太保并賞銀兩表裏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伏蒙 聖恩錄臣視工微勤  
加太子太保并賞銀五十兩時經內表裏者臣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竊惟 寵錫荐加榮非意及辭遜弗獲愧與懼  
并申 渙號以自 天措微躬於無地感 恩私之過渥  
思報塞之彌艱伏念保傳之官古重其選周召而下已難  
其人降自近代尚存典刑迫入 聖朝輩有名德然特才  
足以濟 國家經綸之業故其位可以倚 朝是柱石之  
資未聞蹇淺之庸流亦玷高華之重秩茲實伏遇 皇上  
德協穹昊 明並羲和紹 祖重光經緯丕隆於基構配  
天無極功業煥發於文章 懋學日進於光明求賢每甚  
作飢渴如臣孤陋亦被 甄收項後諫垣拔置詞苑存拜  
忠禮書院 文集卷五十一

伏蒙 皇上南省晉登保氏於春宮文幣無金禮重 九重之  
錫紆朱拖玉官聯一品之班 天寵超踰越數十年之資  
敘 昌期會合慶千百世之遭逢臣敢不采堅葵藿之心  
益策犬馬之力鞠躬盡瘁上酬 聖主之知矢死靡他敢  
負 皇天之德臣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奉 勅撰真人府記 賜銀兩并大紅絢絲織金

雲鶴衣

嘉靖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伏蒙 聖恩以臣奉 勅撰  
顯靈宮碑文 特遣文書房官焦忠齋 賜臣銀四十兩  
大紅絢絲織金五彩雲鶴衣一襲者臣頓首頓首恭  
叩望 闕叩頭祗受訖竊惟操觚染翰供儒職分之庸

謝賜時享廟胙

嘉靖十二年正月初七日恭遇孟春特享太廟時享

世廟臣奉命捧主是日禮成欽蒙賜胙例當次日

朝畢立班於御前叩頭稱謝本月初九日皇上御

奉天殿視朝臣偶因滯疾舉癸痛楚卧床不能朝參隨

忠補遺院文集卷

其

班行禮臣謹就私室扶疾望闕叩頭訖伏念天恩至

重神惠孔時臣病阻趨朝禮宜陳謝伏願元辰

格祚帝休如日之升陽運應乾聖壽與天無抵臣

無任仰天祝聖感激屏營之至奉聖旨異鄉奏謝

知道了

謝賜陪祀帝社稷壇祭品

嘉靖十二年二月初六日祭 帝社 帝稷臣言明預

聖恩以邇臣卓酒一辨分則及臣者

仰惟親耕王籍既修社於都郊躬獲天田後社於

帝社自觀 靈臺之建 王車之即於園 帝社自觀 靈臺之建 王車之即於園

池屬苑春屋掛掛在泉林一表高丁

閣之問莫預進陸履從之乃喟然嘆曰

神惠之頒端拜 聖恩之錫兩葉農惟政本 天心軫稼  
穡之艱難富貴殺貨 嗚呼應聲名之洋溢臣無任感  
欣躍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

謝賜告獻瑞應太廟捧主祭品

嘉靖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以河南撫臣所

太廟世廟先是伏羲  
命臣勿預捧

主無代爵 孝廟禮成是日欽蒙 復賜賜廟所醴酒

三靈昭答是之效 帝變下民百爾各 天之只神也

三靈叩君臣之儀 珥慶大來九有來格 天之烈神少

每之市我交望方茲日所之至如立言門之仙  
覬正周數之羊麟狀頂司絳函翼也之天馬伏登  
青朝

祖考悅而弗繇來咸喜動 孫宮春酒觴而 唱壽以介

東坡書院全集卷十三

允屬聖朝之希事是垂來代之美談慶洽神人懽傳

夏臣未展 殷廷之 賀先王且耳之頌 聖壽無疆日

日効華封之祝 前星有耀春朝應朔月之占臣無任感

謝頌禱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賜奠告先聖先師祭品

嘉靖十二年三月初一日恭遇 皇上躬詣 文華殿

經筵開講英旨 先聖先師是日伏蒙 聖恩以和漢

臨酒果 領賜及臣者恭惟 嚴奉 升殿道重 皇

之統教崇正學業先聖主之勤先

釋奠告 神之靈所開 左心 聖方中此

文華龍不畜如才名直云龍鳳呈祥百王治世之規惟

信之自天信 景崇之有地瞻依其幸落沃多厥廣廈  
綏旒泰厯隨陪之列太美玄酒時叨 霑賜之恩感激彌  
深名言莫既臣無任欣慶并蹈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  
知道了

謝 賜扇

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伏蒙 聖恩賜臣川扇十二握  
者臣恭就私邸望 闕叩頭訖臣竊惟歲序飛騰炎光忽  
屆 眷私優渥 珍錫重頒 舜絃鼓天上之風阜財解  
慍 武庭救人間之暘遂暑迎寒臣出入蒙懷袖之恩  
朝夕被奉揚之 寵深惟涼薄仰 大柄以何裨敢自棄  
拘於下風以圖報臣無任感激拜謝之至奉 聖旨覽卿  
奏謝知道了

忠禮書院 文集卷廿七

謝 賜皇子生告 天告 廟酒果脯脰

嘉靖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恭遇 皇嗣誕生二十日伏蒙  
聖恩以告 天莫 廟酒果脯脰一卓 頒賜臣者伏惟  
皇天德允釐 胤祚之昌 列祖垂庥式篤 邦家之  
慶 位隆守器 禮重承桃莞簞之寢既安弓緇之稱實  
應茲斯暨贊祥開 第一子之生瓜瓞綿綿慶協百斯男  
之禧臣駿奔有恪雀躍惟深已叨 宗廟之榮重拜 神  
靈之錫 異恩疊荷榮感難言臣無任仰戴 聖恩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皇子誕生銀兩表裏喜紅

嘉靖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恭遇 皇子誕生羣臣稱 賀  
禮成伏蒙 聖恩賜臣喜錢銀二十兩彩段三表裏又大

紅雲綺綵一表裏者臣伏惟 宮闈集慶海宇騰歡胥  
皇運之郵隆觀 天枝之彌茂燕謀饗德 三靈錫 昌  
熾之休熊夢生賢萬國仰 元良之建運逢 大慶沾沐  
殊恩文綺重頒荷 龍光之永被白金加賜感 晉錫之  
駢蕃臣燕爵卑喧曷贊 鈞天之喜雲霞公冒實增草木  
之榮伏願品彙蒙休永保 太平之業 神靈錫美益增  
蕃衍之禎臣無任瞻 天戴 聖威感激欣愛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內殿薦稻祭品

嘉靖十二年九月初三日伏蒙 聖恩以薦稻 內殿徹  
回珍膳果品脯醢并酒一壺頒賜臣者臣謹就私室拜  
受望 闕叩頭訖伏惟 靈祚登場 帝藉衍豐年之慶  
忠禮書院 文集卷廿七

芳瓊薦 廟 天象呈農事之祥恭承 孝享之休祗被  
神明之錫尊拒飽飲熟香杭玉梓鹽饋食之遠翠金分屬  
膾之姐 敷恩特異受 賜增崇臣故薦先人飲一歲食  
新於 天祿奉嘗正席慰百口仰哺於 君仁惟素飽以  
知慚竟無功而可補伏願 榮威大衛永承 郊廟之共  
猷弘同豐普遂承黎之賴臣無任感激蒙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真告 先聖先師祭品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伏蒙 聖恩以開講真告 先  
聖 先師酒果脯醢 頒從內閣分賜及臣者伏以 天  
作君師道統遠承於異代 日新治教 聖人親見於當  
時春秋開勸講之筵朔 勸釋奠之禮文明兆泰儒服增



榮愧無效次之賦叨受馨香之賜伏願 青官日麗  
聞弦誦之音 紫殿風清時見雙龍之集臣無任感激  
謝之至奉 聖旨覽卿謝疏朕知之

謝 賜手勅 御筆金書大字

嘉靖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談文書房官張奉齋捧賜  
太子太保大宗伯言 御封一道付臣臣拜手啟觀伏蒙  
聖恩特降 手制併以 御筆青歲金書秩宗二字賜日  
者臣誠惶誠忭頓首頓首伏以 鳳翥龍蟠玉管應奎  
之象 霞明日麗金書煥龜洛之文 聖人之心盡天成  
帝王之筆精神造極自古君臣難得相遇故人間翰墨  
罕見於流傳詎期草莽之踪式際風雲之會 頃來 聖  
藻題函重官保之稱 揮灑 億毫點翰申秩宗之命

忠禮書院

文集

卷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雲龍之狀 金碧生輝 銀鉤飛白而風雨停 王筆流

丹而星辰動彼模勒以賜宰輔尚足稱賢願游戯以自娛  
情安能比 聖恭惟 皇上 道駿舜孝 煥有堯文

恢張 帝猷禮樂興而 天地治 光揚 聖業謳歌集

而美夏寧 馨茂久忱於 天心 元良肇自乎國本

星孤啓瑞 天第增華備舉 上儀登閣 昌祚臣根以

章句之學謬參典禮之司極知虛竊以多慚每荷 眷殊

之誤被昔周禮重春官之設不聞夙夜之規舜典欽伯夷

之咨未有丹青之寵豈君愚臣之幸倍於古人之遭千載

一時忠敢虧於臣節萬年兩字世永戴於 君恩邑里騰

歡山川改觀藏諸石室榮光起而屬天番於汗青芳聲流

而動地臣無任感 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奉 聖旨

謝 賜進書賞資

嘉靖十二年十月初六日欽奉 聖旨覽卿所奏奏禮書  
具悉尊禮至意且愛君守正著集精詳不必朕序書名與  
做郊禮通典且留覽夏言賞銀四十兩衣一襲綵段三表  
裏除臣報名於次日赴 闕謝 恩訖本月二十五日工  
部都水清吏司製成大紅織金雲鶴紵絲員領并藍綠紵  
絲貼裏襯衣一襲本部主客清吏司開領出銀四十兩綵  
段三表裏各齎至私邸 賜臣者臣頓首頓首伏以銀幣  
盈筐頭拜 大廷之資衣裳在荷光膺一命服之頒 寵  
錫駢蕃 綸音慈綍竊念臣樸材下乘陋識淺聞將順建  
明久漸無補編摩潤色粗幸有成志將獻其愚忱慮闕虞

忠禮書院

文集

卷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於眾忌所願獲慶於 聖鑒庶幾不惑於來觀敢期附託

於 聖謨輒覬惠徽於謙賞方抱僭踰之懼願承忠愛之

褒禮重無金矢瑩心於百鍊願迺文繡借永譽於千齡茲

實恭遇 皇上 睿明先物 制作邁倫屬志與文銳情

稽古遂使繫鉛之末伎式叨褒鉞之餘光賞及布衣不棄

蕭荒之賤下逮書吏均沾 雨露之榮允維 天度之恢

弘益親 鴻私之曠蕩臣敢不誓殫疎拙圖稱 熙明直

道而行願無隳於素守平生所學期不負於 聖知臣無

任感 天荷 聖激切戰兢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

道了

謝 賜新曆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恭遇 頒朔是日伏蒙 聖



中曆一冊散曆十冊者誠勤誠忱頓首頓首伏  
以帝協重華齊虞衡之七政 皇建有極敘禹書之九  
疇寒暑時而百穀順成陰陽調而萬彙咸遂此蓋伏遇  
皇上道同天大 德感日中 贊化育而成功允釐 布  
正朔而民時敬授臣官聯春省秩帶 青宮親鳳曆之一  
更荷 鴻鈞之再造虛庸無補徒驚歲月之方新勛力未  
衰尚許驚駘之盡瘁伏願 巍巍蕩蕩效三祝於克封螭  
蟄說說頌百枚周雅臣無任瞻 天仰 聖感激稱賀之  
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紅柿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伏蒙 聖恩頒賜紅柿六枚  
臣恭就部署稽首頓首拜受者 時珍存賜又占歲月之  
忠禮書院文集卷十三 其  
新 天啓忽臨甫值薄書之暇 恩霑塵渴感切冰兢實  
關十春乍擬金桃之麗味調六氣中含玉露之滋 寵溢  
國方光騰几席臣薦之祖彌修 皇朝重士之榮親於陰  
陽得君子碩果之吉臣無任感激榮荷之至奉 聖旨覽  
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酒飯

嘉靖十三年正月初七日伏蒙 欽命臣等恭詣 奉天  
殿演習領 勅禮儀重蒙 聖恩賜飯臣等除望 闕叩  
頭訖伏惟 人日逢辰集春風於 殿陛 天家有慶瞻  
瑞氣於 宮闈屬當獻歲之初叨預大官 素餐知愧  
飽德難思臣等不勝感激陳謝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  
謝知道了

謝 賜遺告 社稷祭品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四日伏蒙 欽遣臣以 冊后禮祭  
告 太社太稷事畢是日蒙 頒賜脯醢祭品一卓者伏  
以祥占 官掖卜獻歲之上春禮洽 壇陔展 禋於時  
告恭惟 吉典屬在芳辰膠承攝事之榮建荷 賜膳之  
寵載沾神惠采威 天恩臣俎豆有開忝竊神人之寄經  
綸莫試羞稱 社稷之臣伏願 神聰於昭繁祉介 室  
家之胤 天保孔固丕基弘土宇之章臣無任欣戴感激  
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問后見廟祭品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問后禮成是日率  
見 太廟 世廟行謁告禮臣奉 命尤謁告禮使掌祭  
忠禮書院文集卷十三 其  
廟屏次日伏蒙 聖恩頒賜牲胙并和羹樂盛邊豆共三  
十二品者臣誠歡誠忱稽首頓首伏以 二南基化周詩  
誅窈窕之風 三極肇才義盡定乾坤之象禮重 神靈  
之統 德崇宮壺之儀 日月開曜於重光 陰陽燁和

於泰始載 領編典式敘 晏章嘉月敷時 玉璽正六  
官之位掃衣颯馬 金根嚴 九廟之朝遠追周典之隆  
復睹漢儀之盛君親迎以玄冕孝莫大於宗枋后亞裸以  
璋瓚敬允宜於京婦明章宮教登建 母儀徧函夏以同  
休洽神人而共悅臣榮膺使 命濫厠禮官慶 釐事之  
告成荷 俎膳之存錫臣謹用獻于家廟肅詔 天寵之  
懷饗及賓廷共載 君恩之薄伏願承 乾配 聖百男  
為文定之祥與爰期周四國被化行之美臣無任歡忭激

切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酒飯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伏蒙 聖恩以演禮 敕定特賜光祿寺酒飯者 等倅休勝日疊受 隆恩宴食知慚無功可稱臣等不勝感謝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謝知道了

謝 賜衣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八日恭遇 欽冊皇后詔書禮成是日伏蒙 聖恩以遣臣祭告 社稷賜大紅織金彩粧雲鶴紵絲衣一襲者臣稽首頓首竊惟 丹詔載頒華正旋宮之號錦袍新賜顯承 玉陛之 恩禮式洽於神人慶芳流於中外 乾坤文泰 日月增榮詎堪補報之章猥

忠禮書院 文集卷 三

七

冒草茅之質榮深衣被感切服膺伏願 天保難圖麟鳳應永棠之治 春生椒掖熊恩協堯章之占臣無任激切感戴祝願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加少保

嘉靖十三年三月十七日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九日伏蒙 聖恩降勅加臣少保無官如故臣具疏辭免重蒙 褒旨不允除已固謝拜 命外臣今日始獲叩頭 陛前拜謝者臣稽首頓首謹言

竊以 孤卿晉秩上保 王躬宗伯備員外司邦禮儀絕百僚之右班徒六列之光祿重位崇宜藉簡論之慎人微望方詢知副稱之難候被 隆恩已矜非據獨膏 殊獎

愈深兢慙茲實恭遇 皇上先仁天覆 湯聖日濟 德慈旁求 志存遠攬不以 聖神而棄物未嘗全備以責

人遂今聯綴之材亦玷珪璋之選坐彌年所方積愧于空

篋歷以 寵階實冒嫌于虛授有辜 知遇莫効忠勤矧

愧本泰過既不能以請衆而才尤孱薄又不足以匡時弘

化實泰於貳公寅亮靡堪於弼丞一幸陪嘉運使攀附以

知榮雖恃 鴻私尚賴隣之是懼詎期 天眷越出常倫

特被 聖知荐加異數控辭僞僕謹惟 成命之難回奉

職周旋願致微軀以圖報臣敢不益撫素飭仰答 宸衷

鎮定解紆為億兆和平之福調劑茹納佐 國家淳厚之

風伏願 端拱穆清 宵旰適起居之節 茂綏福履陰

陽成保合之功 萬壽無疆九有同慶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陪祀 帝社稷祭品

二月初三日

忠禮書院 文集卷 三

七

嘉靖十三年二月初二日恭承 簡命陪祀 帝社 帝

殺于西苑禮成伏蒙 聖恩頒賜脯醢酒果者竊惟 聖

開 帝社地當 紫殿之原敕攝天田歲秉青郊之未本

聖人之經畫念 王業之艱難薦薦且於芳春集簪筍於

禁苑登歌曲雅祈百物之順成載詠豐年祀萬方之威賴

臣虛糜多愧久忌力穡之勤陪列知榮重荷 禮神之惠

伏願 於昭在上鑒 明德之馨香無疆惟休衍 皇圖

於華固臣無任感激欣忭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

了

謝 命代拜 先聖先師禮成

閏二月十六日

昨日 左順門通出揭帖內開閏二月十五日望日 文

華殿 先聖先師堂有果酒 上尚黃袍行禮有贊禮

四日奉 聖旨着尚書參議代拜欽此臣言謹欽遵於今日早恭詣代拜禮成者伏以 嚴奉 聖師 秘殿肅瞻 依之典舉行朝望弼臣重代攝之議詎意外僚欽承 特命顧 眷殊之梓被撫謫薄以奚堪束帶鞠躬曉掖趨雲坡之迥焚香端拜春堂依 龍象之輝將 九重企慕之誠祈 羣聖神明之鑒恭惟 皇上道宗遠古 命受維新接 聖學之真傳紹 皇王之大統尚懃肇禋之日曾叨晉謁之榮明燭寒宵 天語密承於 斧底 御泉春茗 宮恩立賜於 軒墀一時之氣象雍容千載之遺逢殊異已幸身親乎 堯舜復何想像於唐虞念啓沃之無能慚股肱之吳籍臣敢不仰循 聖詔期無愧於古人上答 淵衷願有聞於來世伏願 登 三皇成 五帝魏忠禮書院 文集卷 五 廿

謝 賜扇 三月二十七日

嘉靖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賜臣川扇十二握者伏以祝融格即炎風鬱鷄火之棲仲呂移宮熾日駛羲和之馭茂對 虞絃之拂渙承 武建之頒却暑迎秋識 神功之妙用楊仁發重裘 天德以弘敷所願塵襟全消散涼颺於九有清商四洽解煩溫於羣生臣無任欣戴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 太廟請 北郊配神奠品 四月三十日

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恭遇 皇上有事於 北郊

是日以告請 皇祖配神奠品 頒賜分獻四臣臣言叨預獻官欽蒙 恩賜者恭惟 德配 皇祇萬物莫不本祖道尊 富媪羣品以之資生造化實藉於相成祀典宜崇於並報與 稽往牒罔究全經惟 重明麗正於南離肆仲夏肇禋於北坎駿奔 泰折再叨代 獻之榮屏息齋居百拜告 神之惠伏願 坤靈協祐少海發虹渚之洋祖烈垂祚豐邑衍 孫謀之慶臣無任感戴瞻祝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命觀新製 殿陛祀 天祭器 諭賜彩扇

五月二十八日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召見臣於 南

宮重華殿 命觀新製 殿陛祀 天青爵祭器 手賜

忠禮書院 文集卷 廿 卅

三象牙白檀金香喀彩畫扇一握 而諭曰今日天氣炎熱以此扇賜卿等同涼并 賜酒飯者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伏以恭祝 聖顏實切瞻 天之甚親承 溫諭彌深就日之懷謫然 上下之交優矣都俞之象被薰風於御榻接畫日於 清宮祇奉 綸言仰觀 重器青青瓦爵美若出於虞陶采采文尊制有加於商鑄式副用簡之敬崇彰貴賈之誠動必以 天仰識文心之真 恩先速下聿昭晉錫之蕃彩扇 賜涼聆 玉音之優重 宮筵霑醉饌珍品之駢羅一時之 眷顧非常千載之遭逢特異茲實恭惟 皇上 清衷淵粹 全度含弘 駿惠先猷適崇 不構崇 天建極 道允協於重華備物隆名 孝祗承於長樂乃嗣游融之美益徵交泰之休爰及

五臣咸有一德坐 垂衣之充弊何幸身親步接武於夏  
龍獨慙非偶挹珪璋於周廟撫羹匙於商庭觀太極於至  
文得希音於大雅雲龍眩目冰玉瑩心旋叨解慍之恩  
特拜引涼之 賜海壇香發清傳閭閻之風霜蘭圃開圓  
捧雲霄之月與池荷禽鳥而共樂敢忘 造化之仁指雕  
梅松竹以同心願秉歲寒之操伏願 穆清凝命 熙洽  
垂休 壽考萬年日效嵩呼之祝 本支百世長歌天保  
之章臣無任感激欣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  
了

謝 賜建 神御閣告 廟祭品 七月十六日

嘉靖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建 神御閣於  
南苑奉藏 列聖 皇考 聖容并 寶訓 實錄是日  
休沐 躬告于 太廟之 寢殿臣言恭捧 英廟神主  
禮成伏蒙 聖恩頒賜祭品脯醢酒果者竊惟 紹祖惟  
休志莫先於繼述 饗親成孝思若見其形容矧 盛德  
大業之昭簡而之中而 日表龍姿儼在丹青之上實萬  
世之所瞻慕曾一念之敢遺忘僅見我 皇克萬 前烈  
重書 寶圖繼之以金匱石室之嚴崇奉 御容尊之以  
飛閣層城之邃舉一代殊異之典示千古傑特之觀爰訊  
日以告 闕適 命官而從事詞宣祝史格 文祖於居  
敬祀率近臨將 湯孫之有恪臣僑員恭 主在廟駟奔  
輿獻有儀光預相予之末教核維旅惠分錫尔之餘奉大  
戴以先嘗引黃流而既醉 寵靈過渥報稱多慚伏願  
聖子神孫

文謨武烈純德純子不顯

之成功臣不勝感戴陳謝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  
道了

謝 聖節慶賀禮成諭賜酒飯 八月十一日

嘉靖十三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慶賀禮成是  
日午刻內閣抄奉 聖諭今日朕生辰此酒名長春特頒  
共卿等飲以交歡耳亦宴義云爾蒙 聖恩賜臣長春  
酒二瓶票酒十瓶燒割一分并示前 諭者除就臣私第  
望 闕叩頭拜 賜詔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言伏以  
宸翰春溫 慈惠示君臣之義 官恩書長慈行通上下  
之情當高呼罄鼎之辰拜首酒嘉敬之 賜鴻私過渥雀  
躍惟深茲實恭惟 皇上立極承 天應乾受祉欽時五  
福錫嘏兆民頌惟名世之賢宜藉太烹之養如日淺器亦  
忠禮書院 文集卷 世

被 慢恩 內醢春醪寵溢明尊之饗 天厨大饗榮逾  
八簋之陳誠肉食以多慚豈瓦缶之可注式緣遭際諒荷  
眷殊臣飲以為歡歌太平於既醉感無以報祝 萬壽之  
無疆臣無任瞻 天仰 聖威 恩戴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遣祭 都城隍 頒賜胙品 八月二十三日

嘉靖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欽蒙 遣祭 都城隍之神  
除即日具本復 命訖伏蒙 聖恩頒賜胙品例該 陛  
前而謝臣偶於二十二日在部辦理文書因衣薄員風疾  
敷頃作二十三日緣前疾不能趨 朝不獲同陪祀羣臣  
稱 謝臣不勝感懼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稻米禮酒果品 補進 八月二十五日

嘉靖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伏蒙 聖恩以 奉先致

薦新稻米一盤酒一壺果五品脯醢三撰 頒賜臣者 乘輿報社稼成 御苑之耕 清廟 薦新品出 內殿

之錫 鴻恩 曲逮 駿德難名日食大倉已報勞於南

亦歲嘗新稻長竊飽於 天厨伏願年穀屢登 帝力同

歌於九有 神人交慶 皇輿孔固於萬年臣無任仰戴

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謝 特恩賜建忠禮書院瑣恩堂寶澤樓表

十三日 伏蒙 聖恩賜臣忠禮書院瑣恩堂寶澤樓

特勅有司建造工部製扁給賜者臣誠懼誠感頓首頓首

上言伏以 離明麗正規經天緯地之文 乾健當陽道

風虎雲龍之會 道逢交泰 恩出非常 御藻宸章日

忠禮書院 文集卷 三

星赫其炳耀華堂雄構山川賴以光榮 渥養有加於

無猜恭惟 皇帝陛下 天德地業育万物有同仁 湯

武充文冠百王而獨聖 清明旁燭 敦大無容 定禮

作樂紉法於羣幾之先 制度考文收功於異論之後取

善不遺於葑菲錄賢毋棄其瑕疵如臣鄙穉之資亦在甄

收之列但臣幸未聞道後有志於古人才乏通方實無見

於當世詎意受知於上 聖蒙 恩越出於常流諫署從

容久陪國論詞垣密勿敢行 講帷方無亞以唐端旋晉

長於宗伯荐膺 宮保頭陟孤卿祗近 清光 手詔枉

厪於朝夕 寵領羣籍 恩私優假於尋常願達事畢極

抵懼 天章之襲乃 絲綸煥發過叨 宸藻之榮堂扁

瑣恩銘刻琬琰之貴接頭 寶澤慶流河漢之光重以書

院之名特加 忠禮之賜 嘉號悉出 淵衷惠

類仍 褒稱備厚賴扁命冬官之大臣公功勤方岳之有

司 盛典彰隆 寵恩崇厚乃近代人臣之所未有實前

茲世主之所罕施白麻使聞匪出 玉音之特達紫陽尚

在未緣 聖主之親題南紀增輝中朝動色子孫永寶族

里具瞻蓋將侈百禩之美談詎止專一時之幸會臣敢不

殫堅素節益罄丹心非仁義不陳於前有謀猷則順於外

竭忠於禮仰承 聖訓之惓惓以正事 君政易臣表之

耿耿伏願 天休滋至 神嘏攸純 聖子神孫衍 皇

圖於有永 天高地厚祝 睿算於無疆臣無任瞻 天

仰 聖恩切屏營之至奉 表稱 謝以 聞

謝 遣奉安 先聖先師禮成 賜祭卓 十月二

忠禮書院 文集卷 三

嘉靖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伏蒙 聖恩以 文華啟脩

飾訖工 皇上親製告文 遣臣奉安 先聖先師禮成

所司以收回祭品請飲奉 聖旨賜言正一卓左配一卓

者伏以 齋心講學地重 文華 聖聖尊師神嚴釋奠

當衆工告成之日觀一時維新之觀安奉 神靈千古衍

黃虞之緒增崇基構 九重開蒼震之祥俎豆載頒冠裳

多慶伏願 恭默作室有來 帝賚之良 精一肯堂允

紹 聖傳之正仰 龍飛於法象利瞻 九五之時敬禱

拜以颺言敢效 億千之祝臣無任欣躍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紅帟 十月二十八日

嘉靖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頒賜紅柿六顆者 宗藩馳貢歲事有常 御席分頒 恩私無敦味殊殊絕疑玉露以含清光來凌兢映秋霜而挺潤 賜露多幸時食為珍每懷事 主之誠惟有丹衷之誓臣無任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奏以謝朕知已

謝 特恩勅賜銀記 十月二十九日

嘉靖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揚貴齋捧 賜博學優才銀記一顆銷金紅袱銀池厘輪牙牌二面傳幣俱全伏讀 御筆勅書內開 勅少保禮部正卿言卿自受朕簡命每事不顧人言多所裨益朕有所諮悉心以對念惟手跡上封無有識驗茲特賜銀記用之高賴嘉謀謹論朝夕以陳巨朕不逮卿宜欽承之欽此

忠禮書院

聖

臣誠懷誠荷頓首頓首謹言伏以 龍威御臺祇承 聖藻之元來綏精錄榮捧 賜章之重 詔勅中使問卷驚

傳 錫自 內庭班行 快觀念微臣蒙 恩被數之過仰 聖主任賢圖治之真備省非堪震兢無據恭惟 皇上躬神聖之資撫休明之運恩濟格 天之業每懷名世之賢所宜慎建宗工俾之與國大政如臣者僅以承學略

知向方初無榮華出羣之才徒抱區區自守之志幸逢聰明睿智之至聖足以有臨實望 唐虞成周之太平可云坐致不自量其疎間淺陋竊有意於將順達明間因一得之愚誤蒙千載之遇每有懷而欲吐顧無補以多慙竊觀 聖諭之所以褒揚大非薄材之所能副稱重以印章

之錫無乏 華表之文博學優才勒之琬琰嘉謀謹論

許以襲封 獎進瑜常虛庸增懼矧強智易窮於測海而竊力終困於負山誓當勉効驅馳恒恐有孤 眷遇臣敢不濯磨淬礪彌堅許國之心納繹溫尋益篤承家之學上以荷朝夕之 顧問下以盡耳目之見聞祇服 訓辭敢忘自力誓殫竭誠無稍所蒙臣無任欣忭感戴切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新曆 十一月初二日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伏蒙 聖恩特賜中曆一冊散曆十冊者竊以風曆更移歲月徒驚抗迅駁 鴻恩浩蕩功勤無補於毫釐榮捧 新頒獨增內愧恭惟 皇上祇敬 三靈憂勤萬幾齊之七政敘神禹之九疇教授民時五教熟而草木咸遂欽崇 天道三辰正而風雨有常

忠禮書院

聖

臣敢不夙夜寅清願無違抗并禮陰陽調燮重有望於台衡臣無任瞻戴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告 祖配神果酒脯醢 十一月十一日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伏蒙 聖恩以臣言受 命分獻特以 祖配神果酒脯醢 頒賜署除恭就齋居望 闕稽首并 賜訖竊以 迎長報祀道崇繁 帝之仁奉 祖侑神禮重配 天之孝果協 精禋之電達仰瞻 玄象之昭回 明德惟馨 至誠克感臣屬緣執役

莫先稱謝之忱茲獲陳詞倍切 慶成之喜臣無任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諭酒品 嘉靖十四年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九日伏蒙 聖恩頒賜長春酒一瓶



票酒五瓶元宵圓一破各樣橫下飯一金點心二樣一小  
盒并道中官賞捧宸翰賜諭朕手勅以今日共卿等  
面議大禮今日天降兩內侍不以卿赴命在候開未  
刻朕問猶未知者春兩月寒茲時品給卿等共飲之期二  
十一日午刻議臣伏覲溫綸祇承珍賜春寒在候曲  
軫天慈時品有類過叨宸春捧官醪之在俾願展  
既醉之歌喜嘗雨之及時預擬豐年之頌伏願制禮作樂  
奉神祇祖考以安寧道洽化成昭文物聲明於悠久  
臣無任感戴聖恩之至奉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七日伏蒙聖恩以廟建興祭告  
肅醴酒果頒賜臣者竊以聖人建極禮樂垂萬世之  
忠禮書院全集卷世

謝賜奉安列祖神主祭品二月初十日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七日恭遇皇上命工修飾太廟  
告請祧廟四祖神主暫奉安於太先殿大祀暨  
列聖神主暫奉安於奉先殿欽命臣為掌禮知奉  
主出入事宜伏蒙聖恩以二日祭品先後頒賜臣者  
竊惟奉列聖以建昭穆實全廟享之尊修太室以  
事春秋庸報祖功之立國家大事天地備觀閱二

十式昭茲典後士萬世道駿有聲為當工作之方典用  
要神明之有地枚枚內殿密迺具依赫赫聖靈斯  
駕來享臣言振泰督工之未謬庶掌禮之先奉高廟之  
神存越紫宸之某樂出入有事亦未知祭重叨俎豆  
之頒益切冠裳之慶伏願崇成新廟早隆舜孝於蒸  
嘗茂舉上儀恪恭周文於夙夜臣無任欣慶感戴之至  
奉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賜祭帝社稷遶豆酒醴二月十一日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八日聖駕躬祭帝社稷於西苑  
臣言備員陪祭伏蒙聖恩頒賜遶豆酒醴者伏以憲  
天聰明制禮仰中興之聖祭帝社稷閱農重東作之  
時祀官孔明國本攸賴崇壇壇於禁苑省耕勤

忠禮書院全集卷世

萬乘之尊介禾泰於天田恒裕富千倉之積榮威大備  
郊廟回故臣歲叨陪後之榮重享神明之既伏願天  
休滋至感主治之馨香帝力何知頌豐年於畝畝臣  
無任欣躍感戴之至奉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諭賜羅衣銀兩一月十六日

嘉靖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已刻伏蒙聖恩遣司禮監太  
監章露齋捧諭勞二輔春卿托子至內閣賜臣大紅  
彩粧雲鶴羅衣一襲銀五十兩伏讀聖諭前日大先  
奉先二殿看議已入夜矣卿守三臣勞倍諸典事連日忙  
中未勞及茲衣以賜可各承之欽此除就閣中同輔臣叩  
頭拜賜訖臣稽首頓首竊以趨瞻內殿近接天衣苑  
講上儀備承聖訓入夜而金門尚闕詰朝而



典告成俄冒榮多致云勞倍重叨 寵錫益用驚慚五色  
宮羅誠朝衣於春日 一函 御墨拜 使令於黃扉重  
以無金加之束帛日敢不服以拜 賜終身仰荷於 聖  
情藏之蒲籙他日儻資於袂指臣無任瞻戴感激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告 先聖先師祭品酒果 三月初三日

嘉靖十四年三月初一日伏蒙 聖恩 頒賜 文華殿  
開講告 先聖先師祭品酒果者 講殿聿新地切奎遷  
之象 經帷載啓泰壇俎豆之輝 矣聖禮師重屢 帝  
袞受靈歡福猥及儒紳謬叨密勿之榮時竊匪 頌之寵  
稱深感莫既名臣巨無任瞻仰稽 謝之至奉 聖旨  
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忠禮書院 文集卷五 聖

謝 賜告 奉先殿祭品 三月初八日

嘉靖十四年三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祭告 奉先殿  
收四品物半卓 賜臣掌禮者臣有事 內庭極叨榮遇  
數頌 珍賜彌荷 鴻私巨無任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  
卿奏謝朕知道了

謝 賜告請 皇考神主祭品 三月初八日

嘉靖十四年三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以告請 世廟神  
主暫奉 崇先殿祭品頒賜及臣除就私室望 闕叩  
頭祇受訖臣不勝感戴 聖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  
朕知道了

謝 賜奉安 皇考神主祭品 三月初九日

嘉靖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恭遇 皇上以 聖考恭奉獻

皇帝神主暫奉安於 崇先殿祭告禮成臣受 命掌禮  
入侍伏蒙 聖恩頒賜祭品脯醢酒果旨清廟衣冠暫安  
內寢太常俎豆敬受 先神朝夕有養於思成 陟降實  
依於庭只事隆盡制禮備追崇臣入侍 紫闕益慎肅  
之秉徹回 御案載叨排必之頒拜 賜知榮感 恩羞  
稱臣無任欣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祭告 奉先殿酒果脯醢 三月十九日

嘉靖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伏蒙 聖恩以祭告 奉先殿  
酒果脯醢頒賜臣者臣謹就私室望 闕叩頭祇頌訖臣  
不勝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謝 賜肩 三月二十三日

嘉靖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頒賜肩十二

忠禮書院 文集卷五 聖

聖者使馳遠徵時觀貢祭 恩出尚方歲叨 珍賜對薰  
風之阜物愧莫効於奉揚遘災景之燦人願永依於庇履  
大願多載黃竹符 榮單之祥載頌五明允協 衣裳  
無任欣躍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桂州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紀恩類

謝 賜祭告 奉先殿酒果脯醢

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九日恭遇 皇上以 孝靜毅皇后

廟祭告于 奉先殿 備員捧 宣宗章皇帝主禮

成欽蒙 聖恩命太常寺 頒給酒果脯醢者除就私室

望 闕叩頭拜 賜訖 不勝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

奏謝知道了

謝 賜祭 內殿牲品 四月初十日

嘉靖十四年四月初十日欽蒙 聖恩以祭祀 內殿牲

品牛羊豕各一足 遣文書官送至內閣 頒賜及 臣

者 重叨 榮賜仰 鴻恩除望 門 及 臣

不勝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

謝 賜祭 飛魚紗衣 四月十九日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九日伏蒙 聖恩以脩飾 毓德

景仁二宮工成 欽賜 大紅紗五絲雲鶴一襲大紅織

金飛魚一件 惟 基構增崇 啓重光之業 躋寧攸

協式 昭燕翼之謀 祥占筮簪之安類錫室家之靈觀

九重之壯麗敢謂咸勤冒 三錫之光榮尚慚非稱鶴袍

再襲陋迹於乘軒魚錦新裁喜同情於縱壑但 臣長蒙

水被祇自誓以靡捐仰荷裁成肯上孤枝任使 無任感

戴 聖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請 皇祖配 地祭品 五月初十日

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七日恭遇 皇上即 奉先殿躬請

皇祖配 地千 方澤以 言充分獻官 特賜祭品者

臣頓首頓首伏以 坎丘分獻數膺 眷命之榮俎豆飲

露叨竊 匪頒之寵齋居拜 賜望 闕稱 恩伏願

福祉同天奠 皇輿於有截 博厚配地流 聖澤於無

疆 無任感戴 聖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諭賜藥裹 六月初八日

嘉靖十四年六月初六日伏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王佐

齋捧 御札一封藥二裹 賜 伏讀 聖諭昨朕令內

閣會卿鼎臣看賦詩即聞少疾未赴繼聞所以此劑朕所

合仰其服之式 臣謹頓首頓首拜 賜者 伏聞厥強

用瘳商道有資於瞑眩勿藥有喜義爰占象於正中念自

古君臣之間遭逢不易顧一介葦茅之陋 眷注特深恭

惟 皇上海涵春育物與民胞察 臣蒲柳之資偶嬰微疾

憐 臣犬馬之齒或有微勞遂蒙 珍劑之頒悉出 寶壺

之品斟量性味聖神獨運於 淵泉滌滌滯滯康好頓還

於弱質 恩同再造 功奏萬全燥濕辛甘願力圖於調

劑陰陽風雨時致謹於節宣尤冀益堅晚節贊答 鴻私

永綏命脉之長普啣仁壽早起瘡痍之困快親太平 臣無

任倦倦感激欣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孟秋望祭脯醢酒果 七月十五日

嘉靖十四年七月十七日 皇上以 內殿行孟秋地祭

禮先是伏蒙 宸翰以中元節祭未應經義然有之莫廢

但釐正祝詞特出 御製又 簡命 臣恭捧 宣宗章皇

帝主祭畢欽蒙 聖恩以脯醢酒果賜及 臣者 臣除恭就

私室望 開叩頭祇領訖臣坊惟春秋禴祠 明主隆饗  
親之誠伏膺雞豚聖人焉從俗之義理正百年之典事崇  
十世之明臣叨與 敷旋 光依俎豆 恩霑優渥竊深  
霜露之恩時慶遭逢召副風雲之會臣無任感戴 聖恩  
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擬端凝懋勤數名銀兩表裏 八月初九日

嘉靖十四年八月初八日伏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張資  
賁捧 聖旨傳帖 欽賜少保言擬大寢二殿名銀四十  
兩紵絲二表裏者先是伏蒙 聖諭朕官左右小殿東貯  
冕弁西收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臣奉旨恭擬 左  
曰端凝右曰懋勤次日奉 聖諭卿昨所擬左右名取端  
冕擬旒懸學勤政之意甚好臣一得之愚既蒙 朱錄重

嘉靖十四年八月初九日

王

荷 嘉獎及懸額之日又獲恭親 御筆金書榮幸已多  
乃今特蒙 恩賜殊厚揣分何堪臣頓首頓首祇受恭就  
私室望 闕拜 恩訖 法宮九重瞻紫垣於 帝座  
大寢二殿煥金榜以 天章顧 左右而立名知 動靜  
之有養雞 冕弁在笥有嚴於 臨御之時况書史旁羅  
注 覽于清閒之燕此實我 皇上謹獨之功隨處用力  
敬一之學日緝熙於光明者也臣仰奉 德音粗陳名義  
愧莫替揚於萬一 賞實越出于尋常受 賜難勝感  
恩增惕伏願 垂施五位茂揚恭已之休 留神六經光  
紹傳心之統臣無任感激仰戴 聖恩之至奉 聖旨覽  
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祭告 祖考祭品 八月初九日

嘉靖十四年八月初九日恭遇 皇上以生辰祭告 祖  
考於 內殿是日臣備員捧 憲宗純皇帝主禮成伏蒙  
聖恩頒賜祭品一卓酒一瓶者臣頓首頓首祇領訖恭惟  
祖功 宗德建萬世帝王之基 聖子神孫啓 一代文  
明之運顧 盛德流光於後肆 大業克萬於前式當  
誕聖之辰預展 奉先之祭禮嚴出 主儼家庭浹洽之  
歡祝重更詞增敬恭潔脩之享臣欣逢盛典會際昌期誠  
未効於嵩呼 恩已叨於封錫伏願 天休滋至 樹宮  
衍 星耀之祥 聖壽無疆化國同日長之慶臣無任感  
戴 聖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謝 賜 內殿嘉嘉福醢品酒飯 九月初一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一日恭遇 皇上奉壽詣于 內殿  
特命大臣啓 櫛行禮臣叨與 欽命禮成伏蒙 聖恩  
頒賜醢品并飯一盤酒一壺者甫田載穫農登率土  
之祥 清廟居歆辭腴 內庭之告奉 宸帑於對越啟  
神櫃以駿奔祭祭芳餐歲飽 聖恩於禾稼登場之日澤  
霑王醴時沾 帝澤於俎豆既徹之餘顧素食以多慙每  
報顏而增亦伏願 祖考在上鑒成周無逸之心耕鑿相  
忘歌陶唐何有之力臣無任欣躍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  
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祭 先聖先師脯醢品美酒 九月初二

嘉靖十四年九月初一日伏蒙 聖恩以 文華殿開講  
祭告 先聖先師脯醢品并羹一鍾酒一瓶 頒賜  
者除就私室叩頭祇領訖伏以講帷釋奠禮先 師聖之

歆祖席頒 恩寵洽儒臣之鍾肆秋筵之 啓肅宸駕以躬臨 重道右文仰緝熙於今日敷經說義愧啓沃於前時况於羹醢之席尤愧趨墜之擬 無任欣戴感激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考滿寶鈔羊酒 十月二十七日

嘉靖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伏蒙 聖恩以 臣三年考滿欽遣中官齎送寶鈔二十貫羊一隻酒十瓶 頒賜 臣者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一品官階久玷清班之首三年原祿直衡素食之光何最績之可書顧 寵恩之荐被仰奉 王音之晉錫載勤 中使之責臨 寶璫千緡重豈百朋之擬 黃封十道多於一鹵之榮加以大官之羊俱出 尚方之賜 龍光煥發 鴻霽優霑省分非堪感 恩禮書 臣 奏 五

恩益惕茲蓋恭遇 皇上知人邁堯之哲克已勵禹之勤性成仁孝之全學造聖人之極不承 七聖式和萬邦操八柄以馭羣臣歛五福以錫庶類 郊禋之禮定宏百王不易之規 廟享之制明肇千載無疆之緒 九族協德維藩同磐石之宗四夷嚮風山海集梯航之貢恒法大以凝 命定稽古以象賢延攬曲盡於衆才采擇不遺於下體而 臣猥以小器終辱 大恩報莫罄於涓塵 施已同於天地深惟漸負益用汗惶 敢不淬勵初心激昂晚歲冀收尺寸之効尚殫夙夜之勤誓秉勿欺之忠庸酬不世之遇 臣無任感 天荷 聖 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新曆 十一月初二日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恭遇 皇上御 奉天殿傳制欽天監進嘉靖十五年 大統曆給 賜文武百官頒行天下 臣已蒙給 賜是日復欽蒙 聖恩封賜 臣中曆一冊散曆十冊者 臣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 欽頒正朔載舉華章 寵拜新書華興嗣歲布陽和於萬宇共戴 王春調玉燭於四時永縣 帝曆恭惟 皇上聰明時憲 聖政日躋建 壇坎以格 三靈上稽周典察璣衡以齊七政寅奉夏時聲教誕登於敷天作息相忘於化日如京如坻天屢降之豐年目雨曰暘人不知有艱歲 臣起家寒賤竊祿春官東作西成久輒勤於飲取夙興夜寐曾無補於歲時又增犬馬之齡易報 乾坤之德伏願星輝海潤頌詠方孫子之祥川至日升祝 萬萬歲 聖 恩禮書 臣 奏 六

人之壽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欣躍頌禱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紅柿 十一月初三日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伏蒙 聖恩頒賜大柿六顆者四時鮮品屢荷 中頒每歲仲冬荐叨 玕賜霜明朱實訝海上之金桃沁水王肌勝峯頭之碧藕 賜霽濃渥感切凌兢國士丹心閱歲寒而益壯乾坤六子含 造化以皆春 臣無任感戴欣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撰學章致語銀兩表裏 十一月初十日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以 臣言前應制恭撰學章 賜銀四十兩紵絲羅各二表裏又恭撰致

賜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者除赴 關謝 恩外 正  
稽首頓首竊惟操觚染翰効儒臣供奉之常綵幣無金荷  
聖主眷私之厚 匪領盈爛 帑賜駢仍感與愧并 寵  
非意及茲實恭遇 皇上躬勤好禮 志切右文登歌肆  
享於 神明晏語式臨於 尊養會逢盛典必奉昌辭表  
精誠於言語文字之中務權愉於琴瑟鐘鼓之外顧惟操  
觚竊被 光華道之經綸飾治尚慚於文綺志堅煅煉許  
身竊比於南金 臣無任感激欣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  
謝知道了

謝 賜冊嬪祭告 祖考脯醢酒果 十一月十二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欽蒙 聖恩以 冊命 端  
嬪祭告 祖考脯醢酒果 領賜 臣者 大廷發冊已叨

七

使命之榮 清殿受釐重荷 神休之惠恭承 古典式  
會昌辰 大至陽生茂衍多男之慶 乾成坤順允資萬  
化之貞 臣無任欣幸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

謝 賜燒割點心票酒 十一月十三日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伏蒙 聖恩遣中官齎 賜  
燒割一分點心二金票酒十瓶者 大官生餽 玆賜

駢繁 內署上尊 恩波歛澍貴門 中使動里巷之榮  
觀正席先嘗愧冠裳於素食 臣無任瞻戴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 內殿告請 皇祖祀神祭品 十一月十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將有事于 園

正是日辰初刻告請 皇祖配 神於 內殿伏蒙 聖  
恩以祭品 領及分獻四臣 臣言預蒙 恩賜者 泰壇  
饗 帝六舉 大報於 南郊 清廟告 神一獻暫行  
於 內殿禮嚴 從位 命簡重臣奠璧升煙歲獲瞻  
天於 清穆奉璋載升夙承相祀於駿奔過叨俎豆之榮  
實越縉紳之寵 鴻私所被雀躍奚勝 臣無任瞻望感激  
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 殿陛露禱邊豆 十二月二十九日

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伏蒙 聖恩以 奉天殿  
陛露禱邊豆三卓 頒分獻官是日 臣言奉 命分獻

北斗之神預蒙 恩賜者 聖主憂農午夜展告 天之  
歌聖僚待罪 大庭秉額 帝之誠由臣職之靡脩累

八

宸衷之獨軫禮嚴 殿陛懼分禱於罔度 恩溢豆蓬荷  
照領而溢及伏願 天維有斗酌元氣以回春雪不封條  
瞻太平之降瑞 臣無任感懼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  
謝朕知道了

謝 賜辭臘酒 嘉靖十五年正月 日

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伏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李  
經齎 賜 臣言攢下飯一盆秋露白二瓶竹葉清二瓶玆

珠紅二瓶票酒五瓶 欽名為辭臘酒者 臣誠歡誠忭頓  
首頓首上言長年竊祿虛叨南省之榮除夕蒙 恩重頒

大官之饋特薦 中使朋錫 上尊紅滴玆珠玆漢漢於  
秋露清分竹葉同醴醴於黃流謬膺 三錫之駢繁謹

八之絡繹 御名辭臘奉陳故以校除舊 賜長春金

溼沮之尚在臣敢不酣歌是懼効麴糵以輸忠肉食多  
誓犬馬以圖報伏願 王正四始履乾坤交泰之祥 聖  
壽萬年保 宗社永安之吉 臣無任瞻 天荷 聖欣躍  
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元夕圓子諸品 正月十五日

嘉靖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伏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張興  
齋 賜御札諭 臣以 聖躬居萬福末奉 聖諭今日  
節夕可承朕意歡飲之少頃俊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張  
資齋到 欽賜圓子一盤燒割一分酒飯一卓長春酒五  
瓶奉 聖旨是元夕之賜者 臣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念  
臣斗筭末器草芥微踪遭逢 聖明溫叨華顯庸庸碌碌  
靡言四方之勞特達受 知猥辱百僚之右顧謬膺 簡

在臣無裨補枚涓塵獨荷 眷私實賴憐懷枚 天地茲

九

惟元夕特奉 殊恩再履中使之臨重以奉官之饋 綸  
音尉籍示慈惠以有加里巷喧呼驚 龍光之無措榮逾  
涯曷感沈肌膚念醉飽以何堪誓靡損之可報 臣敢不道  
敦食後輟驚純以先驅義重德將觀太平枚既醉 臣無任  
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燒割票酒 二月二十二日

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伏蒙 聖恩遣中官齋 賜  
燒割一分票酒二十瓶者 眷私隆渥 寵饋駢繁拜使  
增榮感 恩生愧 臣無任感激欣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  
奏謝知道了

謝 賜冊嬪禮成酒飯 二月二十七日

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冊封三嬪 命  
臣言允副使捧 敕頒冊行禮事畢伏蒙 聖恩給賜酒  
飯者稿以 禮進九嬪弼王風以嚴內治 寵均六列  
祚胤而端化原允資 冊命之隆式副 宗祧之重仰  
皇上慈 乾多祐貽燕有謀備 宮壺之華章茂衍  
天宗之慶緒屬當嘉月爰舉吉儀 使節焜煌恭被  
音之遣 宮庭醴郁重露 玆饌之頒拜 賜光榮受  
恩感 大廷辭 賀已同忭舞於班行 盛事躬逢殊  
愧贊揚平典禮 臣無任欣慶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  
謝知道了

謝 賜 謁告 內殿脯醢蓬豆 二月二十七日

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冊進三嬪即日  
恩禮 奉先殿 命 臣言恭啓 憲宗 武宗廟主櫃  
禮成伏蒙 聖恩頒賜脯醢蓬豆一卓酒一瓶者伏以  
典重煥封 天祚室家之壺禮崇 廟見統承 祖考之  
靈方瞻榆翟之朝適協燕謀之候粍稽古訓實耀前聞  
寢殿駿奔謬忝圭璋之奉雖歌迅微遂叨 俎豆之頒幸  
有以為榮念被 恩而莫報伏願 慶源濬發 元良疊  
建而萬邦以貞 英構私開禮樂大成而百王攸賴 臣無  
任欣幸祝願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告 內殿祭品 三月十日

嘉靖十五年三月初九日恭遇 追封陳榮貴妃是日早  
告 祖 考于 內殿 臣備員恪恭禮畢伏蒙 欽賜祭  
品一卓 臣恭就私室望 闕叩頭拜受訖 臣不勝感戴之



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祭帝社稷邊豆 二月初五日

嘉靖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恭遇祭 帝社 帝稷 臣言叨預簡命陪祀之列伏蒙 聖恩頒賜邊豆者 翠苑咸春瑞雪流輝於鵲觀青郊淑暢條風送暖於 龍池頌宜稼於天田歌薦頌於 帝社 皇誠允格介五穀之咸登神聽孔昭遂萬方之共賴臣無任感荷欣祝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告 先聖先師脯醢酒果 三月十二日

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一日伏蒙 聖恩以 文華殿開講告 先聖先師脯醢酒果 頒賜 臣者 翠幄春開禮重

聖師之好 玉藻書賜 恩專館閣之臣惟 帝學日進

忠禮盡 臣等 奏 謝

於光明啟 聖治益臻於熙皞念無裨於蒼沃時有竊於寵光祗益矜憐莫知報稱臣無任欣荷感 謝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 庵從謁 陵羅木盤帶花繡緡銀鈔刀

筋 三月二十日

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恭遇 聖駕詣 天壽山展謁

七陵以臣原奉 旨議事無在 扈從之列伏蒙 聖恩

特賜緡金綵裝飛魚通袖膝襴大紅羅一疋暗骨朵雲翠

藍羅一疋紅綠裏絹二疋青閃綵飛魚紵絲帶一條絲

絨花縷一條絲繡金梁方袋一箇銀鈔一隻小佩刀牙筋

三事一副者除今晨詣 闕謝 恩訖 臣誠惶誠感頓首

頓首 奏 謝 車駕朝 陵恭承 盛典冠裳幸甚

昌辰慶千載之奇逢冒 九重之殊錫服之無數輝騰魚

錦之章帶則有餘飄若鸞飛之壯加以短力方家特頒

內府之珍至於衆助銀鈔盡出 尚方之製膳 恩私之

過渥知佩服以增榮念何所效於微勞乃每獲叨於異數

顧 本朝 祖宗故事慮久曠而或湮惟我 皇陵寢時

思蓋積誠而始發周禮重象人之職漢制謹上陵之儀稽

諸簡冊而有徵茲實 帝王之盛節是宜中外騰懼而臣

民快觀者也 臣與議 上儀首膺 醴賞周旋左右敢稱

祖豆之聞先後驅馳願圖大馬之報臣無任感戴欣荷之

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隨 駕看九龍池銀兩表裏 三月二十

伏蒙 聖恩遣文書官岳欽口宣 聖諭今日看九龍池

京禮盡 臣等 奏 謝

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 頓首頓首拜 賜伏念 臣

復侍 乘輿已極榮幸復蒙 賜許騎從 恩出非常詎

意 先龍之餘重拜 駢繁之錫 殊私異數感激難勝

除赴鴻臚寺報名外為此先具本陳 謝奉 聖旨覽卿

奏謝知道了 三月二十七日

謝 賜銀兩表裏寶鈔

今日伏蒙 聖恩欽賜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寶鈔一千

貫者 臣叨侍 行在屢被 恩賞每自省循非所宜稱 臣

頓首頓首頓首頓首無任感戴 聖恩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

謝知道了

謝 召見文華西室并 賜詩 嘉靖十五年四月

嘉靖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伏蒙 聖恩召見 文華殿西



室欽蒙 御筆賜大宗伯少保言詩一章臣恭於御前  
展讀致詞叩頭祇謝外臣誠歡誠感稽首頓首上言伏  
以 秘殿承 宣仰觀 天顏之近宸章降賜過膺睿  
獎之諄 龍箋勝 玉璽之光 御墨流 彩毫之潤  
日星昭照 雲漢昭回顧惟 寵賁之殊實重統緒之  
恭惟 皇上稽古作則紹 天覺民 郊社定而 天地  
官 帝嘗明而 宗廟饗言必稽於 聖作動皆應於  
乾行允為 堯舜復見于今宜得臯夔以為之佐猥惟末  
學會際 昌辰誤被 簡綸忝司邦禮記自 泰壇之建  
復觀 鉅典之成宋規取決於 聖裁羣議仰師於 獨  
斷如 臣最爾何力有焉恒賴 屈體以優容尚荷垂情而  
寵賁賁曠之太戾錄將順之小忠詎非禮樂之才易副  
忠社書院 文集卷之五  
贊匠之許榮耀有加於古昔 眷知越出於尋常自非忘  
軀無以報 國 敢不益殫愚慮祇抱朴忠敷對廣歌其  
少答於 昇平之運周旋俎豆願無負於 華家之言臣  
無任瞻 天望 聖感激欣戴之至奉 聖旨覽陳謝朕  
知道了卿宜益盡心力以佳朕治該部知道  
謝 賜青飛魚大紅紗黃飛魚青紗翠藍雲紗鍍金  
銀瓶 嘉靖十五年四月十八日  
嘉靖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欽蒙 聖恩特遣中官齎捧大  
紅閃青飛魚金線邊五彩雲單纏身通袖膝襴暗骨朵雲  
紗一疋青六雲閃黃飛魚絲粧紗一疋蔥白十二雲紗一  
疋翠藍十二雲紗一疋鍍金銀瓶一箇至內閣 頒賜臣  
者除叩頭祇受報名謝 恩外竊念 顯錫駢蕃 茂恩

稠渥 光華叮速被服增榮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 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所頒賜白金  
約 嘉靖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昨日伏蒙 聖恩遣中使齎 賜銀六十兩約絲四表  
裏束 分傳奉 聖諭乃 皇伯母昭聖太后 聖  
母章聖皇太后頒賜 稽首頓首仰惟 皇上以脩飾  
諸陵預建 壽宮躬告 文祖太宗皇帝及遣官遍告  
列聖 皇上孝誠純 睿智高遠真 一代盛舉臣復  
以職事奔走危從之後榮幸寔多無勞可錄乃適蒙 兩  
宮賜賚之厚如此實我 兩宮皇太后慶答 皇上下孝  
之至遂 推恩以及 臣也除即行帳望 關叩頭外臣祇  
領之餘無任感激 聖恩之至  
忠社書院 文集卷之五  
謝 預建 壽宮賜銀五十兩約絲三表裏 嘉靖十  
五十四月二十三日  
今日伏蒙 聖恩以修飾 諸陵預建 壽宮起工 頒  
賜銀五十兩約絲三表裏 稽首頓首祇領伏 臣猥以  
庸愚誤蒙任使殊無毫髮可以仰助 聖明乃冒應 寵  
賜駢蕃實增愧懼除赴鴈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陳  
謝以 聞  
謝 侍舟太液及侍 宴無逸殿頒官扇絨絲金虎彩  
索 嘉靖十五年五月五日  
嘉靖十五年五月五日恭遇 皇上以端陽節賞 命臣  
言同太傅 臣勛輔臣 臣時侍 上汎舟 太液池及侍  
宴無逸殿無 頌賜官扇絨絲金虎絲索十四件者臣

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上言伏以 陰陽和而品物遂見天地之化機 上下交而德業成表明良之休會自卷阿之歌既遠即鹿鳴之饗已難追夫 祖宗相承以來始有君臣同遊之美屬茲筵賓之嘉節式當物觀之昌辰千祥奇逢猥承 聖眷 萬幾多暇復奉宸歡 賜予俞三錫之蕃 體貌極一時之重榮非意及感與愧并恭惟 皇上體堯仁智 越舜溫恭 功業配于乾坤 文章煥乎日月 沉幾生物於取善常有遺 英斷如神至待物每加之恕顧惟鄙陋亦被 甄揚置諸 左右丞弼之間辱有勤勞忠愛之許頃緣 蹕幸陪謁於 園陵茲值賞時復侍遊於 禁苑瞻依日密出入多榮汎 太液之曉舟咸感雲龍之遇坐 無逸之暑殿重聞鐘鼓之衍額

來歸無吉甫之勞徒霑燕喜而夢寐匪傳嚴之養豈任濟川至於 珍物之 匪頒悉出 內庭之珠錫 臣深慚末品厚被 鴻恩冀稱所蒙敢忘自竭惟大馬之齡未艾誓當盡節於 明時但 國家之事能為豈復有懷於私計臣無任戴 天感 聖德切屏營之至奉 聖旨卿以汎舟宴賞陳謝朕知道了

謝 賜上武陳式紅紗衣一襲銀四十兩 嘉靖十五年五月初九日

嘉靖十五年五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降賜 御札以臣所上武陳繪式 特遣中官 勞賜臣大紅雲鶴紗衣一襲銀四十兩 臣惟孤矢之利先王所以建威斧鉞之嚴聖人所以止殺尚文 者必有武備思制治者不可忘危

况軍為邦禮所存而式乃 國事之大恭惟 皇上天錫勇智 聖武布昭 本周宣之中興 戒魏武之戎作頃移 陵祀之碑 式張武陳之圖 冠龍威之冠而旌旗未變 服太武之服而徒御鷹揚網牖戶於閒暇之餘保家邦於承平之日 臣職專俎豆識昧韜鈴未堪摘髀之私運荷 解衣之惠丹青初試愧募力之未工金幣 厚頒感 勞恩之獨至 臣敢不據誠宣力期砥礪於克壯之猷內脩外攘願贊襄於 皇捷之武 臣無任欣荷感戴之至奉 聖旨賜勞勤誠卿陳以謝朕知道了

謝 賜 聖母命賞銀幣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二日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二日伏蒙 聖恩遣中官齎捧御制并賞賜三分至 臣私宅 伏讀 聖諭此銀幣乃 聖母命賜卿三人以昨相看之勞也除欽遵分送太傅助大學士時二臣各祇領外 臣言拜賜 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者 臣竊惟 奉建 慈宮乃 聖主孝慈之至入觀禁闈實人臣奔走之榮何有微勞遽叨 殊賜沐 慈恩之過渥感 宸眷之彌深報稱無能名言罔既 臣不勝感戴欣荷之至謹具本言 謝以 聞

謝 賜川扇十二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三日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伏蒙 聖恩頒賜川扇十二握者扇裁新月逸自西川絃鼓薰風涼分南省已拜錦囊象飾之 賜重叨湘筠蜀蘭之 領感切冰兢 恩同溫解坐消煩暑敢忘 披拂之仁力去炎蒸煩竭掃除之益臣無任感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賜賜服新制告祭列聖祭品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四日恭遇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四日恭遇 皇上以 欽製太武

威冠服并武陳諸儀衛及更作 寶車輅器物凡關

慶者秉 命於 皇祖告聞於 列聖皇考是日 臣

鄉陪拜 殿宸伏蒙 聖恩特賜祭品脯醢酒果考以

非 天子不制度故三重之道待人而行惟 王者大貽

謀斯一代之典因時而備殷輅著朴堅之美周冕得華飾

之中脩于戈而揚武事之威作 符璽以昭文明之信是

為 大聖之有作乃率 皇祖之攸行升 至治之肇開

仰識 陳庭之考露 神靈之餘惠獨叨陪位之 恩臣

無任感激欣然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賜賜建 慈慶 慈寧兩宮告聞 祖考脯醢

酒米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七日

嘉靖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恭遇 皇上以奉建 慈慶

慈寧兩宮告聞 祖 考于 內殿是日 臣言入捧 宣

宗章皇帝主伏蒙 聖恩領賜脯醢酒果者 臣惟 慈寧

造創成 一代之宏規 聖制恢張備 累朝之闕典爰

卜啓工之日式脩告 祖之辭繼述允超乎 前王 尊

養益隆於 大考 臣謬承規畫之役榮叨 椒苾之頒觀

熙事於 累朝感 渥恩於 寵錫 臣無任欣戴之至謹

具本陳 謝以 聞

謝賜賜前慈寧三貼圓藥二十

嘉靖十五年六月初九日

嘉靖十五年六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以小暑節 特賜

嘉靖十五年六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以小暑節 特賜

嘉靖十五年六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以小暑節 特賜

臣銀鉸畫骨川并十二香茹前者仰荷 眷懷不蒙

賜賜暑天良劑備宜疲曳之軀彩扇清風如失炎蒸之候

顧馳驅未効曲承 優假之恩而循省多慚溫預忠勤之

契願益圖於報稱惟永誓於捐糜 臣無任感荷 天恩之

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欽賞鯨魚 嘉靖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嘉靖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伏蒙 欽賞鯨魚四尾該內

官監奏到除就社家叩頭拜 賜訖臣深惟無可錄之勞

每蒙 聖慈以矧目視工人時加 優賜惟茲冰鱗鮮美來

自江湖歷數千里舟楫之艱乃能進之 尚方而 臣於例

賜之外重叨 特恩獨露饜飮 誠不勝感戴 聖恩之

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嘉靖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嘉靖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恭遇 皇上以奉建 慈慶

慈寧兩宮告聞 祖 考于 內殿是日 臣言入捧 宣

聖諭時之氣維大暑卿等督工各所豈無冒之藥賜若前

次并以 賜藥三裹封送到 臣叩頭拜受訖 臣惟二暑

迭至三伏未終炎蒸之氣方新溽潤之候尚需藥餌

之 賜深資養益之軀衝冒豈無顧曲嬰於 淵軫疾疴

幸免實全賴於 洪庥仰承 聖濟之恩用識天和之理

彌增感激靡憚驅馳 臣不勝感戴 聖恩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賜賜前慈寧三貼圓藥二十

嘉靖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嘉靖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該太傅武定侯郭勛抄奉

御筆賜太傅等六臣中伏煎圓藥如十七日分送到 臣言

煎藥三貼圓藥二十如前 賜者臣頓首頓首祇領訖  
眷恩踵至藥餌存 領服食知良體力增健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賜湯煎 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今日終伏飲蒙 聖諭以 廟所督工 須賜湯煎談內  
閣抄未齊捧到部 頓首頓首拜 賜訖不勝感戴 天  
恩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賜 皇史宬成賞銀帛 嘉靖十五年七月二  
十八日

今月二十四日恭遇 皇史宬告成伏蒙 聖恩進 臣無  
太子太傅并賞銀八十兩綵帛八表裏者 臣頓首頓首上  
言 石室中天上旌文昌之府 紫垣近斗光生奎壁之  
壇惟 皇史之有聲觀鼎名於聲錫仰承 帝制極宇宙

之偉觀大啓人文瞻古今之 盛典聿彰 聖考久籍

神謨式尊 訓錄之藏丕顯 祖宗之烈規天矩地 經  
綸悉發於 宸衷闡乾闥坤 功業永光於 帝系欣屬  
迄成之日謬膺 錫賞之恩無保傳之崇階實慙非據冒

金帛之重資益懼不勝已嘗控懇於辭章詎意莫回於成  
命重煩 綸綍深惟 有畫之罔功徒切淵冰猶感報酬之  
過分顧循墻而莫避念俯僂以無容 臣數不竭愚效拙策

駕力以忘疲據誠婢志委微軀而盡瘁庶答 乾坤之造  
永圖竹帛之垂 臣無任感激荷戴之至奉 聖旨卿陳詞  
中謝朕覽具悉知道了

謝 賜祭 帝社 帝稷遵豆祭品 嘉靖十五年  
八月初六日

嘉靖十五年八月初六日祭 帝社 帝稷伏蒙 命

陪祀禮成 領賜 臣遵豆祭品者 萬寶告成四海賴祈  
年之慶千倉恒裕 二農騰鼓成之歡頌宜稼於 天田  
報有秋於 帝社 殿開無逸遵成王稼穡之知亭敞幽  
風取周公憂勤之志仰見 聖人之御世無非王道以淑  
人彼近郊之藉惟時奉以先農茲 內苑之耕乃歲取以  
供祀此自古宰行之盛典實我 皇特鑾宏規 臣榮叨  
俎豆之餘光預 壇陟之末伏頂 社稷之福 皇圖興  
日月而同長 帝王之功 聖治配乾坤而並大 臣無任  
瞻感戴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 萬壽節節祭告祭品 嘉靖十五年八月  
初九日

嘉靖十五年八月初九日恭遇 皇上以萬壽聖節祭告  
祖考 列聖於 內殿是日 臣捧 英宗皇帝神主陪

祭 崇先敬禮畢旋蒙 聖恩頒賜祭品一卓者 臣誠歡  
感什頓首頓首上言伏以 帝出乎震開千萬年神胤之  
基 天作之君協五百載昌明之運式際貞元之會載當

震育之辰 萬壽無疆四方來賀仰惟 皇上文章煥乎  
日月 功德配于乾坤 至仁合堯 大孝如舜昭受  
維新之命靈承 累洽之休乃於 誕聖之期預展慕

仰雲於 鴻錫伏願旦日祝 聖人之壽共效華封 前  
星應男子之祥早符能兆 臣無任瞻 天望 聖感激欣

忭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賜誕 皇女花銀紵絲及 仰饌酒餅 嘉靖  
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誕生 皇第一女

之慶即日伏蒙 聖恩頒賜花銀三十兩絳絲二表裏及

御饌一席秋露白酒十瓶金餅二圓者 椒宮聖慶 天

孫下銀漢之津 蘭殿開祥 帝子降重華之渚 誕逢

嘉夕 會啓昌辰借叨 金幣之領重祚 祖廷之賜

玉醪九醞濃露湛露之 恩金餅雙圓高捧明蟾之象

寵嘉無極醉飽何堪方騰燕雀之歡佇迓 熊羆之吉

無任瞻依感荷之至奉 聖旨卿奏陳謝朕覽已悉

謝 賜第一女生告 祖考祭品及酒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今日十七日恭遇 皇上以 第一女告聞 祖考

備員 內殿供奉伏蒙 聖恩頒賜祭品一卓酒一瓶者

宮闈慶慶 俎豆增輝 兆有開先 協氣登僉斯之

整源惟發濟 嘉祥應麟趾之振振 無任欣感祝頌之

至奉 聖旨卿奏陳以謝朕覽已

謝 賜祭品酒醴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嘉靖十五年八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以尊嚴重書 列

聖訓錄于 皇史宬奉 列聖御像尊閣于 景神殿告

于 祖 考是日巨捧 宣宗皇帝主伏蒙 聖恩頒賜

祭品酒醴者 瑤篇信史力倍編摩 寶構 神容禮嚴

度閣式開 聖人之大孝適成希世之鉅觀上聞 九廟

之靈實備 一王之典 欣逢 熙事幸際 昌期 附

寶攀麟孔孟未嘗有此瞻 天望 日堯舜何以加諸

無任欣躍感荷之至奉 聖旨卿奏謝知道了

謝 賜票酒點心攢下飯 嘉靖十五年八月二十

今日二十一日伏蒙 聖恩遣中使齎 賜票酒十瓶

點心一盒攢下飯一盒者 上尊之醞露 賜類仍 御

厨之珍 匪領絡繹 龍介左璫之貴榮增委巷之光

稽首拜嘉莫效涓流之報鞠躬從事當懷肉食之慚

任感荷 天恩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遣太醫院視疾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一日

今日伏蒙 聖恩遣太醫院左通政許紳右通政鄭秀視

臣疾苦 伏枕力起頓首拜 使診脉用藥悉能切病

原竊念 臣草介賤軀螻蟻微命自慚於時無補為眾不容

乃獨蒙 聖主眷憐有加恒品炫者 特遣上醫俱美問

疾臣感激 恩遇殆非捐軀所能圖報 臣無任感荷 天

恩之至奉 聖旨卿用心服藥調理稍可便出勿負朕託

奏謝知已

謝 賜安 列聖御像及紅綠羅 嘉靖十五年九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三日 臣抱病在告伏蒙 聖恩以昨

月二十四日奉安 列聖御像於 景神殿 命 臣充監

視使茲特 頒賜銀三十兩大紅綠羅二表裏 原朝本

冠出遊之儀近襲 景靈神御歲時之祭太煩粵稽前代

文物之彌未若 聖朝典禮之正 形容想像曾如對越

在天之靈 俎豆周旋自宜駿奔在 廟之主 奉先

祭告嚴 芳享而有聞 景神奉安 永尊威而恐襲

詠吉日端奉 神游 建八使以朝迎 簡四臣而導引

禮成多慶 恩養何堪伏枕誠歡望 庭稽顙 臣無任感

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朕已具悉

謝遣中官 賜燒割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昨日伏蒙 聖恩遣中官 頒賜燒割一分者 勅使貢

臨光生私室 天廚珍饋 寵及病軀力望 闕以拜

恩靜伏枕而增感 無任仰荷 天恩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聞

謝遣中使問疾并 賜猪羊米酒醬菜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月初四日

今月初四日伏蒙 聖恩以臣疾病 特遣中使問勞

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

者 國醫問疾上軫 眷哀憂憫 恩重勤 中使荷

匪頌之異數禮並相臣捧慰藉之 溫綸情深慈父顧惟

庇職謬蒙 寵光感涕長零病身欲奮 敢不烹調藥石

需暇眩之有瘳官節陰陽冀膏肓之必去永懷報稱敢愛

靡捐 無任感 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

卿奏謝知道了

謝賜冊封貴妃等妃告祭脯醢酒果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八日

月初八日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八日 皇上以冊封貴妃等妃告

聞 祖考於內殿是日 臣言奉 命啟神機禮畢伏

蒙 聖恩頒賜脯醢酒果者 後宮罷慶榮增鳳翟之封

內殿告祥禮重主璋之選 德維求助 典匪示恩茂承

魚貫之休盛於茲斯之兆 臣無任欣躍之至奉 聖旨覽

卿奏謝知道了

謝賜冊封妃嬪率見 祖考酒果脯醢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冊封三妃 四嬪即日率見 祖考於內殿 臣備

員捧 節無啓 神機伏蒙 聖恩頒賜酒果脯醢一卓

者 龍節開祥禮重 冊封之典 鳳惟衍瑞 恩崇

宮掖之班爰資閨德之良伴貳坤儀之政 化刑靈闕

治洽邦家 宗社惟休臣民均慶伏願 詒謀方永式歌

泂女之求 錫羨用光佇應多男之祝 臣叨塵 命使忝

竊禮仰逢 奉運於無疆占 景命之有僕適觀盛事莫

諭歡悰 臣無任欣忭祝頌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

了

謝賜銀段鞍馬并 勅少傅 嘉靖十五年九月十五日

嘉靖十五年九月十九日重書 祖宗列聖及我 皇考

恭睿獻皇帝 實訓 實錄告完進呈奉歲于 皇史宬

訖本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以臣言叨充同經理官

親錫宴子 謹身殿即日 賜白金八十兩綵段四表裏

羅衣一襲鞍馬一匹副初二日復蒙欽降 手勅加臣少

傅餘官如故者 茂恩殊異 願錫駢蕃 成命并加因

辭弗獲 臣誠歡誠懼稽首頓首上言伏聞官不必備惟其

人知公孤之任為重臣之事君必以道在德義之傳尤難

自非寅亮成公之才莫副股肱一體之義願惟凡局曷稱

具瞻矧緣經理之微勤過辱 褒酬之 異數 大庭嘉

樂當望鐘鼓之音 內帑匪頒無金幣衣裘之貴重以

樂當望鐘鼓之音 內帑匪頒無金幣衣裘之貴重以



天開良駿 寵溢階庭加之 御府雕鞍光生衢路猥冒  
不貲之 恩澤實逾有限之分涯賞與爵而並隆愧及感  
以交集茲蓋恭遇 皇上 道隆皇極 化闡人文揚  
九聖之閑休彰 八廟之盛治重書 訓錄特示信傳瓊  
碑勒 垂世之文石室創 開天之制 聖心昭格 鉅  
典備成謬叨史事之榮濫預 聖書之寵愧無末效復辱  
大觀豈意 詒恩更加崇秩念超喻之曠衆致瑕垢之集  
身永惟 眷獎之優益負兢惶之至 臣敢不矢心贊佐克  
孚威德之休勵志彌綸允協綏猷之化所願服之無數庶  
袞補之無慚鍊而逾剛冀鈞鑒之不負範馳驅而展力付  
夷險以何心惟知戀 主之恩用效識塗之智 臣無任感  
激瞻荷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嘉慶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謝 賜鍍金柳帶刀

嘉慶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今晨伏蒙 聖諭示以山行事宜仰見 皇上謙處精當  
臣等一一遵奉又蒙 頒賜鍍金柳帶三事帶刀 臣等頓  
首祇領不勝感荷 聖恩之至謹具題稱 謝以 聞

謝 賜 聖母所勞白金紵絲羅

嘉慶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昨夕伏蒙 皇上遣中侍傳致 聖母皇太后懿旨以 臣  
扈從或勞 特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者 臣恭被  
殊恩祇承 勞賜荷 慈情之曲軫由 聖眷之特隆循  
省何堪兢慚無措 臣不勝瞻望感戴之至謹具本陳 謝  
以 聞

謝 賜硯工白銀紵絲

嘉慶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臣等感荷難勝今日又蒙 聖恩以

視工之初 頒賜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裏 臣稽首頓首祇  
領訖 臣誠不勝感戴 聖恩之至謹具本稱 謝以 聞  
謝 賜 親和藥劑并示調煮法 嘉慶十五年九月  
今日伏蒙 聖諭以 山中扈從倍勞 親和解困除勞  
之劑一貼并示調煮之宜令 臣臨臥服飲者 臣捧讀 王  
音拜領 珍劑深承 撫諭極感 慈憐惟是 殊私豈  
能仰稱除欽遵 聖訓如法服飲外 臣不勝感激荷戴之  
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賜 聖母所領金幣

嘉慶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伏蒙 聖諭 臣等仰知昨日金幣之 賜乃 聖母所領  
臣等昨在山中已蒙 聖母厚賜茲又復叨 重賚扈從  
乃 臣等職分當然曷敢言勞上厯 聖母下眷若此 臣等  
不勝感荷 慈恩之至謹此再具陳 謝以 聞

謝 賜告開 內殿祭品

嘉慶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嘉慶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恭遇 皇上以奉遷 孝肅  
太皇太后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于 裕  
陵 茂陵享殿及改謚 孝潔皇后神主并告聞 祖  
考于 山殿是日 臣備員啓 櫃伏蒙 聖恩頒賜祭品  
一卓并 賜酒饌者禮嚴 宗祀分專嫡統之承謚重  
冊書義表鴻名之薦奉 神棲於 陵殿千秋依體冕以  
相安題 廟主於寢宮宣字藉家華而增重爰稱吉典乃  
卜休辰 至德格干 幽靈 大孝光于 祖制 臣屬綠  
趨走謬預光榮既叨 廟俎之頒無領 宮筵之賜 春  
私所被愚分奚堪 臣無任感激欣慶之至謹具本陳 謝



以聞

謝 賜燒割并酒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三十日

嘉靖十五年九月初二十九日伏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趙

用齋

賜燒割一分秋露白五瓶者 天廚大饗龍涎八

珎

御府上尊榮逾一鹵時荷 駢繁之賜 過叨 優

渥之恩

醉飽難勝感愧交至 無任感激仰戴之至謹具

本陳

謝以 聞

謝

誕生

皇嗣召

賜簪掛花紅及賞白銀紵絲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六日恭遇

皇上誕生

皇嗣即日

伏蒙

召見

文華殿右室

特賜簪掛花紅復面稱

賀辭初七日欽蒙

聖恩以面慶之喜 賞銀八十兩大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紅青紵絲四表束者

臣誠懼誠喜頓首頓首伏以 官徽

慶慶災及均權

皇運到隆

天枝彌茂吉符能夢祥開

莞單之安誠協燕謀祠應弓韜之禱占

景命之有僕誦

子孫千億之詩祝

鴻休於無疆衍 宗社萬年之緒茲

實恭遇

皇上道高千聖功配

兩儀

郊廟同歆 天

人文與

詒謀有永存膺滋至之休 錫美用光大啓齊

來之慶

臣叨無官傳辱在禮卿式欣 吉典之逢仰荷

特恩之錫伏願

本支百世益臻椒實之蕃 壽考萬年

永保維國之固

臣無任欣躍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

謝知道了

謝

賜祭告

園丘牛犢及

天神地祇果酒脯醢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十日

嘉靖十五年十月初九日恭遇

皇上以 皇嗣誕生告

聞于

天地

百神

宗廟

祖考

遣臣代告

社稷

無捧

宣宗皇帝神主于

內殿禮成伏蒙

聖恩以祭

告

園丘牛犢及

天神四壇

地祇七壇果酒脯醢各

頒賜分及臣者伏以 泰壇祇覲答 皇天垂眷之隆

清廟駿奔承

烈祖流光之厚

神祇萃趾

社稷效靈

一人東至德之符萬國荷 元良之慶羣心昭戴 神曉

具依

錫饗

帝之特牲忝廁三臣之列

頒告

神之

庶品借叨兩

命之特其任榮懷有加恒品伏願不顯亦

昭慶延周士之禎無疆惟休道在

啓賢之繼

不勝欣

躍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奉薦

內殿新稻米飯

嘉靖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嘉靖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伏蒙

聖恩頒賜奉薦

內殿

新稻米飯二盤者

百穀登場喜聽豐年之詠

九重薦

廟叨霑新稻之嘗顧歲歲以飽乎

君思念粒粒之出於

農苦獨負素餐之誚愧無食力之勤伏願

明賜降康富

抵梁於策宇含哺鼓腹歡老穉於閭閻

臣無任感激歡慶

之至奉

聖旨卿具奏陳謝朕覽知已

謝

賜燒割果酒

嘉靖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嘉靖十五年十月十五日欽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楊貴

齋賜燒割一分票酒五瓶者

王廚大饗鐸刀縷切於案

官銀更醇醪金勺有分於醴署

需雲厚被 湛露濃膏

寵賞並於五齊饋已多於三物竊獨榮

君之賜用先正

席之嘗敢私口腹之充尚竭肱肱之力

臣無任感激欣荷

席之嘗敢私口腹之充尚竭肱肱之力

臣無任感激欣荷

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寒月隨行銀段絹

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夜二鼓該文書官張齊傳奉

聖旨寒月賜隨行文武大臣三人各銀四十兩段二疋絹

二疋臣言預蒙 恩賜者 三后奉還禮重專尊之義

二陵祭慰恩申至孝之情既謁 祖陵以告 躬臨復奉

慈輿以嚴 姑享儀文特備 恩義無隆 駕發玄冬和

霽謁春陽之候禮成一日旋歸過信宿之期、精誠交感

於 天人 盛美可傳於未後 臣翅陪扈從密叨 龍宸

之瞻仰荷 眷私厚被 金縢之香起攬衣而拜 賜躬

事燭以陳辭莫落對揚惟深銜哉 無任感戴欣荷之至

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賜看曆散曆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伏蒙 聖恩特賜看曆一冊

散曆二十冊者 臣頓首頓首恭惟 皇極敏嘏 欽崇天

道 玉衡齊政 敬授民時感正朔之歲 領慶雨賜之

時若 恩加特賜數越常倫愧非調燮之才幸際 熙純

之日功名未晚願酬千載之時歲月方新誓秉終身之節

無任感激欣荷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召賜酒饌示

御筆詩并 賜銀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恭值 皇子期月之辰播告

覃恩禮成伏蒙 召見平臺 面諭大務復蒙 賜酒饌

千 文華殿西廊食畢 賜示 御筆詩一首 命之屬

和并賜 御養銀二錠計一百兩者誠歡誠喜頓首頓首

宸極天開 恩覃鳳詔 平臺日麗 喜溢 龍顏 官

廷命賜於禁庭燕金龍領於 天府光生里巷感 聖眷

以難名詠出 宸衷識 天聲之寡和伏願 國家有慶

兆民霑雨露之恩 聖嗣無疆宗社享昇平之福 無任

忻戴感荷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聞

謝 賜柿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伏蒙 聖恩頒賜朱柿十枚

者 華林珍品歲一貢於中州 仙禁寵頒 恩六露於

南省欣觀冰霜之實修看時序之更事功無補於 休明

眷數有加於曠昔伏願 遠豆有賤 廟堂選多士之榮

草木生祥筐篚陳重譯之獻 無任感荷之至奉 聖旨

覽卿陳謝知道了

謝 賜燒割長春酒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伏蒙 聖恩頒賜燒割一分

長春酒十瓶者 御庖大裁絳繹蒙 恩內醞春醪駢蕃

露 賜惟彼玉食先正席而拜嘗奉此黃流謹玆薦以供

祀叩頭祇受倍切懼惶 不勝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

陳謝知道了

謝 賜請 皇祖配神奠品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以大報請

皇祖配 神奠品 頒賜分獻四臣 言先蒙 簡命叨

預 恩賜者伏以祈 天保民歲事莫先於 大報配

神告 祖 皇誠允格于 居歆屬 三靈錫羨之辰當

主伏蒙聖恩頒賜脯醢酒果者竊惟廟既成

謝賜笈告朋醢酒易手江餉  
月二十五日  
皇上以來春卜吉

脩飾 內殿恭請 祖 考 列聖神位暫奉于 景神  
殿是日 臣 捧 宣宗皇帝神位禮畢伏蒙 聖恩頒賜祭  
告脯醢酒果兼 賜酒饌一卓者竊以合 都官而列  
羣廟規模更二千餘載之新立 內殿以奉 先神棟宇  
經百六十年之舊觀丹青之漫漶感歲月之因仍維 清  
廟之既成願 闕慶而可後允宜脩飾革圖改觀奉 九  
聖之威靈暫委依于 景神之殿上二時之盥膳日傳呼  
於 永泰之門 華蓋金輿簇 神遊於霄漢 朱龍錦  
帳儼 御闈以幃幰肆維赫赫之 湯孫允格明明之  
列祖孝永言以維則燠式禮而 愆如生如存民德歸厚  
於追遠無小無大 聖治不應於作乎 臣 無任瞻望欣戴  
感激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知道了  
忠 禮 書 院 文 集 卷 十 四

謝 賜 皇子命名祭告脯醢酒果  
嘉靖十五年  
二月二十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恭遇 皇上以命名 皇  
子行剪髮禮告聞 祖 考于 宗廟欽蒙 遣 臣 祭告  
憲廟禮成伏蒙 聖恩頒賜脯醢酒果者恭惟 皇天錫  
羨 聖嗣挺生三月而命名事遵 典禮吉日而告 祖  
義重 宗祧宣祝嘏于 廟庭洽歡聲於 宮掖 神靈  
助喜祖豆增華伏願 丕承丕顯遐績 純祖之麻克岐  
克疑佑 啓曾孫之慶 臣 無任欣躍慶幸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賜祭告 孝廟脯醢酒果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恭遇 皇上以尊上 兩

宮微號 遣 臣 祭告 孝廟禮成伏蒙 聖恩頒賜脯  
酒果者恭惟 鉅典上儀制幸崇于 九廟 微稱 欽  
禮成薦乎 兩宮舉熙事于 昌辰協 休徵於 景運  
歡同炎夏 慶洽神人 玉節金書佇視 大廷之冊嘉  
有美核叨需 清廟之頒 臣 無任忻忭慶幸之至謹具本  
陳 謝以 聞

謝 諭 元子命名剪髮賜銀段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伏蒙 聖諭以 元子命  
名剪髮之喜 特遣中官齎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作  
勞者恭惟 一人元良慶 聖君之有子兆民允賴祝  
皇祚於無疆盡一索而得乾 天地應長男之象時二陽  
而逢泰日月闔黃道之交 茂對昌辰 華稱緝典剪髮  
忠 禮 書 院 文 集 卷 十 四

而留之聲禮嚴于師姆之懷 執手而命以名辭腴于  
父皇之制 至教行於襁褓 喜氣集于 宮闈 日重  
輪月重光宇宙啓 貞元之會 星重輝海重潤扶輿發  
清淑之英綿福祿于萬年衍 本支於百世說說整頓  
龜羽於多男繼繼繩繩保 鴻圖於奕葉 臣 無任欣躍祝  
頌之至謹具本稱 謝以 聞

謝 以 皇子滿日賜銀五十兩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  
月十六日  
今日伏蒙 皇上以 皇子滿日 臣 等 雕壇法事 頒  
賜銀兩 助 臣 總 時 臣 言 臣 呂 臣 等 各五十兩 臣 不  
臣 璧各二十五兩 臣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荷 天恩之至  
謹此具奏陳 謝以 聞

謝 賜奉安先賢祭胙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二日伏蒙 欽遣<sub>臣</sub>計 聖濟  
殿奉安 先醫之神禮成奉 旨頒賜祭胙者<sub>臣</sub>惟為之  
醫藥以活天札夙聞 先覺利濟之功立之堂宇以奉  
神靈實出 聖主特專之典是體好生於 上帝用以微  
惠於斯人仰 大德之難名示有生以報本式沾 神惠  
仰贊 皇仁<sub>臣</sub>無任感激欣戴之至謹具本陳 謝以  
聞

謝 勅<sub>臣</sub>無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六日

今月十二日伏蒙 聖恩特降 手勅以<sub>臣</sub>無武英殿大  
學士在內閣同李時辦事散官尚書欽此隨該<sub>臣</sub>具奏辭  
免重任欽奉 聖旨卿簡此任久在朕心以部中所值事

呈

務重大留辦朕以此任託卿為遲卿何猶此辭避可盡誠  
殫忠以贊朕治勿負朕懷欽此<sub>臣</sub>仰膺 成命感激 溫  
綸除恭詣 闕廷謝 恩外今日起 內閣供職者<sub>臣</sub>誠  
歡誠感頓首頓首竊以輔相之任賢哲循以為難 聖明  
之朝薄劣豈能堪此感 恩隆渥拊已震惶伏念<sub>臣</sub>起自  
微寒素無援引曷叨職諫簡 聖知獎拔於品彙疇伍  
之中保護於患難傾危之際累玷清華之選將升等要之  
階自慚無補於 休明詎意久勞於 青宮之峻秩私情方  
預鈞衡俾無 祕殿之隆名仍領 聖主特建之知要非平  
歟於驥 優詔顧以為過實緣 聖主特建之知要非平  
生意望所及恭惟 皇上道傳千古 聖冠百王 智舍  
日月之明 量極乾坤之博 振文恬武熙之盛治 啟

制禮作樂之偉功 立賢無黨以無偏教政不絀而不兢  
遂令愚陋過被 甄揚重惟一介之未蒙殊慶千齡之幸  
會<sub>臣</sub>敢不彌堅素節益殫赤忠六合同春獲亨嘉務泰道  
萬世永賴期左右於 殷邦<sub>臣</sub>無任瞻 天戴 聖威感  
屏營之至奉 聖旨覽卿陳謝具悉誠惓朕心嘉悅吏部  
知道

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十六日  
桂洲文集卷之

庚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十五

紀恩類

謝 賜燒割長春酒點心果盒

嘉靖十六年正月十日

今日伏蒙 皇上遣中使齎 賜 燒割一分長春酒十

瓶乾點心一盒果一盒者青陽應律乾坤啓泰之辰紫

極當陽民物樂咸熙之運歡騰萬宇慶賴 一人方從扈

舞之餘忽拜肯嘉之賜雕盤大饗維御府之八珍銀甕長

春彌黃封於十道過辱便蕃之寵貺倍增踴躍於愚衷恭

惟 皇上道泰造化德育海隅歛五福以錫庶民格三靈

以膺多祉奉王觴於貞壽親朱芾於元良百祿是道四方

來賓 叨居密勿幸際休明慶協履端功漸贊化伏願太

平有象日歌醉飽之詩 萬壽無疆歲獻岡陵之頌除稽

首頓首祇領外謹此具本陳謝以聞

謝

賜誕生

皇子白金大紅紵絲絨花

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

謝

今日伏蒙 聖恩以誕生 皇子遣中官齎捧白金五十

兩大紅紵絲二疋絨花二枝到閣賜 者仰惟 皇上至

德升聞渚啟椒塗之慶 園靈上鑒益縣瓜瓞之頑胤祚

永錫於萬年歡欣交通於四表方增抃喜遽荷寵頒金幣

焜煌重輪困於內帑宮花明艷妙剪製於春工敬感激以

拜嘉修光榮之逾分伏願龍樓開曉光聯元子之班鶴禁

凝祥定協百男之祝 無任欣躍感戴之至

謝

聖母皇太后賜白金表裏

嘉靖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昨日伏蒙 聖恩令 等謁見 聖母皇太后於行殿接

申瞻拜之敬 等不勝感荷隨蒙頒賜 等各銀五十兩  
紵絲四表裏蒙 欽遣中使齎下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  
戴 慈恩之至

謝 賜帶畫扇扇座錦鞘

嘉靖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伏蒙 皇上遣中官齎賜 等織金彩粧蟒帶各一

條牙邊銀鉸畫扇各一柄并扇座一箇錦鞘三事各一

副 等頓首祇領無任感戴 聖恩之至

謝 賜異香贊盒黃封酒

嘉靖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今日伏蒙 皇上領賜 等異香各一包午間又蒙錫餅

食一盒贊下飯一盒黃封酒各一瓶 等頓首祇領不勝

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麒麟羅衣

嘉靖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伏蒙 聖恩頒賜大紅織金彩粧麒麟羅衣一緜者

頓首頓首拜賜除報名謝恩外竊以鶴袍煥彩已叨一品

之榮麟錦增輝重荷 九天之錫惟是上公之服迥異班

行顧茲內府之珍非常組織猥以草茅之陋詎堪文繡之

章據分多慙拜嘉增感恭惟 皇上至仁育物太和在躬

視明禮脩式親圉郊之瑞德成化洽屢臻定趾之祥將求

圖像之勲特示衣裳之錫 敢不策勞犬馬同聲遊聖之

鳴仰贊化元比德含仁之性冀免維鵜之誚恒思白賁之

占 無任感戴佩服之至

謝 賜餅食撰下飯甘露酒

嘉靖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今日伏蒙 皇上領賜 等甜食一盒撰下飯一盒甘露

酒各一瓶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點心甜食長春酒并喻化藥嘉靖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今日伏蒙 皇上頒賜 等點心一盒甜食一盒長春酒各一瓶并喻化藥二裹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贊下飯蜜食竹葉等酒嘉靖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今日伏蒙 皇上頒賜 等贊下飯一盒蜜食一盒竹葉酒各一瓶又蒙賜白酒各一瓶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 長陵脯醢酒果嘉靖十六年四月初二日  
今日伏蒙 皇上以祭告 長陵脯醢酒果一卓 頒賜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大紅羅彩粧金織邊蟒衣嘉靖十六年四月初五日  
嘉靖十六年四月初四日恭侍聖駕駐蹕沙河伏蒙 聖恩賜 大紅羅彩粧金織邊蟒衣一件者 頓首頓首謹

言麟袍初賜方被珠恩蟒服着領過膚寵數喜脫臨一朝之饗便蕃溢三錫之榮特荷春藻實逾私分竊念 布韋賤士蠶線微才曾無橫草之功徒有雕虫之技經綸未效顧黼黻以懷慚扈從叨陪擬雲龍而竊幸重冒匪領之澤敢忘有服之勤誓殫犬馬之忠庸 乾坤之造 無任感激蒙荷之至

謝 賜審錄事完新鈔羊酒及大紅金彩粧麒麟紗衣一襲嘉靖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今日伏蒙 聖恩以 臣奏 命審錄事完特遣文書房官張資齋賜 新鈔五十貫羊二隻酒二十瓶又大紅金絲

裝麒麟紗衣一襲至 臣私第者 臣頓首頓首祇領竊維前者審慮獄囚實體皇天欽恤之德至於平反吏案尚愧古人游問之明方仰大德之好生詎敢意渥賞之臨及牲醴寶綬乃駢蕃絡繹於路衢文錦報復耀光華於筐篚恩逾私分禮越常倫感愧無深震惶罔切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遣太醫院左右通政視疾嘉靖十六年六月十七日  
臣不自慎攝感冒暑氣偶患腹疾又飲食失宜致傷脾胃連日不能赴閣辦事悚懼不安前日伏蒙 聖諭賜以十二香圓飲服 欽遵服飲腹痛旋止昨日未刻伏蒙 聖恩遣太醫院左通政許紳右通政鄭瑋俱來看視 疾即夕服藥今晨已覺漸愈伏念 草芥微軀寒暑小疾 皇

恩感戴 天恩之至  
上曲軫容慈俯垂鴻施此實天地之仁父母之愛也 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萬壽聖節欽賜上尊珍饈嘉靖十六年八月初十日  
今日恭遇 萬壽聖節伏蒙 皇上 頒賜 等上尊珍饈 萬壽聖節欽賜 天恩之至

謝 萬壽聖節欽賜壽筵并酒飯嘉靖十六年八月十一日  
昨日恭遇 萬壽聖節伏蒙 皇上 頒賜 等壽筵并酒飯各一卓長春酒各一瓶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聖母皇太后 賜選鑒銀兩彩段嘉靖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今日伏蒙 聖母以選鑒頒賜 等各銀五十兩絲段四



表裏臣等仰惟 慈躬久志 皇上孝心純切 臣等奏請  
選賢實臣子區區一念微誠 天鑒 聖孝必當借以泰  
功 臣等慶幸多矣乃蒙 聖母錫養優渥 臣等頓首祇領  
不勝感戴 慈恩之至

謝 賜皇子誕生祭告醺醺酒果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今日伏蒙 皇上以 皇子誕生于玄極寶殿奏 天收  
回醺醺酒果并各廟祭告收回醺醺酒果頒賜 臣等除  
勛 希忠 臣 錚 臣 鼎 臣 臣 高各欽遵分送外 臣等頓首祇  
領不勝感戴之至

謝 賜元日祝 天酒果 嘉靖十七年正月一日

今日伏蒙 皇上以正旦玄極寶殿祝天收回酒果頒賜  
臣等除欽遵分送 臣 勛 外 臣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戴之至

謝 賜元日 尊 嘉靖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今日元日伏蒙 聖恩頒賜 臣等上尊 臣 等祇領  
祇領稿惟三陽開泰萬國來同 皇運到隆官闈多慶高  
呼雷動祈 萬壽以騰歡臘唱風和合千官而忭舞 臣 等  
職居近輔喜倍恒情幸當熙洽之逢欣荷優隆之賜大官  
珍品寵溢雕盤內法醇醪春浮銀甕歌既醉直快觀於  
太平徒飽大烹實益慚於素食 臣 等不勝感戴 天恩之  
至

謝 賜元子甫週告 廟醺醺酒果 嘉靖十七年正月十一日

今日伏蒙 皇上以元子甫週祭告 九廟收回醺醺酒  
果 頒賜 臣 等除 臣 勛 錚 臣 鼎 臣 臣 高各欽遵分送  
外 臣 等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勛聖母皇太后壽日茶飯羊酒 嘉靖十七年二月三日  
今日恭遇 聖母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壽旦伏蒙  
皇上頒賜 臣 等茶飯二卓白燂羊一隻酒十瓶 臣 等頓首  
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玲瓏玉帶 嘉靖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嘉靖十七年二月初五日伏蒙 聖恩賜 臣 玲瓏麒麟王  
帶一圍者即日蒙 召對文華殿除叩頭 而謝外 臣 誠  
歡誠感頓首頓首竊以晉倍揆席方叨逾分之榮 特出  
府嚴重拜非常之賜受恩增感端分為懇念一介之末蹤  
荷 九重之深眷玉堂異數花屏頒寵於昔年鳳閣新恩  
麟王拜嘉於今日鞠一身而佩服德愧珪璋登羣目之觀  
瞻先生朝著茲實恭遇 皇上至仁無外大孝難名貴在

謝 賜壽充分獻官銀兩并大紅絲粧麒麟羅衣 嘉靖十七年二月初七日

今日伏蒙 聖恩以初三日 皇上為 聖母祈壽于玄  
極寶殿 命 臣 充分獻官 領賜銀五十兩大紅絲粧麒麟  
羅衣一聚 臣 謹即閣中頓首祇領除赴鴻臚寺報名廷

謝 賜壽充分獻官銀兩并大紅絲粧麒麟羅衣 嘉靖十七年二月初七日

中書官張電等十七員冬銀兩表裏寶鈔等項首祇領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嘉靖十八年大統曆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 皇上頒賜臣等嘉靖十八年大統曆一冊書曆

二十冊并武定侯郭勛講官張璧等三員謹欽遵分送外  
等項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恭大行章而皇太后冊寶銀兩表裏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今日伏蒙 皇上以臣等恭為 大行章聖皇太后冊寶

頒賜臣等各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及光祿寺卿周令等  
六員各銀十兩紵絲一表裏寶鈔一千貫等項首祇領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忠禮書院宋其恭十五 九

謝 賜理辦尊諡事務并宗廟行禮白金絲幣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臣伏蒙 皇上以臣等理辦尊諡事務并 成祖廟 睿

宗廟各行禮頒賜臣等各銀六十兩紵絲四表裏及卿等  
官周令等十九員各銀十兩紵絲一表裏等項首祇領

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廷謝外謹具題  
謝恩

謝 賜辭 朝酒飯嘉靖二十年九月初十日

今日戴罪辭謝 天恩叩頭迎和門下伏蒙 聖旨著臣

入無逸殿恭候項之後蒙 聖恩傳賜臣湯飯者伏念臣  
林棲之身猶獲 禁庭之密家食之腹重飽大官之珍寵  
至而驚悲生於感二十年清朝厚祿愧犬馬之素養四十

里遠道孤身抱江湖之赤戀今晨一飯何時補忘明日五  
雲有悚栗切臣不勝感泣戰慄之至

謝 賜薦新香稻餼嘉靖二十年九月十一日

今日伏蒙 皇上以內殿薦新香稻餼一益頒賜臣者殊

恩曲速私分何堪臣謹頓首祇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欽命復職嘉靖二十年十月初一日

嘉靖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臣先因奏為疾病不堪供  
職懇乞 天恩給假還鄉事又為認罪回話事節奉 聖

旨准臣致仕欽此本年九月初十日臣恭赴西苑迎和門  
辭謝 天顏欽蒙 聖恩賜饌無逸殿遂留直禁中伏蒙

聖諭命臣私家理疾十月十五日該司禮監太監張佐傳  
奉 聖旨說與吏部原任大學士夏言著復少傅無太子

忠禮書院宋其恭十五 十

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便赴閣辦事本日蒙 聖

諭卿言着十一月朔方謝恩入閣欽此今日臣欽遵恭赴  
闕庭謝恩畢即入閣供職者臣誠懼誠感頓首頓首竊以

私計倉皇偶叨乞間之懇 聖恩深重益隆簡注之懷方  
承誠諭之嚴遵荷眷留之舊感淪肌骨髓發心願伏念臣

本緣末學誤被聖知徒抱愚衷迄無成功官旁祿厚靡施  
橫草之功福極災生屢遭負薪之疾既漸尸素復迫衰殘

謂當有事之秋宜避賢者之路匪甘引退實懼顛隳幸寬  
斧鉞之誅益軫蓋帷之念辭天未遠就日愈親頓頌舊秩

之榮旋拜 新恩之渥益益恭遇 皇上父母愛憐乾坤  
覆育寸長靡棄錄往昔之微勞舊物忍捐彰始終之優遇

疊垂無慰倍竊尤榮寵多金翻有加於廩祿假休累日

勝真廷於田廬無往非恩其何以報敢不俯仰萬力內  
盡孤忠上答鴻私下完晚節當虞限期不負於初心務  
底熙平無忘於聖訓臣無任感天戴聖激切戰兢之  
至為此具本陳謝以聞奉 聖旨覽卿陳謝已悉卿可益  
勵初忠臣朕不逮期緣化理以副朕懷吏部知道初十日  
及十月十五日 旨下以結今十一月一日方 恩入開  
送聖恩樓上於念府知有知也  
謝 賜寶符金仙 加增二十年十二月  
昨日伏蒙 欽賜寶符金仙者天章雲篆降三元靈室之  
符銀版金仙示四字太平之象脫流珠賜珎并希恩玉宇  
開天布靈光收降帛金容輝日騰寶氣於烏紗佩向年除  
呵禁不煩於茶壺戴後歲首福祥九協於天人 頓首誠  
忠書院 奏集十五卷  
懽恭成法駕導引曲三闕仰答 天恩伏慶 聖覽  
謝 賜飲天漿 嘉增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臣伏蒙 聖恩賜諭朕清夜奉上真天漿收 之卿言  
疾雖愈尚當常治可面帝師前飲一鍾或皆飲之亦可蓋  
無過理也臣即恭趨帝壇欽捧天漿飲至三 臣量已不勝  
叩頭訖又蒙 聖恩賜餘漿二鍾并賜玉器 叩頭領出  
隨蒙 勅諭五者五行恐未可缺 命臣明日仍將二鍾  
服了 臣感荷 天恩謹誠惶誠忭稽首頓首伏以塵凡下  
品獲階帝所之過衰疾微軀軫賜天漿之飲了盈三爵懼  
多又而敢喻 勅重五行實無全而罔缺仰荷 天恩之  
浩蕩恭承帝澤之汪洋捧漱澍以中兢念涓滴之莫罄伏  
願萬天垂眷擁 聖躬康壽於萬年千聖降福保明昨雲

長於千世飲五福以錫庶民永休皇極之敷歌三壽而作  
朋藉附周廷之頌雕盤五器謹端拜以玆歲瓊液兩杯候  
明晨而盡服淪肌浹髓醉夢衙恩錫首利心捐糜圖報臣  
無任戴天感聖激切屏營陳謝之至  
謝 欽賜護膝 加增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臣伏蒙 皇上以 臣等凍階瞻拜頒賜護膝各一雙者自  
天降賚伏地承恩父母至慈生陽和於膝下雲霄賜捧  
錦繡於燈前放踵知榮淪肌志感 臣等不勝感戴 天恩  
之至  
謝 賜貂鼠帽套銀像生平安牌 加增二十年十二月  
臣伏蒙 聖恩頒賜 臣等貂鼠帽套各一箇銀像生平安  
牌各十箇者貂鼠首服恩出重頒銀作像生巧呈新製觀  
康禮書院 奏集十五卷  
親平安之字珎同琬琰之列仰戴 聖情謹藏家寶 臣不  
勝感戴 天恩之至 欽賜中書官張雷等銀片各與祇  
領叩頭訖謹具題謝恩  
謝 賜卓面票酒 加增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  
今日談太監暨羅口傳 聖旨今日召見賞夏輔臣卓面  
一張票酒十瓶者伏以澄官平旦光奉龍顏密榻清宵備  
承天語仰荷榮恩於晉接重叨寵錫於需升錫列珎筵標  
出大官之品酒分銀甌駢羅光採之尊頌天保而詠太平  
傾心拜日對陽春而歌白雪鼓腹竟年 臣不勝欣感欣慶  
之至  
謝 賜茶飯元宵并酒五瓶燈一對 加增二十一年  
皇上頒賜 臣等茶飯元宵卓各一張酒五瓶燈各一對者

頒給銀於大官屢叨惠渥分華燧於御席特借恩輝仙  
醪泛五爵之清醇花炬散重樓之麗彩昨宵侍輝幸瞻咫尺之天顏今夕承恩復拜駢蕃之珍香惟深感慕莫登名言等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欽命太醫視疾 嘉靖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今月二十八日司禮監太監張佐傳奉 聖旨遣太醫院院判許廷齡御醫朱鉉來者 病者竊念 暮年多病實賴天工賜藥命醫煩煩 聖慮每叨寵數倍切兢慚顧蒲柳之資衰先老至而駕臨之質鈍與德俱仰荷 聖主之眷憐莫罄微生之報稱伏枕叩頭不勝激切感謝 天恩之至謹具本陳謝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已具悉卿宜倍加調攝稍痊即出供職副朕眷倚至懷禮部知道

忠和書院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

謝 賜猪羊酒米瓜茄視疾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

今月初一日伏蒙 皇上遣中書官臨視 疾 特頒賜猪一隻羊一隻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者當即伏枕叩頭祇領外竊念 草茅庇賤冒恩殊深大馬衰殘奉職多闕彌荷眷私既叨逾於涯分地國報稱實愧之於涓埃茲者偶以微疴重煩 宸慮大醫診視頒賞 聖劑之珍中使龍臨愧玉饌大官之品恩波浩蕩寵數斯蕃感激私情惟有頓顙流涕銘首刻骨而已但 初以疾小冀旦夕可愈未敢具疏上聞不意連日服藥未痊即今尚臥牀褥雖汗後諸痛少解而體弱猶懼風寒然 重念邊方奏報方殷處分未定我 皇上憂勤宵旰焦然靡寧 肅此股肱肅義同休戚豈敢一日自處假逸宜宜一日曠廢

職事我展轉中夜以席不安惟是疾痛未夷疲憊猶因伏望 聖慈俯賜憐察容 少加調理俟體力可支即出供職 向日心長經霜髮短難忘之 聖德敢惜餘生懷自誓之孤忠惟知効死 不勝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謹具本陳謝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已具悉既體力尚弱宜再加調理數日稍可即出供職禮部知道

謝 傳奉 欽命免謝恩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臣 近於正月未旬偶患瘧火牙痛等疾伏枕旬日欽蒙 聖恩遣醫賜藥又蒙 特命中官頒賜猪羊酒米品物屢蒙 御札俯賜存問特寬休假 受恩隆重大惟曠職昨因前病稍可報名鳴臚寺擬於今日趨朝謝恩中夜伏奉 聖旨遣文書官面諭免謝恩欽此 仰荷 皇上眷恩矜

忠和書院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

謝 恩 特蒙賜免除欽遵外 臣 仰被天地父母至慈非

臣 廢職所能圖報 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戰兢之至謹具本稱謝以聞奉 聖旨卿疾小愈朕恐過謝作勞特用賜免覽 奏具見感仰至意朕知已禮部知道

謝 賜橄欖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

臣 伏蒙 皇上頒賜 等橄欖共二罈者炎方佳實遠充首隴之珍春日新頒滿拜宮雲之寵幸甘識味咀嚼卿恩等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及蒙賜中書官電一盒當携同叩首祇領謹具題以聞

謝 賜領手注御酒 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臣 伏蒙 皇上召 臣 等 賜酒殿中 臣 等頓首飲訖欽蒙

御筆賜諭手注之又佳恩兩命等語觀及賜銀鍊帶歸者臣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春殿宵分忽奉承明之召御尊手渥恭承湛露之恩勞宸翰之再宣荷聖情之彌眷應時甘澍賜觀語以同歡感帝洪庥慶豐穰之可卜榮捧銀杯之資既醉而歸重叨青芷之頒戴天以出臣等無任榮幸感激聖恩之至并蒙恩賜中書官張電已叩頭祇領訖謹具題稱謝以聞

謝賜遊西山并賜酒飯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初七日

欽蒙聖恩賜遊西山并賜酒飯者臣謹欽遵恭登清虛殿次觀鑒戒亭仰看瑞景俯視魚池適值韶華之候更當靈雨之餘水碧山青陟降蓬萊之景花香柳色徘徊島嶼之春咫尺鈞天恍疑夢寐邀遊帝所實慶運逢臣不勝忠禮書院文集卷十五十五

欣曜感激天恩之至

謝恭建大高玄殿工完安龍謝土賜銀兩表裏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

今日伏蒙皇上以恭建大高玄殿工完安龍謝土頒賜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該內官監分給到臣謹頓首祇領者紫禁仙林喜落成於鴻構無金綺幣乃嘉養於臣工人天登赫奕之觀雨露霈沾濡之澤臣曾無捧土之功不有戴天之渥惟願百靈共危皇祚以光亨五福駢臻保聖躬而康泰臣等無任感戴天恩之至

謝賜觀清醮殿并登虎城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今日伏蒙聖恩賜臣往觀清醮殿并登虎城者瑤殿瓊宮勝同瀛島名花異卉景出天家當首夏之清和奉宸

恩而遊囑靈沼羨悠洋之適高城親炳蔚之文臣幸獲奇觀均叨恩渥無任感戴稱謝之至

謝欽賜書籍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今月十六日臣寓直崇智殿伏蒙聖恩頒賜聖學心法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仁孝皇后勸善書大明一統誌各一部者臣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以禁園傑直恭承玄默之脩載籍匪頒寵荷文明之貺蒙恩多幸拜賜增榮仰聞鉅帙之聯翩盡出本朝之著述帝王聖學贊文王之所以為文母后稱賢識仁孝之所以為孝誌脩一統囊括方輿辭纂群書表章倫理詎意華門圭竇之士獲觀金匱石室之文茲蓋恭遇皇上光揚祖德懋廣天衷期治理允升千大猷欲人心悉歸諸上善不出戶而智周宇內一開忠禮書院文集卷十五十五

卷而道在目中臣雖景迫桑榆之暮志懷鉛槧之勤敢不抑自持勵衛武琢磨之訓聖學為善謹孟軻舜跖之分惟不弛於進脩庶少寓乎報稱臣無任感激戴榮幸之至

謝欽賜斗母像白金蓮花經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十三日

臣伏蒙皇上頒賜斗母像各一軸作鑪臺香燭資銀各五十兩蓮花經各一部臣恭承欽命當捧歸崇奉以仰副聖慈朝夕恭祝萬壽臣不勝感荷忻慶之至除臣當分送外臣言苦於嗣續重軫聖懷尤切感戴臣希忠等凡恭遇皇上脩舉大典恒以不能仰贊聖誠為愧伏乞鑒宥臣等恭閱蓮花經末上用御寶皇上誠以仰思二親之情欽惟聖君大孝錫類臣民臣等無任感激

仰蒙賜電斗母像一軸作鑪等銀三十兩臣等恭率叩頭

抵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諭服分恭書列聖神位 臣等謹欽遵恭候謹具題陳謝以聞

謝 賜蓮花五朵

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日

臣伏蒙 皇上頒賜 臣等蓮花各五朵仙葩灼灼雲華媚媚香分太液之池色映廣寒之府五八受賜榮逾舜帝之臣一種均頒盛擬禹疇之數摘米帶雨沐恩澤之鮮華捧出迎風被冠簪而芬馥 臣等不勝感荷 天恩之至

文集卷五

桂洲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畢

七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十六

賜學第奉直大喬曾出御前部事堂理 結勅門人孫祥臣 謹題

賜學第奉直大喬曾出御前部事堂理 結勅門人孫祥臣 謹題

賜學第奉直大喬曾出御前部事堂理 結勅門人孫祥臣 謹題

重慶殿

議顯陵不當遷葬 十年十月初二日

近詠光祿寺尉俊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顯陵迎請 恭肅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梓宮入葬天

壽山以全大孝一節即與先年華職錦衣衛百戶隋全罷開光祿寺錄事錢子動之說相同近又該錄事監生詹格

溫州府武舉生杜承美為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金事客河相踵具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其

意雖事殊 臣等文集卷五 乙

心之出於公私誠偽固不可知然據其議論皆自謂效忠以贊成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再至三始終未

取輒議奉行者尚書席書固已備論於前大學士李時又嘗極論於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璜嘗有言曰體魄不可

輕犯聖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本朝故事 太祖不曾遷皇陵 太宗不曾遷孝陵此

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要不出此豈忘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智乃盡不若隨全錢子勳王福陳昇

蕭時用輩說識者當知其不然也 臣竊惟遷陵之議首著本出於 聖母萬年之情 陛下終天之慕凡在臣子豈

昧將順所以卒不敢輕議者非謂才識謬薄不能奉行畏難苟安有所欺而不肯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



得有所說而不可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國事願一已利害有所憚而不為也惟是竊念先皇帝衣冠之歲歷歲已久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觀陛下光臨大寶十年于茲百祿駢臻即已然之福而徵諸地理其陰之說似乎神聖已安比者屢頒聖製封其山為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不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蓋以關係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居祥宮土壤非吉為詞自不能不感動陛下之哀衷上履聖母之至愿所以節奉欽依重令本部會官從長集議昨該尚書汪鉉且奏又奉旨一併會官詳議了來說欽此臣仰奉嚴旨不勝悚懼夙夜思惟祇見事

忠禮書院宋文集卷之六

二

大體重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况遷葬之舉治棺制服事同初喪萬一欲祔梓宮重易衾歛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陛下震位久虛以為答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陛下龍飛江漢以為神緣顯陵亦未必然蓋上天篤生聖人為中興太平之主必能生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握其機者乃若先皇帝玄宮久闕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所以求枝葉繁茂之道是則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今日之事誠在聖明留神加察淵謀獨斷上同聖母早夜籌慮有以自致其決耳慎勿輕為辟議之所播惑况近世精通地理之術貴辭其人至於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謾每見人家惑於風水之說將

先世在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迷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所以可退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星葬地非吉詭譎遷改然猶有取於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十字以為至論當時熹明知壽星所葬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擇如此况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為必不可葬又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遑事體即使重復會官集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亦不能復為他說也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明命廣集衆思但事體重大輒難議擬如蒙聖明采擇臣愚伏乞英斷特罷會議亟賜停寢實為宗社無疆之慶仍乞重降嚴旨禁絕細人自今無得妄議園陵重

忠禮書院宋文集卷之六

五

事傷國大懼天下幸甚題奉聖旨卿所言說的甚朕已奉聖母慈訓謂陵寢根本重地不可輕動這各該奏擬人役本部當等問重治且不究再來奏擾決不輕宥

議鳳陽府不當築城

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該南京禮部等部右侍郎黃綰等題臣等親詣鳳陽府查照都御史劉節所議前項事宜逐一相度查處切照鳳陽府治所開固宜有城池以為保障都御史劉節之奏誠為地方急務但仰惟皇陵乃宗社萬年基本而鳳陽府治正任皇陵前面護砂明堂之中凡附近四圍山場地土累朝以來例有重禁不許軍民砍伐樹株掘取土石開鑿壑井及皇城內外不許耕種近陵處所不許置設油榨恐有震驚况今欲築城池大興工役山川風氣焉保無傷且皇



城所包萬歲山即皇陵案山所以 聖祖當時建立皇城

形如半月抱向皇陵其東西鍾鼓二樓并各城門臺基亦皆拱向又看得周圍城基止有萬歲山後北門一段見存甌城數丈其餘俱是土墻亦無開鑿壕河及查中都誌書亦云土墻無壕牆想 聖祖建極開基三十餘年九州四海周思曲慮無有不至高城深池隨處創建未嘗患財力之不足豈有龍飛故鄉之地慮猶未及而惜此數十里城池之費哉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而非今日所敢輕測也若欲於此建綠城池決當審避以故前此累經相勘人員不敢明言姑以年向不利地荒歉為辭臣等親詣相度實見陵寢所關如此焉敢苟徇一方私見依違兩可不可為陛下明言以致萬一之誤哉伏乞 聖明留神睿斷庶於

忠禮書院文集卷六

四

根本重地可保萬全而臣等叨蒙任使之責可無負矣等因奉 聖旨禮工二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即看得南京禮部等部右侍郎黃綰等題稱先該戶部等衙門會議備咨坐委臣等親詣直隸鳳陽府相度應否建甌城事宜臣等看得本府在皇陵前面護砂明堂之中凡本陵附近四圍山場地土累朝例有重禁不許伐木取土等項恐有農墾今欲等鑿城池大興工役有傷皇陵風氣決當審避一節為照鳳陽府治皇陵所在乃 聖朝祖宗根本之地山川靈秀王氣所鍾不宜震蕩騰洩誠如各官所議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二部行移彼處巡撫官及各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拜各該衙門一體遵守不須等城則皇陵永固而長保億萬年無疆之休矣題奉

聖旨是

講祭告皇陵等案理穴十二年七月初九日

省得南京禮部等部右侍郎黃綰等題稱近因坐委臣等親詣鳳陽府相視應否建甌城到彼恭詣皇陵審看有無妨礙因見寶山背而有孔數處似係狐狸所穿誠恐日久積累為害匪輕乞要差官帶同諸曉風水員役看驗擇日填塞一節為照皇陵 聖朝 祖宗神靈體魄安瀾之地其實山背面又為切近玄宮屬所豈其然得得以穿穴誠宜急用填塞今該各官看驗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禮工二部各差屬官一員帶同欽天監諸曉地理人役前去督同彼處府衛掌印官親詣皇陵寶山背面看驗孔穴即便如法填塞仍行翰林院撰告文太常寺開領香

忠禮書院文集卷六

五

覆議魏國公徐鵬舉主祀 孝陵

看得魏國公徐鵬舉奏稱伊係皇親先年奉勅主祀孝陵近辭任乞要仍命主祀一節為照孝陵之祀先年俱係簡命皇親奉勅專掌凡以隆本祗重陵祀而敦孝思也自成化以來則專以魏國公徐備主之蓋備亦 仁宗皇后之親也後備改任守備則又以駙馬都尉楊備主之偉故乃始命西寧侯宋愷協同守備兼掌祀事蓋自是而官無專設矣宋愷既去則仍以徐鵬舉兼之備查舊例亦或暫令守備代行然皆不為常典蓋未有不係皇親而奉勅主祀

者也今鵬舉既准辭任前項主祀似應別選但任祖徐備  
先年主祀亦不係見任守備之時況主祀之與守備事體  
本無相關今南京別無皇親堪以簡用所據本爵二請相  
應俯從但恩典出自 朝序本部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題奉 聖旨依擬着徐鵬舉奉祀行禮

奉 旨移撤陵殿神御儀物 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該本部尚書夏言面奉 聖諭陵殿神御儀物既以告過  
與工便當移撤欽此案查先經本部欽奉 聖諭七陵多  
有損壞當併工修飾欽此已於本年四月十七日卯時祭  
告與工外案呈到部臣等看得七陵享殿今興作見新所  
據神御儀物合無令該監官暫行移撤廊廡間空去處俟  
修理完日仍前奉安殿內所有歲時遣官祭祀即暫於明  
禮部書院 文集十六卷 六

樓前對陵行禮不必陳設神座再照各陵殿神御及諸供  
祭器物年久亦多損壞又先後成造規制不一今陵殿修  
飾更新前項儀器似應一體更製及照裕茂二陵享殿合  
令所司先行裝修三室完備以妥安 三后神主其餘工  
程與諸陵一同經理合候命下通行內外衙門欽遵施行  
日題奉 聖旨依擬

奉 旨建景陵碑亭及各妃石碣配祭陵殿 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查得先該本部尚書夏言面奉 聖諭 景皇帝陵碑偏  
置門左非宜可建亭於 陵門之外大門之內庶稱尊崇  
又節奉 聖諭 太宗東西井二妃墳井遷廟十三妃墳  
俱宜各立石碣表識欽此又奉 聖諭金山各妃墳所之  
祭俱宜併入天壽山各陵殿配祭金山墳祭能免欽此傳

奉到部臣等看得恭仁康定景皇帝陵碑偏置門左未稱  
尊崇委宜作亭蓋覆以示瞻仰其 太宗東西井二妃墳  
井遷廟十三妃墳原無表識委宜立石以上俱係缺典誠  
如 聖諭所當舉行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工部差官恭詣  
各該處所逐一相度規制并擬立石碣處所畫圖貼說徑  
自奏請發下所司如式建造完日該部仍行翰林院擬名  
書刻再照 列聖諸妃安葬異所歿而有盜未允依侍帝  
側所據歲祭祀禮儀併入各陵殿內一體致祭墳所祭相  
應罷免合著為令仍行太常寺欽遵施行題奉

聖旨依擬

謁 陵禮儀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嘉靖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欽奉 勅諭朕非弱支人上戴  
忠烈書 文集十六卷 七

皇天隆眷嗣續 祖宗大寶仰 列聖陵寢禮當恭謁  
皇祖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祭告天壽山長陵  
等七陵朕躬叩拜西山 皇高祖妣恭談享皇后 皇曾  
叔祖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慕之情便擇日  
具儀來看欽此又該本部尚書夏言於文華殿欽奉面諭  
并續奉御劄茲修謁陵之禮必一同奉 聖母行今可即  
二十一日駕發到陵歇一日二十四二十五二日行謁告  
禮二十六日又歇一日次日往西山拜二親隨時禮畢還  
京又后妃宮眷當從欽此除 皇祖孝陵 皇考顯陵尊  
照 勅諭另行奏請命官祭告外所有 皇上親謁天壽  
山長陵等七陵及西山恭談享皇后 景皇帝陵行禮一  
節臣等仰惟皇上久念嗣承大寶之重恭修謁陵之禮

上奉 聖母皇太后一同謁拜 恭讓章皇后 景皇帝  
二陵於西山孝誠融液禮意周洽實累朝之曠典 帝王  
之大孝也所有車駕啓行并展謁祭告一應禮儀理合開  
坐上請伏乞 聖裁勅下內外各該衙門遵奉施行題奉  
聖旨都依擬行

計開

一前期太常寺備辦祭告 內殿祭品翰林院撰祝文  
一先期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告 內殿畢各還  
宮

一二十一日卯時啓行 上奉 皇太后升輦 上駕  
前導后妃輦轎後隨至沙河行殿 上奉 皇太后  
入降輦侍膳畢出百官行叩頭禮如常儀

禮書院 文集十卷

一二十二日天明百官詣行殿行叩頭禮各衙門奏事  
如常儀百官先行 上奉 皇太后啓行后妃後從  
至天壽山紅門 上奉 皇太后降輦入左門  
皇太后陞輿 上駕前導至行殿駐蹕侍膳如前  
一二十三日百官叩頭奏事如前儀

一二十四日免朝 上具黃袍詣長陵行祭告禮畢百  
官退先詣前一陵候駕 上奉 皇太后率后妃入  
行謁拜禮畢出次謁 獻陵 次詣 景陵 同前

百官退詣行殿候二十五日詣 裕陵 茂陵  
恭陵 康陵 同前 二十七日百官叩頭奏事畢前行  
駕發詣西山謁 恭讓章皇后 景皇帝陵 同前

於次日早行禮

一二十八日行祭禮畢少憩駕還京

一錦衣衛設大駕鹵簿衛衛是夜酌路之廣狹爲行止  
一府九卿 及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等衙門堂上掌  
印官各一員司屬各一員六科十三道官各一員扈  
從供奉

一工部差官修理橋梁道路搭蓋行殿三所 沙河天壽

一兵部奏請簡命皇親附馬文武大臣守衛京師并直

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分調提督武臣把守各山口

關隘及選點扈駕軍馬奏差科道官點開戶部關給

行禮

一光祿寺隨處預備御膳及酒飯供具

一三月十一日 聖駕發京是日免朝文武百官先

禮書院 文集十卷

赴德勝外送駕駕過退

一二十八日回鑾大樂鼓吹振作 聖駕還京日文武

百官軍民耆老人等俱出迎於郊 上奉 皇太后

率 皇后謁 內殿奉 皇太后還宮行禮畢

上御奉天門朝百官

一百官陪祀具吉服 上詣陵祭告儀注

一先期太常寺備牲醴香帛翰林院撰祝文駕至陵降

輿導引官導 上入陵左門享殿左門至殿中典儀

唱執事官各司其事陪祀官就位內替奏就位

上就位內替奏四拜 上四拜平身 典儀唱

獻帛行初獻禮內替導 上詣香案前奏跪 上跪

司香官捧香跪進于 上左奏上香 上三上香進

聖訓宋擇

畫一 太廟西邊第一牆直抵于南轅而之東復轉而之北同為一大都宮 太廟并後二寢廟及金門皆歸然不動後二寢廟以藏 德懿熙仁四祖中寢廟與 太廟則我 太祖為始受天命之君功高萬世實聖朝百世不遷之始祖所當居也 太廟大門則遷置于承天門東牆之北去牆五尺 太宗定鼎金臺又百世之所當宗宜則立廟於 太廟之東北世廟為始封之君亦當百世不遷 自為都宮可謂尊尊親親各得其宜仁之至義之盡者也其三昭三穆則立於 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各有門垣寢廟是則獨致隆於 太祖以為群廟之主而不下同於子孫羣廟各得致其尊崇而不上壓於 祖考惟忠禮書院 宋集卷末

前件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朱子以為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 各有寢廟別為門垣 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當在百世不遷則二宗廟固在太廟之內商之廟制雖不可考然章成等周廟圖亦以文武世室列太祖之左右故書稱文王曰穆考武王曰昭考此其證也今欲別建 太宗廟太廟之東北不與昭廟之列既與古制不倫况文廟世廟俱在 太祖之東參差迤邐偏在一隅似於規制未稱所據前議似難依擬至認祧廟為寢名廟門為金門似亦未諳禮制

議

一太廟街門自門內簷下東至 太廟金門外中街之西旁約有三十餘丈西除地五丈作路通轅至南南轉而求東復轉北亦皆除路五丈以達 太廟世廟其西南之渠皆覆以石以便鑾輿出入其神宮監之房更轉徙于東一以廣三昭廟之地一以廣達世廟之路其三昭三穆之廟大約每廟深三十丈闊三十八丈每廟除前廟後寢廟階門垣各尚有地一十餘丈亦足以容文武羣臣之拜位也

前件看得 太廟係享祀 祖考尊嚴惟五品以上官始得陪祭其餘人等不許擅入律有明條况近奉明旨不敢度量指畫所據前項約計地步尺寸及擬定廟制深廣事屬擅擬臣等不敢依據昧奉有成命別忠禮書院 宋集卷末

一孔子曰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又曰行其禮奏其樂故每廟設後殿以安神主設前廟以迎主致祭設庭階以容樂舞左右設神厨以貯宗器衣冠樂器之屬其旁親之可祔者以各班而祔之各廟之寢焉特祭則祔食於本廟之旁時給則祔于太廟之西廂如今之制可也

前件看得 太廟堂寢規模祭祀禮文自有定制無容別議其所言神厨恐非貯宗器衣冠樂器之處

一三昭三穆共 六廟其後四廟於各大門之外除路街二丈七尺其前三廟於大門之外各除路街三丈以其迫於 太廟之南牆故也

帛官捧帛跪進于 上右奏獻帛 上獻帛捧帛官

捧爵跪進于 上右奏獻爵 上獻爵訖內贊奏詣

讀祝位奏跪 上至讀祝位跪 傳贊百 替讀祝讀祝

官讀訖奏俯伏興 平身 傳贊百 典儀唱行亞獻禮

初典儀唱行終獻禮 傳贊百 典儀唱行四拜 上四拜平

身 傳贊百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

位焚禮畢 上奉 皇太后率后妃謁陵儀注

一太常寺備酒果脯醢翰林院撰告辭 上行謁告禮

畢奉 皇太后率后妃入女官奏跪位行四拜禮奏

上香女官捧香 皇太后三上香訖奏復位跪

皇太后跪后妃皆跪 上跪于 皇太后之左讀辭

官跪于 上後讀訖奏興四拜禮畢

東宮書院 文集十六卷 十一

奉 旨訪選精通地理人 十五年四月初五日

嘉靖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恭遇 皇上恭修謁陵之禮

伏蒙宣召武定侯臣郭勛大學士臣李時尚書臣夏言欽

天監監正臣夏祚等侍從 聖駕親詣天壽山迤東相看

得十八道嶺風氣翕聚堪為大吉之地該監已經題奉欽

依外本年三月二十六日節該本部尚書夏言面奉

聖諭朕觀天壽山可以建陵去處已少若拘此一山恐非

所以待萬世之計卿宜訪求精知地理之人於後輔近地

或與天壽山近之處博選吉壤以備欽此 臣等竊惟自古

帝王建立山陵重事非極精於堪輿之學者不能測識看

得天壽山形勝天造地設為我國家億萬年根本之地

但 列聖陵園卜建已多此外盡善盡美之地已少茲不

可不預加訪求誠有如 聖諭者但今欽天監官生習占

候曆數之學原無地理專科之設故諸通地理者絕少臣

等查得永樂七年 太宗文皇帝營山陵於昌平縣 上

命禮部尚書趙和以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

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即今七陵所

在是也均卿乃江西人及查大明一統誌載江西寧都縣

曾文迪精識地理幾於僊道而廖瑀楊筠松俱一時名師

今其子孫或尚有能傳其業者合無本部左官一員齊文

前往江西行令撫按衙門訪查前項曾楊廖氏子孫果有

秘受祖傳得其真傳者各起送一人前來仍於各府州縣

地方博訪精通地理者名之人不限名數一併起送候至

日本部再行考驗奏請定奪施行題奉 聖旨依擬便行取

東宮書院 文集十六卷 十一

奉 旨選建山陵 十五年四月初五日

該太師張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等題先該少保禮部尚

書臣夏言恭捧 聖諭朕去歲已與卿擬定待廟工告成

方舉謁陵之典然朕惟今如因小就大即建山陵之建一

面做地上辦料物及至廟工之完正接而舉興造之廢不

虛曠人力若是則先命官往視以朕親往視之卿其即

先密會勛時與臣贊旋梯五臣計來隨該臣勛等會奏議

得以為山陵之事前古帝王皆所諱言惟我 太祖高皇

帝 太宗文皇帝嘗預修陵寢至今相傳以為非常之聖

乃有非常之舉茲 皇上欲因小就大即議山陵之建非

奉諸天道有所未能蓋與 太祖太宗同 揆矣但山陵

重玉必須精擇今天壽山雖有一二古璞未知某山為最  
請先命文武大臣帶領欽天監官及深曉地理風水之人  
外觀山形內察地脉務求古宅以為萬世之壽藏待其  
畫圖貼說露鑒 皇上方修謁陵之禮因而親閱有安聖  
心然後議建舉行斯為萬全臣等愚昧之見如此伏乞  
聖裁近日 皇上謁告諸陵禮畢率欽天監官親擇吉地  
臣等伏蒙 聖諭適觀吉地咸可為陵朕惟 祖宗之所  
遺此本諸天錫既越 列聖之地恐朕未可當今日既定  
宜勿他適還京可即議營造否則必臨前為也卿等其力  
贊之臣等於行殿又蒙面諭七陵多有損壞當併工修繕  
欽此臣等竊惟自古帝王陵寢多以預修為諦

皇上乃獨識遠覽輒議山陵非聖見高明固能及此臣等  
中禮書院 文集十六卷 十四

敢不遵奉所有應行事宜合無勅下禮部一一議奉行等  
因奉 聖旨是禮部便擇日逐一條具來看欽此批送到  
部臣等竊惟禮部即位為稱昔漢文帝自東漢西唐太宗  
詔營九陵則是古者皆預造山陵蓋既達始終身復親見  
且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力此高世之見也我 太祖太  
宗奉先有事故二陵地理並獲純吉福澤無疆今 皇上  
因謁天壽山陵親覽十八道嶺可為萬年壽藏遂勅臣等  
以預建之事仰見睿用明達真出恒情萬萬萬萬敢不勉  
從 聖志但事體工程重大必須諸司盡心區畫委用得  
人庶足以仰成萬代長久之計再照修飭七陵一節臣等  
伏觀長陵等七陵除康陵營造久遠其諸陵委各間有損  
脫宜加修飭及臣等昨於行宮面奉 聖諭長陵神道

宜加修飭園堅久其石像等項宜各護以石臺 聖慮  
所及類皆遠圖宜勅所司一併舉行所有合行事宜逐一  
開坐卜請伏乞 聖裁題奉 聖旨日期且未定待各議  
至行工部添官等項都依擬

禮部奏為從謁陵效勞官員 十五年四月初九日

該工部左侍郎甘為霖題節稱恭遇 皇上停行盛典躬  
謁 列聖之陵于凡經行道路行宮內外羣工各體德意  
竭力效勞是以屆期報完如即中劉應授修繕水陸道路  
張問之梅蓋三處行宮員外卿守正勞傳相藩瑞左保主  
軍皇甫訪劉擊各有分理之勞晝夜併工寢食俱廢尚書  
林庭和差官催督增夫接濟以上官員在職分何敢言勞  
苦平時又何敢叙列惟事理倉忙工程緊急今應變之速  
中禮書院 文集十六卷 十五

從事之敏有如此伏望 皇上憫念各官量賜賞資以酬  
其勞以勵其後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批  
送到部臣等竊惟 皇恭謁山陵係舉行累朝曠典本部  
查無賞例但據題稱郎中等官劉應授等承委供事既有  
微勞合無量加勞賞其尚書林庭和職在六臣義當效力  
況當山白 朝廷本部不敢謙擬均乞 聖裁題奉

聖旨林庭和甘為霖各賞銀十兩絳絲一表張劉應授等  
各賞新銀一千貫絳絲一表奉

奉 旨會議除釋殿口建 兩宮及修七陵營壽宮  
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五年四月初九日奉本部送節  
該欽奉 勅諭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即後半作一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一區以備皇太祖一代之制欲法 皇祖故事預建陵墓此固大臣已諾但恐衆有未與者可止爾百官以及國之蒼民可一言之亦不必人各一說但出意同者共之欽此蘇捧到部除膳黃通行各該衙門并耆民人等遵行外節於禮利抄出宗人府掌府事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右軍都督等府掌府事太子太傅宣城伯等官衛輝等吏部等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左侍郎等官霍韜等太常寺等寺掌寺事工部尚書等官陳道瀛等翰林院侍讀學士等官張壁等國子監祭酒呂柟等尚司等衙門少卿等官李兆藩等錦衣衛署都指揮使等官王佐等順天府府尹等官劉叔相等禮科等科都給事中中等官李充潤忠禮書院 文集十六卷 六

等山西等道監察御史王杏等及宛大縣耆民高輔等行具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通抄送司案呈到部 臣等仰惟 皇上撤去釋殿創建 兩宮備 皇祖未備之制舉故事而預建山陵行 皇祖能行之事凡在臣民孰不知仰承休德乃 聖度謙冲復降勅下問此先王謀及卿士謝及廢人之意甚盛德也今該府部等衙門京山侯崔元宣城伯衛輝等府尹崔輔等及諸司百官并耆民高輔等各具奏前來同然一辭事在當舉別無疑議除營建兩宮等項興工事宜即移咨工部另行議請外所有修飾七陵并預建壽宮一應合行事宜節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日期且未定待各議至行欽此所據二事奏告惟 太宗長陵合請 皇上躬詣行禮其 獻陵 景陵 裕

陵 茂陵 恭陵 康陵乞欽命大臣六員代告其興工吉日合命欽天監另行選擇并駕發吉期俱候命下本部通行各該衙門照辦施行題奉 聖旨是既臣民合辭所宜從之不必擇日修理陵殿等項著二十一日卯時預建陵基本日申時各興工朕於十九日發行親告 皇祖太宗遺告六聖 獻陵英國公張溶 景陵武定侯郭勛裕陵遂安伯陳鏊 茂陵輔臣李時 恭陵禮部尚書夏言 康陵駙馬謝詔天壽山之神尚書顧鼎臣后土司工之神工部尚書林庭楫各行禮總督等官各寫勅與他兩宮營工日期着欽天監擇在五月望後來看釋像器宇便行撤除待別議以存 祖考之舊

議建陵殿工程事宜 十五年五月初八日

忠禮書院 文集十六卷 十七

嘉靖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欽奉 勅諭朕昨恭謁列聖諸陵仰觀玄居享殿等處歲月滋久多致傾圯宜加修飾及朕法 皇祖故事預作幽宮于 太宗文皇帝之左側已嘗下勅諮問既而臣民合辭以為當建所宜從之及建造行宮俱擇以四月二十二日興工惟茲事體尊崇工程重大尤非他務可比仍特命卿太傅勛輔臣時知建造事總督工程以保言同知建造事總督兵部尚書張瓚提督領軍署都督僉事松指揮同知宣監督工程卿等宜竭誠殫慮督理是勤務俾工作美完建飾如式以為永久之圖斯副朕意欽此嘉靖十五年三月內該內閣大學士臣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及臣等酌於行營面奉 聖諭七陵多有損壞併工修飾 王陵神道宜用石砌廣圖堅





官書寫欽命大臣一員改題上畢仍前暫奉安于神座至期上行請奉遷禮

一欽命大臣二員先期詣 裕陵 茂陵行祭告禮至日行安神禮

一欽遣皇親駙馬大臣二員護送神主至二陵

一先期內侍官設神主於冊室宇衣冠香亭各於奉先門外仍於 裕陵 茂陵殿內會同二陵神宮監官各陳設

合用神座几案冊室衣冠等案

一錦衣衛備傘扇儀衛

一是日早免朝 上具常服詣奉慈殿門外太常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內養素就位 上就拜位奉香上香 上三

上香奏獻禮 上行三獻禮贊讀祝讀祝官讀說奏四拜

忠禮書院 文集十六卷 廿二

上四拜平身奏禮畢女官導 皇太后以下行禮畢 上

命司禮監官三員請捧 孝肅皇后神主 孝穆皇后神

主 孝惠皇后至奉先門外各置于輿係冊室衣冠各置

于香亭神主與前行冊室衣冠亭各以次后隨內侍繫

蓋仗引 上陞轎隨行由后左門中左門奉天門午門內

上降轎橋比立目送 三后神主與行門闕 上陞轎還

宮神主與由中門出至午門錦衣衛儀衛前導由端門承

天門長安左門俱中門出由德勝門詣陵

一百官青衣本等端先詣德勝門外候神主與至入班行

五拜三叩頭禮神主與行過退

一神主與至紅門外內侍官各詣 三后神主與前跪詣

捧神主出輿由左門入復陞輿至陵所 孝肅皇后神主

一給從官軍行糧戶部俱照例奉行

一光祿寺隨處預備御膳酒飯供具

一是日駕至沙河昌平州官吏師生耆老人等俱跪道

旁駕過退 上奉 皇太后降輦入行宮本日免朝

一十九日早文武從官詣行宮早朝各衙門奏事如常儀

朝服官先行 上奉 皇太后啟行 后妃后從至天

拜山紅門 上奉 皇太后降輦入左門 皇太后陞輿

上駕前導至行宮駐蹕免朝

二十日文武從官吉服朝 各衙門奏事如常儀

二十一日免朝以寅末卯初 上具青袍躬詣 長陵

致祭如儀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泰陵 東陵

陳后陵遣官七員遵照欽命各具青布服詣陵行礼

忠禮書院 文集十六卷 廿三

一扈從官員俱着布服恭詣 長陵陪祀

二十二日早奏事如常儀

二十三日早朝奏事如常儀遣官復命

二十四日免朝從官先行駕輿至沙河行宮從官行叩頭禮

二十五日朝奏事畢駕輿還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人

等隨山迎于德勝門外居守文武大臣伏謁駕前致詞行

叩禮教坊司大樂鼓吹振作駕入 皇太后以下各還

上告 內殿如儀

奉迂 三后神主於陵殿儀注 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尚書夏言獻奉 聖諭議迂

三后神主奉安陵殿隨該本部等衙門會官集議等因題

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云可使擇奉安陵殿吉日擬儀來

諸 裕陵 孝穆皇后神主 孝惠皇后神主請 茂陵  
 俱由中門入至享殿門外內侍官各捧入享殿以 孝肅  
 皇后神主奉安于 英宗肅皇帝神祇之左室 孝穆皇  
 后神主奉安于 憲宗純皇帝神祇之左室 孝惠皇后  
 神主奉安于右室冊寶衣冠俱奉安于室訖欽遣官行安  
 神禮禮畢回京復命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十七

秩群祀

請舉聖壇祀典 嘉靖九年

臣昨者伏觀 勅諭以太廟享祀制宜未稱孝敬之情伏  
 惟 太祖高皇帝聖德豐隆神功偉盛顧不得南面居尊  
 乃尊奉 聖祖為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歲孟春行特享  
 之禮自 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幄而同行禮其夏秋冬  
 三享仍於 太祖之室相向行時拾禮仍於季冬行大祫  
 禮以 德祖居尊及 懿熙仁三祖合享於 太廟親王  
 功臣俱配食於兩廡歲暮節祭歸之奉先殿行禮 世廟  
 忠禮書院 文集十七卷 乙

止行四時之享歲暮之祭亦歸之崇先殿聖謨不顯卓越  
 古今祀事孔明茂延基祚甚盛舉也竊惟前代表列 祖  
 宗功烈稱秩廟祀多出儒臣建議禮官詳定幾於聚訟猶  
 或過差未有如我 皇上仁孝充積一旦發自天衷親擢  
 聖藻百年之大典遂定 七廟之神靈以安近而在廷臣  
 工遠而海隅黎庶孰不抃舞稱慶共覩 聖朝典禮之盛  
 臣愚叨陪法從獲奉休明其為欣幸實倍恒品但昨該尚  
 書李時會 臣以 聖諭欲以奉天殿行秋報禮於丹陛上  
 行大專禮臣竊伏惟念二禮之行於殿陛或非其地竊窺  
 陛下聖意必以為秋報類於大饗又明堂乃 天子布政  
 之宮故以奉天殿擬之但古之明堂制度其說非一有謂  
 去國之南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要非王者常居故朝諸侯

出政令則居焉而亦可以祀天地交神明於此我 聖祖  
於國丘未成之時固嘗即奉天殿以祀天矣蓋一時權宜  
原非作則古人禮制要難盡同今奉天殿乃 陛下紫宸  
正衙萬國朝會朝明出治之所而一旦以之行奠獻報祝  
之事 臣竊以為未宜若 陛下聖意以出郊太數則宜以  
山川一祀特遣大臣代行而秋報仍行於大祀殿庶亦得  
以伸配帝之敬於我 太宗而於陛下分配 祖宗兼舉  
祈報之義蓋全且盡矣至於大雩之禮 臣按春秋左氏傳  
龍見而雩蓋於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為  
百穀祈膏雨也又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建巳之月雩五方  
上帝其壇名曰雩祭於南郊之傍命樂工習盛樂舞皇舞  
太朝太學士丘濬亦謂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  
者也三代盛時當龍見之月則有大雩之祭但後世此禮  
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往往假異端之人為祈禱  
之事不務以誠意感格而以法術制上帝之靈誣亦甚  
矣清意欲請以郊禋之傍擇地以為雩壇令禮官祭酌古  
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舉行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  
暘之時若其說似亦可從 臣愚以為 陛下於孟春上辛  
既祈穀於上帝矣祈穀云者固所以祈雨暘時若以大我  
穀黍也苟自二月以至四月以後時雨而雨時暘而暘則  
大雩之祭 陛下可以免於親行而遣官以代之惟其雨  
澤愆期則 陛下躬即其地以行禱祝其作樂陳舞亦須  
小儆古昔之儀庶足以稱 陛下為民切遠之心而於古

人之禮為不失也 臣仰奉德音不敢不盡心考論以聞伏  
惟 聖明俯賜裁擇 臣無任戰兢恐懼之至

詳議雩壇禮制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竊惟大雩之祭乃古先帝王為民切至之心蓋以建巳之  
月萬物始生請命上帝以祈膏雨其與祈穀之祭意義本  
同慨自秦漢以來正雩禮廢顧茲茂典有待而行仰惟  
皇上敬天勤民稽古善治斷自淵衷特下 勅旨令 臣等  
恭建雩壇于南郊天神降休臣民丕應固斟酌成之不日未  
真萬年 臣等行於駁奔豈勝慶幸所據祭品樂舞等項必  
須斟酌古今以成一代席曠之典庶幾仰稱 皇上祈天  
保民之盛心 臣等謹逐一議擬開坐前件請自 聖明裁  
定題奉 聖旨准用雩壇看工所會議畫圖來有樂舞服  
色還查議停當具儀依擬

計開

一祭品 臣等仰惟雩壇之制雖與國丘不同而大雩之祭  
比之祈穀實類其玉帛遵豆醴齊牲牢等件俱合照祈  
穀品數伏乞 聖裁

一爐鼎照得雩壇止去地一級其四圍合用爐鼎四箇壇  
面合用爐鼎二箇比之國丘所用合稍減四分之一庶  
規制相等欲候命下轉行內府鑄造

一燎壇按陳氏禮書曰雩祀既祀上帝必升煙後世謂用  
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嗟殊非古禮今將雩壇焚帛合  
用燎壇一座其高廣規制乞命工所內外官會議建造  
相擇吉地畫圖上請惟復止用燎壇俱乞 聖裁

一樂舞雜按月令仲夏命樂師脩鞀鞀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文羽調笙竿篴簫備鍾磬祝歌大雩帝用盛樂而杜氏通典亦曰雩五方上帝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雩祀之禮所以祈雨澤必備極聲容之盛以詔告于天地之間而宜達陰陽之氣故知以禮為重雩以樂為主今聖澤祀在近雖杜氏五精之帝其說近誣而四時成歲之功所據雩祀上帝合照園丘樂舞之數以四方之色成造樂舞之服務極鮮明令彩色錯然舞歌間作足以達宣和氣庶幾古人盛樂皇舞之制一樂章合用迎神真帛進俎獻爵徹饌送神等曲乞命翰林院撰擬請目 聖明裁定

議崇祀伏仁傑寇準劉安世

嘉靖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禮書院 奏文集十七卷

四

該院伏以仁傑寇準劉安世祠宇皆在二宮一賢功德顯著乞要專祭一節為照狄仁傑仕唐位至司空薦賢為國廷爭面折忠扶唐室竟成夾日之功奏毀滯祠大著闢邪之力故其生有國老之稱而死蒙文惠之謚寇準仕宋官拜平章秉道嫉邪忘身殉國澶淵之役旋乾轉坤雷陽之貶春霜烈日相才致同列之推感竹道邦人之愛若狄與寇功業俊偉增光青史責無愧於所謂名宦者也安世挺生元祐師事司馬得盡心行己之要而用功於自不妄語遭災海澱嶺之行而勵節於略不動色在人目為鐵漢自許欲為完人其為諫官有殿虎之聲若元城者道誼高明職如白日責無愧於所謂卿賢者也所據三賢之在大名雖有

祠祀末列國典委宜專祭庶稱褒崇既該巡按監察御史苑山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日行移翰林院撰祭文仍照例定與祭品行大名府轉行該縣於每年春秋仲月就遣本縣掌印官政祭題奉 聖旨是道名宦卿賢都准收入祀典着有司專祭

議處太常寺錢糧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該刑科給事中傅學禮等題稱遵奉欽依查盤過太常寺一應錢糧物件其卷宗簿冊自相矛盾互有多寡及稱鹿隻尅犧牛瘦小奸弊多端情法難恕乞要通行查究及議處弊端一節為照國家大事哀憐于祭祀而鉅細物實司於太常為該寺者誠宜精白一心恪恭乃職以仰承陛下敬天禮神至意緣各項錢糧皆有本寺坐派支銷一

中禮書院 奏文集十七卷

五

向漫無稽考以致因襲之弊已非一日所以本部題奉欽依特差科道官查盤稽考今該查出前項弊端事皆據實出入之數既有不明侵漁之情難保無有所據該寺并據牲所官員均屬不職法難輕貸委應通行查究庶足以懲不恪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法司將該寺首領官吏并一應經該人役及犧牲所官通行提問將各項欠少錢糧逐一查究明白奏請發落其該寺堂上官并丁憂去任典簿趙封應否一體追問本部未敢擅擬伏乞 聖明定奪 臣等看得該寺前項弊端俱係未經查理之前一應錢糧品物紀載出納全無簿籍文案可以稽考法制不備人人可緣為奸若還繩之以法彼或各執一詞所據已往之愆合無量從曲宥今既經查理之後所當懲弊立法明設科條務

傳經又通行庶免將來無弊所有前項香燭菓品鹿兔等項俱係供祀應用不可缺者合無本部行令太常寺將年例一應祭祀該用香燭果品等項若干大約每季報祭若干備細開報本部行移內府并順天府各該衙門照數徑自支發應用仍置立文簿一扇送部用印鈐記一扇存留本部一扇發收掌每遇年終明白開註支銷數目送部查考著為令典永示遵守其犧牲驗收之時各該委官務要選擇大樣純色肥腯者方許發所有牧如該所委官不行如法喂養以致瘠損及有通同私換情弊俱聽緝事衙門訪拏并本部委官查出呈部參究庶法令嚴明弊端可杜而典祀之官可以寡過矣所以科道等官傳學禮等請陛下寧過有其無知之罪毋寧失今不為之處是亦情法

東禮部

奏集十卷

本

兩盡嚴知得宜之論也臣等未敢定擬伏乞聖裁題奉聖旨該寺首領官吏并一應經該人員都着恭司提了問堂上官并去任的特問明白一份來說其餘依擬

雲壇禮儀嘉靖十二年五月初十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伏觀崇寧壇告成除祭器樂舞舞衣等項一應事宜先已具題奉有欽依移行各該衙門欽遵外所有儀注先該本部參酌欽定折殺儀注議擬上請迄今未蒙欽定發下及樂章未經翰林院撰擬臣等仰惟皇上敬天勤民稽古建事比歲肇建雲壇於園丘之旁以祀天橋雨為民祈福誠帝王之重務子育元元之盛心也竊惟本壇儀注樂章係出肇創初制必須預為酌定演習熟聞庶備舉零祀之時禮備樂和可以宜達陰陽

感通上下且當著之祀典永示遵守所據本壇告成日久其儀注樂章俱未經擬定目今天時亢熯臣等欲恭請聖駕出郊致禱但裁擬未定未可舉行相應具請伏望皇上念茲雲祀重事聖朝特典萬幾之暇將前次進呈儀注俯垂覽覽早賜聖裁仍特命翰林院撰擬樂章祝文發下本部及所司遵奉施行遂令載諸祀典以昭一代之休臣等幸甚天下幸甚等因題奉聖旨這雲祀樂舞禮儀你每考議一帖來看欽此臣等謹按古者大雩之祀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夫凡祭非不用樂也獨雩祀用盛樂凡樂必備歌工舞士獨雩祀皇舞蓋樂舞者無非假聲容之和以宣暢陰陽之氣詔告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之情耳而兩者乃天地之施必陰陽和而始降也此神理感通

東禮部

奏集十卷

本

不過如此然上世之禮無所於考而後代之制不能皆同要在師先王之意而不必泥於迹耳臣等請參酌古今為之會通除一切奠獻樂歌禮節具如常儀外惟盛樂皇舞之說宜稍依據古人創為聖朝之制臣等請三獻禮成之後九奏樂止之時燎揚將舉贊者宜奏樂奏雲門之舞樂舉乃贊禮畢仍命儒臣稟括雲漢詩詞別製雲門一曲使文舞士武舞士並舞而歌合之雲門者乃周官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兩出地氣也充取以名樂亦本此耳仍於正樂之外神樂觀增設鼓吹數番遞教舞童百人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門之曲而舞曲凡九成而始奏禮畢其舞節樂數合候命下行太常寺少卿張鴻逵一議擬會同本部參酌停當伏請聖裁所據前項



加增樂舞及先經進呈儀注謹錄一通開坐上請伏乞  
聖明特賜裁正領下遵奉施行臣等不勝幸甚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

計開

一大嘏乃祀天禱雨之祭如遇一歲天氣亢暵則於季春  
之末禮部具奏請行等禮得旨行欽天監擇仲夏吉日  
具奏舉行

一前期五日太常寺奏請欽命文武大臣每日視牲

一次日太常寺奏祭祀如常儀

一前期三日告請太祖配神于太廟行

一獻禮

一前期二日太常卿同光祿卿面奏省牲如常儀

一正祭前期太常寺陳設如儀是日早免朝錦衣衛備法

駕設殿與于奉天門正中上常服乘輿至南郊由西天  
門歷昭享門降轎過門陞輿至崇寧壇之西降轎禮部太

常官導上由東左門入正南靈星左門入壇由中陞左  
陞至壇恭視神位畢出至神庫視過豆至神厨視牲畢導

駕官導上至幕次具祭服出駕官導上由左門入內  
壇靈星左門入壇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

內贊奏就位上就御拜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內贊  
奏四拜上四拜平身傳奏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奏樂內贊

奏陞壇上陞至上帝前奏跪指圭上跪指圭司香  
官捧香跪進于上左奏上香上三上香訖捧玉帛官

以玉帛跪進于上右受玉帛奠訖奏出圭道至

太祖前諸同進香奏復位樂止典儀昌進俎奏樂即昇

俎至內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前奏指圭進俎出圭

道至太祖前諸同進香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內

贊奏陞壇上陞至上帝前奏指圭捧爵官以爵跪進

于上右受爵獻爵上獻訖奏出圭奏請讀祝位

奏跪上至讀祝位跪傳奏百官同樂暫止內贊讀祝讀祝

官跪讀訖樂復作內贊奏俯伏興平身傳奏百官同進至太

祖前諸同進香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諸同進香

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諸同進香樂止太常卿進立于壇

前東向立唱賜福祚內贊奏請飲福位上陞至飲福位

奏跪奏指圭光祿卿捧福酒跪于上左內贊奏飲福酒

上飲訖光祿官捧福祚跪于上左內贊奏受祚上受

禮畢

訖奏出圭俯伏興平身奏復位上復位內贊奏四拜

上四拜平身傳奏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官徹饌訖樂

止典儀唱送神奏樂內贊奏四拜上四拜平身傳奏百官同

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

燎位上退拜位之東立典儀唱望燎奏樂奏雲門之

曲內贊奏禮畢駕官導上至幕次易祭服畢還宮上

樂舞不止

祭歷代帝王禮儀嘉靖十三年二月十四日

祠祭清吏司案查先該本部題稱歷代帝王祭一壇開載

於皇明祖訓春從祭於大祀壇內秋祭於本廟自嘉靖九

年祭遇皇上釐正祀典已不從祀仍歸南京本廟加添

祭一壇禮奉聖諭於京都建廟致祭節該本部題奉



聖旨古先帝王春祭南京不必增待廟成春秋俱在京行禮欽此嘉靖十年八月內又該本部題稱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欵歷代帝王遇有子午卯酉年分朝廷傳制遣道士齋香致祭各陵寢本朝不祭今年辛卯正遇停祭之期合無照例免祭待明年仲春吉日舉行等因奉 聖旨是不必擇日待來春之祭朕親行禮一次向後照舊例行欽此欽遵外今照嘉靖十三年甲午例該七月初一日傳制遣道士齋香帛前往各處帝王陵寢致祭已經題奉欽依通行去後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今歲申午正遇致祭歷代帝王陵寢之年所據本朝秋祭合宜停免春祭既無從初似仍當遣官舉行伏乞 聖明裁定著為令申以便遵行謹奉 聖旨是

議崇祀光祿范仲淹

嘉靖十三年閏十一月十一日

看得浙江嚴州府知府盛應陽奏稱嚴州境中有釣室祠以祀嚴光有思范亭以祀范仲淹乞要將此二賢之祀列在祀典行翰林院撰祭文各一通奉本府正官春秋致祭并僉門子各二名專一看守祠宇一節為照施法勤民祀典有常禮賢崇節盛世所尚東考嚴光東漢之貞隱范仲淹有宋之名臣一則以高尚之志逃名於漁一則以公輔之才聲迹於學即其遺祠猶在則於流澤可徵考德論世二賢之在嚴州委不可無祀今既該知府盛應陽具奏前因相應依擬合候奉下之日本部行移翰林院撰給祭文各一道仍行浙江布政司轉行該府將縣備辦祭品於每年春秋仲月就遣本府官員致祭及僉門子各二名專一看守

獲祠宇以供漢掃冰為定例實足以昭國家尚賢之典而於風化不為無補矣題奉 聖旨只看有司自行祭祀

議特祭海神

嘉靖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該本部題吏科左給事等官陳侃等奏節稱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琉球遠在海外無路可通往來皆由於海臣等險數次皆藉神助得保生還此皆由 皇上一念精誠威格天地以致百神呵護非偶然者嘉靖十三年臣等五月初八日開洋至十二日將底其國忽逆風大作舟搖撼發漏數十人以輓轡引水不止舟蕩卒不能立眾欲塞漏而不可得於是群呼求救於神剪髮設誓俄而風息寧舟執燭尋鑾鑾之得保無虞此其功一也九月二十日在彼開洋二十一日夜即遇颶風將大桅吹折須臾舵葉又壞

議時舟人哭聲震天大呼神明求救

臣

等亦知决無生理為軍民請命叩首無已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自空來舟舟人驚報曰神已降矣吾輩可以生矣舟得無事當風雨晦冥之時紅光何自而發謂非神之精靈不可也此其功二也二十三日黑雲蔽天風又將作眾皆知舵當易而不敢任蓋風濤中易舵一動幾覆矣於是請命於神得吉兆眾遂躍然起易舵甚重約有二千餘觔平時百人舉之而不足是時數十人舉之而有餘衆之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助之助不可誣也此其功三也二十一日有一蟻飛繞於舟余曰蟻屬甚微在樊園中飛不有步安能遠涉濤浪此殆非蟻也神也或將有變遂令舟人備之提有一雀立於桅上雀亦蟻之類也今以米飼

之則則家盡而去是夜果疾風迅發白浪拍天巨艦如山  
飄蕩僅如一葉風聲如雷而水聲助之舟一針側流汗如  
雨臣等懼甚衣服冠而坐相與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  
內外百神皆為之效職海神獨不救我輩乎當此風濤中  
而能保我數百民命真為奇功矣當為之立碑當為之奏  
聞于 上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微曉已見閩之山矣  
此其功四也有夷舟進表謝恩者與臣等同行過二十一  
日之風漂回本國至今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止行  
八日直底不致漂流失所者神之功也 臣等感其功不敢  
不厚其報奏聞之言既出于口不敢有負于心臣等勿思  
名山大川之神在舜時已有望秩之祭我 太宗文皇帝  
時遣太監鄭和 下海嘗立祠於海濱時加致祭况禮云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數  
百人之命其為大災大患莫此是過伏惟 聖明詳察臣  
等無任戰慄恐懼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  
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傳左給事中陳侃等奏稱奉命  
琉球往來海中時遭風險幾致顛覆多藉神功救援乞要  
賜祭以報其德一節為照國朝撤鎮海濱類皆有祀祭法  
云能捍大患則祀之在典禮則固然矣今左給事中陳侃  
等奏使海外屢遭風濤之險卒獲保全實乃 皇上聖德  
默祐所致海神效職不可為無是亦擇災禦患之意也賜  
以登壇亦係據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行移翰林院撰祭  
文一通行令福建布政司備辦祭物香帛仍委本布政司  
堂上官致祭以答神休不為違例題奉 聖旨是

祠規制

進呈西海子建祠規制 嘉靖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臣言於本月二十日伏蒙召見無遠殿欽奉 聖諭設西  
海子每歲端午奉兩宮遊宴止是望祭以祀其神今宜特  
建祠宇庶有所瞻依欽此 臣切惟禁內西海子者即古燕  
京積水澤也其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麓山  
後匯為七里梁東入都城漸為積水潭南出玉河入于大  
通前人謂積水為海且在西內故至今沿稱西海都城之  
水悉于此匯玉河城濠大通河皆食其利比之五祀之  
神其功較大但一向未立祠宇以便舉祀是亦缺典今特  
建祠宇足以棲神且便於行禮 皇上事神之義可謂周  
矣但祠必有多舊曰西海之名恐嫌於四海正號未協專  
稱今祠宇既建所有神位祠額伏乞 皇上特賜嘉名以  
答神恩庶稱祀典今將相度過北門口湧泉等後隙地一  
區堪以定建其規制丈尺畫圖謹貼說二本隨本進呈伏  
乞 聖裁候命下之日行移內外各該衙門遵奉施行題  
奉 聖旨照有照的圖擇日蓋造名號特朕另諭卿行  
請遣官代祭先農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嘉靖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該本部尚書夏言節奉 勅  
諭朕元旦更衣因冒風寒今連遇重氣猶如冬朕體素弱  
目今畏寒不可不慎且在當攝之時仍將調養折殺之禮  
且命太傅劄代攝令敬慎從事文官各宜用心辦理事  
務欽此查得近該太常寺題稱嘉靖 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  
告祭社稷初 帝社稷奉 聖旨是不社稷違遠安

伯陳總帝社稷遣武定侯郭勛各行禮欽此照得嘉靖十五年二月十五日例該請 聖駕躬祭先農行耕藉禮 臣等仰惟 皇上保愛聖躬順時謹攝臣民幸甚 臣等連日出郊供事春寒尚凜風色甚嚴旬日之內恐未便暇暖九重之上正宜靜養恭護以近滋至之休穡惟車駕未可遽即却旬况仲月各項祭祀已蒙遣官代行今熙耕藉在邇伏望 皇上以保和聖躬為重先農之祭合無一體遣官代攝親耕之禮暫時嚴免實數中外臣民懽懽忠愛之私題奉 聖旨覽所言具悉忠愛至意朕今已復故委不可不憐耕田暫輟祭祀遣宣城伯衛鐸行禮御等各宜用心辦事

發議崇脩后稷廟祀 嘉靖十五年六月初三日

有得志按陝西監察御史周欽等題稱陝西西安府武功縣荒封后稷與其母姜嫄俱各有廟見存乞要比照秦州先年於義廟事例將原有廟宇量加脩飾賜額撰文春秋致祭金撥廟戶看守其姜嫄古廟亦聽民間自行舉祀一節為照后稷教民稼穡開萬世粒食之源神功盛德克配彼天遺恩在人伏蒙 聖明釐正祀典茲已崇祀太稷足報其功但稱武功乃其肇生之地向無專祀似為缺典既該本官考議明白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日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廟額并祭文及行陝西布政司轉行該府有司官員即將原遺廟宇舊址量行脩飾仍令撥廟戶一人看守每歲春秋量麥無礙官錢備辦祭品就令該縣掌印官致祭其舊廟有崇古廟亦不可廢祀照崇報之

典益加隆矣題奉 聖旨依擬

請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

臣仰惟 九廟告成祀典明備 皇上尊祖敬宗之心奉先思孝之實可謂曲盡而上下二千年間百王所不克行之典我 皇上一旦興行蒐講稽訂協於大中真足以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斯禮也自當著為一代全經以告萬世豈臣一時所能揚厲而悉陳之惟是本朝功臣配享在 太祖 太宗廟各有其人自 仁宗以下五廟皆無似為缺典至於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廟制亦未有定則天下之為孝子慈孫者尚有未盡申之情臣忝禮官躬逢聖人在天子之位又屬當廟成謹上三議實聖 聖覽儻蒙采擇伏乞播之詔書施行天下萬世不勝幸甚

計開

一定功臣配享臣披書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則祖先王而以功臣配享其來舊矣載考之禮凡有功者皆與焉不拘拘於文武也歷代相承率循是典莫之有易而其尤可信者在漢則曰祭功臣於朝廷在魏則曰祀尚書令荀攸於太廟若唐以下尤其彰昭自高祖以至憲宗或六七人或一二三四人宋自太祖至光宗亦各有人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也不必皆有武功若李靖郭子儀曹彬潘美輩也其列祖諸帝莫不有配但有多寡爾亦不必詳列如高光文皇太祖也据是而觀則本朝 太祖 太宗適國家多事固有豐功茂烈之臣所

宜配及 仁宗以下雖國家承平無事武功而其間相與輔弼成太平之業者亦未必無一二親徵季沆之派也今考之國典自中山王徐達以來以至永義侯桑世傑凡十二人以配享 太祖自河間王張玉以至榮國公姚廣孝凡四人以配享 太宗自 仁宗以至 武宗五廟皆無有焉何則蓋本朝配享之臣多重武功若文臣得配惟劉基姚廣孝二人而已 臣愚以為勘禍亂於已然者固在武臣其禍亂於未萌者則在於文臣其功不惟相當先儒尤以為過之是以在漢魏以下並以文武功臣配享况我 仁宗以來君明臣良百餘年間 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其元臣碩輔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享其榮名踰數十年至今賴之此其功亦不可誣苟棄而不錄廢而不祭殆非所以增重 祖宗之德業以為臣子之勸也伏乞循先代祖宗並有功臣配享於下禮部會同吏部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歷考自 仁廟以下五廟文武大臣中從公評究本末差次輕重必審其實必當於理不徒虛尚文飾以苟塞人情必其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然後取以為配使光預元祀之列則不惟有功者不負而未有功者亦知所勸且足以昭 烈祖特盛之功而又以啓聖子神孫於無窮其為裨益蓋不細也

一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 臣按宋儒程頤嘗脩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至朱熹集家禮則以為始祖之祭近於偏上乃刪去之自是士庶家無復

有祭始祖者 臣愚以為願深於禮學者司馬光呂公著皆稱其有制禮作樂之具則夫小記大傳之說不王不禘之義彼豈有不知哉而必爾為者意豈無所在也夫自三代而下禮教彫零風俗靈輟士大夫之家衣冠之族尚忘祖遺親忽於報本况匹庶乎程頤為是緣情而為制禮宜以設學此所謂事逆而意順者也故曰人家能存得此孝事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此其設禮之本意也朱熹顧以為偕而去之亦不及察之過也且所謂禘者蓋五年一舉其禮最大此所謂冬至祭始祖云者乃一年一行酌不過三物不過魚黍羊豕隨力所及特時享常禮焉爾其禮初不與禘同以為偕而廢之亦過矣夫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射額莫不知報本人為萬物之靈也顧不知所自出此有意於人紀者不得不原情而權制也邇者平臺召見面奏前事伏蒙 聖諭人皆有所本之祖情無不同此禮當通於上下惟禮樂名物不可僭擬是為有嫌奈何今人各得報本追遠耶大哉皇言至哉皇心非以父母天下為王道者不及此也 臣因是重有感焉而水木本源之意惻然而不能自己伏望 皇上權推因心之孝詔令天下臣民許如程子所議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先祖皆設兩位於其席但不許立廟以踰分庶 皇上廣錫類之孝臣下無禘祫之嫌愚夫愚婦得以盡其報本追遠之意邇源徂委亦有以起其敦宗睦族之誼其子化民成俗未必無小補云臣愚不勝惓惓

一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夫自周以上自天子以至大

夫士皆各有祖廟雖庶人亦各薦於寢至秦羅侯置守燈  
經威學斯禮乃失於是天子之外無敢有營私廟者追規  
晉以降始復廟制許文武百官立家廟以官品為所祀世  
數之差然而或位至通貴猶不營廟至有官為立以愧之  
者有詔許立廟羣臣無肯倡眾建立至勤詔旨切責者是  
豈獨其禮教衰廢安故習常而然哉亦由古今異儀封爵  
殊制事固有礙而當時禮官又不能講求典禮制為定論  
使人有據依是以當時士大夫雖有詔旨顧望疑憚而不  
敢即建立耳臣忝叨禮職方以為懲敢依倣古今酌為中  
制以俟采擇布之天下謹按三代時有五廟三廟二廟一  
廟之制考以其有諸侯有卿大夫有上中下士之爵也而  
今之官職既與之異且無家嫡世封之重又無山川國邑

忠禮書院

本

之常若是而欲竊取古人之制而為之是誠所謂刻舟以  
求劍膠柱而鼓瑟也必不獲矣漢為曹公立五廟晉為安  
昌公立六代後魏為胡珍立五廟至北齊以下以從二品  
以上祀五代五品以上祀三代七品以上祀二代或五廟  
四廟三廟二廟一廟彼皆過於泥古而不可行者也至宋  
大儒程頤者出乃始約之而歸於四世雖上自公卿下及  
士庶以莫不然其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也  
皆至高祖服既如此則祭亦須如此其說教之前未有可  
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若止祭禘  
是為知母而不知父非人道也朱熹以為最為得祭祀之  
本意禮家以為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子裕及其高祖此可  
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後儒亦皆謂程子言有服者

皆不可不祭其說甚當由是觀之則廟數雖有多寡而祭  
皆及四親則一也以是差之則莫若官自三品以上為五  
廟以下皆四廟為五廟者亦如唐制五間九架兩旁隔  
版為五室中附五世祖旁四室附高會祖祢為四廟者三  
間五架中為二室附高會左右為二室附祖祢若當祀始  
祖先祖則如朱熹所云臨祭時作紙牌祭訖焚之然三品  
以上雖得為五廟若上無應立廟之祖不得為世祀不遷  
之祖惟以第五世之祖奏為五世只名曰五世祖必待世  
窮數盡則以今之得立廟者為世祀之祖而不遷焉  
四品以下無此祖矣惟四世通遷而已至於姓宰俎豆等  
物惟依官品而設不得同也蓋古者於四親之廟有日祭  
月祀時享疏數之不同而今皆不可考不敢妄為之說然

忠禮書院

九

然而皆在祭中不可缺廢則貴賤一也是以因其可知而  
缺其所不可知是亦厚於孝養而不為過也若夫庶人祭  
於寢已無可說矣伏乞詔令天下使小大庶官皆得據而  
為之凡唐宋以來一切三廟二廟一廟四世三世二世一  
世之制繁雜破碎多礙而少通者一切除去之一以五室  
四室為率庶幾三代之制程朱之義通融貫徹並行不背  
所謂不規規於往古之迹而亦不失先王之意在是矣惟  
聖明斷而行之幸甚

### 議立王府宗廟武臣家廟

近該臣以宗廟告成具題前事開列三議欲乞 皇上推  
廣聖孝以及臣民蓋錄功臣一也今天下得祀始祖二也  
今品官立家廟三也疏既上伏蒙召見文華殿仰承 聖

諭以臣三議具有可采尚俟暇日欽定施行又蒙聖諭問及天下王府宗廟之制今不知盡能如禮否卿亦須有定議臣於此仰見皇上錫類之周退而考求今天下王府宗廟亦無定制茲我皇上創建祖廟復古重典斯禮也欲推而達之天下誠當自宗室如臣謹作王府宗廟并武臣家廟議一通開坐進呈聖覽伏乞播之詔令通行臣不勝幸甚

### 計開

一請詔令天下各王府立廟議臣惟今天下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即古之同姓諸侯也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者始封之君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于王特命立之則可如魯有文王之廟是也忠禮書院文集十七卷

而後儒循謂非禮之正非是而得備五廟者以異姓初封如太公之舊是也我朝雖有親王恭仁祖廟儀而未聞祀太祖之說其亦以太祖身為天子非諸侯可得而祀之也是則今之宗室上不得僭擬天子以伸一己之情下又不得盡同品官以備五廟之制百十年來初無定典即有孝思之誠無由以伸合無為之定制凡親王始封俱未得立廟止今于每祭先時敬遣親臣赴京助祭至期則望拜於其府其始封王之子始許立一朝始封王之孫得立二廟始封王之曾孫得立三廟始封王之玄孫得立四廟始封王六世之孫始得備五廟而俱以始封王為百世不遷之祖二昭二穆以次而附親盡則施名曰家廟如郡王將軍中尉共在一城居住者則同祭於親王之廟不復

另祀始祖而止以高曾祖考之不得預者別立廟以祀之如與親王同高祖者則止別立廟祀曾祖考與親王同曾祖者則止別立廟祀祖考與親王同祖者則止別立廟祀考迨至五世則以始封郡王者為世祀之祖餘以次遞遷若將軍中尉立廟之制宜如三品以上官迨至五世則亦以始封將軍中尉者為世祀之祖餘以次遞遷名曰家廟其親王宗廟之制中為始祖廟左二昭右二穆各有門堂寢室而增宇四周焉其郡王別立廟者則宜總為一廟前殿後寢俱從內間而分之為五室其將軍中尉別立廟者悉如品官之制五間九架厦兩旁隔版為五室其後為寢室此其大略也

一請詔令武臣立廟議臣惟國家武臣公侯伯即古所謂

異姓諸侯者古者諸侯立廟同姓異姓俱無異制今武爵雖重亦得兼師之官如文臣者其建封之制與古不同則凡制禮自當降于親王而同於品官矣臣請視品官為之定制凡公侯伯立廟俱祭五世始封一人即為世祀之之祖高曾以下禮得遞遷而止至五世服窮親盡則施裁于別室斯正禮也然公爵為最重自國初以來有始封公而既歿進封為王者有襲封公而既歿進封為王者此其制並宜從公其立廟之制亦宜如唐制總為一室五間九架分祀五世與文官同名曰家廟至於武臣三品以上亦宜並倣前制庶乎禮制均一而上下通行矣



梓洲先生奏議卷之六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尚書司勳前都事官禮部尚書左丞楊鼎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尚書司勳前都事官禮部尚書左丞楊鼎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尚書司勳前都事官禮部尚書左丞楊鼎  
舉卹典

奉 旨議遷 悼靈皇后神主及請改謚

十五年八月十五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五年八月十六日該本部  
尚書夏言欽奉 聖諭奉慈三后主奉各陵陳后宜  
先處欽此齋捧送部送司查得嘉靖八年二月內該  
本部題稱 悼靈皇后正位中宮上主 宗廟之祀  
已及七年禮宜祔享 太廟但今 太廟內九廟之  
制已備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則創別廟故  
禮記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則祔於親者  
今 孝惠太皇太后實 皇考獻皇帝之生母  
則 悼靈皇后神主似當祔於奉慈殿 孝惠太  
皇太后之側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先已欽遵外  
茲奉 聖旨奉遷 三后神主於陵殿則 悼靈

皇后神主禮宜議遷安奉別所呈乞題請施行案呈  
到部 臣等竊照 悼靈皇后神主先因祔於所親暫  
奉安於奉慈殿 孝惠太皇太后之側今我  
皇上更正典禮 三后神主今擬遷奉陵殿則 悼  
靈皇后神主禮宜遵奉 聖諭暫請安於奉先殿旁  
室以妥神靈但 臣等竊見奉先殿別無旁室惟斜廊

兩廡似非奉安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之  
盡西一室空虛清闕所宜遷奉惟於歲時享祀或有  
事祭告 祖宗列聖則宜一體設饌而但不啓主  
匱不見祝稱斯為合禮再照 先皇后謚稱悼靈  
考之謚法在悼雖協年中早夭之義而靈義有六類  
非大美之稱仰惟 先皇后正位中宮奉主宗祀  
贊理內治已及七年懿行純德足以母儀天下揆之  
前謚未稱表行之實禮宜更定褒稱庶以垂示後世  
如蒙乞勅翰林院另行撰議上請所有遷主冊謚并  
告廟日期合候命下行欽天監各擇吉期本部另行  
具儀上請伏乞 聖裁題奉 聖旨是

覆議沿邊各立義塚 嘉靖十一年正月初八日

忠禪書院文集卷八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徐汝圭題稱大同地方達  
賊入境陝西延綏地方重被災傷民多死亡乞各立  
義塚收埋屍骨仍為祭章分祭一節為照先王昭澤  
及枯骨之仁聖人垂掩骼埋胔之令矧其孱死於飢  
餓之餘喪首於鋒鏑之下者屍骸委棄無所收恤尤  
可憫矧是以征西陣亡之士藝祖以之興悲而青州  
流斃之民守臣為之立塚是皆前代之善政重於於  
無窮者也茲者達賊入寇大同諸堡悉被殘毀延綏  
等處重被災傷一則殺戮徧于原野一則飢羸轉干  
溝壑是以沿邊諸郡白骨委積誠可傷心恭惟  
皇上先因廷臣之議降優恤軍士之旨內帑賑濟之  
資其施恩於僅存之民可謂渥矣惟茲死亡幽滯之



衆未蒙聖澤似爲缺典所以本官具題前來相照依  
擬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三邊撫按衙門查照  
今擬事理于沿邊去處空閑地方各立義塚將陣亡  
及餓死并一應無主之屍着令所在官司加意收掩  
開穴叢葬務在得所乞勅翰林院爲文一通齋捧前  
去仍令所司備物致祭以昭 皇仁仁覆憫下之  
恩題奉 聖旨是依擬行

元子薨逝喪儀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一  
日早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朕第一子

本年十月初十日夜丑時以疾薨逝禮部知道欽此  
傳奉到部查照成化八年 皇太子薨逝事例議

得、皇長子誕生甫及三月雖已詔告天下尚未

冊立所據合行禮儀似宜從殺復悉照以上舊儀  
舉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朕長子既未冊封况

聖母在上舊儀不宜用便酌擬來看欽此查得弘治  
九年二月二十日蔚悼王薨逝該本部照依憲廟皇

子并忻穆王薨逝事例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

旨是輟朝二日祭祀壇數并出殯下葬禮儀俱照成  
化二年皇太子喪禮行欽此臣等謹將皇長子合行禮

儀恭酌議擬比照蔚悼王事例施行伏乞 聖明  
裁定題奉 聖旨依擬封號應否再議來說

計開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三日起至十四日止輟朝

二日不鳴鐘鼓 上位御奉天門淺淡服色視  
事文武百官青衣爲角帶朝參

一十月十三日文武百官具青衣爲角帶詣奉天  
門行奉慰禮

一聞喪 御祭一壇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御  
祭一壇 章聖慈仁皇太后御祭一壇

莊肅皇后祭一壇中官祭一壇俱用素盞  
朝夕設素饌于柩前

一出殯設酒果素饌祭告  
一發引 御祭一壇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祭  
一壇 章聖慈仁皇太后祭一壇 莊肅皇

后祭一壇 中官祭一壇俱用素盞  
下葬 御祭一壇用素盞

翰林院擬奏封號并撰祭文塋誌  
光祿寺備辦祭物

欽天監差官擇地并選出殯等項日期  
工部差官一員料造塋堂享堂房屋等項

錦衣衛撥官旗校擺路  
本部行令教坊司撥樂人三百員名送塋所

檯棺柳拜執葬儀賓器及拽方相等項合用旗軍  
一千六百名於五軍神機等營摘撥

一破土并掩土祠后土祭祀二壇  
一百日周年二周年每次 御祭一壇 憲廟皇妃

祭一壇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祭一壇 章聖

慈仁皇太后祭壇 莊肅皇后祭壇 玄廟

皇妃祭壇 中官祭壇 公主共祭壇

元子堯逝頒詔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節該本部題稱皇長子誕生甫及三月雖已詔告天下尚未冊立所據合行禮儀似宜從殺惟復悉照以上舊儀舉行題奉 聖旨是朕長子既未冊封况 聖母在上舊儀不宜用便酌擬來看欽

此隨該本部將皇長子合行禮儀合比照舊制王事例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封號應否再議來說欽

此臣等查得弘治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欽奉 孝宗

皇帝聖旨皇女於弘治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亥時薨逝賜號太康公主欽此又查得肅穆王亦係皇子薨後賜

忠穆王院奉案奉 聖旨

以封號今皇長子生前雖未冊立然已詔告天下覃恩

萬方 陛下亦已錫名但尚未命籍之國典宜有封

號俾天下後世永有稱聞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翰林

院擬擬相應封號上請定奪題奉 聖旨依擬行

奉安元子神位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近該皇長子薨逝本部合行禮儀

於本年十月十一日具題節奉 聖旨依擬欽此

除備咨工部等官料造賢聖殿房等項去後臣

等切惟既有享殿必須安設神主于內以便歲時祭

祀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內府該衙門預行如式製

造仍乞欽定遣官一員臨期題主安奉題奉

聖旨准遣禮部尚書某官題主奉安行禮

覆議張錄左布政查約等 嘉靖十二年正月五日

看得人臣之死事變以節義為難 朝廷之加卹恩

以功德為重故士貴處死古人有鴻毛泰山之喻所

以國家於死難之臣必責以義理之正有開激勸而

后褒崇之典行焉上不監予下無虛冒庶幾名實相

副足以風厲海內禮典所在關係匪輕今照左布政

使查約右叅議楊瑀都指揮僉事王翔經歷周煥偶

以公事會集適遭重囚反獄挺兵突至事出倉卒橫

罹鋒刃死極慘毒委可哀憫但臣等切詳前項罪囚

又獄弄兵自求脫命乘勢肆毒何暇擇人而查約等

適相遭值變出不虞遁身無從避害比與孫燧

許達等抗節不屈以身殉國周憲等臨陣奮勇以勤

忠穆王院奉案奉 聖旨

事者大有不同所據乞要比照孫燧等死節恩典事

例一體褒錄臣等輒難輕議今給事中薛宗鑑具奏

前因蓋本官彼時居閩屬邑中間事體頗未聞見尤

真無非公是非慎賞罰之意與本部查議相同今該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蘇信查勘各官被殺事情及該

院覆題前因委的詞多文飾義法牽附殊非公論惟

是各官不得其死原情雖足哀矜然無裨於公議安

得議其褒錄况先年已經奉有 欽依量賜各官營

葬卹典所加已足酬死所據該院請乞表彰褒錄俱

難准行且各該地方官員平時不能禁奸倉卒不能

禦亂以致方面守臣分閫帥職當自責大達之中憲

司公署之地以數輩么麼困圍之羈囚而操刃一呼

練衣散衣冠竄伏肝腦塗地爲國大辱漸不可長  
而當執法之臣不能彰明憲典以正生者之罪誠  
有如給事中薛宗鑑所論者但查得前事先年已經  
都察院行勘參題奉有 欽依各該失事官員俱已  
罰治外事屬已往亦難再議但再看得給事中薛宗  
鑑奏內所言罪囚林汝美等應決而又決不錮之  
臬司而置之於縣獄往來易通之地是示之以無生  
之路而與之以可乘之機此實本官嘗爲有司目擊  
時弊及獄殺官之既本原在此蓋在外衙門問刑不  
審輕易入人死罪往往獄成而事在矜疑以致難於  
處決後官拘於成案避嫌畏事莫肯平反以致重囚  
淹禁經年老於囹圄及在外各按察司官往往移囚

忠肅書院 文集卷八

七

府縣以預防反獄之事罪不及已殊不計州縣衙門  
獄戶垣墉卑隘監守人卒寡少易於反獄而按察司  
在省城之中進行牢固可以防禦不欲免已之罪  
而不顧貽地方之禍是何心哉合候 命下移咨都  
察院通行天下今後凡係死罪重囚俱解送按察司  
監錮不許寄監府縣如係應案按察司罪囚而移監  
府州縣反獄者罪坐按察司掌印及該道分巡官如  
係應決罪囚不決而淹禁反獄者罪坐本年巡按御  
史著爲定例則反獄之既可弭而地方不致有他變  
矣題奉 聖旨是依

會議

莊肅皇后謚

嘉靖四十五年五月

節次入題請

大行莊肅皇后謚議奉

聖旨是着會官議擬奏請定奉欽此 臣等謹欽遵於  
本月十七日會同內閣府部九卿皇親駙馬科道等  
官東閣集議大學士張孚敬等曰 莊肅皇后與  
累朝事體不同其冊謚之文只諡二字四字 臣等  
今在廟 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  
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字敬曰禮  
官何如說 臣曰請謚者禮官之職定謚者翰林之事  
今眾議未協當請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謚似宜一體吏部左侍郎霍韜曰謚者  
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 臣等竊惟周  
公制謚漢非使臣議君子議父也蓋謚以尊名節以一  
惠故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忠肅書院 文集卷八

八

匪一時之褒貶實萬世之是非雖以君父之尊必稱  
天以謚之示不敢私也非以臣議君子議父也故謚  
也者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也古人尚質謚濫尚  
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  
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所謂禮以義起者也故生今  
之世則當行今之禮以我朝 列聖元后之謚言之  
高皇后謚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文皇后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  
昭皇后謚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  
章皇后謚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  
睿皇后謚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  
慈皇后謚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皆十一

字也夫大行盛名 帝后媲美以夫尊禮宜與並  
今 武宗廟謚既與 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  
似亦不當稍異且今日加上 莊肅皇后之謚抵  
以表行尊名為典其於服制有燕名分尊卑本不相  
泯夫古人制謚止嚴美惡之凜無論謚文效宜但  
莊肅皇后作配 武宗他日神主祔高宗廟若謚  
文不一雖義無重輕而迹涉減損臣無以稱媲美同  
尊之義此則在今日所當議者若上冊行禮自當別  
議儀節以避尊屈之嫌 等伏思 皇上於  
大行莊肅皇后一應喪儀無不備矣於禮乃者本部  
上請議謚 皇上不徑下翰林撰謚必命 等會  
官集議者祇欲考據懿行以定謚文以盡人道之始  
忠禮書院 卷十 九  
終耳非議字數之增減也况二字四字八字之擬於  
禮無據而十二字之謚似是出累朝事例 等敢不  
仰遵明命俯盡公言伏乞 聖明特賜裁定題奉  
聖旨這所議你部裏以為不合且霍韜所說非天子  
所自行此言盡矣故着會議以盡公道你再不加詳  
議動輒紛爭是非朕與皇兄雖不同其父母是均一  
祖庶彼此之分前日喪儀朕謂羣臣不可不盡二十  
七日之制此大義所關其為其臣者亦當思盡所以  
你每執之他執肯言今日議謚又有此論又曰服制  
名分不相干涉夫斯固笑矣可無倫理邪况今時謚  
義非古者此但只是等字數豈可不有等殺故爭敬  
之所爭之也朕前已屢諭卿言朕與 皇兄義乃手

足昔方受命之初猶在藩服有臣子之道今受命即  
位茲遇 皇嫂之喪庶有事嫂如事母之理人道有  
此乎非朕自尊矧兩宮在上而 昭聖皇太后有  
母道所壓為尤便再會官議擬歸一來說  
再議 莊肅皇后謚 嘉靖十四年二月五日  
臣等欽遵於本月二十一日復於東閣會集內閣諸  
臣仰遵 聖諭再加詳議科道等官亦無異辭昨  
者禮部惟以莊肅皇后大行固上同於 列后若論  
大分實上壓於兩宮若遽加以全禮委於 皇上  
有倫理之嫌今日 大行莊肅皇后謚止宜且  
據謚二字以表稱懿行俟他日再加徽號以備全  
典庶幾情禮兩得而事體相安矣但初議有四字八  
字之擬 等俱未敢定論伏乞俯賜 聖裁新下翰  
林院撰謚文上請定奪題奉  
聖旨你每既復議歸一既兩宮上壓 皇嫂謚用六  
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  
着翰林院撰冊文禮部具儀擇日來看  
計開  
一擇日欽天監擇到嘉靖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卯  
時吉  
一祭告前一日 上具常服詣奉先殿行祭告禮  
用祝文香帛酒果脯醢如常儀遣內侍官登香  
几焚陳設如常儀  
一行冊寶禮前期鴻臚寺官設冊寶案于奉天門

東內侍官設冊寶案于几筵前冊案居左寶案居右至期 上服玄衮御奉天門正副使常服百官青衣本等帶入班行叩頭禮畢百官左右侍班正副使就班立定序班舉冊寶案于正中置定正副使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序班舉案行正副使後隨鴻臚寺官奏禮畢 上還冊寶至右順門正副使朝北立侍官捧冊寶由正門入至几筵前以冊寶置于案內贊贊就位上香兩拜立贊宣冊宣冊官取冊立宣訖贊宣寶宣寶官取寶立宣訖復置于案贊贊奠爵奠酒贊禮畢內侍官由正門出至右順門外報正副使禮畢正副使得報次日早復命

禮部書院

一頒告次日勅本部騰黃差官頒示天下

議祭將魏祥入祠 賜祭

該都察院咨該鎮守密雲古北口等處地方右叅將魏祥男魏堂奏稱臣父奮不顧身與賊交鋒擁力對敵此因兵寡下馬叫呼獨與賊戰致被賊眾射中臣父十二箭砍傷九刀身死情切可憐乞要北照陣亡王經事例入宣府張忠祠堂諭祭等因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備咨到部送司案查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達賊大舉入境搶掠擒斬首級追逐出境內叅將王經殞於鋒鏑情實可憐等因節奉欽依王經客兵赴援死於鋒鏑情實可憐與祭一壇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兵部咨稱參將魏

祥奮勇對敵身死乞要照例入祠諭祭一節本部查有參將王經事例合無准令照例入祠并賜祭一壇以為邊臣效忠者之勸題奉 聖旨是魏祥以死勤事忠誠可憫准照例入祠還祭祭一壇

奉 旨議 三后諡號 嘉靖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先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 聖諭議遷 三后神主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 孝宗皇帝於奉先殿側特

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太后復祔 孝肅太

皇太后近祔 孝惠太皇太后蓋因主不祔廟世

不舉祭茲奉 聖諭遷主於陵殿庶獲所安等因題

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云可便擇奉安陵殿吉日

擬儀來行欽此續於本年九月二十一日又該本部

尚書夏言於沙河行宮面奉 聖諭 三后神主皆

係當時尊上 皇太后 太皇太后之號乃因

子孫所奉尊稱今既遷陵殿實同帝后之例揆之

石實於禮未宜似當更正卿其會同翰林院禮科詳

議且聞欽此臣等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會同內閣

學士李時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等并禮科

事中李充瀾等於東閣集議謹按禮天子惟一帝

配享于廟禮之正也茲 三后神主禮不祔廟

義從祀已經 聖明定制奉遷陵殿深合典禮但

仍擬 皇太后 太皇太后之號既之名義實

有未 三后稱 皇太后 太皇太后于

奉慈 乃子上尊號於母孫上尊號於祖母禮也若

今日 孝肅太皇太后奉遷於裕陵實祔

英宗睿皇帝 孝莊睿皇后之側 孝穆皇太

后 孝惠太皇太后奉遷於茂陵實祔 憲宗

純皇帝 孝貞純皇后之側則 三后神主之奉

安二陵當各從夫婦之義而不當仍襲子孫之稱故

皇太后 太皇太后三號在奉慈殿則可在陵殿

則不可也 臣等會同諸臣集議僉同據禮所當改題

合無請以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題稱 孝肅

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

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穆慈慧恭恪莊信崇天永

聖皇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惠端

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嫡庶之

忠穆書院 文集十八卷 十一

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而尊尊親親之道並隆而無

失矣所有改題神主并奉遷一應禮儀恭候命下本

部另行擇日議擬題請施行題奉 聖旨卿等既會

議僉可依擬行 奉 旨改題 孝靜皇后神主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

嘉靖十五年四月內該本部尚書夏言於天壽山行

宮面奉 聖諭 皇嫂孝靜皇后諡用六字於禮

未備還用全諡庶合典禮卿部裏可具題行欽此續

於九月十四日文華殿面奉 御筆欽定 孝靜

皇后諡為 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

后傳奉到部臣等竊謂制諡者先王之法定諡者聖

王之公適因 孝靜皇后懿行純德作配

武宗母儀天下先該本部議稱帝后媲美禮宜與並

武宗廟號既與 列聖相同今日后諡似不當稍異

時衆論未協既而賴我 皇上聖衷獨斷始獲歸

一茲者 皇上復念 孝靜皇后與 列聖元

后事同一體特降綸音親麗 宸翰加以十二字之

號以備全諡可謂曲全於禮無復遺議凡在臣工罔

不欽服睿見高明盛德光大誠有以協萬世之公全

一代之典也垂之史冊益有光矣所有改題神主合

候命下本部擇日另行題請通行內外衙門欽遵施

行題奉 聖旨是着輔臣李時題

忠穆書院 文集十八卷 十一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十八終



桂洲先生奏議十九卷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尚書司卿前兵部書官理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尚書司卿前兵部書官理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尚書司卿前兵部書官理

公舉錯

論劾尚書王璉王憲

臣惟銓衡地峻實人材進退之所關機務職專乃軍國安

危之所繫是以累宰位六卿之上士類且瞻而尚書居八

座之尊與本充重界以賢哲則化理用成委之儉和則害

治非小故我 祖宗以來非名德重望為公論所厭服者

莫與茲選 伏見吏部尚書王璉負小人之材乏大臣之

度曩官兵部大者會稽專一內結要倖外附錢寧假弄威

權肆為欺蔽易置將官而前後之賊賊鉅萬交通宸濠而

往來之餽賂不貲致使帥流毒於邊陲逆藩圖危於社

稷惟原所自罪實在璉且其賦性姦兇宅心儉賊即如往

年土魯番之事欲修雁毗之怨則文致都御史彭澤之罪

而後陷之死將為逢迎之私則忍棄副使陳九疇之功而

竟罷其官卒之勾引奸夷惑亂 英主擠排言路中傷勘

官物論沸騰側目切齒去歲南征凱旋 先皇帝駐蹕通

州變乃擅離官守潛赴行在齎金數萬大賂江彬既以彌

縫交通神濠之罪却復錄求吏部之選既而果若人言脫

既得福街談市議以為璉受宸濠之賄倍逾他人况據兵

馬之權尤為奸雄之所倚仗揆之事理不辯可知今以萬

金之力一夫之庇而交通之獄顧不坐璉方且盜據名器

臣

臣

假然為百僚之長人心不厭國典實迷向使宸濠之兇謀

萬一得逞則國家大事何利於璉此其為既蓋有不忍言

者矣今 聖明在上豈宜使之驕蹇自恣尚汙天卿之選

也哉 臣又伏見兵部尚書王憲本非任重之器不勝躁進

之心頃緣從南征得與奸臣江彬朝夕從事結為心腹

要以婚姻無非營求兵部尚書之擢比在先朝吏部奏題

員缺奉旨會推左都御史尚書等官四人憲以本部侍郎

名最居末實望相懸未宜遽及憲乃藉端私授驟得超陞

命下之日中外駭汗既乃才薄負重舉措乖方當 先皇

帝疾中宮傳奉 聖旨無故改奪團營教場又以許恭

江彬李琮神周劉驥張洪並為提督此實群奸造謀變亂

兵制事關安危莫此為大而憲職司兵本不聞執奏徒欲

以團營兵為收入別營而已及 先皇帝大漸之際奸臣

江彬失恃然猶手握重兵且居肘腋之間方虞舍卒之變

會公卿建議首宜撤去邊兵凡在廷臣僉謀尤合憲於此

時敢違眾議抗言欲留宣府官軍三千斯言脫口聞者股

慄賴廟堂謀議已定三鎮之兵一旦解去不二日間彬亦

就縛人心始安國事始定有如憲之疎庸豈不誤國大事

向使江彬不執之舉旦夕竊發則參贊之地何取於憲此

其為患豈有不可勝言者矣今 聖明在上豈宜使之頑

鈍無耻尚委司兵之寄也哉 臣聞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春秋傳曰除惡務本書曰去邪勿疑茲

陛下龍飛九五應運中興御極之辰首下明詔許令言官

指實劾奏奸邪大臣此誠急於除惡去邪勿用小人之意

臣

臣



也。臣今所論憂二人則實奸邪之著而小人之尤者也。然就其中而等之則愛之恃才驕橫亂政騷擾罪浮於惡。而憲依阿權勢希求進用不異於愛且先朝亂政之奸罪大惡極宜其有過於寧與彬者三尺童子尚知惡之而愛。憲為國大臣顧乃甘心附麗苟利身圖忘背國恩斷喪士節此臣所以切齒憤懣不得不特舉以為。陛下陳也。且農夫弗草嘉穀乃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臣忝官諫諍職在彈劾仰奉詔旨不敢緘默伏望。陛下大奮乾剛迅發。渙汗首將二人褫奪官爵重加竄斥以為大臣阿附權奸者之戒題奉。聖旨這本說的是都已有了該衙門知道。

論侍即楊廷儀改調元年

忠札書院

王

近該湖廣道監察御史方鳳劾奏兵部左侍郎楊廷儀不職乞要罷逐奉。聖旨吏部知道尋該楊廷儀陳乞休致奉。聖旨已有旨留用了吏部知道昨見大學士楊廷和復上疏乞休詞旨懇切有若不能一日安其位之意奉。

聖旨云云竊惟大學士楊廷和以內閣輔臣遭逢。聖主

方宜竭忠殫智仰承德意以先輔太平今更化之初立政之始正明良相逢大有作為之日豈忍懇言求退以孤

陛下眷注之懷歟四海臣民之望事傳中外聞者駭愕然臣知此舉非廷和心徒以第廷儀不能奉公體國以致言

官輪劾手足之義崇序相關况職居禁禁預參決公議私情有難處者故自求引避將以伸公論而全私恩耳荷

家。呈上大明普照廣慶恭於廷儀自陳則未許辭職

以包荒其過於廷和之請則特降溫旨以慰其心臣有以仰見。陛下體念輔臣恩私優渥誠帝王之盛德也但臣愚以為輔臣者。陛下之股肱也其心有所不安則不足以盡其展布盡臣者。陛下之耳目也其言若或少沮則不足以發其聰明今廷議既干清議雖曲象。陛下矜恕恐未能杜後來言者之口使言官交論弗置雖。陛下重為保護亦非以安廷和之心且廷和今日之事。陛下有輔相之功而。陛下之任廷和有心膺之託君臣合德千載一時天下蒼生實所慶賴而太平之政方有其初奈何以廷儀一人沮格公論傷國家體非臣之所願聞也。臣愚伏乞。陛下軫念輔臣私衷之情不廢言官公朝之議準前代避親之法循近日改調之規勅下吏部查有南京各部員缺令廷儀仍以原職調補俾其稍就閒散遠嫌引咎勉圖自新庶幾不失。朝廷之公俯全廟堂之私於事體稱便於人情為允於。朝廷之新政不為無補伏願。聖明特賜裁處

論救知府郭九皋等逮獄

近詎東敵太監謁景賢受民人趙紀詞狀奏奉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李解知府郭九皋等來京問理一事已經科道

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聖旨未賜允納昨者又奉。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賊私數多特差官校

拿獲來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違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稱土

豪人隱功田被知府郭九皋問發伊男趙學允軍仍許題

九臬并同知張守接受馬肅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  
查得定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欽依着撫按官  
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處停  
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  
按監察御史郭楠實會同與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  
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臬同知張守將定國公案內事  
情從公查勘續據知府勘明中稱姦民趙紀違例投獻捏  
稱馬肅等勒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題外據  
今趙紀所告則事則是據拾原勘官員中間似有依城  
起之迹姦與顯着法所當懲奈何反開告許之門選與姦  
官之獄况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  
有常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  
及撫按衙門祖宗以來守為成法况東敵原奉勅諭責  
在緝事豈為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干  
人命賊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敵委的不應受理又不  
當輒與開奏趙紀縱有冤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  
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應越東敵首告  
今芮景賢昧於事體輒受民間訛以聞之陛下陛下  
一時未察不直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拏解今日舉措委於  
事體非宜且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  
置臣謂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為法  
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朝廷  
行政貴審體要人主為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臬拏解到  
日詢問食語是實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

事類類皆案足傷大體或趙紀所告涉虛九臬校選  
而死則臣聖德執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  
問真偽不辯而九臬先已就奪衣冠身就縶綬道路與嗟  
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國家待士夫之道也  
况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  
使拏解到京終是難於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朝廷所  
損匪輕臣愚欲乞陛下俯垂聽察示人至公無至先入  
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明旨將知府郭九臬提解來平  
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  
去會同北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臬等賊私  
是實人命未真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為天下貪酷  
官員之戒實未為晚若趙紀所告事出誣罔則亂法之姦  
罪在不赦亦乞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  
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冒昧進  
言無任墮越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公道幸甚  
論劾參將魏錕七年九月  
該兵部題稱宣府分守中路葛峪堡等處地方左參將員  
缺從公推舉得署都指揮僉事魏祥魏錕俱各相應上請  
簡命奉聖旨魏錕着充左參將分守宣府葛峪堡等處  
地方欽此等隨考本官履歷查得嘉靖六年二月內該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郭登庸題稱寧夏東路參將魏錕貪  
刻自恣違軍詔怨無益地方乞行究治兵部覆題要行巡  
按查勘明白從重參究奉聖旨魏錕已有旨了又查得  
本年四月內該陝西西安石護衛中所所鎮撫具佐奏為

陳言不職貪官隄備不設縱賊入境殺掠人財隱匿邊情私役正軍出境打草包攬上舍剋扣軍糧剝削苦害官軍父子姦淫違法等事內稱把總指揮魏銳嘉靖二年以來日月不等被達賊殺虜軍餘屯軍幼男婦女曹四漢等數十名口俱隱匿不報虜寇遺下牛馬騷擾數十頭匹俱隱匿肥已侵冠軍糧折銀不下數百餘兩般運私鹽二萬餘石包攬緝官草束二千餘束抵換粟米一千餘石私役正軍一百餘名姦占軍人妻王氏并各項貪淫不法事情俱有實證等因兵部覆題要將魏銳先行革去叅將回衛聽候查勘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吳佐所奏事情逐一從公勘問有罪人犯依律議擬干礙本官備由叅究以憑上請奉 聖旨魏銳已屢有旨了自是御史之糾劾不

忠禮書院

文集十九卷

七

行鎮撫之奏詞不問兵部之執奏不允本官得計益肆姦貪今年正月內兵部行取本官團營神威營管操六月推調神機營右哨管操今又將本官推守宣府中路地方充左叅將等看得魏銳前此既該御史郭登鼎劾稱不職又被鎮撫吳佐計奏不法則其姦貪具有實跡乃兩奉明旨置而不問是豈 陛下知其惡而寬縱之哉殆亦偶未之察耳叅照該部先因御史糾劾已欲革罷其官續據鎮撫奏詞又欲按覈其事則不才固已迪知灼見曾不逾時旋即舉用既推之京營又推之宣府先後異情首尾衡決舉措臧否兩無所據意必有阻撓其公而眩惑其明者然聖明在上豈宜有是矧宣府中路地方係近邊要方今戎務廢弛軍士疲瘁若復用此人將來恣逞姦惡激成禍

變不免上貽 朝廷北顧之憂 臣等特罪該科職在糾正深慮用舍之際一方安危所繫不敢隱默伏乞 皇上俯察愚言特賜威斷收回成命追究魏銳罪狀亟行罷黜仍勅該部從公另推謀勇素著將官以充任使則邊方幸甚題奉 聖旨魏銳既屢經劾奏不堪任用革回原衛閒住前項員缺另行推補

薦舉知府陳伯安知州周昊 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節該 臣奉命馳置潞州地方事情除欽遵外 臣看得本州山險地大欲要添設兵備改為府治青羊村僻在深山隔絕官府以致民易為盜欲要開立縣治其建置區畫緣由已經開坐具題倘蒙 聖慈俯賜俞允則創始之際尤貴擇人 臣偶有聞見不敢默然訪得順德府陳伯安抱負經濟

忠禮書院

文集十九卷

八

濟坎珂仕途起擢曹郎而賢聲懋著歷守名郡而德澤方流誠得斯人以為兵備則惠政足以牧養細氓風力足以彈壓姦宄必能整飾武備輯和民人而百度舉矣又看得潞州知州周昊器局量平操守廉介剴繁治劇而綽有餘才應變識體而素懷遠略必得斯人付以新縣則精勤幹濟可以勝開創之勞歷練老成可以任教養之責必能勇建新功坐弭積患而一方安矣 臣才非達識輒干用舍之機顛事在得人過有成敗之慮若伯安則 臣素知其賢若昊則 臣親見其能者也如蒙采聽乞勅吏部再加咨訪果以 臣言非謬乞特陳伯安陞按察司副使領勅整飭潞州兵備周昊量陞府同知職事管理新設縣事仍乞特賜給音勉二臣以三年之後開創功畢政化有成即宜不次陞

權以旌其勤如此則人才思奮而事業必有可觀地方底寧而生靈蒙無窮之福矣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

諭劾太監卜春王堂 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伏觀嘉靖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該司禮監太監黃偉傳奉 聖旨訪得南京內官驟靜守法者固有貪刻害人者不無務選老成的去凡姦貪刻剝奸生事端之人不許差遣務任著實遵行不許視為泛常虛應故事欽此近該兵部為傳奉事節奉 聖旨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卜春着掌管開防并本監印信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訪得卜春曾犯惡典素無賢行先年在酒醋麪局糜耗官錢調往南京後因藏匿齊彥明移賊被緝事衙門訪實問發充孝陵守軍 陛下登極之後不知何緣復起陞南京

忠禮書院 卷十九

九

司禮監太監黃偉綠守備近該南京尚膳監右監丞路政連本具奏春接受左監丞孫大琳銀兩越次賣差反聽諛言將路政并孫男路洪輒用御頭夾拶等項非刑降政新房開住及訪得本官將嘉靖元年革退冗官不遵明詔任意增減各衙門買求食書管事賄賂一貫及將先朝壞事人員今發充淨軍余喜劉養劉祥等委龍江開報恩寺水西門等處管事又訪得與太監王堂占種南京十三門附郭空閒官地索租肥已及科索聚買門橋上等處地鋪錢又擅奪沿江蘆洲之利又輒取往來竹木之利巧立頭房二房三房四房等項名色抽分銀兩歲計不下數萬况王堂先年奔競錢寧張銳厚賄買求為浙江市舶司又為廣東鎮守又守備天壽山所在貪財壞法生事害人

每被言官論劾為公論不與今以二人同惡相濟聲勢相倚何所不至况付以都城重地守備重權則貽禍地方何可勝言誠非所以重留都管鑰之司為 祖宗根本之地深遠慮也竊照南京官府事務惟樞密內外守備為重而內守備則又 朝廷禁衛之臣至於掌管開防印信尤為腹心之寄惡可付以非人矧廟社陵寢安危所係百司庶府觀瞻所在六軍萬姓休戚所關是以累朝相承慎重其選必於左右近侍中慎擇練達老成廉靜忠實之人方可委任此 陛下前日之旨所以為深得 祖宗 列聖之意也且今內府自司禮監而下大小監局中官列衙管事者何可勝數其間豈無賢能足稱 陛下任使顧可使罪戾之餘以重辱絲綸之寵哉伏乞 聖明俯垂洞察特奉 聖

忠禮書院 卷十九

十

旨將卜春王堂均賜罷黜別選廉慎如原任守備黃偉其人知近年鎮守呂憲晏安其人往膺厥任庶足仰副倚毗以慰中外人心臣等不勝幸甚題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卜春王堂輩了守備管事着在彼閒住着司禮監太監賴義前去掌管開防印信與同內官監大監呂憲并李墳一同守備寫勅與他都着上緊前去任事兵部知道

諭敕都御史歐陽重御史劉泉 八年十月十一日

節該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勛太監杜唐巡按監察御史劉泉各題稱雲南左等六衛軍士因巡撫都御史歐陽重查革異姓投充冒頂其軍糧六月七月未曾放支各軍集至千餘俱在巡撫門首跪告因而吶喊輒用甌石擊門省諭告訖即將糧米放給劉泉奏內又稱另將首惡

提舉問擬及參稱御史歐陽重職存撫聚事專錢糧雖  
與利除害有為國任事之心但矯枉過中失通變宜民之  
意大監杜唐責在鎮靖地方總兵官沐紹勛寄專總領軍  
衆雖事出倉卒或無故縱之情然令弛平時有失鈴束之  
道雲南右布政使陳軾職司會計不速呈報都指揮同知  
方仲承奏查革不建議報以致放糧過期軍人借口俱  
參奏等因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這軍士既因清查况原  
無食但不該擊石搬亂况開諭即止而亦不可不究着鎮  
巡官只將直為首倡率的訪獲問擬發落不許濫及無辜  
餘着戒諭歐陽重雖云因公查理處置疎急不善查察  
行已意致止撥亂難若巡撫着致仕劉泉頤倒參劾任意  
回護着調外任用員缺即便推遷補代吏部都察院知道  
欽此

東坡志林卷十九

十一

沐紹勛等罷欽此 臣伏奉 嚴旨無任懼駭重惟大體實  
切隱憂如前處分殊未穩愜謹用懇瀝愚悃敢冒噴宸  
總仰冀聖明俯垂聽納竊惟人主之所以統馭萬邦大臣  
之得以專政一面所恃賴者紀綱法度而已苟紀綱少紊  
則僭亂萌生法令不行則姦慝肆志貴在防微杜漸庶幾  
長治久安諒須當於廟堂事有關於宗社謹按雲南之事  
抵緣都御史歐陽重清查異姓冒頂投充軍役都司官稽  
於查理完報以致格眼文冊難明因而軍糧未曾支放六  
衛軍士以缺糧兩月聚衆千人遮道告言情非難達擊門  
吶喊志欲何為鎮總官再三省諭固已畏其猖狂即時放  
粮又各從其類欲所據前項撥亂雖有幾之不得已之情  
然中間多係應奉之人倡為不靖之與事非難見可想而

知巡按御史劉某所奏詞甚明白情亦切實其訪摺首惡  
法已從寬參劾諸臣事非過當且歐陽重清查一事原係  
遵奉欽依勘合事理無非欲革除冗濫以省虛耗之弊固  
非無故生事以拂人情至於操切太過注措乖方難保無  
有 陛下聖意必以重為無臣不能柔遠輯衆應變通方  
以致人心勢離敢為犯拒有負 朝廷之託重貽荒微之  
憂疑其非才勒令致仕有如某者 陛下必以為風憲之  
臣公論是寄所宜糾察必當以服人心六衛軍士之亂本  
因歐陽重清查所致太監杜唐總兵官沐紹勛等無干一  
例參劾若出非事故不欲處以中堂調之外任其右布政  
陳軾都指揮方仲以下又必以為制於無臣均為無罪是  
以一切不問而獨責備撫按二臣也 臣等仰窺 聖明見  
或出此以此為罪固亦無辭但 臣等竊有一說為 陛下  
獻焉夫都御史者 陛下所倚任大臣也御史者 陛下  
所親遣之近臣也今銜命於萬里之外託身於士民之上  
令行禁止操縱舒慘而人莫敢違之者所以遵 朝廷而  
重名分也今以軍士一誼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  
謂何况奉法清查原非虐民之政因事論劾亦無過當之  
言鎮守總兵均有地方安危之責並握統制兵馬之權鎮  
定誼詔禁戢戢戢固其職分况鎮總巡撫體勢惟均榮辱  
所關難分彼此苟今日處置失宜則將來事有可慮竊虞  
冠履倒置首尾銜決買生尾大不掉之憂唐唐人滿鎮跋扈  
之患大抵由斯况近年以來兵驕卒悍倣效成風類以月  
糧借口如陝西之甘肅山西之大同福建之福州延平直

東坡志林卷十九

十一

錄之保定近日浙江之温州內地邊方事變數見失今不振起類綱以為消弭之計將使他日有事地方之臣以此為戒為諱務為姑息容養一切偷安之計孰肯為陛下建事立功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哉此臣等所以聞命惶惕不敢不冒死為陛下言也且歐陽重才足有為而志存報主劉某風節素著而性行淑均二臣方為壯年為時美器求之難得豈可棄捐況在地方而遽承前命則姦人得志納侮非輕四方之臣聞風解體此誠宗社之憂而陛下不可不為之慮也況今中外臣僚苦乏清時之畧求其能任國家之重而設施措置整然當乎人心者無幾苟在下之人不畏朝廷之紀綱法度而少不如意輒生悻心則亦何所不至哉伏乞陛下照以離明威以乾斷收回成命曲宥二臣之罪以全朝廷所以待大臣近臣之體復劉某憲職將歐陽重降勅切責仍令用心安撫地方及將鎮守總兵官通行戒諭着令會同追究為首倡率之人從重處治勿得有所姑息其餘都布二司大小官員俱仍照御史劉某所奏應提問者提問應奏請者奏請若陛下以歐陽重不協人心難以行事亦乞降旨取回別用或改調他省責以後功待其負罪自陳准令致仕非晚所貴慎重目前事體使紀綱不致蕩然以貽他日地方難制之悔此陛下宗社深長之憂所當熟計審處不可忽焉者也伏望陛下留神裁斷別降綸音申飭憲典使遐荒萬里知雷霆之不可犯日月之不容掩不為一時姑息之謀以誤國家安危至計以為千萬年僭亂之防則萬方幸甚

忠義書院文集十九卷

十一

宗社幸甚臣等冒干斧鉞無任戰慄頃越俯伏俟罪之至題奉聖旨歐陽重巡撫地方處事疎急以致軍士攘亂劉某不從公劾劾恣意回護已從寬着致仕及調用了吏言等如何這等來說顯是偏徇都着從實回將話來

論劾尚書王憲

八年十二月初八日

節該兵部題為大勢屬眾壓境走回人口傳說緊急夷情調布兵馬防禦事節奉聖旨你部裏便於在京堂上官會推素諳邊務大臣二員奏請簡用前去宣大二鎮弁備頭開等處地方提督軍務欽此今日奉命會推文武大僚弁等六科十三道官皆預該兵部尚書李承勛賜言於衆有舉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憲宜行蓋以憲嘗巡撫大同又嘗總制三邊素諳邊務堪以仰承明命也不

忠義書院文集十九卷

高

意王憲抗顏直辭云我纔來都察院幾日乃即欲驅遣我去况我一身皆病恐誤大事又言我堂上掌印官且在紀綱之地推之恐非事體既推我則各堂上官誰不可推決不可寫我於是吏部尚書方獻夫禮部尚書李時戶部尚書梁材工部尚書章拯俱合辭以請憲有難色不應於是臣等又同詞以請憲拒益力於是群臣相視久之未決李承勛又曰固知強掌印都御史行非體然國之大事且借公威望為朝廷委重未為不可臣言實進而言曰都御史既然奉命以行正是國體不行非體萬一更有事雖兵部尚書亦宜請行李承勛應曰甚是莫若就令我去請憲過兵部更好憲竟不從於是姑置憲乃推兵部左侍郎王廷相刑部右侍郎汪鏞二員以候簡命等竊以國家



安危屬之大臣所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斯為人臣大節  
况國有門庭之寇正大臣出身報主誠勇樹勳之秋乃今  
會推於廷輒敢拂違公議託病避難厲色峻辭不容推寫  
是豈人臣忘身殉國之道傷國大體貽笑四方且左都御  
史掌憲中書乃糾劾有條振肅綱紀之官凡十三道御史  
出巡回還例該掌印官考察無有推奸避事方許回道管  
事今憲以都御史首先推避何以考察御史使無推避哉  
若以病身不堪提督軍務則都察院亦非病臣所居之地  
臣等忝列官職目覩大臣平居祇欲貪取陛下官爵臨  
事首鼠畏避不肯慨然以國家安危為己任此可為寒心  
者也臣等恭照左都御史王憲以執法恩臣職味大體臨  
事而避失色於廷非所以聞於中外者也伏望陛下  
明英新還如李承勛原推將憲降旨切責仍令奉命以行  
果能驅逐強弱奏凱而旋則亦不妨策高勳蒙上賞我  
皇上固不當以小過而棄其才也萬一憲猶以疾病為辭  
遂致退却則是既無體國之忠又無任事之勇即復用之  
何足恃賴亦望陛下視其官秩放之還鄉別選殊材以  
司風紀乃若王廷相汪鉉固皆極一時之選其學識才畧  
不在憲下特以官資未崇權力委任未重且專耳若用二  
臣伏乞簡進以尚書俾兼憲職付以斬將便宜之權則二  
臣固能為國效忠茲既行當一舉而破足以紓九重  
北顧之憂矣臣等伏乞陛下嚴降諭旨令今後朝廷  
有事會推文武大臣既屬公論推舉不許違拒如有踴者  
即係抗忤君命宜加重懲庶使中外大小臣工敦食祿

死難之節而朝廷緩急用人不致誤事題奉 聖旨你  
每說的是王憲才望朕所素聞既與首推却乃假病推避  
甚非大臣體國之道况他位望已隆全無報君之意竊核  
苟安用彼何益本當重加懲戒姑念係大臣革了職着冠  
帶閑住今後再有遇事推薦避難不行者定行重治科道  
官亦要即時舉劾該衙門知道

恭錄知縣鄭翹榜行中考滿達制九年三月二十日

臣於本日據禮部引奏過直隸常州府靖江縣知縣鄭翹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知縣楊行中各送奏本一本給由文  
冊三本到科開稱歷任三年考滿當該臣等查得本月十  
三日該吏部奏為給由事內開靖江縣知縣鄭翹山陰縣  
知縣楊行中各已考滿稱職該引奏奉 聖旨是欽此  
因即面審翹等籍貫履歷相同事實可許且今日方齎給  
由文冊赴 御前引奏本未發抄不知該部何所稽憑先  
將各官考數除已發落翹等聽候奏外臣等又查得二  
月初六日該兵部尚書李承勛奏薦養病都御史楊志學  
欲要起用節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本部未經題覆乃  
於本月十一日將養病都御史楊志學推補巡撫大同都  
御史蔡天佑員缺奉旨以蕭淮改用本月十七日本部始  
覆奉承勛之奏節奉 聖旨楊志學遇有相應員缺用欽  
此臣等竊思前項三事俱屬先後失倫殊非從來事體且  
外官給由宜存稽驗之實豈有奏冊未呈奏本未下而輒  
先考數大臣舉用貴在簡命之事豈可未獲薦章未取明  
旨而輒先推舉毫釐之差關係甚大恐非所以尊 朝廷



而示中外也。臣等待罪該科職當舉正伏乞 聖明裁察。申重勅旨合無今後凡遇在外大小官員給由來京必貢奏冊進呈務抄到部方可考覈復職凡遇致仕革職養病大臣必須題奉欽依起用方可推舉所據知縣鄭超揚行中未經引奏輒先赴部投文事屬違錯乞勅法司提究以戒將來題奉 聖旨吏部查明來說。

嘉靖九年二月初八日節該欽奉 勅諭今後各處巡按御史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欽此。臣等伏讀 聖訓仰承朝謀深切治理蓋有司官之賢否由於撫按之薦劾。

朝廷之懸陞係於吏部之是非然吏部所藉以為衡鑑之地者雖曰訪求衆論之公亦不能不以撫按官之舉劾為據蓋事出於公則撫按未有不同舉劾同而訪之公論又同此吏部之所當必從而 朝廷黜陟之所當必行也此所謂公是公非也則人之賢否豈有不得其實哉竊見近年以來在外大小有司貪暴按迹循良罕聞無辜下民橫被荼毒士大夫廉耻掃地奔競成風清濁混淆黜陟顛倒所由然者撫按官不公不明之所致而 朝廷之上未加覈實之嚴人無所懲戒是以肆無忌憚而敢於背公以行其私也。臣等請以近事為 陛下言之昨該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陳祥劾奏蘇州府同知徐州深情厚貌佞舌姦心昔知安福貪墨有名及調徽州恣意貪婪無所不至濫罰揭帖紙張勒取農民銀兩問刑納賂貪跡日彰敕人告言紛紛不已懇同時官僚補庫捏卷託心腹舊

民和事還職已行徽州府知府南壽太平府知府林越查勘未結等因事下吏部查得徐州前項被劾事情皆有指實難以容留合無照不謹事例行令冠帶閒住已奉欽依施行訖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魏有本薦奏蘇州府同知徐州居官勤敏施政公平不激而亦不隨有為而亦有見乞要擢用以圖補報於 聖明。臣等竊謂徐州一人也如陳祥所劾則罷斥尚有餘罪如魏有本所薦則超擢尚以為晚以撫按之言出於一時而誠否懸異如此則陛下將何所憑以為黜陟哉又看得魏有本劾奏都御史陳祥賦性褊躁制行頑回外為小廉曲謹欺世矜人內實奔競庸鄙懷祿保位自任巡撫以來器小受大氣盈志滿任情喜怒妄作威福物議沸騰軍民坐受其害官為莫敢出聲乞要速行罷黜以昭不職等因事下吏部看得都御史陳祥平昔居官素有才望理經薦揚及任巡撫以來尤能悉心綜理風裁昭著雖其督察過嚴而類於苛細實能除貪去害有益於地方況察詳所劾情辭亦出於一時行事之差似與行檢無礙合短取長未宜輕棄題奉 聖旨陳祥你部裏既說合短取長未宜輕棄着改調用欽此昨日又奉欽依已將陳祥改調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臣等竊謂陳祥一人也如魏有本所劾誠宜亟斥之可也豈既不可為應天等處巡撫又可為總督漕運巡撫耶如吏部所論既能綜理又著風裁才望有素薦揚聲望誠撫臣中之難得者也又何合短取長之足云耶以御史吏部之言而矛盾若此則 陛下以為黜陟哉所據前項事

體甚是乖舛雖有熟跡跡欠光明不足以服人心而昭國  
論臣等竊謂徐州之吾官賢否廉穢不可不覈其賢陳祥  
魏有本薦劾之公私不可不求其故吏部之可否是非不  
可不致其確然後 陛下之黜陟足為百官之勸懲矣如  
蒙准言乞勅吏部都察院會同查照前後事情明白議奏  
務求其實使是非情偽不相掩容甄別激揚足為懲勸則  
風紀振而熟跡明法度彰而紀綱正矣題奉 聖旨這所  
言說的是吏部會同都察院將各官所奏覈實公當來  
論劾少傳張璠尚書方獻夫等 九年七月十九日  
臣猥以非陋誤被渥恩叨首諫垣預聞銓選今年二月  
該欽奉 皇上特降勅諭臣曰凡政事之可否用人之當  
否一有見聞即宜直陳之欽此 臣仰奉 聖訓夙夜究心  
思所以為國者意然又重惟大體不敢輕引瑣屑冒瀆  
宸聰所冀三大臣受國厚恩日覩 皇上之孜孜勵精  
當自有所感動警懼不意近日以來為吏部者私意橫流  
公道愈廢引用儉邪沮抑方正壞 祖宗用人之法違  
陛下求治之意 臣竊不敢不為 陛下言之竊見浙江布  
政司叅政黃卿陞任未久昨者改調陝西管糧 臣初不識  
何故久之乃知為少傳璠所不喜故調之既而將黃卿之  
缺即以温州兵備副使党以平陞補党以平之缺即以溫  
州知府丁璣陞補此事甚駁物論夫黃卿非被論劾又非  
考案何得無故而一旦調之叅政 朝廷方面重臣也豈  
可以大臣私怒而輒斥之乎党以平歷副使僅纔三年耳  
何故輒調卿那缺以補之乎知府丁璣貪聲大著人所共

聞且未及三年考滿何得遽陞副使乎何不畀以他郡而  
即以温州乎知府久任之法獨不可行於璣乎是以璠一  
人喜怒而 朝廷方面專城之職一特安置上下若奕棋  
然夫党以平丁璣則得計矣黃卿何罪焉此吏部之任意  
用卿人黃卿補矣今太常寺卿缺又以彭澤補之半月之  
前人即知為彭澤有矣既而命下中外沸騰且彭澤為吏  
部已係考察見黜人數賴少傳璠輩幹旋得內降留用既  
而盡逐翰林諸臣以澤改論德其奸和回謫見於兩京科  
道之所論劾者具在蓋其術足以驅使大臣而其謀足以  
陰執國家之柄故近日在朝之陰媚權勢而得寵利者惟  
澤為最此在盛世所宜擯斥顧得以踰等躡次而陞此實  
臣等所深慮也 臣等竊謂 皇上之任吏部  
之任意行私大違公議二也五月間廣東金事劉喬見任  
在官該部誤聞其死乃即以員外郎吳紳補之既而知其  
尚在却又不行檢舉奏聞即以劉喬擬陞廣東副使夫劉  
喬僉事之缺未報何為以紳望風而補廣東副使額員俱  
足未有見缺何為以喬望風而陞且副使金事俱外臺重  
臣也請旨點用係 朝廷用人大事也乃漫不加省而易  
置名器有同戲劇此吏部之任意行私欺蔽 人主三也  
他如進表官回任不逾年而陞遷殆盡若蒲官或末出國  
門或至中途而陞遷者十常七八吏部官外補為方面者  
無一不改提學考覈降調及謫黜者無一不得美陞每一  
推陞注選廣東人輒擅其利即而金路縣舉人知縣林初

唐東人也貪淫嗜虐百姓欲食其肉而覆其皮矣未滿三  
年而推陞直隸廣德州知州濮州判官吳爵彭澤之親也  
以吏員而推陞延平府通判如此之類難以枚舉其交通  
賄賂之事雖未必盡如人言其行事之跡則有可疑者矣  
此吏部之任意行私大犯清議四也雖然此特其大節耳  
其他豈臣所能盡述哉參照尚書方獻夫以撲檄小材枉  
孟近局頃緣幸會疏致顯融恃寵而驕不畏朝廷之大  
法徇私而濫恩負聖主之至恩務悅輔臣一己之私蔑  
視國家名器之重引用鄉曲布列兩京大開私門願彰賄  
跡郎中劉序甘心詭隨廢棄職守附權縱恣罔恤人言雖  
屢嬰呵斥之辱卒未聞剛執之操若該堂官盡守其柄則  
司局安用得人所謂舉措之非難道該司之責再照少傅  
張璪為時心輔家國大恩所宜殫身未足圖報乃敢喜恣  
任已好惡拂人愷易天子之命更陰使効力於私家所誘  
指使吏部陞調諸臣專橫之跡似亦難掩臣待罪該計職  
在糾正公議所在敢不盡言非不知力詆大臣為身之危  
發人之私為禍莫大於此臣報陛下知遇之恩不敢更愛  
其死伏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為宗廟社稷  
久遠之慮將少傳惡惡尚書方獻夫嚴加切責以防其微  
邪并劉序量加罰治以為懲戒黃卿黨以平丁璜仍俾舊  
官供職以待考察之年定奪彭澤乞賜罷黜或查照二次  
明旨以原職調川陝公議明而人心服國法正而主威尊  
矣萬一以臣愚戇紙斥廟堂不達事體伏乞聖慈特賜  
重譴或放歸田里以消愆怒臣無任願忠効死之至奉

聖旨這所著朕知道了黃卿等都着以舊官任事彭澤係  
朕點用了張璪方獻夫着照舊安心辦事勿得辭避今後  
用人務要合公論吏部知道

請亟疏都御史唐澤及薦都御史趙載九月十  
日勅旨甘肅學夏為西北極邊軍城重鎮巡撫之職責在得  
人遇有員缺亟宜推補近該巡撫甘肅左副都御史唐澤  
奏為甘肅迫切不能供職乞恩休致別選賢能以安重地  
事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該尚書方獻夫覆題看  
得本官才猷練達邊境有賴雖偶有疾尚堪調治所據乞休  
似難依擬等因節奉聖旨甘肅係邊方要鎮又當備秋  
之時唐澤受巡撫重託豈可引疾告辭不准着照舊用心  
供職欽此該督理甘肅糧儲修築屯政右叅都御史趙

載及總兵鎮守等官委重等俱題稱唐澤委係病劇不支  
臥床廢事且具言澤才猷可用國報無從辭出惻隱意已  
迫切原非退託有所規避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近  
又該巡按御史范安題稱撫臣久病不能任事憐憫以甘  
肅重地巡撫重任不可一時缺人為言荷蒙聖明降旨  
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昨又該本官奏稱病勢益增委不堪  
任再乞天恩放回休致其言甚哀其情甚實若更不蒙  
矜念是使臣子雖有疾痛切身畢竟無所控訴地方之事  
雖甚妨廢一切不為之所恐非朝廷愛惜人才保安地  
方之心也臣等參看得都御史唐澤經濟素優學望久著  
往年勘處哈密之事具見才識目前經畫邊務鮮有其比  
所惜南人不宜北土嬰病沉痾乞骸再三深原其情量非

得已萬該部遵奉前旨不從所請則本官必且殞命遂  
隨誤固大事不惟賢才之天枉可惜而逆務之廢弛將不  
勝其弊矣臣等切見甘肅地方孤懸河漢數十年來弊於  
吐蕃之叛服不常勞於哈密之興復不一沿邊耕牧之地  
困於亦不刺阿爾禿斯之侵犯無以災傷疊見儲峙空虛  
前者議設倉糧儲備舉屯政都御史徒有其名未覩成  
蹟况以兩都御史併處一鎮其費供億抵增繁冗况加以  
總制尚書之節鉞鎮城巡撫之文移官多事擾人何以堪  
訪得都御史趙載又歷邊方素稱練達拊循經畫才具優  
宜臣等愚見欲乞 聖明體察即將趙載改任巡撫甘肅  
地方仍兼督理糧儲修舉屯政不必更設專官實為地方  
攸賴近又聞該兵部題為邊鎮失機乞勘處以保安地方  
應請旨從之欽此

事者得學夏都御史翟鵬運被劾初係待罪聽勘人員見  
得前職任煩簡欲令帶管軍夏已節奉有 聖旨准令  
趙載帶管欽此臣等又參看得學夏去甘肅幾二十餘里  
軍城調度動關機宜巡撫重臣邊方重務帶管之事從來  
所無况既行吏部照例推補事在旦夕何必重煩綸綍空  
費文移况澤既久病不出載復有事寧夏則甘肅之事委  
之於誰事體不便其甚於斯但該部言趙載職任煩簡蓋  
亦知督理之設已為督員改任巡撫以為穩便所據寧夏  
地方方經虜寇侵掠之餘又當欽遣近臣查勘之日宜亟  
選擇才望風力之臣即日推補兼程赴鎮所賴以安輯凋  
殘脩廢施彈壓將保護疲疇此蓋不容一日緩者如  
蒙采納乞勅吏部看詳臣等所奏萬一有益邊方事體速

擬題復將唐澤准令回籍養病若 陛下念其歷年之勞  
不廢來成命仍授戶部侍郎即以榮其歸尤足以激勵地方  
効力之臣將趙載改任甘肅巡撫兼管糧儲屯政裁革新  
添員額亦足以節省窮邊供億之費又邊遠內外才望之  
臣推補軍夏巡撫員缺以安重地倒懸之望庶幾兩鎮收  
得人之效九重克西顧之憂矣奉 聖旨趙載著巡撫甘  
肅地方兼管舊務甚任巡撫重責的即便推兩三員來看  
唐澤加陞應否併有議來說吏部知道

薦舉文武官員 十二年正月十七日

昨准兵部咨稱看得巡視京營工科等衙門右給事中  
官葉世等題乞要勅令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才畧謀勇  
出衆曾歷戰陣樹有功名文武官員不拘見任致仕可備  
用者以資補用等因欽此

任用者得踴躍奏取自 聖裁見任者隨宜布置開仕致  
仕者行取來京一節相應依擬及限以十日之內舉行等  
因題奉 聖旨是即今邊方多事便着九卿科道官并提  
督營務大臣依限各舉素有才畧謀勇出衆的文武官員  
奏來簡用不許遠嫌推避欽此臣等竊聞組豆未諧軍旅  
以見聞素簡素昧知人比聞邊報孔殷風夜惶懼仰塵  
九重北顧之憂方以不能獻長策大計以少裨廟謨為愧  
茲者蒙被嚴旨責以薦賢臣等敢不悉心舉所知以應  
明詔臣等切見致仕右都御史姚謨明經宿李折衝長材  
節鎮榆林撫邊愛驅馳嶺嶺微賊猖獗功致仕巡撫宣府  
副都御史周金寶英毅義讓署遠又歷邊鎮懋著聲威  
耄老致聞士論共借周住巡撫河南副都御史潘墳才幹

精敏識量夙經督兵剿平山寇功多未錄又體厥施  
斯三臣者平時則文學足以俯治有事則謀勇足以將兵  
蓋一時經畧之才緩急可當一而者也見任河南副使齊  
之鸞抱負不凡才猷素著勤勞西鄙調度有徵陝西副使  
翟璜才識超卓膽畧過人戰陣親經艱險不避副使牛勞  
屢經殺賊素號知兵才本不羈有事可用四川兵備副使  
陳時明飽讀西北邊事勵志古人功名用之川蜀果達其  
才斯四臣者謀畧足以經營邊鄙志節足以建立勲庸盡  
目前難得之才且夕可以大用者也原任兵部侍郎蔡天  
祐深沉有智果敢取為久處危疑卒稱鎮靖巡撫南直隸  
副都御史陳祥風力奮揚威撥孽得力堪禦侮智足等邊  
江西右布政使袁棟廉靖絕俗剛介忤時用宜邊方才堪  
純取此三臣者皆因事聽勦迴避家居有司顧望  
越不報是皆以有用之才而置之無用之地者也南京都  
督同知馬永義在薊州威名大著邊人懷惠北虜畏服正  
宜置之要害以制虜衝不當遂其安閒以叨廩祿都督同  
知卻求夙稱驍將屢立戰功養之京都安所用其長技付  
以造圖尚可責其僨功此則武臣之翹楚在今日所當首  
先驅策者也乃若先任都御史今謫戍陝九疇者才望著  
於先朝威武揚於絕塞遇叛夷奮邊捷之勇在甘肅全  
保障之功祗緣當路忌能罪成文致卒惟編戍公論憫傷  
古人用將或取之於俘囚或授之於行伍當今文臣中負  
將帥之畧此其一人但臣等每竊聞輿論之公不能悉其  
事之顛末蓋蒙 聖主施不測之恩於絕望之地未必不

能感泣誓死以圖報 朝廷異日或得其力此 臣等區區  
芹曝之愚昧死敢發如蒙 聖明采擇通乞勅下吏兵二  
部將 臣等所薦諸臣如姚謨等逐一再加評陽遵照 欽  
依行取聽用其在籍聽勦在天祐陳祥衣袂酌量應否  
用謫戍陝九疇會官議擬上請定奪皆非 臣等所敢定擬  
題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違本內謬差錯着改正

參劾醫官張夢龍等越選

祠祭清吏司案呈查得嘉靖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該吏部  
大選官員通選醫官張夢龍蘇方李鑑陰陽官梁承僧官  
繼經等俱未經由本部咨送銓選伏查大明會典一款凡  
天下府州縣舉到醫士堪任醫官者俱從禮部會考中者  
送吏部選用不中者發原籍為民原係 欽此又  
查得先為正統弊清朝政以圖治安事 欽依  
諸司職掌天下府州縣起送陰陽醫士頂補陰陽醫官員  
缺俱經本部查勘明白割付太醫院欽天監本部仍委該  
司官一員公同考試如果術業精通者轉行吏部銓選考  
不中者發回原籍為民及舉保僧道襲官皆從本部參勘  
無碍轉發僧道錄司考試中式轉咨吏部銓選其陰陽僧  
道中間雖有援例免考者止是免其考試其起送緣由必  
從本部參勘無礙轉咨吏部銓選况前此援例免考經由  
本部咨送者歷歷可考日有行及查嘉靖四年八月內  
該河南等處陰陽僧道李九成等嘉靖十一年五月內該  
鳳陽府僧人演具俱不由本部咨送徑自收選已經申明  
嚴禁後咨吏部及咨都察院轉行在外巡按御史提問各

該故達官更後使今該前因查得陝西鄜州督官張夢龍  
肇昌府徽州陰陽官梁承直隸保定府雄縣督官蘇方順  
德府南和縣督官李繼傳官繼經等各官俱徑申送吏部  
該部徑自選補訖及稟堂行據該司回報却以援例免考  
為辭查得順天府三河縣陰陽訓術岳璣於嘉靖十年遇  
例納銀七十兩徑送吏部該文選清吏司手本開查岳璣  
原無禮部咨文中間恐有詐冒等項情弊難准收選連人  
駁回仰取具該州縣官吏等各不扶并結保送禮部轉  
咨前來以憑施行等因該順天府遵依重具結狀起送前  
來於嘉靖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咨送吏部訖此該司近日  
所行之事自可查證豈得輒自身有委為違礙職掌素  
事體至到部看傳各  
官俱從  
本部考送選用具職者具  
納錄免考  
本部  
助無得轉咨吏部銓選此係職掌舊規見行事例前此已  
經本部兩次申明內外知悉今張夢龍等乃不由本部徑  
赴吏部投文該部不行查審徑自選補委於職掌舊制及  
節奉 明旨有違法當舉正合候命下移咨吏部將選過  
張夢龍等伍名選除督官等職先行革退又咨都察院轉  
行各該巡按御史行提各犯到官并司府州縣承行官吏  
問擬應得罪名具由回報遺下員缺另行保送仍乞天詔  
申諭該部今後務宜恪守朝廷典制無得任意紊越以滋  
弊竇題奉 聖旨張夢龍等并承行官吏著各該巡按御  
史提了問今後都照舊規行  
保留郎中陳堯員外郎楊儀

嘉靖十年五月初六日該吏部題本欽依將本部主客司  
郎中陳堯陸湖廣岳州府知府精膳司員外郎楊儀陞四  
川按察司兵備僉事 臣竊見主客司職掌四夷之事所關  
甚重郎中陳堯老成明練盡心職守如近日查檢四川等  
處番僧夷人累朝事例極為精悉 臣因得以奏擬邊官禁  
防宿弊所省 朝廷將來賞賜歲不下數十萬緡至於館  
穀周詳禮待優厚又每得外夷之心能尊中國之體 臣  
謂宜留本官久任庶幾急可使員外郎楊儀請習禮制長  
於文學而兵刑之職用非其才况歷俸尚淺未應補外又  
經本部劄委江西公幹 臣謂將來郎中有缺堪以陞補  
習知本部之事重惟 臣以衰老非拙誤薦聖明委任廟工  
史事公務方放比矣 臣 不免往矣 臣 吏部  
或不能事事親理 臣 成爲官  
之疎曠伏望 聖明俯念 臣 乞勅該部  
外郎楊儀仍留本部辦事於人才政體其有  
勝幸甚題奉 聖旨既郎中多事楊儀又係  
舊辦事吏部知道



桂洲先生奏議卷之二十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尚書右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肥田土第廿五卷 括泰自刺族 勅非靈接所 九江府學務司 武藏縣學務司

賜進士出身山東按察司副使奉勅巡按海道前光祿寺正卿孫國已具奏

取夷狄

請勘夷倭寇事情

照得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歐珠鎮守浙江太監梁珪題為緊急夷情及夷人讐殺乘機攻劫敢行叛逆等事又該禮科都給事中等官張玠等監察御史能蘭等及該兵部禮部節次題覆俱為前事各節奉 聖旨該部知道又奉 聖旨是這進貢夷人大肆狂悖圖城劫庫放火殺人拒敵官兵占據門禁逆謀顯著巡視守地等官先事不能

陳文忠公集

開防臨事不能擒捕以致奔逸入海殺死備倭官員情罪俱重未當拏解來京但有事之際且都住了俸着鎮巡官督率各官調兵官兵嚴加防守設法擒捕務將首惡及餘黨日下擒捕究問明白并失事官員分別等第奏來熟治遠通行各該備倭衙門一體防禦毋得觀望推托致誤事恐其應否入貢事宜禮部看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着鎮巡等官省諭就彼回還本國其餘俱依擬行又奉 聖旨着禮兵二部會官議了來說又奉 聖旨是宋素卿及宗設夷黨都牢固監候待報發落這事情還着鎮巡等官上緊研審明白來說又奉 聖旨是這地方巡視海道及府衛所寨巡捕等官正為備倭而設因循日久人多怠玩致令倭夷不畏中國法度縱橫性來殺人放火甚至戕

害方面官員擾害地方事情重太著巡按御史查勘明白

參了米說彼處鎮巡等官并南直隸巡撫無節卽史客督所

屬用心蠱惑設法擒捕又近該兵部總議前領事請更

聖旨是這進貢番船進港日久各該官員不行轉奏害則

上蔡盤踞以致夷人在於中國地方受人奴役

備後官具矣事積重馬因籌并尿并道巡安印戶夏月日

白奏來亂合不許可獲容惡頃恩雖無也下之百是之

言曰諸客防耕恩鉅無地方之費提督欠

有可憫贈首軍使與韓二約張堂用原一條人與川既情

級訓恩各等印量血土各照依

次導下藥音音昇前頭委曲故令口舌重前又重一

金匱外 聖香林前項包元耶林中華肆行教訓各該地

以實勞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禦痛漫無籌策坐失機

山陰縣志 卷之五 藝文志 五 詩 一

宜以至為生靈占據城池去者庫藏燬燒官府器寶

臣等國體願異此為大及查據前報章奏俱各事涉抱覆

而言辭多遁情狂寬縱而功罪未明該苛節次覆題亦不

過我據來文應就請掘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以屢潰矣

聰多是明為裁者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佳賞罰淹

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弊肆行昨見朝鮮國

李懌奏補倭奴打攬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

境仰仗皇威剿殺幾盡并將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二顆及

長箭船牌等物差刑曹叅判成洗昌等齊領并將搶回人

口王藻等八名管押前來駭之闕下臣等相顧動色殊覺

懷歎事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爲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東



為掩蔽有逃罪謫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參照鎮  
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 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  
以保障地方市舶海道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  
備以禁防禍亂寧紹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  
夷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攻劫於旬日之久如騎  
無人之境毫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  
無所逃罪訪聞前項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事怠緩  
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却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  
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高輸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親  
封我東庫舉火自焚船司差官為賊鄉導聞帥墜馬而走  
匪民家牛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餘姚江叻喊殺人地方  
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何在且宗設  
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  
乃任彼兇殘肆意攻畧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其人致  
使最爾最夷蔑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  
面質廣指揮貽國大耻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於道  
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詞亦曰其間情節  
隱隱尚多不敢盡露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  
誤 朝廷事機下貽地方公害法今幾於不振功罪終是  
不明况巡按御史當時全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  
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 皇上  
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災燕係裔夷猶憂事關國紀特遣  
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一員領勅前去寧波府地方逐一  
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參詳奏來然後

重行誅賞大明朕罰戾人心以定國威以仰而西方遠勝  
背聞風知所警且懼矣再照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  
潛從外夷正本朝叛賊法所必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  
未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寶拿賂逆璉賈綽特  
旨幸免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聞宗設倭  
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  
已不平及市舶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  
之下其心愈加懷憤構此禍端實為戎首若不明正典刑  
梟首海濱則將來射利効尤之徒習為謀叛靡所禁絕伏  
望特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執獻賊倭中林望古多羅二  
名連照明旨送都察院詳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  
江解赴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構禍緣由及彼  
國差遣先後并勘合真偽來歷具招奏聞一同處治其宋  
素卿并宗設黨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審有中國從叛之人  
俱合一體棄斬示衆仍要拘審鄰隣里老人等根查宋素  
卿本宗及平日知情與彼交通貿易或為鄉導姦細之人  
鞫問情真昭依律例問擬奏開從重棄治以杜後患其餘  
審無他情上請 聖裁合無編修不近海道遠方散布安  
插決不可放令返國使遠夷知我憲實引惹過患隨禍無  
窮再照臣等旁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漢魏  
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  
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艘艘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寶  
與中國人貿易即不謂所欲則燔劫城郭抄掠居民往往  
為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

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饒西北勁虜亦皆款塞惟是倭  
奴時或犯我海道用是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  
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發中軍  
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巡邏加嚴備近年又增設  
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  
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遠奈何近來事久而弊法玩而  
弛前項備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累無實效寧波倭夷  
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  
日久廢弛不若乃者宗設作亂大肆叛逆竟得揚帆入海  
而去該部題奉欽依通行查覈備倭衙門一體防禦及責  
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實修舉伏乞特  
勅兵部議擬合無選差官員領勘前去由山東衛淮揚歷  
浙達閩必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  
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見在兵部官  
軍缺之者即與撥補墩堡圯壞者即與修築兵器朽鈍者  
即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  
區畫度使海防嚴謹中土莫安可以防海梗不測之虞  
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外諸夷國名載諸皇明  
訓者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其下註曰日本雖朝貢暗通  
姦臣謀為不軌故絕之及嘗觀本朝吏部侍郎楊守陳家  
藏文集亦復悵悵以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箭小物誘資  
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觀於今日之事則皇祖  
貽謀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後世足徵其應否通貢絕約  
事宜關係甚大等末敢壇議乞俟查明奏報之日禮部

奏請勅下熱心文武大臣及在廷羣臣詳加會議上請定  
奉其屬留備倭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明降  
詔旨勿責一併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  
條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從外夷之人合  
無解回本國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落寧家又查得近日  
福建市舶太監趙誠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  
逃海岸乞食被獲即今日逐開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  
便放歸本國臣等竊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逃到彼乞  
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中林望古多羅譯審資令供  
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即將福建見獲夷  
名比對倘有一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  
江以憑審勘若其非是乞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二司及  
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會官嚴  
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拷鞫盡夷情誦詐回測未可輕信  
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縱放別有規避其各該地  
方官宜失於瞭報俱合作息拘提問罪會議回報再昭宗  
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况此賊搶虜中國船隻  
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陬掩我不備決有侵犯  
剽劫之虞尤乞通飭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頓官兵修理  
戰艦習占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  
而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昭臨八表震警  
萬方矣

覆議貴州凱里安撫司暫免貢馬 十年十月初九日  
查得貴州四川等處土官衙門其宣慰使司每年慶賀

或等所議准令

行起送臣等檢閱

出馬黑麻哈辛王高回奏文三道

番文未見明白又無綴到抄冊後擬大通事劉素等回稱

拘集土著番夷使譯審都云不知前項緣由本部已行案

候續止擬哈密衛差來使臣哈辛等赴京進貢謝恩而前

項番文所稱哈辛王差來使臣土魯孫等實未嘗到京今

擬其詞未可輕信若許其入貢則撒馬兒罕載在會典見

今已行照例起送夷使火者馬黑麻等在途并存番男婦

共一百六名口豈有一國而二王一次而兩起進貢之理

况既譯審係撒馬兒罕地面入分在北山寄住緣何不將

撒馬兒罕進貢夷使對審明既稱寄住北山則即撒馬

兒罕部落豈可擅自稱王擅求入貢倘因容貢之後他日

與撒馬兒罕抗衡爭長其連禍結責將誰歸但係該邊守

臣失於稽查察察遂將所進馬匹已行給軍騎操今守候

日久似難造回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兵部馬上差人齎文

前去總制都御史唐龍轉行并肅鎮巡官趙載等從長酌

議若事理可行保無後患依擬將額即札哈辛差來夷使

火者皮列等暫照撒馬兒罕事例量行起送數人赴京其

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以全朝廷承遠之道往後入貢

年分止許附搭撒馬兒罕同來不許別稱王將自分國土

有違國典惟復償其馬價以禮遣回未敢擅便均乞聖

裁再照鎮巡等官先因諸夷入貢多便殊常番文繁密便

當詳加譯審研鞫未便備稽國典遵行事例處分為是今

既失策於前事遂難後既不能深察夷情又不肯力

扶國體則遠方重寄所賴何人合行鎮巡官今後務要道

重邊防保全大體毋或好大喜功召侮咎戾斯為禦戎上

策但朝貢之禮事屬本部體統名分不敢不嚴其中邊

夷之道實在邊臣非臣等所能知也仍乞天語丁寧申勅

總制官重加省諭庶人知警防事出萬全商夷畏服而中

國常尊矣題奉聖旨遣夷人既守候日久今次暫准照

例量起數人入貢以後只看附搭撒馬兒罕進貢不許別

稱王爵有違國典選說與總制并鎮巡官員今後如有諸

夷入貢務要詳加譯審遵照革例處分功得輕易許納致

虧國體

議處京師三衛夷人犯邊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主客司司事呈奉本部送進兵部咨該本部題為達賊

擁衆入境搶擄人畜官軍對陣得獲達馬兒等事看得

密雲地方大水谷關等處被掠等項一節為照三衛夷人

軍夜不收屢去人口喪失器械等項一節為照三衛夷人

素稱恭順為我朝藩維每年許其入貢二次恩典優厚此

與諸夷不同乃敢一面伴送入貢一面乘機搶掠原情可

惡論法該當執留貢使追究首倡為惡者聲罪致討以彰

我中國之威但入境搶掠不知何衛都落未經譯審有礙

議處及照都御史王大用被劾奉旨回籍聽候邊方調度

實為缺人却乃核咨迴避事體未便合候命下核咨禮部

令大通事將三衛見在進貢夷使齊問犯邊緣由及宣布

朝廷恩威懲伐利害令其悔悟懾服等因奉聖旨王大

用着照前旨回籍聽候遣地方既夷情緊急你部更便於各衙門想應官員選差一人暫去代管毛伯溫再着馬上差人催取前來其餘依擬欽此咨部送司於嘉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拘喚見在進貢三衛夷人頭目董阿等到部當堂令該管通事昌孝等宣布朝廷恩威殺伐利害令其悔悟及責問各夷犯邊緣由說稱作歹的人我來了不知道我既在閑作歹我們也不敢來進貢緣省諭的話我們回去說與都督董蘭台等知道知查有作歹的人送來邊上等語着得泰寧朵顏福餘三衛祖宗建立為中國藩籬自來效順比與諸夷不同今累次犯邊再三責問答以不知且要回去告稟在衛都督追尋犯邊之人送邊懲治觀其情狀似與無干但夷情叵測難以遽處合將各夷省令回還外再照國家制馭夷狄之道貴在恩威並用法守不失我祖宗設立三衛夷人一年兩貢恪有定例節殺之厚賜予之繁恩至渥矣以故夷人畏威向化稱臣款塞不敢驕背但邇年以來巡撫總兵不得其人怯懦蓄縮苟且姑息既不能振揚武畧以致夷人跋扈全無忌憚謀國之臣又不能循守祖宗舊制濫容進貢冒與官職以致夷人父兄子姪放肆求討苟不知志輒來犯邊甚則邊臣受其賄賂譯使與之交通塔察挑禍懷奸蓄患要非一日况此窮寇切門庭離截肘腋其於國家之事可憂方大不但損威傷體而已合候命下之日移咨兵部轉行彼處巡撫并今次差去科道查勘等官從實察訪犯邊夷人是何首首何部落其陽為進貢陰蓄侵犯竟出何謀根

被黑旗犯順之情追究過臣失守之故徑自奏請定奪所有奉旨宣諭夷人文字開坐進呈瀆塵聖覽題奉聖旨知道了便行巡撫及差去科道官着從實查訪犯邊夷人是何首首部落明白來說

請查勘土魯番夷使奏詞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撫土魯番夷使馬黑林虎力奶翁等告稱我們是嘉靖十年十一月有速壇滿速兒王差我們謝恩進貢來到肅州東關寺裏安住本月內有陳太監差家人王洪問我們要馬五箇撒哈刺一箇玉石三塊留下好的一塊重三斤退回兩塊捨力孫皮三十箇鉄角皮三十條西羊布二疋銀鼠皮一百八十箇太葡萄六斗小葡萄五十斗有我們衆人來

京進本了也不見下落今我們去禮部去告賞行到兵部

前正撞見陳太監的家人王洪挈我們的東西本人來了總得明白是我們挈去禮部告了別的要了東西的都這箇人來了我們的都明白如蒙乞送禮部憐憫遠夷有此具告等因到部送司及擬陳太監家人王洪口供於嘉靖十年八月內夷人奶翁等在肅州地面與軍民人等交易是陳太監分付與伊買馬等項委果得過馬五匹并玉石一塊不知斤兩鉄角皮二十張捨力孫皮二十張銀鼠皮一百二十張鎖袱一段撒哈刺一段鎖一箇大小共四斗西羊布一疋說到甘州與伊價銀後洪只在肅州居住不知陳太監到甘州會否還伊銀價擬此除將王洪責中

勦力俱取管外案呈到部看得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所告前情既經奏行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陝西巡按御史查勘去訖今本夷又於兵部衙門外將奏本人役堵擊到部告出前情其怨懟不平驕悍無忌甚是有傷國體但前項馬黑麻虎力等物審擬太監陳浩家人王洪所供得過銀鼠皮等物數目多寡與夷使奶翁原奏大畧相同則夷人所告不虛事為有據為照中夏之待外夷界限貴嚴所以古者大夫無境外之交本朝法例有索取之禁所擬前項夷人到邊凡我守疆之臣一言不可與之潛通一錢不可與之私易况買胡尚利易啓戎心今太監陳浩受朝廷邊方重寄乃敢違法貪賂至此不惟取侮外夷抑已敢犯重憲若是果的實情罪非輕但本夷輒擅舉人全無忠義書院 卷之十 十一

畏忌主洪應口供認無復辨詞中間或有隱情未可逆測但喬夷訟中國事關大體合當從重明白議處既不可墮外夷之計以損國威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召邊釁又不外夷之計以損國威亦不可失遠人之心以召邊釁又不可縱邊臣之貪以屈國法且擬通事人員譯知虎力奶翁等口稱欲聲冤關廷要求明白恐亦未可諉之查勘可以杜結况此夷今在鞏轍之下尚爾跋扈憑陵若回至甘肅地方事情不明夷心不服則二三邊臣豈能控制驅遣况已被夷人訴訟跡涉嫌疑勢難壓服搆搆生事理所必至臣等以為此事在 朝廷當大有敷分方保不害治體如蒙乞賜宸斷勅差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給事中一員前往甘肅地方會同總制官巡按御史作急勘問若夷吏奶翁等所奏俱實將各官所得夷人原物盡行追給明

白仍量調人馬將一應進貢夷人防送先行督令出關務在起程回國去訖勘事官方許回京具奏請 旨然後將有罪人員從重處治如此庶夷情早得明白發遣不致逗留縱肆而 朝廷令嚴法重亦足以服遠夷之心矣題奉聖旨這夷情便差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并給事中各一員押帶王洪及夷使前往甘肅會同總制尚書唐龍及巡按御史查提應審人犯逐一從公勘問明白具奏定奪各寫勅與他其餘依擬行

請 勅戒飭土魯番天方國夷酋十年四月十三日主客清吏司奉 聖旨靖十一年十一月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徐威等起送土魯番并天方國等地而速壇滿速兒王等差來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赴京進貢該本忠義書院 卷之十 十一

即將各夷使進到方物驗收及將各番王求討事情俱經具題給賞外即今差官督發各夷起程查得今次土魯番入關進貢共二百九十名天方國一百三十七名緣舊例各夷入貢十人內准與起送一人其土魯番等處來貢止許與哈密依時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後為寬禁例以舒夷情事又准每十人起送二人其土魯番天方國兩處先年赴京人數多不過二十餘人惟是今次到京人數倍多且開列地面王號動致數十以致求討之文不勝其繁不惟違越舊規抑亦非以小事大之體若不及今區處將來踵襲故常於賞賜則難於應付於體統則難以制馭恐非善後求久之圖學臣等案呈到部看得西域諸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最為親近等乃其國統其稱王者亦止



是一人前此求討番王陳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緡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項其餘部落地面類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上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為國主孰為部領今次 勅書回賜之間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係入貢之國而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况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為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啓募未必不由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強富國家事勢逼迫之時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豈得不畏我 朝以堂堂一統

憲書院

十五

國勢尊強非前代比况 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泰山之勢何所不壓而最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孽稱王號僭竄 天朝揆諸國無二主之義貴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為此臣等議得今次回賜 勅書除各國國王一人宜從本等稱號其餘悉未可類以王號回答合無請自 聖裁勅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擬劾一道發明華夷君臣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恩威並用舊規丁寧夫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進貢夷使齎奉本國宣示國王俾知遵守庶懷柔之道制馭之方各得其宜斯為 聖王禦戎之上策矣臣等庸淺之見未知遠猷伏惟 聖明裁擇題奉 聖旨依擬

再議降各夷勅書稱謂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禮科抄出少傅燕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學啟等題近該禮部手本開稱今次進貢夷人土魯番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欲將 勅書除國王一人宜從本等封號其餘未可類以王號回答合無請自 聖裁勅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擬劾一道責付夷使齎奉本國宣示國王俾知遵守等因奉 聖旨依擬欽此臣等反覆思惟有得西域諸國稱王數多恐是本國封授或伊部落自相稱呼皆未可知又查得先年土魯番等進貢使臣多寡不同稱王者亦曾有二四十人俱以王號回答今次若不依來文止回答本國國王一人誠恐來情不協執詞厭望合無仍勅禮兵二部再加從長議處停當奏請定奪務使國體尊嚴夷情懾服庶得禦戎之道

憲書院

十六

矣等因奉 聖旨卿等以所議欲仍命禮兵二部從長計議亦是慎處之道其稱王還查舊文同否一併議來禮兵二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臣等議得土魯番天方國自弘治正德及嘉靖八年以前入貢發次其赴京使臣求討物件稱呼名號並無有如今次之多是以本部欲乞 聖裁勅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誠欲尊崇國勢節省國儲將以少効芹曝之惠也今內閣輔臣題稱前因復蒙 陛下勅令禮兵二部從長議處是臣等初意欲伸中國之威而惜夫體輔臣之意恐召外夷之怨而啓乎露骨以納忠於陛下非為身謀也但查得西域諸國稱王號者惟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三國節年入貢其餘如日落等國國名尚多未朝絕少自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屬查得土魯番

自弘治正德以來入貢十三次天方國自正德以來入貢  
四次每次稱王號者多止一人或二人三人其餘多稱頭  
目親屬嘉靖二十八年天方國稱王號者始多至六七人  
土魯番稱王號者始多至十一二人而二年內撒馬兒罕  
始稱王至二十七人內閣題稱元年亦曾有稱王至三四  
十人者蓋即嘉靖二年併三國而數之有此數也若今次  
土魯番則七十五王天方國則二十七王而近日續到撒  
馬兒罕則五十三王併而數之則為百五十六王矣是前  
此來朝稱王並未有如今次之甚其所稱王號查與舊文  
並無相同即有同者地面又復不同及查 先朝回賜  
勅書弘治以來或止回本國國王一人其餘頭目親屬即  
該載一勅之中或一地而幾處內一地而頭目幾名不拘  
多少賜勅一道或各照親屬名色如嘉靖八年每人賜勅  
一道今開列地面既多稱呼王號者尤多揆諸舊例殊為  
參差不一必欲依文回答如往年撒馬兒罕例但恐彼時  
亦出於一時不審不及致詳之過固未可遂以為例襲而  
行之也況撒馬兒罕止因嘉靖二年添稱王號二十七人  
此其肇端今又遂致倍增其數豈不可為鑒哉查得成化  
元年該禮部議稱土魯番等國今後來朝經由哈密地方  
者就彼聽候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及不得假作別番名目  
濫放入關此係著例可考者也弘治元年該甘肅鎮巡等  
官奏稱哈密地面同撒馬兒罕天方國等處使臣六百一  
名土魯番三起男婦四百十四名口俱來進貢本部為照  
差人過多冒貢太濫議擬合於六百一名口內量准二百

名其土方國與係原來夷人量准十數人起送來京其額  
外多餘并土魯番等三起合俱以禮阻回及請勅切責鎮  
巡官員今後務要照例驗放起送其守關原報官員行巡  
按御史查提問罪此係禁例之嚴近在 孝宗之朝非遠  
也則是前此國家之處三項夷人固嘗禁其不得假濫名  
目亦嘗節其起送人數至於土魯番三起男婦四百餘人  
又嘗盡數以禮阻回既而於鎮巡驗放官員則加切責於  
守關原報人員則行提問是皆老成謀國之臣其重體惜  
費伸威振法處置曲盡固未嘗慮其有他患也臣等竊謂  
自古中國之於裔夷當其來朝入貢雖嘉其納款之誠未  
嘗且與非絕至於貢期方物未嘗不有體例為之節制其  
或名號僭差言詞侮慢未嘗不正以大義責其無禮必如  
忠禮書院 文集 卷十  
此而後有內憂外夷之辨天冠地履之分庶幾德可遠施  
威可遠加而中國不失為中國矣今土魯番天方國稱王  
太多事關國家大體若謂其本國封授則前此舊文所無  
若謂其部落相呼則不當聞於闕下若止依來文回答則  
土魯番天方國皆一國也恐自此而為數十國矣若類以  
王號答稱人與 勅書一道竊恐自今以後各項地面各  
執所得勅書率其部落任意加增將來無時入貢勢難阻  
絕貢使日增則道路有司供費日甚賞賜回答無有紀極  
以府庫有常之財似不足以充容整無涯之欲况臣等昨  
次親赴左順門看給回賜土魯番天方國所費禮物不貲  
其藏金蟒龍各樣鳥獸段疋俱係未樂年間織造之物顏  
色鮮明金線緻密非近年織造者可及詢之管庫人員亦



云見今積貯空虛後將難繼且夷人所貢鐵鏈等件俱無用之物而竭我帑藏以應彼求計是敝中國而事外夷恐非計之得者也臣等愚議合無查照累朝舊規成化弘治年間事例今次回賜 勅書除本國國王一人應從原來稱號其餘止宜照依原來各項地面名目直書不用王字不拘地面多少給賜一道不必人與一勅於本國國王勅內伸重 天語少加詰責今後不許濫稱別項地面王號正照先年頭目名色入貢使知國無二王大義仍乞定以貢期限以人數不許其來朝無特如此庶幾正名定分謹始防微伸中國之威懾外夷之心禦戎之策斯為得矣臣等管見區區如此若夫長慶熟計弘見達識為國家建千百年久遠之謀實惟密勿元臣職掌絲綸之事伏乞 聖明 仍勅輔臣參酌臣等查議稽按累朝舊章應否從長處分使國體莫安惟復依文回答使夷情順悅臣等擅難定擬伏乞 聖裁題奉 聖旨是這各夷勅書每國稱王只准一人餘俱作頭目字樣

再請給土魯番天方國 勅書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主吏清吏司案呈先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今次回賜土魯番等國勅書除本國國王一人應從原來稱號其餘止宜照依原來各項地面名目直書不用王字不拘地面多少給賜一道不必人與一勅等因奉 聖旨是這各夷勂書每國稱王只准一人餘俱作頭目字樣欽此除備行翰林院撰給去後節該內閣退出手本稱說每國地面人名數多回賜并求討物件尤多係臣職一勂紙張短窄

難以故等因奉呈到部查得臣等原議大畧情王號之若無非羣臣國體之意伏奉欽依誠足正名定分伸威正法可為萬世遵守者也其回賜勅書臣等有議不必人與一勂良以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故議欲少賜裁抑以慎重綸綍亦使不為異日藉口沿襲得以加增入貢將無紀極况訪得各夷每次回賜勂書人齊一道每勂用馬二疋用跟隨人夫二名騾驢地方凌虐驛遞皆以勂書為詞但前此賜勂數少驛遞猶可支持若今次土魯番天方國共有有二人若賜勂一百二道其勢益盛其為地方之騷擾遞之害何可勝言聖王之政惠近以及遠春秋之法詳內而畧外此等所以有前議也今因內閣說稱前因連日差官請勂議擬未定各夷驛往日久專待勂書落行為此臣等今日親赴內閣會同輔臣面議委的人數太多紙幅短窄不能共載一勂及議得各地面夷人頭目既已更易名稱須更人與一道使知 朝廷回答恩典正名大義似亦穩便況止是回賜禮物之文與 詔諭國王 勂書不同合無伏候 聖裁俯從臣等會同內閣今議其求討夷人宜照依原來番文頭項人與一紙候寫完之日總封完固共為一通責付夷使馬黑祿虎力奶翁火者阿克力二人各齎回本國國王照名給散庶 朝廷之體統外夷之觀聽驛遞之便益無不於此得矣題奉 聖旨依擬

請令朝鮮夷使五日一次出館 十二年閏二月初九日主吏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提督會同館主事張鑒呈據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前事竊照本國祖識禮儀至誠

軍大朝待遇有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迨至千今百有餘年故謹彌篤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拘禁鎖閉館門遇有稟奉公幹只許通事一二員刻期出入著令館夫帶牌管押有礙舊式查得成化六年二月間本國陪臣權城等赴京時分禮部發到榜文該奉聖旨會同館安歇一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例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市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等到會同館宣諭 聖旨通行禁鎖弘治十三年五月有會同館安歇女直早哈殺死一般夷人兵部奉 聖旨備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并本國一體防禁續蒙禮部主事劉綱奏稱朝鮮素守禮義故事朝廷 比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自行出入原無防禁合

忠禮書院文集冊卷

廿一

無仍照舊例令其自行貨賣奉 聖旨是欽此本國使臣出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郎中無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內有陪臣鄭允謙等前赴京師將前項節奉欽依事理告要照舊自行出入蒙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入已經本館移文知會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已不遵迫束愈嚴久莫申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祇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教懷柔之至德將事大之盡誠俾我遐服來荷寵靈維萬世興之匹休爾在先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非違十分

畏謹即自禁制之嚴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繫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非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依舊例許出入以示 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為此合行具呈等因申呈到職照得防閑出入乃累朝待夷之舊規遵奉已久今據使臣申呈前因情詞懇切相應轉呈施行等因呈部送司查得朝鮮國使臣素守禮儀節年慶賀到京本部查照舊例待遇以禮於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於一應貨買聽其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跟隨人役多生事端該管官員始行一禁約束加嚴而使臣稍有不堪今既呈稱前因相應申明等因案呈到部看得朝鮮國使臣頗閑禮儀委與他夷使不同 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禁防具有舊例所據蘇洗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行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仰慕上國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惟國禁亦須曲為之處合候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於附近市衢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從人役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中國之法題奉 聖旨是

忠禮書院文集冊卷

廿一

覆議進呈使琉球錄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韓官陳侃等題切念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特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畧有

二等初被命時禮部封琉球國舊案因會通回祿之  
夢燒煌無存其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內府各監局而後  
明福建布政司亦以年久卷案為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  
海事宜皆訪於著民之家得之至於交際禮儀無從詢問  
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凋喪而不知後海道  
往來皆賴素人為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  
不辱而已因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故著為此錄使之  
有徵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  
如大明一統誌者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滌者水後下  
不回也舟漂落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經過不遇是險  
自以為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滌  
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瘴癘以為佳臣等嘗疑乎  
此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官時通觀壁下亦  
皆累石國王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  
見其相殺又何嘗以觸發為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  
不特誌書為然杜氏通典集事洲海羣錄星槎勝覽等  
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  
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真也  
以訛傳訛遂以為誌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羣書而訂正  
之無以夷謬妄字并附于後實不足以上應睿覽但念海  
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臣等不勝幸甚謹以  
使琉球錄繕寫一冊隨本上進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  
來說欽此批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更科等衙門左給事

中等官陳侃等題稱奉命往琉球國封王禮畢訪其山川  
風俗人物起居撰使琉球錄一冊上進乞要詳議備行史  
館採擇一節為照琉球國遠在海濱華人鮮至其地是故  
國俗土風知之者寡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  
載未盡著錄給事中陳侃等親歷其地目擊其事山川風  
俗之殊往來聞見悉出實錄因採輯事迹撰述成書既以  
正載籍之所未盡且俾後之奉使者有所考見足見各官  
留心使職誠可嘉尚似應俯從所請合無候命下之日本  
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日史館採集伏乞  
聖裁題奉 聖旨是  
覆議禮部奏買食茶 十四年六月三十日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陝西都司岷州衛  
原禮書院文集計奉 聖旨 批出  
大崇教寺等僧創失祿竹等奏 上位人皇帝主大法  
皇帝前僧僧創失祿竹等奏我每進馬一匹止賞段一疋  
酥油一桶也是段一疋別國夷人達子回子俱有大賞賜  
我每今要回還有舊例自買食茶三十斤今奏自買食茶  
三百斤乞討 聖旨過閱可憐見等因奏奉 聖旨該部  
知道欽此案呈到部看得陝西僧僧創失祿竹等奏要比  
例加買食茶一節既查有前例相應俯從但欲每名收買  
一百五十斤似乎太多及照四川重下韓胡雖准食茶一  
百斤止給勘合前去經過地方收買兄車輜船隻俱係自  
備今陝西僧僧創失祿竹等奏要自買食茶既於原起官  
車裝載所比前例難以續行合無每名除舊例三十斤  
外量加五斤候命下之日行令該館照數收買驗包裝載

所在官司并沿途經過關隘務要嚴加盤驗如有過多及夾帶違禁之物就便追究懲治以後該貢年期俱照此例收買庶免奏擾題奉 聖旨是

議番人進貢不得違例

看得今次烏思藏輔教開教大乘各王并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宜慰使司各差來進貢襲職謝恩人等雖已經題奏欽依給賞但查有本部節年題准事例烏思藏并長河西各地方都綱刺麻帶來進貢僧徒及大乘法王例止許差僧徒十人今帶差僧徒一千餘人俱係過額多餘之數例應減革賞賜但既經都布按三司及該邊官員驗放起送前來本部每從寬處俱一體給賞以全柔遠之恩但以後不許朦朧額外起送違者聽本部參究治罪而各

恩官貢貢賄賄事務姑息通同隱蔽都布按三司官不

該官員明知節年題准前例往往仍前額外起送顯是該邊官員貪圖賄賄事務姑息通同隱蔽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例明白依文起送俱屬有違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各該邊官員查提到官酌量情罪輕重照依律例問擬發落以警將來本部仍備行彼處鎮巡衙門轉行都布按三司并該邊官員以後但遇烏思藏輔教等四王入貢查照舊例每王各下三年一貢各許差一百人多不過一百五十人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宜慰使司三年一貢每貢多不過一百人如有國師禪師在本寺住坐者不許各另差人其有襲職國師許差一百人禪師都指揮許差五十人多不過一千人都綱刺麻指揮以下來貢者止許隨同年例進貢如都綱以下但有

帶來以下僧徒俱係違例即行阻回不許驗進貢物一禁  
冊起送若國師禪師襲職數以有各隨數來貢或三四百名或五六百名亦不必禁滿千人其大衆大寶二王入貢止許照例差僧徒十數人隨同各王進貢不許仍前比依四王人數額外起送冒濫賞賜有乖明例如再故違聽本部從重參究該邊官員坐問贓罪番人輩賞題奉 聖旨是番人進貢已有明例今次過額數多顯是違官貪圖賄賄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審朦朧起送都著巡按御史提了問今後再有違的你部裏指名參奏重治不饒

議女直夷人入貢人數期日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該巡撫遼東都御史任洛題據遼州左等衛夷人都督松

中幹黑納等八十名到關說稱我們連年朝京去驗的馬

都是裏邊寨裏賣馬匹去了我們先買了的來進了望馬法

替我們呈文書到上頭大馬法怎麼可憐見後頭來的人

厚才不與計較隨到隨我們草地里人卻得生了等語據

此查得來夷不滿百名尚有四百名未到竊慮各夷到齊

延至正二月間未免久羈生疑呈乞定奪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看但女直夷人朝貢自有常期各衛站所有有定數

此祖宗畫一之法不可違越者也比年以來往往逾期

過額等情大臣多為地方重拂夷情或違例濫放所以本

部具題來有前項欽依行之已久今都御史等官任洛等

又有此奏但願該松中等番文說稱俱往裏邊寨裏賣

買

屬又因臺大以此來邊陲亦有辭除松中等八十名已  
經到館准令入貢外此後續有未選入貢者務查節年放  
過人數登報如或未及常年之數方准驗進若復過額即  
便開示 祖宗成法省諭回還不可多放一人以後務要  
依期入貢庶幾朝貢以時法守嚴明亦可免供億擾擾之  
弊矣題奉 聖旨是

議處土魯番等夷人入貢事宜 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主客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節該總制陝西三邊地方軍  
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唐龍題切照甘肅一鎮  
專一防禦回虜西番諸夷之中惟土魯番回夷性極狂狡  
而夷酋速壇蒲速兒尤如鬼域之不可測也距肅州一千  
二有餘里曰哈密本元人脫脫之國洪武年間以其國來

降乃改為哈密衛封脫脫為忠順王俾世守哈密以掌西  
夷入貢之戎又於沙州等處立蒙古軍東曲先赤斤苦峪  
等衛分處番屬以衛我甘肅地方相維相保庶幾藩籬之  
固焉成化年間土魯番速壇阿力并其子阿黑麻生事邊  
境值忠順王孛羅帖木故其母理事速壇阿力乃因而虜  
之既罕慎襲封又殺罕慎陝巴繼襲阿黑麻又執陝巴及  
拘誘陝巴子拜牙即自效哈密聚散亡矣其特彼回尚止  
與哈密為讎未敢侵及沙州之區也正德七年速壇蒲速  
兒聽信姦夷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處力奶翁等撥置及有  
焉亦虎仙滿刺哈三陰構其間乃敢竊窺哈密而有之漸  
侵沙州以東而蒙古軍東曲先赤斤若峪城池俱被殘破  
番屬俱被殺逐于是甘肅漸離蕩焉而撤甚至勾引瓦剌

諸夷正德十一年直犯肅州城殺將領嘉靖三年深入甘  
州圍困城壘地方荼毒不可勝言該提督尚書金獻民撫  
接等官陳九疇屢問之俱議閉關絕其貢路又該鎮巡等  
官和御史寇天叙等議令速壇蒲速兒將所占哈密城池  
退出搶去人口送還仍許通貢不絕蓋因彼回求貢甚  
而我亦無終絕之理特持以困之使知許之之難將來不  
敢輕叛以堅其歸向之心而已續該提督尚書楊一清立  
經權之論特酌于理又該總制尚書王瓊執曲直之辯姑  
假以辭大抵俱言能阻彼回入貢之路而終不能遏其入  
寇之路也隨該尚書王瓊親詣甘州同鎮巡等官都御史  
唐澤等會議具奏開關容彼回照舊通貢仍令退回哈密  
城池處置已俱得宜嘉靖十一年內速壇蒲速兒差虎力

奶翁及天方國等處來使各齎方物進貢但番文內俱換  
討牙木蘭及將哈密城池仍前占據走回人口趙月等又  
供彼回要待奶翁回還收拾人馬來侵犯肅州等語禁點  
之氣固未除焉幸而奶翁在途病故彼回又方與瓦剌達  
子繼殺未達他圖兒今又當進貢之期防處事宜尤宜預  
計以後彼回果能輸情納款別無叛心則固許通貢不輕  
絕之仍務令遵照三年或五年一次則例不許捲期夷使  
雖多每十人中止起送二人不許過數在地方務要聽該  
鎮鎮巡官約束不許生事鎮巡官尤各要嚴立防範之規  
無差殺柔之意凡所買賣令其兩平交易嚴禁通事一切  
人等弗得抑勒騷賴以失遠夷之心在途聽所在官司催  
督日行一程不許稽延騷擾驛遞仍預行沿路大小王府



生理若有徇私受賄應放者不放不當放者放久及將  
女直報作野人名色者聽巡撫巡按官訪察具奏等因其  
該邊官員著都指揮僉事陸繼宗等今次不行遵例起送  
事屬有違合無量加罰治以警將來再照今次進貢舍人  
共四百三名俱無勅書難以辨驗中間恐有頂替希冒實  
賜情弊亦要審實方准驗放如再故違該邊官聽本部從  
重奏參處治過額夷人減賞庶幾成規不壞國用火紆嘉  
靖十五年五月十八日題奉 聖旨是陸繼宗違例起送  
罰俸兩箇月以後再有故違的你部裏從重奏奏

奉旨會議征安南國十五年十月十八日

先該本部題查得安南國職貢不修歷二十餘年在法當  
與問罪之師乞勅兵部馬上差人星馳兩廣等處地方着

忠義書院

卷一

落鎮撫等官即便查照先年節奉欽依事理訪勘該國事  
情酌實奏聞等因奉 聖旨是詔使且待彼國事情你部  
裏還會同兵部計議來說勿視為非要欽此欽遵臣等會  
同兵部尚書張璠等計議前事為照安南國古稱交趾秦  
并天下於此置象郡在漢為九真日南象三郡五代時為  
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動階如  
特進檢校太尉兼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如賜號推誠順  
化功臣皆例待以內地之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  
王秦章文穆猶稱安南道宋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  
下因以高麗貢職視之不復知為中國之郡縣矣其先事  
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煚為黎季犛所篡我 太  
宗皇帝時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吞詐稱

忠義書院

卷一

陳氏絕查為甥求權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  
添平者始遁至京想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歸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  
及使者事聞 太宗皇帝震怒徧告於天地神祇聲罪致  
討遣征夷將軍朱能副將張輔等征之生擒季犛及其子  
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為季犛後  
之盡無可繼者乃復古郡縣其地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  
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之制其後有桀利者復設  
謀肆逆詐以求得陳氏後為詞上表請立我 宣宗皇帝  
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蓋我 太  
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故著之 祖訓不許  
後人伐其國者嘉陳氏之能輸誠效順首先臣服之忠也  
詎意陳為賊孽所戕遂絕其祀天道好還而賊利復滅季  
犛之宗幸而得國傳之子孫今乃廢職不修棄民不保自  
正德十年黎嗣差陪臣阮仲達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  
朝貢之使不至黎棄正朔罔問東臣節今擬兩廣守臣所奏  
則黎誠黎孽皆非黎嗣應立之嫡莫若肅陳高陳昇阮特  
雖杜溫潤等皆等俱屬篡逆之臣及按該國長慶二府牒  
文所云則其國中交爭割據適主統君冠履倒置兵戈相  
尋立相魚肉生靈塗炭不問可知且敢於背叛朝廷僭然  
自肆既不行入貢以奉王正又不來告變以請天討昏之  
不恭及道敗德莫此為甚該禮部先議移文體勘責以守  
臣奏報不過詰問所由欲備知其曲直所在然彼國黎氏  
失守宗祧既不上告 天子豈遂臣交亂又皆各據土疆

俱獨背逆天道干犯王法春秋大義亂臣賊子人得而誅  
矧 聖天子在上繼天立極君主華夷而該國負固作逆  
久不來庭所據彼國事情狀顯者無逃天討乞勅錦衣  
衛選指揮千百戶內素有膽氣諳略言語便利通達事  
機者二員先領勅書一道前往廣西地方着令鎮巡等官  
仍選彼處軍衛有司官員人等能諳曉夷情熟知道路強  
幹有謀者三五員各伴送勅使徑入安南境內勘問彼國  
背叛朝廷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姓名根  
究的實作急奏報仍乞朝廷下令選將整兵待報而發再  
照安南疆域東起廣西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  
南之臨安元江為界而廣西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  
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  
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月程耳我 太宗皇帝初征安南以  
兩路之兵分道並進一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一由雲  
南臨安府蒙自縣入合無一面勅鎮守兩廣征蠻將軍總  
兵官安遠侯柳珣會同巡撫兩廣都御史錢如京一面乞  
勅鎮守雲南征南將軍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勛會同巡撫  
雲南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珪即便整頓漢土官軍  
調度錢糧嚴備待命再照雲南奏稱武嚴威武文淵武子  
陵等係安南國亡命避罪出逃犯我邊疆及羈執我土官  
壠敵雖法不可容但擬問彼國逆臣構亂已非一人武嚴  
威舍彼就此必非棄國之賊抑或不忍視主受禍不肯甘  
心從逆亦未可知合無乞勅錦衣衛另選如前能幹官二  
員齎領勅書一通前往雲南體勘武嚴威事情責令鎮巡

等官差本題的當人員前往入寨長官司等處地方及直  
抵武嚴威營內察諭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貢又知國中逆  
臣篡主方與問罪之師若武嚴威果因同列篡逆避罪而  
逃即便明諭禍福順逆如能革面而化歸附我軍往征彼  
國則何米擾亂邊疆羈執土官諸所罪犯一切赦宥如龍  
徽被拘在彼即令與武嚴威解釋宿怨協心從征其龍徽  
交通之罪亦一體開赦但彼國見今作亂事情許武嚴威  
等備細開陳及其歸附實情作急奏報以憑降勅調遣委  
用如其不服則當置之度外俟王師至日一併誅剿但與  
師伐遠命將討罪事體重大合無恭請 宸斷勅下兵部  
會集在廷文武多官從長計議慎擇大將遴選偏裨簡設  
總督糧餉文臣更置地方有司官員調集諸路兵馬所在  
儲峙芻糧一區畫停當上請定奪施行題奉 聖旨是  
安南國先此詔書不論而逆有傷體面又久不入貢非叛  
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著實勘明奏報便寫勅與他去與  
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同議奏





罷將魏鑑今年五月則劾罷太監下春王堂此皆出於臣所見聞奉 陛下之明斷也豈亦魏鑑令

臣劾之邪此外又未嘗以二善類薦一匪人絕無事實可證則所謂朝夕與議者果何事邪臣由正德十二年進士為行人者三年為兵科給事中者餘四年今為都給事中者又且逾年據陞遷事例六科官俱既名上請簡命吏部不得而專况臣之為給事中也實在魏未登第之先事尚為知縣之日原非夢所選用之人自入科十年仍處舊官又未嘗緣夢鄉里之故乘時躡取華要然則出入魏夢之門將何所圖邪且不出入其門將不得為今官邪近日枉妄進言皆該科分內之事因事納忠臣之本心舉正參駁臣之職守臣豈蒙 陛下采納一罷行之間而未免忌

臣者多矣臣以獻疏孤蹤窮途 聖天子在御少泰先臣庭訓誠欲勉強樹立以圖仰禪堯舜之治於萬分一而不敢負先臣地下未盡之忠有如倫言則臣之背負君親汙蟻名教罪豈容於誅極幸賴

陛下天度蕪容大明旁燭未即加誅然臣之婉死已無地矣且臣為 陛下言官不能彈壓庶僚乃為

庶僚所彈傷國大體辱 陛下耳目之任非所以重言諾也伏望 陛下特回睿鑒察臣立朝居官

之素念臣當事任怨之忠少加甄別以宣公道然後將臣罷黜以為言官不能先事納忠之戒則臣即死滅無所恨矣臣冒瀆天聰無任隨越戰慄之至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

陳辯御史吳仲經奏

嘉靖八年八月

臣近因岳倫之言已有辯誣之疏伏蒙 聖慈勅下吏部付之看詳連日待罪未奉處分不意續被御史吳仲等劾奏謂臣阿附權奸傾倒國是臣聞之心骨震駭若如其言則臣首當竿之惡街矣罪豈容於罷斥而已哉臣初不知其言謂何及旁詢之乃知為查勘山西功罪而發臣用是不避斧鉞之誅敢披肝膽之懇伏惟 陛下少霽威顏俾臣得熟數之夫山西之事激民為亂者常道也請兵于朝者亦常道也議論甫持者執政大臣也承望風旨依阿無所先者尚書王時中也御史穆相之奏主於撫也御史蔣賜

奏主於勦也此皆臣未入朝時事也奉旨調京邊

四

官軍及河南土兵山東鎗手令往彰德等處駐劄相機勦撫者都督魯綱都御史潘瓚副使牛鸞也此則臣未入兵科時事也既乃敵殺官兵招撫不下卒舉大兵進勦尋有捷音之奏據潘瓚之奏則河南安之功也據牛鸞之奏則山東安之功也據魯綱之奏則三關京營兵之功也據魯綱之奏則山西兵之功也旬日之內捷音連十餘上而叙功之詞不一進兵之期不同臣時叨掌兵科者繞一月耳因參論其報功之奏彼此不同若照常行御史查勘則經三處巡按事體難一於是請勅風力給事中一員前去查勘者則臣之愚也不意 陛下降旨責令臣行

不敢辭奉勅而去駐河南彰德府者十有五日而審囚已完衝寒冒雪入山中者六日而相度撫諭已完駐滿州者不及兩月而查勘賑濟已完首尾往還不滿四月而功罪已明被害之流移已復招撫脅後安插已定開修道路建立關隘奏請開設縣治改陞府治前後章奏歷上而區畫已詳此則臣之所以奉陛下也且臣奉勅會同巡撫則有都御史劉大謨潘墳會同巡按則有御史譚繼胡効才王朝用行委查勘則有參政邵錫伍全僉事賈啓張庠合內外風憲方面重臣及府衛州縣大小官員有功有罪臣不得而私也既而事完復命之後功次則屬之兵部招罪則屬之都察院建設衙門事宜則屬之戶部合部院

參覆可否然後具題而密勿贊決票擬旨意則屬之內閣至於賞功罰罪可罷可行斟酌裁斷則又無一不本於聖心皆非臣一人得以私而專也且向來撫勦之議不因臣言而定撫勦之舉不因臣言而決使當勦也臣實止之失國家之大刑而縱賊復叛當撫也臣實欲殺之而勞師費財毒及無辜謂臣顛倒可也今兵已用矣事已成矣不當撫而撫矣不當勦而勦矣臣不過覈其功罪焉耳處置兵後地方之事焉耳不知指何者為國是而臣敢顛倒之邪今中外公論以為此事功罪未嘗不明處置未嘗不當臣之所以仰奉陛下委托自謂此心未嘗不盡設使臣果乖謬查勘欠明處置失宜則當事大臣所當執

奏所當駁議不應一舉題覆使陛下下繫名行也設使臣有所偏倚有所阿附則外而撫按三司內而部院大臣上而執政輔臣不應與臣同為阿附也設使臣有所傾倒有所私曲則御史當即時糾劾即時救正不宜隱忍緘默至今日而後發也是皆不可得而解也況前日山中之民大兵所經殘滿目漏經餘孽兇念復萌非臣將奉恩命賑以內帑官粟宜布陛下向來諄諄德意恐未免重墮九重之憂而地方之患固在也臣此心此事鬼神實知之山西父老知之百年而後公論知之今日臣所者惟陛下知之而已他非所望也且前日朝廷賞罰之典固已優輕未嘗將激變生事之人明即顯戮未嘗將有功之人大加陞賞執政大臣亦未嘗綠是如正德年間以贊襄帷幄之功濫加封蔭而臣又未嘗銜名矜能敢自以為勳勞則所謂阿附人者將何所營邪臣自去年五月入朝以采及今春奉使以還屢蒙抗疏誤蒙

陛下多所采納畧見施行當事大臣已有不堪之色而一時同列難免無見忌之人臣之遭讒被誣有自來矣訪得仲等此舉及於臣者實出於一二忌者之口殊非合臺之公論也其間固有署名而不知疏中所論者多矣臣一身用舍何足輕重一人去留何足有無獨惜夫諛人交亂治體大壞國是無所定而聖心無所憑耳臣雖被論猶屬言官此與大臣事體不

同分疏之嫌非所當避况効臣之詞太誣開係名節  
非臣所堪義不容於不辯伏乞 聖慈俯察不平之  
鳴曲廣惟聽之聽仍乞勅下吏部會同廷臣將臣所  
勘山西始末事情併將臣平日諸所建白一一查議  
務見其事為阿附權奸其事為顛倒國是明白指摘  
以服臣心果如仲等所劾臣請伏尚方之劍以為言  
官不忠之戒臣實無所悔恨萬一臣心事復明臣本  
無罪亦乞將臣罷歸田野以謝人言則臣感戴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尚當圖效犬馬之勞於異日臣  
無任瞻天望聖激切隕越之至奏奉 聖旨吏部  
看了來說

陳辯御史熊爵疏奏 嘉靖九年五月十七日

陳辯御史熊爵疏奏

七

今日該御史熊爵題為推用大臣事內開吏部難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負缺先推大理寺少卿林有季  
太僕寺少卿沈光後推巡撫陝西右僉都御史劉天  
和及臣節奉有再推通寫之旨謂所推四臣之中惟  
臣非稱且具言不可者八奉 聖旨這御史既這  
等說如何伺其再推之日繞來說辭語巧變姑且不  
究更言着安心辦事勿因是來言該衙門知道欽此  
臣非不知仰體 聖明義不當辭亦非不知自也  
無媿事不必辯但所惜者近求是非倒置而公論不  
明趨向反常而士風大壞利在阿附則朋拒  
天子而敢於為同意存已嫉則顯害正人而不燃為  
異臣常懷憤憤幾欲開口極論奮臂橫擊而知其力

陳辯御史熊爵疏奏

八

不能勝悲傷國大體無益於事乃如爵之論臣其曰  
資格之常曰陞遷之驟巧為詞說不過妬忌常情皆  
不足深論至謂臣有貨緣鑽刺之嫌無以白於天下  
又謂此門一開恐天下獻諛干進者接踵又謂吏部  
郎中張綵陞僉都御史不數月而冢宰矣又不數月  
而剝皮矣填以草矣此何言也且臣之飭辭驟發  
於忤觸大臣而恥奔走其門爵雖不知恐天下之人  
未必不知也且郊視親親之禮俱出 陛下聖鑒  
光明卓有先見而銳意告先聖王之法臣特將順  
陛下之美耳以此為獻諛干進則將必欲違拂人主  
之善而禁制束縛之使不得行以必從姦臣之所欲  
為而陰圖富貴乃為可邪且張綵何人也所犯之事  
何事也所依者何黨也今日 陛下之側寧有若  
是人哉爵之為心無非欲加惡詬於臣而不知其言  
之肆無忌也臣自揆職線之才不足以寄經綸蒲柳  
之姿不足以承福澤應施之性不足以走權門而投  
利路風波之懼山林之想有懷久矣所未敢即吐露  
者特以感激 陛下擢置諫垣祿食大官者十年  
于茲比復蒙恩賜賜賜品服色寵渥逾分實未有消  
塵之報耳近該吏部會推謀及於臣臣已逆知不免  
於忌者之口萬一誤被允旨固當力辭不意能辭預  
有是舉臣特罪吏科乃公論是非之地 朝廷諫諍  
之臣所以匡輔君德糾正官邪比與都御史品秩差  
卑而責任均重去年御史吳仲以無稽之言波及於

臣幸而 陛下溫育獎借臣感激 聖恩誓死圖

報然蠅矢之玷未能忘情今爵又為言是公論始

終未明而臣之心跡至今未信於人况臣近時論議

太多死心敵其衆則隱伏之地陰圖煽播互相指族以

中傷臣者豈祇爵一人而已哉臣雖百身豈足盡餌

諂口况一被人言輒與與辯已非君子之事既遭詆

誣視默在列又非言官之體臣之進退似為無據伏

乞 陛下特勅吏部將臣為人居官之素近日推

舉之由明白考覈以求定論則臣之去就榮辱有所

分矣臣大馬之忠尚當盡白丘壑之志更俟別陳臣

干冒天威無任慙而戰懼之至題奉 聖旨覽奏

朕已具悉爾其安心供職不必深辯近來所議典禮

禮書臣等集外一奉 聖旨

皆出自朕心能辭以道事情為獻觀于進比之張綏

有無異同着他每從實面將話來該衙門知道

陳辯尚書方獻夫誣奏 嘉靖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近該臣劾吏部尚書方獻夫及參論少傳張璁事皆

據實義不容欺已奉有成命處分已訖不意璁上奏

言臣託尚書李時求陞詹事又託侍郎嚴嵩轉言欲

脫出科門等語臣聞即具疏極辯因宿疾疊發兩日

不能趨朝二十四日力疾赴南郊得與李時面證特

曰爾何嘗有此言高亦何嘗有此言時都御史江斌

侍郎轉璁及中貴武臣皆在列預聞於是鉅力勸巨

此事 皇上自有明鑒識者所不信宜不必深辯

臣中夜再三以思惟惟郊天大禮未成方共受

朝廷重托恐緣此事爭論不已上煩 聖衷有損大體

故直須隱忍負勞付之久久自明不意昨來方獻夫又

有舉正言官事體之奏與輔臣之言相為表裏二臣之

攻臣可謂往奔盡氣不遺餘力矣豈特動顏色而已

哉 陛下察其言則其情狀亦已索露臣復何言惟

是求陞詹事一節事干名檢今因獻夫有言故不容不

終辯之向者臣薦食都御史李如圭賤齊及 陛下

有命以臣代之臣尚引包拯劾宋祁故事以避蹊田奪

牛之譏今詹事乃輔之舊官雖以憂去而臣實嘗劾之

矣又可蒙是議乎且金都御史乃風紀重臣視詹事未

可軒輊臣何故於已得者則辭於不可者則求臣雖至

愚宜不至是臣不惟無是言亦未嘗萌是念耳今特與

諸臣書臣等集外一奉 聖旨

高固在若臣有此言必不肯為臣諱也若時嵩無故而

造言以誣臣則亦非所謂大臣矣况陞用大小官員出

自 朝廷詹事又官係重職豈得私以與人璁何以

來人之求取伏惟 聖明究極根抵使罪有所歸庶使

陛下用人權不致旁落至謂 陛下因臣辭職論

璁之言以為臣傳與人此蓋欲曲致臣罪謂不當露洩

陛下密諭於外耳然此事實聽於南郊抄錄御札一道

付臣時內閣管吏具見璁未嘗避諱不使人知也一日

李時向臣曰頃自閣處聞見 御札言學科才木止

為金都御史是否臣曰然誤蒙聖知愧無以堪耳時曰

爾誠宜盡忠以報知遇此臣與時相對之言不敢欺陛

下也臣竊意 陛下此札事體光明亦非不可對人

言者故臣因大臣有問則具以實對耳豈有無上事而以此告人哉至於獻夫之奏乃欲舉正言官以為不當有參照字樣此又獻夫昧於事體未嘗多見本朝言官疏耳蓋糾劾大臣明具罪狀參駁章奏正屬職掌故劾曰參劾論曰參論奏曰參奏駁曰參駁看詳曰參看行出曰參行六科官舉正各衙門欺蔽黨筆為文惟有參照為照再照而已獻夫以參照字樣惟法司招攬得用之又以此為甚非事體流禍萬世因不知此言何所據也但少傳總據輔相之任尚書獻夫處銓衡之地其詆在之言若出一口信如所指則臣之不忠大矣然則陛下又安所用臣哉臣蒙被知遇起於無階故感激圖報之私實倍恒品不然豈敢以孤危之迹直犯大敵死生去就惟陛下命之而已惟是求托陞官乃士夫之醜行交構言官係朝廷之紀綱臣不敢不以上聞臣子冒威嚴無任震悚待罪之至奉 聖旨這所奏辯朕知道了爾宜用心辦事副朕任用之意勿再奏擾該部知道

出獄陳謝 嘉靖十年七月初二日

臣猥以一介疵賤無他才能自誤受恩遇以來感激遺力思報効故每事務求納忠不敢以一毫上負明主往往論事但知可否不顧抵冒權勢集公道不復畏避小人蓋臣仰恃 聖明在上若不自量其愚詎意奸人切齒側目暗伏危機毒烈如此非臣周防所能曲諂者上干宸怒下臣詔獄一時冤塞百口莫伸若卒

便更議則臣亦當銜口吞舌沒刀鎗以殞首級身矣尚何言哉抑願皇天白日昭臨毋使 聖鑒孔昭煩冤立辯俾臣生離獄元獲全性命

陛下曲成之恩同之天地再生之德加於父母臣感荷 聖慈惟有痛哭流涕而已自今以往大馬餘缺皆 陛下所賜非臣廉軀殞身所能為報者也但臣於前月二十九日當文武大臣會問之時目擊彭澤造謠無稽罔念宗社汪鉉黨惡有素曲害忠良臣一時孤憤激中不顧九死叫冤闕闕指斥權臣直氣拂厲幾於奮笏此則臣忠義所發冒瀆天威罪當萬死罪當萬死伏望 聖明憐臣孤危赦臣愚昧特示故違之罰用全庇護之恩此實小臣籲天危迫之情

陳辯僉事陳大綱誣奏

臣於嘉靖七年以兵科都給事中奉命前往山西潞州查勘平賊功罪處置地方事情事完今且四年矣昨歲冬該先任山西僉事見任山東兵備副使陳大綱具奏辯稱擒賊有功被臣削其九級世襲之勲臣聞其言狂誕不足與較又臣忝列大臣義當默聽朝廷處分不當遽與興辯所以大綱先後論奏臣未嘗求其全文近該兵部參覆始見朝報在廷公議以



為切中其情蓋大綱之在山西科罰鉅萬民受其殃其在薊州酷虐肆行官遺其害其奸貪之狀屢經巡按御史叅劾具見奏牘酷暴之跡鈞被官民奏訴見存獄案至於賢否之實尤詳於山西歷年撫按官考語備開於吏部都察院歷歷在人耳目彼因畏懼輒覲考察黜退輒上前奏實欲假借他事得罪以規避貪酷之名此其姦謀人所共知不然何辨功之奏不舉於查勘之後乃連上於考察之前雖設心陰巧而跡甚彰露况近日御史王道劾奏罪狀尤著前此十三道考察揭帖公論大同乃今考察不及衆論沸湧以為漏網吞舟竟中大綱之計昨又該大綱具奏愈肆任妄開列條款專斥臣名中間有謂臣阿附桂萼

臣

之語臣始悟大綱今日之舉不獨專為考察一事而已蓋必有主使之者不然臣與大綱素無讎怨又經臣保奏稱其有功何一旦悖理至此頃見大綱之奏不勝憤懣即欲上章論辯仰計聖體初安大懼涸瀆又方有祭祀科場重務朝夕龜勉世事茲不敢不披瀝衷曲為陛下終訴焉夫山西之事陳卿木一山間平民曾充吏役而有司誣以為盜欲陷之死既而激成真盜至於拒敵官軍始自是法網不可解矣然亦不過逃避山澤恃險拒捕而已實未有攻城劫獄稱號動衆橫行郡邑之事不知都御史常道何緣遽爾請兵于朝不知該部何緣即比之劉六劉七事例開竒賞格率爾動調各隨官軍當時密勿大臣

又不知何緣遽率累牘必欲加兵窮誅至此之唐友賊吳元濟幸賴皇仁如天明見萬里始終欲行招撫不肯專務兵勦在廷之臣不主用兵者惟故大學士桂萼一人而已此皆臣未起復入朝以前之事及臣復任陞兵科都給事中之日則兵已用矣賊已平矣臣抵因據兵後各官奏捷之文乃歷考始末章奏實深憤其首禍生事之人貽患地方欺罔朝廷罪在不赦方以置然自以為功而人各異詞無所稽據因上奏請差給事中查勘功罪并欲處置地方後來事情并追論前日請差非不意誤蒙采納遂遣臣行臣奉命抵滬僅逾兩月而公事遂畢凡所論列俱荷允行臣得以少見平生而上結聖主之知者

臣

實以此然所以抵牾大臣種善禍本幾隨而奔而至今尚不免於讒口者亦此前此御史吳仲因軍承望風旨以此事劾臣謹以大綱今日所奏欺罔之大者畧辭之大綱久住潞州所領民兵七千餘人經時在城操練糾飲民財無算成造戰車五百輛終日演習而賊出山警劫近山之民未見能出一兵獲一賊及奉河南都御史潘瓊約束以十月初六日入山勦賊河南兵冒險深入初八日進至谷堆底大破賊巢陳卿遁走此時河南副使翟璠曾駐兵智度寺並不見山西一人一騎日暮陳大綱始率衆挽車而至則賊已蕩然一空後因首降賊人原得祿鄉夫李聚良招引陳卿陳奉投降陳大綱營中而大綱遂以為



功則大綱何嘗率兵與賊交戰其所以先登冒險破賊成擒者實副使霍璜奮勇之功都御史潘垣調度之效也臣原日保奏大綱亦曰久鬱平寇之畧竟收得偽之功與霍璜等俱在優賞之列臣何嘗掩其實也但兵部原立賞格內稱諸色人等有能擒斬陳卿父子及有名賊首的賞銀三百兩陞三級世襲軍陸實授百戶民陞土巡檢職事又查得兵部原奏有能一人為首倡率深入賊營招撫餘類五百名以上者陞實授二級能自招撫三百名以上者亦陞二級二百名陞一級一百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不及數者各賞銀三百兩內文職官員俱照等陞級臣嘗忝論朝廷立此賞格蓋因叛賊久攻不下恐勞師費財故懸示重賞以募非常謀勇之人欲以一夫之力而致其首惡也今以萬眾之師數道並進糜費鉅億何可勝算而領兵官部下各以數千之眾僅能破之大勢所克非仗獨能乃欲援此受賞實於格例不合又况招收多係山中居民及婦女小口一槩驅虜以充投降之數全家繫累舉室焚蕩惟此餘酷民實何幸以此為功恐非事實故臣欲乞 陛下直當嘉其平賊之功不必引用原日賞格庶於事體不悖當留其功此實為 朝廷宣明賞罰事體可以著為定典通行天下臣何曾私為大綱一人發也况陳卿本原得祿招降都御史王應鵬既照賞格賞銀三百兩矣則陳卿之獲原得祿之功也豈有原得祿既受三百兩

之賞而大綱乃更可冒三級之陞邪其執奏臣接受賊黨詞狀激變邊軍二千餘員名各喊叫抽刀要殺臣與穆相驚動一城王應鵬聽知軍變令人喚大綱急止其事臣始與穆相盡焚詞狀遣軍方散即此一端尤為欺罔臣於是年十一月十四日至潞州時穆相在平定州與御史王朝用交代王應鵬已聞喪離任去訖邊軍自賊平之後還鎮已久陳大綱亦在省城止有指揮曾宜領有功官軍八十餘人前來潞州聽審不二三日即審明白發回臣何曾與御史穆相及都御史王應鵬相見又何曾見有邊軍二千餘員名尚在潞州彼時但有參政邵錫李際可僉事賈啓揚朝鳳都指揮霍錦諸臣俱在潞州可證臣與穆相王應鵬踪跡且不相及安得有同受詞狀激變邊軍之事又安得有王應鵬聞亂令大綱禁止之事今王應鵬王朝用霍錦俱在朝可審况各官所至地方自有關文日期具存卷案逐一查對便見欺罔實跡且大綱自言有功被削至欲親赴御前執奏此無人臣禮也夫周公之功固大矣亦臣子之職分所當為昔曹彬下江南是何等勛績而還朝之日口不言功大綱領兵七千造車五百駐潞經年耗財鉅萬而不能手擒一賊卒乃因人成事向非河南兵推蕩賊巢原得祿李聚良招誘陳卿等投降則大綱不知何所藉手且潘垣霍璜卓有奇功亦未沾 朝廷尺寸陞賞而一以罷歸一以憂去墳等亦未嘗自明其功大綱

乃敢於數年之後營計勸官自陳功伐人情事理甚為可駭况又駕現虛詞誑惑宸聽排斥大臣不顧國體臣以菲才蒙被 陛下簡眷備位六卿乃無故為大綱詆訕臣將何顏立 陛下左右哉伏望 皇上察姦情體特賜威斷勅下吏部查據山西節年撫按考語及近日御史劾劾事情先行罷黜庶不墮其計中免貽清時考察之累仍勅法司逐一推勘欺罔真情明正憲典其地方官民奏訴冤詞亦宜查行各該巡按御史究問虛實從公歸結庶幾國法以彰國體以正而姦黨交通主使之謀不得行矣所有 臣原日查勘事完奏疏謹備錄一通隨本進呈伏乞 聖明特賜垂覽臣于冒天威不勝戰慄俯伏待罪之至

陳辯府尹劉淑相認奏疏 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近該順天府府尹劉淑相家人親戚接受富戶銀兩事發東廠緝獲奏欽依拏送鎮撫司究問未結不意淑相先已奏辯昨復無故牽引及 臣離出無稽不情之言 臣竊訝淑相忝承衣冠久踐仕路不應無藉至此其構 臣之事皆屬細故即使盡如淑相所認亦未足致 臣於罪且與淑相今日之事畧無干涉不識何以蔓延於 臣况其所犯請求有事受財有人聽許有跡追出有証事狀明白誰實為之東廠機密衙門豈肯聽人指使而 臣亦安能遣之使為也其飾詞掩罪情狀甚著諒 聖明必能洞察但 臣所以致淑相

之然者實因向日 聖駕發京夫役不備臣嘗斥其不恭又淑相上疏議陽云嶺地勢備陳風水之說比蒙 聖鑒已定未行其言亦復疑臣沮之前次駕謁景陵淑相置酒功德寺邀請二三大臣酣歌劇飲咫尺行在畧無忌憚頃者 聖駕復邀諸臣遊銀山鐵嶺 臣不勝駭愕實向人言曰 朝廷駐蹕所在而勢酒遊山屬大不敬淑相聞之益懷疑懼又四郊壇戶原係本部奏奉欽依優免差徭劄付該府淑相一切不與蠲免以致壇戶劉繼宗等節次奏告臣復屢次行文責令具由回報至今三年有餘畢竟執抗不行反謂 臣不知事體輒准通狀宿怨已積今以已私敗露橫侮及 臣推其用心蓋自度其不免於法抵欲借 臣忠謨書院 文集外卷 十八

為名可以藉口他日責緣耳但 臣雖不才忝備

朝廷股肱大臣又誤蒙 聖明眷顧古人謂投鼠忌器惜傷大體而淑相輕侮凌犯敢於朝堂之上肆然無忌不復少存國體 臣一人不足惜竊恐將來大臣為國當事或特被寵眷者一為同列所忌輒指使小人汗鱗之人將為宗社憂矣伏望 聖明垂察是非曲直特賜宸斷 臣不勝恐懼戰越之至 聖旨劉淑相見犯賊罪究問未結乃屢次奏辦攀誣大臣以掩已罪好生刁詐不畏法度錦衣衛拏送鎮撫司一併問了來說卿可安心辦事該衙門知道

引疾乞罷 十五年七月十五日

近因順天府府尹劉淑相犯法聽人指使無故認引

及臣該臣具實奏伏荷 皇上日月之明俯垂

照察將叔相逮送鎮撫司併間命臣安心辦事臣感

激 聖恩心跡既白即復罷勉供職外不意自叔相

下獄之後臣僚中有為叔相代草誣臣之詞至於連

篇累幅橫加詆毀又有為之陰謀游說劫持上下力

與營救又以誣詞傳播街衢羣聽明以脅臣旬日以

來更相煽搆挾弄但詐恬無畏耻殊駭見聞臣竊悲

夫士習至此國體何賴深切危懼誠不知所以自謀

伏念臣畏以賤恩本無才德誤蒙 聖明非常眷遇

實千載一時臣感慈大恩捨當盡瘁豈敢復顧其他

惟是臣過叨寵榮之被不勝讒忌之攻辛卯之夏抵

因郊工告成遂構起危禍非上賴天造親賜昭雪則

忠孝書院 卷十 十九

臣究死地地下久矣今者之舉意復類是臣若不見幾

引避復復類在列竊思小人無良讒言罔極旦夕必

且意外生事共為不靖雖恃有 聖明在上不為所惑

而臣橫受詬辱終不能以自安且臣忝列孤卿大臣素

被簡注天下之所觀望使其名譽尊卑是為 朝廷之

光其或身名毀辱是傷 朝廷大體是為榮辱匪關

一人此臣所以夙夜慚懼而進退無所容措者也臣

聞高而必危滿則招損無實之名造物所忌加以臣

才非適用智不周身既不能阿時以取容又不能過

防以遠害每論事切直惡惡大嚴為人所不喜是以

謗從然積皆臣有以取之况臣比歲憂病相仍精神

並耗兼久嬰亡血之疾內損已多詢之醫士謂宜少

即安閑時以藥食假之歲月庶幾不至大憊臣是以

萬不得已冒死陳情伏望 聖慈念臣孤危憫臣疾

苦賜臣休假暫遣還鄉俾就醫藥庶或保全身名有

益目前事體臣倘不盡先朝露尚有報國之日臣非

敢於蒙恩効力之時輒忍言去但危迫私情計無出

此惟 陛下憐而察之既賜允可實感天地再造

之恩臣不勝戰慄激切伏冀俟命之至奉 聖旨

才識明敏體國忠誠 朝廷典禮方切倚毗豈可偶

因浮言輒以求去構煽之詞多出怨忌之口不足憑

信朕已具悉何足介意勿再來辭吏部知道

引疾乞罷 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恩親賜宴護身殿是日

臣感激涕零逢飲酒霑醉次日赴闕謝恩適冒風雨一

時寒熱陡作臥床呻吟二日以來痰火壅遏血疾驟

發今日又見霍亂之奏不覺憤悲幾至顛迷竊念部

事方殷不可一日曠廢萬一有所稽誤罪實在臣伏

乞 聖恩將臣所掌印信暫令左侍郎署掌管理容

臣調理病痊伏聽 朝廷將霍亂所奏臣茲當覈跡

處分明白倘罪不至死然後乞身保全性命實感

皇上天地再造之恩臣不勝恐懼冒昧祈懇之至題

奉 聖旨知忠誠體國勤勞著朕所倚託豈可偶

因人言輒求引避印照舊掌管有疾宜善加調理痊

可即出供職該衙門知道

再辯劉淑相誣奏 十五年九月初二日

臣昨見劉淑相奏言仰蒙 聖明洞察知出讒邪之口節蒙聖諭慰臣不必以罪人不根之言介意望蒙臣感激眷知不敢復有所辯深懼煩瀆聖聰但外間小人騰鼓唇舌搖惑羣情臣若不辨明恐無以白於天下將謂臣實負 聖明自辱名教不得不昧死詳言之淑相奏稱晉王新塋被叔奏計累勘未明以銀兩賄略臣與之朦朧請封該司郎中張元孝畏法不肯承行被參降調外任臣查得嘉靖十三年十月該本部具題前事看得晉王知烺薨逝無嗣該繼妃王氏奏稱夫王薨逝乞要將新化端和王知烺妾尚氏庶生長子新塋襲封晉王爵位本部查照王牒倫序議擬具題節奉 聖旨新塋暫着署管府事續該榮澤王表檄奏稱新塋生母尚氏係色目人所生新塋故祖恭裕王表檄買入府內收用為妾後子端和王知烺將尚氏庶生子新塋送入王牒等因該本部看得榮澤王所奏干係宗室重情又涉宮闈隱跡事體重大題奉欽依勒差司禮監左監丞孫思會同山西巡撫都御史陳達巡按御史王獻山西按察司等衙門副使等官李崧祥等會勘得晉清王嫡第二子新化恭裕王嫡生已薨長子端和王洪武二年晉恭王分封山西有河南懷慶府河內縣籍尚氏已故遠祖尚忠從軍跟隨前來攀枝所著伍已故父尚賢娶妻李氏弘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女尚氏弘治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尚賢因為艱難將尚

氏比年五歲被隣人吳江等賣與恭裕王就與端和王作伴及後長成方收為妾並無經侍恭裕王取具宗室人等各不扶結狀前來及該各官奏稱近蒙榮澤王表檄見親藩虛繼蒙請謁觀之心因管府不成大肆搆害之計臣尚氏為經侍之妾意欲置諸重刑目折塋為庶孽之男謀必俾之失國觀其前後奏詞皆是旋添捏造即設有各以姦孽何不一時具陳即此推求可知誣罔排陷至空故違 祖訓但天奪其魄已殞厥生難以再議等情係本部先後題請及查續有榮澤王表檄奏稱親王薨故非命及長子知烺奏稱承奉徐通毆死伊父二項事情恐干碍新塋封爵已經題奉欽依勘報及先據都察院回報前來又經移咨取勘去後今該都察院咨稱榮澤王表檄奏稱親王是違非伊長子知烺奏稱承奉徐通毆死伊父等項情節已勘明白俱與新塋並無干礙所擬新塋既節該都察院勘報明白相應照例襲封為晉王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夫襲封王爵朝廷重典新塋倫序載在王牒係是應封之人其表檄奏計事情備經欽差內臣及在外撫按三司重臣勘報明白本部止據都察院備咨表檄所奏各項情節俱與新塋並無干礙本部方與請封中間不敢增減一字部院俱有案卷可查其有奏勘不明輒敢朦朧請封之事即新塋果有萬金之賂自當行於勘官都察院不當行於禮部況郎中張元孝止因蔽匿該部回咨不與

題覆被該府奏事人當堂計出臣乃將元孝祭案  
降調外任宜有堂官自肆貪黷而又能禁治屬官之  
不法耶此蓋姦人欲肆排陷以為他事不足以文致  
重罪惟是納賂宗室交通親藩可以深逞其毒耳此  
又往年彭澤害臣之計也其曰考選儒士受銀四百  
兩此則無賴小人之造言而不才大臣從而和之也  
夫儒士之選奉旨會同吏部是日與考者幾四百人  
侍郎霍韜張邦奇黃宗明謝不各取中二十餘卷送  
臣處合而觀之以定高下止取三十卷封進御覽可  
謂公無私矣且此輩皆貧生寒士合數十人之貲亦  
不能累千金乃一人以四百金納賂無是理也此乃  
本部舊制司革退事沈奏今竄名醫籍沈葵及勞  
忠書院文集外一卷 廿

良佐原係本部儒士後題奉欽依革回原籍為民  
向在京潛住皆霍韜私人今次霍韜得黃宗明  
要求考臣謂明旨原不曾許考醫士勞良佐又係奉  
旨革退之人豈敢朦朧收考拒而不從遂造為此言  
而使之以為劉淑相之助耳臣自舉進士京師居屋  
凡六七遷矣前歲因所居監陋朝多草莽無所令牙  
人看得間佳內監官劉景空屋一所情願當買致  
仕序班楊會義官葉觀用價銀五百兩與之交易同  
巷隣並管僚頗多所共知也今士夫用價典買內臣  
館或房屋者比比未有以為嫌者今乃誣曰劉景幹  
求監鎗以屋為賂夫監鎗之華久矣今何得復有此  
事又曰各處王府請封夫人一位必得銀三四百兩

乃為請封臣為禮部尚書今且六年請封夫人之疏  
不知凡幾信如所言則臣之貪將播聞海內矣不待  
淑相今日發也已上誣詞類不出於淑相胸臆所以  
情迹無稽欺罔易見昨奉勅旨着偵緝察究則日月  
雷霆之下當自有不能掩者其言主襲封之事乞勅  
都察院查照案卷從實具奏以明臣杜况本部原據  
該院之咨正屬尚書王廷相之手今廷相見在如臣  
果有規避廷相亦當據實奏究以聞臣忝辱大臣已  
蒙 聖明鑒察似不當瑣瑣與罪人爭辯但天下之  
廣豈能家喻戶曉恐流傳浸廣為草野竊笑有傷聖  
主用人之明其於治體所關非細臣干冒天威無任  
恐懼之至奉 聖旨劉淑相所奏誣構妄誕意在掩  
忠書院文集外一卷 廿

節已着鎮撫司逐究卿可不必深辯即出安心  
供職以副朕託該衙門知道

陳辯尚書霍韜誣奏

近該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因劉淑相事公然出身黨  
議引律奏臣朦朧為已故大學士費宏請謚以為奏  
事增城繁開情節法當坐斬以宏得謚文憲為犯  
憲宗皇帝微號所當更正已而給事中錢棧具奏意  
與韜同中間有大臣不宜互相攻擊之論節奉  
聖旨大臣宜同寅贊治勿相詆擊臣固知霍韜本沾  
沾小人器很無賴况所言紕繆不知法律不諳典禮  
已不能赴於 聖鑒臣是以仰奉明旨不敢復置辯  
也昨因霍韜具奏申明禮儀等事為禮科都給事中

李元 蜀華論列無故誣臣主使言官以為姦黨等事  
劉淑相奏臣受賂之詞以為姦賊仍以請謚一事坐  
臣死罪以為不當汗秩宗入宗廟立朝行其辭謚  
狂悖非臣所堪若謂臣才德弗稱不足以備大臣功  
勤無聞不足以當隆眷經濟靡見不足以匡聖治名  
實未孚不足以厭公論此則臣心素以為愧為歎不  
待人言者也輒不以此論臣責臣而乃舉吏胥牙儔  
之惑行苞苴囊橐之鄙事妄加於臣將以汗巖名節  
姦險亦甚矣夫 祖宗列聖之治天下除祖訓律  
令大而不可易者所當世守外至於因時立法應事  
定制變通因革自有不能盡同而霍韜本緣私意欲  
以箝制六科便遠引尚書奏事侍郎寫旨以為

書傳卷之五

十五

太祖定制又以翰林官不迴避六卿為宣德正統年  
間失禮又以為楊榮楊士奇等陰壞舊制然不知今  
昔事體不同者或出於當時 朝廷之詔或由於累  
朝臣下之建白未有不奉旨而改置更有也大臣物  
故子孫請謚者例行吏部查取有無曾經言官論劾  
而第其上中下之行為之請謚其有奉旨舉行者則  
例不行查宏以輔臣歿于位又該內閣大學士李時  
題奉欽依一應與典本部查議舉行與前此席書桂  
夢事體相同皆未嘗行查也今霍韜遂妄引律條以  
為增減情節又以宏賜謚文憲為犯 憲宗純皇  
帝徽號為禮官罪尤為無稽蓋擬謚出於翰林賜謚  
出於欽定實與本部無干但此禮所係果屬干犯臣

亦豈敢棄禮而不之舉正夫謚以易名節以一惠周  
公作法上下同之未聞謚之有諱也是故周天子之  
謚有文武成康宣穆當時之臣如晉文公不諱文王  
衛武公不諱武王魯成公不諱成王齊康公不諱康  
王楚宣公不諱宣王秦穆公不諱穆王蓋惟其行不  
惟其分此周道也且憲本廟號非微號也廟號且諱  
則謚尤當諱也若曰謚所當諱則 憲宗純皇帝  
之純字是已然則 太宗文皇帝之文不尤為所  
當諱者乎然本朝謚文憲者三人矣成化間賜謚彭  
時正德間追謚宋濂又如黃福劉大夏並謚忠宣是  
為犯 宣宗許進謚恭毅倪岳謚文毅是為犯 憲祖

書傳卷之五

十六

若如其言皆當改正者也夫前此皆不以為諱而何  
獨疑於憲廟乎霍韜以不經之言非禮之禮亂法詭  
辯不遺餘力以攻臣必欲致臣於死臣若不自引避  
則將來顯謚陰傷何所不至伏乞 皇上察臣孤  
拙特賜保全放歸田里以謝兇人不勝幸甚奏次自奉  
聖旨覽奏具悉霍韜所說浮詞俱出私忿卿豈可因  
此輒求退避宜照前可即出供職以副朕懷亦不必  
一一與辯該衙門知道

不肖楊吳泰言科知

桂洲奏議外集卷之一



桂洲奏議後序

奏議

少傅桂洲公著也封守之臣

謂有裨於

聖紀茲綴之梓工且迄不穀儀奉

命來按因取而莊誦之凡數日始

徹迺嘖嘖歎曰旨哉洋洋乎

桂洲奏議

八集

桂洲奏議

王道之陳彛章之衷也亦既

不可尚已茲非所謂異數歟

夫靈秘於圖書神馬負之瑞

輯於岐山鳳鳥鳴之豈文明

之祥偶見於河山抑固有數

也是故精蘊在天地必標顯

法象毓附人物儲厚胎完符

靈契冥斯良能之萃也夫然

後迎陽曜采如馬也鳳也晞

羲文之純景矣矧茲議也錄

探性道翼明聖經是圖瑞之

衷也生逢辰矣業弗昌矣乎

語云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肆惟

桂洲奏議

八集

二

桂洲奏議

聖天子昭明峻德緝熙道統際天

薄海咸育於仁神化中興之

盛千載一時矣格迺皇天界

之吉人故特篤材於公俾效

呈龍圖羽儀鳳舞以對揚

王猷沛行素志厥惟懋矣昔夏少

康商武丁周宣王

奏中



桂洲奏議二十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夏言撰言有南宮奏稿已著錄是編又益以諫  
垣所上分爲二十一卷乃言人閣之後巡撫江西  
副都御史王暉等所刊事在嘉靖十八年後暉以  
事獲罪主其獄者卽言也言以論南北郊分祀受  
知世宗遂被擢用史稱其奏定典禮多可採者今  
核其所論實惟議禮一事有關典制沿革故錄其  
南宮奏稿而此集則別存其目焉

復套議二卷

〔明〕曾銑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復套議二卷》提要

復套議卷上

兵部爲乞昭

林

聖武光

祖烈以隆萬世治安事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內談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曾銑題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

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庶幾杜漸防

微仰惟

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

復套議

卷一

乙

天禮樂文章一新

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

干羽於兩階內治脩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

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

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

大縣而猖獗迺爾豈

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

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

固驅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

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麗

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址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並無寇歲歲費億計至宋李繼

復套議

卷上

二

遷叛走斤澤延陷靈肅河套復為虜有卒不能制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遁漠北

成祖聖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

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

此時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編後

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

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

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敕

已極此撥亂之功

天將有意於我

皇上夫河套自三代以迄於今

復套議

卷上

三

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

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

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

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

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

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

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我

皇上德邁三皇功光

列聖選將練兵

宵旰日切歲發

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以保安屯民者

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

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

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

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

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

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

後事議

卷五

四

曰姑待來年便已遷延不報日復一日長寇

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兇戰危未易舉動

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觀展

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

齒痛心寔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昔葛

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

以爲不與此賊共戴天

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非但裴

度之比可使裔夷猖獗蒼生貼危一至此哉

夫積承之牙爲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  
敢撓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  
塵

睿覽伏乞

勅下諒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會集

廷臣詳議可否如蒙

采納特賜諒部作速施行蓋選將材除戎器備

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

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脩

後事議

卷五

五

築今仍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

臣曰築邊之議爲數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

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

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

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

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置諸大

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

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

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

所不至橫流此

社稷之計

聖子神孫之永圖也今

神聖在上英俊在傍時所當乘機不可昧謹將復

套數事開坐具本伏惟

皇上裁擇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一曰定

廟謨周公曰戎狄是膺孔子作春秋攘夷狄以尊

王室漢文帝之朝已治安夫賈誼且以爲首

傳

卷上

六

足倒置深用痛惜蓋以

中國者首也蠻夷者足也不可紊也

陛下德配

天地

明並日月駕三代而撫四夷非漢之所能彷彿者

此正大有爲之時也而閫外之臣廼不能奉

揚

張

中外

威武汛掃腥膻以嚴華夷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

切耻之夫文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古今萬

世稱爲大勇醜虜以逆犯順悖亂天常

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今欲除之先務其本河套

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

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卑弱芻糧莫繼

歲掠之民往往爲其先驅畏虜之害所向無

前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深有

可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魏

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

相者裴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

傳

卷上

七

聖明先定此志

命下廷臣大加詳議以爲長治久安之計恭行

天討以除暴亂以清朔漠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

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憚選

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閫外專征之任惟求底

定不急近功則

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殆見拯民於水火之中傳

祚於磐石之固則我

皇上文教既崇武功亦兢

仁配

天地功光

祖宗中興大業巍然煥然如

天如日萬代瞻仰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

二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矣復套之舉

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

復套議

卷上

八

陸齊驅並進暴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之正

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

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爲

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

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

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

淮之北各省有犯談邊衛及烟瘴克軍者皆

定發於衛所凡談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

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

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

復套議

卷二

九

耕一項閑一項是爲閒田以養地力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虜騎難於馳驅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戩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

目之大畧也乞

勅諫部預為料理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月先將隣近賊巢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昭

聖明無外之度闡

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檄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與問罪之師舉

復套議

卷上

十

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吉矣

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孟軻氏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幾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

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

以弱我則訓練強兵營槽牧馬營伍整肅火

器精利比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

禦邊者虜不乘因仍怠怯慮強莫禦苟且

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

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

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

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犛矢道同的砲火激

烈電掣雷轟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

復套議

卷二

二

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

加提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

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遯厲兵牧馬又可以收

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

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

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自

倍不待臨牆可使撻伐如是三至虜勢自衰



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

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爲險修築墩墮一如榆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墻塹既固耕獲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羊安固矣不然賊之強也來不能禦賊之弱也去不能征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

復套議

卷一

三

四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係匪輕如馬永之於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亦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襲於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爲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爲士卒先者臣到地方親臨戰陣與之共事已得其槩矣蓋總副叅遊等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

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識

田單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雜於卒伍雖有才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於行伍陳平起於亡命感遇思奮遂建奇功欲爲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別

復套議

卷上

三

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負及屢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志勇超群謀猷嶄衆氣吞沙漠志平胡虜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

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爲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爲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

請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

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後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黜罰自有

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於見棄而武功

後套議

卷上

十四

日競矣

五曰任賢能夫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才而後可與建非常之業兵馬錢糧百需靡易况興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虜以拯數百萬生靈之禍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寄曷克有濟易曰師貞丈人吉剴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懷萬邦也臣寔庸愚不知戰陣誤蒙

聖明委任以查負山恐辱

寵命晝夜憂思期少補報而不可得然非敢自謂臣之材能足以辦此蓋逆虜憑陵據我門戶征之則速而利在於上不征則遲而禍及於遠深根固本之圖不可不豫爲之所也伏乞特勅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員前來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爲卑鄙亦使備役行陣參協其議雖竭膏骨所不敢辭但慮非所長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芻餉兵部司官

後套議

卷上

十五

二負稽查軍馬又乞

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於選將練兵厲器械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按實相成之凡本省隣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負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不得推托其中猶有重大事情難便題

請者續擬具

疏

聞如此則集衆美語成器而套府不足戒矣六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恭錄後

費師不宿飽蕭何給饋餉不絕漢高帝所以  
破強楚李牧日擊牛饗士而東胡大破遠遜  
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  
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  
日爲期共該行糧四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  
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  
鹽菜銀一分每日該銀六百兩五十日共該  
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日料三升五十  
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  
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草一束該草  
六萬束每束折銀二分計銀六萬兩馱馬牛  
騾二萬五千匹共該草料銀五萬一千二百  
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  
悍欲致死力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  
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  
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  
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  
常之費語其大畧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

覆奉議

卷上

七

愷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結之於先安  
望得其死力於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  
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  
罰以威之兵有鬪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  
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斯可  
卜也賞犒之類大約該銀十餘萬兩總計銀  
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  
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  
五萬兩今陝西於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  
兵之數以充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然  
准折每歲餘益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  
億尤屬相應伏乞  
勅下該部擬議先發帑銀四十萬兩交付總理糧  
儲大臣督同延綏陝西寧夏三巡撫處預先  
會計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  
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那  
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  
強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信矣

覆奉議

卷上

七

七曰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仰惟

皇上明罰勅法令甲昭然有邊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譴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

復臺議

卷上

六

平日久戎務漸隳統禡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三軍之士習於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故聞鼓不進聞金不退積習之弊非一日矣臨陣退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群數十人爭之在已既不免於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虜所擠者往往皆是也合無請

勅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爲首

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繩以重法罪致於死必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雖赴湯蹈火不之敢違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况玩愒之餘衆心渙散迫之以威則離循而拊之三軍之士溫如挾纊臣

請給發帑銀之外再乞

勅下該部擬議詳著條款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

復臺議

卷上

七

信之意庶使人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於前有刑以驅之於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

八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為表裏斯為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於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為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

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

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

復套議

卷上

三

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炸砲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為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

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盛甲神鎗等器原為私藏者例也而蓋口砲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為籌邊破虜之公器伏乞

特勅該部不以為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為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

復套議

卷上

三

虜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議了來說欽此該本部議照虜賊之患各邊所同而連歲以來陝西為甚蓋因河套久失虜酋盤據於內地邊界延湯牆塹廢壞於多年故賊易侵犯而我難周防安攘之計亟宜講求者也今總督撫按等官曾銑謝蘭張問行盛唐等會奏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營起至黃甫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修邊

墻分爲三段興工期以三年完事而總督會  
銑又自建議欲選將練兵聚財足餉春蒐於  
套秋守於邊復河朔之故疆興屯田之遠利  
其名甚正其志甚銳誠足以振起久頹之風  
而發舒中夏之氣也但二者相較復套尤難  
何則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我客彼主勞逸懸  
殊今欲率數萬之衆以齎五十日之糧入險  
遠必爭之穴以驅逐數十年盤據之虜關係  
匪輕當加慎重先年總督楊一清亦嘗有志

復套議

卷上

三

於斯其言曰茲欲復守東勝使河套之地歸  
我耕牧斯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若  
將延寧一帶邊防設法整飭使虜不敢犯饋  
餉可省生養休息於十數年之後東勝未必  
終不可復觀此則欲圖復套必當先務於修  
邊也今歲宣大二鎮仰賴

廟謨明斷發銀脩築邊墻故虜雖屢肆窺覷而終  
未能輕犯且倚地召軍耕種封疆漸以開闢  
修邊之益此其明驗然宣大墻垣止是二三

百里人力微調頗皆附近水土便於取運山  
險又當可因而延綏一帶地勢延漫雜以少  
鹹民居隔遠苦於荒涼况以千五百餘里之  
地未易責成於三年之工縱使能成亦難爲  
守必須各官親臨相勘審察地勢孰爲賊所  
必入之路孰爲我所當據之險墻塹必因其  
利便墩堡必擇其形勝酌緩急以爲先後量  
財力以爲遠近所貴脩築有要而勞費省控  
扼得宜而保障多庶乎工可易成兵亦易守

復套議

三

一面選將練兵蓄銳以待春蒐秋守相機而  
行是脩邊復套實有相濟之功亦有循序之  
漸也查得先年談鎮撫臣王珣等曾建議修  
邊其所議擬錢糧或發自

內帑大倉或派及各省協助或開中淮浙長蘆  
等鹽或暫開監生吏承及官旗免比試併鎬  
等例又欲將解京錢糧存留湊用下至夾板  
鈹鑼筐杆釘索等件亦皆有造辦之人取給  
之處其所擬夫役地里有遠近赴工有難易

或隨便以徵派或從寬以更番此皆昔之所  
議及而今之所當參考者也合無備行總督  
曾銑會同撫按等官謝蘭等及督同總叅守  
巡等官將臣等前項審察地勢之議親臨相  
勘并各官疏內條款有切於目前之所當務  
者及先年邊臣之所當議處者一併詳加查  
議要見某處形勝險阨勢所當據某處水土  
利便力所當因夫後錢糧作何徵派措置若  
何而會計程督使財不耗於虛糜若何而防

復套議

卷二

苗

護撫安使人不苦於擾累戰守將士作何選  
練調度秋而守也何以據險設奇使我無可  
乘之隙春而蒐也何以擣虛制勝使賊有坐  
困之形天時地利各用其宜我力彼情審求  
其實逐一議處傳當務在計出萬全其諸條  
款不必泛濫預擬止將緊關切要事宜明白  
開坐作急具由回奏以憑覆

請定奪再照脩邊工程固當勘度仁壽之閒春  
月已至措手未及防秋又殷其諫用錢糧誠

恐彼中一時難以卒辦合無查照今歲宣大  
修邊事例本部與戶部各量發銀兩解送前  
去以備雜買糧餉之資且以風示邊人起其  
趨赴之念待各官議有次第一面具奏一面  
興工此實今日安邊之急務也邊牆既脩內  
地完固虜賊不能犯而氣日沮我軍有所恃  
而勢日張則蒐套之舉動可期成復套之功  
亦將馴致矣但前項事體重大臣等識見疎  
虞雖悉心於看議恐未合於機宜伏乞

復套議

卷上

王

聖明特賜裁斷

勅下各官一體遵照施行本年十二月十四日覆  
題奉

聖旨虜據河套久為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  
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  
套為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裏許久方  
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  
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牆千里沙  
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脩築且將



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脩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欽遵已經通行去

後又於嘉靖二十六年七月內為條陳邊務以保治安事該總督侍郎曾銑題卷查臣先准兵部咨該臣題前事又題為乞昭

聖武光

祖烈以隆萬世治安事及會同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謝蘭先任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張問

復李議

卷一

廿六

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盛唐題為議修邊牆以防虜患事俱該本部覆議合無備行總督曾銑會同撫按等官謝蘭等及督同總參守巡等官將臣等前項審察地勢之議親臨相勘并各官疏內條款有切於目前之所當務者及先年邊臣之所營議處者一併詳加查議要見某處形勝險阨勢所當據某處水土利便力所當因夫役錢糧作何徵派措置若何而會計程督使財不耗於虛糜若何而防

護撫安使人不苦於擾累戰守將士作何選練調度秋而守也何以據險設奇使我無可乘之隙春而蒐也何以構虛制勝使賊有坐困之形天時地利酌用其宜我力彼情審求其實逐一議處停當務在計出萬全其諸條款不必泛論預擬止將緊關切要事宜明白開坐作急具由回奏以憑覆

請定奪再照脩邊工程固當勘處但轉盼之間春月已至措手未及防秋又殷其諉用錢糧誠

復李議

卷一

廿七

恐彼中一時難以卒辦合無查照今歲宣大修邊事例本部與戶部各量發銀兩解送前去以備羅買糧餉之資且以風示邊人起其趨赴之念待各官議有次第一面具奏一面興工此實今日安邊之急務也邊牆既脩內地完固虜賊不能犯而氣日沮我軍有所恃而勢日張則蒐套之舉動可期成復套之功亦將馴致矣等因題奉

聖旨虜據河套久為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

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為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這邊牆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會同巡撫陝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

復奉議

卷一

六

蘭巡撫延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問行巡撫寧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士翱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盛唐會行布按二司原議督工委官右叅議趙一中會事劉志并臨邊守巡河西固原兵備延綏東西二路管糧道副使叅議等官江東等并延寧固原三鎮總兵鎮守等官王輔等各遵照該部覆議事宜會同逐一勘議通行呈報以憑會奏施行又准該部咨差主事

憲等運解官銀二十萬兩前來臣預行守巡河西道將解到銀兩公同原解官負收寄適中慶陽府貯庫一面委官就彼支銀分投糴買糧料草束置造火器火藥鉛子等項以備今秋防禦及區處脩邊合用器具徵派夫役一面催行各該委官查照原行作速勘議呈報比因春月已盡各該委官會勘彼此遷延若候其勘議至日興工不無玩愒歲月致悞防邊大計臣隨督同副使江東叅議趙一中

復奉議

卷上

七

僉事劉志鎮守陝西都督僉事王縉等親詣延綏沿邊一帶遵奉明旨勘議得定邊營定南十二墩起至靖邊一帶乃連年被虜地方尤為要害謹於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先行動土興工至五月二十五日臣因前工未經議奏且各官稟稱天氣暄炎姑行停止又屢經催行勘議聞各該原委官負陸續陞遷事故離任者有之其帶管道事官負不過暫署其事旦夕望交而已

遂致前奉

明旨久稽回奏臣每一興思惶汗浹背莫知所措竊伏自念人臣之職任不同求其忠而已謀議不一惟其是而已苟以修邊復套之圖事體重大兵馬錢糧卒難就緒自宜條分縷析各以所見及時建白可否進止取自

上裁不宜彼此遷延以曠廢時日若以臣言或有可取亦必有至當歸一之論以盡同寅協恭之義今顧遲回猶豫莫適先茲臣見任者陞

復奉議

卷上

五

遷將半而繼來者接管無期非惟犬馬一得之愚徒為紙上虛文而安攘之機要終將何所歸耶臣再三圖惟脩邊復套臣之管窺前疏略盡未知可否故諛部特

請下諸各鎮會議以觀輿論之所在今方集衆人之議而復俾臣愚叅於其間此各官所以觀望難言也如蒙伏乞

勅下諛部行令各諛撫鎮諸臣督同原委司等官備將前項事理虛心勘議或是非利

行止淹速揆度便宜人盡所見作速敷陳恭

候

皇上定奪庶幾詢謀廣博而籌策必長

采納惟中而方畧具舉

廟堂之謀猷畫一而邊疆之矩矱有賴矣等因奉

聖旨諛部知道欽此該本部議照河套延袤千餘

里地稱膏沃桀虜盤據藉水草之利以恣橫

侵之謀時事之可慮者無過於此功業之當

圖者莫大於此臣職之當盡者莫先於此先

復奉議

卷上

五

諛總督奏稱修邊以遏衝突搜套以蕩巢穴

荷蒙

聖明俞允修築要害以塞賊衝會官協議以上方

畧真

帝王以全取勝之謀也為諸臣者正宜秉公據忠

盡言獻身會行總督計議奏

聞夫何遷延稽報心懷觀望迹涉畏避既諛總督

論奏前來若不勒限勘議恐誤事機伏望

皇上叮嚀戒諭陝西寧夏延綏巡撫總兵等官轉

行副叅守巡司道等官遵照先令事理虛心  
勘議呈報總督衙門裁酌歸一之論限防秋  
後十一月中回奏及照事有可否之體議論  
難以盡同人持甲乙之見至當責于折衷總  
督曾銑首議復套款陳事宜中間脩為次第  
地張條目在諸臣分理諸鎮審度天時地利  
目擊人事虜情應有獨得之見或有異同正  
當亟行總督官叅酌上

後套議

卷一

七

聞若再延緩有違前項擬限聽總督官具實叅奏

請自

上裁庶有以懾警推避之心而早定防邊之大計  
矣伏乞

聖裁本月十二日覆題奉

聖旨蒐伐套虜事有旨着總督衙門會官嗣上方  
略這各該撫鎮等官乃敢遷延不應顯是避難  
畏事且不查究依擬待防秋之後或再遲違總  
督官具實叅來處治欽此又經通行欽遵去後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諫

欽差總督侍郎曾銑題為條陳邊務以保治安事

准巡撫寧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王邦瑞咨准兵部咨談本部覆題該總督陝

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曾銑題前事為照河套延袤千餘里地

稱膏沃桀虜盤據藉水草之利以恣橫侵之

謀時事之可慮者無過於此功業之當圖者

莫大於此臣職之當盡者莫先於此先談總

督奏稱修邊以遏衝突搜套以蕩巢穴荷蒙

後套議

卷上

七

聖明俞允脩築要害以塞賊衝會官協議以上方

略真

帝王以全取勝之謀也為諸臣者正宜秉公據忠

盡言獻身會行總督計議奏

聞夫何遷延稽報心懷觀望迹涉畏避既該總督

論奏前來若不勒限勘議恐誤事機伏望

皇上叮嚀戒諭陝西寧夏延綏巡撫總兵等官轉

行副叅守巡司道等官遵照先令事理虛心

勘議呈報總督衙門裁酌歸一之論限防秋

後十二月中回奏及照事有可否之體議論  
難以盡同人持甲乙之見至當貴於折衷總  
督曾銑首議復套條陳事宜中間脩爲次第  
弛張條目在諸臣分理諸鎮審度天時地利  
目擊人事虜情應有獨得之見或有異同正  
當亟行總督官參酌上

聞等因題奉

聖旨蒐伐套虜事有旨着總督衙門會官嗣上方  
略這各該撫鎮等官乃敢遷延不應顯是避難

復套議

卷上

當

畏事且不查究依擬待防秋之後或再遲違總  
督官具實參來處治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行間  
隨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銑咨同前事准此案照  
先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銑會葉前事已經會行  
布按二司委官右叅議趙一中僉事劉志并  
守巡河西固原兵備延綏東中二路管糧道  
副使叅議等官江東等及延寧固原三鎮總

兵等官王輔等會同逐一勘議通行呈報以  
憑會議去後緣本院雖在邊鎮事頗相關又  
係題奉

欽依轉行守巡司道等官會議通呈事理各官雖  
有陞遷離任自有接管承行不知何故至今  
通無一字回報以致本院延候日久無憑集  
議今准前因又經備行鎮守寧夏總兵官都  
督僉事李義并寧夏兵糧道僉事殷學會同  
原委各官作速勘議亦未回報誠恐有誤

復套議

卷上

當

欽限合先查議竊惟河套者在三代時為折支渠  
搜禹貢即叙之地秦漢以降置為郡縣並列  
中原唐末為拓跋思恭所據傳其子孫終宋  
之世遂為敵國迨我

聖祖龍興驅逐胡元廓清寰宇我  
成祖掃穴犁庭丕昭無外晉天率土盡入版圖奚  
啻河套已乎視秦漢不足言矣顧百七十年  
以來承平日久武備浸疎沙漠幽遐經畫未  
及是以虜因竊據漸致繁滋蓋禽獸墜息者

既蕃而掠去

中國之人又衆以此勢日衆強寧虛益固遂為

門庭之冠貽

中國之患邊氓惟害荼毒未已列鎮戍守勞費

無窮誠仁人之所隱也方今

聖人在上德合

上玄

明同久照

光被四表

後發議

卷上

某

威震百蠻時且

宵旰憂邊兵食

軫慮佐以運籌之賢舉中機宜是以

俯俞總督重臣復套之

請命上方略期復故宇真

中國之曠舉而振古之

鴻猷也仰伏

天地

廟社之靈我

皇上格

天饗

帝之業內則

廟堂成筭外則將士宣力蠢茲醜虜其何足平

自今言之復套之要必在逐虜逐虜之要必

脩吾所以逐之之具是以窺敵觀變決于全

勝臨事好謀貴于有成惟虜賊之強據有河

套與我將士兵食之具因循廢闕者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茲欲以一旦之力振其積弱摧

後發議

卷上

某

其素強非大破常調改絃而更張之假以歲

時預蓄而素養之竊恐不可以易易圖也或

者虛實險易偵報有所未真遙度懸筭叅伍

有所未悉尚當長慮却顧知彼知已使在彼

者必有可乘在我者必有可恃然後陳師出

塞聲罪致討我軍既銳彼氣斯沮迎刃破竹

所向無前此萬全之道也是以總督曾銑初

疏一則曰選將材除戎器備多糧練兵馬非

朝夕可辦二則曰春蒐於套秋守於套是

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遯分番哨守蓋誠計之審矣本院窺管書生罔知軍旅早夜思惟不遑啓處又以孤陋之見別無集議之長粗陳一得列為九事為此合咨前去煩請裁酌施行又准巡撫陝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蘭咨同前事據陝西布按二司左叅政彭大有右叅政鍾鑑右叅議張鈇副使李磐僉事李維藩孫梯孟顏會同呈稱復套事宜到院案查先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

復套議

卷上

光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銑題前事又題為乞昭

聖武光

祖烈以隆萬世治安事及會同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謝蘭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張問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盛唐題為議脩邊牆以防虜患事俱該本部覆議備行總督曾銑會同撫按等官謝蘭等及督同總叅守巡等官將

前項審察地勢之議親臨相勘并各官疏內條款有切於目前之所當務者及先年邊臣之所嘗議處者一併詳加查議等因備咨前來行間又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銑咨同前事俱節經備行布按二司守巡關西河西固原兵備等道并叅政彭大有張愚僉事王維藩孫梯及行鎮守陝西都督僉事王縉督同叅遊等官會議間又准兵部咨該總督陝西三邊

復套議

卷上

光

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銑覆題前事談本部議擬伏望

皇上叮囑戒諭陝西寧夏延綏巡撫總兵等官副叅守巡司道等官遵照先今事理虛心勘議呈報總督衙門裁酌歸一之論限防秋後十一月月中回奏等因題奉

聖旨蒐伐套虜事有旨着總督衙門會官嗣上方略這各該撫鎮等官乃敢遷延不應顯是避難畏事且不查究依擬待防秋之後或再遲違總



督官具實來處治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催行  
各官勘議間又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銑咨同前  
事又經通行各官嚴限勘議去後續據布按  
二司左叅政彭大有僉事李維藩孫梯會議  
開款呈詳到院看得會呈欲復河套故地誠  
爲

國家建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但關係事體重大  
又經駁仰仍會同關西隴右各守巡并固原

復套議

卷一

四

兵備屯田道再從長集議詳當去後今據前  
因會同鎮守陝西都督僉事王縉議照夷狄  
之患雖自古不免但自受降故城久棄不守  
以致黠虜盤據河套已非一日矣且頻年以  
來深入腹裏搶虜人畜蹂踐地方貽患不可  
勝言凡有血氣者恨不欲食其肉而食其皮  
誓不與之共戴天也況今

聖明在上加意邊防屢申防禦之令每歷

西顧之憂一時宰執本兵元老大臣又極力贊襄

運籌決策而總督軍門復輸忠體

國悉心經畧近年創造毒火飛砲連珠等項火  
器幾十餘萬造作如法教演亦精以是傳聞  
虜中甚是寒心喪膽乘此有為之勢似有可  
復之機今據布按二司左叅政彭大有等副  
使李磐等又會呈前因叅詳所議復套事宜  
雖似周悉但事必慮其所終而功當求其必  
濟據各道所議在今日所當亟圖而整備者  
曰簡閱軍士曰買補戰馬曰處備糧餉曰精

復套議

卷十

中

選將領曰處備火器以上數事皆切於蒐伐  
之急務似缺一不可者也但事緒多端非旬  
月之功所能卒辦錢糧浩大非全省之力所  
能獨濟必須假以歲月委任得人逐事漸次  
料理庶臨期不致誤事查得本鎮五營缺少  
馬共貳千五百餘匹已經會同奏討陝西行  
大僕寺收貯地畝馬價銀兩買補至今未奉  
明旨至於應用糧餉并打造火車火藥及置買駝  
馬羸頭等項所費不貲近據布政司呈稱查

得見貯司庫並無別項堪動銀兩止有嘉靖二十五年京運年例銀三萬八千三百兩見支解固原兵備道一萬兩召買糧草餘二萬八千三百兩聽候防冬支用其置造火車火藥并召買糧草等項司庫並無堪動銀兩令無於京運年例銀內量行借支惟復軍門另行奏討前項簡閱士卒買補馬匹召買糧餉等項事宜必須專官委任責成方能集事合無將前項事宜坐委守巡兵備各道分理其

復奏議

卷上

里

事如各官互相推延以致誤事者聽軍門會同本院指名叅究再照今日

國之大事莫重於復套而邊臣之所以勉圖報效者亦莫過於復套雖經各道議稱前因但事體重大關係匪輕本院固不敢膠柱一己之見而自為異同亦不敢輕聽億度之言而致誤大事況本鎮地方俱設在腹裏及查沿邊一帶俱係寧夏延綏地方原非本鎮所屬且本院亦未親歷其地至於套地之險夷虜

勢之衆寡師徒之進止俱難以遙度其一應軍機隨宜應變俱聽軍門臨時酌處施行本院俱未敢擅便合咨前去煩請再加集議詳酌徑自題覆施行仍乞奏

請

勅下廷臣會議叅詳可否以決群策以定衆志庶安攘之效可期矣等因又准巡撫延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守謙咨同前事會同鎮守延綏總兵官都督僉事王輔譏照

復奏議

卷上

里

河套者三代盛時已爲華有詩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秦人臨河爲縣漢人因河爲固唐人城三受降守河之外此其因革之大都也

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棄河套而守延綏以空虛之地當千里之衝使洪濤天塹反衛王庭沃壤膏原復孽胡馬良材美箭顧利戎器此全陝邊患所以日殷而莫之解也先巡撫余子俊徙鎮榆林寔欲爲復套之規但壯志未

酬沙磧是宅樵蘇斷絕糧運艱遠雖竭全陝之力勤

內帑之餉而匱乏時聞士無宿飽識者尚以爲憂夫使邊垣可築築而可守則當如前總督楊一清等城花馬可也柰河龍沙漠漠亘千餘里築之難成大風揚沙瞬息尋丈成亦難久且東守宣大西守花馬已二千里防秋之費百數十萬帑資已告匱矣再益以千餘里之邊費且過半成既難守守亦難繼是故保

復套議

全陝之安寬天下之力紓

西顧之憂復套之外別無長策說者謂百年棄地復於一旦憂不能勝此其爲謀良亦甚重然胡馬歲驅所在驚擾殺傷民庶虜略婦女焚蕩廬舍驅掠牲畜敝罷士馬耗竭財用此諸葛武侯所謂往與往勞費正等者顧可束手坐待而不攘臂發鑣爲久長計耶本院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已復套之役有六可馬請言其實夫河套延袤計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

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牆其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冰合然後防河鑿冰爲壞壘冰爲垣比之守牆易猶三倍此蘭靖寧夏河曲保德見有恒規一可也虜人曠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爲敵國我則宵烽晝燧以爲守城郭溝池以爲固虜馬地凍草枯騰騰以減春時冰解尤甚虺隤我則閑廐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鋒銳之卒

復套議

卷十

軍

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遄往速歸襲其營帳掠其牲畜虜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河套之半已非虜有此近時名將王効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於舟師歸人任友二嘗以一艦周行套區斬捕首虜若採雪山之木下蘭靖之筏大造戰舸閑習水戰遠出虜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舩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砲擊其壘虜益驚擾三可也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儲

饋餉之粟方船而下沿河而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全陝屯地多極膏腴以本院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開曠以本院營田之法推之比諸偏老利當以倍平日則併營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餉套復則移營田之人耕墾沃壤以實邊堡五可也吉囊諸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強然胡虜之情利在標掠東寇西盜北攘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壬寅與夫甲

優奉議

卷上

果

辰套內殆空俟其既出縱遺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遞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虜縱糾集醜類求逞報復然鞍馬之技難用於洪濤渾脫以浮難當乎戰艦比及河凍諸堡已完如前而守焚藪草萊千里赤地虜望必絕六可也昔張仁愿乘突騎構兵漠北遂築三城為唐永利若積粟構船儲材訓士待時觀變應機而發

天厭虜德佑祚

皇明未必終不可復謹條議煩請施行等因會議條開備咨到臣續據鎮守寧夏陝西延綏總兵都督等官李義王縉王輔陝西布按二司左叅政彭大有副使李磐僉事殷學李維藩孫梯等各呈同前事據此卷查先准兵部咨該臣題前事又題為乞昭

聖武光

祖烈以隆萬世治安事及會同巡撫陝西右副都

優奉議

卷上

果

御史謝蘭先任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張問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盛唐題為議修邊牆以防虜患事俱該本部覆議合無備行總督曾銑會同撫按等官謝蘭等督同總叅守巡等官將臣等前項審察地勢之議親臨相勘并各官疏內條款有切於目前之所當務者及先年邊臣之所當議處者一併詳加查議要見某處形勝險阨勢所當據某處水土利便力所當因夫役錢糧作何徵派措置若何

而會計程督使財不耗於虛糜若何而防護撫安使人不苦於擾累秋而守也何以據險設奇使我無可乘之隙春而蒐也何以擣虛制勝使賊有坐困之形天時地利酌用其宜我力彼情審求其實逐一議處停當務在計出萬全其諸條款不必泛論預擬止將緊關切要事宜明白開坐具由回奏以憑覆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虞虜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牆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會同巡撫陝西都御史謝蘭先任巡撫延綏都御

後奉議

卷上

咒

史張問行巡撫寧夏都御史李士翱巡按御史盛唐案行布按二司右叅議趙一中僉事劉志并守巡河西固原兵備延綏東西二路管糧道副使叅議等官江東等并延寧固原三鎮總兵等官王輔等會同勘議間又准兵部咨差主事等官曹天憲等運解官銀二十萬兩前來臣預行守巡河西道將解到銀兩公同原解官負收寄適中慶陽府貯庫一面委官就彼支銀分投糴買糧料草束置造火器火藥鉛子等項以備今秋防禦及區處脩邊合用器具徵派夫役一面催行各該委官查照原行作速勘議呈報比因春月已盡各該委官會勘彼此遷延臣隨督同副使江東叅議趙一中僉事劉志鎮守陝西都督王綱等親詣延綏沿邊一帶遵奉明旨勘議得定邊營定南十二墩起至靖邊一帶乃連年被虜地方尤爲要害謹於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先行動土至五月二十五

後奉議

卷上

咒

日臣因前工未經議

奏姑行停止又屢經催行勘議各該原委官員

陸續陞遷事故以致前奉

明旨久稽回

奏臣又經備由具

題訖隨准兵部咨爲條陳邊務以保治安事該

臣題本部覆議河套延袤千餘里地稱膏沃

桀虜盤據藉水草之利以恣橫侵之謀時事

之可慮者無過於此功業之當圖者莫大於

復套議

卷上

手

此臣職之當盡者莫先於此先該總督奏稱

修邊以遏衝突搜套以蕩巢穴荷蒙

聖明俞允脩築要害以塞賊衝會官協議以上方

略真

帝王以全取勝之謀也爲諸臣者正宜秉公據忠

盡言獻身會行總督訂議奏

聞夫何遷延稽報心懷觀望迹涉畏避該總督

論奏前來若不勒限勘議恐誤事伏望

皇上叮嚀戒諭陝西寧夏延綏巡撫總兵等官轉

行副叅守巡司道等官遵照先今事理虛心

勘議呈報總督衙門裁酌歸一之論限防秋

後十一月中回奏及照事有可否之體議論

難以盡同人持甲乙之見至當貴於折衷總

督曾銳首議復套款陳事宜中間脩爲次第

弛張條目在諸臣分理諸鎮審度天時地利

目擊人事虜情應有獨得之見或有異同正

當亟行總督官叅酌上

聞若再延緩有違前項擬限聽總督官具實叅奏

復套議

卷上

五

請自

上裁庶有以懾讐推避之心而早定防邊之大計

矣等因題奉

聖旨蒐伐套虜事有旨着總督衙門會官嗣上方

略這各該撫鎮等官乃敢遷延不應顯是避難

畏事且不查究依擬待防秋之後或再遲違總

督官具實叅來處治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又經

通行陝西延寧三鎮撫鎮等官謝蘭等會議

去後今准前因臣看得各該撫鎮等官

復套事宜雖議論詳略不同而僉謂河套之當復與夫勢之不可以不復者所見皆同但兵糧措置之規攻守緩急之序不無少異焉爾查得臣先題爲乞昭

聖武光

祖烈以隆萬世治安事其曰定

廟謨立綱紀審機宜選將材任賢能足易餉明賞

罰備長技規模節目已陳其槩荷蒙

聖明加納又從該部之議

機奏議

卷上

五

勅下臣督同撫鎮諸臣務求長策嗣上方略今各

鎮諸臣之計歷歷可見其忠於謀謨遠於經

濟者皆在

聖明洞照之下但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恐懼

疑惑之意展轉因循之懷間亦不能無也蓋

事體重大人情所難固有不能比而同者臣

奉

欽依有叅酌之責敢不悉心吐露以爲

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賴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

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

文武全功

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

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

我

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浸疎虜因竊據

漸致繁衍蓋禽獸之孽息者既蕃而虜略

中國男婦以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強遂爲

門庭之寇貽

復套議

卷上

五

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畿甸

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洮岷爲之

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

侵掠舉耳目之所睹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

迄于今山陝遼薊之間殺略人畜無慮百數

十萬蓋虜處其便

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商夷輕侮之

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

矣極重不可反此憂



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非常之業往古不暇悉矣肆我

明興有

太祖之聖而後能驅逐胡元有

成祖之聖而後能三犁虜穴說者曰雪耻酬百王

除兇報千古此開闢未有之事功也

列聖相承海內熙洽虜時剽掠經略未遑不惟徂

於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之者無其人是以此

醜寇猖獗至此今我

復套議

卷上

音

皇上文德武功不昭無外敬

天恤民憂動不息每聞邊警

宵旰靡寧真有文王一怒之威武王不泄不忘

之德也故

嘉納復套之奏即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邊

風動陸師氣倍而醜虜且畏遁矣誠使忠計

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此舊

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

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實鞏

皇圖遠邁百王近配

二祖格

天饗

帝功德並隆惟我

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機夫知其機

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禦戎之臣猶懷觀望

甲乙可否鮮能振勵使臣愚建白之意孤危

莫遂遷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懷

之徒嬰痠痺之疾恣知巧之說膠結人心已

復套議

卷上

音

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爲其所

眩此不可以不辯也凡邊方撫輯之事付之

於文職戰陣之事付之於武職而又擇大臣

以總督之

朝廷制虜亦慎重矣奈何將官每出於養

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虛張聲勢欺

罔上下惟冀身家之無恙不念

宗社之安危父祖子孫由兄傳弟凡在邊官襲此

虛套遂使賊勢猖狂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

坐守城堡莫辨真偽一唱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飭辭終成

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虜寇真不可抗彼此戒懼惟謹備之爲尚而猶不詎免焉是使

中國武勇邈焉無聞士卒見賊不匿則疆此其病痿之原也夫天下之大猶人一身

朝廷腹心元氣也邊疆四肢手足也一指一脛頑木不仁已成手足之患失此不治豈不爲腹心元氣之累哉故聞臣復套之議惟

復套議

卷一

五

聖明鑒之有志者壯之識者是之其染於邊人之痿者或曰賊猶伏虎也官軍進套入虎窩也虎之伏也尚能爲害猝起而搏噬之勢將莫禦夫自邊患以來賊之侵軼憑陵者不知其幾生民荼毒所不忍言非由我軍之蒐套也若尚以爲伏虎不知行虎之禍果何若也臣以爲伏虎尚莫敢攫則行虎將益畏縮矣他人畏縮猶可委也當事任者而畏縮爲心不有負於

國乎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兵貴精不貴多也

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巡撫兵備等官於糧餉器甲之具於鼓舞綏輯之方各脩其職總副叅遊等官於科剋冒占之弊於愛恤操習之規知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虜之不可破哉昔周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千萬衆寡強弱豈有常形邪

復套議

卷一

五

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柰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即以宣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事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不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脩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已集矣設以爲難備可獨費十宣大而啻于陝西三邊也况套地既復則郡縣

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闢民聚有裨

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恤哉或曰

中國者本也夷狄者末也不務本而事末未可也臣以為虜寇不侵百姓安堵本末之說似也今之虜患不知果可以為末務而坐視之乎九邊騷動中原驚擾近者被其戕害遠者苦於徵輸

復奉議

卷上

未

內帑告匱

宵旰靡寧有坐困之形無底定之日此諸葛亮所謂往與往勞費正等故復套以祛其害正所以安民非以厲民也所以厚本非以逸末也或曰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緣邊分地而守惴惴焉惟恐失之且不能免乃欲督兵於征即套內大虜誠懼夫主客之莫當也此知攻守之名而不能盡其變者非善策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

其所攻又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廟筭勝也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考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賊莫能禦欲止賊莫能撼內有聯東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萬騎兵志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於人職之營陣庶其近之或曰套誠復矣全陝之地可免虜患賊既無巢侵掠不免獨不多宣太之憂乎此

復奉議

卷上

堯

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也夫虜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為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剉剉之餘兇喙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蓋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其勢則然况宣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掣彼以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痿漸成大瘡賈誼所謂一厓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豈不可為痛哭也哉夫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今堂堂

天朝被侮於強醜虜此臣等義不受辱甘心馬革之

時他尚何恤哉但恐群瘞弗瘳有誤大計故

不敢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

侯地蘇洵曰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

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

謀哉今日虜寇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

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免於身

復套議

卷上

李

之為幸鮮有不以臣為愚者惟賴

聖明辯之於早斷之於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

天下之沉痾而已謹將各鎮巡撫都御史謝

蘭等鎮守總兵都督等官王縉等各咨呈內

條款相同者以類評議特出者隨事發明其

有一得之愚諸臣所未議者併行開具前件

用塵

御覽雖未敢以為復套方略亦區區片曝之微忠

也伏乞

勅下該部會同

廷臣將臣原奏并諸臣所計再加集議必須仰

體

聖諭務求長策下之臣等遵奉施行則天下幸甚

萬世幸甚

計開

一恢復河套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

河套乃

中國之故地也自受降故城久棄不守移鎮榆

樓套議

卷上

六

林河套盡為虜有盤據年久巢穴已成誠腹

心之疾也以形勢論之山西河曲保德之間

與套虜僅隔一河是以虜賊出套大舉深入

或犯三關或犯宣大而直隸內地亦可長驅

而入虜賊入套大舉深入或犯平固或犯延

慶而陝西省城亦皆為之震恐其頻年以來

搶掠人畜殺傷良善動以數萬計志士仁人

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也且甘涼以西左蕃

右虜止有一線之路而肅州尤孤若河套不

極力一復則諸鎮之受害不已其無窮隱憂有不可忍言者養成腹心之疾日深一日則四肢之痿痺不崇朝而可待矣其不復套之害有如此者方今大小臣工果能慟虜賊之慘復子弟之讐仗忠義之心輕身家之念以虜賊爲可必驅河套爲可必復誓與此賊不共戴天決逐之於沙漠之外然後據河爲險築牆爲防受降之城可以復之外而宣大三關可保無虞內而平固延慶可高枕而臥矣

樓套議

卷上

李

其復套之利有如此者夫套之復與不復諸鎮之利害昭然可見此其形勢之不得不復也再以時機論之方今之時天下富強虜雖縱橫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富強驅一大縣之虜勢若反掌耳況我

仰體

皇上之有復套之心而壯總督復套之奏執政之臣皇上之心而贊襄復套之事會試問復套之策以試群士縉紳講復套之事以究良圖夫上而

君相同心則

廟謨已定下而臣工効順則衆思已集以其時則可以有爲不爲則過時而難圖以其機則順而可行不行則禍發於莫測此其時機之可復而不可失者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虜自據套漸致繁滋蓋禽獸孽息者既蕃而掠去

中國之人又衆以此勢日衆強穹廬益固遂爲門庭之寇貽

樓套議

卷上

李

中國之患邊氓罹害荼毒未已列鎮戍守勞費無窮誠仁人之所隱也方今

聖人在上德合

上玄

明同久照

光被四表

威震百蠻時且

宵旰憂邊兵食

軫慮佐以運籌之賢

俯俞總督重臣復套之

請命上方略期復故宇真

中國之曠舉而振古之

鴻猷也仰伏

天地

廟社之靈我

皇上格

天饗

帝之業內則

復套議

卷上

畜

廟堂成美外則將士宣力蠢茲醜虜其何足平耶

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本院嘗揣測

形勢較量彼已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

實夫河套延袤計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

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

里比之守牆其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

止須冰合然後防河鑿冰爲壕壘冰爲垣比

之守牆易猶三倍此蘭靖寧夏河曲保德見

有恒規一可也一虜人曠居野處一帳之外

便爲敵國我則宵烽晝燧以爲守城郭溝池

以爲固虜馬地凍草枯臙騰已減春時冰解

尤甚虺隤我則開廐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

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鋒銳之卒

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遄往速歸襲其營帳掠

其牲畜虜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

河套之半已非虜有此近時名將王効梁震

屢有成績二可也一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

於舟師歸人任友二嘗以一艦周行套區斬

復套議

卷上

畜

捕首虜若採雪山之木下蘭靖之筏大造戰

舸開習水戰逸出虜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

時走單舸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砲擊其壘虜

益驚擾三可也一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

可儲饋餉之粟方船而下沿河而守順流而

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一全陝屯地

多極膏腴以本院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

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開曠以本院營田

之法推之比諸偏老利當以倍平日則併營

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役套復則移營田  
之人耕墾沃壤以實邊堡五可也一吉囊諸  
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強然胡虜之情利在剽  
掠東寇西盜北擾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壬  
寅與夫甲辰套內殆空俟其既出縱遺營帳  
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  
必遁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虜  
縱糾集醜類求逞報復然鞍馬之技難用於  
洪濤渾脫以浮難當乎戰艦比及河凍諸堡

復套議

卷一

李

已完如前而守焚熱草萊千里赤地虜望必  
絕六可也

前件

看得諸臣所論援古證今理明辭直愈謂河  
套當復此正臣所謂有大機有大勢而不可  
失者獨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欲假精兵  
先襲取其營帳伺有間隙乃圖覆其巢穴祇  
慕梁震王劾之爲殊有戾於光明俊偉之業  
蓋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

苟聲其據套竊伏之罪以復我中原自有之  
地數其屢年侵掠之慘以雪愚夫愚婦之仇  
大揭榜諭昭示四方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我  
皇上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用春秋之法以嚴  
夷夏之防將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天威所加如雷如電賊雖虎狼無不殄滅奚必襲  
取而甘盜竊之事耶且數百里外遙往還歸  
人馬困踣得不償失縱僥倖而成功虜人終  
不震懼至於俟其大舉他侵方行蒐套尤爲

復套議

卷上

李

不武况賊之出入無時而我師之期必難一  
以此因循殆不可以歲月計者若夫屯田營  
田之議雖若慎重然此施於復套之後可也  
苟待此而爲復套之資是望梅林而止渴未  
知有濟於緩急否也伏乞

聖裁

一脩築邊垣諛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  
稱先巡撫余子俊徙鎮榆林實欲爲復套之  
規但壯志未酬沙磧茫茫樵漁斷絕無從禦



內帑之餉而匱乏時聞士無宿飽識者尚以爲

憂然八十年來屏蔽內地虜不能窺因以爲  
帝無不可近年則舉衆深入震撓全陝坐受  
其弊而不資其利此智計之臣所以歆成先  
志而恢遺烈也夫使邊垣可築築而可守可  
也柰何龍沙漠漠亘千餘里築之難成大風  
楊沙瞬息尋丈成亦難久且東守宣大西守  
花馬已二千里防秋之費百數十萬帑資已

復套議

卷上

六

告匱矣再益以千餘里之邊費且過半成既  
難守守亦難繼是故保全陝之安寬天下之  
力紓

西顧之憂復套之外別無長策

前件

查得先准兵部咨爲條陳邊務以保治安事

諛臣題前事又題爲乞昭

聖武光

祖烈以隆萬世治安事及會同陝西延綏榆林等

官謝蘭等題爲議脩邊牆以防虜患事俱談  
本部覆議具題奉

臣旨虜據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牆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脩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

復審議

卷上

究

其脩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  
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欽遵行各該督撫隨准該  
部委官運解京運銀二十萬兩到臣臣遵照  
欽依內事理陸續分發守巡河西等道及管糧郎  
中通判等官周建邦等買糧叅議等官趙一  
中等給散過脩邊軍夫口糧鹽菜犒賞委官  
廩糧架梁官軍馬匹料草等項并分發各司  
道府縣及委官知州等官姚本等逐縣收買  
硝黃鉛斤等項動支共用過銀一十七萬三

千餘兩并築脩邊堡支過糧料草束俱另行造冊

奏繳外今准議稱談鎮邊垣難以脩築而又以復套爲恢遺烈臣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古今之通戒也成化年間虜未住套邊疆少警使當其時以築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因河爲城守易百倍柰何舍此不爲而區區榆林之築千有餘里沙漠是宅樵蘇斷絕糧餉艱難務近忘遠以致賊得潛滋據我河套

復套議

卷上

七

而延綏將士因界此牆遂分彼此亦拘拘然惟顏垣之是依而不知守之尺寸失之尋丈矣有遠慮者方且惜之而撥本塞源不能不望於

今日也夫何遺烈之恢哉至謂築之難成成亦難久又曰成既難守守亦難繼保全陝之安寬天下之力紓

西顧之憂復套之外別無長策則能仰體

聖諭臣愚何敢別議伏乞

聖裁

一選擇將材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三軍之命懸于一將將固不可以不選也選不博則賢將見遺節制不振方今欲復河套專賴將士之力苟非博以選之無能之將其何以濟大事而成大功哉自今觀之陝西諸鎮之將才識可取勇猛可用者固不可謂盡無其人也但在昔邊將承太平之餘肆驕逸之志置兵馬于度外付輜略于罔聞無忠義之心乏報

復套議

卷上

七

國之志蹈常襲故日甚一日賊來則陳兵遠望賊去則襲後遙觀以掩旗息鼓爲得計以按伏堡寨爲奇策一籌莫展一兵不發不奮勇血戰以殺賊徒借口衆寡之不敵非謂彼強我弱實乃將劣兵庸爲今之計必廣求博訪下之于諸司各道訪之於賢士名流或忠肝義膽足智多謀或膽量過人驍勇出類某堪以任主將其堪以任偏裨指名咨部奏

請定奪聞見既真將不涉于泛用真材可得聞外之寄有託其下千把總管隊等人負亦皆慎於揀選務求得人由是統領分領之有賴張弛輕重之不差則三軍有主動而不括出而有獲矣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三軍之命安危之主懸于主將今時之將未必非賢顧皆承平待次擺邊此防守之常調復套者乃進征追討深入沙漠探虎穴踐龍庭百餘年所希濶之舉也昔秦追蒙恬漢遣衛青霍去病乃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今得若人矣乎竊觀數十年來踰邊一戰者絕鮮但聞有邊巡度幕不敢輕進者有擁衆數千見虜輒遁者驅此出塞雖定計于內料敵于外竊恐臨利害決死生嬰白刃冒矢石固將領事也倉猝遇變改心易慮使馬謖傷明于諸葛任福貽誤於韓琦是豈指授者之罪哉違節制以自敗耳爲今之計若不大破常格而仍以承平習故之流庸此非常之任是鉛刀而

錯節也大抵出塞之將當以驍勇有膽畧者爲上不限以資品不棄以小過大者爲主將次者爲偏裨但期可共吾事而已若夫機微謀略自有駕馭指示者先之不必以此求備愈難得人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積粟治船儲材訓士文臣可能若夫聯十萬之師驅遺虜出套則須有統馭之才者一人爲大將驍雄敢戰者二三人爲前銑習知水戰者一人率舟師此非素簡有不能得伏惟

廟廊留意

前件

看得選將乃方今首務臣前疏已具正與諸臣之議相合乞

勅諒部將各處舉到謀勇將材不拘品職惟才是使某堪爲大將某堪爲裨將遇有陝西三邊將官負缺即時推補勒限前來俾軍旅重務得以及時整飭庶免因循誤事夫選之既慎

待之貴優果有奇功不次陞擢異常賞賚  
常失律顯行大罰雖首將亦不輕免選擇既  
定任之必專非有勲勞不與轉遷如此則人  
自琢磨事可底績矣伏乞

聖裁

一選練戰士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  
軍士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行伍空  
虛軍士不堪與無軍士同行伍空虛與無行  
伍同訪得陝西各鎮人馬軍多老幼不堪且

復奉議

卷上

古

各營俱不滿三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  
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弊源夫  
豈無由蓋老幼之不汰者選法之不立也軍  
數之不足者冒破影占之弊多也今之欲復  
河套必須行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軍士  
食糧文冊盡弔到官親詣各營各堡將出征  
軍士老幼不堪者盡行革回原堡將各堡見  
在軍士逐一揀選武藝頗熟年力精壯者盡  
數以補各營每營務足三千之數其盔甲什

物務要打造完備堅固鮮明以壯軍士之膽  
以威敵人之心如是則軍足而兵精矣夫軍  
士選擇既精行伍既實必須嚴訓練之法振  
頽靡之風每營三千既有將官以統之仍委  
各道方面官一員以監之每五日一大操一  
日一小操大操合一營人馬而操之始之以  
下營演陣不許仍前兒戲儼如臨陣對敵三  
令五申節制凜然左右進退闔戰如法不亂  
形圓而勢不散少有差錯即當重責懲一戒

復奉議

卷上

圭

百軍士股慄五人爲伍兵器與火器相兼長  
兵與短兵相攙卒伍有聯屬之法離合有變  
化之妙耳熟金鼓之聲目識旌旗之色進之  
可赴水火退之若臨淵谷將軍一令三軍一  
心左右東西無所不可此則演習戰陣之法  
也惟火器爲禦虜長技尤諒多備大約預備  
五層頭層打畢即退再裝火藥二層打之二  
層打畢即退再裝火藥三層打之四層五層  
無不皆然周而復始火砲不絕久則演習可

以破衆摧堅矣下營既畢逐一閱試火砲發其騎射除其槍刀射馬箭者以槍刀骨朵馬軍引之馬上前後左右輪舞器械久則不惟筋骨和輟攻擊便利抑且馬性馴習馳騁不乖人馬相得衝鋒破敵如蹈平地耳由是大行賞罰毫髮不相假借雖騎馬不便利者亦罰之而無宥焉其小操每日操兩司人馬三曰六司操完其操演賞罰之法亦如前例如是大操以立戰陣之規而小操以節軍馬之

後李議

卷上

主

勞行之三月而軍士改觀行之一年而成効可畢軍知將將知兵將爲賢能之將軍爲節制之兵任意指麾所向無前河套不足復矣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兵法曰將不得兵如鳥無翼卒服不習以其將與敵也夫虜之智慮固出吾

中國下至膂力技能亦若人等耳然虜多強我軍多弱每臨戰虜輒縱橫驕悍以逞我軍率畏怯不敢櫻者何也竊嘗譬之大江泛舟風

波駛起舟中之人神色俱喪而舟師且談笑鼓楫以進者習與不習故耳虜人以殺掠爲生性以騎射爲本業以弓刀兇鎧爲已命是所謂舟師也我軍則徵自農賈者軍也老弱疲瘡者軍也盛甲器械素所不習給自官府苟應文具是所謂舟中之人也以此加彼強弱可知近臨塞上竊觀總督曹銑所訓中營士卒三千人與施用火車火器等項皆氣如虓虎威若雷霆發無不中動不可遏使諸軍

後李議

卷上

主

精采皆然可以橫行匈奴中矣此訓練之効也顧三鎮諸營不能齊律蓋燃火器而股慄操弓矢而縮手者多矣此不訓練之過也大率承平習故未常有滅胡決戰之想也所以將士相安積久成弱茲欲出套千里對壘交鋒而猶用此不教之民是棄之矣爲今之計依法訓練蓋不徒足其數而已必汰其老弱簡其精壯不徒足其人而已必驗其盛甲器械閱其武藝使人人知兵器可用而又統

以良將何戰不克何往不濟哉

復套議

卷一

六

復套議卷下

林林

前件

查得先為稽積弊精簡練以脩武備事臣議將延綏寧夏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官一員分駐神木縣花馬池地方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每營務足三千之數脩除戎器督同各諛將官時加訓練固原鎮見有兵備副使亦就責成一體簡練仍各另請

勅以擅其事如河套已復添設官員應否留革別

復套議

卷下

六

請定奪等因於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具題訖又為飭軍旅備長技以禦虜患事臣議將各鎮總副參遊等營兵馬裒多益寡務足其數如有不足以守備協同等營兵馬湊合成營聽調征勦等因又將臣前添設兵備之議申明具題該兵部覆議聽征之兵備行各鎮撫鎮官作速整理添設官員咨行吏部仍候臣會議脩邊復套至日另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通行各鎮撫鎮等官欽遵將各營

復奉議

奉

十

軍士湊合成營以聽征剿中間老弱不堪充數者因防秋緊急猶未沙汰選補止將臣標下湊調各營官軍三千員名督令中軍千把總等官嚴加訓練臣仍不時躬親較閱數月之間若走營下陣打放矢石坐作進退擊搏攻刺之類靡不精熟煥然爲三千勁卒使各鎮將領果能奉脩厥職時加練習有不可教之軍不能爲之事哉所以寧夏撫臣王邦瑞稱臣中營氣如虓虎威若雷霆使諸軍精采

皆然可以橫行匈奴良有以也如蒙乞

勅諒部查臣前奏事宜於延寧二鎮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副使或僉事官一員寧夏於花馬池駐劄九黃河以西人馬屬舊有兵備河東人馬屬新設兵備延綏於神木縣駐劄九鎮城以西者屬舊有兵備鎮城以東屬新設兵備并固原兵備副使各另請

勅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稽查糧餉脩除戎器公同各諒將領時加訓練其訓練之方各鎮

撫鎮等官從常酌處如河套已復添設官負應否革留另議奏

請定奪伏乞

聖裁

一買補馬騾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馬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軍勢不振陝西各鎮馬多矮小單弱且各營俱不滿三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弊源夫豈無由夫馬之

復奉議

奉

三

矮小固由於馬價太賤而馬之瘦損寔由於尅減料草之弊而在上者無稽查懲治之法也今之欲復河套必須循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各營馬匹逐一揀選其有臃壯大者照舊給軍其矮小瘦損者盡數查出或當官變賣價銀收候另買大馬或給散各驛走遞估扣站銀補買馬匹仍具奏

請發太僕寺馬價銀四五十萬兩選差識馬武職六七員會同或府同知通判六七員於出馬



去處分投召買每馬定擬價銀十七兩以上  
二十兩以下買壯大驢馬一匹每營務足三  
千之數每五人諒馱馬一匹一營共諒馱馬  
六百匹又按月給與料草或十四匹或五匹立  
橫槽餵養之法行令各千把總每日看視餵  
養仍行各諒守巡兵備等道按月驗視如有  
瘦損者即將同槽餵馬軍士連坐并千把總  
問罪重治如有倒死者即令均攤價銀買補  
每月終將閱視過緣由呈送軍門本院查考

後奉議

卷下

四

夫選馬數足而加以無養之有法以戰則勝  
以攻則取欲復河套此其最要者也又稱置  
買駕戰車并馱飛砲應用騾頭數多所費不  
貲近據布政司呈稱查得司庫並無堪動銀  
兩合無於京運年例銀內動支惟復另行奏  
討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騎卒起  
於胡胡人所恃以馳騁得意者在馬我軍所  
恃以却胡者亦在馬故衛青霍去病將出塞  
先揀馬十萬匹晚年漢以馬少遂不用兵是

兵之強弱視馬之衆寡爾今查本鎮六營內  
正奇遊三營共缺馬一千一百九匹叅將三  
營共缺馬五千七百五十四匹六營共缺馬  
六千八百六十三匹他鎮亦可知也每馬一  
匹諒銀十兩共諒銀六萬八千六百三十兩  
此舉其缺馬者言爾中間有馬者間多老瘦  
瘡癩不堪騎征亦當退換及查庫內並無分  
毫馬價銀兩茲欲蒐套各軍馬匹見在不堪  
者必須退換變賣作價倒死者必須買補務

後奉議

卷下

五

得克足六營之數方可從征但應用價值數  
多雖有椿朋銀兩每匹止諒銀一两五錢所  
濟幾何況有應免之數必得請之  
內帑早為賜給庶得買補也又准都御史楊守  
謙咨為軍務事准臣咨前事行據委官都指  
揮許世爵等呈估計過正奇等八營每營駕  
戰車騾二百頭馱飛砲騾八十頭共二百八  
十頭八營共諒騾二千二百四十頭每頭價  
銀八兩共用銀一萬七千九百二十兩在庫

止有堪動銀二百一十四兩再無堪動銀兩  
合無奏

請給發帑銀收買庶得濟事

前件

查得先為飭軍旅備長技以禦虜患事臣議  
將各營戰馬每營務足三千之數此外每軍  
五名再給馱馬一匹已經具題訖續據陝西  
鎮開報該鎮正奇叅遊等營缺馬二千五百  
五十四匹五營外該馱馬三千匹共缺馬五

提奏議

卷二

六

千五百五十四匹延綏鎮開報該鎮正奇叅  
遊八營缺馬九千五百二十九匹外該馱馬  
四千八百匹共缺馬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九  
匹寧夏鎮開報該鎮六營缺馬六千八百六  
十三匹外該馱馬三千六百匹共缺馬一萬  
四百六十三匹三鎮共缺馬三萬三百四十  
六匹今撫鎮官謝蘭等每馬一匹定價銀十  
七兩以上二十兩以下王邦瑞等每馬一匹  
定價銀十兩臣謂戰馬壯大方耐馳驅恐大

馬一時收買不出且用馬數多價銀不敷

銀十兩一匹似為太輕二十兩又涉太重今

擬每馬一匹定價銀一十五兩蓋引重致遠價

少則馬弱旋買旋倒亦非得計故一十五兩

乃可買備通以前馬計之該銀四十五萬五

千一百九十兩又為軍務事臣將新製霹靂

戰車分發各鎮每營依式成造二百輛駕車

用騾二百頭馱飛砲騾八十頭共騾二百八

十頭陝西鎮五營該騾一千四百頭延綏鎮

續奏議

卷下

七

八營該騾二千八百四十頭寧夏鎮六營該  
騾一千六百八十頭今議調山西偏老官軍  
二枝甘肅官兵二枝軍門中營軍一枝共五  
枝該戰車一千輛駕車騾一千頭馱飛砲騾  
四百頭共一千四百頭山西甘肅客兵窩遠  
車騾俱難令其自備除戰車并隨車火器臣  
動銀委官成造外應用騾頭并三鎮共該騾  
六千七百二十頭一騾駕車內盛火器隨營  
周旋亦須壯大力者方克致遠都御史

守讓每騾一頭定價銀八兩似為不敷今每騾一頭定價銀十兩該銀六萬七千二百兩通前馬價共該銀五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兩再照復套之師非馬不能振戰車非騾不能行是馬騾在今日急當買補而不可緩馬者也如蒙乞

勅該部照數早發馬價銀兩乘時收買仍查各鎮撫鎮等官原奏或增易茶馬或動行太僕寺銀兩或動支茶馬察院駐劄銀兩相兼奏用

後奉議

卷

八

尤為通便其各營見在馬匹亦如諸臣之議將老瘦瘡痼不堪征戰者再加挑出或變賣價銀或散入各驛估扣站價補買如是則諸營戰馬不惟足數而且精壯如雲如錦我軍以之而增氣我武因之而振揚又加以霹靂戰車之轟烈無敵不攻無堅不破區區套虜何足平耶伏乞

聖裁

一進兵機宜陝西撫鎮等官謝崇等詳稱當

軍機之任者選練精兵馬軍六萬步軍四萬共十萬人馬相得器械俱利內連車陣外備火攻三路進發勢相聯絡立行營之法行則為營止則為陣多備火器接連五層當虜賊春月馬瘦之時乘虛而為蒐套之舉彼若糾聚而來勢擁而火器愈便稍遠則毒火飛砲其勢衝突可以透重圍佛朗機其勢迅速可以透雙甲連珠砲其勢散猛可以殺數虜觸之者碎犯之者亡滿地血流酋奴逃命不暇

後奉議

卷下

九

倘若逼近則弓刀並舉槍挺齊進虜賊馬弱不能馳騁必致傾仆矣彼若依舊星散隨地住牧我則驅大軍以逐之由近及遠無帳不攻勢如破竹在套之虜可以盡趕北漠而所遺牛羊可得數十萬矣由是而築牆建堡以守之開渠浚溝以田之昔日之州縣可復而將來之富庶莫及也此其事機之易復而不可失者也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套虜常號稱三四千萬訊之降人實不下十餘

萬衆而宣大以北大青山沙窩等處寧夏以西賀蘭山後等處虜巢尚多輔車唇齒迭為聲援聞吾大舉必將盡手諸部窮其計謀且套地廣險阻多彼主我客道里未諳其設伏掩襲之計雲合鳥散固多端也昔漢武馬邑之舉車騎材官蓋三十餘萬而衛青霍去病出塞亦將兵十萬今度士馬視衛霍時何如哉由是觀之多多益善若不能辦非十二萬人不可大約馬軍六萬步軍六萬馬軍待戰

倭套議

卷十

十

步軍以三萬從征駕火車守輜重以三萬運餉每以馬軍二萬步軍一萬爲一營分爲三營三道並進中自花馬池東自榆林西自橫城旌旗蔽野鉦鼓震天務裨聲勢聯絡動靜相聞賊如分兵拒我我亦分兵逐之賊如合力併拒我則常山相應多樹招降之旗懸厚賞以誘漢人來歸解散其黨再用舟師屯平虜城五岔河一帶以斷虜之右臂此必破之道也議者曰但用馬軍六萬天我軍過虜率

三不當一今虜動稱十萬而我以六萬人當之又大半未訓之卒且責以駕車運餉守輜重則出戰者益寡虜見勢寡憑陵四集或遮其前或邀其後或斷其餉道我在虜境急則無利緩則糧絕如之何其不危也故非十二萬人不可議者又曰三道並進則勢分力弱不如並出一道夫十二萬之衆取之三鎮蓋皆空城行矣邊牆城砦俱撤不守萬一賊出詭謀列營據敵兩壘相持別出勁兵由間道

倭套議

卷十

十一

直入內地將何以禦之此甚可慮也故三道並進則諸路俱過虜難逸出不徒逐虜亦以遮內地也又曰夫套虜者虜中之一部耳其酋曰狼台吉薊台吉等宣大沙窩等處有小王子俺答諸部賀蘭山後有那木漢台吉諸部山後諸賊由玉泉廣武中衛無牆去處皆可直入渡河犯靈州靖虜固原安會等處河東諸賊由娘娘灘黃甫川韭菜梁等處渡河可犯神木府谷綏德下及延安慶陽地方先

年往往深入殷鑒不遠今悉三鎮之兵以入套邊城內地存在空虛萬一東西二虜乘我之虛突然侵入腹裏生靈更何依賴故沿邊門戶仍當調內地之兵或別爲徵集照舊防守庶保萬全是以總督曾銑先請脩邊繼陳復套而本兵題覆亦曰邊牆既脩內地完固虜賊不敢犯我軍有所恃則蒐套之舉動可期成者蓋深有見于此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復套之師須水陸並進用舟

復套議

卷

十三

載萬人以一總兵率陸叅遊揚帆鳴砲撞鐘伐鼓順流而下陸師九萬馬步相兼分爲三路路爲三鋒鋒相去二三十里聯絡二三百里路用一總兵鋒用三叅遊主以大將叅以文臣使旌旗蔽空鼙鼓震地糧運繼後驅其遺帳虜必出套計延寧固原之兵可得六萬人再調甘肅五千人寧武偏老一萬人大同一萬二千人宣府八千人合之十萬人復套之師具矣

前件

夫進兵之計諸臣之見各有不同大抵以多爲貴而不知以精爲貴恐致于人而不知致于人者之足恃也臣前疏復套之役須六萬人山東槍手二千人者蓋延寧固原及臣中營之兵止有此數必欲再加惟甘肅六千山西偏老六千合之共七萬二千人益以槍手二千如不可得須調一千蓋此輩驍健足備奇伏故不可無若夫大同之兵止將西路者量

復套議

卷

十三

調遊兵一枝與山西正兵人馬於偏關按伏以張延綏聲援二月中至地方五月還鎮餘兵不必調用庶免勞費其合用官兵及時選練每營三千計二十四營山東槍手附於軍門標下兵分三路中路八營左右二路各七營餘二營操舟運餉按伏寧夏五岔河以防渡口以濟匱乏夫東有山西大同之兵伏于偏關西有寧夏之兵伏于五岔賊援既絕而蒐套之兵西從寧夏橫城花馬等處而進自

延綏西路而歸再裹餼糧更免戰馬由延綏鎮靖懷遠等處而進自本鎮東路而歸往返掃除兩月套虜可逐然後休兵牧馬以備秋高以春蒐秋守之大略耳相機通變又在臨時若曰虜賊衆多聞我四集七萬之師恐不能勝此未知彼已之說蓋師非素練營陣無法雖百萬之衆如以群羊供猛虎爾今臣陣法頗異往規若各鎮撫鎮等官皆如此練習一可當十虜不足慮况春夏之交宿草已盡

後套議

卷下

五

新草未茂賊馬羸瘠住牧各區方二千里豈能合勢縱能畢集已乖所之以臣計之惟有捲帳而遁爾或慮賊兵給我而別遣勁兵擣我腹內此亦不知地利之說蓋賊馬既弱地無芻粟必難深入且沿邊城堡窠砦近多完固各該分守及把總坐堡等官如常戍守自難侵軼况彼腹心受害乃捨其營帳棄彼頭畜而先此難成之謀賊雖粗猛不如是之愚也故復套之師不貴多進師之路不必廣惟

分爲三路依法攻取間諜相及斥堠相通則聲勢雷霆無堅不破矣若夫陳師運餉之宜立賞招降之方臣別有議擬不敢泛及伏乞聖裁

一轉運糧餉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師行糧從則士馬飽騰轉運不繼則士馬困餒况人馬十萬有餘往返蒐套二千餘里計筭月日必須三月精兵十萬馬軍六萬步軍四萬每軍行糧一升五合大約以三月計之

後套議

卷下

五

諛米一十三萬五千石正馬六萬馱馬一萬二千馬一匹日支料三升草一束大約以三月計之諛料豆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草六百四十八萬束米豆草束以時估計之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料豆一石折銀七錢草一束折銀二分大約諛折色銀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兩加以隨軍犒賞銀大約可用一十五萬兩通共用銀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兩若蒐套之後達賊遠遁當沿河築牆

建堡以爲久守之計大約兵馬可用二十萬  
十萬築邊十萬架梁防護每年可用銀二百  
萬兩期以數年之間大功可望其集矣必須  
奏

請照數給發

內帑銀兩則糧料草束得以充裕而鹽菜犒賞  
不致缺乏矣再照前項錢糧重大必須總理  
得人事方有濟仍乞

勅戶部堂上大臣一負前來總督糧餉則食足兵

復奏議

奉

其

強而河套之復可預卜矣寧夏撫鎮等官王  
邦瑞等議稱夫師行糧隨自然之理方今諸  
邊常餉歲苦不足復套之舉又出額外必須  
請之

內帑給銀百餘萬兩或糴買本色或兼放折價  
或支散犒賞但師多費廣轉輸甚艱出邊之  
外盡爲敵境露宿草野別無資藉非厚其餽  
餉豐以牛酒不能結其歡心得其死力大約  
十二萬衆以一月爲率每軍給烘炒乾肉十

五日給米十五日每馬給料豆三十日草資

野牧每日加料一升共四升以補草之時乏

計每軍一名給烘炒一斗五升乾肉十塊責

令自帶可供十五日通計軍十二萬該烘炒

一萬八千石乾肉一百二十萬塊每軍一名

給米二斗二升五合可供十五日通計軍十

二萬共該米二萬七千石每馬一匹給豆一

石二斗通計馬六萬匹共該豆七萬二千石

通共米豆共該九萬九千石而馱馬車騾尚

復奏議

奉

其

未與馬每米豆五石用車一輛共約用二萬

輛各鎮借用民間牛車載送分爲二運每車

一輛該牛一隻每日料三升初運給半月該

四斗五升亦附車內步軍三萬各照三鎮團

爲三營每營軍一萬名統以一將駕護運車

各隨大軍之後因軍計糧因糧計車更番轉

載不致缺乏蓋初議舟運其費頗省今舟不

可用計必從車爲費甚鉅抑恐套內山坂溪

澗路多險阻有牛車所不能行者又須別議



馱載廣備馬騾其費愈益不貲但舉此非常之業自有此非常之費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復套之師計十萬人日用米一千五百石馬五萬匹日用料一千五百石逐虜築堡自三月中至十月約二百三十日共米二十四萬五千石馬料止用二百石共料一十五萬石守墩堡軍七萬二三千人日用米一千九十五石馬三萬五千匹日用料一千五十石自十一月至次年七月約二百七十日共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五十石馬止用一百五十日共料一十五萬七千五百石通共諛米料九十四萬八千六百五十石則復套之饋餉備矣又曰自古興大師必先儲蓄數年然後可舉今計復套饋餉殆百萬石非一二年可積寧夏地據上游利擅渠堰穀粟可儲且該鎮積有餘銀三十餘萬兩甘肅亦有五十餘萬兩每年借取十萬兩於寧夏糴粟儲於沿河城堡歲可得粟十五六萬

石積之三四年可得粟六十餘萬石復套之粟過半矣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運糧車臨時於定邊等營堡延安府各州縣并繩索牛羸借用似不必造

前件

臣看得復套官軍止用七萬三千比之各鎮所議一十二萬糧餉可以省半今以七萬三千將士分作二十四營進套往返以兩月計之給炊炒二十日每人一斗准行糧二斗諛

一萬四千六百石每石價銀一兩二錢諛銀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兩每人給牛羊乾肉二十塊每塊給銀一分今其自備諛銀一萬四千六百兩給本色米四十日每人四斗諛米二萬九千二百石每石價銀一兩二錢諛銀三萬五千四十兩每人仍諛行糧三斗給折銀六錢共諛銀四萬三千八百兩二十四營諛正馱馬羸九萬七百二十匹頭兩月計之每匹日給料豆三升共諛一十六萬三千二

百九十餘石每石價銀八錢該銀一十三萬  
六百三十六兩每匹日給草一束共該五百  
四十四萬三千二百束每束價銀二分該銀  
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兩以上共用銀三  
十五萬四百六十餘兩其糧草折銀雖比嘗  
稍豐蓋軍士遠征風雨疲勞敵愾禦侮存亡  
攸繫比之尋常防守不同固宜從厚不爲常  
例也臣又竊計糧運艱難從舟未諳水勢從  
車推挽無多始事之初權宜酌處欲量留馬

復套議

卷下

廿

匹在邊以備更換量添牛車在營以供饋餉  
是以進套之兵馬步車相兼每營先用正馱  
馬二千一百匹駕車馱砲贏二百八十頭二  
十四營共該馬贏五萬七千一百二十四頭  
給本色料二十日餘日料草俱給折銀烘炒  
乾肉軍士自帶其本色糧料共六萬三千四  
百七十餘石分爲二運每運止該三萬一千  
七百有奇隨營馬匹內除一半軍士更迭乘  
之以節其勞一半馱糧每匹八斗約二萬餘

石外餘糧料每四石用牛車一輛大約用車  
三千餘輛係臣與陝西延寧撫鎮官從宜措  
備此以進套之費而言也至於前項軍馬申  
明號令演習營陣在於各鎮自有常例糧餉  
如將蒐套必須以次預爲調集操練截長補  
短直以一月計口糧料草用米三萬二千八  
百五十石該銀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料豆  
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該銀六萬五千三  
百一十八兩草二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束

復套議

卷下

廿

該銀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三兩通前共用銀  
五十萬九千六百三十餘兩可給一征之費  
而三征之費可以類知然此特復套所用耳  
至于各鎮防秋年例糧餉自有該鎮會計不  
在此數乞

勅該部議擬照數速發帑銀仍乞

勅戶部堂上大臣一負量帶司屬官前來專理芻  
餉督同延寧陝西五鎮巡撫官預先會計召  
買如用度緊急或照撫臣楊守謙之議先將

甘寧二鎮民運銀兩預爲措備候有官銀補還庶不臨期缺乏誤事若隨軍賞犒及復套之後築脩防守應用供餉之類容臣次第奏請再照山東槍手原非聽調之兵遠來赴敵必先優賚其家庶幾免其內顧臣承乏山東查得泰山收貯香錢銀兩似爲無碍乞行山東巡撫動支三千兩調發之際每名先給銀三兩以安其家就行山東領班都司馬濟青州左衛千戶朱卿義官陳秩戴昂朱磐等管領仍

復套議

卷

三

起關沿途應付都司廩給千戶義官各食米槍手口糧到邊之日各槍手工食如臣原議每名日給銀六分以養銳氣其人性既勇悍且知尚義若養之既厚必然得其死力不爲無補也伏乞

聖裁

一申明賞罰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賞所以勸功也誅所以明武也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者賞之公也罰一人而千萬人懲者罰

之公也賞貴小則三軍喜罰貴大則三軍震今之賞罰果能如是否也且以今之總督即古之大將也節制三邊統師百萬其權可謂專且隆矣其不能賞小而罰大者制拘之也何也如百夫千夫之長驍勇絕倫摧敵陷陣其人雖卑其功則偉雖千金之賞大將之擢亦不爲過夫何拘於常例而一階半級匹帛兩金其何以動三軍之心而作三軍之氣乎所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者未有也將不用

復套議

卷

三

命敗陣奔北致使虜賊覆沒官軍打破城堡殺虜人民雖萬人之將法所當誅即時誅之則三軍股慄矣夫何拘於都指揮以下之條都指揮以上則不得而徑行矣將如何而用命軍如何而効死所謂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未有也況今復套之舉深入重地驅逐強虜動經幾月所恃以鼓舞人心而勸懲將士者不過大明賞罰而已矣必須奏之天朝下之本兵另擬賞罰之格不拘循常之例假

總督以便宜之權行賞小罰大之事如有能運籌出奇當先破虜者雖百夫千夫之長即賞以千金之重擢以大將之階如韓信之拜於行伍可也三軍有不勸乎如有退縮不進失誤軍機者雖萬人之將即加誅戮號令諸營如孫武之斬二隊長穰苴之誅莊賈可也三軍有不畏乎夫能如是則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

復套議

卷下

苗

河套之虜如驅群羊而俺荅可擒矣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楊兵塞外恢復土宇非厚賞無以使人夫大舉時特下令以空頭部檄數百張帑金十餘萬而隨軍斬捕首虜願陞者即填檄拜官願賞者即予百金則人人忘其死虜不足驅矣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兵本凶器戰本危事所以能使人計不旋踵北首死敵者賞也法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古人賞不逾時欲人速得其利耳洪惟

祖宗開國慎重邊功斬首虜一級者陞實授一級予之世襲

恩至渥矣其後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乃因邊軍貧屢故爲此例蓋先虜賊衰弱臣伏入貢間有爲患者不過狗鼠盜竊賞止三十時固當然且其時兵部武選郎中二員內一員常隨軍紀功一經紀明即時賞賚不俟報覆近年虜勢猖獗官軍與戰斬獲視昔甚難止從舊賞而奏

復套議

卷下

茅

請查勘文移往復又異於昔誠不足以鼓勵勇敢推判賊鋒識者謂各邊養軍大費賞軍大輕帑藏損耗虜患未弭爲是故也近年宣大警急兵部題奉

欽依每級賞銀四十兩願陞者仍賞銀十兩獨陝西諸邊未曾行及仍從舊例竊謂四十兩猶未優厚合無再加二十兩每級賞銀六十兩願陞者仍舊賞銀十兩夫一級增銀二十兩千級不過增銀二萬兩費固不多每有斬獲

總督巡撫官照舊行該道守巡官紀錄明白  
即時給賞仍與願陞者具奏行巡按御史查  
勘勘實無異造冊

奏繳中間有情弊者指名參論蓋願陞者皆係  
總旗千百戶指揮等官千人率皆願賞賞至  
六十兩窮邊之卒一生溫煖有餘彼誠見獲  
功者即時持數十金出轅門必相觀動色將  
忘其死夫將領既以敢戰爲功士卒又以重  
賞忘死虜不足敗也

復套議

卷下

六

前件

看得明賞罰乃軍中之首務法曰用賞者貴  
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  
勛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  
與昔孫武斬宮姬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  
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  
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臣於先疏  
已陳其槩今撫鎮諸臣言復套之舉須另議  
賞罰之條無拘循常之例運籌以先當先破

虜者即賞以千金擢以大將退縮不進失計

軍機者即時誅戮號令諸營又曰斬捕首虜  
願陞者即填檄拜官願賞者即予百金都御  
史楊守謙又議稱虜首一級願賞者即賞銀  
六十兩願陞者仍賞銀十兩均爲有見蓋當  
此承平玩愒之餘人心懦怯之際陞賞不速  
固無以鼓舞士心法制不嚴又豈能齊一衆  
志故僉事殷學呈欲人用命必先伸法蓋震  
曜之典存乎法法信於一人而千萬人懼智

復套議

卷下

七

者効謀勇者効力然後惟吾之所指授而無  
不如意如臂指之相使手足之相依蓋有見  
於此也如蒙乞

勅下廷臣爰考

國初行師節制之典及先年提督兩廣都御史  
王守仁事例參酌今日撫鎮諸臣之議大破  
常格著爲條例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員隨  
帶兵部司官一員給領帑銀十餘萬兩空頭  
部檄數百餘張以待有功仍乞付之大臣

制劍以誅有罪脫不以臣爲卑鄙使得備役行陣  
將 參協其議雖竭膏骨所不敢辭事完之後隨

制劍部檄等項具由

奏緣不爲常例再照備賞有功固當從厚至若  
師行數千里風雨疲勞轉戰危困及日常操  
習亦必有賞犒以鼓舞勞來之庶人心不倦  
又須得銀十餘萬兩并前賞功銀共二十萬  
兩可給一征之費如是則賞罰既明人心悅  
服河套之復蓋不難矣伏乞  
聖裁

復奏議

卷下

廿九

一魚備舟車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  
黃河通於寧夏而蘭靖寧州之木植最多取  
之最便合無造戰船五百隻每船造敵樓一  
座軍三十名掌舵搖櫓十名弓手十名砲手  
十名每百隻設把總一名共把總五名仍設  
將領一員以督其事每舡一隻載糧二百石  
船五百隻共載糧十萬石無事則由裏岸運

復奏議

卷下

廿九

糧萬一達賊逼近河岸前後船隻勢相聯絡  
齊力攻打火砲衝突虜賊勢不可當必逃遁  
之不暇矣若假之以歲月不惟糧餉充足而  
船上軍夫亦慣習水戰矣及稱打造戰車等  
項所費不貲近據布政司呈稱查得司庫並  
無堪動銀兩合無於京運年例銀內量行借  
支惟復另行奏討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  
議稱准總督曾銑咨爲軍務事咨行本鎮造  
戰車一千輛蓋止可以爲營壘戰可以施神  
機殺矢石行可以載輜重其法盡善無容議  
矣隨行兵糧道督官辦料如式打造外又准  
總督曾銑咨爲軍務事行令本鎮打造大船  
一百五十隻船底稍平其上可安火器轉運  
糧草等因緣黃河自平虜城北過虜地至黃  
甫川周迴二千五百餘里人跡不到舟楫不  
通比之  
中國河運不同訪得平虜城夜不收劉炕者曾  
同大力赤等出哨由五岔河登舟至黃甫川

上岸熟知道路因拘劉炕詢之彼歷陳嚮往  
且云往哨時止駕捕魚小船可容五六人者  
以行卒遇風浪則灣泊易制兩岸夾賊則直  
泛中流賊或夜襲則開展爲易若大船載米  
苦不能行其說有五一日五岔河一帶水淺  
多灘大船到彼當淺閣不能進二曰石叢暖  
泉以下兩岸石山水勢如建瓴一瀉千里大  
船迅流其勢難下人力難施必有沉沒撞擊  
之患三曰船中載米兩岬隔山我軍在套勢

復套議

卷一

三

不相及陸運則懼賊邀擊坐待則虞軍莫至  
四曰兩岸夾賊勢難灣泊岸則虜來聚攻  
我軍難合捨舟則虜必趨奪軍易擾亂五曰  
虜果逐去則從容安流舟與師合萬一相持  
日久梗塞不通軍不獲糧船不獲援此危道  
也況此舟一下上流難返西人不善張帆岸  
上又無牽路棄船在彼小費不惜棄米在船  
非齎寇糧耶竊因思之黃河本洶湧漂疾之  
流而虜境非舟楫所經之地即如三門七津

水勢湍急漢唐漕運尚不能越是可鑒已今  
不諳其險易而乘舟冒進果如其說不惟進  
退觸藩抑恐稽誤糧餉干係非細爲今之計  
似不必造大船船不必載糧米俱造中船百  
餘隻每船可容甲士二三十人者列於平虜  
城五岔河一帶以遏山後諸賊之援而運餉  
之計或如前議可也倘本部別有採訪尚候  
進止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嘉靖二  
十年歸人任友二以二漁船同漁人通士十

復套議

卷下

三

八人自寧夏黃沙散下河至偏頭關峽口上  
岸晝伏夜行斬虜首三級此復套宜用舟師  
效也將寧夏遊擊兼樓船將軍以頗知水戰  
如湯慶者爲之大採雪山之木爲筏由蘭靖  
順流至寧夏取江南舟工水手量河寬狹深  
淺造戰船五六百艘運船四五百艘令樓船  
將軍習水戰以待用又曰復套饋餉百萬若  
用車牛勢不可爲矣今以船載粟順流而下  
沿河而饋比之車牛其省百倍惟逐虜時陸



師後用車千輛騾驢千餘載粟隨軍一月而  
罷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爲軍務事行據委  
官都指揮許世爵呈估計過成造戰車收買  
物料共諛銀三千餘兩匠作口糧諛米一千  
餘石查得在庫止有支剩軍門原發造器銀  
二百餘兩及各項堪動銀二百一十餘兩此  
外再無堪動銀兩除將見在銀兩及於民運  
銀內暫借應用合無將本鎮補還脩堡銀內  
先行借支七八百兩待後奏

倭本議

卷一

十二

請給發銀兩至日照數補還

前件

查得先爲軍務事臣查沿邊舊有戰車體質  
大重略加增減上施火器攻守咸宜堪以制  
勝咨行陝西延寧三鎮撫臣酌量成造每營  
分發二百輛既備防秋兼爲復套之用又因  
今秋黃河水漲將蘭州浮橋衝斷兵馬往來  
應援愆期行寧夏將抽分筏木打造大船一  
百五十隻裝載糧草渡送兵馬并行臨鞏兵

備道將蘭州浮橋脩理亦造船百隻以資利  
涉蓋船雖至小載糧不下三五十石車雖大  
載糧三五石足矣是一小船勝十大車也且  
臣之所謂大船者亦量河之廣狹淺深而言  
非艤艦巨艦之比况虜寇在陸者多用船者  
特出奇之一爾非謂復套全資於船若河套  
既復修築垣堡載餉防河此則不可少也今  
陝西延綏撫鎮官僉言供餉可用舟運寧夏  
撫鎮官議稱黃河難用大船欲造中船百餘

倭本議

卷一

十三

隻以遏山後諸賊之援諛鎮距河伊邇用船  
大小知之必真但載人亦可載糧百十隻恐  
不足用必得中船三百餘隻每隻下可載米  
百石有餘上可載人施用矢石可也查得諛  
鎮雖有抽分筏木恐其材非可用議者謂採  
雪山之木亦須人力其工食木價中船每隻  
大約費銀五十餘兩叁百隻共諛銀壹萬五  
千餘兩并隨營戰車陝西等鎮共諛二十四  
營可用四千八百輛每輛大約用銀二兩共

談銀九千六百兩并造船銀共談二萬四千六百餘兩今舉此大事各鎮百兩供需異於往昔前銀亦須仰給

內帑如蒙乞

勅談部照數分發各鎮撫鎮官乘時委官成造車分各營舟擇寧夏蘭州將官一二負管領演習其樓船將軍之號應否設立臣難擅擬仍乞行濟寧等處總理河道都御史及河南管理河道官於該省歸德睢州寧陵考城蘭陽

復奉議

卷下

苗

儀封祥符中年鄭州封丘延津陽武原武滎陽汜水近河等府州縣選調諳習行舟熟知水勢水手六七百餘名起關應付前來每船分撥二三名相兼本處水手應用如是則水陸有備載人運糧惟便是適更多張旗幟鳴金伐鼓順流而下醜虜勦見固且駭愕驚異奔遁之不暇又敢近河而撓我之鋒耶伏乞聖裁

一多備火器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

中國長技火器爲最造之不盡其法教之不盡其妙火藥鉛子儲之不豫與無火器等耳訪得往昔陝西邊鎮各營止有佛朗機等器每營不上四五十件不惟造不如法抑且教之無素其會打放者百無一二火藥鉛子預備此須常不敷用縱臨戰陣不過虛張聲勢未聞着實打中一虜虜如何而震恐况火器不多連放三次火器中熱隨點即出矣是

中國雖有長技而用之不善真可惜也方今軍

復奉議

卷下

草

門一年以來創造毒火飛砲連珠等項火器幾十餘萬造之各盡其法教之曲盡其妙春初出塞打中達子不可勝數今秋懷遠對敵打死達子二十餘名傳聞虜中甚是恐懼寒心喪膽不敢深入是

中國之長技可謂能盡其長也但即今圖

上方略欲爲復套之舉大約用人馬十萬談二十營每營該用火藥鉛子不貲誠不可不預爲之處多爲之備也其每一營共用霹靂砲三

千六百杆合用藥玖千斤重八錢鉛子九十萬個共重四萬五千斤大連珠砲二百杆合用藥六百七十五斤重一兩八錢鉛子四萬個共重四千五百斤二連珠砲二百杆合用藥六百七十五斤重一兩八錢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斤手把銃四百杆合用藥一千斤重一兩鉛子四萬個共重二千五百斤蓋口將軍一百六十位合用藥裝就小砲三千二百個共重四千八百斤火砲諛

復套議

奉下

奉

藥一千六百斤已上一營通共用藥一萬二千九百五十斤用鉛子一百一萬個重五萬五千三百七十斤二十營共諛用火藥二十五萬九千斤諛用焰硝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六斤每斤大約值銀二分共銀三千七百七十四兩九錢二分硫黃四萬八千七百六斤每斤大約值銀三分共銀一千四百四十二兩三錢諛用鉛子二千二十萬個重一百一十萬七千五百斤每斤大約值銀二分

共銀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兩通共用銀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三分合無奏

請將銀照數運送軍門分發各省產鉛硝黃去處嚴定期限買完解運前來聽用鉛於固原山採取二十萬斤漢中秦州召買六十萬斤山東出鉛府分召買三十萬七千五百斤硝於山東出硝府分召買一十二萬斤北直隸出硝府分召買六萬八千七百四十六斤硫黃於山西澤州陽城等處產黃地方召買硫黃

復套議

奉

奉

四萬八千七十六斤題奉

欽依仍令各府州縣如期買完星夜解運軍門分發修合治造陸續給發各營庶鉛子數多火藥足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藥焰救空鉛子如雨摧鋒陷陣勢如破竹虜賊救死扶傷之不暇河套可以復之而無難矣

前件

火器之利臣前疏言之詳矣查得近製隨營霹靂戰車每一輛上用霹靂砲一十八杆每

杆重八錢鉛子五十出每出五個共四千五百個重二百二十五斤合用火藥五十斤大連珠砲一杆重一兩八錢鉛子二十出每出十個共二百個重二十二斤八兩合用火藥三斤零六兩二連珠砲一杆重一兩八錢鉛子三十出每出五個共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斤零一十四兩合用火藥三斤零六兩手把銃二杆每杆重一兩鉛子五十出每出二個共二百個重一十二斤零八兩合用火藥

復套議

卷下

世

五斤火箭二百枝一營戰車二百輛每輛所用火器火藥火箭之數俱如前臣仰遵前奉聖旨動支京運銀兩雖陸續造有各項火器僅足軍士執把尚缺隨車火器火藥鉛子火箭等項已經咨行陝西延寧三鎮撫臣成造分發各營操習以爲攻守之具近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該鎮八營成造隨車火器火藥鉛子應用料物該銀三萬七千餘兩庫內並無堪動銀兩復套之兵計該二十四營俱應一體

置備爲照霹靂戰車師中不可無者若造車而不加火器止宜守而不宜攻與無車等耳計各鎮諸營辦料成造如楊守謙所計大約用銀十萬餘兩臣圖省費擬鑄鐵子但楞角磨磋工力亦煩乞發帑銀前來給各鎮撫鎮官乘時委官分投於出產鉛鐵硝黃山西山東直隸等處并陝西地方收買成造如生鐵可鑄亦聽設法以省大費再照鉛硝二物一時買辦難以卽完伏望

復套議

卷下

世

內府神機營先查給發各十餘萬斤以濟急用庶先時有備全勝之功可期成矣伏乞聖裁  
一招降用間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相能以上知爲間者必成大功是軍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或曰以

中國攻夷狄用間可乎不知非用間于夷狄用間於夷狄之所虜者也近據歸人供稱達虜每一帳家小不上四五人虜去人口反有五六人是北虜之中被虜之人半之每一入寇搶去之人在前以當先鋒不進者以刀背擊之是以

中國攻

中國而彼坐收其利真可惡也又問之被虜之人豈無思家之心乎彼曰人今皆思家但恐

復套議

卷

四

達賊追殺而不敢逃也由是觀之

中國之人久在虜中而不能歸者非其本心也以其處之之道未盡用間之法未極其妙耳若欲用間非厚處投降非大懸陞賞間不可用也何也投降處之不厚則風聲之感召不能動其來歸之念用間陞賞之不厚則鼓舞之未盡不能動其效死之心自今以後若欲用間必須奏

請給發犒賞投降用間銀十萬餘兩於總督軍門

收貯聽候便宜給賞凡遇走回人口投降者

審其如果真正投降即便賞銀二十兩五兩

買房一間五兩娶妻一口十兩買羊三四十

隻任彼孳牧其原帶來馬匹即給與騎坐仍

給與盛甲什物月糧料草或作通事或入行

伍更加優恤犒賞以遂其心是以在虜之人聞

中國待投降如是之厚莫不捨死來歸如水之

趨壑而不可止也如是能厚處投降則用間

有其本矣又必大懸陞賞潛選膽大有謀之

復套議

卷

四

士百十餘人每人先給銀一百兩以爲養贍

家口之資仍每月給與食米一石以恤其私

使之無顧盼家小之意仍密令陸續出邊或

假以樵採爲虜所獲或假以牧放爲虜所掠

深入虜地爲彼腹心凡遇

中國之人密用誘間之計陳說待降人之厚開

以父母懸望之情彼必慟虜地之苦動父子

之念思

中國之厚忘一時之害投降者貫魚而來不可

勝數一年之間可得二三千人不五六年而虜帳一空虜勢自弱矣如善用間者爲小王子俺荅等之左右則酋首亦可致之而無難也豈止誘降已乎若果四五年間投降

中國者或四五萬或六七萬用間之人亦回

中國不拘已死未死俱陞以世襲指揮各賞銀一千兩如有謀勇出衆可當將領者即不次超擢以盡其材如是則重陞厚賞之下誰不樂於用間以効死哉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

復讞議

卷下

四

等議稱復套之舉所最要者先出厚賞於通事夜不收中募敢勇死士有智慮機變者令其深入虜幕探察情狀及山川阨塞道路險夷某處賊所常據某處賊可設伏某路車可通行某路車不可進務得其實以爲嚮往庶我軍進退不誤餉道不滯也

前件

看得招降用間法曰兵有五間五間並起莫知其端是爲神紀古之謀臣策士以之弱強

敵離碩交養內亂制生勝如陳平之間范增

岳飛之間劉豫韋孝寬之間斛律光蔡挺之間熱羗思順以成奇功者甚多今陝西撫鎮等官言凡遇來降者即賞銀二十兩爲之置產娶妻原帶馬匹給與騎坐以遂其心然後大懸陞賞選膽大有謀百十餘人人先給銀百兩爲養贍家口之資仍月給食米一石以恤其私密令出邊伴爲樵採或假牧馬爲虜所獲深入虜地陳說

復讞議

卷下

四

中國待降之厚被掠之人必聞風魚貫而來虜勢自弱行間之人不拘存亡俱陞以世襲指揮仍各賞銀一千兩深得古人用間之意蓋虜自盤據河套以來每一大舉入寇

中國之人被掠者不可勝數池魚越鳥之思誰則無之中間有畏其追殺而不敢歸者亦有樂其放曠而忘歸者故虜勢日益盛強有由然矣歸人供說虜中

中國之人居半非虛語也今各鎮招降事例酬

以馬質蠲其徭役可謂厚矣然來降者固有尚未悉獲其効死之心在虜者甚多無以感發其來歸之念者非分之恩固施招徠之典弗隆故也誠如所議凡遇來降者爲之厚其金帛之資豐其房產之給美其妻室之配則志獲安富心無叛離多選機謀敢死之士從而用之人再給百金以堅其志俾深入虜地因其機而伍間之術起謀豈有不行事豈有不濟顧應用銀兩必須仰給

復奏議

卷下

四

內帑乞

勅諒部無拘常格定爲新規擬發帑銀數萬兩專備招降行間之用俾臣等或於平昔撫用降人或於出師之日明開待降之典大揭榜文廣布牌檄於套內如是則感恩慕義而來者沛然孰能禦之撫而用之俱爲勁卒衝鋒破敵陷陣摧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且因以益知套內山川阨塞所向無滯勢如破竹醜虜勢焰不期其弱而自弱不逐之遽而自遁矣

河套之復此亦一奇策也伏乞

聖裁

一審度時勢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時勢之議總督曾銑疏內計之詳矣蓋冬月春初水凍草枯人饑馬瘦虜之時誠弱矣計我之勢所謂擇將選士進兵運餉之圖又煥然飭治靡不具備我之勢誠強矣彼既可乘我復可恃便當鸚飛霆發剌日興師兵聞拙速不聞巧之遲也或事尚紛紜我勢未備

復奏議

卷下

四

雖有彼時尚難輕出此萬全之道也

前件

看得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孟軻氏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爲將者知此則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



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膏車秣馬整肅營伍精利火器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合議練兵七萬二千益以山東槍手一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霆馳

復套議

卷

四

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用虜之所長出虜之不意反客為主之道也今寧夏撫鎮議稱我勢已強則乘之我勢未備雖有彼時尚難輕出此固審度彼已之說而時機之義猶有未盡何也夫時也者雖天啓之而成之者恒以人也方今聖明在上軋剛神武遏惡揚善而又值胡虜可乘之會此乃天啓之時即臣前所謂有大機者乘此時機而不知黽勉以從之則廢時失事

其禍將長所謂黽勉亦惟盡人之職以成天之功而已使內外臣工大小協一我皇上以

天心爲心而臣子又以

皇上之心爲心凡選將練兵儲餉秣馬脩器遣謀之類撫鎮守巡等官各盡其職及時有爲懷拯溺拯焚之意無坐談姑待之心臣知數月之間餉器咸備訓練亦精則雖來年春夏之交申嚴號令亦可以即戎矣又由此而脩焉

復套議

卷

四

三年之久當獲底績蓋機非在外爲之自我所謂天啓之人成之也苟徒事議論而無黽勉之實不知自治而徒欲俟賊之虛應文塞白優游歲月雖十年弗克征矣况近者乎或疑復套之功必三年爲期者蓋百年之寇一旦驅除盤據既堅廓清非細故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而後克我

成祖之征北虜三犁而後平今雖仰仗天威以百工之智勇其施爲次第歲月日長實不

敢謂一鼓而定也伏乞

聖裁

一防守河套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人之言曰復套非難守套爲難今如張皇陸師深入聲討蕩其穹廬殲其醜類一勝之後勢如破竹彼將膽寒喙息北走不暇尚安敢與套爭耶套既復矣賊必懾我餘威不敢驟犯從容調度頗有餘功築牆則延袤綿遠靡費不貲散守則勢分力孤勞戍大衆故漢武

復套議

卷下

四

遠徙乎窮民終非安土唐末委兵於藩鎮卒啓厲階皆非得策宜擇道里適中地形險要水草便利者三區築三大城或繕古昔舊址使東者直榆林西者直寧夏中者直花馬池鼎峙聯絡每城廣十餘里可容數萬人分置將領就以十二萬衆分番戍守套地縱短橫長每城相直處大約不過二三百里每三五十里再作小堡以傳鋒火以通應援以休轉輸沿河據險量築墩臺以備瞭望如虜復渡

河則河上傳於三城三城傳於三鎮內外應援非孤立也且套地肥久曠收穫必多倣趙充國屯田之法官給牛種令軍士併力以耕有事則戰如是三年地利漸開蓄積漸多生齒漸聚大城附近再築小堡歲增月益星羅棋布十年之後縱不能如腹裏之殷庶比之沿邊城堡規模亦同矣有城可居有兵可戰有地可耕有糧可食胡虜自無住牧之地又安能復爭耶况據河以守比之據牆以守者

復套議

卷下

四

爲力尤易自是專力守河沿邊舊戍漸可省罷且拓地數千里却胡河外實中國無窮之利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套內地半膏腴不可勝耕而省隄渠堰尚存師及河岸一面築堡一面移營田牛具人丁耕堡旁地土比至冬初收多粟入堡以佐兵食此又在饋餉百萬外矣所以必先營田者爲是故也且沃壤久荒獲利必厚二三年間用李鄴侯策徙其家口無難也又曰河

套道里東自延綏黃甫川起西至定邊北折至寧夏花馬池又西至橫城止實一千五百里又中自榆林鎮城起北至黃河南岸止約七百餘里東西止二三百餘里其形近圓圓者徑一圓三折筭計二千二百五十里套復則內外皆爲我境不必防守外止餘一千九百里中尤有紆曲處大約當守者二千里止矣秦人緣河爲四十四城是四十餘里一城今則加密大約置堡六十墩千餘是三十餘

優奉議

卷下

五

里一堡二里一墩也沿河多元昊舊城宜因之大堡戍兵千人小堡七八百人約五萬四五千人足以守之漸於東西再增二堡約二十餘堡亦大堡千人小堡七八百人約一萬七八千人則守套規模大略定矣說者謂套表延足當一省須建百餘州縣徙數十萬人實之非也邊地取其能守險足矣非如內郡鷄鳴犬吠相聞今黃甫川至橫城千五百里固原至花馬池七百里其間亦絕無州縣往

往六七十里無人烟且套復後以其沃壤募民徙耕久自填實今則不然也又曰師及河岸舟兵截據渡口虜必不能浮河矣惟至冬時則須防河每年十月間將套內草萊除運入各堡外餘盡焚蕪使赤地千里虜必絕望乃如寧夏蘭靖河曲保德例鑿冰爲壕壘冰爲牆守之然草萊既焚不必爲壕壘亦自可守蓋虜縱踏冰至套勢不能久駐一二日湏去我閉堡高坐以俟之可也今寧夏蘭靖

優奉議

卷下

五

河曲保德所以防之者寧夏恐其樸挺行道之人餘則恐其掠內地居民耳

前件

臣看得兵精糧足

天聲所至河套可清行之三年大勢底定揚旌於受降之封飲馬於黃河之澍可跋足而待爾至於戍守規畫訪諸歸人并通事人役卜加赤脫罕等皆曰河套之地延袤二千一百餘里東除黃甫川至老牛灣二百餘里與山西

滑石間相對西除橫城堡至五岔河三百餘里與寧夏賀蘭山麓相對河套既復此二處俱係腹裏無煩戍守惟西自五岔河東抵老牛灣沿河地方約長一千六百餘里若以榆林一鎮守之則榆林兵力似乎不足以寧固二鎮均守則寧固猶有賀蘭山後并蘭靖等處防禦之責相應酌議以八百里分屬榆林以八百里分屬寧固蓋榆林自定邊至黃南川舊有邊防千五百里今捨彼守此止八百

德奏議

卷下

五三

里財力已省寧固共守花馬池邊防三百餘里而冬春防凍又三百餘里今亦捨之共守八百餘里財力不甚加多况據河而守比之平川守牆力易十倍如此分戍似俱相應但始事之初日不暇給圖守有要難以泛求誠以虜遁之後因河爲限天塹之險奚啻長城於是守之誠易爲虜犯之時在秋居多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勢洶湧虜騎不能徑渡所可虞者淤淺之處當急之務爾在東有老

牛灣焦家坪一帶在西有五岔河一帶此二處水不逾尺虜可徑渡必於此及二處適中之地戍以重兵先築四城以扼虜之喉吭其他惟沿河而守藉水以拒則兵不煩而威力振費不廣而事易集四城之築榆林者二寧固者各一每城守以重兵二枝儘今在營之兵榆林八枝寧夏六枝固原五枝分番防禦尚有餘力然後據形審勢以定墻壕之高低城堡之聯絡如撫臣王邦瑞楊守謙等所謂

復奏議

卷下

五三

通築沿邊四十餘堡每堡相距四十餘里守以六七百人再築墩臺千二百所每墩撥軍五六人專備瞭望墩堡之軍以三鎮計該用三萬五千餘人今各鎮見在防守哨瞭塘報等軍除洮岷蘭靖賀蘭者不計三鎮共該七萬餘人是亦可以輪班戍守矣夫有墩堡官軍以守險隘又有營城官軍以備截殺分班上撥田而居且耕且守有險有人何河套之不可久耶除築鑿工料分撥事宜營屯之

法渠堰之規候復套之日次第奏

聞若夫州縣衛所之設趙元昊已有故事蓋套地三面阻河中多平壤蓋池水利不異中州加之渠堰是爲沃野比之延綏沿邊沙磧之地奚啻倍蓰惟開墾灌溉填實有方衛所州縣夫何難置但爲之有漸茲難預擬伏乞

聖裁

一營田儲餉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

晉人屯田淮上遂以平吳今復套饋餉百萬

復套議

卷下

五

難全仰糴粟花馬定邊牆內地多閑曠營田可興本院近于偏老地方創為營田事雖方行從其有利請先於定邊內營二千頃其地比之偏老頗平行饒沃牛值亦賤先得帑金一二萬兩今年買牛隻治農器種子明年用西安四衛班軍營之次年寧夏於花馬牆內亦營二千頃每年所穫粟穀半運之寧夏半貯於沿邊城堡再鑄鐵大鍋百餘每年炒莊麥稊炒三千石亦貯於邊堡貯邊堡者爲陸

師餽糧也二鎮營四千頃歲可得粟二十餘

萬石三歲可六十萬石並糴粟可百二十萬

饋餉有餘矣復套之舉大都在春時俟師及

河岸即徙回牛犂人丁耕墾沃壤以實新堡

又全陝內地屯田百萬多擅膏腴地有遺利

本院嘗為西安四衛屯田議的然可行可益

兵四五千人推而廣之不煩益糧卒乘可增

以濟復套之師

前件

復套議

卷下

五

臣先復套之疏議稱河套既復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項閑一項是爲閒田以養地力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軍民易於稼穡虜騎難於馳驅蓋謂復套之後以舉營田之法爲邊防久遠之

計爾今延綏撫鎮等官言復套饋餉難全仰  
耀粟欲先

請帑金置牛具農器種子給軍於該鎮定邊寧夏  
花馬牆內營田積粟亦裕餉籌邊至意臣恐  
時有不同地有未利即今套內虜騎充斥致塵  
西顧之憂蒼生有倒懸之苦必待營田積粟於數  
年之後然後徐與討罪之師不知數年之間  
果能積粟以濟餼糧否況邊垣傾圯虜寇時  
侵人不得耕一也定邊花馬一帶全無水利

後套議

卷下

五

之資地多鹺瘠田不可耕二也西安班軍七  
月防秋入冬始犁人不暇耕三也以四千頃  
田計歲之穫二十餘萬石是一畝常收五斗  
不知營田之軍所給幾何若盡取之則耕者  
起怨於徒勞若量取之則積貯不滿于所計  
雖數年之後所得子粒恐亦不多况無墻之  
處耕者從事必須官軍架梁其行糧草料又  
在防秋之外矣或曰近邊地土且不可耕邊  
外之地可知矣此未知地利者也夫套地既

復無虜寇之擾三面陽河號為沃壤開渠通  
水稼穡自便今寧夏近河之地收穫之厚比  
於江南資藉水利故爾故臣謂營田之法當  
在復套之後者以此伏乞

聖裁

一明職守以專責成查得先為極陳邊弊懇乞  
聖斷大振遠略以弭狂虜歲擾事准兵部咨該工  
科給事中楊宗氣題內一定職守本部覆議  
國朝設官分職各有所守如各邊鎮去處必設

後套議

卷下

七

總兵一員以鎮守其地恐其不敢專也則設  
巡撫一員以贊理軍務又以各鎮權無統設  
難於調遣近年特設總督一員以總理軍務  
查得

勅諭各官所載如總督則云經略邊務隨宜調度  
各鎮將官相機戰守臨陣不用命者悉以軍  
法從事此總督之職守也如巡撫則云整飭  
邊備訓練軍馬督理糧草撫恤士卒此巡撫  
之職守也如總兵則云整飭兵備申嚴號令

振作軍威相機戰守此總兵之職守也職守既定無事則各相遵承無敢侵越有事則各相分任無敢推避如此則職守分明而功罪各有所歸人思自勉而邊事亦無不濟矣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欽遵外臣竊以爲復套之圖

聖明獨斷於上賢俊贊襄於下此大綱已振但在外事務節目浩繁不止一端如將之賢否兵之勇懦馬騾之膳養兵器之利鈍糧餉之易

復套議

卷下

五

買營陣之簡練除臣力足以能爲而勢足以可爲罔不殫心竭慮極力經營但事務浩繁有非一人之所能獨兼萬一職守不明彼此因仍臨期悞事豈能免乎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申明前議候

命下之日將議過各項事件分發各鎮撫鎮諸司各道叅遊等官務要同心戮力分投晝夜幹辦共成

王事凡本省大小官負可委者委之不姑原務

承委官負尤須久任非有功績顯著不與遷轉如有因循怠緩不行幹理或企望陞轉巧文推避耽誤事機者許臣等從重叅究若臣與同巡撫官負怠緩失職有蹟雖幹辦而陰壞撓阻以致僨事者罪坐所由仍聽科道官負指實糾舉如此庶職守明而責成專寅恭著而事功成矣伏乞

聖裁

一炮訛言以定大計臣聞詢謀僉同則功易

復套議

卷下

五

就訛言惑衆則事難圖何也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于屢至夫曾參殺人而曾母猶信之况其他乎今恢復河套以安夏攘夷事體重  
大必假之歲月方克有成中間好事之人謬爲不根之說以無爲有變黑爲白其色厲膽薄者而訛言虜勢之倡其端常以爲懼將領言安常之便或訛言軍馬之乏以爲懼將領或訛言戰守之難以恐嚇士卒天訛言之始一人倡之十人和之百千人合衆從而信之



由是上下驚疑遠邇搖撼事沮於中止功隳於垂成是套之復也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如李嚴之誤諸葛亮邵宏淵之沮李顯忠者良可懼也即以臣今春出塞親冒矢石車陣未備火器未全兵僅踰萬馬止五千小試復套之端頗成斬獲之績餘賊畏遁此乃

天威之震疊臣親見之而因知河套之可復夫何忌臣者不思同心以紓

復套議

卷下

六十

皇上西顧之憂輒乃倡爲訛言以陰懷其復套之議或訛言臣不量力深入重地幾乎不免或訛言軍士不願出塞臣縛之於車爲虜所殺或訛言比虜多掘品坑我軍盡爲所陷致使遠近傳聞內外驚疑皆以復套爲登天之難不知此言何自出此事何從而來乎使其訛言不熄套未復而沮撓於始既復而媒孽於終則千百年之患必不能除而微臣區區狗馬之心亦不獲以自盡矣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嚴加禁約申明文武官員說流之

典軍中訛言惑衆之例或特設隨軍科道或專行巡按御史紀錄功過兼察訛言倘有仞蹈故轍沮撓軍機陰壞成功者根究所由許臣并言官指名糾治庶訛言可熄成功有期千百年之患可除而我

皇上巍然中興之功端在是矣伏乞

聖裁

一寬文法以濟大事夫出師有一定之理制

復套議

卷下

六十一

勝無一定之勢惟因其勢而利導之幾微應妙而人疑於神矣且勝敗兵家之常而利鈍難以逆覩故以良平之智佐高帝之明初不能必於全勝而諸葛亮出師表亦云凡事如是難以逆見者以此苟以一定之規一時之跡遂執爲功罪之典則孟明不齒於秦穆魏尚終棄於漢文豈不來識者之惜乎今軍中之事有貴於密速如捐金反間佯敗誘敵或用成攻賊如李愬之用吳秀琳岳飛之用楊

欽之類其緒多端難以預計使一一具奏而後行露布而後動則機事不密非所以決大策濟大事也伏望

皇上少賜寬假不拘常例將復套事宜申明便宜之意備載專

勅之中俾奉

命征討之臣應奏請者奏

請定奪其有事宜密機宜速者一面奏

聞一面區處母事膠固以失權度如此則聞外之臣

復套議

卷下

六

無遙制之患人無詆毀而業可光大矣伏乞

聖裁

一處孳畜以裨耕戰臣查得先該兵部題為

議處防秋事內一款糾聚鄉兵以資裨衛如

遇大虜深入將各堡壯丁編之牌甲立之夫

長仍下令云虜衆則堅壁抗守少則相機擒

殺俘斬者同格陞賞所得馬牛輜重悉與不

問等因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外爲照入套逐虜非虜犯我境可

撥軍士遠征又非鄉兵自衛者可倫若臨陣所獲不盡爲給賞則無以鼓舞衆心旣賞而任其暴殄不爲之所則又似爲可惜今復套之舉當春夏之交賊巢虛乏

王師討罪水陸並進必有斬獲除衝鋒陷陣及所得首級自有常典所獲駝馬騾驢牛羊之類必須盡賞官軍以鼓倡勇敢之心但官軍所得孳畜除不堪用者聽其自便其堪用者將欲隨營以行則執役行陳喂養自不能周

復套議

卷下

六

將欲送回則從征遠塞亦不暇及即如今春臣督兵出塞小試復套之端所獲馬牛殆及千餘盡賞官軍中間有殺食者有不暇喂養饑餓以死者有輕價貿易者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誠爲可惜况達馬力健足堪騎征與夫駝騾驢牛始而運餉終而營田俱不可缺相應議處乞

勅該部集議將蒐套所獲孳畜合無比照防秋前例一體給賞官軍以倡勇敢仍量擬帑銀數

萬兩發督餉大臣委官隨營如套內所獲孳畜賞軍之際有堪用者委官逐一查驗量其所值從而給價撥人送回近遼州縣營堡隨便喂養馬備騎征駝驢牛轉運供餉及爲將來營田之用如此不惟軍士得以資惠而在官亦省買補之費豈止竹頭木屑之利而已耶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

復奏議

卷下

四

兵部尚書臣王 等謹

題爲條陳邊務以保治安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銑題前事內開准巡撫都御史謝蘭等總兵都督等官王縉等各咨呈勘議復套事宜十八條開立前件參訂已意一曰恢復河套二曰修築邊垣三曰選擇將材四曰選練將士五曰買補馬騾六曰進兵機宜七曰轉運糧餉八曰

申明賞罰九曰兼備舟車十曰多備火器十一曰招降用間十二曰審度時勢十三曰防守河套十四曰營田儲餉十五曰明職守以專責成十六曰熄訛言以定大計十七曰寬文法以濟大事十八曰處孳畜以裨耕戰仍乞會同

廷臣集議施行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先

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復奏議

卷下

五

院右副都御史曾銑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詳議了來說欽此又談本官題爲乞昭聖武光

祖烈以隆萬世治安事奉

聖旨兵部看議了來說欽此談本部議得河套久失虜酋盤據於內地邊界延漫牆塹糜壞於多年今總督撫按等官會奏欲自花馬池迤東定邊營起至黃甫川止一千五百餘里接脩邊牆而總督又自建議欲選將練兵聚財

足餉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復河朔之故疆與  
屯田之速利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合無備行  
總督撫按等官親臨相勘并各官疏內條款  
詳加查議審求其實逐一議處停當具由回  
奏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奉

聖旨虜據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  
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  
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裏許久方

復套議

卷一

六

纔題履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鎮等官  
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牆千里沙  
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着就要害處脩築且將  
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  
其脩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  
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已經通行各官欽遵會  
議去後續談總督侍郎曾銑題稱各撫鎮等  
官不行勘議遷延稽報等因該本部議擬覆  
題奉

聖旨蒐伐套虜事有旨着總督衙門會官嗣上方  
略這各該撫鎮等官乃敢遷延不應顯是避難  
畏事且不查究依擬待防秋之後或再遲違總  
督官具實叅來處治欽此又經通行欽遵去後  
今該部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竊惟

中國之禦夷狄截有界限而不容其擅侵維茲  
河套實爲朔方故郡三代而下久屬

中國史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昭昭可攷也  
迨赫連夏及拓拔思恭始爲僭據而棄之仰

復套議

卷一

七

惟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穴前地盡爲

王土任民耕牧樵採但以疆里寥濶地多閑曠

正統以來漸爲醜虜依越水草倏去倏來然

猶未敢肆意久居公行搶掠弘治迄今種類

日蕃遂敢住牧據爲巢穴近年吉囊俺荅相

繼作孽尤爲邊患殺戮搶擄殆無虛歲出套

而東西縱橫宣大甘蘭被其荼毒入套而

犯延慶全陝受其驚擾且諸邊皆將卒守其  
內而拒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  
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誠爲膏肓之疾門庭  
之寇者也若不及今速爲攘除恢復故土將  
來隱憂殊不可言總督侍郎曹銑躬歷三邊  
目擊大患協謀於撫鎮等官連章累奏殆數  
萬言志圖經遠銳意攘除直以身任其事而  
謂營兵氣如虓虎可以橫行匈奴具見其自  
信之真况車營火器又兼古今之長技凡水

後奉議

卷一

六八

陸進取機宜蒐守刻期經略無不詳備其用  
心之密體

國之誠委可嘉尚執此以往仰伏

聖誠格天

玄威助順先聲所加如雷如霆追奔逐北勢如拉  
朽必不待血刃而醜虜自遠遁救死之不暇  
奚河套之不可復乎邊圉久安全陝永利光濟  
皇上中興之大業可保

宗社於萬萬年矣臣等待罪本兵志在滅虜日夕

圖惟弗違寧慶本官所奏正臣等職分之  
當爲敢不奮勵矢心協謀共濟寧肯自甘於  
痿痺之沉痾也哉但

帝王之兵貴出萬全而攻守之圖宜求上策孔子  
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實萬世行師之  
要也矧今事體重大尤當詢謀僉同豈臣等  
一二庸見所敢定擬本官亦要

奏下廷臣會議無非廣集衆思兼收羣策謹始  
慎重之意相應依擬合候

後奉議

卷一

九

命下本部將曹銑前後奏疏分送五府九卿堂上  
官詹事翰林院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先時  
詳閱逐款參酌有無窒礙如果可行即今急  
務錢糧作何處辦而後數充軍馬作何選補  
而後足用賊既追出勢必亂奔宣大遼薊愈  
當防範偏老甘肅恐難調兵卷蒐秋守期定  
三年所費應否先備築城戍守果在何時其  
計應否豫圖以至大將偏裨督餉兵備各分  
理庶職一時何以盡得其人務要虛心商確

熟思審處以候會議施行如各官并寮屬力  
別有奇策長策達於兵機制勝者不拘應否  
與議俱限旬日之內另疏具奏本部一併議  
行奏

請定奪庶幾人心協而輿論公

國是定而大計得矣若或照常會議於倉卒立  
談之頃恐無至當歸一之論彼此觀望漫無  
可否止憑本部具稿乃復退有後言終非事  
體所宜而諸臣謀

復套議

國之忠亦無以自白也伏乞

聖裁等因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部

尚書王等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虜據河套為國家愍朕軫懷宵旰有年矣念  
無任事之臣今曾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已  
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欽此

復套議二卷

江蘇馬厚  
琦家藏本

明曾銑撰銑字子重江都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  
兵部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事迹具明史本傳  
嘉靖二十五年銑建議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市  
川千五百里築邊牆以禦剽掠並以河套諸部久  
為中國患因上疏請復其地條八議以進嗣又與  
諸撫鎮條上方畧十八事此即其前後疏稿是時  
夏言主銑議後卒以此為嚴嵩所搆言及銑併棄  
市王肯堂鬱岡齋筆塵云徐階門客呂生者殺人  
亡命河套中三年盡得其山川之險易城堡之虛  
實因悉繪為圖謂其地不難於攻而難於守於是  
併調畫守禦之策若干條挾以說總督曾銑銑聞  
而深信之遂以白夏言云云則銑諸奏蓋皆據呂  
生目睹之說也